

《周易》通读

张吉良著

齐鲁书社



张吉良 本名伯良。1925年生，湖南湘乡人。清华大学肄业。江铃汽车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江西省哲学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会员。著有《论老子哲学思想》、《老子哲学体系论证的方法》、《论战国名家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表和〈周易〉》等。

序

当前《周易》研究呈现新阵容，这是可喜的。不少现代自然科学家热衷于《周易》研究，形成异军突起的科学易学派，不断发表有关专著，《〈周易〉通读》是其中之一。科学易的兴起，绝非偶然，它是易学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必然产物，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

我国古代科学家为探索自然和生命的奥秘，打开宇宙迷宫，离不开一把金钥匙，这就是《周易》。《周易》为古代科学提供了辩证的宇宙观和思维方法，以锐利思想武器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在科学探索中不断有所收获，为科技发展作出新贡献。

在《周易》哲学思想启迪教育下，古代科学家建立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宇宙发展观。肯定宇宙万物不断运动变化，人类社会也永不停息地进化发展。《周易》引导人们适应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形而上学思想，主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次，坚持“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变化内因论。事物的运动变化，绝非超自然的神灵主宰，乃事物内部一刚一柔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在力量的“刚柔相推”或“刚柔相摩”，万物乃生生不息，日新又新。再次，坚持物极必反、“革故鼎新”的矛盾转化思想。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双方，既有“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的统一

性，又存在“雷风相薄，水火相射”的斗争性；矛盾双方的统一与斗争，促成事物“革故鼎新”前进运动。《周易》还为科学家们阐述了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天人之际三纲领，展示了宇宙衍化、社会发展、人际关系对立统一的广泛思想内容。天人一体，生生日新的宇宙哲学，对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探索与科技创造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周易》还为古代科学家锻炼理论思维能力，总结研究成果，提供了犀利的科学思维方法，即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象数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其思想魅力恒久不衰。一、取象比类是象数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取象是从个别事物中选取共性因素作为范式，比类是依据已有范式加以演绎推论，“触类而长之”。取象比类思维方法具有形象思维的特征，发挥逻辑思维的奇效，是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相互诱导的特殊思维方法。二、阴阳对称、刚柔调和是象数思维的致思准则。八卦之间，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两两对称互补，反映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的对立统一关系；六十四卦之间，否泰、剥复、损益、鼎革、既济未济等偶卦组，无论卦象还是卦名，都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周易》诱导人们通过具体事物去探索阴阳、刚柔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客观法则，在科学技术上的指导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三、整体思维是象数思维方法的合理内核。《周易》将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都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正如六十四卦的每一卦体被视为有机统一体。每一卦体都包含了贞悔二体关系，比应、乘承关系，三才统一关系，互体、错综关系等，任意变动卦体中的一爻，则会引起一系列相关性变化。这一思维方法诱导人们观察分析任何事物

时，必须全面地从多种角度考虑与其他事物之间相互制约关系。

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是象数思维的突出优点。人们从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无不存在规律性。易学家常用《周易》象数形象地描绘四时阴阳消长的次序、寒暑变化的节律、星移斗转的周期、生物发育生长的规律性。不难理解，《周易》反映的象数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古代贤哲理论智慧的结晶。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周易》哲理及其象数，对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亦有其引人注目的启迪作用。现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事实，充分反映了各门学科的科学方法日新月异；各种科学方法之间相互渗透、融摄、移植的情况，愈加明显。自然科学中的教学方法、系统方法、类比方法、模拟方法等，已成为各门科学的共同方法。值得深思的是这些共同方法，不难从《周易》的哲理、象数中找到某些原型或启示。最早萌发这一思想的科学家，无疑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当他发明二进位制数学原理后，公然声称，他的这种“新算术”同中国古老的《易图》（按：指他所见到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这是说，用二进位制算术中的0与1代替《易图》中的阴爻（--）和阳爻（—），正好可使六十四卦的卦象用二进位制数码表示。三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易卦符号，可用最新的二进位制算术符号加以破译，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可以预期，在国际《周易》热蓬勃兴起的今天，古老的中华易图所蕴涵的整体观念、系统原理、序列思想、节律观念、相对原理、对称图式、互补法则、均衡思想等，定能给予现代科学方法以更多的新的启迪。

《〈周易〉通读》是张吉良同志多年研《易》心得的结晶。他以自然科学家锐敏的洞察力，潜心研究《周易》同自然科学的关系，揭开《周易》千古之谜。肯定八卦是二进位制的数学发明；探讨了莱布尼兹揭示六十四卦为二进制数学的历史和中国古代算筹二进位制发明的历史；探讨了《周易》前的原始数筮，肯定筮非《周易》本意，《周易》非占筮之书；进而阐述了《周易》阴阳学说，肯定《周易》乃古代哲学著作，根据卦爻辞的记述，肯定《周易》乃古代社会著作，亦乃丰富的古文化宝库。在深入剖析《周易》经、传的内容后，论定《说卦》、《序卦》、《杂卦》乃本文之后序，均当等同《周易》本文看待；至于《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诸篇，乃古代首批说《易》之作，有其参考价值。不少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其极深研几的钻研精神，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风格，值得敬佩。此书注释广征博引，译文雅俗共赏，体例新颖，条理畅达，足以自成一家之言。既着力于提高，复寓意于普及。对易学思想的阐发，作出了独到贡献。

唐明邦

1991年4月8日于珞珈山

目 录

序.....	唐明邦 (1)
--------	---------

第一篇 《周易》通读

揭开《周易》千古之谜——序论	(3)
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表 (《伏羲图》)	(47)
古代算筹二进制一至三位数级数表 (《伏羲八卦 次序图》)	(47)
古代算筹二进制三位数表 (《伏羲八卦方位图》)	(48)
古代算筹二进制一至六位数级数表 (《伏羲六十四 卦次序图》)	(48)
古代算筹二进制制六位数表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图》)	(49)
《周易》上经注译.....	(50)
乾 卦一	(50)
坤 卦二	(54)
屯 卦三	(58)
蒙 卦四	(63)
需 卦五	(66)
讼 卦六	(69)
师 卦七	(72)
比 卦八	(74)
小畜 卦九	(78)
履 卦十	(80)
泰 卦十一	(83)
否 卦十二	(87)
同人 卦十三	(90)
大有 卦十四	(92)

谦	卦十五	(95)	剥	卦二十三	(119)
豫	卦十六	(97)	复	卦二十四	(121)
随	卦十七	(100)	无妄	卦二十五	(125)
蛊	卦十八	(103)	大畜	卦二十六	(128)
临	卦十九	(107)	颐	卦二十七	(130)
观	卦二十	(110)	大过	卦二十八	(134)
噬嗑	卦二十一	(113)	坎	卦二十九	(137)
贲	卦二十二	(116)	离	卦三十	(141)
《周易》下经注译					(145)
咸	卦三十一	(145)	井	卦四十八	(203)
恒	卦三十二	(147)	革	卦四十九	(207)
遁	卦三十三	(150)	鼎	卦五十	(210)
大壮	卦三十四	(152)	震	卦五十一	(213)
晋	卦三十五	(156)	艮	卦五十二	(217)
明夷	卦三十六	(160)	渐	卦五十三	(220)
家人	卦三十七	(164)	归妹	卦五十四	(223)
睽	卦三十八	(168)	丰	卦五十五	(227)
蹇	卦三十九	(171)	旅	卦五十六	(230)
解	卦四十	(174)	巽	卦五十七	(233)
损	卦四十一	(177)	兑	卦五十八	(236)
益	卦四十二	(180)	涣	卦五十九	(238)
夬	卦四十三	(184)	节	卦六十	(241)
姤	卦四十四	(189)	中孚	卦六十一	(244)
萃	卦四十五	(193)	小过	卦六十二	(248)
升	卦四十六	(197)	既济	卦六十三	(251)
困	卦四十七	(199)	未济	卦六十四	(254)
《周易》古跋					(258)
《说卦》传注译					(258)

《序卦》传注译 (284)

《杂卦》传注译 (296)

第二篇 说《易》通读

《周易》是一部学术专著，非筮书

——说《易》通读序论 (303)

《彖》上传注译 (308)

说《乾》 卦一 (310) 说《豫》 卦十六 (333)

说《坤》 卦二 (313) 说《随》 卦十七 (335)

说《屯》 卦三 (315) 说《蛊》 卦十八 (336)

说《蒙》 卦四 (316) 说《临》 卦十九 (338)

说《需》 卦五 (318) 说《观》 卦二十 (340)

说《讼》 卦六 (320) 说《噬嗑》 卦二十一 (341)

说《师》 卦七 (321) 说《贲》 卦二十二 (343)

说《比》 卦八 (322) 说《剥》 卦二十三 (344)

说《小畜》 卦九 (323) 说《复》 卦二十四 (346)

说《履》 卦十 (325) 说《无妄》 卦二十五 (347)

说《泰》 卦十一 (326) 说《大畜》 卦二十六 (349)

说《否》 卦十二 (328) 说《颐》 卦二十七 (351)

说《同人》 卦十三 (329) 说《大过》 卦二十八 (352)

说《大有》 卦十四 (331) 说《坎》 卦二十九 (353)

说《谦》 卦十五 (332) 说《离》 卦三十 (355)

《彖》下传注译 (357)

说《咸》 卦三十一 (357) 说《晋》 卦三十五 (363)

说《恒》 卦三十二 (358) 说《明夷》 卦三十六 (364)

说《遁》 卦三十三 (361) 说《家人》 卦三十七 (366)

说《大壮》 卦三十四 (362) 说《睽》 卦三十八 (367)

说《蹇》	卦三十九	… (369)	说《艮》	卦五十二	… (389)
说《解》	卦四十	…… (371)	说《渐》	卦五十三	… (390)
说《损》	卦四十一	… (372)	说《归妹》	卦五十四	… (392)
说《益》	卦四十二	… (374)	说《丰》	卦五十五	… (393)
说《夬》	卦四十三	… (375)	说《旅》	卦五十六	… (395)
说《姤》	卦四十四	… (377)	说《巽》	卦五十七	… (396)
说《萃》	卦四十五	… (378)	说《兑》	卦五十八	… (397)
说《升》	卦四十六	… (380)	说《涣》	卦五十九	… (398)
说《困》	卦四十七	… (381)	说《节》	卦六十	…… (399)
说《井》	卦四十八	… (383)	说《中孚》	卦六十一	… (401)
说《革》	卦四十九	… (385)	说《小过》	卦六十二	… (402)
说《鼎》	卦五十	…… (386)	说《既济》	卦六十三	… (404)
说《震》	卦五十一	… (387)	说《未济》	卦六十四	… (405)
《象》上传注译 …………… (408)					
说《乾》	卦一	…… (408)	说《谦》	卦十五	…… (442)
说《坤》	卦二	…… (410)	说《豫》	卦十六	…… (444)
说《屯》	卦三	…… (413)	说《随》	卦十七	…… (446)
说《蒙》	卦四	…… (416)	说《蛊》	卦十八	…… (448)
说《需》	卦五	…… (418)	说《临》	卦十九	…… (450)
说《讼》	卦六	…… (420)	说《观》	卦二十	…… (452)
说《师》	卦七	…… (423)	说《噬嗑》	卦二十一	… (453)
说《比》	卦八	…… (424)	说《贲》	卦二十二	… (455)
说《小畜》	卦九	…… (427)	说《剥》	卦二十三	… (457)
说《履》	卦十	…… (429)	说《复》	卦二十四	… (459)
说《泰》	卦十一	…… (431)	说《无妄》	卦二十五	… (462)
说《否》	卦十二	…… (435)	说《大畜》	卦二十六	… (464)
说《同人》	卦十三	…… (437)	说《颐》	卦二十七	… (466)
说《大有》	卦十四	…… (440)	说《大过》	卦二十八	… (468)

说《坎》 卦二十九 ... (470)	说《离》 卦三十 (472)
《象》下传注译 (475)	
说《咸》 卦三十一 ... (475)	说《井》 卦四十八 ... (510)
说《恒》 卦三十二 ... (477)	说《革》 卦四十九 ... (512)
说《遁》 卦三十三 ... (478)	说《鼎》 卦五十 (514)
说《大壮》 卦三十四 ... (480)	说《震》 卦五十一 ... (516)
说《晋》 卦三十五 ... (482)	说《艮》 卦五十二 ... (518)
说《明夷》 卦三十六 ... (484)	说《渐》 卦五十三 ... (520)
说《家人》 卦三十七 ... (486)	说《归妹》 卦五十四 ... (522)
说《睽》 卦三十八 ... (489)	说《丰》 卦五十五 ... (524)
说《蹇》 卦三十九 ... (491)	说《旅》 卦五十六 ... (527)
说《解》 卦四十 (493)	说《巽》 卦五十七 ... (529)
说《损》 卦四十一 ... (495)	说《兑》 卦五十八 ... (532)
说《益》 卦四十二 ... (497)	说《涣》 卦五十九 ... (533)
说《夬》 卦四十三 ... (500)	说《节》 卦六十 (535)
说《姤》 卦四十四 ... (502)	说《中孚》 卦六十一 ... (536)
说《萃》 卦四十五 ... (504)	说《小过》 卦六十二 ... (538)
说《升》 卦四十六 ... (506)	说《既济》 卦六十三 ... (541)
说《困》 卦四十七 ... (507)	说《未济》 卦六十四 ... (543)
文言传注译..... (546)	
系辞上传注译..... (560)	
系辞下传注译..... (602)	
后记..... (645)	
本书引用《周易》书目..... (651)	

第一篇 《周易》通读

揭开《周易》千古之谜

——序 论

一、八卦是二进制制的数学发明

1. 莱卜尼兹揭示六十四卦为二进制制数学的历史

我从事技术工作，主管微型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开发。二进制制数学是现代电子计算机语言的基础，源出于八卦，而不知其根据和历史，私心欲探索之。

查《周易》八卦，正是二进制制三位数的全部数列，六十四卦是它的六位数的全部数列，只是数序混乱。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考大哲学家、数学家、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莱卜尼兹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 发现二进制制的背景，始知八卦之为二进制制数学，实由莱卜尼兹揭示出之。

莱卜尼兹于十七世纪末就对中国有深刻了解，著有《中国近况》(*Noaissima desimica*) 一书。他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认识，则是通过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 (Niccale longobardi 1559—1654) 和法国传教士鲍威特 (Fr,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的介绍。

龙华民 1597 年 (明万历二十五年) 来中国，曾继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任在华耶稣会会长,后死于中国。鲍威特 1687 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来中国,亦死于中国。他们都为中西文化交流作了贡献。

二进位制体系,莱卜尼兹是于 1679 年 3 月 15 日以《二进位制算术》(*Arithmetique binareou arthmetique dyadiqu* 15. mars 1679)为题首次笔之于书的。后收入库土拉(Coturat)所著《莱卜尼兹的逻辑学》(*Logique de Leibniz*)一书的附录中。此后,莱卜尼兹将二进位制扩展到四则运算。于 1703 年《皇家科学院论文集》(*Memoire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中发表了题为《二进位制数学的阐述》(*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的论文。

鲍威特于 1698 年 2 月 28 日把阴爻(--)代表 0,阳爻(—)代表 1,译释六十四卦为相应的数字系列,送给莱卜尼兹。看来,鲍威特还不懂得这些数字的意义。从后来他又寄给莱卜尼兹《伏羲图》来看,可知当时给的六十四卦是《周易》打乱了二进位制数序的卦。这个发现,引起莱卜尼兹极大的兴趣。

1701 年 4 月,莱卜尼兹作为答报,将鲍威特提出的以 0 代表阴爻(--),1 代表阳爻(—)的卦爻数字排列问题,按他的新的数学方法列出 0 到 32 的二进位制数表送给鲍威特。显然是有告知他这些数表的性质的用意。此时,鲍威特进一步获得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Segregation Table*)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如后所论证,前者是《二进位制一至六位数级数表》,后者是《二进位制六位数表》,自然同莱卜尼兹按《易》图打乱数序所译释和整理的数表相一致。鲍威特乃于同年 11 月 4 日又致函莱卜尼兹,同时寄给六十四卦圆图,圆图内包含按八卦排列的六十四卦方图,即伏

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卜尼兹收到此图后，即在图上加以记号，作为《周易》卦爻排列顺序，以与他的二进位制互相佐证。莱卜尼兹乃发表《论中国伏羲二进位制级数》一文。

莱卜尼兹说：“最近，我不可思议地发现，即因阅读三千余年以前的伏羲——中国最初的君主、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古代文字时发现了秘密，因为中国人在二千年前便已失却了这种文字的另一涵义的读法。在这个书内包含着不可思议的神秘（Mysteure Cabalistique），我从来未用过新的计算方法（指二进位制数学），而我发现的这个新方法能给一切数学以新的光明，因为这个方法可以解决许多困难。就这方面的材料加以考察，我认为古代伏羲已得到新方法的关键，只要注意文字本身，或传教士刻射（Kircher）的《中国图解》，或柏应理（Couplet）的著述，都可以明白这一点的。就是说从中国《易经》六十四卦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来。这是白晋（鲍威特的另一译名）送给我的一本中国书的附录，却正和我给他说明的原理是完全相符的。”（见五来欣造《儒教对德国政治思想之影响》，1929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第442—443页。该文原引自卡瑞尔（Foucher de careil）所编《莱卜尼兹全集》（*Oeuvres de leibniz*）第七卷，第398—399页）。

后来，莱卜尼兹在写给鲍威特的一封信中就二进位制数学和六十四卦的关系说：“你来信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的二进位制和伏羲易图的关系，……这个易图可以认为是现存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依我之见，这种科学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但数千年来却无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却与我的新数学完全一致。当贵大师正在努力理解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依你的信能给它以适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的是

若我未发现二进位制数学，这个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伏羲易图，再耗费许多时间也不会搞明白的。我发现新的数学是在二十年前，我认为用“0”与“1”表示的数学较之过去的（进位方法）更近乎完美之域，又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五来欣造《儒教对德国政治思想之影响》第444—445页）我们从莱卜尼兹说的话可以想象，当他看到中国古代数表时是多么的惊奇和敬服。他的二进位制发明竟是中国所固有的。正是由于这一发明，他乃能扫清迷雾，恢复其本来面目，指出其数学性质。

莱卜尼兹由此非常敬服中国文化，还于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城创立了“中国学院”（China Institute）。这个学院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才被毁。

这就是二进位制的发明及八卦二进位制揭示的基本历史。莱卜尼兹说：“中国不仅在宗教方面，中国人达到了最完满的道德标准，而且在科学上也大大超过了现代人。这种算术是几千年前由伏羲发明，但是由我把它阐明了以后得出了0与1的二进位制。这是计算千变万化的最好的数学。”

我们的问题是要对此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说明。

2. 《伏羲四图》是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学的最初史料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未收入《周易》。《周易》是按新的命名定义排列的。原图保存于方士解释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图象中，后又出现于宋代，收入《周易本义》卷首。还有《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朱注出自邵氏，得之陈抟先生。“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东汉郑玄在《易论》中说：“宓戏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

文字，谓之易。”则郑玄所看到的这些“无文字”的《易》图，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伏羲图。而郑玄是按《周易》的命名来理解和概括言之的。而《参同契》有关此四个图象，非陈抟或其他方士所作，是前代流传的东西，也是明白的。

《周易》作者在其后序《说卦》传中则明确交待，“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就是说是依托于二进位制的基本筹符两个奇（--）、偶（—）之数把它附会为阴阳；纯阳之数代表天，纯阴之数代表地；根据奇偶阴阳的变化而确立种种的卦象的。又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这就是附会二进位制的三位数命 000〔≡〕为地；001〔≡〕为山；010〔≡〕为水；011〔≡〕为风；100〔≡〕为雷；101〔≡〕为火；110〔≡〕为泽；111〔≡〕为天。于是天地有其定位；山泽隔着水风雷火而通气息；风雷相迫近；水火隔着雷风而不相犯。八卦二进位制的数序乃相错乱。邵雍称这一结构为“先天八卦”。这说明伏羲四图是《周易》由以出发的思想资料，是《周易》依托之后，始赋予阴阳等概念。那末《周易本义》所收，可以断定不是原图，必须去其文字，才是最初的史料。应该说，图名和其他文字，都是按《周易》的附会由后人加上去的。扫清这些迷雾，图画就显示其为二进位制数表的庐山面目。

数表采取矩形图和圆形图两种排列。

矩形图是二进位制一到三位数和一到六位数级数表。数字从左到右，清楚地是按二进位制数序排列的。

圆形图是二进位制三位数和六位数表。数字按“知来者逆”原则，从下往上排列。于是形成左旋数列与右旋数列相连的整个数列。也是清楚地按二进位制数序排列的。这里，并无

所谓“方位”的意义。

唯二进位制六位数表圆形图内有一个八阶矩阵图，是从左到右，由上往下排列的，是一个特例。

伏羲四图各个图画，都是二进位制记数，断划（--）代表0，整划（—）代表1，是由上往下进位的。与《周易》卦爻从下往上起读，恰构成进位与读数相反的统一。《说卦》传叫做“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往”是指的进位；“知来”是读数。这就是说数进位从顺，由上往下；求其既来的定值，读数从逆，由下往上。《周易》是用其成数，故取其读法。

伏羲四图各个记数的排列，全按二进位制所固有的数序。八卦记作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六十四卦亦如此，全无错乱。

伏羲次序图并表现为 2^n 的级数形式。太极即 $2^0=1$ ；两仪即 $2^1=2$ ；四象即 $2^2=4$ ；八卦即 $2^3=8$ ；十六卦即 $2^4=16$ ；三十二卦即 $2^5=32$ ；六十四卦即 $2^6=64$ 。莱卜尼兹称为中国伏羲二进位制级数，具有重要的数学性质。可以说，它是贾宪、杨辉三角和二项式定理的雏形。

如此看来，伏羲四图，去其迷雾，就纯粹是二进位制的一些数表，是一点也不神秘的。

这就是中国古代算筹二进位制的最初的数学史料。

那末，它是怎样发明的呢？

我把它同古代算筹计算联系起来，就得到了解答。

3. 算筹二进位制发明的历史

我国古代计算，从出土文物和有关资料来看，经历过两个阶段。这就是从新石器时代的简单镍数发展为十进位制算筹计

算；从十进位制发展为二进位制算筹计算。

根据仰韶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所出土的陶器，就发现许多镌刻数字符号。如Ⅰ与一、Ⅱ与二、Ⅲ与三、Ⅳ与四、Ⅴ与五、Ⅵ与六、Ⅶ与七、Ⅷ与八、Ⅸ与九、Ⅹ与十等。其中从Ⅰ与一到Ⅳ与四，相当于《孙子算经》中1—4的筹符；Ⅴ当代表5；而在《数书九章》中为4。Ⅵ、Ⅶ当代表6；Ⅷ当代表7。Ⅸ当代表8；Ⅹ当代表9；Ⅺ、Ⅻ当代表10。可知是1到10的数字符号。这说明非氏族“花押或族徽”之记号而是原始算数，且算筹计算是脱胎于算数的。其中还没有0这个数字。

河南安阳四盘磨殷墟出土的骨刻数字图文。

例一为：

十
×
十
八
十
八
日
隹

 可释为：

七
八
八
七
六
六
七
六
日
隹

 例二为：

×
八
八
×
×
十

 释为

八
六
六
五
八
七





例三为：

十
×
十
八
八
八
日
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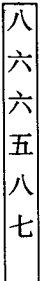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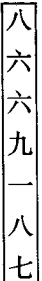
 释为



七
五
七
六
六
六
六
日
魁

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出土的骨角刻数字图文。

其中一例为：;释为。另一例为：;释为。

表现为十个数字中1至8的竖排。考古学家把它释为六爻相当的数字同《周易》的筮卦相联系,看成是原始占筮的记录。其实,这些释数是否符合实际,很值得商榷。如上述四盘磨骨刻例二

,固可释为六个数字;似亦可释为,就是七个数字了。

还可释为 ,就是八个数字了;或释为 等。

例三 固可释为 七；似亦可释为 七，或为 七。

十
×
十
八
八
八

七
五
七
六
六
六

七
九
一
七
六
六
六

七
一
五
一
七
六
六
六

青墩骨角刻例一 固可释为 三；按 区 为 5 的释例，本应释为

三
×
三
三
八
三
一

三
五
三
三
六
四

。似亦可释为 二，或 二 等。另一例 八，固可释为 六；

二
五
二
三
六
四

二
九
三
三
六
四

二
九
二
四
六
二
二

八
三
三
×
三
一

六
二
三
五
三
一

按例应释为

六
二
二
二
五
二
一

，似亦可释为

六
二
二
二
二
九
二
二

、

六
二
二
二
二
九
一
三

、

六
二
二
二
九
一
一
一

等。根据以上所述，这些锲数可分别释为 5 个、6 个、7 个或 8 个数字，而究为多少数字，是无法确定的。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积累作为独立之数，实难以分辨。公为 8、6，还是表示 10，亦如此。而所刻数字，就不只是 1 至 8 而是 1 到 10 之数了。那末，把出土文物上的锲数，释为六个数字，论定是六爻筮数，就显见其牵强了。在我看来，无宁与古代算筹计算相联系，看成是原始实物计数的记录。因为计数总是从实物开始的。而占筮则必是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肯定是在实物计数之后，大约与四则运算的发明相适应。应该说，这些锲数，还是在没有形成进位制时的独立之数。观其刻在陶器上，似在几天之内，“魁”（隗）这个人或这个氏族连续每天所作陶器之数。或为别的什么数等等。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不可能取如此大的进位数。仅用十个独立锲数的计数阶段，盖非出现筮数的时代。筮数之出现，一开始就是与《易》筮相同的六位数，这也是不可理解的。应该说还有一个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随着生产的发展，计数的增大，经验的积累，懂得了加减乘除的演算，就发展为十进位制算筹计算了。

《孙子算经》说：

“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百万相当。……六不积，五不只。”就是说个位摆纵筹，十位摆横筹，百位纵筹，千位横筹。千位和十位相同，百位和万位相同。到六就不用纵横筹积累了，五仍用单筹积累不取独立形式。“只”，《说文》：“凡只之属，皆从只。”是说的一种独立形式。筹符和计数就臻于规范了。

这种计数法如下：

个位	百位	万位	1	2	3	4	5	6	7	8	9
			I	II	III	III	III	丁	π	III	III
十位	千位		—	=	≡	≡	≡	上	上	上	上

例如数字 4719，算筹摆作： $\equiv \pi - III$ 。又如数字 1010，算筹摆作： $- -$ 。零的位置，留下空格，还没有代表的符号。0 这个数字是经过空格的过渡而发明的。其实空格就是 0 的应用。《管子》说：“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山权数》）就是说物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而计算十是九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九加一所得出的数。编筹以空位示之，书写有用方框[口]的。这一直沿袭到八世纪。标准写法采用十百千万之数字，不取编筹形式，这是同汉字从右到左的竖排相矛盾的缘故。到南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就用圆圈符号代表进行演算了。如把减法

$$1470000 - 64464 = 1405536$$

写成 $I \equiv \bigcirc \equiv III \equiv \pi$ $I \equiv \pi \bigcirc \bigcirc \bigcirc \bigcirc$
 $\pi \times III \perp \times$

这里被减数中的两个 4 字写作 \times ，与 III 混用。这表现已出现筹符的简化。

这种十进位制可以看出，按位计数，由九个筹符和一个空格按“逢十进一”组成。一个筹符的实际值决定于它在数中的位置，这是一种位置计数法。编筹运算，十分烦琐，动辄错乱。八卦作者定然出于改进，研究总结了十进位制，得出了理论的认识，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正是这种数制的一般理论概括。第一句话适用于各种数制。因为任何一个数，其变易表现为筹符的不同排列。筹符是一个统一体，是数的起点，故谓之“太极”。从此，数出无穷。作者从此受到启迪，乃选取提出了筹符最少的数制，二进位制。显然是想找出算筹摆列的更简便的形式。于是从十进位制的编筹形式中选取〔--〕代表0，〔一〕代表1，作为新的筹符，爻，来建立新体系。〔--〕和〔一〕正是八卦二进位制脱胎于十进位制算筹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后三句话，就是作者对二进位制三位以下编筹的全部数列所作出的数学表述。其实，也就是一种数学表达式。

这就是说从基本筹符这个统一体，于是产生二进位制两个仪数0〔--〕和1〔一〕；0〔--〕和1〔一〕又各派生0〔--〕和1〔一〕，作为二进位制二位数，就是四个象数00〔==〕、01〔=〕、10〔=〕、11〔=〕；在二位数上再加一位，即二进位制三位数，就产生八个卦数000〔≡〕、001〔≡〕、010〔≡〕、011〔≡〕、100〔≡〕、101〔≡〕、110〔≡〕、111〔≡〕。于是二进位制算筹计算就在十进位制之后和0这个数字发明之前即还是以空格代表的阶段早产了。这可能是在以伏羲为代表的原始公社晚期。那时还只用到三位数。而六十四卦盖完成于殷周之际，就发展到使用六位数了。由六爻组成的六十四卦正是二进位制

六位编筹的全部数列。故有“伏羲画卦，文王重卦”之说。今人多以其是电子计算机的语言，把它看成是现代二进位制，那显然是一种误解。其实逢二进一是极简单的计算和数学。它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比较起来，无论科学性和复杂性，那是二进位制无可企及的了，而发明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

然而作者没有预料到二进位制筹符最少，却导出不可克服的缺点，大于六位的数，摆列很长，不易读懂，乃比十进位制在当时来说，就更不适用而未为社会所采用。自然更没有预料到经过后之学者的附会，取一、二位数表，三位数表和六位数表形象地以说明世界，乃成为三千余载之谜。直到莱卜尼兹把它揭示出来，才终于在现代的电子计算机中找到应用，大放异彩。

4. 简明的结论

(1) 八卦、六十四卦是从原始筹数发展到十进位制算筹计算作为其改进而创造发明的。可以断定是在 0 这个数字发明之前即还是以空格表示的阶段。八卦盖开创于以伏羲为代表的原始公社晚期，而六十四卦完成于殷周之际。

(2) 八卦、六十四卦确是我国古代算筹计算二进位制的发明，是古代科学文化的灿烂的奇葩和珍希瑰宝，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它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莱卜尼兹乃在电子计算机中找到应用，大放异彩。电子计算机是人类科学的一项新突破，可以说，八卦、六十四卦是现代科学在古代放射出来的第一道曙光。它比之四大发明是有着更深远的影响的。

(3) 莱卜尼兹是根据其新算法“把中国人在科学上几千年前由伏羲发明”的八卦、六十四卦“阐明了以后得出了 0 与 1 的

二进制制”。八卦二进制制乃得以揭示和确定下来。

(4) 八卦、六十四卦，根据郑玄、朱熹的记载本无文字，纯系数表。正名明义，《伏羲八卦次序图》是《二进制制一到三位数级数表》；《伏羲八卦方位图》是《二进制制三位数表》；《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是《二进制制一到六位数级数表》；《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二进制制六位数表》。

(5) 八卦、六十四卦的命名，其所以有阴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经卦别卦之义，是《周易》作者附会的产物。观象拟物，非所以设卦，是所以为卦命名制义。显然是不可把后之附会，否定前之为二进制制数学的本来意义的。

二、《周易》前的原始数筮

原始楔数，随着生产的发展，计数的增大，演变为算筹计算。算筹计算十进位制的改进，乃发明八卦二进制制。这就是所谓“伏羲画卦”。盖人类思想的发展，于这一过程，发生了迷信，遇事卜筮，祈求神启，以断吉凶。殷人龟卜，有甲骨卜辞可证。周人亦沿袭龟卜。据《尚书·周书》记载，计《金縢》三处

1. “我其为王穆卜。”
2. “今我即命于元龟。”
3. “乃卜三龟”。

《大诰》七处：

1. “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
2.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3. “予得吉卜。”

4. “王害不违卜。”

5. “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

6.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7. “予曷有极卜，敢弗于从，……矧今卜并吉，……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召诰》一处：

1. “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洛诰》三处：

1. “营成周，使者告卜。”

2.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俘来以图及献卜。”

3. “公既定宅，俘来，来视予卜休恒吉。”

据《诗经》记载，亦有五处：

1. 《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焉久臧。”

2. 《小雅·小旻》：“我龟既厌，不我告犹。”

3. 《小雅·小宛》：“握粟出卜，自何能谷。”

4. 《大雅·绵》：“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5. 《大雅·文王有声》：“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以上只言卜，后来就发展为卜筮兼用了。卜用龟，筮用蓍，两者是不同的。《尚书》、《诗经》较前晚出的记载，就言卜也言筮了。

《君奭》：“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兹卜筮，罔不是孚。”

《王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小雅·杕杜》：“卜筮偕止，会言近止。”

故《洪范》说：“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按雨、霁、蒙、驿、克，当指龟兆之形，故曰：“卜五”也。贞、悔二者学者都从筮时所得《易》卦之体作出解释。伪《孔传》说：“内卦曰贞，外卦曰悔。”还有“贞风悔山”、“贞屯悔豫”之说。故曰：“占用二”也。这清楚地表明是从发展到《易》筮以后的规定来说的，非原始数筮。原始数筮，不可能取三爻甚至六爻的完备形式，更不可能有如卦爻辞之类的筮辞。从汉族寺庙中仍然流行的用于神启的“打卦”来看，只用“阳卦”，“阴卦”，“保卦”或曰“圣卦”又叫“正卦”三种形式。阴阳卦预示“凶”，保卦或曰圣卦预示“吉”。应该说，这是原始数筮的古朴的形式。看来，《周易》卦爻辞所用“吉”、“凶”是原始数筮的直接继承，卦爻辞是它对主题的论记。后来《系辞》传援以撰著，“初拟”、“卒成”，乃成筮辞。至西汉中叶，有焦氏《易林》，至今犹存。汉族寺庙神启还有一种“抽签”形式，抽签则有签辞。此外未见民间占筮有筮辞者。

解放前，我国某些保持原始状态的民族，如苦聪人、佤族、黎族、景颇族、傈僳族，他们都使用各自的占筮（参见《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说明存在着原始占筮。而凉山彝族巫师毕摩的“雷夫孜”数筮，汪宁生以之论证八卦之起源。我则认为《易》筮的简化运用，是以末为本了。《易》筮是汉学，像汉族这样一个先进的大民族，《易》筮的起源，应从本民族的文化遗存中去寻找。

如上所述，汉族至今仍然流行于寺庙用作神启的“打卦”，大概是在《周易》把 0 (--) 和 1 (—) 附会为阴阳之后用实物的内外表面取代相应的蓍数的一种便于操作的变形。它用一个竹根剖为两半作“卦”，圆的自然外表面代表阳 (—)，阳覆为阴 (--)，平的内剖面代表阴 (--)，阴显为阳 (—)。可知有四

种组合：两半阴面全显的卦叫阳卦（=）；两半阳面全覆的卦叫阴卦（==）。此为阴显（-），彼为阳覆（--）的卦（=）；此为阳覆（--）；彼为阴显（-）的卦（==）叫保卦或圣卦。即得阳卦（=）或阴卦（==）凶；得保卦或圣卦（=，=）吉。简便易行。把它还原为蓍数，显然使用的就是 00（==）；01（=）；10（=）；11（=）四个数，这就是“四象”。两个 0（--）的结合 00（==）或两个 1（-）的结合（=）表示“凶”，应该说就是“悔”；0（--）和 1（-）的统一 01（=）或 10（=）表示“吉”，应该说就是“贞”。贞者，正也，故又曰“正”卦。故曰“占用二”也。这当是汉族的原始数筮。《古史考》曰：“庖羲氏作卦，始有筮。”（《艺文类聚》）宜指此。

《周易》正是有感于这种原始数筮，乃取算筹二进位制数表而制作的。作者叫做“参天两地而倚数”。这就为保存这个古老的数学发明立下了奇功，而经《系辞》传又援《易》揲蓍，占筮乃臻于规范化理论化，形成象数之学，而广为流传。故《周易》在形式上成为一部占筮书。《国语》、《左传》上所载《周易》制作前的《易》筮故事，大概是刘歆出于文字润色在原有数筮记载的基础上录入《周易》卦辞、爻辞的。

三、《周易》的制作，阴阳学说的建立

八卦是中国古代算筹计算二进位制的数学，已如上述。那末，《周易》作为一部古代学术著作，如何以数学为基础呢？这则是作者的匠心，也正是它流传久远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经典之谜。

关于这一点，其实作者是有所交待的。他在其后序《说

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

假托古圣人作《易》的本意，这是战国时人著述的风尚。如稷下之学就是借黄帝管仲以为说的。这就是说他深刻地懂得客观事物变化显著而欲发展“蓍”数来表达，于是用纯奇数表天、纯偶数表地而依托于“数”。从《周易》的基本内容来看，这说明了如下几点：

(1) 假托揲蓍并取算筹二进位数表的整个体系，以说明世界生成和古人类社会发展；揲蓍在原始数筮的基础上，经后之学者的理论化规范化上升为《易》筮。也就是从“四象”揲蓍演变成了“六十四卦”揲蓍。这就不是《周易》的本意了。

(2) 《周易》的创作是在一个思想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有了阴阳天地乾坤等对立的概念，有了本体论，世界生成论，懂得寻求人类行为后果的制约。

(3) 天地是附会于“数”而取义的，是先有“数”然后依托命名的。

(4) “数”即“参”、“两”二数。韩康伯注：“参，奇也；两，偶也。”这就是奇、偶二数。

对照八卦，乾卦作 111 [☰]，坤卦作 000 [☷]；六十四卦乾卦作 111111 [☰]，坤卦作 000000 [☷]。故“参”为纯奇数，“两”为纯偶数。可知就是 1 [—] 和 0 [--] 之数。《系辞上》传称为“两仪”。显然，这就是二进位制的基本筹符，即是其基数。那末，是先有了二进位制和原始数筮，然后依托附会二进位制表的整个体系，分别取义而创作《周易》的。

至于卦爻命名制义的根据和写作的宗旨，他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

性以至于命。”就是说观察阴阳变化而给卦命名制义，发挥阳刚阴柔而导出爻的种种寓意，那是要使之与道德相协调而讲论人伦之义，穷尽物理生性而至于天命。

在这个基础上顺应生性天命的道理，因此确立“天之道”，叫做“阴”与“阳”；确立“地之道”，叫做“柔”与“刚”；确立“人之道”，叫做“仁”与“义”。兼论天、地、人而皆一分为二，所以《易》取二进位制六位成数。区别阴阳，迭用柔刚，所以《易》按六爻论记而形成其体系。加上卦辞每卦乃为七段式论文和杂记，部分古音协韵是七行诗。

接着阐明从本体 (ontology) 至世界生成 (cosmogony) 的基本观点。那是附会于二进位制的基数和三位数表而建立起来的。

在乾坤两卦中，作者认为在天地之内，最高物质“元”是万物的本原。故《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有了最高的物质“元”，那末，万物是怎样产生的呢？如下所述：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这是依附二进位制的基数来说的。就是说按照所确立的自然之道，最高物质“元”，有其阴阳对立的内部斗争。又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这是就《伏羲八卦图》来说的。八卦图，就是二进位制三位数表。按照这个表的顺序，加上《周易》的命名为：000〔☰〕地、001〔☷〕山、010〔☵〕水、011〔☴〕风、100〔☳〕雷、101〔☲〕火、110〔☶〕泽、111〔☱〕天。

这就是说根据这个数表，经过附会取义之后，天地在一头一尾，有其定位；山泽隔着水、风、雷、火而通气息；雷风相迫；水火隔着雷风不相犯。成了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卦二进位制数序乃相错乱。二进位制数进位从顺，由上往下；求其既来的定值读数从逆，由下往上。《易》是依托其成数，故从逆读。这就是《周易》爻辞所以从下往上起读的根据。

于是最高物质“元”，由于其内部矛盾，在天地功能的永恒刚健运动中，“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乃由天地而万物，以至生成包括人类及其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

作者如何就八卦图附会取义，《系辞》传则作了进一步地阐述。它写道：“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近取诸身”，大概就是郭沫若所谓“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这是一种波及世界的历史现象。新疆天山山脉位于呼图壁所发现的可能是距今 2000 多年前的生殖器崇拜岩画”，以雕刻艺术的文化遗产，证明了这一点。《周易》是从二进位制基数，爻中取 0〔--〕以象女阴，取 1〔—〕以象男根的。所以由此演出阴阳、刚柔的观念而建立其辩证法的出发点。“观鸟兽之文”，就是从卦象之近似于某个篆隶文字的形状吧！郭沫若说：“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略加改正，八卦的取义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即得矣。于是 000〔≡〕、001〔≡〕、010〔≡〕、011〔≡〕、100〔≡〕、101〔≡〕、110〔≡〕、111〔≡〕之数，乃有天乾、地坤、山艮、泽兑、雷震、风巽、水坎、火离之义（参见《周

易之制作时代》)，而建立其最高物质“元”，内部矛盾在自然物作用下生成世界的唯物论的基础。本来没有文字的筹符，就由“蹄”得“兔”，由“筌”得“鱼”，“言生于象”，乃完成《周易》，这就提出和建立一个原型的宇宙观。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根据以上所述，“万物资始”、“万物资生”的“元”，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天地、万物、人以及人类社会，无不如此。天地一阴阳也，万物一阴阳也，人亦一阴阳也；男女一阴阳也，夫妇一阴阳也，父子、君臣、上下亦一阴阳也。这就是说社会亦一阴阳也，一事物一阴阳也。简单的事物具有一对阴阳，复杂的事物具有一对以上的阴阳；阴阳又各派生阴阳。事物的性质决定于阴阳在对立中所处的地位。事物所包含的阴阳，其对立消长是变化的根据，今谓之“内因”；事物互为阴阳，其对立消长是变化的条件，今谓之“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于是有变化，生生不息，动而愈出。八卦，六十四卦，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观察其阴阳对立的消长。乃导出种种附会，而体现其变化。在我们面前，乃呈现出一个古往今来，生机勃勃的整体世界而永无穷竭。

在《周易》作者看来作为万物始基的“元”，由于其内部所包含的阴阳对立，在天地的自然功能的刚健运动作用下，乃产生万物，以至有人、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发展。故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序卦》传）

如此看来，这一宇宙观，是依托于二进位制的“参”、“两”之数，取诸其基本筹符这两个特定的象，象其阴阳之宜而

建立起来的数、象、理浑然一体的学说。《庄子·天下篇》注：“易以道阴阳。”《礼记·祭义》说：“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以阴阳作为根本范畴，包含着博大精深的义蕴，是唯物论，辩证法，其中特别是矛盾学说在古代的表现。这就是它所以成为后世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源头活水的根本所在。所以说：“易乃大道之源也。”

朱熹《周易序》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耦；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周易本义》）也。

然而，在朱熹看来，“《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知言；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为哉，此学者所当知也。”（同上）于是又回到占筮的路上。

像这样一个学说，对客观世界作出如此高度的概括，其命辞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玄远深邃如此，没有思想文化的高度发达，那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它绝不可能是伏羲那个“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可以创作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尚书·无逸》）、“号（荷）衰（蓑）秉鞭作牧”（《楚辞·天问》）的文王可以创作出来的。八卦和《周易》的制作是两件事，是两个不同文化时代

的产物。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它的前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989年10月27日）八卦作为二进位制数表是《周易》取象的前提，那末，它的“理”的特定思想资料又是什么呢？

《周易》标榜阴阳天地乾坤诸概念。殷墟卜辞无阴阳二字，有“帝”字，无“天”字，也无“乾”字。周初出现了“天”字，但无与之相对应的“地”字。周原甲骨无“乾”字，《尚书》今古文无“乾”字。郭沫若说：“金文无与天对立的地字，天地对立的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的概念，亦当后起。”（《金文丛考》第32—33页）可以断定，《周易》必然产生于阴阳天地乾坤等字出现之后，并作为哲学命题，还有一个思想文化发展上的过程。

考阴阳天地对立的概念，出现于西周春秋之际。公元前780年（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其后，公元前541年，医和论疾，谓“天有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左传》昭公六年）阴阳还只表现为事物的因果。到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的命题，就成了一个哲学范畴。但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命题。在老子思想体系中，“道”才是它的最高范畴。

那末，这个以阴阳作为根本范畴的学说，是老子命题的升华、丰富、发展和具体化，就是很自然的了。这是符合于思想

文化发展的逻辑的。但由于作者依托算筹二进位制而建立其体系，后来演变为“象数之学”，“四营”、“十八变”的古筮，这是算筹运算的遗迹，乃不胥而走。八卦、六十四卦就从数学形态转变为学术形态，带上神奇色彩而流传至今。人们乃以前一历史时代的文化八卦二进位制的制作与《周易》的制作相混淆而弄糊涂了。

四、《周易》，数、象、理的统一

根据以上所述，如作者在《说卦》传中所交待，可以概括地说，《周易》乃一部“倚数”、“参天”、“理义”、“穷理”、“尽性”、“至命”之书也。

“倚数”者，是依托于古算筹二进制的八卦、六十四卦而建立其学术体系。

“参天”者，是附会于二进制筹符基数，命0〔--〕为阴，1〔-〕为阳，是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也。附会于二进制筹符三位数，命000〔≡〕为地、001〔≡〕为山、010〔≡〕为水、011〔≡〕为风、100〔≡〕为雷、101〔≡〕为火、110〔≡〕为泽、111〔≡〕为天。是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也。犹阿拉伯数字之转换为音符也。于是“数”乃转换为“象”。

“理义”、“穷理”、“尽性”、“至命”也者，是依托于二进制筹符六位数表，按八卦的命名，根据所命不同自然物的结合，乃形象地使老子的道德学说和孔子所论理的人伦之义相与协调，穷究事物之理及其与生俱来的本性，而臻于天道。

于是“言生于象”，“意以象尽”，借言明象，以象存意。数

与象乃统一于义理，故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者也。”（王弼《明象》）可见《周易》本旨，“在兔”、“在鱼”、即在义理。数与象，乃“得兔”之“蹄”、“得鱼”之“筌”，“意以象尽”，俾能透彻地领悟义理的比喻而已矣。

至于六爻，初、二、三、四、五、上，则每每借以体现事物发展之渐进性，是由量变到突变之阶段及其过程耳，这反映在《爻辞》中。六十四卦各篇可以看出大抵皆其例证也。至于爻题则可能为后人所加。

传统之讲象数者，认为《易》乃“圣人设卦观象而系辞焉。”（《系辞上》传）无一字不根于象，皆由象生。“观某爻而得甲象，又观某爻而得乙象，故《易》辞各有所指，上下句不必相联。”（《周易尚氏学·说例》）“八卦以象告，辞而吉，非系辞者命其吉也。辞而凶，亦非系辞者命其凶也，皆象所告，不得不然也。又有上句吉，下句忽凶；上句方说甲，下句忽说乙，此尤非系辞者语无伦次如是也。亦象所告，不得不然也。”（同上《左传国语易象释·绪言》）在象数论者观之，《易》固为各自独立，无内部逻辑联系，不可通读之文也。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揲蓍数策，用以顺推过往，逆知未来，乃成江湖术士之学而《易》遂绝。

讲义理者，扫除象数，认为“卦画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卦爻辞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一些符号，和抽签的号码差不多，是占筮时揲蓍数策而设的。”（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版《前言》第6页）乃未能从形象取喻上深刻地贯通领悟其说。义之论理与道德未得以和顺，理未得以穷，性未得以尽，终不知《易》为何物？象数论者指斥之为“空泛谬悠”。而无论

义理派和象数派如此乃皆加强《周易》之为占筮书之说。故自王弼以来至有宋义理大兴，而朱熹又以象数论之。此所以《周易》争议至今尚嚣嚣然也。此皆不知数、象、理之统一，象乃数之转换，利用于取喻义理，此《周易》假托算筹二进位制数表所具有之独特结构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其根本之宗旨，《易》固为致有理统之辞也。

五、筮非《周易》本意，《系辞》

传援以揲蓍乃发展为《易》筮

如上所述，《周易》的制作，可以说是有感于原始揲蓍，取二进位制全部数表假托数变以表述客观事物变化而建立的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此所谓“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也。

算筹二进位制筹符基数，取0（--）以象女阴，取1（—）以象男根，由此演出阴阳刚柔的观念而建立其辩证法的出发点。二进位制筹符三位数，取其近似于某个篆隶文字的形狀吧，于是有天乾、地坤、山艮、泽兑、风巽、雷震、水坎、火离之义而建立其最高物质“元”，在内部阴阳对立，在天地功能的永恒刚健动荡下生成万物的唯物论的基础。此所谓“参天两地而倚数”也。

算筹二进位制筹符六位数，按八卦命名，根据不同物象的结合，乃以形象取喻，阐明道德与人伦之义的和顺，穷究事物之理及其与生俱来的性以致尽合于天道。此所谓“理义”，“穷理”，“尽性”，“至命”也。此其命题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而无只字及言筮。

从古经的基本内容来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论述本体

和世界的生成，万物人类和古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特别着重地记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唯《蒙》卦及言筮，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那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对实行男本位专偶婚制争议的回答。显然是以神道设教的托辞。这说明古代有龟卜，也有占筮，如此而已。但不足以说明古经是筮辞，《周易》是一部占筮书。则筮非《周易》本意，就是很清楚的了。

那末，《易》筮何以有其规范，而《周易》事实上成为一部筮辞呢？

由于《周易》的制作，依托于原始揲蓍体系的发展，是谓“生蓍”。则是后之读《易》者和好事者，由此寻求以《易》占筮的规范化，使之继续用于揲蓍也。关于这一点，可以论断，就是由《系辞》传作者所记述，或许就是由他所完成。

《系辞》上传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天阳地阴，一阴一阳，乃有变化。这是《周易》的思想。并凝聚了“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鬼神说。然而，此段文字，其精微处和目的，则在于从“参天两地”出发，巧妙地引入十进位制的奇偶之数，以奠定新的揲蓍的基础。天地之数，可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从而带上神秘性。

然而至此尚不能揲蓍。推演一卦，还得找出一个定数，经三变之后，其总的余策必为六、七、八、九之四倍数。六、八为偶数，乃以 $4 \times 6 = 24$ ； $4 \times 8 = 32$ 代表阴爻（--）；七、九为奇数，乃以 $4 \times 7 = 28$ ； $4 \times 9 = 36$ 代表阳爻（—）。三变成一爻，

十八变乃出全卦。而这个数终于找出。推演繁复，构思巧妙，虽为游戏，而极尽数理之精微也。

《系辞》上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变）再闰，故再扚而后卦。”这就是《易》筮规范的大略。就是说，推演一卦的筹策为五十，但只用四十九策。四十九这个数就是所要找出的定数。它的发现，是不可想像的。分四十九策为二组；从一组中取出一策；按四策分数之，将未分尽之余策（必为一、二、三或四策）置于一旁。再推演另一组之筹策，如法将未分尽余策置于一旁。然后取出两组之余策。此为一变。

四十九策，去掉一变之余策（或五或九）为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再如法推演，是为二变。

去掉二变之余策（或四或八）为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再如法推演，是为三变。三变之余策亦必或四或八。

合一至三变之余策为 13，17，21 或 25 之数，从四十九策中减去之，乃得六、七、八、九之四倍数。

由此《易》筮乃规范化，推演得卦，再对照卦、爻辞以论断吉凶，《周易》乃成为一部占筮书。

由此可见，《周易》固为一部由“数”转“象”，取“象”喻“理”的学术专著，是经《系辞》传援《易》揲著，不幸乃成为迷信典籍者也。

六、《说卦》、《序卦》、《杂卦》

三传是《周易》的一部分

《卦辞》、《爻辞》是《周易》的本文，《说卦》、《序卦》，《杂卦》三传，盖《周易》之《跋》焉。

如前所述，八卦、六十四卦是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表。《周易》“倚”之建立其学术体系，“参天”，“两地”而赋予阴阳、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义，乃由数转换为象。象所以取喻其“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理耳。于是数、象、理浑然一体而失其数之所自来也。

班孟坚《汉书·艺文志》云：“《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就把作为古代算筹二进位制八卦与“倚数”制义相混淆矣；把二进位制数学发明与作《易》相混淆矣。然而终归指出一个真理，“倚数”制义乃作《易》之始也。

《庄子》注曰：“《易》以道阴阳。”郑玄《易》论曰：“宓戏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而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这些概念，乃《周易》学术思想的基础。可以说无阴阳、天地、山泽、风雷、水火，则无《易》矣。然而古经只沿用别卦。无经卦，亦无阴阳二字。以阴阳为根本范畴，经卦及其制义为主要概念，按重卦设象，取喻其思想，卦名和多种卦序的确立，皆源于《说卦》、《序卦》和《杂卦》。且后世无不据以说《易》，从无异议。则《说卦》以下三传实是《周易》之理论基础，为《周易》所固有，非古经作者所不能出也，明

矣。

《系辞》传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其所谓“乾坤成列”，“八卦成列”者，“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也，其所谓“易”，所谓“象”者，“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雷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也。其所以如此者，皆来于“参天两地”，“观变于阴阳”，“发挥于刚柔”也。舍此其何以有《易》、说《易》哉。

据《束皙传》记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晋书》卷五十一）由此可知，汲冢出土两种《周易》，其一谓之《易经》，与《周易》上下经同；其一谓之《易繇》，《阴阳卦》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繇”，《易·系辞》注：“爻繇之辞，所以明得失。”《左传》闵公二年：“成风闻成季之繇。”注：“繇，卦之占辞。”则《繇辞》当即《易卦辞》，《阴阳卦》自然就是《易爻辞》了。这是按《易》的《卦辞》、《爻辞》标名和分篇的。这可证《周易》，《卦辞》，《爻辞》是其本文。其《卦下易经》，似《说卦》而异，是《周易》所固有的。

《说卦》传以下三篇，在汉初前已逸佚。根据《论衡》与《隋书》的记载，重新发现于汉宣帝时。《论衡》谓“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正说》）《隋书》谓“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经籍志》）如此看来，则《论衡》所说的“得逸《易》一篇”，在《隋书》就叫做《说卦》三篇。而考之

《束皙传》就是“似《说卦》而异”的《卦下易经》一篇。这说明《说卦》传三篇，初本是合成一组，后来分成了三篇。“似《说卦》而异”的《卦下易经》一篇，郭沫若说：“是驂臂子弓把《易》作成的时候”“怕也就是他著的”“说明自己的假定和理念的一种《传》样的东西。”“《说卦》传以下的三篇或者就是《卦下易经》的另一种纪录，如墨家三派所纪录的他们的先师的学说各有一篇而内容多少不同的一样。”（《〈周易〉之制作时代》）

杜预《左传集解·后序》也记载汲冢出土“《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出土帛书《易经》五千多字，六十四卦全，卦、爻辞与今本《周易》同，不分上下篇，卦序有异。无《彖》、《象》、《文言》。《易系辞》两千七百多字，也不分上下。缺今本上传部分第八、九两章，第十章倒置。今本下传部分，第五章后半，帛书多出一千余字。其中收入今本《说卦》的前三章。另有佚书《易说》七千多字。（《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一期）

汲冢为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魏襄王在位当公元前318—295年，安厘王在位则当公元前276—243年。是战国晚期。

马王堆二号汉墓主人是长沙丞相轅侯利苍，死于公元前186年。三号墓主为利苍的儿子，据出土的记事木牋表明，下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

对照这两个墓葬所出土的上述文献来看，《易经》皆与今本《周易》上下经同，唯汲冢《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

易》略同，《繇辞》则异。也许是《周易》的初稿。汲冢出土的《卦下易经》，是《说卦》传以下三篇的别一种纪录。而汉墓《说卦》按今本前三章收入《易系辞》相当今本下传部分第五章的后半。汲冢无《彖》、《象》、《文言》和《系辞》。汉墓也无《彖》、《象》、《文言》，而有了《易系辞》。

由此可见，《说卦》以下三传本来是《周易》的一部分，当出于一人的手笔而有两种纪录。从帛书《易系辞》仅收集《说卦》传前三章来看，不排除后人有增补。从其主要内容来看，正与经文相合，是关于写作的交待，补充和发挥。故又曰：《卦下易经》。其所以云者，是六十四卦之后的《易经》，这就是后序，是名符其实的《跋》。其中与经文无关的那些文字，显然是后人为占筮所妄加。

因此，《周易》应把《卦辞》、《爻辞》、《说卦》以下三传作为一个整体来读。

《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是后世的说《易》之书，是以《易》作为资料前提所属各自时代的思想，与《周易》古《跋》合称《十翼》，必须与《周易》和《说卦》三传相区别，只能作《周易》研究的参考书，不可作《易》读也。

《彖》、《象》、《文言》这些文字都是郑玄作《周易》注时开始与经文属合的。

据《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髦纪》，高贵乡公髦问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淳于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郑玄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

者乎？”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混，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这就是说“郑玄合《彖》、《象》于经”，还只与《注》相连，后至魏王弼进一步把《彖》、《象》分配于卦、爻辞之后，又把《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彖》、《象》、《文言》乃直接与经文相连。朱熹说：“盖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处，至王弼始合为一”（《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于是有今本《周易》。

七、《周易》古经的结构和卦名卦序

《周易》古经，取卦形、卦辞；爻题、爻辞的结构。卦形与卦辞之间无卦名。古人著书，率不名篇，《诗》、《书》皆如此。

然而近人传统的断读，以为每卦先列卦形，次列卦名，再列卦辞。于是辞句割裂，文义不全而生别解矣。有的卦，如《履》、《否》、《同人》、《大有》、《艮》、《中孚》，卦辞乃不成一句，而以为卦名字误脱矣。《坎》成《习坎》而疑“习”字衍矣。

其实，考之《周易大传》，固非如此。《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文言》在释“元、亨、利、贞”之后说：“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是将卦形后的文字，作为卦辞的整体来读的。其它卦，无不如此。这样，卦辞乃完备，六十四卦全无脱误和错衍，而辞义始全。

依卦辞而题卦名，并有卦序排列的说明，作者是在后序中作出的。

八卦经卦，如阴阳之为《周易》的基础一样，在古经中是

找不到根据的。古经中无阴阳二字，亦无三爻经卦。这些思想作者是在《说卦》传中交待的。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于是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之名焉。而卦序变动不居，唯文所适。有天地山泽雷风水火；雷风雨日艮兑乾坤；震巽离坤兑乾坎艮；雷风火泽水艮；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之序五种。

六十四卦别卦之名，盖取古经卦辞中有代表意义之字而确定的。这反映在《序卦》传中。曰：天（乾）、地（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夫妇（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显然是有取于卦爻辞的义蕴内部逻辑作出的排列。

然而，这不是唯一的，作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韩康伯注），“于《序卦》之外，别言也。”（《正义》疏引虞氏说）于是又有《杂卦》传焉。“错”谓两卦爻爻相异，如乾䷀之与坤䷁是也。“综”谓两卦上下颠倒相反，如比䷇之与师䷆，是也。曰：乾坤、比师、临观、屯蒙、震艮、损益，大畜、无妄、萃升、谦豫、噬嗑、贲、兑巽、随蛊、剥复，晋明夷、井困、咸恒、涣节，解蹇、睽家人、否泰、大壮遁、大有同人、革鼎、小过中孚、丰旅、离坎、小畜履、需讼、大过颐〔1〕、渐归妹、既济未济、姤夬。对照卦辞爻辞，相互

发明，盖所以明卦义也。观乎此，则从卦序之不同以论断《易》之异与时代之别之不足以立，可知也。

《卦辞》之后，初时盖无爻题。每卦六爻，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自下而上，以初、二、三、四、五、上标之。如《未济》䷿为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是也。考之《左传》《国语》凡记筮事，如昭公十三年《传》：“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按“黄裳元吉”，乃“坤”之六五爻辞，而不云“遇《坤》之六五”。《国语·周语》：单襄公……曰：“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乾》之《否》，是《乾》卦初、二、三爻皆变为阴爻，成了《否》卦。而不云遇《否》之初二三。可见古经本无爻题也。这大概是为了揲著数策之方便，由刘歆以后的汉人所设。其所以命九命六，盖揲数必获六、七、八、九之数。六为阴爻，九为阳爻则变。七为阳爻，八为阴爻不变。用变以为占，故以命其爻也。

《爻辞》分段对全卦内容或论证或记述，与《卦辞》构成一个整体，无不是思想贯通，论记致有理统的文章或诗篇。

注释：

[1]《大过》以下卦序，是经过校正的。说明参见《杂卦》传注[11]。

八、《连山》、《归藏》是《周易》定体 前简的伪托

《连山》、《归藏》之名，在先秦典籍、《汉书·艺文志》中，皆无著录。仅见于《周礼·春官·太卜》。曰：“掌三易之法，一

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连山》和《归藏》，郭沫若疑和《周礼》一样，“乃刘歆所伪托的东西”。（参见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

《连山》以艮为首卦。宋罗泌说：“始万物终万物者，莫战乎艮，艮东北之卦也，故重艮以为始，所谓《连山易》也。”（《同上》）又说：“《连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为首，艮山也。”（同上）

《归藏》以坤为首卦。宋罗泌说：“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同上》）

《玉海》卷三五引郑玄说：“《连山》乾始于子；坤始于午。《归藏》先坤后乾，首万物之母。至《周易》尊乾卑坤，其体乃定。”

这就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有两个共同点，一、都取八卦、六十四卦为象，二、其取义又全按《说卦》传关于八卦乾天、坤地、艮山的规定。其特点在于卦序排列不同。

八卦、六十四卦的取象和制义是《易》的基础。这两个基本点相同，那就说明本来是同一部书。卦序不同，如《老子》之先《道》后《德》称《道德经》与先《德》后《道》可称为《德道经》是同一本书一样，基本思想内容是没有变的。这或出于错简，或出于作者本来就有多种排列，至“尊乾卑坤，其体乃定”。据《说卦》传，八卦就有五种排列；六十四卦有《序卦》、《杂卦》两种排列。

卦名，据宋李过说：“《归藏》六十四卦名，与《周易》卦名同者三之二。”（《西溪易说·原序》）其不同者，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按通行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归藏》列表对

照如下：

通行本	帛书	《归藏》
小畜	少蓺	小毒畜
谦	兼	兼
蛊	个	蜀
临	林	林祸
无妄	无孟	毋亡
大畜	泰蓄	大毒畜
咸	钦	钦
遁	掾	遑
睽	乖	瞿
艮	根	狠

可以看出，大多是传抄中写的错别字，或是同音假借字，实无根本差异。这亦如《老子道德经》的不同版本，有一些不同的字一样。这不证明书之不同而恰证明是一本书。

关于《连山》、《归藏》之名，根据《周礼》注，本源于杜子春“《连山》宓戏；《归藏》黄帝”之说。贾《疏》引郑答赵商云“近师皆以为夏商周。”故《易》孔《疏》引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又孔氏曰：“案《世谱》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一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于是《连山》为神农《易》，《归藏》为黄帝《易》。三说互异。

就是同一个郑玄于三《易》注说：“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变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就根本不是书名更无关于夏殷神农黄帝也。

孙诒让《周礼正义》云“《连山》、《归藏》二《易》，《汉

书·艺文志》未载。”而《北堂书钞·艺文志部》引桓谭《新论》云：“《厉山》即《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又《御览·学部》引《新论》亦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则汉时尚有此二《易》。《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得夏时”句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注“得坤乾”句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此当为汉儒据《论语》“夏殷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徵也”之言而托之孔子。可知《坤乾》就是首列坤卦、次列乾卦的定体前简之《周易》。郑玄沿近师说称为“殷阴阳之书”。按《周易》的创作和定体过程来看，其初有几种不同排列的版本，是最后“尊乾卑坤”而定体的。故先秦典籍、《汉书·艺文志》均无《连山》、《归藏》之著录。但这些版本，至汉时尚存。刘歆在总校群书时，取其卦以纯艮为首者，以其艮为山，山上山下，名为《连山》；取其卦以纯坤为首者，以其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名为《归藏》。于是形成三《易》。桓谭撰《新论》，乃有《连山》《归藏》之论述。其后即已亡逸。及晋太康二年汲冢出土古文竹书，荀勖奉诏撰述以为《中经》。把《易繇阴阳卦》拟定为《归藏》。故《隋书·经籍志》著录《归藏》十三卷。宋以后又散佚，为清马国翰辑录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至隋，经学家，河间景城人刘炫又伪造《连山易》。故《唐书·艺文志》著录《连山》十卷。

这就是《连山》《归藏》其所以产生和演变的历史。

九、八卦、《周易》之所以成谜

如上所述，二进位制算筹计算，由于其本身的缺点，在发展到六位数时，就深感不便乃未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采用，流传不广，知者必寡。

算筹计算后为珠算所取代，相继绝迹。

八卦、六十四卦由数学形态转变为文字形态，卦形按其新的取义排列，打乱了爻卦之为二进制计数和数表的本来数序，掩盖了爻卦之为数字的本来面目。如李镜池就从文字意义上去猜测和探索其本原。于是有古文字说，谓“结绳为书契时，如以‘一’代表一大结，以‘--’代表两小结，三大结☰为乾，六小结☷为坤”的象征表示法说等。在莱卜尼兹揭示出它的本质以前，未有以二进位制的数视之者。

学识渊博如郭沫若，知道莱卜尼兹“发明了与《易》卦的道理相同的所谓二元算数”（《〈周易〉之制作时代》）也未能引出结论，八卦是“二元算数”，还是论证了“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同上），但正是八卦取义的依据。

《周易》则由于后来演变为占筮，广泛流传，实际上成了一部占筮书，文字简古难通，于是把它看成是旧筮辞的编选，本来没有逻辑脉络，如李镜池乃把它分别为贞事辞、贞兆辞、象占辞。象占辞还包括星占、蛇孽之占、鸟占、梦占辞等。高亨则分别为“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和“断占之辞”。《卦辞》、《爻辞》的本来意义，乃坠入五里雾中。

《周易》本来就是从二进制算筹的爻卦，附会于物象，以象存意的产物。如果严格限于固有的附会，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来看，就当时来说，还是有其科学意义和价值的。后之学者进一步附会，乃出“纳甲”，“卦气”，“逸象”，等等，等等，如五行生克之用于算命，遂置《周易》于绝境。

十、《周易》之制作时代

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中的论断是正确的。“经部作于战国初年的楚人驺臂子弓”，“《说卦》传以下的三篇或就是《卦下易经》的别一种纪录”，“怕也就是他著的”“说明自己的假定和理念的一种《传》一样的东西。”其书多有，不赘述。

我的《〈周易〉通读》除确证《周易》有关《爻辞》中出现的“中行”一词，是春秋中叶晋国的中行氏荀林父外，新发现两例更晚的故事。这就是《观》之《卦辞》：“观舆而不荐。”这是观“辍”只及“舆”而不欲观“自既舆而往”的“荐”。这就是《论语·八佾》：“子曰：辍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灌”、“舆”声义通。这是举的孔子的故事。

《颐·六二》说：“拂经于丘。”这是说的要在丘陵区，因地制宜，开辟阡陌。这是春秋战国农业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经”，在孟子，又叫“经界”。这就是私田的阡陌。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提出要“自经界始”，实行“正经界”，以恢复井田制，足见其保守。而《周易》主张“拂经”。“拂”借为“剌”、即开辟阡陌，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而只有“拂”之于前，即“慢其经界”，乃后有“正经界”之说。

那末，《周易》把卦与爻各系以文辞，可知是在孔子之后，

孟子之前这段历史时期了。

就其思想观之，本体论、世界发生论源于老子。而认为天地是总根源，后退于“先天地生”。认识论有新的发挥。把心或头脑视作“官”或“君”，这是战国时期的思潮。《管子·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这是把“心”视为“君”，“九窍”视为“官”。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就是把“心”视为“官”。荀况则直接继承《心术》，认为“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随·初九》爻辞正是把心比作“官”的。认为人的头脑应当适应于客观事物的变化，叫做“官有渝。”政治观则赞成变革。曰：“井道不可不革。”（《序卦传》）这就是说井田制不可不变革。《临》卦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关心。预见“至于八月，不雨”的前期，采取“视察”措施。责令官员都下去视察，制订了粮食赈济政策，提倡躬亲视察。为了解民情，这是“大君”应做的事，要对农业进行督促。如李悝“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替农民想得很周到的一样，正是战国时期现实政治经济的反映。

十一、《周易》的研究

胡朴安在《周易古史观·自序》中说：“计余藏有《易经》四百余种涉猎者三百余种。细读者五十三种，皆加朱点，撰有提要。于是喟然叹曰：‘古今说《易》之书，约计两千余种。……以意度之，能将一部《周易》说明究竟是件什么东西者，必无有也。’”前人的那些解说和研究，沿着作者的附会进一步附会

之，乃走入死胡同，遂置《周易》于绝境，已无须烦论。就是注重义理分析和思辨的王弼，也离不开爻位和阴阳之说。那是以《周易》作为思想资料，建立新的玄学，只能当作魏晋思潮来看。然而如此，乃不能定《周易》之真。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周易》，始自郭沫若。他摘引若干卦爻辞以分析古代社会，开辟了新的途径。胡朴安于晚年偏枯时，于古史立场解说之，给学人以启迪。“本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不别经传，“字解而句说之”，史固史，非史亦史，其所谓“确然知其不可易也”，“并非模糊影响之言，亦无牵强附会之语”，实远未逮也。李镜池《通义》，于某些卦、爻辞，颇得其解。奈何局限于“旧筮辞编选”的不切实际之说，乃未能通读。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于历史上的说《易》多所总结。但仍认为《周易》“是一部成书于西周前期和由卜官编纂而成的占筮书”。

我既确证八卦为古代算筹二进制数学；《周易》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是取象于二进制卦爻的附会；则《周易》之为精心创作、结构严谨的学术体系，绝非筮辞可知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求新见以华众取宠，鹜趋本旨以定其真。观其行文，词一义多，因卦异趣，唯变所适，这就便于后人，以用占筮，随心附会。这是《周易》的特点，也是它所以难读的根本原因。读文章，同写文章相反，写文章是从象出意，遣言以表达之。读文章则是寻言观象，把握思想。宜其颠倒，如写文章，从象出意，观其所言。如此反复，庶可领会。特别是于“佶屈聱牙”之文如此。词义之适于卦辞而不通读爻辞者不用，适于爻辞而不通读卦辞者亦不用，从卦、爻辞的内部联系，从一卦之全体求之，词义又必于古有据，乃豁然开朗而通读之。以注以译，遂

得文字明白，思想贯通，体系完整、论记致有理统，文化渊源清楚、史事确切的《周易》。如婴儿坠地而知其“究竟是件什么东西”也。

十二、《周易》，一部哲学和古代社会论记

那么，《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周易》保存了算筹计算的二进制数学发明，是依托于这一古代算筹二进制数表建立的阴阳学说，是一部哲学和古代社会论记。从本体论、世界生成论出发，讲物质本原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刚柔相摩”；在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的作用下，“八卦相荡”，产生万物和人类；以至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从一个整体来观察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其中，关于古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近代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的名著《古代社会》相似，所不同的，不是论证而是记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旁及于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丰富地反映了古代先民的生活面貌。理从论，史从记，所以称为论记。

《周易》还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全书主要是散文；部分古音叶韵，有兴有比，意象含蓄，是七行诗；是世界上篇章繁多，规格统一的七段式论文和杂记。（唯乾、坤二篇为八段式）体现了战国初期的文学发展水平及其特点。

我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凡事求其故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以为足。鄙陋成习，读书又少，草创成篇，未暇尽推敲之力，谬误在所难免，尚祈《易》学专家指正之。讨论、修饰、润色，使之臻于完善，待之来日。

疏引既终，《易》义以明，含英咀华，数韵俱成。




















贺新郎

——读《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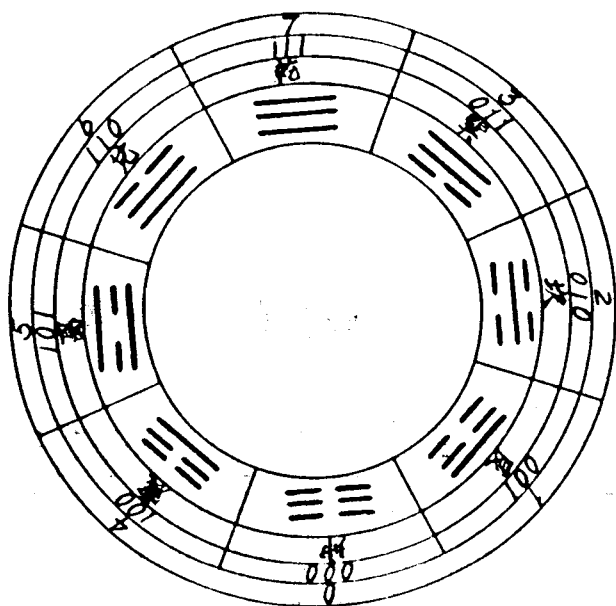
《周易》倚于数，昔圣人神明幽赞，参天两地。莱卜尼兹曾揭示，三百余年过去，奈此日仍存横议。费尽几番寒与热，把许多附会全抛弃。驱迷雾，窥精粹。

阴阳变化寻常事，讲乾坤生成万物，人伦序次。自是私财强手据，男女家庭易位。更确立天下神器。王祭人牲多少血，如斯夫乃措礼和义。论泰否，终未济。

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表（《伏羲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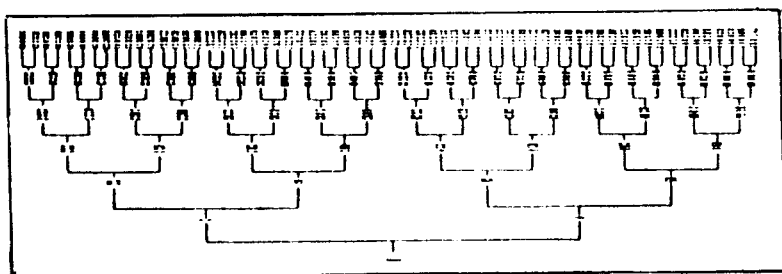
							
							
							
							

古代算筹二进制一至三位数级数表 （《伏羲八卦次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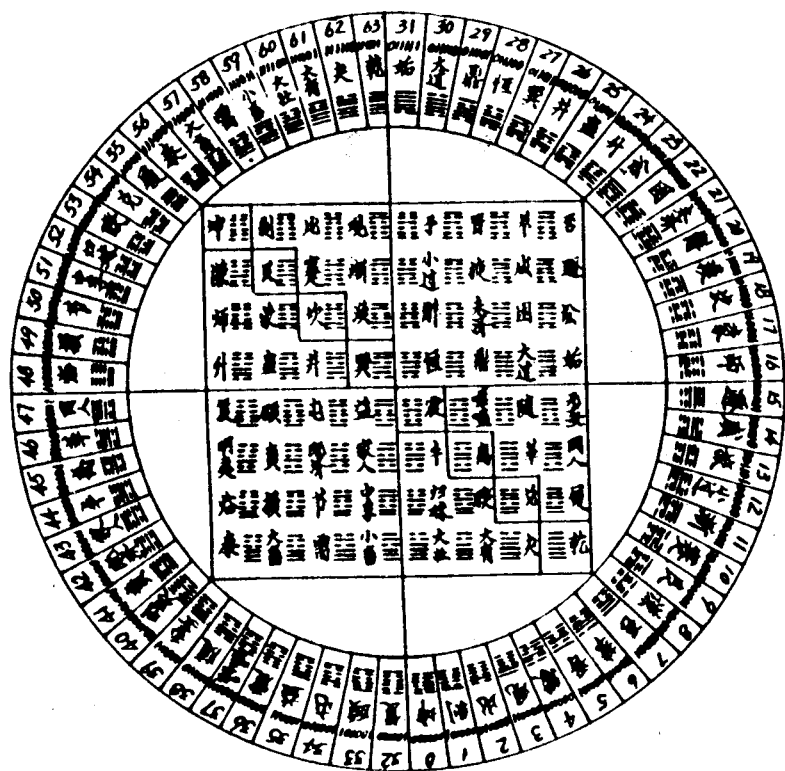


古代算筹二进制三位数表
(《伏羲八卦方位图》)

注：卦名是《周易》以后所加；阿拉伯二进制和十进制数字为今所译。



古代算筹二进制一至六位数级数表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古代算筹二进制六位数字表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注：卦名是《周易》以后所加：阿拉伯二进制和十进制数字为今所译。

《周易》通读

《周易》上经注译

乾 卦一

本篇卦象以六十四卦的纯阳之数，☰，表天。其用为乾，义为刚健。《象》曰：“天行健。”言天道刚健运行不息也。

《卦辞》论述本体论（ontology）和世界生成论（Cosmogony），认为天体功能的刚健作用，还有地的作用，“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说卦》传）使物质始基，在对立消长的通会中，乃阴阳适均，产生新物种新事物，这是众事的根本。

万物有其本原这一观点，原出于老子。叫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然而《周易》作者认为天地是世界的总根原，物质始基是在自己的阴阳对立消长和天地的“运行不息，应化无穷”中演化的。这就从“先天地生”后退了。

《爻辞》从卦象出发，初九，一阳始生，取龙以象之，而阳气以次相接，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同上书，六十四章）也。这是借龙之变化，论述发展是一个过程。有隐伏（潜），显现（见）、刚健（乾乾）、跃、飞诸阶段。老子说：“柔弱胜刚

强”（同上书，三十六章）也。这是柔弱的新生事物，向上成长的一个过程。而知进不知退者所谓“亢”则必有悔。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同上书，三十章）也。这是貌似强大的事物发展到极致，向下衰落的一个过程。事物无不有其向上成长和向下衰落的过程。新事物乃取代旧事物而生长前进，事物无不如此，宇宙乃生生不息。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因此，就人事言之，在《周易》作者看来，必须发挥刚健作用而知进退，观察各种事物的自然变化，而不先物行，先理动也。老子说：“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同上书，二章）也。表现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 [1] 乾上乾下

乾 [2] 元 [3] 亨 [4] 利 [5] 贞 [6]。

初九 [7] 潜龙勿用 [8]。

九二 见龙在田 [9]，利见大人 [10]。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11]，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 [12]，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13]。

上九 亢龙有悔 [14]。

用九 [15] 见群龙无首 [16]，吉。

注释：

[1] ䷀：此六十四卦的纯阳之数，还有八卦的纯阳之数，䷀，代表天。

《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参天两地而倚数”也。这是依托于算筹二进制的基筹——（0）代表阴，—（1）代表阳，而取纯

阳之数，即纯奇数，代表天，纯阴之数，即纯偶数，代表地也。

- [2] 乾：孔颖达《正义》曰：“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传说：‘乾，健也。’言天之体，以乾为用。”“天以乾为用，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此天之自然之理。”则乾是讲的天体的刚健作用。
- [3] 元：《尔雅·释诂》：“元，始也。”与《子夏传》同。《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认为“元”是万物由以始出的东西。董仲舒谓之“原”，“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则是把“元”看成物质始基。物质始基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这里与“乾”并提，言其作用也。
- [4] 亨：《子夏传》曰：“亨，通也。”《文言》曰：“嘉之会也。”承上“乾元”，指物质始基在阴阳对立消长、在天体功能的刚健作用下，往来不穷，众美毕集也。
- [5] 利：《文言》曰：“利，义之和也。”《子夏传》曰：“利，和也。”吴澄《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注：“和谓阴阳适均而不偏胜。”则是物质始基在内部矛盾，在天体的刚健作用下，往来不穷，众美毕集，阴阳适均而统一，于是某一物种某一事物资以始出。
- [6] 贞：《文言》曰：“贞，事之干也。”朱注：“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则是说的众事的根本。
- [7] 初九：此为卦对于爻的读法。按照伏羲古图，计数进位从顺，由上往下；读数求值从逆，由下往上。《周易》是用其成数，故取其读法。故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说卦》传）因此，《易》卦对于爻的读法，取一（1）代表阳爻，命之曰“九”；--（0）代表阴爻，命之曰“六”，取其九、六变以为占也。二进制六位数，由下而上，故称为“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这里是“初九”，一阳始生，伏于地下，爻辞取龙以象之也。
- [8] 潜龙勿用：《正义》曰：“潜者，隐伏之名，龙者，变化之物。”是取“龙”以象事物之变化。“潜龙勿用”，指事物处在隐伏状态时，变化

未用也。

- [9] 见龙在田：王弼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在地上，故曰‘在田’。”这是说阳出地上，由潜而显，变化已经显现，从隐伏状态发展到可见了。
- [10] 利见大人：《正义》曰：“利见大人，以人事记之。”这是说事物的变化，已经显现，需要扶持和好的条件，则有利于发展也。故利于晋见“大人”也。
- [11]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君子”终日自强不息，至夕警惕如此自励。《正义》曰：“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竟此日，健自强不息，勉励不有止息。夕惕者，谓终竟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若，如也”，言如此自励也。“厉”，通励。
- [12] 或跃在渊：《文言》曰：“或跃在渊，自试也。”言龙在出潜离隐之后，试以自立也。
- [13]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发展到高峰，“以人事记之”，会见“大人”则有利。
- [14] 亢龙有悔：《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是物极必反，知进而不知退者则有悔也。
- [15] 用九：“九”，阳之数，阳数之最高数，称为“老阳”。阳数至九则变，所以取象刚健而知变也。刚健知变，乃不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也就是说不致亢进。
- [16] 见群龙无首：“龙”取象事物之变化，则“群龙”，指各种事物的自然变化；“首”，始也。《象》曰：“天德不可为首也。”这就是老子所谓“万物作焉而不为始。”（《老子道德经》二章）王弼注：“智慧自备，为则伪也。”指顺应自然，不先物行，先理动也。这是从人事言观察各种事物的自然变化而不为事始也。

译文：

䷀ 乾下乾上

刚健的天体功能，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物质始基，往来不穷，众美毕集，乃适均统一，产生新物种新事物，这是众事的根本。

初九 隐伏的“龙”，变化未用。

九二 “龙”见于地上，利于晋见“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自强不息，至夕警惕如此自励，则不会有过失。

九四 跳跃水中，试以自立，那是不错的。

九五 “龙”飞到了天上，利于会见“大人”。

上九 知进而不知退者则有悔。

用九（发挥刚健作用而知进退） 观察各种事物的自然变化而不为事始，则吉。

坤 卦二

本篇卦象以六十四卦的纯阴之数，䷁，表地，其用为坤，义为柔顺，《象》曰：“地势坤。”言地顺承天道也。

《卦辞》从本体论和世界生成论讲认识论（epistemology）。认为地的作用顺承天道，使物质始基，在对立消长的通会中如“牝马”行地，乃阴阳适均而统一，产生新物种新事物，这是众事的根本。那末，“君子”凡有所为，“先物行，先理动”，则迷惑，是“失道”；如果柔顺地跟随事物通会统一的规则，“在物之后，则得主利”，是“后顺得常”。老子说：“人法地”（《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同上书，三十八章），“后其身而身先”（同上书，七章）也。这是老子思想的形象地继承和发挥。

《爻辞》从卦象出发，初六，一阴始生，取霜以象之，而阴气以次相接，故履霜则知坚冰之必至也。这是举气候的变化论证事物的必然性。

因此，就人事言之，在《周易》作者看来，人就应效法地之怀抱，平直、方正、广大，不习故而知察变，因任自然，则无不利矣。王弼说：“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周易注》）也。老子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道德经》六十四章）也。这是无为论。

接着，从无为论引出“中和”的“臣道”。仍以阴柔为主线，认为一个人胸有文彩，可以干事，而含藏不露，“不为事始，须唱乃应，待命乃发”，“有事则从，不敢为首”，“不为事主，待命而终”（王弼注），缄口有如结囊，什么都不说，无以致咎，无以致誉，“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同上书，十五章），“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则无论处于中、下地位，都平安大吉矣。而阳刚相抗，双方流血，则是必须避免的。

结论是发挥阴柔作用，是有利于长久举事的。

这里关于中和和慎言的思想，应该说，这是《周易》的人生论之一。老子说：“在天下歛歛，为天下浑其心”（同上书，四十九章）也。孔子说：“讷于言而敏于事”（《论语·里仁》）也。

然而如果不从认识论来领悟其积极意义，就极易流于混世哲学和甘当奴隶的人生观。故荀子说：“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荀子·非相》）《周易》当是立足于认识论的。

䷁ [1] 坤下坤上

坤 [2] 元亨利牝马 [3] 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 [4]。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5]，安贞吉 [6]。

初六 履霜 坚冰至 [7]。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8]。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9]。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10]。

六五 黄裳元吉 [11]。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12]。

用六 [13] 利永贞 [14]。

注释：

[1] ䷁：此六十四卦的纯阴之数，还有八卦的纯阴之数，䷁，都代表地，其用为坤，义为柔顺。

[2] 坤：《正义》说：“盖乾坤合体之物，故乾后次坤，言地之为用，亦能始生万物。”是“坤”与“乾”同，其用始生万物也。

[3] 牝马：坤之牝马，与乾之龙，相提并论，所以取象浑然流转，生生不已之气也。

[4] 先迷后得主利：孔颖达疏：“凡有所为，若在物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后，即得主利。”故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也。“先迷”，即老子所谓“前识”（《老子道德经》三十八章），韩非《解老》：“先物行，先理动”也。“后得主利”，即老子的“后其身”（同上书，七章），韩非《解老》：“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即“后顺得常”也。

[5]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说：“言文王之国在西南，君贤民和，往西南，必得朋也；纣之都在东北，君暴民乖，往东北，必丧朋也。”这里，实际上是举史例以证“先迷后得主利”。言西南之文王能“后顺得常”，故“得主利”，“得朋”也；东北殷纣，“先迷失道”，故“丧朋”也。则“得朋”、“丧朋”，指得失人心言之也。“朋”犹人也，指群体，人民。

- [6] 安贞吉：“安”，止也，意为把握；“贞”，事之干也，指众事的根本。此言把握众事的根本则吉也。
- [7] 初六 履霜 坚冰至：从坤之卦象出发，初六，一阴始生，取霜以象之，而阴气以次相接，则知坚冰之必至也。这是举气候以明事物的必然性。
- [8]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大”，指地的平直、方正、广大，言人应以之为法，抱有如此之胸怀也。“不习”，指不沿习故旧也。《孟子·尽心上》：“习矣而不察焉。”言人易于习故而不知察变也。
- [9]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含”，包含，内藏，拥有也；“章”，文章，文彩也；“贞”，《文言》曰：“贞固足以干事”，干事，举事也。“或从王事”，言“有事则从，不敢为首”也。“无成有终”，言“不为事主，顺命而终”也。
- [10] 括囊，无咎无誉：《正义》曰：“括，结也，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知也。闭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显物，故曰无誉。不与物忤，故曰无咎。”其实说的是要把嘴巴如袋子一样结扎起来，什么都不说，无以口致咎，无以口致誉，极言慎言之重要也。《孔子家语·观周》：“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此古之慎言人也。’”括囊，缄口之义也。
- [11] 黄裳元吉：《正义》曰：“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坤为臣道，……能致中和，通于物理，居于臣职，故云黄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黄”谓居中等之臣职，“裳”谓居下等之臣职也。
- [12]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取象阳刚之气也；“战于野”，言矛盾双方，阳刚相抗也。《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是以天地取象矛盾的两个方面，以“玄黄”取象双方流血的混染。
- [13] 用六：“六”，阴之数，称为“老阴”，所以取象柔顺也。柔顺则“唯变所适”。
- [14] 利永贞：“利”，有利；“永”，长久。言有利于长久之举事也。

译文：

䷁ 坤下坤上

地的作用，顺承天道，使物质始基，在对立消长的通会中如“牝马”行地，乃阴阳适均而统一，产生新物种新事物，这是众事的根本。“君子”凡有所为，“先物行，先理动”则迷惑；“若在物之后，则得主利。”西南文王“后顺得常”，得人心；东北纣“先迷失道”，失人心。把握众事的根本则吉。

初六 履霜则知坚冰之必至。

六二 平直、方正、广大、不习故而知察变，则无不利。

六三 胸有文彩，可以干事，不为事始，顺命而终。

六四 缄口有如结囊，无以致咎，无以致誉。

六五 无论处于中、下地位，都平安大吉。

上六 阳刚相抗，双方流血。

用六（发挥柔顺作用） 有利于长久举事。

屯 卦三

本篇卦象震下坎上，震，动也；坎，险也。《彖》曰：“动乎险中。”“坎”为坑洞，圻穴，多设险阻，乃聚族杂居之地；言聚族杂居生活于险阻之地也。聚族杂居之谓“屯”。“屯见而不失其居”，言聚族杂居不再流徙也。

《卦辞》继本体论和世界生成论是对人类社会这一初始阶段的记述。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传）也，是人类尚处于聚族杂居只分夫妇的阶段。

人类始生，与动物无大别，是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以氏族为基本单位，过着流徙的本能生活。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追溯家庭的历史时提出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男子属于每个女子。同样，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2页）这大概就是所谓“有男女”的阶段。这可是一种自在的社会。

从聚族杂居开始，人类就自觉地组织起来，协调动作，从事生产，自我保卫，各民族之间进行通婚，是“有夫妇”矣，乃进入自为的社会。

《爻辞》按卦象分段，叙述了人类社会这个阶段的主要生活特点。

一、聚族杂居，已设置酋长。

二、女子处于“正”位，男子必须向女方氏族求婚，嫁给女方氏族，是以女性为本位，群婚的母系社会。氏族，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是“构成一个确定的女祖先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因为兄弟不得据自己的姊妹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氏族内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同上书，第99页）

三、生产以采摘为主，狩猎为辅。狩猎“不恒其德”（《恒·九三》），不能保证常有得。

四、氏族互求婚姻，是“往吉，无不利”的。大概是由有姻亲之故，可以加强团结，不致彼此侵害也。

五、由于狩猎不能保障常有得，所以必须“屯其膏”，把猎物之膏储存起来，以备无获时食用。而储存一点是好的，储存多了要出问题。

六、普通猎人每每因为饿得难受，想分光吃尽，气得痛哭。极言原始初民生活的贫困。

䷂ 震下坎上

屯 [1] 元亨利贞 [2]。勿用有攸往 [3]，利建侯 [4]。

初九 盘桓 [5]，利居贞 [6]，利建侯。

六二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 [7]，匪寇婚媾 [8]，女子贞，不字 [9]，“十年乃字”。

六三 即鹿无虞 [10]，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11]。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12]。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13]。

注释：

[1] 屯：《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万物“始生”“盈天地”；人类聚族杂居；储存猎物之膏，皆屯之义。

[2] 元亨利贞：这是继本体论和世界生成论到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记述。即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的聚族杂居的阶段。此时，尚不知“有父子”之别。则“元亨利贞”，在这里，就是讲的原始的人群，在流徙中定居，乃得到统

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人类从此脱离自在的阶段，过着自觉的有组织的生活。

- [3] 勿用有攸往：《杂卦》传说：“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不失其居”、“蒙杂”，正是对“勿用有攸往”的诠释。这是说聚族杂居，有夫妇，实行女本位群婚制，不用走散，如此而已。
- [4] 利见侯：“利”，《子夏传》说：“和也。”意为联合。指分散的氏族、胞族或部落的联合。“侯”，氏族、胞族或部落联盟选出的酋长。这就是联合设置酋长。
- [5] 盘桓：指在定居地的活动。
- [6] 利居贞：相对于前期的分散和流徙言之，亦《杂卦》传“不失其居”之义。
- [7]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屯”，《广雅·释诂》：“聚也。”《楚辞·离骚》：“屯余车千乘兮。”王注：“屯，陈也。”“遭（zhen 占），《广雅·释诂》：“转也。”《楚辞·离骚》：“遭吾道夫昆仑兮。”《九歌·湘君》：“遭吾道兮洞庭。”王注皆作“转”。“班”，《释文》：“郑本作般。”孔疏引马融说：“班，旋不进也。”班旋，即般旋。“如”，语词。
- [8] 匪寇婚媾：这种婚姻，是原始社会的氏族群婚。男子必须向女方氏族求婚，男子嫁给女方氏族。“婚媾”，即婚姻。指不是来抢劫，是来求婚姻的。
- [9] 女子贞，不字：“贞”，正也。言女子处于“正”位也。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的。“字”，《说文》：“乳也，又爱也。”《左传》成公四年：“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则“不字”，言不爱也。
- [10]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即”，《广雅·释诂》：“就也。”焦循说：“从也。”则“即鹿”，犹言就鹿、从鹿，亦即逐鹿耳。“虞”，《周易集解》引虞翻说：“谓虞人，掌禽兽者。”《书·舜典》：“益，汝作朕虞。”伪《孔传》：“虞，掌山泽之官。”按惠士奇说：“《逸周书·大武解》有五虞者，一鼓走疑；二备从来；三佐军举旗；四采虞人谋；五后动撝之。撝，蹂也。蹂其后而从之。此从禽必有虞人也。”是古人

田猎有虞人协助。“无虞”谓无虞人协助也。

[11] 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几”，借为祈，古通用。《周礼·律师》：“及其祈珥。”郑注：“故书祈为几。杜子春读几为祈。”《广雅·释诂》：“祈，求也。”这里，承上文，指祈求逐鹿。“舍”舍弃。“往”，前往，指逐鹿。“吝”，穷也，指扑空。

[12]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屯”，储存，屯借为囤，积聚也。“膏”，膏粱，指美味食物，这里，即猎物之膏。“贞”，承上“屯其膏”，可知是言储存猎物之膏这一举事。储存不多，意见不大，故言吉；储存多了，猎人要饿肚子，会反对，故言凶。

[13]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乘马班如”承上“屯其膏”，可知非外族的求婚者，而是本族的普通猎人，他们因饿得难受，对储存猎物之膏不满。“泣血”，泪尽继之以血，极言其悲痛；“涟如”，本是形容连续的水波，这里取象血泪不断地流。

译文：

䷲ 震下坎上

聚族杂居，原始的人群在流徙中定居联合，乃得到统一，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不用走散，联合设置酋长。

初九 在定居地活动，有利于聚族杂居这一举事，联合设置酋长。

六二 乘马的人屯然而陈，遽然而转，般然而旋，不是来抢劫，是来求婚姻的。女子处于“正”位，表示“不爱”，说：“十年才爱。”

六三 逐鹿无虞人协助，徒然进入林中。头领祈求逐鹿，不如舍弃，追逐，扑了空。

六四 乘马的人般然而旋，来求婚姻，前去迎接，“吉”，

“无不利”。

九五 储存猎物之膏，小储存吉，大储存凶。

上六 乘马的人般然而旋，眼泪涟涟，哭出了血。

蒙 卦四

本篇卦象坎下艮上。坎，险也；艮，山也。《彖》曰：“蒙，山下有险。”是说的人类在这个蒙昧阶段，尚居于山下有险阻之处。仍然是聚族杂居的“屯”的时代，故《杂卦》传又称之为“蒙杂”。然而已开始有了变化，《卦辞》说：蒙昧尚然通行，而童蒙已要求开发。这当是原始公社由女本位群婚制家庭，向男本位专偶婚制家庭的转变。《杂卦》传谓之“蒙杂而著”。

《礼大传》说：“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郑注：“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异姓，谓来嫁者也，主于母与妇之名耳。际会，昏礼交接之会也。著，明也。母妇之名不明，则人伦乱耳。”这是说由蒙昧杂居到区别母妇之名分而男女有别也。这是人类文明的开始，故曰：“发蒙。”

大概在农业公社阶段，公社土地分配给社员耕种，社员有了部分私有财产，这标志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这就是专偶婚制的经济基础。恩格斯说：“以私有财产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77页）这就是所谓“子克家”，于是改变男女杂居的女本位群婚制，实行“纳妇”，即实行男本位的专偶婚制。

看来，有倡导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是“利用刑人”，才贯

彻了这一新的婚姻制度。

䷃ 坎下艮上

蒙^[1]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2]。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3]，利贞。

初六 发蒙^[4]，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5]。

九二 包蒙^[6] 吉，纳妇吉，子克家^[7]。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8]，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 困蒙^[9]，吝。

六五 童蒙吉^[10]。

上九 击蒙^[11]，不利为寇，利御寇^[12]。

注释：

[1] 蒙：孔颖达疏：“微昧暗弱之名。”《杂卦》传谓之“蒙杂”。指男女蒙昧杂居也。《序卦》传说：“物之稚也。”这正是人类的幼稚阶段。

[2]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特指成年未婚的童男童女，应从女本位群婚制转变为男本位专偶婚制者言之。“求”，下承“初六发蒙”，可知是要求“发蒙”。王弼“击蒙”注：“童蒙愿发也。”

[3]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筮”，占筮求问神启也，指问“发蒙”之吉凶也。这是部落联盟的首长对实行男本位专偶婚制争议的回答。显然是以“神道设教”，假托占筮以“发蒙”也。

[4] 发蒙：这是指开发男本位专偶婚制，《杂卦》传谓之“蒙杂而著”。指从蒙昧杂居到“母妇之名著而男女有别”也。

[5] 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刑人”，以刑罚对待抵制专偶婚制的人；“桎梏”，刑械。“以”，因也；“往”，前往，指推行；“吝”，穷，

指阻塞，阻力。言以刑罚对待抵制的人，宣布采用刑械，因为推行有阻力。

- [6] 包蒙：承上“发蒙”，可知是包容全体童蒙而开发之也。
- [7] 纳妇吉，子克家：“克”，承，继承。“家”，家业，指家庭的私有财产。言把妻子娶过来吉利，可以生育只是自己的子女能克承家业。
- [8] 金夫：“金夫”与“女”相对，可知即指丈夫。这是因为男人从事狩猎，执持铜制戈矛弓矢，故称。
- [9] 困蒙：亦如“九二包蒙”承“初六发蒙”言之，这是说使蒙昧开发困之也。
- [10] 童蒙吉：言成年未婚的童男童女开发其蒙昧，使其“母妇之名著而男女有别”，故吉也。
- [11] 击蒙：王弼注：“能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童蒙愿发，而已能击去之。”则是指实现了男本位专偶婚制。
- [12] 不利为寇，利御寇：在原始公社末期，氏族有了公共财产，社员也有了部分私有财产，氏族互相掠夺，视为当然。一个氏族去掠夺别的氏族的财富是“为寇”，抵御别的氏族的掠夺是“御寇”。在实行男本位专偶婚制后，男人有了家室之累，就不愿去轻死为寇了。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室和财产，则勇于御寇。

译文：

䷃ 坎下艮上

蒙昧杂居，依然通行。不是我要求童蒙开发，是童蒙要求我开发。初次筮问已告吉，再三筮问就是褻渎，褻渎则不告。这是有利于举事的。

初六 开发蒙昧实行男本位专偶婚制，以刑罚对待抵制的人，宣布采用刑械，因为推行有阻力。

九二 全体实行男本位专偶婚制，吉；把妻子娶过来，吉。

可以生育只是自己的子女，能够继承家业。

六三 不要娶未成年的女孩，有了丈夫而不能占有他，这没有好处。

六四 抵制男本位专偶婚制，要受到惩罚。

六五 青年男女实行男本位专偶婚制，好。

上九 实现男本位专偶婚制，不利于去掠夺，利于抵御掠夺。

需 卦五

本篇卦象乾下坎上。乾为天，坎为云。故《象》曰：“云上于天。”“需”，须也。取望雨之义。《归藏》需作“溥”。溥，濡音义同。有天雨浇濡之义。这反映了作者取象遣词的深意，都同农业有关。

《卦辞》借耕种以待，作物破土而出，表述人类农业第一次开发的喜悦心情。

《爻辞》分述了这个全过程。在郊野耕作以待要有恒心，在沙地、泥地都作了试种。在沙地失败，在泥地才取得成功。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69页）农业的开发，在各氏族内，是公共财产；在各氏族之间，则是各氏族的私有财产。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的“部落 [stamm] 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随着生产的发展，形成了农

业公社，公社把土地分给社员耕种，社员就有了部分私有财产。这标志着私有财产的产生。

恩格斯说：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主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87—188页）于是乃有抢劫和盗窃，在当时，那是视为当然的。这里，记述的正是农业开发中有了财富，乃招来抢劫和盗贼。

䷄ 乾下坎上

需 [1]，有孚光亨 [2]，贞吉 [3]，利涉大川 [4]。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 [5]，终吉。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6]，敬之，终吉。

注释：

[1] 需：《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彖》曰：“需者，须也。”这就是说农业开发以解决饮食之道，是需要等待的。不像狩猎，捕杀禽兽，即可烹饪享用。农业开发，要耕种，长育，望雨浇灌，收获储存，还包括收获、储存的保护，这都是“饮食之道”的“需”的实

际内容和环节。《需·九五》爻辞说：“需于酒食。”酒食是农业开发后的事，这可知记述的是人类农业的第一次开发。

- [2] 有孚光亨：“有”，《玉篇》：“得也。”犹言“已”也。“孚”，《礼月令》郑注：“万物皆解孚甲自抽而出。”这里指作物破土而出。“光亨”，在阳光中亨通，言长势好也。则是作物破土而出，在阳光中长势好。

- [3] 贞吉：言开发农业之举事吉利也。

- [4] 利涉大川：老子曰：“豫焉若冬涉川”（《老子道德经》十五章）；《诗·小雅·小缙》：“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涉川”、“临渊”、“履冰”，都取象临事要小心谨慎之意。则是言要小心照管也。

- [5] 言：李镜池《周易通义》：“借为愆。小有言，犯了小错误。”（中华书局版第13页）

- [6] 不速之客：马融注：“速，召也。不召而来之客，以窃谷而来也。”《诗·伐木》：“以速诸父。”《仪礼·乡饮酒》：“主人速宾。”是“速”为“召”之证。

译文：

䷄ 乾下坎上

耕种以待，作物破土而出，在阳光中长势好，举事顺利，要小心照看。

初九 郊种以待，要有恒心，不会错。

九二 沙种以待，犯了小错误，取得教训，终吉利。

九三 泥种以待，大有收获，招来了抢劫。

六四 流血以待，出自洞穴，去防护作物。

九五 酒食以待，举事吉利。

上六 谷物收进了洞穴，来了三个窃贼，谨慎防御，终究

没有出事。

讼 卦六

本篇次《需》叙《讼》。卦象乾阳上升，坎水下降。《象》曰：“天与水违行。”《集解》引荀爽曰：“天自西转，水自东流，上下违行，成讼之象也。”这是取喻人与人相背而行，则有矛盾与斗争，而讼事起矣。其何以讼？《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这是说农业的开发产生了私有财产，于是乃有抢劫，乃有争讼。这种劫掠和争讼，出现在氏族部落联盟的各氏族和部落之间，而讼之于其联盟的共主。自然也可来于联盟外的部落。各氏族部落在相互掠夺战争中抓到的俘虏，就成为奴隶。氏族部落联盟是一种政治组织，是国家的雏形。这就决定了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必然产生的是一种种族奴隶制。恩格斯说：“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负担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战俘被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84页）

《卦辞》记述争讼产生于抢劫被阻止，被抢劫的一方提出诉讼。

《爻辞》记述进行抢劫的败诉的部落头人在回到本部落时，

奴隶逃亡了三百户。这说明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13页）

䷧ 坎下乾上

讼^[1]，有孚窒^[2]，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3]。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4]，终吉。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5]三百户，无眚^[6]。

六三 食旧德^[7]，贞厉，终吉，或从王事^[8]，无成。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9]，安贞吉。

九五 讼元吉。

上九 或锡鞶带^[10]，终朝三褫之^[11]。

注释：

[1] 讼：争讼。

[2] 有孚窒：承上《需》卦，可知是抢劫谷物。“有”通“为”。《国语·晋语》：“其有吉孰大焉。”这里引伸为由，因也。“孚”，俘本字。《文源》：“‘孚’即俘之古文，象爪持子。”《说文》：“俘，军所获也。”《小孟鼎》：“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口匹，孚车十辆，孚牛三百

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是孚为俘也。这里引伸为抢劫。“窒”，滞塞也，言被发现被阻止。

[3] 不利涉大川：“利涉大川”，取象小心谨慎，“不利涉大川”，是它的否定，言不小心也。

[4] 小有言：“言”，说也，这里指责备，批评。则是言受到了一点小批评也。

[5] 邑人：采邑中的奴隶。

[6] 眚(sheng 省)：灾祸。

[7] 食旧德：吃旧存的食物。

[8] 王事：大事。“王”训大。

[9] 复，即命渝：“即”，就也。“命渝”，即“渝命”，改换的任命。言回去，就改换的任命也。

[10] 或锡之鞶带：“或”，指胜诉者。“锡”通赐。“鞶带”，革带。看来古代争讼以赏赐革带表示胜诉。

[11] 终朝三褫之：这说明争讼过程，争辩激烈，作过三次改判。“终朝”，到讼事终结，“朝”训时。“褫”(chi 耻)，夺也。

译文：

䷁ 坎下乾上

争讼，因抢劫被阻止，被抢劫的一方提出诉讼。保持警惕好，但终于出了事，要去见“大人”，这是不小心的结果。

初六 讼事时间不长，遭到一点小批评，总算还好。

九二 争讼失败，回到本邑，奴隶逃亡了三百户。未造成灾祸。

六三 食旧存的食物，举事严厉，总算还好。如果做大事，一定无成就。

九四 争讼失败，回去就改换的任命，事情总算安全吉利。

九五 另一方的争讼大胜利。

上九 胜诉的被赐给“革带”，到终结，三赐三夺。

师 卦七

本篇卦象内坎外坤。坎，水也；坤，地也。《象》曰：“地中有水。”而坎水为众，是大地之内有众也。《序卦》传说：“师者，众也。”故名之曰：“师。”这表明在氏族部落联盟中，氏族部落之间还是互相掠夺的。在互相掠夺争讼的基础上，乃进一步发展为战争。

《卦辞》、《爻辞》记述有“大君”、有“丈人”，还有不能“开国承家”的“小人”，这就是奴隶。人类从此进入阶级社会。恩格斯说：“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88页）战争频仍，有了初步的经验，军队要建立严格的组织，设置统帅，任用经验丰富的人，行动要有纪律，统帅要多奖赏军人，“以奇用兵”，借口田猎进行突然袭击。战争结束，大功“开国”，小功“承家”，奴隶就不用管。这是古代奴隶社会及其政治结构的基本面貌。

䷆ 坎下坤上

师 [1] 贞 [2]，丈人 [3] 吉，无咎。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4]。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5]。

六三 师或舆尸 [6]，凶。

六四 师左次 [7]，无咎。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 [8]，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 [9]，贞凶。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10]。

注释：

[1] 师：师旅、军队。

[2] 贞：“贞”，正也。指军队组织的严密，军容纪律的严肃，正正堂堂也。

[3] 丈人：“丈”，古文作手持丈形，持丈指挥是“丈”的本义。则“丈人”当指统帅。

[4] 师出以律，否臧，凶：《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释此爻曰：“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所以凶也。”这是说下级服从成命叫做“臧”，抗拒叫做“否”，有纪律如指挥自己一样，所以叫做“律”。纪律不善，纪律就失掉作用，所以要失败。这对于现代军队也是仍然适用的。

[5] 王三锡命：“王”指军中的将帅。“三”，泛言多也。“锡”，通赐。《释文》：“锡，郑本作赐。”“命”，奖赏。这是言将帅多给奖赏也。

[6] 师或舆尸：“舆”，车也，用车运送之意。“尸”，指死亡人员。则是指军队用车运送死亡人员。

[7] 师左次：“左”，偏，邪，不正常，言其“奇”也。“次”，按次序排比，编列。《吕氏春秋·季冬》：“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高诱注：“太史乃次其列位。”这里引伸为列。“师左次”，即老子“以奇用兵”（《老子道德经》五十七章）之意。

[8] 田有禽，利执言：“田”，田猎；“利执言”，利用作为借口。此指借

口田猎进行突然袭击。

- [9] 长子帅师，弟子舆尸：“长子”、“弟子”，《正义》引庄氏云：“长子谓九二，德长于人；弟子谓六三，德劣于物。”“德长于人”指经验丰富；“德劣于物”，指缺少经验。卜辞中有“德”字，作“𠄎”，也有“得”字。《释名·释言语》说：“德，得也，得事宜也。”则“德”是处事得宜之意，即经验。此言要任用经验丰富的人统帅军队，任用缺少经验的人要死人。
- [10]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程颐说：“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承，受也。”《正义》：“大君，谓天子也，言天子爵命，此上六，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为卿大夫。”“开国承家，宜用君子，勿用小人。”“小人”即奴隶身份的人。

译文：

䷆ 坎下坤上

军队正正堂堂，有统帅，顺利而无失误。

初六 行军按纪律，纪律不好要打败仗。

九二 在军队服役好而无过失，将帅要多给奖赏。

六三 军队用车运送死亡人员，那是打了败仗。

六四 军队以“奇”列阵，那没有错。

六五 借口田猎进行突然袭击，那不错。任用有经验的人统帅部队，任用缺少经验的人要死人，对战争是危险的。

上六 天子有命，大功受国作诸侯，小功受邑作卿大夫，“小人”不任命。

比 卦八

本篇卦象坤下坎上。坤为地，坎为水。《象》曰：“地上有

水。”而坎水为众，是取喻地上有民众，“王”分封诸侯，分区统治之，故命之曰：“比。”比并，统一也。

《卦辞》记述在师旅征伐的基础上，使用政治手段，威胁边远部落归服，即把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使之成为下属侯国，称臣纳贡。故《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也。这表明是从部落联盟过渡到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

恩格斯说：“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94页）

《爻辞》记述凡有作物出土的地域都统一起来，要求进献的信物充满盈器。统一从内部做起，外部的人也要使之统一。天子田猎，显示统一的威力。统一而无实力，那就只有分裂和混乱。

统一从内部做起，说明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从此，国家正式地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

䷇ 坤下坎上

比^[1]吉，原筮元^[2]，永贞^[3]，无咎。不宁方来^[4]，后夫凶^[5]。

初六 有孚比之^[6]，无咎。有孚盈缶^[7]，终来有它^[8]，吉。

六二 比之自内 [9]，贞吉。

六三 比之匪人。

六四 外比之 [10]，贞吉。

九五 显比 [11]，王用三驱，失前禽 [12]，邑人不诫 [13]，吉。

上六 比之无首 [14]，凶。

注释：

[1] 比：有比并，统一，建国之义。《象》曰：“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也，这是将分散的氏族或氏族部落联盟，使之臣服，于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就正式登上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

[2] 原筮元：《广雅·释言》：“原，再也。”《史记·高祖本纪》：“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裴骃集解：“谓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再立，故谓之原庙。”唐修谦《长陵》诗：“丰上旧居无故里，沛中原庙对荒丘。”“元”，善也。《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杜预注：“元，善也。”则是言再筮善也。

[3] 永贞：“贞”，正也。言永居于“正”位也。

[4] 不宁方来：“不宁方”，亦称“不宁侯”，《周礼·考工记》：“毋或者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或作“不廷方”。《毛公鼎》：“衞襄（率怀）不廷方。”《诗·韩奕》：“斡不庭方。”“不廷（庭）方”，即“不宁方”。即不愿臣服的那些氏族或地方。氏族以酋长为代表，故又称“不宁侯”。

[5] 后夫凶：《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是其义。迟迟不来归服，要受惩罚。“夫”，语助。

[6] 有孚比之：“有孚”即《需》卦“有孚”。耕种而有作物出土之地域

也。此言凡有作物出土的地域都统一起来也。

- [7] 有孚盈缶：“孚”，信也。“有孚”，进献的信物，表示臣服的信物。
“缶”，陶制器皿。《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此言进献的信物充满盈器也。
- [8] 终来有它：“有它”，有它志也，即不愿臣服。《礼记·檀弓》：“或敢有它志，以辱君义。”此言终于使有它志者前来归服也。
- [9] 比之自内：“比”，亲比，实际上是称臣表示服从。“自内”言从内部做起也。
- [10] 外比之：承上“比之自内”，可知“匪人”，指非内部的人言之。外部的人也要使之臣服。
- [11] 显比：“比”，承上内外民族的臣服，这就是统一国家。则是显示建国的威力。
- [12] 王用三驱，失前禽：天子出猎，从左、右、后三面把野兽驱赶到中央，留下前面一路让野兽逃跑。所以练兵习武，显示天子的实力。
- [13] 邑人不诫：“诫”，借为骇。俞樾《群经评议》引《周礼·大司马》“鼓皆骇”，《释文》“骇，本作骇。”又《大仆》“始崩戒鼓”，郑注：“故书戒作骇。”《说文》：“骇，惊也。”《周易通义》：“戒，亥古音通。”言邑中的百姓不惊骇也。
- [14] 比之无首，凶：“首”，首领。《太平广记》卷一三九引《广古今五行记》：“隋开皇初，有〔突厥〕首领数十骑，逐一兔至山。”这里承上“显比，王用三驱”，是说的没有实力的天子，各氏族必不臣服，就只有分裂和混战，故曰：“凶。”

译文：

䷁ 坤下坎上

建万国，吉。再筮善。永居正位，这不错。不愿臣服的氏族前来归服，迟迟不来的要声讨致罪。

初六 凡有作物出土的地域都统一起来，这不错。进献的

信物充满盈器，终于使有它志者前来归服，“吉”。

六二 统一从内部做起，建国之举事才吉利。

六三 统一不限于内部的人。

六四 外部的人也要使之统一，建国之事才吉利。

九五 显示建国的威力，天子田猎，从左、右、后三面把野兽驱赶到中央，留下前面一路让野兽逃跑。邑中的百姓不惊骇，“吉”。

上六 建国而无有实力的天子，那就只有分裂和混战了。

小畜 卦九

本篇卦象，乾下巽上。乾，天也；巽，风也。《象》曰：“风行天上。”这说明“山雨欲来”，天气在变化，正是进行小田猎的好时机。

《卦辞》、《爻辞》记述农业公社的农户，利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天气变化之机进行的一次小田猎。从原路把猎物用车子拉回来；车轮脱了辐条，夫妻吵了嘴，说明此时男女还是平等的。从猎获的野禽孵出家禽；把猎物分送给邻人；雨过天晴后还得去栽种，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从这里看出，农活主要是由妇女干的，还帮助丈夫打猎。男人只从事狩猎，表现专偶婚制后个体农户的生活，一派和平的景象。

䷈ 乾下巽上

小畜^[1] 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2]。

初九 复自道^[3]，何其咎^[4]？吉。

九二 牵复 [5]，吉。

九三 舆说辐 [6]，夫妻反目。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 [7]，无咎。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8]。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 [9]，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10]。

注释：

[1] 小畜：《说文》：“畜，田畜也。”从事一次小的田猎。得以畜养也。

[2]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言从事小田猎，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正是好时机也。

[3] 复自道：《杂卦》传说：“复，反也。”《说文》：“复，往来也。”往而重来为复。《说文》：“复，行故道也。”则是言从原路返回也。

[4] 何其咎，吉：“何其咎”，即何咎。“其”，语助辞。此言有什么问题呢？一定吉利。

[5] 牵复：下承：“舆说辐”，可知是用车子拉也。言把猎物用车子拉回去也。

[6] 舆说辐：“舆”，车也。“说”，《韵会》：“说亦作脱，与脱通。”《礼檀弓》：“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使子贡说骖而赙之。”“辐”，车轮上连结车辆和车毂的木条。言车轮脱了辐条也。

[7] 有孚，血出惕出：“孚”，通孵。猎获的野禽孵出小禽也。言野禽孵出小禽脱去血污警惕地爬出来。

[8]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孚”，俘也，指猎获物。“挛如”，捆得紧紧的。“挛”，系也；“如”，语助辞。“富”，财富，亦即猎获禽兽。“以”，同与。把猎物捆起来，分送给邻人。

[9] 既雨既处，尚德载：“处”，止。《诗·江有汜》：“其后也处。”《鳧鷖篇》：“公尸来燕来处。”《毛传》并曰：“处，止也。”“德”，闻一多、

高亨都据《音训》引“晁错曰：《子夏传》作得，京虞翻同。”《周易》“德”字，多作“得”。《周易集解》亦作得字。“载”，《诗·载芟》：“俶载南亩。”《笺》曰：“俶载当为炽菑。”《说文》：“才耕田也。”《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郭璞注：“今江东呼初耕地反草为菑。”此言雨过天晴，还得去施耕除草。

[10] 月几望，君子征，凶：“几”，近也。“望”，《释名》：“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在望也。”《左传》桓公三年《疏》：“月体无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为弦，全照乃成望。”“君子”，这里指丈夫。“征”，《尔雅·释言》：“征，行也。”言外出打猎。“凶”，指未打到猎物。此言月近十五、六日，丈夫出去打猎，扑了空。

译文：

䷀ 乾下巽上

从事一次小田猎，好。“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正是好时机。

初九 从原路返回，有什么问题呢？一定顺利。

九二 把猎物用车子拉回去，好。

九三 车轮脱了辐条，夫妻吵了嘴。

六四 野禽孵出小禽，脱去血污，警惕地爬出来，没有出事。

九五 把猎物捆起来，分送给邻人。

上九 雨停以后，还得去施耕除草，妇人干事真厉害。月近十五、六日，丈夫出去打猎，扑了空。

履 卦十

本篇卦象兑下乾上。兑为泽，乾为天。《象》曰：“上天下

泽。”这是象征人的践履，只要“考祥其旋”，思考周详而反复，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卦辞》说：“踩了虎尾，不被老虎咬到”，充分表现了这种气魄。

然而这不是盲目的、轻索的、“不知常”的“妄作”（《老子道德经》十六章）。《爻辞》说：“行有素定，去做，不会有失。”亦“凡事预则立”（《中庸》）之义也。认为践履的道路宽广，用心深远的人，举事吉利。践履要讲条件，不能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眼睛不好能看，脚跛了能走，勉强地去看去走，踩了虎尾，就会被老虎吃掉。只知勇武的人去做“大君”，也是如此。踩虎尾，谨慎将事，终吉。行为鲁莽，事情会办坏的。行为审慎，考虑周详，反复，“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一定大吉利。

这里表现了古人对于个人践履的可贵的认识，表现了一种敢于践履而又谨慎将事的辩证法思想。

䷧ 兑下乾上

履^[1] 虎尾，不咥人^[2]，亨。

初九 素履^[3]，往，无咎。

九二 履道坦坦^[4]，幽人^[5]，贞吉。

六三 眇能视^[6]，跛能履^[7]，履虎尾，咥人，凶。
武人为于大君^[8]。

九四 履虎尾，愬愬^[9]，终吉。

九五 夬履^[10]，贞厉。

上九 视履^[11]，考祥其旋^[12]，元吉。

注释：

- [1] 履：践履。有实践、行为之义。《说文》：“履，足所依也。”《尔雅·释言》：“履，礼也。”注：“礼，可以履行也。”“又践也。”
- [2] 履虎尾，不咥人：踩了虎尾，不被老虎咬到。取象践履的风险和胆魄，所谓“上天下泽”也。而古确有“暴虎”之人焉。《诗·郑风·大叔于田》：“褫裼暴虎，献于公所。”《传》：“褫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孟子》：“晋人有冯妇者搏虎。”《淮南·缪称》：“中行缪伯手搏虎。”大叔、冯妇、缪伯是实例。朱起凤《辞通》按“暴”字，古亦读搏，表暴双声，书传通用。“咥”（die 迭）：咬。
- [3] 素履：有预定的行为。《楚语》：“夫谋必素。”注：“素犹豫也。”“豫”通预。《中庸》：“凡事预则立。”朱注：“预素定也。”则“素履”，是素定之践履也。
- [4] 履道坦坦：践履的道路宽广。“坦”，《说文》：“宽也平也。”
- [5] 幽人贞吉：“幽”，《说文》：“隐也。”《尔雅·释诂》：“微也”疏：“幽，深微也。”《玉篇》：“幽，深远也。”“幽人”，言心思深远之人也。“贞”，举事，指践履之举事也。此言心思深远的人，践履之事吉利。
- [6] 眇能视：“眇”，《说文》：“一目小也。”《释名》：“目匡陷急曰眇，眇，小也。”《正韵》：“偏盲也。”指眼睛不好能看也。
- [7] 跛能履：“跛”，《说文》：“行不正也。”《篇海》：“足偏废。”《周易集解》：“能”字，并作“而”，眇而视跛而履，无其能而为其事也。
- [8] 武人为于大君：承上“眇能视，跛能履”言之，可知喻其力不能胜任也。指只知勇武的人勉强地去做国君，亦如是也。
- [9] 愬愬：《韵会》：“惊惧谓之愬。”惊惧，亦“临事而惧”（《论语·述而》）之义。引申为小心谨慎之意。
- [10] 夬履：《周易通义》：“夬，是快的本字。从夬的字如夬、趺、赅等，都有快速的意思。”（第24页）“夬”与“愬”正相对待。指急躁的行动。

[11] 视履：“视”，《说文》：“瞻也。”《博雅》：“明也。”《释名》：“视是也，察是非也。”引申为审察，指行为审慎。

[12] 考祥其旋：“考”，思考。“祥”，通详，意为周详。“其”，犹而。“旋”，反复。言思考周详而反复也。

译文：

䷊ 兑下乾上

踩了虎尾，不被老虎咬到，吉利。

初九 行有预定，去做，不会有失。

九二 践履的道路宽广，用心深远的人，践履吉利。

六三 眼睛不好勉强地去看，脚偏跛勉强地去走。踩了虎尾会被老虎吃掉，那是危险的。只知勇武的人勉强地去做国君，也是如此。

九四 踩虎尾，谨慎从事，终于吉利。

九五 急躁鲁莽的行为，事情会办坏。

上九 审慎行事，思考周详而反复，大吉。

泰 卦十一

本篇从《履》引入《泰》的概念。卦象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是天下地上。故《象》曰：“天地交。”天地交，则万物通，是以名之曰：“泰。”“履”是践履，“泰”表示践履的顺利，成功，事情办好。故《序卦》传说：“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卦辞》认为“泰”不是绝对的，事情总是有得有失，所失小，所得大，就是“泰”。

《爻辞》进一步阐述关于“泰”的义蕴：求“泰”，必须有经验，具备一定的知识，如拔茜草一样，懂得其种类，乃不会错。把匏瓜挖空绑在身上渡河，不致沉没，也是如此。

“否”和“泰”是可以转化的。晋国“先蔑奔秦”（《左传》文公七年）是“否”；“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同上），就是“泰”了。

因此，从自然人事变化来看，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无不如此，无一例外。

天旱为“否”；有备用的粮食就转为“泰”了。邻人无储备是“否”；得到馈赠就转为“泰”。帝乙嫁妹给文王，两国得到和亲是“泰”；城墙被敌人攻破，士卒溃不成军是“否”。等等，等等。

䷊ 乾下坤上

泰 [1]，小往大来 [2]，吉亨。

初九 拔茅茹 [3]，以其彙 [4]，征 [5]，吉。

九二 包荒 [6]，用冯河 [7]，不遐遗 [8]。朋亡，得尚于中行 [9]。

九三 无平不陂 [10]，无往不复。艰贞 [11] 无咎，勿恤其孚 [12]，于食有福 [13]。

六四 翩翩不富 [14]，以其邻 [15]，不戒以孚 [16]。

六五 帝乙归妹 [17]，以祉 [18] 元吉。

上六 城复于隍 [19]，勿用师 [20]，自邑告命 [21]，贞吝 [22]。

注释：

- [1] 泰：安也，通也，得也。相当于现代哲学概念“肯定”之义。《序卦》传说：“履而泰，然后安，……泰者通也。”《卦辞》释为“小往大来”，是有得义。
- [2] 小往大来：“往”，去者，失者。“来”，来者，得者。指所失小而所得大。
- [3] 茅茹：《类篇》：“茅蒐，蒨草。”《诗·郑风》：“茹藿在陂。”传：“茅蒐也。”《尔雅·释草》：“茹藿”，注：“今蒨草也。”是“茅”、“茹”，一物异名，就是茅蒐、蒨草。这里合称“茅茹”。“蒨”，同茜。
- [4] 彙(huì 汇)：郑玄注：“彙，类也。”指种类。
- [5] 征：正也。
- [6] 包荒：“包”，借为匏。通瓠。“荒”，训空。《释文》：“荒，郑读为康，云：‘虚也’。”即把匏瓜挖空。
- [7] 冯河：“冯”，本字为泚，声通。《说文》：“泚，无舟渡河也，从水，朋声。”《玉篇》：“徒涉曰泚。”
- [8] 不遐遗：“不遐”，不致于。《诗·抑》：“不遐有愆。”“遗”，《广雅·释诂》：“坠也。”指不致沉没。
- [9] 朋亡，得尚于中行：“中行”，据郭沫若考证，是春秋晋国的荀林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乃有中行之称。《左传》宣公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朋亡，得尚于中行”，是举的《左传》文公七年，“先蔑奔秦”，“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的故事。
- [10] 无平不陂：“陂”，斜坡。指平地必成斜坡。
- [11] 艰贞：“艰”，从莫，旱字异文。《说文》作曠。田晒干为曠。“艰贞”，言对待旱灾也。
- [12] 勿恤其孚：“恤”，《说文》：“忧也。”引申为吝惜。“孚”，俘本字，指

所得，所获取之物。可以是种植、狩猎、掠夺得来的各种食物储备。
指不吝惜所得也。

[13] 于食有福：“福”，《说文》：“备也。”言于粮食有储备也。

[14] 翩翩不富：慷慨不自独富也。“翩翩”，《释文》：“轻举貌。”引申为慷慨之意。

[15] 以其邻：“以”，犹与。即分与邻人。

[16] 有戒以孚：“戒”，《广韵》：“备也。”《易·萃·象》：“戒不虞。”注：“备不虞也。”指不把所得作为储备。

[17] 帝乙归妹：“帝乙”，殷王。《左传》哀公九年：“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启为纣兄，可知为纣父。“归”，嫁也。“妹”，王注：“妹者，小女之称也。”据《诗·大雅·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俾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则可能是殷王帝乙把小女嫁给文王。

[18] 以祉：则是指此实行和亲。“祉”，《说文》：“福也。”这里指和亲。

[19] 城复于隍：“复”，通覆，倾倒。“隍”，护城的濠沟。《周易集解》引虞翻说：“隍下沟，无水称隍，有水称池。”从下文“勿用师，有邑告命”来看，可知是被敌人攻破。

[20] 勿用师：士卒溃不成军。言师溃已不可复用也。

[21] 自邑告命：“告”，发布。“命”，命令，军令。指从邑中发布军令。

[22] 贞吝：“贞”，防御之举事也。“吝”，穷也，失败。

译文：

䷊ 乾下坤上

“泰”所失小而所得大，吉利亨通。

初九 拔茜草，按其种类，一定对，“吉”。

九二 把匏瓜挖空，绑在身上渡河，不致沉没。先蔑作为朋友，逃亡秦国，得助于中行桓子。

九三 平地必成斜坡，有往一定有复。旱灾，不要紧，不吝恤所得，于粮食有储备。

六四 慷慨而不独富，把所得分与邻人，而不作储备。

六五 帝乙把小女嫁给文王，以此实行和亲，大吉。

上六 城墙被敌人攻破，倾倒在濠沟中，士卒溃不成军，即使自邑中发布军令，防御失败。

否 卦十二

本篇论述“否”是“泰”的反命题。《杂卦》传说：“否、泰，反其类也。”是也。

卦象坤下乾上。坤，地也；乾，天也。是天上地下。天上地下，《象》曰：“天地不交。”天地不交，则万物不遂其生，乃自然之闭塞，是以名之曰：“否。”“否”者，闭塞也。

“泰”不是绝对的，是所失小而所得大。那么，所失大而所得小就是“否”。《卦辞》认为闭塞不当其人，是“否”。

避免“否”，也必须有经验，具备一定的知识。如不知茜草的种类，就找不到。

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可以是“泰”，也可以是“否”。如以茅苇包肉，于“小人”说明生活好转，是“泰”；而于“大人”表示没落，是“否”。“大君”有奖赏，于获得者是“泰”，失者就是“否”。

“否”代表衰败，要“休否”，注意克服。否则，如“系于苞桑”，不得其所，措置不当，就是极其危险的。“否”，是要倾覆的。

但“否极泰来”，“先否后喜”，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泰中存在着否，否中存在着泰，依一定条件互相转化，人是可以认识的。

䷋ 坤下乾上

否^[1]之匪人^[2]，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3]，贞吉，亨。

六二 包承^[4]，小人吉，大人否亨^[5]。

六三 包羞^[6]。

九四 有命^[7]，无咎，畴离祉^[8]？

九五 休否^[9]，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0]。

上九 倾否^[11]，先否后喜^[12]。

注释：

[1] 否：“泰”的反命题，意为闭塞，隔绝，相当于现代哲学概念“否定”之义。《杂卦传》说：“否，泰，反其类也。”《说文》：“否，不也。”《释文》：“否，闭也。”《广雅》：“否，隔也。”王肃注：“否，塞也。”崔注：“否，不通也。”

[2] 否之匪人：闭塞不当其人。高亨说：“使不肖者闭而不通，是否其所当否也。使贤者闭而不通，是否其所不当否也。否其所不当否，是谓‘否之匪人’。否之匪人，则贤者斥，国政乱，君位危矣。”（《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版第196页）

[3] 拔茅茹，以其彙：与《泰·初九》辞同而义异。意谓拔茜草要按其种类，否则就找不到。没有经验，不具备一定的知识，是“否”表现。

[4] 包承：《广雅·释诂》：“包，裹也。”《诗·野有死麋》：“白茅包之。”

《礼记·曲礼上》：“凡以弓剑苞苴簞笥问人者。”郑注：“苞苴，裹鱼肉者也，或以苇，或以茅。”“承”借为膾，肉也。即以茅苇包肉。

[5] 大人否亨：于“大人”表示没落。

[6] 包羞：“羞”，馐，本字。《说文》：“羞，进献也，从羊。”专指熟肉。《方言》十二：“羞，熟也。”《广雅·释詁》：“羞，熟也。”“苞羞”与上交同义。省“小人吉，大人否亨”，避免重复。小人感到是美味，大人们吃腻了却感到不好，表示“泰”、“否”因条件不同而异。

[7] 有命：即“大君有命”，指奖赏之令。

[8] 畴离祉：“畴”，谁。“离”，通罗，受到，得到。“祉”，福。言谁得福也？

[9] 休否：“休”，休止，克服。“否”，即《卦辞》：“否之匪人”之义。指克服闭塞不当其人的事。

[10]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如系于丛桑上一样，不得其所，是极其危险的。“苞桑”，“苞”，丛生也。则为丛桑。“系于苞桑”，所以取象不得其所。《诗·鸛羽》：“肃肃鸛行，集于苞桑。”是也。

[11] 倾否：倾覆于“否”。“倾”，侯果云：“犹覆也。”

[12] 先否后喜：否极泰来。亦坏事变成好事之义。

译文：

䷋ 坤下乾上

闭塞不当其人，不利于君子之举事，所失大而所得小。

初六 拔茜草按其种类，事吉，顺利。

六二 以茅苇包肉，于“小人”吉利，于“大人”表示没落。

六三 以茅苇包美味，也是如此。

九四 有奖赏，不错，谁得福呢？

九五 克服闭塞不当其人的事，于“大人”吉利。否则，如

系于丛桑，不得其所，是极其危险的。

上九 倾覆于“否”，“否”极“泰”来。

同人 卦十三

本篇卦象离下乾上。乾为天，离为火。《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卦辞、爻辞言战争。可知是说的要注意天气与烽火，把师众聚合起来，“君子”以其本部落的“类族”辨明敌军的动向而进行战争。“类族”，当指属于战卒之类的族人，盖古代均为民族战争也。“物”，指敌军的动向。老子在论证战争的无为原理时说：“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老子道德经》二十九章）认为敌军的动向有的前行，有的后随；乃可轻嘘引之，乃可重风吹之。有的势强，有的势弱：乃可挫败，乃可歼灭。正是把“物”视为敌军的动向的。

《卦辞》、《爻辞》记述军事。写了战前的准备，在郊外聚众，在王门检阅，在宗庙受命。进攻中设有埋伏，即使进据了制高点，不是时机，也不轻易进攻。先头部队登城呼号激战，决不后退，终于得到主力部队赶来，战胜了对抗的敌人。最后凯旋班师回到邑外，战争取得全胜，无所后悔。体现了一个战役的全过程和作者对于军事的认识。

䷌ 离下乾上

同人^[1]于野^[2]，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初九 同人于门^[3]，无咎。

六二 同人于宗 [4]，吝 [5]。

九三 伏戎于莽 [6]，升其高陵 [7]，三岁不兴 [8]。

九四 乘其墉 [9]，弗克攻，吉 [10]。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11]，大师克相遇 [12]。

上九 同人于郊 [13]，无悔。

注释：

[1] 同人：《诗·七月》：“二之日其同，载缁武功。”郑策：“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均出田也。”《说文》：“同，会合也。”是“同”有会合义；人，众也；“同人”，犹言聚众耳。

[2] 野：《说文》：“郊外。”《诗·鲁颂》：“駉駉牡马，在坰之野。”《传》：“邑外为郊，郊外为野。”

[3] 同人于门：《周礼·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聚众于王门，这是战前的检阅。

[4] 同人于宗：《左传》庄公八年：“治民于庙，礼也。”聚众于宗庙，这是战前出发受命于祖先也。“宗”，宗庙。

[5] 吝：“吝”，穷。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道德经》三十一章）穷，出于不得已也。

[6] 伏戎于莽：“戎”，《说文》：“兵也。”“莽”，丛莽，密林也。把兵卒埋伏在密林中。

[7] 升其高陵：“高陵”，高地，制高点。言进据制高点。

[8] 三岁不兴：“三岁”，泛言时间之长，表明不是时机，决不出动也。“不兴”，不出动，即不发起进攻。

[9] 乘其墉：“乘”，登也。“墉（yong 雍），城墙。”《说文》：“墉，城垣也。”即登上敌国的城墙。

[10] 弗克攻，吉：虽未能攻进去，还是好的。从下文来看，是登城激战，决不后退，争取了主力部队赶上的时间，故曰：“吉。”

[11]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当是打头阵的聚众，即先头部队。“号咷”，《释文》：“啼呼也。”即呼号。言先头部队开初呼号激战而最后高兴地笑了。

[12] 大师克相遇：“大师”，主力部队。“克”，战胜。“相遇”，相对抗的敌人，非一般遭遇之敌也。此言主力部队赶来战胜了对抗的敌人。

[13] 同人于郊：“同人”，是凯旋班师的聚众。指凯旋班师回到邑外。

译文：

䷌ 离下乾上

聚众于郊外，好，要小心谨慎，这对于“君子”用兵之举事有利。

初九 聚众于王门，这不错。

六二 聚众于宗庙，出于不得已。

九三 把兵卒埋伏在密林中，进据了敌国的制高点，长时间不进攻。

九四 登上敌国的城墙。虽未能攻进去，还是好的。

九五 先头部队开初呼号激战而最后高兴地笑了。主力部队赶来战胜了对抗的敌人。

上九 凯旋班师回到邑外，无所后悔。

大有 卦十四

本篇卦象乾下离上。乾为天，离为火。《象》曰：“火在天上。”“火”，星名，夏历六月现于南方，七月偏西下行。《诗·豳风·七月》谓之“七月流火。”正是“享葵及菽”，“食瓜”的秋收季节。《卦辞》说：“大丰收，大亨通”也。

《爻辞》记述农业丰收的艰难。要处理好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不能互相侵害，要抗旱求雨，防止抢劫。丰收后，天子大排筵席，宴请群臣，但劳动的“小人”没有份儿。劳动果实是归天子一人所有的。这表明正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有化奴隶制社会的一幅图画。

䷀ 乾下离上

大有 [1]，元亨。

初九 无交害 [2]，匪咎 [3]，艰 [4] 则无咎。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5]。

九四 匪 [6] 其彭 [7]，无咎。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 [8]，吉。

上九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注释：

[1] 大有：《周易通义》：“有，从手持月形。月是刺田工具，耒耜之类。又同于耜：甲骨文，金文字耜象人手持耒而脚踏耒下端形。《淮南子·主术训》、《盐铁论·耒耜篇》都说人耨耒而耕。由于有是持耒耕植，故古人说农业丰收为‘有’，为‘有年’。《诗·有骐》：‘岁其有。’毛传：‘丰年也。’《甫田》：‘自古有年。’‘大有’即‘大有年’，亦即大丰收。《谷梁传》谓‘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第31页）

[2] 无交害：《周易通义》：“想取得农业丰收，就不要互相侵害。如天旱不截上流水，水涝不以邻为壑，更不要抢人粮食等。如果做到这一点。丰收是不成问题。”（第31页）

[3] 匪咎：不成问题。承上“大有”，可知指“丰收”而言。

[4] 艰，即旱。参见《泰·九三爻》注 [12]。

[5] 弗克：指不能受用丰收的享宴。

[6] 匪：借为睇。《广雅·释诂》：“非，弗声通，睇，曝也。”

[7] 彭：虞翻本作“炷”，彭为炷的借字，炷，跛足男巫。《周易通义》：“古时天旱往往把巫炷放在烈日下晒，甚至用火烧，叫他求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炷。’早在卜辞里有记载，直到汉代董仲舒还讲这一套。《春秋繁露·求雨篇》：‘春旱求雨，暴巫聚炷。’匪其彭，即曝巫求雨。”（第32页）

[8] 厥孚交如威如：“厥”，其。“孚”，借为俘。来抢粮的给抓住了，当了俘虏。“交如”绑得紧紧的样子，交同绞，捆绑也。“威如”，气势汹汹的样子。指那来抢粮的给抓住了。被绑得紧紧的，但还是气势汹汹不屈服。

译文：

䷀ 乾下离上

大丰收，大亨通。

初九 不互相侵害，丰收不成问题，就算天旱，也可以无事。

九二 把农产品用大车拉回来，跑了好几趟，没有出事。

九三 丰收后，群臣在天子那里享宴，“小人”没有份儿。

九四 天旱曝巫求雨，那不要责怪。

六五 那来抢粮的给抓住了，被绑得紧紧的，但还是气势汹汹不屈服，吉利。

上九 这丰收来自上天的保佑，吉，无不顺利。

谦 卦十五

本篇卦象内卦为艮，外卦为坤。艮，山也；坤，地也。《象》曰：“地中有山。”山高而地卑，地中有山，是内高而外卑。象征学博而不自是，才高而不自盈，功成而不自伐，位尊而不自矜，名成而不自彰也。是所以内高而外卑也。

《卦辞》论述谦虚的重要性。认为具有谦虚的美德所在皆通。“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说苑·敬慎篇》）这样的人是必有成就的。

《爻辞》指出最谦虚的人，总是小心谨慎的。“豫焉若冬涉川”（《老子道德经》十五章），“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缙》）也。

谦虚是认识的思想基础。必须发于内而著于外，以谦虚为自得，叫做“鸣谦”。而不是矫揉造作，故作姿态。

办事谦虚，必有成就。

指挥谦虚，无不顺利。

所得不独富，分与邻人，可用于侵略征伐。

因此，谦虚自得的人，可用兵征服敌国，老子曰：“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道德经》六十七章）也。

䷎ 艮下坤上

谦，亨 [1]，君子有终 [2]。

初六 谦谦君子 [3]，用涉大川 [4]，吉。

六二 鸣谦 [5]，贞吉。

九三 劳谦 [6]，君子有终，吉。

六四 无不利，撝谦 [7]。

六五 不富，以其邻 [8]，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9]。

注释：

- [1] 谦，亨：“谦”，《说文》：“敬也。”《玉篇》：“让也。”《增韵》：“致恭也，不自满也。”《释文》：“卑退为义，屈己下物也。”故《正义》曰：“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所在皆通。”
- [2] 君子有终：“君子”，指具有谦德的人。“有终”，有好结果，有成就。
- [3] 谦谦君子：“谦谦”，谦而又谦，极言其谦虚也。
- [4] 用涉大川：遇事如渡大河，总是小心谨慎的。参见《需·卦辞》注[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自矜善射，多死于矢。自矜善战，多死于兵；自矜善涉，多死于水。若临大川而惕栗，操巨舟而戒慎，则无沈溺之患。”（第205页）
- [5] 鸣谦：“鸣”，自我抒发或表示，如自鸣得意是也。“鸣谦”，谓谦德发于内而著于外也。即抒发谦虚，以为自得。故《象》曰：“中心得也。”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至公以奉上，鸣谦以接下。”
- [6] 劳谦：事功曰劳。《系辞上》传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即取得事功而谦虚。
- [7] 撝谦：“撝”（hui 麾），通挥，指挥也。王弼注：指撝皆谦也。
- [8] 不富，以其邻：“不富”，指所得之物，如狩猎、种植、掠夺之物，不自独富也。“以”犹与也。即所得不独富，分与邻人。
- [9] 利用行师征邑国：“行师”，指行军，即用兵。“征邑国”，指征取敌国的城邑。“谦”，在老子也叫做“慈”。谦发于内而慈著于外也，老子曰：“夫慈，以战必胜，以守则固。”（《老子道德经》六十七章），“以战必胜”，就是“利用行师征邑国”。

译文：

䷁ 艮下坤上

具有谦虚的美德，所在皆通。这样的人是一定有成就的。

初六 最谦虚的人，遇事如渡大河，总是小心谨慎的，“吉”。

六二 谦虚自得，事情吉利。

九三 取得事功而谦虚，有这种美德的人必有好结果。

六四 无不顺利，指挥谦虚。

六五 所得不独富，分与邻人，可用于侵略征战，无不顺利。

上六 谦虚自得，可以用兵征服敌国。

豫 卦十六

本篇与《谦》卦相次为组。卦象坤下震上。坤为顺，震为动。《彖》曰：“顺以动。”顺以动者，即《坤·卦辞》：“后得主利”也。孔颖达疏：“凡有所为，若在物先，即迷惑”，是“失道”，“若在物之后，即得主利”，是“后顺得常”。言能顺应客观外界的规律以动，则必成功也。

《卦辞》、《爻辞》论述犹疑之失，预计之得。“谦”是认识的源泉，“豫”是根据于认识所设定的行动计划和目标。故《序卦》传说：“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焉。”

预计是建国封侯，行军作战所必不可少的。满足于犹疑，马马虎虎，就一定碰钉子。

走路不小心，掉在石缝中出不来，这是无预计出的事。然

而不到一天，想办法脱出来了。回过头来看，如果事先预计到这一点，就不会有此失。这就取得了经验。可见预计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对于预计，“其觉于于”（《庄子·应帝王》），认识迂缓，处于无知状态，就要后悔；行动迟钝，丧失时机，也是要后悔的。

由于有预计，就“大有得”，这就叫做“事预则立”（《中庸》）。不要怀疑“朋心合力”预计的好处。

举事出了毛病，总是有解救办法的。

冥思苦想进行预计，所办的事，是成功还是会有变故？“三思而后行”（《论语·公冶长》），这样是不会出问题的。

䷁ 坤下震上

豫 [1]，利建侯，行师。

初六 鸣豫 [2]，凶。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3]。

六三 盱豫 [4]，悔；迟，有悔。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5]。

六五 贞疾，恒不死 [6]。

上六 冥豫 [7]，成有渝 [8]？无咎。

注释：

[1] 豫：通预，预计。《玉篇》：“或作预。”《中庸》：“凡事预则立。”朱注：“素定也。”

[2] 鸣豫：“鸣”，自以为得，自以为满足也。“豫”，犹豫。犹豫，二兽名，性多疑。凡人临事，迟疑不决者，借以为喻。《史记·吕后纪》：

“计犹豫未有所决。”言满足于犹豫，犹疑也。

[3]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于石”，言夹在石缝中，当是不小心出的事。“贞吉”，举事吉利，指掉在石缝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此言走路不小心掉在石缝中出不来，不到一天，想办法脱出来了，事情得到解决。

[4] 盱豫：“盱”(xu 虚)：迂的借字，取义于“于”。《庄子·应帝王》：“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其觉醒迂缓也。司马彪注：“于于，无所知貌。”言对预计认识迂缓，处于无知状态。

[5] 勿疑朋盍簪：“朋”，群体。《山海经·北山经》：“群居而朋飞。”《后汉书·李固杜乔传赞》：“朋心合力。”“盍簪”，指朋友相聚。杜甫《杜位宅守岁》诗：“盍簪宣柝马。”王十朋《蓬莱阁赋》：“簪盍良朋。”“朋盍簪”，承上“由豫，大有得”，可知为群体相聚进行预计，言不要怀疑群体相聚进行的预计也。

[6] 贞疾恒不死：“贞疾”，言举事有疾也。“恒不死”，以其群体预计得到解救之法也。即言举事出了毛病，总是有解救办法。

[7] 冥豫：“冥”，冥想也，支遁《咏怀》诗：“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冥思苦想进行预计也。

[8] 成有渝：“成”，成功。“有”，或。“渝”，变故，引申为输，失败之意。是考虑成功还是有变故呢？

译文：

䷧ 坤下震上

预计，熟虑，利于建国封侯，行军作战。

初六 满足于犹疑，马马虎虎，一定碰钉子。

六二 走路不小心掉在石缝中出不来，不到一天，想办法脱出来了，事情得到解决。

六三 对于预计认识迂缓，处于无知状态要后悔；行动迟

纯，丧失时机，也是要后悔的。

九四 由于有预计，大有获得，不要怀疑群体相聚进行的预计。

六五 举事出了毛病，总是有解救办法的。

上六 冥思苦想进行预计，所办之事成功还是有变故呢？这样“三思而后行”，一定没有问题。

随 卦十七

本篇卦象，内卦为震，外卦为兑。震，动也；兑，说（悦）也。又泽也。而“说万物者莫说乎泽。”《彖》曰：“动而说。”这是取喻人的头脑在动，在思想，在进行预计，而能欣然容纳万物也。夫万物莫不有规矩，动而悦物，乃能尽随于万物之规矩也。是以名之曰：“随。”

《卦辞》论述预计要有客观根据，此其所以随之者也。故《序卦》传说：“豫必有随。”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原，是本原的会合统一，预计必须与之相随相适应。

《爻辞》进一步论述人的头脑，必须尽随于客观事物的变化，叫做“官有渝”。《系辞下传》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拘，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异，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就是讲的“随”的问题。

把人心或头脑，视作“官”或“君”，这是战国时人的思想。《心术上》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荀况说：“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周易》作者是把心看成“官”的。这

也不失为《周易》是战国时的著作的证据之一。

尽随于客观事物的变化，首先要认识客观事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就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在《豫·九四》爻辞叫做“朋盍簪”，这就是群体相聚进行预计的思想。群体的认识，不免有“小子”之见和“丈夫”之识。《周易》作者认为必须听从“丈夫”的真知灼见，求得真理，才有利于事情的处理。

有时听从真知灼见举事也不免要碰壁，那是因为“小子”不服要捣乱。作者认为“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王弼解释说：“志在济物，心有公诚，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这就提出了坚持真理和认识的标准的问题。

最后作者举出“文王拘”的史例来证明他的观点，文王是能够依靠群体的预计，听从“丈夫”的真知灼见的，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 震下兑上

随 [1]，元亨利贞，无咎。

初九 官 [2] 有渝 [3]，贞吉，出门交有功 [4]。

六二 系 [5] 小子 [6]，失丈夫 [7]。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 [8]，利居贞 [9]。

九四 随有获，贞凶 [10]。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11]？

九五 孚于嘉 [12] 吉。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13]。

注释：

[1] 随：跟随，相适应。《序卦传》说：“豫必有随。”这是说预计不是任

意的，必有其相随的客观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元亨利贞，无咎。”这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其本原，是本原的会合统一所形成的。这是事物的根本。预计就是要适应这个根本。做到了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2] 官：心，头脑。把心或头脑视作“官”或“君”，这是一个时代思潮。《正义》曰：“官，谓执掌之职，人心执掌，与官同称。故人心所主，谓之官。”

[3] 渝：《系辞下传》说：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异，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正义》曰：“渝，变也。……无所偏系，可随则随，是所执之志，有能渝变也，唯正是从。”

[4] 出门交有功：出门办事都会获得成功。《正义》曰：“所随不以私欲，则见善，则往随之。以此出门，交获其功。”

[5] 系：亦“随”，听从也。

[6] 小子：小人，遇事多从私欲出发，预计不合客观事物的变化。

[7] 丈夫：与“小子”相对待，指有真知灼见的人。

[8] 随有求得：听从真知灼见一定能得成功。“随”，承上文“系丈夫”，故可知为听从“丈夫”的意见。

[9] 利居贞：“居”处也，处理。言利于举事的处理。

[10] 随有获，贞凶：“随有获”，即上爻“随有求得”；其所以“贞凶”，因“小子”不服也。因而听从真知灼见，也不免事情要碰壁。

[11]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相信的在于“道”，以昭明其事功，有什么过错呢？王弼注：“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12] 孚于嘉：相信认识的标准。“嘉”，嘉量。古代标准量器名。这里引申为认识的标准。《考工记·桌氏》：“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汉书·律历志上》：“准绳嘉量。”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准，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

[13]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纣把文王囚于羑里，以维护其

统治，最终文王取得胜利，祭享于岐山。“拘系之”，指纣囚文王于羑里的故事。“西山”，即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周，古公亶父因受戎狄威逼，自豳迁于岐山下周原，为周故都，后文王东迁于丰，岐山在丰之西，故称。

译文：

䷲ 震下兑上

预计要有跟随的根据。事物都有本原，是本原的会合统一，这是事物的根本。与此相适应，就没有问题。

初九 头脑适应客观事物的变化，事情吉利，出门办事都会获得成功。

六二 听从“小子”的话，就失去“丈夫”的真知灼见。

六三 听从“丈夫”的真知灼见，不听“小子”之言，一定取得成功，利于事情的处理。

九四 听从真知灼见期有获得，举事也难免碰壁。相信的在于道理，以昭明事功，有什么过错呢？

九五 相信认识的标准，“言”。

上六 纣囚文王于羑里，以维护其统治。最终文王取得胜利，祭享于岐山。

蛊 卦十八

本篇卦象巽下艮上。巽为风，艮为山。《象》曰：“山下有风。”“山”取喻贤人在位，风喻德教。《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是山下有风，风行草偃也。那末，风者何？《爻辞》曰：“干父之蛊。”可知是指的完成从群

婚制母系社会到专偶婚制父系社会的转变，并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念。

父系家族伦理观念的产生，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确定不移的真理。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6页）从《蒙·九二》爻辞：“纳妇吉，子克家”来看，人类所以从群婚制母系社会向专偶制父系社会过渡，正是由于男人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生产力，有了部分私有财产，于是要求有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的缘故。

这里进一步提出的“干父之蛊，有子考”的思想，就坚决要求完成这一转变，并且有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萌芽了。这是说只有完成父系婚姻制这一事业，人们不只是母亲，特别是父亲，也确切地知道谁是自己的儿子。新的家庭就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伦理观念，孝道也就新的家庭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了。说到底，无论婚姻、家庭形式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其中包括伦理道德观念，都是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于是人们乃可以老寿而死，得到善终。人类从此就进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卦辞》说：父系婚姻制这一事业，要大推行，小心谨慎，终而复始地去做。

《爻辞》说：要进行勉励，一定有好结果。继续坚持母系婚姻制之事，不是正道。完成父系婚姻制这一事业，即使出一点小过悔，也无大问题。要发扬光大，克服阻力，进行褒扬，不

做官，以继承家业为高尚。这就是“齐家”是“治国”之本的儒家思想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 巽下艮上

蛊^[1]，元亨^[2]，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3]。

初六 干父之蛊^[4]，有子考^[5]，无咎，厉^[6]，终吉。

九二 干母之蛊^[7]，不可贞^[8]。

九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 裕^[9]父之蛊，往见吝^[10]。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11]。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12]。

注释：

[1] 蛊(gu 古)：故，声通。王引之曰：“蛊之训事，盖假借为故字。《尚书大传》：‘五帝之蛊事’是也。非谓蛊本字有事之训。”(转引自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第78—79页)然则“蛊”指故事也。《序卦》传说：“蛊，事也。”当指故事，已经开创执行之事也。《爻辞》说：“干父之蛊。”如大禹治水，干鲧之蛊；周宣中兴，干厉之蛊是也。这里是讲的要完成父系婚姻制这一故事，以继承家业。

[2] 元亨：“元”，训大。“亨”，通，引申为推行。意即大推行。

[3]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从《巽·九五》爻辞：“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是举的武王伐纣日期的故事来看，这里也可能是举的故事，而史书已逸佚。据甲骨刻辞，殷代历法，年十二月。有闰置于岁末。月三旬，旬为十日，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记之。旬之一日为甲日。二日为乙日，余类推。“先甲三日”为辛，

“后甲三日”为丁，表事之终始也。故《彖》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这是讲的要像天体一样。“终则有始”，运行不息也。即言要终而复始地去做。

[4] 干父之蛊：“干”，举，进行，完成。《易·乾·文言》：“贞固足以干事。”“父之蛊”，父之故事。故知为完成父系婚姻制之事。

[5] 有子考：“考”，考终，老寿而死善终也。潘岳《杨荆州诔》：“考终定谥。”则是会有自己的儿子尽孝道，可以老寿而死，得到善终也。

[6] 厉：通励，勉励。

[7] 干母之蛊：“干”，《周易通义》：“借为贯。《尔雅·释诂》：‘贯，习也。’习即继承。”（第39页）这里引申为继续坚持的意思。即继续坚持母系婚姻制之故事。

[8] 不可贞：即言不是正道。“可”，认可，承认，用作动词。“贞”，训正，正道也。

[9] 裕：宽宏。《新书·道术》：“包众容易谓之裕，反之为褊。”这里引申为发扬光大。

[10] 往见吝：即前进会遇到阻力。“往”，走，前进，意为实行。“见”，遇见，遇到。“吝”，穷，引申为阻力。

[11] 用誉：要称赞，褒扬。《论语·卫灵公》：“谁毁谁誉。”

[12]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指不为王侯办事，即不做官。“其事”，承上“干父之蛊”，指继承父业，家业。即“不做官以继承家业为高尚”。

译文：

䷧ 巽下艮上

完成父系婚姻制这一故事，要大推行，小心谨慎，终而复始地去做。

初六 完成父系婚姻制这一故事，有自己的儿子尽孝道，可以老寿而死，得到善终，这是不错的，要勉励，是会有好结果

的。

九二 继续坚持母系婚姻制之故事，那不是正道。

九三 完成父系婚姻制这一故事，即使有小过悔：也不会有大问题。

六四 发扬光大父系婚姻制这一故事，前进会遇到阻力。

六五 完成父系婚姻制这一故事，要褒扬。

上九 不做官，以继承家业为高尚。

临 卦十九

本篇卦象兑下坤上。兑为泽，坤为地。《象》曰：“泽上有地。”是泽水低于田地，旱象也。卦辞说：“至于八月有凶。”正是说的天旱。天旱，故监临视察以防旱也。故《象》接着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教思”下据下文当省“民”字。思念也，即今语之关心。《逸周书·谥法》：“大省兆民曰思”也。“教思民”，言天旱，教育关心人民抗旱自救也；容保民，言天旱，收容保护饥民也。

《卦辞》记述新兴地主阶级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关心。预见“至于八月，不雨”的前期，采取“视察”措施。《爻辞》责令官员都下去视察。制订了粮食赈济政策。提倡躬亲视察。为了解民情，是“大君”应做的事，要对农事进行督促。

毛泽东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

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毛泽东选集》，《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引自195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二版第四卷第1192页）

这里，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其取得统治权力之后一段时间还作为“革命者”，“先进者”和“真老虎”的“生气勃勃”的表现。这当是战国初期的现实政治的反映。如魏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就是替农民想得很周到的。

䷒ 兑下坤上

临^[1]，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2]。

初九 咸临^[3]，贞吉。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六三 甘临^[4]，无攸利，既忧之，无咎^[5]。

六四 至临^[6]，无咎。

六五 知临^[7]，大君之宜，吉。

上六 敦临^[8]，吉，无咎。

注释：

[1] 临：《说文》：“临，监临也。”《序卦传》说：“临者，大也。”《正义》曰：以“其德壮大，可以监临于天下也。”从“至于八月，有凶”来看，当是监临农业生产和防旱之事。

[2] 至于八月，有凶：《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有凶”，可知是对于干旱的预见。

[3] 咸临：“咸”，都。王羲之《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庄子·知北游》：“周、徧、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都下去视察也。

- [4] 甘临：《书·洪范》：“稼穡作甘”，《传》：“甘味生于百谷”。则“甘”是发仓粟以赈济，使农民得到粮食，以度青黄不接之时也。《杂卦传》说：“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这就是“与”，给与，发给粮食。与《卦辞》：“至于八月有凶”正合。可知言赈济视察。
- [5] 无攸利，既忧之，无咎：“无攸利”，发仓粟以赈济，是给与，故于官无所利。“既”，尽，尽心也。“忧”，忧农民之所忧。此言于官无所利，尽心忧农民之所忧，不会出事。
- [6] 至临：得当的视察。“至”，得当也。《荀子·正论》：“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杨倞注：“至不至，犹言当不当。”承上“甘临”肯定其当也。
- [7] 知临：“知”，知情也，了解民情，是为了解民情而视察。《周易通义》谓与《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临也。”释为以聪明睿知临民，非是。
- [8] 敦临：“敦”，督促。《孟子·公孙丑下》：“使虞敦匠。”则是为督促而视察。

译文：

䷒ 兑下坤上

视察要大推行，有利于农业生产。大概到八月，可能有干旱。

初九 都下去视察，于农业生产有好处。

九二 都下去视察，有好处，没有不利的。

六三 赈济的视察，虽于官方无所利，但尽心忧农民之所忧，不会出事。

六四 这种得当的视察，是不错的。

六五 为了解民情而视察，是“大君”应做的事，有好处。

上六 为督促而视察，有好处，没有坏处。

观 卦二十

本篇卦象，坤下巽上，坤为地，巽为风。《象》曰：“风行地上。”《蛊》卦象“山下有风”，推行父系婚姻制而形成新的伦理观念，是“加草以风”而化民也。这里则是讲的如何观察以设立风教的问题。故《象》传接着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说文》：“省，视也。”《尔雅·释诂》：“省，察也。”“方”犹邦也。这就是说“先王”是通过对邦国民情的视察，“观”来设立风教的。而风教遍及整个国土。

《卦辞》论述政治上如何观察，举孔子为例，“蒞，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这就提出了一个标准的问题。在孔子是以“周礼”为标准的。

《爻辞》认为政治上的观察，要区别幼稚的童子之见和妇人的一孔之见。幼稚之见，于“小人”不用责备；于“君子”就不行。因为按照这种见地去办事，就会碰壁。一孔之见，只适应于家庭小事，不利于国家大事。国家大事，要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以决定行为进退；观察国家的礼仪，并使之成为“王”所用。

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还要观察他族百姓的意志，执政的“君子”才不会犯错误。

这是一个新标准，这是从一国的与他国的现实生活出发来决定国家的政策。显然是一种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方法。

䷁ 坤下巽上

观 [1] 盥而不荐 [2]，有孚颙若 [3]。

初六 童观 [4]，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 闚观 [5]，利女贞 [6]。

六三 观我生，进退 [7]。

六四 观国之光 [8]，利用宾于王 [9]。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 观其生 [10]，君子无咎。

注释：

[1] 观：观察。讲政治上如何观察和观察什么。

[2] 观盥而不荐：“禘祭”，只看献酒而不想看陈荐祭品。这是《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简述，是举的孔子的故事。“盥。(guan 贯)：通灌。本作裸。《书·洛诰》：“王入太室，裸。”《诗·文王》：“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周易集解》：“灌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另一说是献酒于尸。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古代祭祀，用活人以代受祭者，这活人便叫‘尸’。一般用幼小的男女，第一次献酒给尸，使他（她）闻到‘鬱鬯’（一种配合香料煮成的酒）的香气，叫做裸。”（第26—27页）

[3] 有孚颙若：以礼仪的严正为准则。“孚”，信也，引申为根据，准则。“颙”(yong 喝)：严正之貌。《诗·大雅·卷阿》：“颙颙卬卬”《笺》：“体貌则颙颙然敬顺，志气则卬卬然高朗。”“若”，语助。

[4] 童观：童子之见，幼稚之见也。

[5] 闚观：“闚”(kui 亏)，通窥，管窥，即一孔之见也。

[6] 女贞：妇人之举事，指家庭小事。

[7] 观我生，进退：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以决定行为的进退。“生”，

《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生谓生民。”《观·九五爻·象传》：“观我生，观民也。”李道平《集解纂疏》：“生谓生民。”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生疑读为姓，姓者官也。”（第220页）《史颂殷》：“里君百生。”《伯吉父盘》：“其惟诸侯百生。”百生，即百姓。“生民”，亦百姓。

[8] 观国之光：“光，礼乐文物，孔颖达疏：“明习国之礼仪。”则是观察国家的礼仪。

[9] 利用宾于王：使之成为“王”所用。“宾”，服从，归顺。《国语·楚语上》：“其不宾也久矣。”引申为服役，服务。

[10] 观其生：观察他族百姓的意志。“其生”与“我生”相对待，“我生”是本族百姓，则“其生”，自是他族百姓也。

译文：

䷓ 坤下巽上

“禘祭”，只看献酒而不想看陈荐祭品，那是以礼仪敬顺为准则的。

初六 幼稚之见，于“小人”不用责备；于“君子”则不行。

六二 一孔之见，只于家庭小事有利。

六三 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以决定行为的进退。

六四 观察国家的礼仪，使之成为“王”所用。

九五 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执政的“君子”才不会犯错误。

上九 观察他族百姓的意志，执政的“君子”才不会犯错误。

噬嗑 卦二十一

本篇卦象，震下离上。震为雷，离为电，《象》曰：“电雷。”电雷原作雷电。项安世引蔡邕石经作“电雷”。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同。今据改。电雷者，以电喻昭明，雷喻刑罚。故《象》传接着说：“先王以明罚敕法。”即显示其刑罚，告诫以法律，而作奸犯科者则戴以刑械。刑械由两片组成，其施用犹人口之咬合，是以名之曰：“噬嗑。”

《卦辞》《爻辞》继《讼》卦的法庭、《师》卦的军队，《比》卦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讨论刑法的必要，讲发挥监狱的作用。

恩格斯说：“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94—195页）这里已有监狱，刑械和各种刑罚。这表明古代的国家镇压被压迫阶级的手段的完备性。

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包括人身，自由民有人身和经济权力。但一旦经济破产，也就成为奴隶。《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其实，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生存，为了食。“噬肤”，“噬腊肉”，“噬干肺”等，都被视为“作奸犯科”，要戴上刑架，处以“灭趾”、“灭鼻”、“灭耳”之刑。自由民则要罚纳“金矢”、“黄金”。作者认为“利艰贞”，可使作奸犯科之举事可畏，使奴隶和平民守法，是必要的，不要责怪，这表明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

䷲ 震下离上

噬嗑 [1]，亨 [2]，利用狱 [3]。

初九 履校 [4] 灭趾 [5] 无咎。

六二 噬肤灭鼻 [6]，无咎。

六三 噬腊肉 [7]，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 噬干肺 [8]，得金矢 [9]，利艰贞 [10]，吉。

六五 噬干肉，得黄金 [11]，贞厉 [12]，无咎。

上九 何校灭耳 [13]，凶。

注释：

[1] 噬嗑 (shì hé 逝合)：古代刑械，由两片组成，其施用如人口之咬合，故取象“噬嗑”。王弼注：“噬，啗也；嗑，合也。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也。有间有过，啗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疏》：“假借口象以为义，以喻刑法也。”

[2] 亨：通，引申为好。

[3] 利用狱：“利用”，发挥某种作用。“狱”，监狱。言要发挥监狱的作

用。

- [4] 屨(jū 聚)校:干宝云:“屨校,贯械。”《博雅》:“贯,穿也。”
“械”,桎梏。《文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淮阴(韩信),王也,
受械于陈。”李善注:“械,谓桎梏也。”
- [5] 灭趾:刖足,即刖刑。“灭”,《说文》:“尽也。”引申为断,即刖。
“趾”,《尔雅·释言》:“足也。”
- [6] 噬肤灭鼻:“肤”,《释文》引马云:“柔脆肥美曰肤。”《仪礼·士聘
礼》:“肤,鲜鱼,鲜腊。”《礼记·内则》:“糜肤,鱼醢。”“灭鼻”,断
鼻,即古之劓刑。可知言吃了兽鱼鲜肉,处以劓刑。
- [7] 噬腊肉:“腊”(Xi 西):干肉,孔颖达疏:“腊是坚刚之肉。”《周礼
·天官·腊人》:“腊人掌干肉,凡田兽之脯腊臠胖之事。”郑玄注:
“腊,小物全干。”
- [8] 噬乾肺:“肺”(Zi 子):陆绩曰:“肉有骨谓肺。”此言吃连骨头的干
肉也。
- [9] 得金矢:“得”,本篇言刑罚,可知为得罚。“金矢”,《周礼·秋官·
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郑注:“古者一
弓百矢,束矢其百个与?”矢为铜制,故名“金矢”。这里是罚金矢
以赎罪也,当指属犯科的自由民言之。
- [10] 利艰贞:“艰”,险恶。《诗·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心孔艰。”
言利于险恶得以纠正也。
- [11] 得黄金:《周礼·秋官·大司寇》:“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
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三十斤曰钧金。”黄金当即钧金,重于
束矢,其罚重矣。自当指亦属犯科的自由民言之。
- [12] 贞厉:“贞”,正也,惩罚之使正也。则是惩罚严厉。
- [13] 何校灭耳:“何”,王肃云:“檐也。”即借为荷。与《初九爻》“履”
同义。“灭耳”,断耳,刖刑之一种。此言戴上刑架,断其耳朵。

译文:

䷧ 震下离上

戴上刑架，好，要发挥监狱的作用。

初九 戴上脚械，断其足，不要责怪。

六二 吃了兽鱼鲜肉，断其鼻，不要责怪。

六三 吃了干肉，中毒，遭了小罪，不追究罪责。

九四 吃了连骨头的干肉，得罚金矢，使险恶得正，“吉”。

六五 吃了干肉得罚黄金，惩罚严厉，不要责怪。

上九 戴上颈械，断其耳，重刑。

贲 卦二十二

本篇卦象，离下艮上。离，火也，艮，山也。《象》曰：“山下有火。”“火”，篝火，架木柴在野外燃烧的火堆。人类懂得用火后，首先是篝火，用于烘焙食物和取暖。进一步用于生产，如育蚕之类。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诗：“桑间篝火却宜蚕，风土相传我未谙。”是也。后来用火作灯，罩之竹笼，是为篝灯。陆游《岁暮出游》诗：“竹院篝灯留度宿，旗亭会酒劝无归。”是也。这是人类的物质文明，一种人文。人文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婚姻伦理道德在内。当人类尚处在“蒙杂而著”的交替阶段，自尤以母妇之名著而男女有别之谓“文明”，而做到这一点，“纳妇”，迎亲，斯《彖》谓之“文明以止”也，《象》谓之“以明庶政”也。

《卦辞》、《爻辞》继《屯》卦氏族群婚，《蒙》卦“纳妇”，《小畜》卦专偶婚制个体农户的生活，记述这种专偶婚制的迎亲风俗。

迎亲的人，要好好地打扮起来，从“趾”到“须”都很讲究。然后骑着白马奔驰到女方的家园，献上彩礼，一束束的布

帛，堆成一大堆，还讨价还价。女方嫌彩礼太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作者赞成采用一种朴素的婚礼。

䷵ 离下艮上

贲亨 [1]，小利有攸往 [2]。

初九 贲其趾 [3]，舍车而徒 [4]。

六二 贲其须 [5]。

九三 贲如濡如 [6]，永贞吉 [7]。

六四 贲如皤如 [8]，白马翰如 [9]，匪寇婚媾。

六五 贲于丘园 [10]，束帛戔戔 [11]，吝 [12]，终吉 [13]。

上九 白贲 [14]，无咎。

注释：

[1] 贲亨：“贲”（bì 闭）：装饰，打扮。《说文》：“贲，饰也。”《正义》同。

《书·汤诰》：“贲若草木。”《象》曰：“山下有火。”孔颖达疏：“欲见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饰也。”“亨”，嘉，引申为好，好好的。

[2] 小利有攸往：小的要进行一次活动，指迎亲。

[3] 贲其趾：“趾”足也，言从脚装饰起来也。

[4] 舍车而徒：“舍”，通捨；“舍车”，下车。“徒”，徒步趋行。

[5] 须：我国古代男子从青年起就是蓄胡须的。《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也。这一习惯一直流传至清末。

[6] 贲如濡如：“贲”（bēn 奔）：从卉，借为奔。《书·牧誓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孔颖达疏：“若虎贲（奔），走逐兽，言其猛也。”“濡”，汗湿。“如”语助。此言奔驰前进，跑得浑身是汗也。

- [7] 永贞吉：“永”，永久，引申为终身。“贞”，举事也。言举办终身之事，吉利也。
- [8] 賁如皤如：“皤”（po 婆）：借为燿，郑玄本作燿，焚也。言一路奔驰，太阳如焚也。
- [9] 白马翰如：“翰”，黄颖注：“举头高仰也。”表示马的飞驰。《诗·常武》：“如飞如翰。”翰从羽，义同于飞。
- [10] 賁于丘园：“丘园”，指农户的家园。农村总是依山傍水的。言跑到女方的家园也。
- [11] 束帛戔戔：“束”，五匹为束。《仪礼·士昏礼》：“纳徵，玄纁束帛俪皮。”其记曰：“纳徵曰某有先人之礼，俪皮束帛，使某也请纳徵。”郑注：“束帛，十端也。”“帛”，布帛。“戔戔”，孔融注：“委积貌。”一大堆的样子。
- [12] 吝：吝嗇。嫌彩礼少也。
- [13] 终吉：最后还是答应了，故言“吉”。
- [14] 白賁：“白”，质素，朴素也。“賁”，饰，仪饰，这里引申为婚礼。指朴素的婚礼。

译文：

䷖ 离下艮上

打扮得好好的，利于前去迎亲。

初九 从脚装饰起来，下车徒步趋行。

六二 把胡须也装饰一番。

九三 奔驰前进，跑得满身是汗，举办终身之事吉利。

六四 一路奔驰，太阳如焚，白马如飞。

六五 跑到女方的家园，奉上束束布帛，委积成一大堆。女方说：“吝嗇。”最后还是许婚了。

上九 朴素的婚礼，是不错。

剥 卦二十三

本篇卦象，坤下艮上。坤，地也；艮，山也。《象》曰：“山附于地，剥。”而“剥”，从《爻辞》来看，从脚到膝盖到腹部，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可知是指洪水的逐渐浸饰和淹没。那末《象》传所言，当指高处（山）依附于低处（地），洪水是可以浸剥的。而只有那依附于较高低处（厚下）的高处（上）乃可以安居。故曰：“上以厚下安宅。”“上”指高处；“下”指低处。“厚下”指较高的低处。“宅”，《集解》引卢氏曰：“居也。”《尔雅·释言》同。

《卦辞》、《爻辞》记述一场洪水泛滥成灾的史况。洪水浸剥，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人们有的逃亡，有的只得听天由命，人们有着不同的命运。

首先洪水浸剥到了门口，不便走动了。

接着洪水浸剥进入内室，把脚淹没了。

把膝盖淹没了。

洪水还在继续上涨。

洪水把腹部淹没，是很危险的了。

于是人们逃跑，相继避入富家的宫庭，那是些得到富者宠幸的人。

此时社会已分化为不同阶级。只剩下一些大瓜果没有吃了，奴隶主贵族们坐着车子走了，平民和奴隶没有地方去，只得坐下来剥食葫芦。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和淹没的死亡。

䷖ 坤下艮上

剥 [1]，不利有攸往。

初六 剥床 [2]，以足蔑 [3]，贞凶。

六二 剥床，以辨蔑 [4]，贞凶。

六三 剥之，无咎 [5]。

六四 剥床，以肤 [6]，凶。

六五 贯鱼以宫 [7]，人宠 [8]，无不利。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9]。

注释：

[1] 剥：洪水浸剥。从《爻辞》“剥床以足蔑”到“剥床以肤，凶”来看，从淹没足到淹没腹部，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可知是指洪水进入室内，逐渐浸剥和淹没，非言剥落或剥击。

[2] 剥床：洪水浸剥及床。床，位于内室，具言洪水进入内室也。

[3] 以足蔑：“蔑”《象》作“灭”，借为没，淹没也。言把脚淹没了。

[4] 以辨蔑：“辨”，王引之《经义述闻》：借为蹠，声通。蹠，膝盖。是言把膝盖淹没了。

[5] 剥之，无咎：洪水继续浸剥，是无疑的。“无咎”，无过，指不会错，即无疑。

[6] 剥床以肤：“以肤”，即“以肤蔑”之省。“肤”借为胠，指腹前肉。俞樾《群经平议》：“腹前为胠。”《广韵·九鱼》同。“肤”，《说文》籀文作胠。言洪水浸剥把腹部淹没了。

[7] 贯鱼以宫：“贯鱼”，言鱼一个一个相接，所以取象相继也。“以宫”，入宫，以犹入也。宫，宫廷，富家之居也。言相继避入富家的宫庭。

[8] 人宠：言得人之宠幸也。

[9]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只剩下大瓜果没有吃掉，奴隶主贵族们乘车子走了，平民和奴隶坐下来剥食葫芦。“硕”，大。“君

子”，奴隶主贵族。“舆”，车。“小人”，平民和奴隶。“庐”，借为芦。
《诗·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庐”与“瓜”
为对文，而且“可剥可菹（摘来做卤咸菜）”郭沫若论证为“葫芦”
（见《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译文：

䷁ 坤下艮上

洪水浸剥到了门口，不便于往外走动了。

初六 洪水浸剥进入内室，把脚淹没了，举事危险。

六二 洪水进入内室，把膝盖淹没了，举事危险。

六三 洪水浸剥继续上涨，那是无疑的。

六四 洪水浸剥进入内室，把腹部淹没了，是危险的。

六五 相继避入富家的宫庭，那些是得富者宠幸的人。他们没有不便的。

上九 只剩下大瓜果没有吃掉，奴隶主贵族们坐车走了，平民和奴隶坐下来剥食葫芦。

复 卦二十四

本篇卦象，震下坤上。震，动也；坤，顺也。《彖》曰：“动而以顺行。”“动而以顺行”者，犹《豫》卦《彖》传之“顺以动”也。这是取喻人的行动必须顺应事物运动之往复过程也。

《卦辞》、《爻辞》论述事物运动过程的两种状态。

事物的运动是由于矛盾的斗争产生的。矛盾的斗争，无不从静态经过动态得到解决，组成新矛盾，化为新事物，又回到静态。这是事物运动的一个过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阶段。

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道德经》十六章）也。

这就是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是经由“芸芸”的激变而达到矛盾的解决。于是新事物就代替旧事物而发生，旧事物完结了，新事物发生了，新事物又包含着新矛盾，表现为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这就是所谓“复”。

“复”，是事物的运动，“比比然”是也，这是严峻的事实。

例如，中行桓子救郑，为楚所大败，桓子请死。这是激变。晋侯将许之，士贞子出来进谏，举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大败为例，说如果杀了荀林父，就是加重楚国的胜利。又说林父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是国家的捍卫，其败，如日月之食，不损害他的光明。晋侯使复其位（《左传》宣公十二年），事情又回到静态。

正因为如此，事物运动就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加速的，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状态。以一定的时间而实现。

事物运动的这一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利于人有所行动，有所前进。

认识和适应事物运动的这一规律，人的行为就可能没有失悔。

不知道事物运动的这一规律，往往碰钉子，遭灾难。老子叫做“不知常，妄作凶”。

以上清楚地表明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 震下坤上

复 [1]，亨 [2]，出入无疾 [3]，朋来无咎 [4]，反复其道 [5]，七日来复 [6]，利有攸往 [7]。

初九 不远复 [8]，无祇悔 [9]，元吉。

六二 休复 [10]，吉。

六三 频复 [11]，厉 [12]，无咎。

六四 中行独复 [13]。

六五 敦复 [14]，无悔。

上六 迷复 [15]，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16]。

注释：

[1] 复：显著变动返回静态。《泰·九三爻》谓之“无往不复。”“往”事物运动的前进，展开，引申为显著地变动的状态。“复”，事物运动的返回，恢复，引申为相对的静止的状态。老子说：道“曰大，大曰逝”（《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这就是“往”；“逝曰远，远曰反”（同上），这就是“复”。

[2] 亨：通，到处通行，引申为普遍通行的运动。

[3] 出入无疾：“出”往也。“入”复也。“无疾”，不速，非人的意志所能加速。《系辞传》说：“惟神也，故不疾而速。”意谓表现为一种自然状态。

[4] 朋来无咎：承上“出入无疾”，可知是指人对于往复的认识言之。这就是说往复运动，是一个自然过程，人只能因势利导，顺乎潮流，老子谓之“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道德经》六十四章）那么，怎么知道是“辅”其“自然”“因”其常势，“顺乎”其“潮流”了呢？人民的去向是一个标准。如齐国“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唇、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

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

（《左传》昭公三年）这就是“朋来无咎”的典型的史事。

[5] 反复其道：“反复”，即卦辞的“复”，往复也。言往复这一运动也。

[6] 七日来复：“七日”，时间定数，泛指一定的时间。“来复”指由“往”到“复”的完成，实现。即言以一定时间实现。

[7] 利有攸往：“往”，前进，指人的行事的展开。言利于人有所前进也。

[8] 不远复：激变很快返回静态。“不远”言其速也。

[9] 无祗悔：“祗”，《九家易》作“致”。《广雅》：“致，多也。”言适应往复运动的行为无多失悔也。

[10] 休复：“休”，美善也，庆也。《书·说命》：“实万世无疆之休。”《周官》：“作德心逸曰休。”《诗·商颂》：“何天之休。”此指美满地返回静态。

[11] 频复：“频”，《广雅》：“比也。”《诗·大雅·桑柔》：“国步斯频。”《笺》：“犹比也，哀哉国家之政，行此祸害，比比然。”“频”、“比”有普遍义。此指普遍存在往复的运动。

[12] 厉：严厉，严峻，谓严峻如事实。

[13] 中行独复：“中行”，春秋晋国荀林父，见《泰·九二爻》注[10]。“独”，个，这个人。“复”，复位，恢复职位。《左传》宣公十二年：“荀林父率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14] 敦复：“敦”，《诗·鲁颂》：“敦商之旅。”《笺》：“敦，治也。”引伸为认识和适应。指认识和适应往复的运动。

[15] 迷复：“迷”，不知也。老子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道德经》十六章）“迷复”，“不知常”也。

[16] 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泛言长期也。“征”，正也，这里指军事之

正，即师旅之元气也。言以致长期不能恢复元气也。

译文：

䷲ 震下坤上

显著变动返回静态，这是普遍通行的运动。其往复非人的意志所能加速。人民归服说明没有错误。往复这一运动，以一定的时间实现，利于人有所前进。

初九 事物激变很快返回静态，无多失悔，大吉利。

六二 美满地返回静态，吉。

六三 普遍存在激变返回静态的运动，这是严峻的事实。这是没有问题的。

六四 中行桓子这个人恢复了职位。

六五 认识和适应往复的运动，就不会有失悔。

上六 不知往复运动的规律，往往碰钉子，遭灾难。这样的人去用兵打仗，结果会大败，危及其“国君”，使军队长期不能恢复元气。

无妄 卦二十五

本篇与《复》卦相次为组。《复》卦论述事物的运动取两种状态，这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因此，必须认识和适应事物运动的规律，才可以不致犯错误。这里进一步论述人的行为的制约。卦象，震下乾上。乾为天，震为雷。《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这是取喻天下的事情有如雷行，物与物之相互关系和联系，并无虚妄。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的行为就受到制约，乃不能轻举妄动。

《卦辞》说：世界上的事情，从无虚妄，是本原的会合统一，这是事物的根本，这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人的认识和行为则是派生的，从属的，必须与客观运动相合。人总是不能超脱客观运动的制约。如果人的认识和行为不正，与这个根本不合，那就要在行动上失败，招致灾难，这是于前进不利的。

《爻辞》进一步说：不轻举妄动，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乃能取得成功。

不耕而获，不垦荒而种熟地，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灾难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某人把牛系在一个地方，过路人顺手牵走了，却成了当地人的灾难。这是丢失牛的人把主观猜测当成了事实。

这种并非没有根据的毛病，是不用吃药可以治好的。

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否则是要碰壁的。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老子道德经》十六章）也。

䷲ 震下乾上

无妄^[1]，元亨利贞^[2]，其匪正，有眚^[3]，不利有攸往。

初九 无妄往^[4]，吉。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5]，则利有攸往^[6]。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7]。

九四 可贞^[8]，无咎。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9]。

上九 无妄行，有眚^[10]，无攸利。

注释：

- [1] 无妄：老子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道德经》十六章）这里正是从“复”引出“无妄”的，“无妄”，不“妄作”也。
- [2] 元亨利贞：“元”，本原，因素，原因。“亨”，“嘉之会也”，会合。“利”，“义之和也”，统一。“贞”，“事之干也”，根本。言事物都有其本原，是本原的会合统一，这是事物的根本。
- [3] 其匪正，有眚：如果认识和行为不正，就会遭灾难。承上“无妄，元亨利贞”，可知是对人的认识和行为说的。
- [4] 无妄往：“往”，行，行动。言不轻举妄动也。
- [5] 不菑，畲：“菑畲”（zī yu 资于）：《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是处女地初开曰“菑”，耕种三年的熟地曰“畲”。这里均用作动词，菑为垦荒，畲为种熟地。言不垦荒而想种熟地也。
- [6] 则利有攸往：俞樾《群经臆义》认为是反语，“则”犹“岂”也。言难道于人的行为有利吗？
- [7]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没有虚妄的灾难。某人把牛系在一个地方，过路人顺手牵走了，却成了当地人的灾难。这是丢失牛的人，主观猜测，把偷牛的事冤枉“邑人”，乃成为“邑人之灾”。这是“或人”主观猜测的错误所造成的，以此论证“无妄之灾”这一命题。
- [8] 可贞：可以进行侦察。“贞”，借为侦，侦察也。
- [9]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疾”，承上“或系之牛，行人之得”这一非虚妄之事，可知是指的“或人”出于主观猜测，造成“邑人之灾”的毛病。“无妄之灾”的“无妄”与“无妄之疾”的“无妄”，前指没有虚妄，后指对非虚妄事件的主观猜测，其义随文有异。“勿药有喜”，不吃药可以治好，故“有喜”。

[10] 无妄行，有眚：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文中有省辞，意即不要妄行，如果妄行则有灾殃。”（第51页）

译文：

䷲ 震下乾上

不要轻举妄动。任何事物都有其本原，是本原的会合统一，这是事物的根本。如果认识和行为不正，就会遭灾难，于人的前进是不利的。

初九 不轻举妄动，乃可以取得成功。

六二 不耕种而想有收获，不垦荒而想种熟地，难道有利于前进吗？

六三 没有虚妄的灾难。某人把牛系在一个地方，过路人顺手牵走了，成了当地人的灾难。

九四 可以进行侦察，就不会出错误。

九五 对非虚妄事件主观猜测的毛病，是不用吃药可以治好的。

上九 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就会遭灾难，是没有好处的。

大畜 卦二十六

本篇卦象，乾下艮上。乾为天，艮为山。《象》曰：“天在山中。”《卦辞》、《爻辞》记述大规模的田猎，可知指的是言猎人的天下在山中也。为了便于猎事，要在山头吃饭，小心谨慎，严格要求自己。

为了进行这样的田猎，要作好准备，修好车子，平日要练习乘马奔驰，娴熟车马行列。

田猎展开，大有收获。把猎获的小牛圈起来，奔突的大猪用绳子捆绑起来。这是得到上天的福佑。

䷀ 乾下艮上

大畜 [1] 利贞，不家食 [2]，吉，利涉大川。

初九 有厉，利己。

九二 舆说 [3] 辐 [4]。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 [5]，利有攸往。

六四 童牛之牯 [6]，元吉。

六五 豮豕之牙 [7]，吉。

上九 何天之衢 [8]，亨。

注释：

[1] 大畜：大规模的田猎。“畜”，田猎，参见《小畜》注 [1]。

[2] 不家食：猎人在山里狩猎，不回家吃饭，自当在山里吃饭。《诗·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反映了类似的情况。

[3] 说：通脱。参见《小畜》注 [6]

[4] 輶：通辐，《小畜·九三爻》作“舆说辐”。

[5] 曰闲舆卫：“曰”，日字形讹。李鼎祚《周易集解》作日。“闲”，通娴，习，熟练。“舆卫”舆，车马；卫；行列。言平日要娴熟车马行列也。

[6] 童牛之牯：把小牛关到牛圈里。“牯”(gu 牯)：牛圈。《说文》：“牯，牛马牢也。”

[7] 豮豕之牙：“豮(fen 坟)豕”：奔突的大猪。豮，从贲，义为奔。“牙”，郑玄云：“牙，互之误字。”《说文》：“互，所以纠绳也，”以绳纠之，言以绳捆绑之也。此指把奔突的大猪用绳子捆绑起来。

[8] 何天之衢：“何”，借为荷，承受也。“衢”，休也；祥也，瞿声。《说文》：“衢，读若拘。”《周礼·考工记·弓人》：“休于气。”郑注：“休，读若煦。”拘，煦，均以句声。鸛鹄也作鵠鹄。可作助证。故衢，休声近义通。言得天的福佑也。

译文：

䷀ 乾下艮上

大规模田猎，有利于猎事，在山里吃饭，“吉”，要小心谨慎。

初九 这样是严厉一些，但于己有利。

九二 车轮脱了辐条。

九三 乘良马奔驰，对艰难的猎事有利，每天娴习车马行列，利于有所前进。

六四 把小牛圈到牛牢里，很好。

六五 把奔突的大猪用绳子捆绑起来，好。

上九 得到天的福佑，好。

颐 卦二十七

本篇卦象，震下艮上。震为雷，艮为山。《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卦辞》、《爻辞》鼓励自己动手，开辟私田，解决粮食问题，反对劫掠。可知《象》传是以“山”喻“大君”，“雷”喻“刑罚”。言“大君”要施刑罚于天下，保证养生的粮食问题，沿正道解决；“慎言语”，不得煽动抢劫；“节饮食”，不得浪费粮食也。

作者首先提出“自求口实”的理论，解决的办法是“拂经

于丘”。要求考察养生问题，不要窥视别人口中的东西，“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违背正道，去进行掠夺，这样做，事情是危险的。

“拂经于丘”，这是一项重要的史实记录。“经”，在孟子，又称为“经界”。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滕文公下》）在井田外，山陵区，因地制宜，开辟阡陌，这是春秋战国农业经济变革的主要内容。孟子诬为“慢经界”，提出要“自经界始”，实行“正经界”，恢复井田制，足见其保守。这里主张“拂经”，“拂”借为“剌”，击也，斫也。“经”，径也，指阡陌。“拂经”就是开辟阡陌，垦荒为田，是代表历史的进步的。这是作者当时的政见。

如果说“观舆而不荐”（《观》），证明《周易》作者必为孔子之后的人。那末于此就证明他必为孟子之前的人了。因为只有“拂经”即“慢经界”于前，才可能有“正经界”之说。

䷓ 震下艮上

颐贞吉 [1]。观颐 [2]，自求口实 [3]。

初九 舍尔灵龟 [4]，观我朵颐 [5]，凶。

六二 颠颐 [6]，拂经于丘 [7]，颐征 [8]，凶。

六三 拂颐贞 [9] 凶，十年勿用 [10]，无攸利。

六四 颠颐 [11]，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 [12]，无咎。

六五 拂经 [13]，居贞吉 [14]，不可涉大川 [15]。

上九 由颐 [16] 厉 [17]，吉 [18]，利涉大川。

注释：

- [1] 颐贞吉：“颐”(yí 夷)，《序卦》传说：“养也。”《释文》正同。养必以食，叫做“民以食为生”(《汉书·酈食其传》)。因而颐是说的粮食问题。下文说：“观颐，自求口食”，正是阐明“颐”的内容。此言以正道养生吉利也。
- [2] 观颐：“观”，观察，考察。《彖》曰：“观颐，观其所养也。”
- [3] 自求口实：“口实”，食物，即口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晏子之言说：“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此言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也。
- [4] 舍尔灵龟：“灵龟”，龟名，《尔雅·释鱼》：“二曰灵龟。”郭璞注：“涪陵郡出大龟，甲可以卜，缘中文似玳瑁。俗呼为灵龟，即今鳖龟。”古代用以占卜。这是对那些抢粮者说的。言放下你的灵龟不卜。
- [5] 观我朵颐：“观”，窥伺，窃视。“朵颐”王弼注：“嚼也。”《正义》曰：“朵是动义，如手之捉物，谓之朵也，今动其颐，故知嚼也。”则“朵颐”，是指的嘴里吃的东西，泛言粮食。言窥伺我嘴里吃的东西。
- [6] 颠颐：“颠”(tiān 填)：通阗，充满。《礼记·玉藻》：“盛气颠实。”《史记·汲郑列传》：“宾客阗门。”是颠阗声义通例。“颐”，承上“朵颐”之省指“嚼”，引申为嘴巴。指要塞满嘴巴。
- [7] 拂经于丘：“拂”，借为剌，声通。剌，《说文》：“击也。”《广雅·释言》：“斫也。”即开辟。“经”，《广雅·释言》：“径也。”指阡陌。“丘”，空也。《前汉息夫躬传》：“寄居丘亭。”又《博雅》：“小陵曰丘。”此当指开辟井田外、山陵间的荒地言之。
- [8] 颐征：“征”，征伐，抢劫。言为了粮食去征伐抢掠。
- [9] 拂颐贞：“拂”，《正韵》：“逆也。”即违背。“颐贞”即《卦辞》：“颐贞。”指“颠颐，拂经于丘”之道，这是作者指出的正道。言不以正道养生也。
- [10] 十年勿用：永远不要那样做。“十年”，泛言长期，永远也。

- [11] 颠颐：这是《六二》爻：“颠颐，拂经于丘”之省辞。即开阡陌于荒地以使粮食充足。
- [12]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睁着老虎眼睛，想一下扑过去抓过来。“虎视眈眈”，取喻抢掠者的窥伺。“其欲逐逐”，急于得利貌，按《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引作“激激”，音涤。
- [13] 拂经：这是《六二》爻“拂经于丘”的省辞。
- [14] 居贞吉：对定居是吉利的。“居贞”，居住之举事也。
- [15] 不可涉大川：不用跋涉流徙了。承上定居，可知指跋涉流徙言之。
- [16] 由颐：走开阡陌于荒地以解决粮食问题的正道。“由”，行也。《孟子·离娄上》：“舍正路而不由”之“由”。“颐”，指“颠颐，拂经于丘”的颐贞之道。
- [17] 厉：严厉，指“由颐”的艰难。
- [18] 吉：指经过开荒耕种，取得丰收，由缺粮变为有余，那时候就好了，乃由厉而吉。

译文：

䷧ 震下艮上

以正道养生吉利。观察其所养，在于自己解决粮食问题。

初九 放下你的灵龟不卜，却来窥伺我口里吃的东西，那是危险的。

六二 要想填满嘴巴，必须开阡陌于荒地，为了粮食而去抢掠，那是危险的。

六三 养生不以正道，那是危险的，永远不要那样做，那没有好处。

六四 开阡陌于荒地以使粮食充足，吉利。睁着老虎眼睛，想一下扑过去抓过来，就不会出问题吗？

六五 开阡陌于荒地，对定居有利，就不用跋涉流徙了。

上九 走开阡陌于荒地以解决粮食问题的正道，是艰难的，但是吉利的，要小心谨慎地去做。

大过 卦二十八

本篇卦象，巽下兑上。巽为木，兑为泽。《象》曰：“泽灭木。”是泽有水，即泽水淹没木舟。舟所以浮，今舟沉泽底，则大过其度矣。《卦辞》、《爻辞》论述事物的质，无论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一定的质都表现为一定的度。大过其度，就不仅是从一个量转化为另一个量，而且是质的变化，是从一定质的量转化为另一种质的量了，是他物的生成。黑格尔说：“在道德方面，只要是在存在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也同样有从量到质的转化。不同的质是以量的不同为基础的。轻率的行为会越过限度，于是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东西，即犯罪，并且法律会转化为不公平，善会转化恶。”（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第102页）应该说，这就是所谓的“大过”。

黑格尔还说：“那表现为纯粹的量的变化会转化为质的变化——古代人已经注意到它们的这个联系。”（同上书第98页）这里，正是从日常生活，婚姻礼法的实例表明对这个联系的认识。

栋梁压得太重以致弯曲，超出了它的负荷度和平直度。栋梁就失去其所以为栋梁的质，就可能下塌，是危险的。而栋梁中间隆起，一般不致下塌，这就好一些，如果还存在其它问题，也就可能超出“度”了。

这说明“度是特殊的规定量，度是实在的度。”（同上书第100页）而这个度，人是能够认识和把握的。要防止失度，如放置东西用白茅铺垫，敬慎之至，就不会出事。又如渡河，水深

过头，是危险的。而“包荒，冯河，不遐遗。”（《泰·九二》）把挖空的匏瓜绑在身上就不致沉没。

在社会人伦道德方面，也表现同样的情况。枯杨发芽，老头子娶个年轻的女子为妻；枯杨开花，老妇人找个年轻的丈夫。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前者固“无不利”，后者也“无咎无誉”。但作者还是认为“大过”，在年龄的量上超过了限度。

䷛ 巽下兑上

大过 [1]，栋桡 [2]，利有攸往 [3]，亨 [4]。

初六 藉用白茅 [5]，无咎。

九二 枯杨生稊 [6]，老夫得其女妻 [7]，无不利。

九三 栋桡，凶。

九四 栋隆 [8]，吉，有它，吝 [9]。

九五 枯杨生花 [10]，老妇得其士夫 [11]。无咎无誉。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12]。

注释：

[1] 大过：太过。大，古文通太。从卦、爻辞所记述的来看，是一些过头事，是事物超越其质的规定性的问题。

[2] 栋桡：“桡”（nao），通挠。陆德明《释文》：“曲折也。”《说文》：“桡，曲木。”

[3] 利有攸往：要走出室外。承上“栋桡”，可知为是避免栋折室倾也。

[4] 亨：通，引伸为行。

[5] 藉用白茅：用白茅铺垫。“藉”，古席字，引伸为铺垫。“白茅”，一

种茅草。《诗·野有死麋》：“白茅包之。”《礼》：“封诸侯以上，藉以白茅。”“藉”，《说文》：“茅藉也。”《庄子·在宥》：“筑特室，席白茅。”《达生》：“藉白茅。”可知是当时常用的铺垫之物。《系辞》下传曰：“苟措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这是说举事慎重，乃可以避免过度。

[6] 枯杨生稊：枯老的杨树发芽。“稊”，通“蕢”。王弼注：“杨之秀也。”郑注作蕢木更生也。这是起兴，所以引发下文也。

[7] 老夫得其女妻：老头子娶年青女子为妻。《正义》疏：枯老之夫得其少女为妻也。”

[8] 栋隆：栋梁中间隆起。“隆”，《玉篇》：“中央高也。”

[9] 有它，吝：有其它的变故，就不好了。“它”，《玉篇》：“非也，异也。”指其它的变异。“吝”，穷，引伸为不好。

[10] 枯杨生花：枯老的杨树开花。此亦起兴，引发下文。

[11] 老妇得其士夫：老妇人找到了年轻的丈夫。《正义》疏：“年老之妇得其强壮士夫，妇已衰老，夫又强大。”

[12] 过涉灭顶，凶，无咎：渡河，水深过头，是危险的，用挖空的匏瓜绑在身上，就没有问题。“灭顶”之水，“过涉”乃“凶”。这是一个质的规定性，是自然与人相关的一个特殊的度，一个实在的度。然而，认识了这一点，“包荒，冯河，不遐遗”（《泰·九二》），则“无咎”矣。这又是一个质的规定性，人适应与自然的关系的特殊的度，也是一个实在的度。根据现代的物理学是完全可以计算出来的。所以黑格尔说：“规定的量，首先是那具有某种规定性或一般界限的量——在具有完整的规定时就是数。”（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第93—94页）

译文：

䷧ 巽下兑上

压得太重，以致栋梁弯曲，要走出室外，才行。

初六 举事如放置东西用白茅铺垫，敬慎之至，则不失过度矣。

九二 枯老的杨树发芽，老头儿娶了年轻的女子为妻，没有不好的。

九三 栋梁压弯了，那是危险的。

九四 栋梁中间隆起，那还好。如果有其它的变故，就不好了。

九五 枯老的杨树开花，老妇人找了年轻的丈夫，无所谓好坏。

上九 渡河，水深过头，是危险的，如果用挖空的匏瓜绑在身上，就没有问题。

坎 卦二十九

本篇卦象，坎下坎上。坎，水也；又险也。《象》曰：“水洊至。”“洊”（jian 荐），或作“瀋”。《释文》引《尔雅》说：“再也。”陆绩：“水再至也。”王弼注：“相仍而至。”“仍”，重也。犹言接连不断地相重而来也。水再至，亦险再至，是凶险接连不断地相重而来也。《卦辞》、《爻辞》言平民和奴隶已习于犯死，铤而走险。可知坎险指的是奴隶主贵族对他们的镇压。

作者以严峻的笔触，义愤的激情，深刻地揭露奴隶制的社会危机和人民的苦难。

文章一开头就说，平民和奴隶已习于犯死，铤而走险。为什么这样呢？那是他们相信不这样就不能活下去的缘故。所以“作奸犯科”的事是流行的，而且行为受尊敬。

人民不怕死，即使是双重坎坑的凶险，也有人敢趟。

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只是为了求一点小得。坎坑险而且深，一旦跌进去，就不用活着出来。这说明奴隶制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何等的残酷。

且作者断言，陷井填不满，即使是把小山丘平了。奴隶制已是日暮途穷，不可救药了。

所以有平民犯死坐牢的，他们还有人送酒食，用陶制品，从窗口里送进取出，终不看成是问题。

有奴隶坐牢的，就更惨。用三股两股绳索绑着，关进周围种有丛棘的地牢，长年出不来，这是多么凶恶。

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有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老子道德经》七十四章）对于平民和奴隶的残酷镇压，最终必然导致整个奴隶制的完全崩溃。

䷜ 坎下坎上

习坎 [1]，有孚维心 [2]，亨 [3]，行有尚 [4]。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 [5]，凶。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 [6]，入于坎窞，勿用 [7]。

六四 樽酒，簋贰 [8]，用缶 [9]，纳约自牖 [10]，终无咎 [11]。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 [12]，无咎。

上六 系用徽纆 [13]，寘于丛棘 [14]，三岁不得

[15], 凶。

注释:

[1] 习坎: 习于犯死, 铤而走险。“习”, 王弼注: “便习。”“坎”, “险陷。”

[2] 有孚维心: 有所信维系他们的心理。“孚”, 信也。“维”, 维系。

[3] 亨: 通, 流行, 引伸为总是有人干某种事的意思。

[4] 行有尚: 行为有人尊尚。

[5] 入于坎窞, 凶: 进入双重坎坑的凶险。“窞”(dan 旦)《说文》: “坎中小坎也。”“坎窞”, 坎中有小坎, 是双重的坎坑, 极言其凶险也。

[6] 坎险且枕: 坎坑险而且深。“枕”, 俞樾说: “枕当作沅。”《释文》: “古文作沅。”《庄子·外物篇》: “慰瞽沈屯。”《释文》引司马注说: “沅, 深也。”坎险且沅者, 坎坑险且深也。

[7] 勿用: 不用活着出来。承上“入于坎窞”, 可知是指不用活着出来言之。

[8] 樽酒, 簋贰: 一壶酒, 两碗食物。“樽”, 装酒器皿, 今谓之壶。“簋”(gui 鬼): 《说文》: “黍稷方器也,”《周礼·金人》: “凡祭祀共簋簠。”郑玄注: “方曰簠, 圆曰簋, 盛黍稷稻粱器。”《诗·伐木》: “陈馈八簋。”《毛传》: “圆曰簋。”今存古铜器簋, 为圆形。簋为方形。可见郑、毛说是, 许慎非。

[9] 用缶: 用陶制品。指陶制樽、簋。樽、簋有铜、陶两种。贵族用铜制品, 这里是说给犯人用的, 是陶制品。

[10] 纳约自牖: 从窗口里送进取出。“纳”, 送进。“约”, 闻一多说。“约犹取也。”从勺之字如酌、钓、杓等都有取义。“牖”, 窗口,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 “土狱, 凿地为窖, 故牖在室上, 如今之天窗然。以地窖为狱, 则狱全不可见, 惟见其牖。书传称殷狱曰牖里, 或以此坎。”

[11] 终无咎: 终不看成是问题。指坐牢的人不把坐牢看成了不得的事。

[12] 坎不盈, 祗即平: 陷阱填不满, 即使把小山丘全平了。“祗”, 《释

文》引郑玄云：“当为坻，小丘也。”

[13] 系用徽纆：用三股两股绳索把人绑起来。“徽纆”，绳索。《释文》引刘表注：“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

[14] 寘于丛棘：寘，置也。关进周围种有丛棘的牢狱。“丛棘”，指牢狱。古代在牢狱外围种上丛棘，以防犯人越狱。故以丛棘指代牢狱。《左传》哀公八年：“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太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囚之以棘。”可证。

[15] 三岁不得：长年不得出来。“三岁”，泛言时间之长也。“不得”，承“寘于丛棘”，可知指不得出来。

译文：

䷋ 坎下坎上

平民和奴隶已习于犯死，铤而走险。那是因有确信维系他们的心理，所以总是有人干，行为受尊敬。

初六 平民和奴隶已习于犯死，铤而走险，即使是双重坎坑的凶险。

九二 坎坑凶险，那只是为求一点小得。

六三 面临坎坑，坎坑险而且深，一旦进入双重的坎坑，就不用活着出来。

六四 一壶酒，二碗食物，用的陶制品，从窗口里送进取出，终不看成是问题。

九五 坎坑填不满，即使把小山丘尽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上六 用三股两股绳索把人绑起来，关在周围种有丛棘的地牢中，长年不得出来，这是多么的凶恶。

离 卦三十

本篇卦象，离下离上。两离相重，象结绳为网罟，结竹为藩篱也。离为目，网罟藩篱皆目也。以藩篱圈兽曰畜、网罟取鱼曰渔，其义一也。故《系辞》下传说：“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里是就藩篱言之。

《卦辞》、《爻辞》记述牛马的大量驯化，圈养，招致邻近民族的掠夺和如何进行反击。

人们通过狩猎，已懂得把野兽畜养起来，让其繁殖。于是乃有家禽家畜。《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是畜养野禽进行繁殖的例子。《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就有了牛马牢了。这里讲设置藩篱用于圈养母牛，也把黄马、骊马圈起来。说明家畜已有大量的发展。

恩格斯说：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氏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87—188页）

牛马繁殖的大发展，于是招致邻近民族的掠夺。他们是警惕的。听到错杂的脚步声，就戒备起来。但一旦疏忽，就出了事。一天傍晚青壮年“不鼓缶而歌”，老年人嘖有嗟叹，认为“凶”，要出事。果然敌人突如其来，纵火焚烧，见人就杀，抓到东西就抛掉，横遭一场大洗劫。人们泪如雨下，忧伤嗟叹，义愤化为力量。头领下令出征反击，斩敌首，获敌众的人都得了

奖赏。

䷝ 离下离上

离 [1]，利贞，亨畜牝牛 [2]，吉。

初九 履错然 [3]，敬之 [4]，无咎。

六二 黄离 [5]，元吉。

九三 日昃之离 [6]，不鼓缶而歌 [7]，则大耋之嗟 [8]，凶 [9]。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 [10]，弃如。

六五 出涕沱若 [11]，戚嗟若 [12]，吉 [13]。

上九 王用出征 [14]，有嘉折首，获匪其丑 [15]，无咎。

注释：

[1] 离：藩篱，用作牛马圈也。《扬子方言》：“罗谓之离。”《尔雅·释器》：“鸟罟谓之罗。”注：“谓罗络之。”《诗·王风》：“雉离于罗。”这里引伸为藩篱，所以罗络牛马也。

[2] 亨畜牝牛：用于畜养母牛。“亨”，行，行于，引伸为用于。“牝”，母兽曰牝。

[3] 履错然：错杂的脚步声。“履”，步履，脚步。“错”，交错，杂踏之声。

[4] 敬之：借为傲，警戒，戒备。

[5] 黄离：把黄马驹马圈起来。承卦辞“离”而省，意为“离黄离”，“黄”，指黄马，“离”，借为驹，指驹马。

[6] 日昃之离：一个傍晚的灾难。“日昃”（ze 仄）：傍晚，指太阳偏西的时候。“离”，罹也，《尔雅·释诂》：“罹，忧也。”引伸为灾难，凶害。

- [7] 不鼓缶而歌：不击“缶”乐而歌唱。“缶”(fou 否)：陶制乐器。《说文》：“瓦器，……秦人鼓之以节歌。”
- [8] 则大耋之嗟：嗟有老人的嗟叹。“则”，借为嘖，声通，不满意的话。“大耋”(die 迭)，七八十岁的年纪，泛指老人，如耄耋之年。
- [9] 凶：老人的“嘖嗟”，认为要出事，故“凶”。据《经典释文》：“古文及郑无凶字。”王弼本有，义长，可使上下爻连读。
- [10] 死如：见人就杀。杀而死，故曰“死如”。
- [11] 出涕沱若：流泪像下大雨一样。极言其伤心。《诗·泽陂》：“涕泗沱沱。”
- [12] 戚嗟若：忧戚嗟叹。“戚”，忧伤也。“嗟”，叹息。
- [13] 吉：承上“出涕沱若，戚嗟若”，则是义愤集结为复仇的力量，故曰“吉”。
- [14] 王用出征：头领下令出征反击。“王”，指受侵略民族的头领。“用”，决策，决定。
- [15] 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斩敌首的，抓获了敌众的，都得到奖赏。“有嘉”，指给予奖赏。“折首”，斩取敌人首级。“匪”，通彼。《诗·小雅·小旻》：“如匪行迈谋。”“丑”，丑类，指敌众。《周易集解》引虞翻说：“丑，类也。”《诗·出车》、《采芣》并云：“执讯获丑。”俱指俘得敌众。

译文：

䷵ 离下离上

设置藩篱，于驯化野兽有利，用于圈养母牛，好。

初九 听到错杂的脚步声，警惕戒备，没有出事。

六二 把黄马、骊马都圈起来，大好。

九三 一个傍晚的灾难，青壮年不击“缶”乐而歌唱，老年人不满地叹息，认为要出事。

九四 果然敌人突如其来，纵火焚烧，见人就杀，抓到东西就抛弃。

六五 大家泪如雨下，忧伤嗟叹，义愤集结为复仇的力量。

上九 头领下令出征反击，对斩敌首、抓获敌众的，都给予奖赏，这次行动没有错。

《周易》下经注译

咸 卦三十一

本篇卦象，艮下兑上。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彖》曰：“男下女。”这是古代婚礼之仪式。高亨据《仪礼·士昏礼》说：“古代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唯婚礼有男下女之仪式。男亲至女家以迎女，女升车，男授绥（绥形如索，系于车上，人登车时手拽之）御车，走几步。男先至己家，待女于门外，女至，男揖女以入。”（《周易大传今注》第290页）此所以取象男女结婚，相感相应也。

《卦辞》、《爻辞》对古代夫妇新婚的记述，文情粗俗，生动细腻，揭示当时的婚姻已完全由父母包办，新郎新娘婚前不认识，新婚之夜，上床各睡一头，新郎把新娘从脚拇指摸起，再爬过去拥抱，没有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只有本能的感触，这就是所谓的夫妇之道，夫妇之正。如果婚前认识，有授受之亲，就不正了。

荀子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

可惜的是这种遗风，在边远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竟不幸至今仍然有所流传。

䷋ 艮下兑上

咸亨 [1]，利贞 [2]，取女吉 [3]。

初六 咸其拇 [4]。

六二 咸其腓，凶 [5]，居吉 [6]。

九三 咸其股 [7]，执其随 [8]，往吝 [9]。

九四 贞吉悔亡 [10]，憧憧往来 [11]，朋从尔思 [12]。

九五 咸其脢 [13]，无悔 [14]。

上六 咸其辅颊舌 [15]。

注释

[1] 咸亨：感应相通。“咸”，《彖》曰：“感也。……二气感应以相与。”

“亨”，通，感应而心相通也。

[2] 利贞：利于举办婚事。“贞”下承“取女”，可知是指举办婚事。

[3] 取女吉：把女子娶过来好。“取”借为娶。“取女吉”，即《蒙·九二》：“纳妇吉。”女嫁男方。

[4] 咸其拇：摸她的大脚拇指。“咸”：感，感触，也就是摸。“拇”，《释文》：“马郑薛云：‘足大拇指也’。”《子夏传》作踬，荀作母。《周易集解》拇亦作母，引虞翻云：“拇，足大指也。”

[5] 咸其腓，凶：摸她的腿肚子，遭到拒绝。“腓”（fei 肥）：小腿肚子。《释文》：“郑云：‘腓肠也。’王虞云：‘腓，腓肠也’。”朱熹曰：“腓，足肚也。”“凶”，指遭到拒绝。

[6] 居吉：停一会好。“居”，止也。《易·系辞下》：“变动不居。”孔融《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是其例。

[7] 咸其股：摸她的大腿。“股”，大腿。

[8] 执其随：执意使之相从。“随”，《说文》：“从也。”

[9] 往吝：继之遭拒绝。“往”，前往，继之也。“吝”，穷，指拒绝。

- [10] 贞吉悔亡：新娘顺从而又悔退。“贞吉”，举事吉利，指新娘顺从新郎也。“悔亡”，悔退，表现新娘的半推半就之状。
- [11] 憧憧往来：不停地感触。“憧憧”，憧借为童，《广雅·释言》：“盛也。”《经典释文》引王肃云：“往来不绝貌。”指二体往来不绝相交感也。
- [12] 朋从尔思：新娘顺从了新郎的意志。“朋”，伴侣，指新娘。“尔”，汝，指新郎。“思”，思想，想法，意志。
- [13] 咸其脢：摸她的背。“脢”（mei 梅）：《说文》：“背肉也。”《释文》：“脢，郑云：‘背脊肉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脢，夹脊肉也。”
- [14] 无悔：无反悔，引伸为亲热。
- [15] 咸其辅颊舌：贴着她的脸，亲她的舌头。“辅”，借为𩚑：𩚑颊，脸部。《释文》：“虞作𩚑。”《说文》：“𩚑，颊也。颊，面旁也。”

译文：

䷟ 艮下兑上

感触相通，利于举办婚事，把女子娶过来好。

初六 摸她的大脚指。

六二 摸她的腿肚子，遭到拒绝，停一会好。

九三 摸她的大腿，执意使之相从，继之遭到拒绝。

九四 新娘顺从而又悔退，往来不绝地相摸，新娘顺从了新郎的意志。

九五 抱着摸她的背，不悔退。

上六 贴着脸，亲她的舌头。

恒 卦三十二

本篇卦象，巽下震上。震为雷，巽为风。《象》曰：“雷风。”雷与风，是自然界的一种恒久现象，所以取喻人之举事，亦必

“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卦辞》、《爻辞》论述做事要经常，要坚持，要有恒心。有恒心，乃能通顺，不出问题，利于举事，有所前进。但事情无不包含着两重性。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道德经》五十八章）这是必须注意的。因此，在坚持做某一项事情的过程中，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深挖土，盲目地干下去，一塌方，事情凶险，无所利，而后悔莫及了。

打猎不是常有得，有时要分享别人的猎物，事情就不顺利。打猎存在着打不到禽兽的一面。

唯妇人从事的农业，坚持耕耘是有收获的。

自然现象的坚持性，也存在着两重性。长期的雷雨，就不好。

这说明《周易》作者有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总是着眼于反面来把握正面。这一思想方法是最可宝贵的。

䷟ 巽下震上

恒^[1]，亨，无咎，利贞^[2]，利有攸往。

初六 浚恒^[3]，贞凶^[4]，无攸利。

九二 悔亡^[5]。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6]，贞吝^[7]。

九四 田无禽^[8]。

六五 恒其德贞^[9]，妇人吉^[10]，夫子凶^[11]。

上六 振恒^[12]，凶。

注释：

- [1] 恒：常。引伸为经常，坚持，有恒心。
- [2] 利贞：利在坚持正道。贞，正也，指正道。《彖》曰：“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 [3] 浚恒：深挖土，盲目地干下去。“浚”（jun 俊）：《释文》：“郑作濬。”《说文》：“浚，抒也。濬，深通川也。”《左传》庄公九年《经》：“浚洙。”是抒河之浚。《孟子·万章篇》：“使浚井”，是抒井之浚。“恒”，《序卦》传说：“久也。”《彖》传、《集解》引侯果并同。“浚恒”，浚久也，这就是坚持长久地深挖土。古代挖土的事很多，挖地窑，挖水井，挖陷阱，挖沟洫等。
- [4] 贞凶：举事凶险。指深挖土，塌方，就是很危险的。
- [5] 悔亡：后悔莫及。“亡”，亡失，无可挽回也。
- [6] 或承之羞：有时要接受别人馈赠的猎物。“承”，承接。“羞”，馐本字。《类篇》：“进献也。”
- [7] 贞吝：举事不顺利。“吝”，穷，引伸为不顺利。
- [8] 田无禽：打猎存在打不到禽兽的一面。“田”，田猎，指打猎。“无禽”，指没有打到禽兽。
- [9] 恒其德贞：坚持下去是有收获的事情。
- [10] 妇人吉：妇人从事的农业吉利。承上“恒其德贞”，可知是指妇人从事的事情，古代农业最初是由妇人来干的。
- [11] 夫子凶：男人的狩猎就靠不住。“夫子”，相对于“妇人”言之，故知泛指为男人。“不恒其德”，故凶。
- [12] 振恒：长期雷雨。“振”，张璠和李鼎祚《周易集解》作震。《说文》：“劈历振物者从雨辰声。”《说卦》：“震为雷。”

译文：

䷟ 巽下震上

有恒心，乃能通顺，不出问题，利在坚持正道，有所前进。

初六 深挖土，坚持下去，事情凶险，毫无所利。

九二 一塌方，后悔莫及。

九三 打猎不是常有得，有时要接受别人的馈赠，事情就不顺利。

九四 打猎存在着打不到禽兽的一个方面。

六五 坚持下去必有收获的事，只有妇人的农事吉利，男人的狩猎靠不住。

上六 长期的雷雨，也不好。

遁 卦三十三

本篇卦象，艮下乾上。乾为天，艮为山。《象》曰：“天下有山。”这是以“天”喻“庙堂之高”；以“天下”喻“江湖之远”；以“山”喻“贤人”也。“天下有山”，言处江湖之远有贤人也，是贤人隐退也。

这是奴隶制末年隐士思潮的反映。“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诸侯兼并，奴隶暴动，阶级斗争激烈，政治黑暗，人人自危。于是“辟世”之士出焉。

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在孔子时，就有晨门、荷蓑、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者，是辟世之士也。

《卦辞》、《爻辞》极言政治的黑暗。认为隐退好，于举事有

小利。隐退太晚，祸及其身，就来不及脱逃了。作者深深地同情隐遁之士。衷心地想挽留他们，寄希望于他们。对他们隐退，痛如疾厉。只有那些被蓄养的“臣妾”才高兴。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洁身隐退，独善其身，对君子是吉利的，应该以隐居为乐。

飞一般地隐去吧，没有不利的。这说明作者对于奴隶制是毫不抱希望了。

䷋ 艮下乾上

遁 [1]，亨，小利贞 [2]。

初六 遁尾，厉 [3]，勿用有攸往 [4]。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5]。

九三 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6]。

九四 好遁 [7]，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 嘉遁 [8]，贞吉。

上九 肥遁 [9]，无不利。

注释：

[1] 遁(dun 盾)：《广韵》、《释文》：“隐退也。匿亦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郑云：逃去之名。《序卦》传云：遁者退也。”指隐居不仕。

[2] 小利贞：于举事有小利，孟子说：“独善其身”也。

[3] 遁尾，厉：隐遁太晚，祸及其身。“尾”，王弼注：“尾之为物，最在体后者也。处遁之时不往，何（荷）灾而遁尾，祸所及也。”“厉”，祸及其身。

[4] 勿用有攸往：来不及脱逃了。承上“厉”，可知指不及往也。

[5]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用革制绳索把他的马系住，亦如《诗

·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繁之维之，以永终朝”之义。郑玄笺：“爱之，欲留之。”意谓缚住贤人的白马，不放他离去。“莫之胜说”，是说隐遁者就走不脱了。“说”，通“脱”。

[6] 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挽留住隐遁者，痛如疾厉。只有那些被蓄养的臣妾才高兴。“系遁”，承上把隐遁者挽留住。“有疾厉”，极言其痛苦。“畜臣妾吉”，言贤人隐退，只有那些被蓄养的臣妾才高兴。“畜”，被畜养；“吉”，吉利，引伸为高兴。

[7] 好遁：洁身隐退。“好”，洁身自好也。

[8] 嘉遁：以隐居为乐。“嘉”，《礼·礼运》：“交献以嘉魂魄。”注：“嘉，乐也。”

[9] 肥遁：飞一般地隐去吧。“肥”，借为“飞”。《淮南子·师道训》：“遁而能飞，吉孰大焉。”《后汉书·张衡传》：“利飞遁以保名。”本此。

译文

䷗ 艮下乾上

隐居不仕好，可以独善其身。

初六 隐遁太晚，祸及其身，就来不及逃脱了。

六二 用黄牛革制绳索把他的马系住，他就无法走脱了。

九三 挽留隐退者，痛如疾厉；只有那些被蓄养的“臣妾”才高兴。

九四 洁身隐退，于“君子”吉利，“小人”不这样看。

九五 以隐居不仕为乐，举事是吉利的。

上九 飞一般地隐去吧，没有不利的。

大壮 卦三十四

本篇卦象，乾下震上。乾为天，震为雷。《象》曰：“雷在

天上。”据惠士奇说：古者从禽必有虞人“一鼓走疑”。“雷在天上”，是取喻狩猎“一鼓走疑”之声，威震如雷也。又乾，健也，刚也；震，动也。《彖》曰：“刚以动。”这就是取喻被捕捉的公羊刚健而动有力也。

这大概是由狩猎向畜牧业的过渡阶段。人们已懂得把野兽驯化为家畜，这里表现的是饲养羊作为畜牧业的特征。

文中记述捕获了壮实的公羊，认为对举办畜养事业有利。

可惜的是平民打猎凭力壮，不如奴隶主贵族用罗网捕捉厉害。公羊伤在脚上，追捕得凶，才捉住的。

把公羊圈起来，它用角撞触篱笆，卡住了角，篱笆终于被撞破，没有卡得住，公羊逃了出去，又被大车的轮子撞伤。公羊逃到郊场，没能跑掉。

把公羊的角卡住在篱笆上，不能退，不能进，不能动，卡得死死的，那就好了。

这生动地表明平民狩猎和驯养野兽的艰难。

䷀ 乾下震上

大壮 [1]，利贞。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2]。

九二 贞吉。

九三 小人用壮 [3]，君子用网。贞厉 [4]。羝羊触藩，羸其角 [5]。

九四 贞吉，悔亡 [6]，藩决不羸 [7]，壮于大舆之輹 [8]。

六五 丧羊于易 [9]，无悔。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10]，无攸利^[11]，艰则吉^[12]。

注释：

[1] 大壮：捕捉的公羊很壮实。下文云：“羝羊触藩。”可知是捕捉的公羊。“壮”，肥硕。《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养壮佼。”孔颖达疏：“壮谓容体盛大。”《说文》：“壮，大也，又疆也，盛也。”

[2] 壮于趾，征凶，有孚：公羊伤在脚上，追捕很凶，才捉住的。“壮”通“戕”，伤也。郭璞说：“淮南呼壮为伤。”“征”，征伐，这里指追捕。“有孚”，被捉住。

[3] 小人用壮：打猎平民凭力壮。“小人”，与“君子”为对文，指平民。“壮”，力壮，力气，如年轻力壮。

[4] 君子用罔，贞厉：奴隶主贵族使用罗网，捕猎厉害。“君子”，指奴隶主贵族。“罔”通“网”，罗网。《经典释文》：“取兽曰罔。”“贞厉”，指捕猎之举事厉害。

[5] 羝羊触藩，羸其角：“公羊用角触篱笆，卡住了角。”羝（dī 低）羊：《经典释文》：“羝羊也。”《诗·大雅》“取羝以羖。”传：“羝羊，壮羊也。”即公羊。“藩”，《释文》：马云：“篱落也。”《广雅·释室》：“篱也。”则藩，即篱笆，这里指羊圈。“羸”（lei 雷），《释文》：“马云‘大索也。’王肃作縲。郑、虞作𦏧。蜀才作累。张作𦏧。”《周易集解》引侯果说：“触藩，故角被拘羸。”拘羸犹拘系也。孔颖达疏：“拘累缠绕也。”在这里意为卡住。

[6] 悔亡：逃跑。

[7] 藩决不羸：篱笆被撞破，没有卡得住。“决”《玉篇》：俗决字。同“缺”，缺陷也。《史记·秦始皇纪》：“譬犹六驥过缺陷也。”这里指破缺。

[8] 壮于大舆之輹：伤于大车的轮子。“大舆”，大车。“輹”（fù 复）：

《释文》：“本又作辐。”借指车轮。

[9] 丧羊于易：羊跑到郊场。“丧”，丧失，借为逃跑。“易”，郊场。《周礼·县师》注：“郊内谓易。”《汉书·食货志》：“场作易。”读通卦、爻辞，这本来是文从字顺的。自顾颉刚根据王国维关于王亥的探讨，确定此爻辞，还包括《旅·上九》爻辞“丧牛于易”，是指王亥而言。“易”乃成“有易”国名，就弄糊涂了。“易”，古通“狄”，音同。《史记·殷本纪》：帝善妃“简狄”。《索隐》：“狄，旧本作易。”李镜池乃认为这二条爻辞“不必附会于王亥也。”而是“指太王（古公亶父）被狄（易）人侵逼去邠迁岐说的。”（《周易筮辞续考》，《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第97—98页）这就从一个附会引出另一个附会。其实，这二条爻辞与王亥或太王“丧牛羊于易”毫不相干。

[10] 不能遂：不能进。“遂”，《周易集解》引虞翻说：“进也。”《正义》疏：“谓进往也。”

[11] 无攸利：不能动。承上文：“不能退，不能遂”，是进退皆无所利，言不能动也。

[12] 艰则吉：卡得死死的那就好了。“艰”，是说把公羊置于“进退维艰”之地，则是把它的角卡死在篱笆上，使之动弹不得也。

译文：

䷖ 乾下震上

捕获了很壮实的公羊，对举办畜养事业有利。

初九 公羊伤在脚上，追捕很凶，才捉住的。

九二 对举办畜养之事吉利。

九三 平民打猎凭力壮，奴隶主贵族使用罗网，厉害。圈住的公羊用角撞篱笆，卡住了它的角。

九四 举事吉利。羊跑了，篱笆被撞破，没有卡得住。但跑出去又被大车的轮子撞伤了。

六五 羊跑到郊场，没有跑掉。

上六 把公羊的角卡住在篱笆上，不能退，不能进，不能动，卡得死死的那就好了。

晋 卦三十五

本篇卦象，坤下离上。坤为地，离为日。《彖》曰：“明出地上。”与《象》传同。这是取喻日出地上的拂晓之时，正是军事进攻的好时机。

文中举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的战例，论述军事思想。

战争是由周武王之弟康叔封统帅的。在作者看来，这一战役之所以一日多次取胜，进攻消灭敌人，围歼敌人，俘获很多军马，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统帅指挥正确。因为进攻那是敌我双方力量的较量，要考虑攻城夺邑，存在着严峻、顺利，攻击点选择无失，或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等复杂情况的。

毛泽东在讨论指挥员的战略、战役或战斗的决心时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形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就叫做主观和客观相

符合，也就是指挥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二版第一卷第179页）

在这里，应该说，对战略、战役或战斗的某些重要原则，是有了一定的认识。

“师出以律”（《师·初六》爻辞），军队纪律要好，这就是“罔孚裕”，不虏掠敌国平民的财物，乃能瓦解敌国军民的斗志。二是敌人的无能，对进攻的防御不知所守，一击即溃，不能再接再厉。

以上表现了作者的军事胆略。他对这一战役的评价与战事的胜利——“贞吉”是由于“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托“王母”的大福成为鲜明的对照。

䷆ 坤下离上

晋^[1]，康侯^[2]用锡马^[3]蕃庶^[4]，昼日三接^[5]。

初六 晋如摧如^[6]，贞吉，罔孚裕^[7]，无咎。

六二 晋如愁如^[8]，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

母 [9]。

六三 众允，悔亡 [10]。

九四 晋如鼫鼠 [11]，贞厉。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 [12]，往吉 [13]，无不利。

上九 晋其角 [14]，维用伐邑 [15]，厉，吉，无咎，贞吝 [16]。

注释：

[1] 晋：本字作“晉”，俗作“晋”。《说文》：“晉，进也。”这里指战争的进攻。

[2] 康侯：康叔封，周武王之弟，初封于康，故称康叔或康侯。《康侯鼎铭》：“康侯丰作宝尊。”丰即《说文》的𠂔，与封通。《史记·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又《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武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弟无官。”康叔为司寇，按《周礼》是“掌邦禁以佐王刑”的官，从本卦来看，是“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的统帅，因平叛战争有功而受封。

[3] 锡马：献马。“锡”，犹“献”。《尚书·禹贡》：“禹锡玄珪，告厥成功。”又《召诰》：“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是古代上赏下，下献上，均称“锡”。这里是用作“献”。

[4] 蕃庶：很多，“蕃”，通“繁”“庶”，众多。《诗·小雅·小明》：“我事孔庶。”

[5] 昼日三接：一日多次取胜。“昼日”，白天，泛言一天。“接”，通“捷”。《左传》文公十四年《经》：“晋人纳捷菑于邾。”《公羊传》、《经》“捷”作“接”。《经典释文》：“接，郑音捷，胜也。”

- [6] 晋如摧如：进攻歼灭敌人。“摧”，歼灭。《楚辞·九叹·忧苦》：“折锐摧矜。”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
- [7] 罔孚裕：没有虏掠财物。“罔”，《尔雅·释言》：“无也。”《书·汤誓》：“罔有所赦。”“孚”，抓取，虏掠。“裕”，《说文》：“衣物饶也。”此言“师出以律”（《师·初六》爻辞），争取民众也。
- [8] 晋如愁如：进攻围歼敌人。“愁”，《韵会》《正韵》：“拏或作愁。”《说文》：“拏，束也。”《增韵》：“敛也。”《尔雅·释诂》：“聚也。”马融《广成颂》：“拏敛九藪之动物。”这里意为围歼。
- [9] 受兹介福于其王母：那是托“王母”的大福。“介福”，大福。“王母”，《尔雅》：“父之妣为王母。”即祖母。这当是周公平“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后，祭祀“王母”时所说的话。仍然表现着尊重母系祖宗的母系社会的遗风。
- [10] 众允悔亡：敌众防御垮了，一溃不振。“众”，敌众，指敌人的师旅。“允”，《玉篇》：“当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善能当。”当即防御。“悔亡”，言战败逃亡，指一溃不振。
- [11] 晋如鼫鼠：对进攻不知所守。“鼫(shí 饰)鼠”，《说文》：“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物，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经》：“螻蛄一名鼫鼠，谓此也。”王弼注：“进如鼫鼠，无所守也。”
- [12] 悔亡失得勿恤：战败未能取胜不用气馁。“悔亡”，指战事失败。“失得”，失其所得，即未能取胜。“恤”，《说文》：“忧也。”引申为气馁。
- [13] 往吉：再接再厉，反败为胜。“往”，前进，指接着再打。“吉”，指反败为胜。
- [14] 晋其角：进攻那是必须较量的。“角”，较量。《孙子·虚实篇》：“角之而不可有余不足之处。”
- [15] 维用伐邑：考虑要攻城夺邑。“维”，思维。新安朱氏曰：“惟，从心，思也。”《韵会》：“按六经，惟、维、唯，三字皆通。”
- [16] 厉，吉，无咎，贞吝：有严峻、顺利，攻击点无误或正碰在钉子上

等复杂情况。“厉”，严厉，指战局危险。“吉”，吉利，指战局顺利。
“无咎”，判断没有出错，攻击点的部署与敌军的实在情形相合。“贞吝”，事穷，进攻之举事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

译文：

䷆ 坤下离上

进攻，康侯用于进献俘获的军马很多，一天多次取胜。

初六 进攻歼灭敌人，事情顺利。不掳掠敌国平民的财物，这没有错。

六二 进攻围歼敌人，这是托“王母”的大福。

六三 敌众防御，一溃不振。

九四 敌人对进攻不知所守，事情对他们是危险的。

六五 战败未能取胜不用气馁，再接再厉，反败为胜，无不顺利。

上九 进攻那是敌我双方力量的较量，要考虑攻城夺邑，是存在着危险、顺利、进攻点选择无误或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等复杂情况的。

明夷 卦三十六

本篇卦象，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彖》曰：“明入地中。”与《象》传同。这是取喻把“明”掩灭，隐没，屏障起来，不现于外，而藏于腹，内明外晦，所谓“大智若愚”也。

这是对老子“明道若昧”（《老子道德经》四十一章）的具体发挥。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互相联系，相反相成，向着相反的方面

转化。此物以他物为存在的前提，此物中包含着此物的对方、他物；依一定的条件，此物转化为他物。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因此，注意从反面观察正面，从他物观察此物，或从此物观察他物，就是很重要的。

王弼在阐述老子的“道”“与物反”（《老子道德经》六十五章）时说：“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此道之与形反也。”（《老子指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必然趋势，“物”是它的表现形态。这就是说事物的表现形态每每是与它的本质相反，相矛盾的。

事物的表现形态，是事物的现象，是看得见的，这就是“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必然趋势，是事物的本质，是看不见的，这就是“昧”。《周易》叫做“明夷”，《上六》爻辞叫做“晦”，都是一个意思。《大象》叫做“用晦而明”，即由反而正，完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作者写道：用晦，于难事有利。

举军事为例，为了进行突然袭击，就要急行军，三日不暇进食；或借口南去打猎为掩护，迷惑敌人，所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也。这就是“用晦”。

举史故为例，纣囚西伯于羑里，周人收买纣的左右心腹，进献美女、文马、他奇怪物，于是获纣欢心，得以出狱。最终推翻殷王朝，建立西周大业。

箕子之佯狂为奴，也是一种“用晦”。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说：“不懂得‘晦’，即由反面向正面的转化，即使开初爬得很高，最终是要垮台的。”

䷢ 离下坤上

明夷 [1]，利艰贞。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 [2]。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3]，有攸往，主人有言 [4]。

六二 明夷 [5]，夷于左股 [6]，用拯 [7] 马壮 [8]，吉。

九三 明夷于南狩 [9]，得其大首 [10]，不可疾贞 [11]。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12]。

六五 箕子之明夷 [13]，利贞。

上六 不明晦 [14]，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15]。

注释：

[1] 明夷：用晦。“夷”，《广雅·释诂》：“灭也。”《小尔雅·广诂》：“灭，没也。”则“明夷”，是说明被掩灭，被屏障，被隐没。故《上六》爻辞谓之“晦”。《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从爻辞所举实例来看，有隐蔽、掩护、行间、伪装诸义。

[2] 明夷于飞，垂其翼：鸣鹄飞翔，低垂着翅膀。“明夷”，李镜池《周易通义》：“借为鸣鹄，即叫着的鹄鹄。鹄、鹄，形声均通，是一种水鸟，嘴长而阔，颌下胡大如斗囊。若小泽中有鱼，就成群用它们的鹄囊把水淘干来抓鱼吃，故俗名淘河。”这是用“明夷于飞，垂其翼”起兴的诗歌体，《诗经》中多有之。如“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诗·秦风·黄鸟》）“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风·燕燕》）“鸿雁如飞，肃肃其羽，之子于行，劬劳于野。”（《小雅·鸿雁》）是也。

- [3]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急行军，三日不暇进食。“于行”，从下文“三日不食，有攸往”来看，可知是秘密的急行军。
- [4] 有攸往，主人有言：有所行动，这是统帅的部署。“有攸往”，指急行军的目标。“主人”，师旅中有决择权的统帅。“有言”，指部署的决策。
- [5] 明夷：隐蔽行军。这里的“明夷”，当是“明夷于行”之省，即隐蔽行军。
- [6] 夷于左股：左腿受了伤。“夷”，通“痍”，创伤。《左传》成公十六年：“命军吏，察夷伤。”
- [7] 拯：通“乘”，声通。
- [8] 壮：承上“拯马”，可知为壮行，急行也。
- [9] 明夷于南狩：借口南去打猎为掩护。“狩”，打猎。《诗·魏风·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 [10] 得其大首：俘虏了敌国的大头领。“得”，指俘获。“大首”，指敌国的大头领。
- [11] 不可疾贞：不是鲁莽之事。“疾”，速，急躁，引伸为鲁莽。
- [12]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找到左右心腹，得通“用晦”之心，于以获释出狱。“左腹”，左右心腹，指身边的“嬖臣”。“门庭”，当指监狱言之。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闾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是“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也。“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是“于出门庭”也。从《六五》爻辞引箕子故事来看，庶几近之。
- [13] 箕子之明夷：箕子的装疯。据《史记·周本纪》：帝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佯”，通“佯”，伪装也。“佯狂为奴”，即装疯。

[14] 不明晦：不懂得“用晦”。“不明”，不知也。

[15] 初登于天，后于入于地：开初爬得很高，最后必定垮台。桓宽《盐铁论·遵道篇》文学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初登于天”，言处“盛位”也；“后入于地”，言“虽高必崩”，不能“以善终身”也。

译文：

䷝ 离下坤上

用晦，对艰难之举事有利。

初九 鸣鹄飞翔，低垂着翅膀。“君子”急行军，三日不暇进食，有所行动，这是统帅的部署。

六二 隐蔽行军，左腿受了伤，改用乘马走得更快，吉利。

九三 借口南去打猎为掩护，俘虏了敌人的大首领，这是不可鲁莽行动的事。

六四 找到帝纣的左右心腹，得通“用晦”之心，文王于以获释出狱。

六五 箕子的装疯，是利举事的。

上六 不懂得“用晦”，开初爬得很高，最后必定垮台。

家人 卦三十七

本篇卦象，离下巽上。《离下·六二》以阴爻居内卦之中，是阴当位取喻女在内，以正道安其位，《巽上·九五》以阳爻居外卦之中，是阳当位，取喻男在外，以正道安其位。是男外女内，各正其位。故《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就是儒家的伦理观，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思想的发挥。这就是所以“顺性命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于是“道”与“儒”乃得到统一。

《卦辞》、《爻辞》记述专偶婚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69页）

如果说《小畜·九三》爻辞所说的“舆说辐，夫妻反目”，还表现着妻子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那末，这里说的：“闲有家悔亡”，要防范妻子逾越约束，有所悔失，就明显地表现着这种地位的下降。

在家庭发展的这个阶段，社会由农业公社向奴隶制过渡，或许已是奴隶制初期。恩格斯说：“familia [家庭] 这个词，……在罗马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是奴隶。”（同上）这就是说抓来的俘虏变成奴隶之后可以成为家庭的成员之一。这里也表现着同样的情况。抓到的俘虏，开初还反抗，不肯屈服，但最后还是归顺了。如果是进入了奴隶制时期，则说明自由民家庭是可以有几个奴隶的。

农业公社的个体农户是个体私有制自然经济的开始，进入奴隶制时期就成为自由民个体所有制的家庭经济这是个体经济的最古老的形式。

这里说，这样的家庭，一家众口，嗷嗷待哺，拼命地干，可以糊口，妇人贪图安逸，结果就是穷困，难以维持生活。反映

了个体经济从娘胎里带来的弱点。

䷝ 离下巽上

家人 [1]，利女贞 [2]。

初九 闲有家，悔亡 [3]。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 [4]，贞吉。

九三 家人嗃嗃 [5]，悔厉 [6]，吉；妇子嘻嘻，终吝 [7]。

六四 富家 [8]，大吉。

九五 王假有家 [9]，勿恤，吉。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10]。

注释：

[1] 家人：家里有夫妇。从下文“利女贞”来看，可知是指家里有夫妇言之，而以夫为本位。《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孔颖达疏：“火出之初，因风方炽。火既炽盛，还复生风。内外相成，有似家人之义。”皆包含家里有夫妇之意。

[2] 利女贞：利于女子正位于内。从《初九》爻辞“闲有家悔亡”来看，可知是对妇道已有严格的规定。

[3] 闲有家，悔亡：防备妻子逾越约束，有所悔矣。孔颖达疏：“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闲”，防闲，指道德范围。《诗·齐风·蔽笱序》：“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妇女的贞操是被视为“大德”的。

[4] 无攸遂在中馈：无所失于妇道。“遂”，借为队，坠本字。坠，失也。

《尔雅·释诂》：“落也。”《震·九四》爻辞：“震遂泥。”《释文》：“遂荀本作队。”与此同。“中饋”，妇人主中饋也。“饋”食也。这里泛言妇道。《三国志·蜀书·先主穆后传》：“勉修中饋，恪肃裡祀。”

[5] 家人嗃嗃：一家众口，嗃嗃待哺。“嗃嗃”(he 鹤)：严酷貌，通嗃嗃。高，敖声通。《说文》：“嗃嗃，众口愁也。”即嗃嗃待哺之意。

[6] 悔厉：悔恨而奋勉。“悔”，悔悟；悔悟其穷困也。“厉”通励，指奋勉。

[7] 妇女嘻嘻，终吝：妇人贪图安逸，结果就是穷困。“嘻嘻”，笑声，张璠本作“嬉嬉”。《经典释文》引郑云：“骄佚喜笑之意。”“终吝”，终于穷吝。

[8] 富家：幸福的家庭。“富”，借为“福”。金文富字有作“福”的。富、福从畐，声义通。从上文来看，这里非仅指一般富裕，而是包括妇女遵守妇道的整个家庭生活在内。这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家庭幸福观。

[9] 王假有家：家主祭祀于祖先神位。“王”，此卦言家庭，当是指代家主。“假”(ge 戈)：通“格”。王注：“假，至也。”言至祖宗神位处。《礼记·祭统篇》：“公假于大庙。”郑玄注：“假，至也。至于大庙，谓以夏之孟夏禘祭。”《萃》、《涣》卦辞：“王假有庙”是也。“家”，指家庭内祖先神位的所在。“有”，犹于也。

[10] 有孚威如，终吉：抓到的俘虏，开始反抗，不肯屈服，最后还是归顺了。“有孚”，抓到的俘虏。“孚”，通“俘”。“威如”，反抗不屈服，怒气冲冲之貌。“终吉”，最后归顺。故“终吉”。

译文：

䷤ 离下巽上

家里有夫妇，利于女子正位于内。

初九 防备妻子逾越约束，有所悔失。

六二 无所失于妇道，保持贞操吉利。

九三 一家众口，嗷嗷待哺，悔悟而奋勉，可以糊口。妇人贪图安逸，结果就是穷困。

六四 幸福之家，大吉利。

九五 家主致祭于祖先神位，不用忧愁，会赐吉利的。

上九 抓到的俘虏，开初还反抗不屈服，最后还是归顺了。

睽 卦三十八

本篇卦象，兑下离上。兑为泽，离为火。《象》曰：“上火下泽。”《彖》传谓之“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也。这是表示事物两相乖离，故曰：“睽。”然而“睽而一”。《杂卦》传说：“睽，外也。”这是从一物与其相关的外物来说的，是从相关的一体来说的。故《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是也。《正义》作了精辟阐释：“天高地卑，其体悬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则同也。”“男外女内，分位有别，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则通也。万物殊形，各自为象，是万物睽也，而均于生长，其事即类。”睽就是乖异，就是矛盾。这就是说事物无不互相乖异，互相矛盾，事物是既相矛盾而又相统一的。这是事物的普遍现象。

由于事物的矛盾，《卦辞》、《爻辞》认为人们在生活中总是要遇到一些异常乖戾之事的，那是用不着惊慌失措的。甚至于日常生活之事是有益的。

如走失马匹，不找，它自己又回来了。走失了马匹固然倒霉；回来了也不怪，并不是有什么神灵的差遣。那是因为马厌恶生人的缘故。动物都有“回窝”的习性。如人思念故土一样。

看见牛拉车，一角高，一角低，拼命地拉；赶车人是一个

烙额受过剕刑的奴隶；开初拉不动，最终还是拉走了。这不是鬼怪，这是奴隶社会的一种现象特征。看来作者定然处在封建社会初期，这种现象已不常见，而于他则仍记忆犹新。

在外孤行，碰上一个逃亡刖足的奴隶，一起被抓，多么严厉。然而讲清了也就没有事。继续上路，又碰上一个同宗吃肉的人，与这个人一起走，就没有问题。不要因被蛇咬过一次，见到草绳就吓得要死。

在外孤行，看见路上有人背着猪；还有一辆车载着图腾打扮的人，开初是张弓吓人，后来把弓放下了。他们不是盗贼，是去迎亲的。继续前进，遇着下雨。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风俗各不相同，那都是一些正常吉利的事。

以上说明作者通达事理，见多识广，凡事采取分析的态度，具有深刻的辩证观念，清醒的头脑。

䷧ 兑下离上

睽^[1]，小事^[2]吉。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3]，无咎。

九二 遇主于巷^[4]，无咎。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5]，其人天且目劓^[6]，无初有终^[7]。

九四 睽孤^[8]，遇元夫^[9]，交孚^[10]，厉，无咎。

六五 悔亡^[11]，厥宗噬肤，往何咎。

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12]，先张之弧，后说之弧^[13]，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14]。

注释：

- [1] 睽(kuí 奎)：乖异而统一。《序卦》传说：“睽者，乖也。”，乖者异也，乖异也就是矛盾。《杂卦》传说：“睽，外也。”这是从一物与其相关的外物来说的，是从相关的一体来说的，故“睽”包括“一”是乖异而统一。
- [2] 小事：指日常生活之事言之。
- [3] 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走失马匹，没有追寻，它自己又回来了，那是马厌恶生人的缘故。“丧”，丢失，这里指走失。“逐”，追逐，指追寻。“自复见”，言马会返回再看到的，指丢失的马自己会返回来的，“恶人”，指马厌恶生人。
- [4] 遇主于巷：遇到主人于巷，指马果然自己返回来了。
- [5] 见舆曳，其牛掣：看见牛拉车，一角高一角低。“曳”，拉。“掣”(che 彻)，《释文》：“郑作掣，《说文》作𢶏，子夏作𢶏，荀作𢶏。”《说文》：“一角仰也。”《经典释文》：“角一俯一仰。”牛用力时之状也。
- [6] 其人天且劓：赶车人是一个烙额受过劓刑的奴隶。“其人”，承上“见舆曳，其牛掣”，可知是赶车人。“天”，《经典释文》：“劓也。”马云：“劓，凿其额曰天。”《周易集解》引虞说：“黥额为天。”指额上有烙凿，即受过烙刑。“劓”，劓刑。《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割鼻为劓。”
- [7] 无初有终：开初拉不动，最后终于拉走了。“无初”，承上文“见舆曳，其牛掣”，可知是开初没有拉动。“有终”，有了结果，指最后终于拉走了。
- [8] 睽孤：在外孤行。“睽，外也”，指人在外言之。“孤”，孤单，指一个人。
- [9] 遇元夫：遇到逃亡刖足的奴隶。“元夫”，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元，兀古字。”刖足曰兀。

[10] 交孚：一起当了俘虏。“交”，相互，指一起。《小雅·广言》：“俱也。”

[11] 悔亡：悔恨而继续上路。承上文“交孚，厉，无咎”，可知是解释得出，由他走自己的路。

[12] 载鬼一车：载着一车图腾打扮的人。“鬼”图腾打扮，其貌如鬼也。

[13] 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先张弓吓人，后放下了弓。“说”通脱，言放下，

[14] 则吉：那是正常吉利的。“则”犹言“那”。

译文：

䷥ 兑下离上

事物乖异而统一，于日常生活之事有益。

初九 倒霉，走失了马匹，不用追寻，它自己会回来的。因为马厌恶生人，不会出事。

九二 果然马回来了，碰到它的主人于巷，没有出事。

六三 看见牛拉车，一角高，一角低，拼命地拉。赶车人是一个烙额受过刖刑的奴隶，开初拉不动，最后终于拉走了。

九四 在外孤行，碰上个逃亡刖足的奴隶。一起被抓，多么严厉。但终于没事。

六五 悔恨而继续上路，又碰上一个同宗吃肉的人，一同走有什么问题呢？

上九 在外孤行，看见路上有人背着猪，还有一辆车载着图腾打扮的人，先是张弓吓人，后来把弓放下了，他们不是盗贼，是去迎亲的。继续前进，遇着下雨。那都是些正常吉利的事。

蹇 卦三十九

本篇卦象，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象》曰：“山上

有水。”岗峦起伏，又有水流，如欲攀登，其行之难，可以想见。这是取喻世事的艰难。因为天、地、万物和人类，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无不充满矛盾，充满乖异。这就决定世上无坦途，凡事有艰难。故《序卦》传说：“睽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

那末，应当如何对待艰难呢？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老子道德经》六十三章）这里是对它的发挥。

在作者看来，世事艰难，这是客观存在，是必然的，一定的。“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在“王臣”面前，一个艰难接着一个艰难，这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客观条件决定的。

艰难之于人，就是一个认识问题。认识了，举措得当，由难变易；不认识，行动错误，艰难就不可克服了。举史故为例，如艰难，对于西南的文王来说，反而成了有利的因素。对于东北的帝纣来说，就是不利的了。

因此，人应当敢于面对现实，迎难而上，这是会招致美誉的。

迎难而上，可使艰难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过来。

迎难而上，还必须懂得，其来连续，非一时一事如此。

克服大艰难，乃能赢得人心的归顺。

迎难而上，去争取丰硕的成果吧！

这表现了一种蔑视艰难，奋发迎击，积极斗争的精神和气魄。

䷦ 艮下坎上

蹇^[1]，利西南，不利东北^[2]。利见大人^[3]，贞吉。

初六 往蹇来誉^[4]。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5]。

九三 往蹇来反^[6]。

六四 往蹇来连^[7]。

九五 大蹇朋来^[8]。

上六 往蹇来硕^[9]。吉，利见大人。

注释：

[1] 蹇(jiǎn 简)：艰难。《序卦》传说：“蹇，难也。”《说文》训跛，蹇从足，跛足则难行，故难。

[2] 利西南，不利东北：艰难对西南的文王是有利因素，对东北的帝纣就是不利的了。“西南”，指文王；“东北”，指帝纣，参见《坤》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注[5]。

[3] 利见大人：要懂得向有经验的人求教。“大人”，指对克服艰难有经验的人。

[4] 往蹇来誉：迎难而上获得荣誉。“往”，前往，有迎上之义。

[5]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在“王臣”面前，一个艰难接着一个艰难，不是人本身的缘故。“蹇蹇”，言艰难相接也。“躬”，躬亲，指人本身。

[6] 往蹇来反：迎难而上可使艰难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过来。“来反”，逆转过来，指由难变易。

[7] 往蹇来连：迎难而上其来连续。“来连”，指艰难连续，亦“蹇蹇”之义。

[8] 大蹇朋来：克服大艰难获得人心的归顺。“朋来”，指人众的归顺，拥戴也。

[9] 往蹇来硕：迎难而上去争取丰硕的成果吧。“来”，指争取得来。

“硕”，指丰硕的成果。

译文：

䷧ 艮下坎上

艰难，对西南的文王是有利因素；对东北的帝纣就是不利了，要懂得向有经验的人求教，于举事是有好处的。

初六 迎难而上可以招致荣誉。

六二 “王臣”面前的艰难一个接着一个，那不是人本身的缘故。

九三 迎难而上可使艰难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过来。

六四 迎难而上，其来是连续的。

九五 克服大艰难赢得人心的归服。

上六 迎难而上去争取丰硕的成果，好。要懂得向“有经验的人”求教。

解·卦四十

本篇卦象，坎内震外。坎，险也；震，动也。《彖》曰：“险以动”，而动于险之外也。动于险之外，乃“动而免乎险”也。其所以如是者，在于“解”，在于分析。

《卦辞》、《爻辞》记述一次奴隶主贵族的田猎。他们事先作了分析，认为去西南有利，路不多，宜早去。果然田猎不错，猎物很多，有的背，有的用车载，其中三只狐狸最珍贵，是中了铜箭的。

在回家的路上，招致抢劫，出了事。

劫贼走得缓慢，来了很多人把他们俘虏了。

贵族奴隶主把他们绑起来，又解开，这样做是好的，被俘的劫贼归顺成了奴隶。

贵族奴隶主射中落在高墙上的一只鹰，抓获了。这次田猎，没有不利的。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生活。

䷧ 坎下震上

解 [1]，利西南 [2]，无所往其来复 [3]，吉。有攸往 [4]，夙 [5] 吉。

初六 无咎 [6]。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 [7]，贞吉。

六三 负且乘 [8]，致寇至，贞吝。

九四 解而拇 [9]，朋至斯孚 [10]。

六五 君子维有解 [11]，吉 [12]，有孚于小人 [13]。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14]，获之，无不利。

注释：

[1] 解：分析。《说文》：“解，判也。”《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本意为判解、解剖，引伸为分析。

[2] 利西南：去西南田猎有利。从《九二》爻辞来看，“田获三狐”，可知是去田猎。

[3] 无所往其来复：往返没有多少路可走。是一个倒装句，即“其来复无所往”也。

[4] 有攸往：要去。言如有所往也。

[5] 夙：早。如夙兴夜寐。

[6] 无咎：果然不错。承上文“解”言之，指行动结果对分析的应验。

- [7] 得黄矢：中了黄铜箭。“得”，着也，指射中。“黄矢”，黄铜制作的箭头。
- [8] 负且乘：有的背负，有的车载。“负”，指背负。“乘”，指车载。皆对所获猎物的处理言之。
- [9] 解而拇：懈怠其脚步。“解”通懈，指脚步缓慢。“而”，犹“其”。“拇”，通“踣”，脚大趾，代表脚步。
- [10] 朋至斯孚：来了很多人把他们俘虏了。“朋至”，指人众到了。“斯”，犹“则”。
- [11] 君子维有解：贵族奴隶主把俘虏绑起来，又解开。“君子”，指从事田猎的贵族奴隶主。“维”，繁体，系，如维舟。《逸周书·职方》：“凡邦国之大小相维。”这里指捆绑。“有”，通“又”。“解”，解开，如解衣、解带。扬雄《解嘲》：“叔孙通起枹鼓之间，解甲投戈。”这里是相对“维”来说的，即把捆绑解开。
- [12] 吉：这样做好。承上“维有解”的做法来说的，指其效果如此。
- [13] 有孚于小人：被俘的劫贼归顺成了奴隶。“有孚”，指被俘的抢劫犯。“于”，犹“为”，指一种转变言之。“小人”，奴隶。
- [14]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贵族奴隶主射中落在高墙上的一只鹰。“公”，即上文“君子”，指从事田猎的贵族奴隶主。“隼”（sun 笋）：鹰。“墉”，城墙。

译文：

䷆ 坎下震上

分析，去西南田猎有利，往返没有多少路可走，要去，就早一点，好。

初六 果然不错。

九二 田猎获得三只狐狸，是中了铜箭的，举事吉利。

六三 猎物有的背负，有的车载，招来了劫贼，出了事。

九四 劫贼脚步缓慢，人众来了，就把他们俘虏了。

六五 贵族奴隶主把俘虏绑起来，又解开，这样做好，被俘的人归服成为奴隶。

上六 贵族奴隶主射中一只落在高墙上的鹰，抓到了，没有不利的。

损 卦四十一

本篇卦象，兑下艮上。艮，山也，取喻贵族；兑，泽也，取喻下民。言下民强烈反抗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如泽水冲山，使之剥损，故曰：“损。”然而奴隶主贵族为了缓和矛盾，有时亦采取减损剥削的政策。《彖》曰：“损下益上”也。从卦、爻辞来看，这是减损下民祭祀用牲的摊派，乃有益于上之贵族也。

文中记述的是奴隶主贵族维持征赋不变而减损祭祀用牲摊派的一项政策措施，是奴隶制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具体反映。

减损祭祀用牲摊派，是“臣民”提出来的，看来，也提出了减损征赋的要求。奴隶主贵族采纳前者是为了缓和矛盾。

减损祭祀用牲要守信，那很好，是可举办的事，要继续推行。“臣民”乞求这样做，减损到用两簋器的牺牲是可以用于祭祀的。

这件事要速办，不得延误。减损的标准，是按三人摊派的减损一人，按一人摊派的就宽免掉。减损要快，使之快一点有好处。甚至还可酌情再减。奴隶主贵族已感到迫在眉睫了。可见矛盾的激烈。

奴隶主贵族承认征赋是重的。这种征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名目繁多。但从奴隶

主贵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就不减增了。他们估量，减损了祭祀用牲，会得到单身“臣民”的拥护。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单身“臣民”所占人口数量的比例之大。奴隶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已导致人口的减少。这是奴隶制没落阶段的悲惨景象。

䷧ 兑下艮上

损有孚^[1]，元吉，无咎，可贞^[2]，利有攸往^[3]，曷之用^[4]，二簋可用享^[5]。

初九 已事遄往^[6]，无咎，酌损之。

九二 利贞^[7]，征凶^[8]，弗损益之^[9]。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10]，一人行则得其友^[11]。

六四 损其疾^[12]，使遄有喜^[13]，无咎。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14]，弗克违，元吉。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15]。得臣无家^[16]。

注释：

[1] 损有孚：减损祭祀用牲摊派要守信。“损”，减损。《荀子·大略》：“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从下文“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来看，这里是指奴隶主贵族减损“臣民”祭祀用牲的摊派。古代祭祀用牺牲。《周礼·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牺牲。”《左传》庄公十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可见祭品不只牺牲一种，是以之为代表说的，牺牲出自“臣民”，从《六三》爻辞来看，可知是按“臣民”的人头数摊派的。“有孚”，有信，言要兑现。

[2] 可贞：是可举办的事。“可”，肯定之辞，指可以的，应做的。

- [3] 利有攸往：利于继续推行。利于有所前往，指继续展开、推行。
- [4] 曷之用：“臣民”乞求这样做。“曷”，闻一多谓应该为“匄”(gai 丐)，《汉书·广川惠王越传》：“尽取善缾匄诸宫人。”注曰：“匄，乞遗之也。”
- [5] 二簋可用享：减为两簋器牺牲是可以用于祭祀的。“簋”(gui 鬼)：本作“毁”。古代食器，圆口圈足，无耳或有两耳，也有四耳，方座，或带盖的。青铜或陶制，用以盛牲荐祭，盛行于商周时期。
- [6] 已事遄往：祭祀减损用牲摊派的事要速办。“已”借为“祀”。虞翻本作“祀”。《周易集解》同。承上“损”，可知是减损祀事用牲的摊派。“遄”(chan 传)：速、快。
- [7] 利贞：以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为准。“贞”，正，准也。
- [8] 征凶：征赋是重的。“征”，征赋，一种实物与力役的强制税制。《周礼·地官·闾师》：“以时征其赋。”据《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凶”，言重也。
- [9] 弗损益之：不减损不增加了。承上“征凶”，可知非“弗损，益之。”
- [10] 三人行则损一人：按三人进行摊派的则减掉一人。“行”，进行，指进行祭牲摊派，可知是按“臣民”的人头为计算单位。
- [11] 一人行则得其友：按一人进行摊派的就宽免掉。“友”，借为“宥”。《解·大象》：“君子以赦过宥罪。”这里是指宽宥牲摊。
- [12] 损其疾：减损祭祀牲摊要快一点。“疾”，速，快。
- [13] 使遄有喜：使减损快一点有好处。“使遄”，承上“损其疾”，即“使损其疾”之意。“遄”亦“疾”也。
- [14] 或益之十朋之龟：卜人龟卜告益。“或”，犹言“有人”。《诗·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这里指卜人。“益之”，告益，即龟卜神示为有益。“十朋之龟”，即“元龟”或“大宝龟”。《周书·金縢》：“今我即命于元龟。”又《大诰》“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命。”“朋”，古代以贝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十朋”，言其价值高也。

故“十朋之龟”，亦即“大宝龟”之义。

[15]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征赋不减损不增加，那没有问题，举事吉利，可以去办。“弗损益之”，即《九二》爻辞“征凶，弗损益之”之省。“利有攸往”，利于有所前往，是说利于进行，可以去办的。

[16] 得臣无家：得到单身“臣民”的拥护。义为当得无家之臣。无家，指单身居民。古代臣民以家计算。如周初彝器《矢令簋》铭：“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无家，说明是单身臣民。

译文：

䷩ 兑下艮上

减损祭祀用牲摊派要守信，那是很好的，没有问题，是可以举办的事，利于继续推行。臣民都乞求这样做，两簋器牲是可以用于祭祀的。

初九 祭祀减牲的事要速办，不得延误，还可酌情减损。

九二 以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为准，征赋虽然是重的，但不减损不增加了。

六三 按三人进行牲摊的减损一人，按一人进行牲摊的就宽免。

六四 减损要快一点，使之快一点有好处，不会出事。

六五 卜人龟卜告益，不得违背，大吉利。

上九 征赋不减不增，那没错，举办的这件事吉利，利于继续推行，会得到单身臣民的拥护。

益 卦四十二

本篇卦象，震下巽上。震为雷，巽为风。《象》曰：“风雷。”

《卦辞》、《爻辞》记述晋援卫。则是取喻晋以风雷之师益卫之柔弱之卒也。

晋援卫，《六四》爻辞说：“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与《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合，而晋作了增援，当别有所本。

这里还记述了增援前的决择，认为有利才能有所行动，必须小心谨慎，用兵增援是一种大的军事行动，要大好，不得有错误，并要乞求神灵的启示。

结论是增援没有问题，会抓到俘虏，中行桓子乃朝见晋侯，晋侯批准了这一行动。于是用兵“为卫迁国”。

军队没有虐待俘虏而采取安抚的政策，俘虏表示感激。

毛泽东在讨论战争或战斗的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必须相符合的问题时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

上述记载，大体上包含了某些原则而强调龟卜神示，是一种迷信。盖古军事家托之于迷信以固军心也。作者则认为不增援或增援出击，决心不坚定，就是危险的。特别提出指挥员的决心问题。这反映了古人对于军事的认识。

䷧ 震下巽上

益^[1]，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 利用为大作^[2]，元吉，无咎。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3]，永贞吉^[4]。王

用享于帝，吉。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5]。中行告公用圭^[6]。

六四 中行告公，从^[7]。利用为依迁国^[8]。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9]，元吉，有孚，惠我德^[10]。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11]，立心勿恒^[12]，凶。

注释：

[1] 益：增援。从《六三》、《六四》爻辞可知是“为依迁国”，盖狄人围卫时，晋人出师增援卫国也。

[2] 利用为大作：用兵增援是一种大行动。“利用”，承上“益”，可知是出兵增援也。

[3] 或益之十朋之龟，勿克违：与《损·六五》爻辞同，见该爻注[14]。

[4] 永贞吉：总是于举事有益的。“永”，犹总也。

[5]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增援使用于这次战争。没有问题，会抓到俘虏。“凶事”，兵事也。老子说：“用兵则贵右”，“凶事尚右。”（《老子道德经》三十一章）则凶事，兵事也承上特指这次援卫战争。这是经过形势的估量，神灵的启示作出的判断，可见古人用兵之慎也。

[6] 中行告公用圭：中行桓子执圭朝见晋侯。“中行”，指中行桓子，即晋国将中行的荀林父。见《泰·八二》爻辞注[10]。“圭”（gui 归），古玉器名，长条形，贵族用于朝聘，祭祀，丧葬时礼器。《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周代墓葬，常有发现。按《九家易》：“天子以尺二寸元圭事天，以九寸事地。上公执桓圭九寸。诸侯执信圭七寸。诸伯执射弓七寸。诸子执璧圭五寸。诸男执蒲圭五寸。五等诸侯各执之以朝天子也。”朝天子如此，诸侯国内当有相应

的规定。看来是一种代表身分等级的标志。此爻辞当是请求晋侯对援卫作出最后决择。

[7] 中行告公，从：中行桓子请示晋侯，晋侯批准援卫。“从”，听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从计。”《荀子·子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里是晋侯听从了荀林父援卫的意见。

[8] 利用为依迁国：用兵增援为卫迁移国都。郭沫若说：“为依迁国”，当是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卫与鄫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鄫如夏”，高注云“鄫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盖狄围卫时，晋人曾出师援之也。（《周易》之制作时代）

[9] 惠心勿问：安抚其心而不给物质优待。“惠”，安抚。贾谊《新书·道篇》：“心省恤人谓之惠。”省恤，体恤，即安抚他人也。“问”，送物给人。《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

[10] 惠我德：感激我军的优待。“德”，恩德，优待。

[11] 莫益之，或击之：不增援，或增援出击。指“益”前估量形势的决择，决心。

[12] 立心勿恒：决心不坚定。“立心”，确定的决择，即决心。“勿恒”，不常，动摇多变，引伸为不坚定。

译文：

䷧ 震下巽上

增援，有利才能有所行动，要小心谨慎。

初九 用兵增援是一种大的军事行动，要求大好，不能有错误。

六二 卜人龟卜告益，那就不能违背，总是于举事有好处的。王祭祀上帝，亦告吉。

六三 增援用于这次战争，没有问题，会抓到俘虏。中行

桓子执圭朝见晋侯。

六四 中行桓子请示晋侯，晋侯批准援卫，乃用兵为卫迁国。

九五 抓到俘虏进行安抚而不给物质优待，大吉利，抓到的俘虏对我表示感激。

上九 不增援，或增援出击，如果决心不坚定，那就是危险的。

夬 卦 四 十 三

本篇卦象，乾下兑上。乾为天，兑为泽。《象》曰：“泽上于天。”是洪水滔天，冲决万物也。是以名之曰：“夬。”《序卦》传说：“夬者，决也。”这里是取喻两军对抗的决战。

《卦辞》、《爻辞》是对公元前五九七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的一个侧记，正是晋楚两军的决战。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夏六月，晋师救郑。楚子北师次于郟。晋师在敖、郟之间。

“晋魏锜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

“赵旃请召盟，许之。与魏锜皆命而往。

“潘党既逐魏锜，赵旃夜至于楚军，王乘左广以逐赵旃。

“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軹车逆之。潘党望其尘，使骋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这就是《夬》卦辞说的“出击不利”（不利即戎）和《初九》爻辞说的“前锋，遭挫败”（壮于前趾）。

接着“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

楚之左右广会合，楚王以左广为先以逐晋师，晋师败逃。这就是《九三》爻辞说的主力部队遭挫败（壮于頄）。

此时，“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授赵旃绥，以免。”这就是《九三》爻辞说的“君子急急单独逃跑，如淋雨一样浑身濡湿，很是扫兴，但脱了险。”（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及昏，楚师军于郟。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这就是《九四》爻辞说的后续部队也被打垮，残兵溃不成军（臀无肤，其行次且）。

“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告成事而还。”战争乃结束。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这就是《九五》爻辞说的“山羊在陆地决斗，是拼了命的。中行桓子的失败不必追咎。”（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但作者最后在《上六》爻辞中评价说：“不能号令全军，终有此战役的失败。”（无号，终有凶）显然，他不赞成士贞子为荀林父所作的辩护，而与楚嬖人伍参对“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的看法相一致，表现了相当的军事素养。

夬扬于王庭 [1]，孚号有厉告自邑 [2]，不利即戎 [3]，利有攸往 [4]。

初九 壮于前趾 [5]，往不胜为，咎 [6]。

九二 惕号 [7]，莫夜有戎 [8]，勿恤 [9]。

九三 壮于頄 [10]，有凶，君子夬夬独行 [11]，遇雨若濡 [12]，有愠 [13]，无咎 [14]。

九四 臀无肤 [15]，其行次且 [16]，牵羊悔亡 [17]，闻言不信。

九五 苋陆夬夬 [18]，中行无咎 [19]。

上六 无号，终有凶 [20]。

注释：

[1] 夬扬于王庭：欢快地举起兵器在“王庭”跳舞。“夬”(guai 怪)：快本字，欢快也。“扬”，武舞。《诗·大雅·公刘》：“舞戈戚扬。”《礼记·乐记》：“干戚之舞。”又“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正义》引皇氏云：“扬，举也，干扬，举干以舞也。”“干”，盾也；“戈”，青铜制，横刃，安长秘（柄）及镞；“戚”，斧钺也，均为古兵器。

[2] 孚号有厉告自邑：有严厉呼号从邑里传来。“孚号”，呼号。“孚”，借为“呼”。“告”，呼号的传话。

[3] 不利即戎：出击不利，指战斗遭挫败。“即戎”，从戎，引伸为出击。从《九五》爻辞“中行无咎”来看，可知是公元前五九七年（鲁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的故事。这里是说首战不利。“中行”参见《泰·九二》爻辞注 [10]。

[4] 利有攸往：要派兵前去增援。承上“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可知“所往”是请求增援。

- [5] 壮于前趾：前锋遭挫败。“壮”，伤也。意谓遭受挫败。“前趾”，借为前锋，指先头部队。这是楚人“遂出陈，遂即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 [6] 往不胜为，咎：前去增援，已来不及了，是灾难。上文“利有攸往”，是前方的请求；此处“往”，是后方的假定之辞。“不胜为”，即“不胜任为救”。“咎”，灾难。
- [7] 惕号：号令警戒。“惕”，警惕，警戒。《周易集解》引虞翻说：“惕，惧也。”“号”，号令。
- [8] 莫夜有戎：暮夜要部署部队。“莫”，通“暮”。《说文》作“𡇗”。曰：“日且冥也。”“戎”，兵戎，即部队。
- [9] 勿恤：不忧，引伸为不惊慌失措。
- [10] 壮于頄：主力部队遭挫败。“頄”（qiu 求）：面颊，正面，借为主力部队。这当是楚之左右广会合，楚王以左广为先以逐晋军，晋军败逃。
- [11] 君子夬夬独行：“君子”急忙单独逃跑。“君子”，当为部队相当的指挥员。从《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记载看，就是“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授赵旃绥，以免。”
- [12] 遇雨若濡：如淋雨一样浑身濡湿。言赵旃逃跑，汗如雨下之状也。
- [13] 有愠：有气，很不高兴，极言其扫兴也。
- [14] 无咎：言其逃跑得脱也。
- [15] 臀无肤：后续部队也被打垮。“臀”，借为“殿军”，指后续部队。“无肤”，借言部队已被打败。
- [16] 其行次且：残兵溃不成军。“其行”，指部队的行列。“次且”，借为趑趄。马融训“却行不前也。”意为退却狼狈不成样子了。“臀无肤，其行次且”当指“晋师军于邲，晋之余师不能军。”
- [17] 牵羊悔亡：传说已认罪投降。下文云：“闻言不信”，可知为传说。这

是引用春秋郑伯的故事。《史记·楚世家》：“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日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郑世家》：“牵”作“攀”，古牵字。

[18] 菟陆夬夬：山羊在陆地决斗，是拼了命的。“菟”（yuan 丸），《说文》：“山羊细角者，从兔足，菟声，读若丸，”“菟”作菟，通菟。“夬”，《序卦》、《杂卦》传：决也。决斗，决战。

[19] 中行无咎：中行桓子的失败不用追咎。此亦“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之义也。

[20] 无号，终有凶：不能号令全军，终有此战役的失败。“无号”，不能号令全军也。“凶”，指战役的失败。这是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评价。

译文：

䷀ 乾下兑上

欢快地举起兵器在“王庭”跳舞，有严厉呼号从邑里传来，出击不利，要派兵前去增援。

初九 前锋遭挫败，前去增援，已来不及了，是灾难。

九二 号令警戒，暮夜要部署部队，不要惊慌失措。

九三 主力部队遭挫败，危险的关头，“君子”急忙单独逃跑，如淋雨一样浑身濡湿，很是扫兴，但脱了险。

九四 后续部队也被打垮，残兵溃不成军，传说已经认罪投降，听到的人不相信。

九五 山羊在陆地决斗是拼了死命的，中行桓子的失败不

用追咎。

上六 不能号令全军，终有此次战役的失败。

姤 卦四十四

本篇卦象，巽下乾上，乾为天，巽为风。《象》曰：“天下有风。”《卦辞》言女子与男壮随遇而合，可知是取喻少女处处卖弄风情也。

古代社会从母系群婚制家庭过渡到父系专偶制家庭以后，男人和社会要求妇女从一而终，提出了保持贞操的道德观念。

在家庭形成的这个阶段，从《卦辞》、《爻辞》来看，人们认为女人与成年的男人，非婚交合，在自己的丈夫之外，另有所爱，是一种淫丑的恶行，把它喻之为浮躁不定的母猪，号召人们不要娶这样的女人。

要求妇女像绳子系在铜销上一样固定，忠于自己的丈夫，讲贞操才算有道德。

家里娶了美丽的妻子，就如庖厨里有了鱼腥，惟恐其招惹猫儿。于是乃有回避宾客等妇女的行为规范。如果妇女竟然有所违反，就可以把她的屁股打得没有一块好皮肤，其行动困难，是严厉的，那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了。

在古代人类生活中，其实，这不仅在中国，世界各民族在相当的家庭形式的这个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大体上都是如此的。

恩格斯说：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

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70 页）

“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们过着差不多是幽居的生活，只能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的房间在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后屋中，男子，特别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严格的监视。”（同上书第 76 页）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同上书第 78 页）

然而，“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同上）

“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同上书第 80 页）

“因为庖厨里不能没有鱼腥。所以把匏瓜系在杞树上，让它从天上掉下来用于婚礼。而非婚交合，仍然存在，于是乃有角斗。”

那是很自然的，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类婚姻和家庭的发展。我

们看出，它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作的历史的考察，在主要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摩尔根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以为已经达到了。

䷥ 巽下乾上

姤 [1]，女壮 [2]，勿用取女 [3]。

初六 系于金柅 [4]，贞吉 [5]。有攸往 [6]，见凶 [7]，羸豕孚蹢躅 [8]。

九二 包有鱼 [9]，无咎，不利宾 [10]。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 [11]，厉，无大咎。

九四 包无鱼，起凶 [12]。

九五 以杞包瓜 [13]，含章 [14]，有陨自天 [15]。

上九 姤其角 [16]，吝，无咎。

注释：

[1] 姤(gou 够)：通媾，指男女交合。《易·系辞下》传：“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也。这里指非婚交合，《正义》曰：“姤，遇也。……施之于人，则是一女而遇五男，为壮至甚。”

[2] 壮：成年的男人。《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有室。”则壮为男人。

[3] 勿用取女：不要娶这样的女人。“取”，通“娶”。

[4] 系于金柅：如绳子系在铜销上一样固定，此所以取象妇女必须忠于丈夫也。“柅”，止车木块。孔颖达疏：“柅之为物，众说不同，……惟马（马融）云：“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则

“金杞”当即为铜销。

- [5] 贞吉：讲贞操好。“贞”，贞操，指女子不失身或从一而终的操守。崔豹《古今注·音乐》：“其妹悲其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
- [6] 有攸往：另有所爱。承上文“贞吉”，可知是向往非婚交合（姤，女壮）。
- [7] 见凶：是一种淫丑的恶行。“见”，表现，即是也。“凶”，恶行，承“有攸往”，知为淫丑行为。
- [8] 羸豕孚蹢躅：浮躁不定的母猪。“羸豕”，母猪。“孚”，借为“浮”，浮躁。“蹢躅（zhì zhù 直烛）：徘徊不定貌，古乐府《孔雀东南飞》：“金车玉作轮，蹢躅青骢马。”司马彪《赠山涛》诗：“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蹢躅。”王弼注：“羸豕，谓牝豕也。群豕之中，羸强而牝弱，故谓之羸豕也。孚犹务躁也，夫阴质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贞之阴，失其所牵，其为淫丑，若羸豕之孚务蹢躅也。”
- [9] 包有鱼：庖厨里有鱼腥。“包”，借为“庖”，《正义》作“庖有鱼”。鱼腥所以致猫，这是取喻家里有美丽的妻子，恐其招引外人也。
- [10] 不利宾：不利于去接待宾客。“宾”，以礼待宾客也。《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周礼·地官·大司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也许正是中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女人在家要回避宾客的思想来源。
- [11] 臀无肤，其行次且：屁股打得无一块好皮肤，其行动困难。“次且”，借为趑趄，行动不便。显然这是对不守妇道的妻子的惩罚。
- [12] 包无鱼，起凶：庖厨里无鱼腥，那生活就太糟了。“起”，起居，泛指生活，《礼·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注：“起居，犹举事动作。”这是说有妻子心怀猜嫉，没有妻子更不行。
- [13] 以杞包瓜：把匏瓜系在杞树上。“杞”，杞柳。“包瓜”，借为匏瓜，果实大如葫芦，对半剖开，古代婚礼用作合卺之酒器。《礼记·昏仪》：“合卺而酹。”孔颖达疏：“以一瓠分为二瓠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

片以醕，故云合卺而醕。”“醕”(yīn 胤)，用酒嗽口。《礼记·乐记》：“执觯而饌，执爵而醕。”

[14] 含章：累累饱含美质。承上“以杞包瓜”，可知是累累含章也，“含章”，含孕美质，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进于礼司，奋藻含章。”

[15] 有陨自天：从天上掉下来。言匏瓜从天上掉下来，用于婚礼也。

[16] 姤其角：非婚交合，那就要招致角斗。“角”，角斗，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搅搅争附托，无人角雌雄。”

译文：

䷧ 巽下乾上

女人与成年的男人非婚交合，不要娶这样的女人。

初六 如绳子系在铜销上一样固定，讲贞操好。另有所爱，是一种淫丑的恶行，是浮躁不定的母猪。

九二 庖厨里有鱼腥，是不错的，让女人去接见宾客，就不利了。

九三 女人不守贞操，屁股打得没一块好皮肤，其行动困难，是严厉的，但无关紧要。

九四 庖厨里没有鱼腥，那起居生活就糟糕。

九五 把匏瓜系在杞树上，累累饱含着美质，让它从天上掉下来用于婚礼吧！

上九 非婚交合，那就要招致角斗，是不好的，但不要责怪。

萃 卦四十五

本篇卦象，坤下兑上。坤，地也；兑，泽也。《象》曰：

“泽上于地。”泽水汇聚在地上，这是取喻人们的聚集和会合。是以名之曰：“萃。”

《卦辞》、《爻辞》记述古代祭祀从人性到牛牲的转变。

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原始先民互相掠夺，抓到的俘虏不是当场杀掉，就是用作人牲献祭，没有留下的必要。因为一个人的劳动创造不足以养活他自己的缘故。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创造有剩余，俘虏才留下来作为奴隶，也仍然用作人牲献祭。只有当劳动力感到特别有用时，人们才懂得需要保护奴隶。人牲的废除，才提到了议事日程。

一次春祭，社员聚集，决定用牛牲代替人牲。

有俘虏逃跑了，大家呼号追捕，终于把他抓了回来，在引为吉庆之余，竟然又把他作了人牲。

人杀了，大家议论纷纷，还是认为用人牲没有好处，有人叹息，有人哭泣，说明人的道德观念也开始有了转变。聚会讨论，也是认为不用人牲好，表示后悔。

这个原始社会形态时期的远古故事，证明一个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坤下兑上

萃^[1]，亨，王假有庙^[2]，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3]，吉，利有攸往。

初六 有孚不终^[4]，乃乱乃萃^[5]，若号^[6]，一握为笑^[7]，勿恤，往，无咎。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8]。

六三 萃如嗟如 [9]，无攸利 [10]，往 [11]，无咎，小吝 [12]。

九四 大吉 [13]，无咎。

九五 萃有位 [14]，无咎，匪孚 [15]，元，永贞，悔亡 [16]。

上六 赍咨涕洟 [17]，无咎。

注释：

[1] 萃：草丛生貌，引伸为聚集，如荟萃。《彖》曰：“萃，聚也。”《楚辞·天问》：“苍鸟群飞，孰使萃之？”这里指的是社员聚集进行祭祀。

[2] 王假有庙：“王”到祖庙祭祀。“假”(ge 格)：通“格”，到。《诗·大雅·云汉》：“昭假无羸。”《礼记·祭统》：“公假于大庙。”郑玄注：“假，至也。”

[3] 用大牲：使用牛牲。“大牲”，牛。古代以牛为“太牢”。《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诸侯之祭，牛曰太牢。”

[4] 有孚不终：有俘虏不知所终。“孚”，借为“俘”，俘虏。

[5] 乃乱乃萃：乃引起纷乱和忧虑。“萃”，通“悴”。《说文》：“悴，忧也。”

[6] 若号：而呼号追捕。“若”，犹“而”。

[7] 一握为笑：嘻哈大笑。这表明俘虏已经被抓回。“一握”，闻一多谓同于噬嚙，笑声。《说文》：“𪔐，嚙也。”《楚辞·九思·悯上》：“浅浅兮噬嚙。”又《卜居》：“嚙啍嚙啍。”注：“强笑嚙也。”《韩诗外传》九：“嚙伊而笑之。”一握，噬嚙，嚙啍，义通。

[8] 禴(yue 跃)：同杓，古时宗庙四时祭之一。《礼记·王制》：“天下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禴。”《祭统》同。郑玄注：“此盖复殷之祭名。

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禴。”《公羊传》桓公八年：“夏曰杓。”何

休注：“麦始熟可杓，故曰杓。”亦作禴。此卦所记，当为春祭。

[9] 萃如嗟如：祭祀的人一起嗟叹。“萃”，聚集。承上“孚乃利用禴”，可知是集议用人牲于春祭的事。

[10] 无攸利：用人牲没有好处。承上“孚，乃利用禴”，可知是对用人牲不满。

[11] 往：去。《左传》昭公七年：“取而臣以往。”这里意为去掉，指不用人牲说的。

[12] 小吝：小挫折。指把捉回的俘虏做了人牲。

[13] 大吉：大好。这是承上文指不用人牲用牛牲说的。

[14] 萃有位：聚集按辈分就位。这是就用人牲进行正式讨论。“有位”，社员各自按辈分就位。

[15] 无咎匪孚：不用俘虏作人牲没有错。这当是讨论的意见。

[16] 元，永贞，悔亡：从头开始，永远这样举事，就不会后悔。“元”，始也，指从头开始。“永贞”，永远这样举办祭祀。言不用人牲也。“悔亡”，其悔乃亡，言不会后悔也。

[17] 咨咨涕洟：叹息哭泣。“咨咨”（qí zī 齐资）：即咨嗟，叹息。《经典释文》“咨咨”，嗟叹之辞也。并谓“郑同，马云：‘悲声怨声。’”“涕洟（yì 夷），哭泣。《经典释文》引郑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眼泪鼻涕皆出，极言哭之甚也。

译文：

䷬ 坤下兑上

社员聚集祭祀，“王”到了祖庙，利于会见“大人”。祭祀，是有利的举事，准备使用牛牲，那是好的，要推行。

初六 有俘虏不知所终，乃引起纷乱和忧虑，而呼号追捕，终于把他抓了回来，又嘻哈大笑，而不忧虑了。这次追捕，不错。

六二 引为吉庆，不错，这个俘虏，就用作了春祭的人牲。

六三 社员一起嗟叹，认为用人牲没有好处，不用人牲，本来不错，这次遭了小挫折。

九四 不用人牲用牛牲是最好的，没有错。

九五 聚会按辈分就座，认为不用俘虏作人牲没有错，从头开始，永远这样举办祭祀，就不会后悔。

上六 大家叹息哭泣，但也没有责怪。

升 卦四十六

本篇卦象，巽下坤上。巽为木，坤为地。《象》曰：“地中生木。”地中生木，由毫末而至合抱也，是以名之曰：“升。”这是取喻奴隶主贵族祭祀使用人牲的上升。

《卦辞》、《爻辞》记述由于战争的缘故，祭祀人牲的使用，反而上升了。

据《竹书纪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祭祀用人牲上升，而且是大发展，看来，杀人甚多。

周穆王的军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如入无人之境。胜利班师，祭祀于岐山，自然又杀了很多俘虏。

奴隶主取得战事的胜利，升得尊位，保持其深沉之志，有利于不断发展的事业，但奴隶们却倒了霉。

这表明西周无可怀疑地是奴隶制社会。周初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 巽下坤上

升^[1]，元亨^[2]，用见大人^[3]，勿恤，南征吉^[4]。

初六 允升 [5]，大吉。

九二 孚乃利用禴 [6]，无咎。

九三 升虚邑 [7]。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 [8]，吉，无咎 [9]。

六五 贞吉，升阶 [10]。

上六 冥升 [11]，利于不息之贞 [12]。

注释：

[1] 升：祭祀人牲的使用增加。从《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来看，可知是说的祭祀人牲的使用。《序卦》传说：“聚而上者谓之升。”“聚”，是祭祀的聚集。《萃》卦祭祀聚集，本欲用牛牲代替人牲。结果，因俘虏逃跑，捉回来乃用作了人牲。这里继上卦记述人牲的使用，不仅未废除，反而增加了。

[2] 元亨：大发展。“元”，训大。“亨”，通，引伸为发展。

[3] 用见大人：用于会见军事指挥员。下承“南征吉”，可知是为了战争，祭祀祖庙，以示誓师受命也，则“大人”当是军事指挥员了。

[4] 南征吉：为了南征的胜利。周初有两次南征，昭王曾率兵伐楚，在渡汉水时，因船在中流解体被淹死，周军六师大都丧亡，显然非“吉”。其一，据《艺文类聚》卷九《桥》引《竹书纪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比鼃鼃为梁。”穆王曾战胜徐偃王，造成独霸南方的形势。“南征吉”，当指此也。

[5] 允升：允许用人牲上升。

[6] 孚乃利用禴：俘虏就被用作祭祀的人牲。“禴”，指春祭，见《萃》卦注 [8]，这里当指军事的祭祀。

[7] 升虚邑：如入无人之境。“升”，犹“入”，言进入。“虚邑”，空虚的城邑，言无人也。这是取象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也。

[8] 王用亨于岐山：周穆王用人牲祭祀于岐山。承上“南征吉”，“入虚

邑”，可知是班师庆功，到祖庙祭祀。“岐山”，古公亶父避戎狄，迁于岐下，岐山乃成为周的祖庙所在地和发祥地。

[9] 吉，无咎：庆祝胜利，这不要责怪。“吉”，指南征取得胜利。“无咎”，言用人牲进行祭祀，这不用责怪。

[10] 升阶：升得尊位。指南征胜利，有功人员晋爵升官也。王弼注：“升得尊位，体柔而应，纳而不拒，任而不专，故得贞吉，升阶而尊也。”故《象》曰：“大得志也。”

[11] 冥升：得尊位而保持深沉之志。“冥”，深沉也。《荀子·劝学》：“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12] 利于不息之贞：有利于不断发展的事业。“不息”，不停息，不断也。

译文：

䷆ 巽下坤上

祭祀人牲的使用上升，是大发展。那是用于会见军事指挥员，不必怜悯，是为南征的胜利。

初六 允许用人牲上升，是大好的。

九二 俘虏就被用作祭祀的人牲，这不要责怪。

九三 军队如入无人之境。

六四 周穆王用人牲祭祀于岐山，庆祝胜利，这不要责怪。

六五 战事胜利，指挥员升得尊位。

上六 得尊位而保持深沉之志，有利于不断发展的事业。

困 卦四十七

本篇卦象，坎下兑上。坎，水也；兑，泽也。《象》曰：“泽无水。”泽无水，天干旱，则万物困矣。是以名之曰：“困。”这是取喻奴隶主贵族对于人民的残酷镇压。

《卦辞》、《爻辞》记述奴隶主贵族把抓来的俘虏，奴隶和平民不是一律杀掉，而是区别对待，施以种种不同的刑罚，但是被抓的人，即使没有罪过，是搞错了，也不得申辩。

被抓的人，首先是要挨一顿刑杖。绑到“嘉石”上示众。关进监狱，按《周礼·秋官》：“经教育能改者上罪三年；中罪二年，下罪一年释放。”刑满释放的人，也是不幸的，回到家里，大都妻子已不在了。有的割鼻、刖足，免除死刑，其不能改出狱要杀的，则让他醉于酒食，然后祭官赶来，把他用作祭祀的人牲。可见，人性的使用，已经减少。

监狱周围，种有蒺藜葛针，围以木桩，是很难越狱逃跑的。但还是有越狱跑掉的。

䷮ 坎下兑上

困^[1]，亨贞，大人吉^[2]；无咎，有言不信^[3]。

初六 臀困于株木^[4]，入于幽谷^[5]，三岁不覿^[6]。

九二 困于酒食^[7]，朱紱方来^[8]，利用亨祀，征凶^[9]，无咎^[10]。

六三 困于石^[11]，据于蒺藜^[12]，入于其宫^[13]，不见其妻^[14]，凶。

九四 来徐徐^[15]，困于金车^[16]，吝，有终。

九五 劓刖^[17]，困于赤紱^[18]，乃徐有说利用祭祀^[19]。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20]，曰动，悔有悔^[21]，征，吉^[22]。

注释：

- [1] 困：施以种种刑罚。从《爻辞》《初六》：“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九四》：“困于金车”；《九五》：“剿、刖、困于赤紱”和《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来看，可知是把抓来的俘虏，奴隶和平民，施以种种的刑罚，如刑杖、监狱、用作祭祀人性，绑在石上或装上囚车示众等。
- [2] 大人吉：对奴隶主贵族有好处。“大人”，指奴隶主贵族。
- [3] 无咎，有言不信：没有罪过，有理由也不许申辩。“有言”，有话要说，指有理由。“不信”，不许申辩。“信”（shen 升），通“申”，《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信”，有陈述，表白之义。
- [4] 臀困于株木：屁股施以刑杖。“株木”，指刑杖，株木制。
- [5] 入于幽谷：关进监狱。“幽”，监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深幽圜圜之中。”“谷”，困境，如进退维谷，这里亦即“圜圜”。“幽谷”，监禁之圜圜也，泛言之，即监狱。
- [6] 三岁不覿：三年不见天日。“覿”（di 敌）：《尔雅·释詁》：“见也。”《周礼·秋官·司圜》：“掌牧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牧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三年不见”，可见是上罪。
- [7] 困于酒食：使之醉于酒食。承上文“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可知是“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的，这是说在杀前的一种待遇。
- [8] 朱紱方来：祭官随即赶来。“朱紱”（fu 弗），亦作“朱黻”，朱衣也，祭官所服的排色公服。《后汉书·蔡邕传》：“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李贤注：“朱衣，祭官也。”
- [9] 征凶：惩罚严厉。“征”，通“惩”，惩罚也。

- [10] 无咎：明正典刑没有错。
- [11] 困于石：把犯人绑在“嘉石”上示众。“石”，“嘉石”，担枷绑犯人的石头，《周礼·秋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嘉石树立在朝门左边当众的地方，民之有罪过而又不十分严重，但又为害于州里的，就叫他担枷坐在那里以耻辱之，然后叫他去劳动或关起来。
- [12] 据于蒺藜：把他关进周围种蒺藜的监狱。周围种蒺藜，以防越狱也。
- [13] 入于其宫：刑满释放回家。“宫”，家也。上承“据于蒺藜”，下承“不见其妻”，可知是刑满释放回家。
- [14] 不见其妻：妻子已经不在。当是刑期，妻子弃家而去了。
- [15] 徐徐：缓行貌。《释文》：“徐徐，马云：安行貌。子夏作茶茶。”《周易集解》引虞翻说：“茶，舒迟也。”《广雅·释诂》：“徐，缓也。”
- [16] 困于金车：关在囚车里示众。“金车”，《释名·释天》：“金，禁也。”则金车即禁车，囚车。从下文“吝，有终”来看，可知是示众以耻辱之。
- [17] 劓刖（yì yuē 艺月）：割鼻断足。古时的两种刑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割鼻曰劓，断足曰刖。”
- [18] 困于赤紱：是祭官施加的。“赤紱”即《九二》爻辞中的“朱紱”，指祭官。
- [19] 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才得以逃脱作祭祀人性的死刑。“说”，通“脱”，逃脱。“利用祭祀”即“利用灼”，作祭祀用的人性，指死刑。
- [20] 困于葛藟，于臲卼：被关进周围种葛针、围木桩的监狱。“葛藟（lěi 垒）：蔓生植物，有刺叫葛针。《墨子·节葬下》：“葛以鍼之。”《汉书·杨王孙传》：“葛藟为鍼。”这是在狱外周围种以葛针。“臲卼（niè wu 臲误）：木桩，围在狱外，以防犯人越狱。
- [21] 曰动，悔有悔：如果说要越狱，那会后悔得很的。言越狱之难也。“有”，又也。

[22] 征，吉：还是有越狱，跑掉了的。“征”，行动，指越狱。“吉”，言越狱成功。

译文：

䷛ 坎下兑上

把抓来的俘虏、奴隶和平民施以种种刑罚，是可行的举事，对奴隶主贵族有好处，即使被抓的人没有罪过，有理由也不许申辩。

初六 屁股施以刑杖，再关进监狱，三年不见天日。

九二 其不能改而出狱要杀的，让他醉于酒食，祭官随即赶来，把他用作祭祀的人牲，这种刑罚严厉，是明正典刑没有错。

六三 把犯人绑在“嘉石”上示众，再关进周围种上蒺藜的监狱。刑满释放回家，妻子已经不在了，真是不幸。

九四 慢慢地走来，关在囚车里示众，这是不幸的，但终于还是释放了。

九五 受了割鼻、断足之刑，经祭官执行，乃得以逃脱作祭祀人牲的死刑。

上六 被关进周围种葛针、围木桩的监狱。如果说要越狱，那会后悔得很的。但还是有人逃跑，成功了。

井 卦四十八

本篇卦象，巽下坎上。巽为木，坎为水。《象》曰：“木上有水。”木为辘轳，用以汲水，是木上有水也。《彖》曰：“巽乎水而上水。”又巽，入也。是入乎水而汲水也。皆井之象也。井，

“改邑不改井”，井田也；“汔至，亦未繙井”，水井也；“旧井无禽”，陷阱也，皆井也。卦象并以水井表之。

这是中国公田奴隶社会井田封邑制的基本面貌。

《卦辞》、《爻辞》表明中国的奴隶制采取国有化形式，即土地所有权归国王所有。这就是周诗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国王有封邑权，也有改邑权，改邑，邑主的失得，则是以调去封邑井田和调来封邑井田的多少为准。

马克思说：“正确的认定东方一切现象底基本形式是在于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这一点甚至可以作为了解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20页）。

这里，正是这个基本形式。

应该说井田封邑制是有过它的兴旺时期，这大约在西周初期阶段。这里描绘的是它的没落的景象。

井水干涸淤塞，也不挖淘；汲水瓶被打破；井水如泥浆一样喝不得；陷阱破旧淤浅捕不到禽兽；坏水井和旧陷井有小鱼可射，汲器是被射穿漏水的。一派破落景象。

哪得国王英明，改调来新的邑主，用砖石修好井壁，井水清凉可食。陷阱收口盖上掩体，可捕获禽兽。那只是一种梦想。

然而，即使如此，那是一时的补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作者的意见是井田制不可不变革。

䷯ 巽下坎上

井 [1]，改邑不改井 [2]，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3]。
汔至亦未繙井 [4]，羸其瓶 [5]，凶。

初六 井泥不食 [6]，旧井无禽 [7]。

九二 井谷射鲋 [8]，瓮敝漏 [9]。

九三 井渫不食 [10]，为我心恻 [11]，可用汲，王明 [12]，并受其福。

六四 井甃 [13]，无咎。

九五 井冽寒泉食 [14]。

上六 井收勿幕 [15]，有孚 [16]，元吉。

注释：

- [1] 井：井田，我国古代实行井田制，把土地划为整齐的方块，便于确定封邑的大小和考核奴隶的勤惰。表现在文字上，甲骨文的“井”、“田”、“畴”、“疆”、囿等字，正是这种方块的反映。
- [2] 改邑不改井：邑主改调封邑不改变井田数。“改邑”，邑主调换封邑。“不改井”，不改变井田的多少，故下文云：“无丧无得。”
- [3] 往来井井：调去调来，邑主的升降，以井田多少为准。“往来”，指邑主改调的去来。“井井”，指邑主调去封邑井田与邑主调来封邑井田多少的比较。
- [4] 汔至亦未繙井：水井干涸淤塞也不挖淘。“汔至”（qi zhi 迄至）：干涸淤塞。“汔”，《说文》：“水涸也。”《广雅·释诂》：“汔，尽也。”“至”，借为“窒”，淤塞也。《说文》：“窒，塞也。”“繙”（ju 橘）：从喬，用其本义。《广雅·释诂》：“喬，穿也。”《说文》：“喬，以锥有穿也。从矛，冏声。”则“繙井”即挖井淘井。“井”，这里指水井。
- [5] 羸其瓶：汲水瓶坏了。“羸”（lei 雷）：据闻一多、高亨说读为儡。《说文》：“儡，相败也。”即今语坏也。
- [6] 井泥不食：井水如泥浆一样喝不得。“井”，水井，借为井水。“泥”，泥浆，指井水如泥浆一样污浊。
- [7] 旧井无禽：破旧淤浅的陷阱捕不到禽兽。“井”，借为“阱”，指古代捕禽的陷阱。《周礼·秋官·雍氏》：“春令为阱。”郑注：“阱，穿地

为渐，所以御禽兽，其或超踰，则陷焉。世谓之陷阱。”又《冥氏》：“为阱擒以攻猛兽，以灵鼓欧之。”郑注：“欧之使惊趋阱擒。”“旧井”，旧阱也，王引之说：“旧阱，湮废之阱也，阱久则淤浅，不足以陷兽，故无禽也。”

- [8] 井谷射鲋：坏水井和旧陷阱有小鱼可射了。“井”，承上文指坏水井。“谷”，承上文指旧陷阱。“射鲋”，射小鱼。古人捕鱼用箭。《春秋经》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吕览·知度篇》：“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鲋”，小鱼。《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小鲜也。”《说文》：“鱼名。”《太平御览》九三七：引王肃注：“小鱼也。”

- [9] 瓮敝漏：汲器是被射破漏水的。“瓮”（weng 翁）：即“甕”，《说文》：“甕，汲瓶也，从缶，雝声。”承上“井谷射鲋”，应《卦辞》“羸其瓶”，可知其“敝漏”即“羸”是因“射鲋”所中而破。

- [10] 井渫不食：井水污浊没法喝。“井”，水井，借指井水。“渫”（xiè 屑）：闻一多据《汉书·王褒传》张晏注“污也”。

- [11] 为我心恻：给我淘净。“心恻”，闻一多说：“心读为沁。”《韩昌黎集》八《同宿联句》：“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旧注曰：“北人以物探水曰沁……恻读为测。此言井水污渫，为我沁测之，尚可汲。”

- [12] 王明：哪得国王英明，此为反语。

- [13] 井甃：砖石砌井壁。“甃”（zhōu 绉），《说文》：“井壁也。”《周易集解》引虞翻说：“以瓦甃壘井称甃。《释文》：“干云：以砖累井曰甃。”是井壁曰甃。造井壁亦曰甃。

- [14] 井冽寒泉食：井水清凉可食。“冽”，《说文》：“水清也。”这是说的井壁修好后的情况。

- [15] 井收勿幕：陷阱收口盖上掩体。“井”，陷阱。“收”，阱口收。“勿”，借为“覆”，古音近，《说文》：“盖也。”“幕”，《周易集解》引虞翻说：“盖也。”又引干宝说：“覆也。”盖覆，即今之掩体，所以迷惑禽兽也。

- [16] 有孚：捕获了禽兽。“孚”，借为“俘”，这里指俘获的禽兽。

译文：

䷧ 巽下坎上

按井田制，邑主改调封邑不改变井田数，就无失无得。调去调来，邑主的升降以调去封邑井田与调来封邑井田多少为准。水井干涸淤塞也不挖淘，汲水瓶被打破，糟得很。

初六 井水如泥浆一样没法喝，陷阱破旧淤浅捕不到禽兽。

九二 坏水井和旧陷阱有小鱼可射了，汲水器是被射破漏水的水的。

九三 井水污浊没法喝，给我淘净，还可以汲饮。哪得国王英明使大家得到好处呢！

六四 用砖石砌好井壁，就不会有问题。

九五 井水清凉可食。

上六 阱口收小盖上掩体，就能捕获禽兽，那是很好的。

革 卦四十九

本篇卦象，离下兑上。离为火处下，兑为泽，有水处上。《彖》曰：“水火相息。”水在火上，大于火势，则灭火；火势大于水势，则水灭，是水火相灭。《释文》引马云：“息，灭也。”水火相灭，则物状变，是以名之曰：“革。”这是取喻“井道不可不革”。水井干涸淤塞，不可不淘；陷阱破旧淤浅，不可不新；祭祀使用人牲，不可不废，概言之曰：“井田制不可不变革也。这里论证祭祀使用人牲的变革问题，采取的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分析态度。

必须变革祭祀日仍用人牲的事，废除这一制度要抓得很紧。

祭祀不用人牲，战争照样打胜仗。

战争失败，问题是严重的。为什么失败呢？

那是马胸带没有束紧，跑不快。把马胸带绑了三匝，就抓到了俘虏。

那是不了解敌情，主观的部署与客观情况不合，抓到了舌头，改变命令，就获胜了。

那是统帅以怒兴兵，意气用事，不顾本谋。

那是指挥员以怒对待士兵，引起不满甚至反抗的缘故。

如果战役或战斗的准备充足，部署与敌我情况对头，统帅不受敌人的激将法的扰乱，指挥员能关心自己的士兵，所有这一切能处理正确，那才是胜利的基础。这都不是不用人牲的问题。表现了一种军事唯物论的思想。

䷧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 [1]，元亨 [2]，利贞。悔亡 [3]。

初九 巩用黄牛之革 [4]。

六二 巳日乃革之 [5]，征吉，无咎 [6]。

九三 征凶，贞厉 [7]。革言三就，有孚 [8]。

九四 悔亡 [9]，有孚，改命，吉 [10]。

九五 大人虎变 [11]，未占有孚 [12]。

上六 君子豹变 [13]，小人革面 [14]，征凶，居贞吉 [15]。

注释：

[1] 革巳日乃孚：变革祭祀日仍用人牲的制度。“巳”，借为“祀”，祭祀。

- “乃”，借为“仍”。即《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的“乃”。
- [2] 元亨：要重新推行。“元”，始也，从头来，即重新开始。“亨”，通，引伸为展开，推行。
- [3] 悔亡：这样做，其悔乃亡，即不会后悔。承上“革巳日乃孚”，可知“悔亡”是指变革祭祀日仍用人牲后的情况言之。
- [4] 巩用黄牛之革：抓得如用革制绳索缚紧一样。“巩”，巩固，引申为抓紧。“用黄牛之革”如用革制绳索束缚一样，极言其抓之至紧也。这是指变革祭祀日仍用人牲的制度必须抓得很紧来说的。
- [5] 巳日乃革之：祭祀日就变革之。
- [6] 征吉，无咎：出征打仗胜利，那不是用人牲的问题。“无咎”，承上“祀日乃革之”，可知是指革除人牲说的。
- [7] 征凶，贞厉：出征打仗失败，战斗打得危险。“贞厉”，举事严厉，指“征凶”言之。
- [8] 革言三就，有孚：把马胸带绑了三匝，就抓到了俘虏。“言”，闻一多说：“读为靳，古音言与斤近，故言声与斤声每通用。”《说文》：“靳，当膺也。”指马胸带。“三就”，三重。《士丧礼》：“马纁三就。”礼家说曰：“纁，当胸，以削革为之，三就，三匝，三重也。”
- [9] 悔亡：打败仗是由于不了解敌情。下承“有孚，改命，吉”，可知“悔亡”是指打败仗由于决择失误，即与敌情不合。
- [10] 有孚，改命，吉：抓到了舌头，改变命令，就打了胜仗。“有孚”，指抓到了俘虏，即有了舌头，可从此了解敌情。“改命”，按敌情改变战役或战斗的打法。“吉”，吉利，指战争取得胜利。
- [11] 大人虎变：统帅以怒兴兵。“大人”，部队的统帅。“虎变”，脸变如虎，言其发怒也。老子说：“善战者不怒。”（《老子道德经》六十八章）孙武说：“兵者，诡道也，……怒而挠之。”（《计篇》）杜牧注：“大将刚戾者，可激之令怒，则逞志快意，志气挠乱，不顾本谋也。”
- [12] 未占有孚：就不能抓到俘虏。“占有”，指抓到而占有之。
- [13] 君子豹变：指挥员以怒对待士兵。君子”，指军事指挥员。“豹变”，

亦如“虎变”，但从下文“小人革面”来看，可知是对待自己的士兵。

[14] 小人革面：士兵就会不满。“小人”与“君子”为对文，可知为士兵。

“革面”，改变脸色，意为不满。

[15] 居贞吉：处理正确乃能胜利。“居”，处，处理。“贞”，正，正确。

译文：

䷝ 离下兑上

变革祭祀日仍用俘虏作人牲的制度，要重新推行，这对举事有利。这样做，才不会后悔。

初九 要抓得如用革带束缚一样。

六二 祭祀日就变革之，出征打胜仗，那不是用人牲的问题。

九三 出征打败仗，战斗打得危险。把马胸带绑了三匝，就转败为胜抓到了俘虏。

九四 打败仗是由于不了解敌情。抓到了舌头，改变命令，就打了胜仗。

九五 统帅以怒兴兵，就不能取胜抓到俘虏。

上六 指挥员以怒对待士兵，就会引起不满，出征打仗危险。一切处理正确才是胜利的基础。

鼎 卦五十

本篇卦象，巽下离上。巽为木，又入也；离为火。《彖》曰：“以木巽火，亨饪也。”这是说以木入火，木在火内，乃以鼎烹饪食物之象也。《彖》曰：“木上有火。”亦取象炊鼎也。是以名之曰：“鼎。”

《卦辞》、《爻辞》记述鼎的采用和革新。

鼎是烹饪食物之器，是大好的东西，要推行。

开初鼎折足倾倒，没有铸好，要修理；修理好后，才作了烹饪。

接着再铸的，鼎耳不通，没法抬扛，还是没有铸好，要改进。

再铸，又是鼎足出问题，倒了一鼎粥，沾濡一地。

最后才臻于完善，用了铜耳，铜铉（杠），鼎表面光彩夺目，没有一点瑕疵。

这是一部鼎铸革新史，反映了技术改革的艰难和成就。西周和春秋遗留下来的古鼎，证明这是实录。

且通篇着眼于改进，革新。《正义》疏曰：“故《彖》曰：‘革去故而鼎取新，……圣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义。’寓意深焉。”

䷱ 巽下离上

鼎 [1] 元吉，亨。

初六 鼎颠趾 [2]，利出否 [3]，得妾以其子。无咎 [4]。

九二 鼎有实 [5]，我仇有疾 [6]，不我能即 [7]，吉 [8]。

九三 鼎耳革 [9]，其行塞 [10]，雉膏不食 [11]，方雨亏悔 [12]，终吉。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 [13]，其形渥 [14]，凶 [15]。

六五 鼎黄耳金铉 [16]，利贞。

上九 鼎玉铉 [17]，大吉无不利 [18]。

注释：

- [1] 鼎：烹饪食物之器。《说文》：“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 [2] 元吉：大好的东西。承上“鼎”言之，赞辞。
- [3] 鼎颠趾：鼎折足倾倒。“颠”，倾倒。《释文》：“颠，倒也。”“趾”，足。“颠趾”，倒于足，因足折也。
- [4] 利出否：要取出或者说换掉坏的。“出”，取出或换掉。“否”，折了的足，坏的。
- [5] 得妾以其子，无咎：得妾及其儿子的帮助，才没有问题。“得”，得助也。“以其”，犹及其。
- [6] 鼎有实：鼎中有食物。“实”，指食物。
- [7] 我仇有疾：我妻子有病。“仇”，妻子。《尔雅·释诂》：“仇，匹也。”《释文》同。“匹”，指配偶，即妻子。
- [8] 不我能即：不能和我一起就食。“即”，《说文》：“就食也。”
- [9] 吉：不这样就好。“不我能即，吉”，中间有省文。意谓不病，能和我一起就食才好呢！
- [10] 鼎耳革：鼎耳要改革。下承“其行塞”，可知是鼎耳不通也。
- [11] 其行塞：用铉杠通不过。“塞”，阻塞，不通也。
- [12] 雉膏不食：煮的野鸡肉吃不上。这是说鼎耳不通，铉杠通不过，煮好的鸡肉，不能从火上抬下来，故不食也。
- [13] 方雨亏悔：正碰上下雨真悔气。“亏”，《尔雅·广言》：“损也。”即今语吃亏。“亏悔”，悔气也。
- [14] 覆公餗：倒翻了公用粥。“覆”，倾倒。“公餗”（su 速）：公用粥。“餗”，即粥。《说文》：“鬻之重文作餗。”马融云：“糜也。”
- [15] 其形渥，凶：沾濡一地。很糟糕。“形”情状，《孟子·梁惠王上》：“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渥”（wo 沃），王注：沾濡之貌。《正义》同。《说文》：“渥，霑也。”

[16] 鼎黄耳金铉：鼎铜耳铜杠。“黄耳”，黄铜做的耳子。“金铉”，铜制的铉杠，用于抬鼎的专用工具。《说文》：“举鼎具也。”《释文》：“铉，扛鼎而举之也。”孔疏：“铉，所以贯鼎而举之也。”

[17] 鼎玉铉：鼎铸造得光彩夺目。“玉铉”（xuan 绚）：言表面光滑如玉，炫人眼目也。“铉”，借为“炫”，声通。

[18] 无不利：没有一点瑕疵。“不利”，不利之处，指毛病，缺点。

译文：

䷱ 巽下离上

鼎，大好的东西，要推行。

初六 鼎折足倾倒，要更换坏的，得妾以及她的儿子的帮助，才没有问题。

九二 鼎中有食物，我妻有病，不能和我一起就食，不是这样就好。

九三 鼎耳要改革，用铉杠通不过，煮的野鸡肉吃不上，正遇着下雨，真是悔气，但终于还是吃上了。

九四 鼎折足，倒翻了公用粥，沾濡一地，很是糟。

六五 鼎用了黄铜铉杠，好得很。

上九 鼎表面铸造得光彩夺目，没有一点瑕疵。

震 卦五十一

本篇卦象，震下震上。震为雷。《象》曰：“洊雷。”孔颖达曰：“洊，重也。”是二雷相重，言雷相继而作也。

《卦辞》、《爻辞》记述古代先民对于雷的恐怖。听到雷震，有的发抖；有的笑语自若，巨雷震撼百里不洒出手中勺里的一

滴酒。他们开始还害怕，后来才不在乎的。

最害怕的，丧魂落魄，躲进高山。有的虽然畏惧不安，却继续走自己的路，并没有出事。还有的犹疑猜想，希望不遭损失，但又担心出事。

有的心存迷信，听到雷震，吓得两腿哆嗦，眼睛到处看，路也不敢走了。雷劈着邻家，就以为那家亲戚大概是做了坏事吧。

这表现了对于雷震的种种态度，对于尚未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的探索 and 认识过程。

䷲震下震上

震亨 [1]，震来虩虩 [2]，笑言哑哑 [3]，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4]。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 [5]，吉。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 [6]，跻于九陵 [7]，勿逐，七日得 [8]。

六三 震苏苏 [9]，震行 [10]，无咎。

九四 震遂泥 [11]。

六五 震往来，厉 [12]。意，无丧有事 [13]。

上六 震索索 [14]，视矍矍 [15]，征凶 [16]，震不于其躬，于其邻 [17]，无咎 [18]，婚媾有言 [19]。

注释：

[1] 震亨：雷震传开。“震”，雷。《说文》：“震，辟历震物者，从雨，辰声。”《诗·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毛传》：“震，雷也。”

“亨”，通，意为传播开来。

- [2] 震来虩虩：听到雷声，有的发抖。“虩虩”(xi 隙)，也作憭憭，声通。马融、郑玄说：“恐惧貌。”意为害怕得发抖。
- [3] 笑言哑哑：有的笑语自若。“哑哑”，马融说：“笑声。”意为继续谈笑，满不在乎。
- [4] 不丧匕鬯：没有洒出手中勺子里的一滴酒。“匕”(bǐ 比)：《玉篇》：“匙也。”即盛酒的勺子。“鬯”(chāng 唱)，酝酿香酒。
- [5]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听到雷震，开初还害怕，后则笑言自若了。“哑哑”，《释文》引“马云：笑声。”郑云：“乐也。”《说文》：“哑，笑也。”
- [6] 亿丧贝：惊异得丧魂落魄。“亿”(yì 艺)，借为异，声通，惊异。“贝”，读为“魄”，古音近。
- [7] 跻于九陵：躲上高山。“跻”(jī 基)，登上。《释文》：“跻，本又作跻，升也。”《说文》：“跻，登也。”“九陵”，指高山。承“震来，厉，亿丧贝”，可知是惊异中躲避的行动。
- [8] 勿逐，七日得：不用去追寻，过几天会回来的。“逐”，追逐，寻找也。“七日”，借言若干天。“得”，指回来。
- [9] 震苏苏：听到雷震，畏惧不安。“苏苏”，《正义》疏：“畏惧不安之貌。”王注：“惧苏苏也。”《释文》：“疑惧貌。”郑云：“不安也。”
- [10] 震行：在雷震时继续走自己的路。承“震苏苏”，可知是在“苏苏”中原来干什么，仍然继续干什么。
- [11] 震遂泥：雷震房屋掉了泥土。“遂”，通“坠”，《正义》疏：“遂，沉泥者也。”“沉”即“坠”。《释文》：“遂，荀本作坠。”《说文》：“队，从高陨也。”
- [12] 震往来，厉：雷连续地震，很厉害。“往来”，往复，一个接一个也。
- [13] 意无丧有事：啊，无损于事。“意”，借为繫。《左传》隐公元年：“尔有母遗，繫我独无。”杜注：“繫，语助也。”又襄公十四年《传》：“王室之不坏，繫伯舅是赖。”杜注：“繫，发声也。”“丧”，损也。“有”，犹于也。

- [14] 震索索：吓得两腿发抖。王弼注：“惧而索索。”郑玄注：“犹缩缩，足不正也。”即《论语·乡党》：“足缩缩，如有循”之“缩缩”。即两腿不停地发抖。
- [15] 视矍矍：眼睛到处看。“矍矍”（jue 决），《正义》疏：“视不专之容。”恐惧存于心而形于目也。
- [16] 征凶：走路会有危险。
- [17]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雷没有劈在自身上，劈着了邻家。“躬”，自身。
- [18] 无咎：本身无问题。
- [19] 婚媾有言：亲戚做了坏事。“婚媾”，闻一多说犹今言亲戚。“言”，借为“愆”，罪也。

译文：

䷲ 震下震上

雷震传开，听到雷声有的发抖；有的笑语自若。震惊百里，没有洒出手中勺里的一滴酒。

初九 听到雷声，开初还害怕，后则谈笑自若，没有事。

六二 听到雷震很厉害，吓得丧魂落魄，躲上高山，不用去追寻，过几天会回来的。

六三 听到雷震，畏惧不安，在雷震时继续走自己的路，没有发生灾祸。

九四 雷震房屋掉了泥土。

六五 雷连续地震，很厉害，啊，无损于事。

上六 听到雷震吓得两腿发抖，眼睛到处看，路也不敢走。雷没有劈到自己，劈着了邻家。本身无事，大概是那家亲戚做了坏事吧！

艮 卦五十二

本篇卦象，艮下艮上。艮，山也。《象》曰：“兼山。”这是说两山并立，取喻各守其位，以此观彼，以彼观此，亦各如其位。故《象》又说：“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应该说是存在着“知其所止”的义蕴的。

《卦辞》、《爻辞》论证看人臻于全面和看本质的问题。由一趾及全身，生动、活泼、精辟、独到。看人如此，于物亦然。颇具认识论的意义而富有说服力。

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如何观察的命题。说：注视其背，不见其全体，如入其庭院不见其人。本来进了庭院，视见其背，是看到了人。却说如不见其人，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看全体和本质的问题。

接着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说：“注视其脚趾，那不会出事，但能老是这样干吗？”“注视其小腿肚子，说成举不起整个脚，那人家心里就不愉快。”“注视其腰部，分裂其胁部肌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就极痛如火烧心了。”结论是“注视其全体，那才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是就片面地观察他人的缺点来说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注视其脸色，听他说得条条是道，那也是要悔恨失误的。”

最后作者认为：“认识看人所要达到的标准这个问题，有好处。”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 [1]，行其庭不见其人 [2]，无咎？

初六 艮其趾 [3]，无咎 [4]。利永贞 [5]？

六二 艮其腓 [6]，不拯其随 [7]，其心不快。

九三 艮其限 [8]，列其夤 [9]，厉薰心 [10]。

六四 艮其身，无咎 [11]。

六五 艮其辅 [12]，言有序 [13]，悔亡。

上九 敦艮 [14]，吉。

注释：

[1] 艮其背不获其身：注视其背，不见其全体。“艮”（gen 亘）：《说卦》、《杂卦》、《象》传并曰：“止也。”高亨说：“艮者，顾也，从反见。顾为还视之义，引申为注视之义。”又说：“本卦艮字皆当训顾，其训止者，当谓目有所止耳。”（《周易古经今注》第311页）“身”，身体，指全体。

[2] 行其庭不见其人：入其庭院，不见其人。这是解释：“艮其背不获其身”说的。

[3] 艮其趾：注视其脚趾。“趾”，所以象疵。“艮其趾”，意谓吹毛求疵，抓住人家的小毛病不放也。

[4] 无咎：那不会出事。这是说“艮其趾”，吹毛求疵，出不了什么问题。

[5] 利永贞：能老是这样干吗？这是说不能总是抓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

[6] 艮其腓：注视其小腿肚子。“腓”，小腿肚子。

[7] 不拯其随：举不起他的整个的脚。“拯”，马融说：“举也。”“随”，王弼注：“谓趾也。”《正义》疏：“腓，肠也，在足之上。腓体或屈或伸，躁动之物，腓动则足随之，故谓足为随。拯，举也。”

[8] 艮其限：注视其腰部。“限”，腰部。王注：“身之中也。”《释文》：“马云：要也。郑、荀、虞同。”

[9] 列其夤：分裂其肋部肌肉。“列”裂本字。《集解》列作裂。《说文》：

“列分解也。”则列是割物使分也。“𩚑”(yīn 寅)，即膃，从肉。《释文》：“𩚑马云：夹脊肉也。郑本作膃。”则“𩚑”指肋部肌肉。

[10] 厉薰心：那极痛就如火烧心了。“厉”，言其痛之极也。“薰”，孔颖达云：“烧灼也。”

[11] 艮其身，无咎：注视其全体，那才是没有问题的。

[12] 艮其辅：只看人家的脸色。“辅”，借为“𩚑”《说文》：“𩚑，颊也。”指脸部，脸色。

[13] 言有序：听他说得条条是道。“序”，次序，条理。

[14] 敦艮，认识看人所要达到的标准这个问题。敦，《诗·鲁颂·閟宫》：“治也。”治，治理，解决，其所以如此治理、解决，以其如此认识。这里引申为认识。

译文：

䷳ 艮下艮上

注视其背，不见其全体，如入其庭院，不见其人，能没有过错吗？

初六 注视其脚趾那不会出事，能老是这样干吗？

六二 注视其小腿肚子，说成他举不起整个脚，人家心里就不愉快。

九三 注视其腰部，分裂其肋部肌肉，那就极痛如火烧心了。

六四 注视其全体，那才是没有问题的。

六五 注视其脸色，听他说得条条是道，那就要后悔失恨的。

上九 认识看人所要达到的标准这个问题，有好处。

渐 卦五十三

本篇卦象，艮下巽上。艮，山也；巽，木也。《象》曰：“山上有木。”山上之木，由毫末而成大树，由树木而成森林，其进也渐，而臻于此境。人类文明之进步，亦当如此也。

《卦辞》、《爻辞》记述自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女嫁男方，已成民俗，渐进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高度。自然也体现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的下降。

爻辞采用起兴手法，写鸿雁渐进，从下而上，从低到高，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文章首先指出女嫁男方是一种逐渐的进步，是有利于移风易俗之事的。

鸿雁渐进于山涧。女嫁男方，开初尚不习惯，丈夫严厉，不免夫妻口角，但没有发展到出事。

鸿雁渐进于涯岸。夫妻的日子过得和乐，很幸福。

鸿雁渐进于高平地，丈夫出征没有回来。妻子另寻新欢怀了孕，家里人不让养育而嫌恶她。那是反抗侵略战争造成的。这里表现了妇女必须从一而终，才能受到尊重的新的文明道德。

鸿雁渐渐飞上树梢。新婚之家都要橡木盖新房。

鸿雁渐渐飞上山岭。妇女三年不受孕，家里仍然没有人欺凌她。

鸿雁渐渐飞上大山，它的羽毛可以装饰仪容。这是新的文明，一个美好的崇高的境界，这是诗人的赞颂。

䷴ 艮下巽上

渐 [1]，女归吉 [2]，利贞 [3]。

初六 鸿渐于干 [4]，小子厉 [5]，有言 [6]，无咎 [7]。

六二 鸿渐于磐 [8]，饮食衎衎 [9]，吉。

九三 鸿渐于陆 [10]，夫征不复 [11]，妇孕不育，凶 [12]。利御寇 [13]。

六四 鸿渐于木 [14]，或得其桷 [15]，无咎。

九五 鸿渐于陵 [16]，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 [17]，吉。

上九 鸿渐于阿 [18]，其羽可用为仪 [19]，吉。

注释：

[1] 渐：逐渐的进步。“渐”，借为“趯”（zan 暂）。《说文》：“趯，进也。”

《序卦》传作“渐，进也。”

[2] 女归吉：把女子嫁出去好。“归”，《正义》疏：“归，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义，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也。”

[3] 利贞：有利于移风易俗之举事。从母系群婚制到父系专偶婚制，是一场移风易俗之事：“贞”承“女归吉”可知指此。

[4] 鸿渐于干：鸿雁渐进于山涧。“鸿”王注：“水鸟也。”虞翻说：“鸿，大雁也。”“干”，山涧。王肃说：“干，山间涧水也。”《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小水从山下流称干。”干涧古通用。

[5] 小子厉：丈夫严厉。“小子”，指女归之夫。

[6] 有言：发生口角。

[7] 无咎：没有发展到出事。

[8] 鸿渐于磐：鸿雁渐进于涯岸。“磐”，李镜池《周易通义》：“本作般，涯岸。王引之说。”《史记·孝武纪》、《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并

载武帝诏曰：“鸿渐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汉诏作般，殆本古文经。般之言，泮也。其状陂陀然高出涯上，因谓之般焉。‘鸿渐于般’，犹曰：‘凫鹄在濠。’濠，水外之高者也。”（《经义述闻》一）

- [9] 饮食衎衎：夫妻日子过得和乐。“饮食”，民食为天，是说夫妻过日子之事。“衎衎（kan 看），《说文》训喜；《尔雅·释诂》训乐，《礼记·檀弓上》：“饮食衎尔。”郑玄注：“衎尔自得貌。”衎衎，犹衎尔也。朱熹说：“和乐之意。”

- [10] 鸿渐于陆：鸿雁渐进于高平地。“陆”，高平之地。《释文》：“马云：‘山上高平曰陆。’”《周易集解》引虞翻说：“高平称陆。”《说文》：“陆，高平地。”

- [11] 夫征不复：丈夫出征没有回来。

- [12] 妇孕不育，凶：妻子另找新欢怀孕，家里人不许养育而嫌恶她。承“夫征不复”，“妇孕”可知是另找新欢之故。王注：“乐于邪配。”“凶”，对她很凶，指嫌恶。

- [13] 利御寇：是因要抵御外寇使得夫妻离别造成的。“利”，这里意为“要”。

- [14] 鸿渐于木：鸿雁渐渐飞上树梢。“木”，指树。

- [15] 或得其桷：娶妻的人家准备了橡木。“或”，指娶妻的人家，全卦讲“女归”之事也。“桷”，方形椽子，《周易集解》引虞翻说：“椽也。”屋顶上承瓦的木条。《说文》：“桷也，椽方曰桷。”

- [16] 鸿渐于陵：鸿雁渐渐飞上山岭。“陵”，山岭。《说文》：“陵，大阜也。”陵高于陆。

- [17] 终莫之胜：终于没有人欺凌她。“胜”，虞翻注：“陵也。”欺凌。

- [18] 鸿渐于阿：鸿雁渐渐飞上大山。“阿”，《说文》：“大陵也。”即大山。原讹为“陆”。与《九三》爻辞重，且不协韵。据江永、王引之、俞樾说改。阿、仪古为韵。《诗·皇矣》：“我陵我阿。”陵阿相次可证。

- [19] 其羽可用为仪：它的羽毛可以装饰仪容也。

译文：

䷵ 艮下巽上

逐渐的进步，把女子嫁出去好，有利于移风易俗。

初六 鸿雁渐渐进于山涧。丈夫严厉，发生口角，但没有发展到出事。

六二 鸿雁渐渐进于涯岸。夫妻日子过得和乐，很幸福。

九三 鸿雁渐渐进于高平地。丈夫出征没有回来，妻子另找新欢怀孕，家里人不许养育而嫌恶她。那是因要抵御外寇使夫妻离别造成的。

六四 鸿雁渐渐飞上树梢。娶妻的人家准备了椽木，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九五 鸿雁渐渐飞上山岭。妇人三岁没有怀孕，但终于没有人欺凌她，家庭幸福。

上九 鸿雁渐渐飞上高山，它的羽毛可以装饰仪容，那是美丽的。

归妹 卦五十四

本篇卦象，兑下震上。兑为泽，震为雷。《象》曰：“泽上有雷。”雷出泽上，多是春季，乃男女结婚之时。《诗·东山》：“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大戴礼·夏小正篇》：“二月绥多士女。”其传曰：“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管子·幼官》：“春……合男女。”今俗仍从之，是以名之曰：“归妹。”

《卦辞》、《爻辞》记述古代婚俗的形成和作者对此的赞颂。

恩格斯说：

“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一定年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群姊妹共夫的遗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61 页）

在古代中国也正是如此。这里，就是《初九》爻辞说的：“归妹以娣。”

《书·尧典》：“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讲的是尧的二女娥皇女英共嫁于舜的故事，正是姐妹共夫，这种婚俗到春秋仍盛行。史家称为“媵”制。

《诗·大雅·韩奕》：“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蹇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也是姊妹同嫁一个丈夫。

当时认为这种婚制是合理的。因为即使妹妹是跛子能走，眼睛不好能看，也可以嫁出去，这是有利于妇女的婚事的。这也说明女子出嫁之难。

但男子有休弃权。照例是姊妹一起被休弃。如另有请求，其姊或娣也能留下。如《左传》文公十二年：“杞桓公来朝，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成公五年《经》有“杞叔姬来归”之文，杜注谓“立其娣以为夫人”也。

妹妹跟随姐姐出嫁，妹妹的嫁妆要比姐姐的好。这是从“帝乙归妹”时开始的。说明婚俗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的。

婚期要选择吉日良辰。古人迷信，多禁忌，不是吉祥的日子，婚礼要延期。其遗风及于今俗。

作者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建立美好的婚姻。如一对新婚夫妇，一道生产劳动，新娘托着空筐，新郎剪着羊毛，这是多么

地美满呢！

䷵ 兑下震上

归妹 [1]，征凶 [2]，无攸利 [3]。

初九 归妹以娣 [4]，跛能履，征吉 [5]。

九二 眇能视 [6]，利幽人之贞 [7]。

六三 归妹以须 [8]，反归以娣 [9]。

九四 归妹愆期 [10]，迟归有时 [11]。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12]。月几望，吉。

上六 女承筐，无实 [13]，士刲羊，无血 [14]，无攸利 [15]？

注释：

[1] 归妹：嫁女。“归”，嫁也。见《渐》卦辞注 [2]。“妹”，小女也，见《泰·六五》爻辞注 [18]。

[2] 征凶：男子要出征。“征”，当指出嫁女子的丈夫。这说明当时战争频仍影响了人民的和平生活。

[3] 无攸利：没有一点吉利。

[4] 归妹以娣：女儿出嫁妹妹跟随。《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归，嫁也。”王注：“妹者，少女之称。”《说文》：“娣，女弟也。”古人嫁女，媵以女娣。“媵”，指随嫁。

[5] 跛能履，征吉：妹妹即使是跛子能走，也可以嫁出去，这样好。

[6] 眇能视：眼睛不好能看，也一样。承上：“跛能履”，省“征吉”二字。

[7] 利幽人之贞：对举办妇女的婚事有利。“幽人”指妇女。古代妇女被

幽禁在家里，以保证“子克家”的恶劣风俗，故称之。

- [8] 归妹以须：即“归妹以娣。”“须”，借为嫔，亦即娣。《史记·高后纪》：“太后娣，吕嫔。”以“嫔”为名，意为吕娣。“以须”，“以娣”避重字而异。《释文》：“须，荀、陆本作嫔。陆云：妾也。”《音训》引晁氏曰：“子夏、孟、京作嫔。”古代贵族嫁女陪以娣作妾，此为常例也。
- [9] 反归以娣：妹妹跟随姐姐被休弃。“反归”被休弃反归娘家。“以娣”，妹妹跟随。《周易古经今注》：“反归以娣者，谓被出而与其娣返归母家也。”（第319页）
- [10] 归妹愆期：女儿出嫁延期。“愆（qian 谦）期”，过期，犹今言延期。“愆”《释文》：“马云：过也。”《周易集解》引虞翻、《说文》并同。
- [11] 迟归有时：晚嫁是要有一个吉日良辰。“时”《谷梁传》隐公七年：范注引“明”作“待”。《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古人迷信，多禁忌，丧事如安葬，喜事如结婚，都要选择吉日良辰，遗风及于今俗。“有时”指此。《六五》爻辞“月几望，吉”可证。
- [12]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帝乙嫁女，作为君夫人的嫁妆不如妹妹的好。“帝乙归妹”，见《泰·六五》爻辞注[20]。“君”，君夫人，《论语·季氏篇》：“邦君之妻，邦人称之曰君夫人。”“袂”（mei 妹），王注：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这里指代嫁妆。这是说明婚俗的形成，其由来久远。
- [13] 女承筐无实：新娘托着空筐。《象》曰：“无实，承虚筐也。”
- [14] 士刲羊，无血：新郎剪着羊毛。“刲”（kui 亏），《说文》：“割也。”割当训剪，剪羊毛故“无血”。
- [15] 无攸利：不美满么？“攸”，语助，《诗·大雅·文王有声》：“四方攸同。”“利”，吉利，引申为美满。这当是反语，对新婚制的赞美。

译文：

䷵ 兑下震上

女儿出家男子出征，倒霉，一点也不吉利。

初九 女儿出嫁妹妹跟随，跛能走，也可以嫁出去，这是有利的。

九二 眼睛不好能看，也一样。这对举办妇女的婚事有利。

六三 女儿出嫁妹妹跟随，被休弃妹妹也跟随。

六四 女儿出嫁延期，有待一个吉日良辰。

六五 帝乙嫁女，作为君夫人的嫁妆，不如妹妹的好。月近十五日，是吉日良辰。

上六 新娘托着空筐，新郎剪着羊毛，这不是美满的么？

丰 卦五十五

本篇卦象，离下震上。离，明也，震，动也。《彖》曰：“明以动。”从《卦辞》、《爻辞》所记日食过程来看，太阳正是从光明普照中偏食，全食；又从偏食到光明普照的。是光明随日食变动也。其光明随日食之变动，遍及整个世界，故曰：“丰。”丰者，大也。

文中通过丰年祭祀的活动，记述一次全日食的过程。

祭祀习俗，从卦、爻辞来看，时间在中午，用少女为“尸”。“尸”即祭祀供主，是有严格要求的。必须花时间去寻找和挑选。

当时把这种祭祀视为大事，都要去参加。因此，祭祀日，大多房屋，家家关门闭户，从门缝间向里看，寂静无人，长时间不见人影。作者认为是糟糕的。

所载寻找祭祀供主的一日，恰逢日食。初食时，中午可见北斗星；人们惊疑，相信快一点逃跑，吉利。接着日全食，可

以看见小星星；逃跑的有人折断了右臂。从全食又变为初食时的状态，小星星不见了，又见到了北斗星；最后出现太阳；日食解除。人们兴高彩烈，互相庆贺，说明古代先民对于日食还毫无所知。

䷝ 离下震上

丰，亨 [1]。王假之 [2]，勿忧，宜日中 [3]。

初九 遇其配主 [4]，虽旬，无咎，往有尚 [5]。

六二 丰其蔀 [6]，日中见斗 [7]，往得疑 [8]，疾有孚发若，吉 [9]。

九三 丰其沛 [10]，日中见沫 [11]，折其右肱 [12]，无咎。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 [13]。吉。

六五 来章，有庆誉 [14]，吉。

上六 丰其屋 [15]，蔀其家 [16]，窥其户 [17]，阒其无人 [18]。三岁不覿 [19]，凶。

注释：

[1] 丰，亨：丰年祭祀。“丰”岁熟。《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公羊传》桓公三年：“大有年，何大丰年也。”注：“谓五谷皆大成熟。”

[2] 王假之：“王”为之禘祈。“假”，《礼·曲礼上》：“假尔泰筮有常。”孔疏：“假，因也。”这是说王因丰年祭祀而禘祈也。

[3] 宜日中：祭祀宜在中午。从《初九》爻辞：“遇其配主，虽旬无咎”来看，可知祭祀日必在选定“配主”之后。

- [4] 遇其配主：要找一个庄重的祭祀供主。“遇”，会合，意为找。“配”，《玉篇》：“当也。”适当，指庄重。“主”，祭祀供主，古谓之“尸”。初用纯洁庄重的少女，后以木主代之。《诗·召南·采蘋》：“谁其尸之，有斋少女。”是也。
- [5] 往有尚：去找总是可找到的。“尚”助也，意谓“往”有助于“遇”也。
- [6] 丰其蔀：日初食如大张帘布。“丰”，《序卦》：“大也。”《彖》传并同。“蔀”(bu 部)，王注：“覆暖鄣光明物也。”刘牧说：“蔽也。”应该说，就是今之帘布也。“丰其蔀”，从下文“日中见斗”可知，是对日食时天暗的取喻。星斗大，初食可见，天暗如大张帘布也。
- [7] 日中见斗：中午可见北斗星。
- [8] 往得疑：前去找祭祀供主的人于是惊疑。以其对日食还毫无认识之故。
- [9] 疾有孚发若，吉：相信快一点逃跑，吉利。“疾”，速也，快也。“有孚”，信也。“发”，脱逃。“若”，语助。
- [10] 丰其沛：日全食，如大张帐幕。下文云：“日中见沫”，可知是日全食，小星星，方可见。“沛”，王注：“幡幔所以御盛光也。”，幡幔，帐幕也。
- [11] 日中见沫：中午可见小星星。“沫”，《子夏传》作“昧”。马融说：“沫，星之小者。”沫、昧古通用。
- [12] 折其右肱：逃跑的有人折断了右臂。“肱”(gong 工)，臂。
- [13] 遇其夷主：找到了适当的祭祀供主。“夷主”，即《初九》爻辞“配主”。“夷主”，借为宜，适宜。
- [14] 来章，有庆誉：出现太阳，大家庆贺赞誉。“章”，借为彰，明也。来章，指日食解除，阳光出现也。“有庆誉”，大家庆贺，赞誉。
- [15] 丰其屋：大大的房屋。“丰”，训“大”。“屋”，房屋，相对下文“家”言之，可知指全体。
- [16] 蔀其家：家家关门闭户。“蔀”，蔽。这里引申为关闭。

[17] 窥其户：从门缝间向里看。“窥”，看，探看。

[18] 闾其无人：寂静无人。“闾”（qu 去），静，寂静。

[19] 三岁不覿：长时间不见人影。“三岁”，泛言时间之长也。“覿”，见。

译文：

䷵ 离下震上

丰年祭祀，“王”为之禳祈。不用担心，时间宜在中午。

初九 要找一个庄重的祭祀供主，虽费旬日也不要紧，去找总是可找到的。

六二 日偏食，如大张帘布，中午看见北斗星。前去找祭祀供主的于是惊疑，相信快一点逃跑，吉利。

九三 日全食，如大张帐幕，中午看见小星星。脱逃的有人折断了右臂，这不奇怪。

九四 日偏食，如大张帘布，中午看见北斗星。找到了庄重的祭祀供主，吉利。

六五 出现太阳，大家庆贺赞誉，吉利。

上六 大大的房屋，家家关门闭户，从门缝间向里看，寂静无人，长时间不见人影，很糟糕。

旅 卦五十六

本篇卦象，艮下离上。艮为山，离为火。《象》曰：“山上有火。”山上有火，如《尚书·胤征》所说：“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也。这是取喻奴隶主贵族商人如“鸟焚其巢”，“丧牛于易”也。

《卦辞》、《爻辞》记述奴隶主商人购买奴隶的一笔生意。似

两人对话，以实录表明存在奴隶主、奴隶和奴隶市场。

奴隶主商人曾外出作一次小的商业旅行。大概是回来了。有人问道：“商旅之举事可吉利？”

奴隶主商人答道：

“旅途很疲劳，离开寓所遭了灾。

赶到市场，带着钱，买了一批童奴。

正准备走，碰上市场失火，童奴乘机跑了，很糟糕。

回到寓处，再取到钱，我心里不是滋味。

射野鸡不着丢一枝箭。终究是我的好命运所注定的。”

最后是作者的评价：“鸟儿烧掉窝。奴隶主商人先笑后来哭，在交易中丢了大本钱，活该他倒霉的。”

䷷ 艮下离上

旅 [1]，小亨 [2]，旅贞吉 [3]？

初六 旅琐琐 [4]，斯其所 [5]，取灾 [6]。

六二 旅即次 [7]，怀其资 [8]，得童仆贞 [9]。

九三 旅焚其次 [10]，丧其童仆 [11]，贞厉。

九四 旅于处 [12]，得其资斧 [13]，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 [14]，终以誉命 [15]。

上九 鸟焚其巢 [16]，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18]。

注释：

[1] 旅：商旅。从《六二》爻辞“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来看，可知是买卖奴隶的商旅。

- [2] 小亨：一次小旅行。“亨”，通，通行，亦即旅行。
- [3] 旅贞吉：商旅举事可吉利？这当是诘问之辞。
- [4] 旅琐琐：旅途很疲敝，“琐琐”，马融说：“疲敝貌。”
- [5] 斯其所：离开寓所。“斯”，《尔雅·释言》：“离也。”“所”，寓所。
- [6] 取灾：遭灾。
- [7] 旅即次：赶到市场。“旅”，行，赶。“即”，就，到。“次”。借为肆。市场。《大戴记·曾子疾病》：“如入鲍鱼之次。”《文选·辨命论》注引“次”作“肆”。
- [8] 怀其资：带着钱。“怀”，揣之，即带。“资”，《说文》：“货也，从贝，次声。”《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资，财也。”即作为交换用的货币。
- [9] 得童仆贞：买了一批童奴。“得”，言买得。“童仆”，即童奴。“贞”，买卖之举事，指生意。
- [10] 旅焚其次：准备走，碰上市场失火。“旅”，是说买了童奴。正欲离开市场。
- [11] 丧其童仆：童奴乘机跑了。
- [12] 旅于处：回到寓处。
- [13] 得其资斧：再取到钱。
- [14] 射雉一矢亡：射野鸡不着丢了一枝箭。犹今语：偷鸡不着失一把米也。
- [15] 终以誉命：终究是我的好命运所注定的。“誉命”，好命运，是奴隶主商人的自嘲的说法。
- [16] 鸟焚其巢：鸟儿烧掉了窝。这是起兴，取象奴隶主商人之失。
- [17] 旅人先笑后号咷：奴隶主商人先笑后来大哭。“号咷”，大哭也。
- [18] 丧牛于易：在交易中丢了大本钱。“牛”，大牲。取喻大本钱。

译文：

䷛ 艮下离上

商旅，一次小的旅行。商旅之举事可吉利？

初六 旅途很疲敝，离开寓所遭了灾。

六二 赶到市场，带着钱，买了一批童奴。

六三 准备要走，碰上市场失火，童奴乘机跑了，事情严厉。

九四 回到寓处，再取到钱，我心里不是滋味。

六五 射野鸡不着丢了一枝箭。终究是我的好命运所注定的。

上九 鸟儿烧掉了窝。奴隶主商人先笑后大哭，在交易中丢了大本钱，活该他倒霉的。

巽 卦五十七

本篇卦象，巽下巽上。巽，风也。《象》曰：“随风。”是风与风相随而吹也。《系辞下》传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也。

《卦辞》、《爻辞》论证“巽”的辩证法。

“巽”取象二人跪地，有顺从、服从、跪伏、屈服、顺应之义。作者持积极进取而有策略的精神。认为顺从只于小事可通。服从对于军事进退，统帅的指挥，是必不可少的。跪伏床下只能施于巫师攘灾驱鬼的纷闹。噤眉蹙额，屈服于人，那是受不了的。逃亡，就是被猎获的禽兽也懂得的。顺应事之有利、不利条件，则无往而不胜。武王伐纣，不宣而战，取得最终成功。这是当年“丁未，先庚三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癸丑，后庚三日”，乃使殷纣覆灭的故事。这是一个好例证。这说明作者是反对奴隶思想的。跪伏床下，那就要把本钱输光的。

显然，在“巽”的种种义蕴中，作者肯定顺应的重要性，同时，有条件地支持服从的需要。

䷸ 巽下巽上

巽，小亨 [1]，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2]。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3]。

九二 巽在床下 [4]，用史巫纷若 [5]，吉，无咎。

九三 频巽，吝 [6]。

六四 悔亡 [7]，田获三品 [8]。

九五 贞吉，悔亡 [9]，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10]。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 [11]，贞凶。

注释：

[1] 巽，小亨：顺从只于小处可通。“巽”(xun 逊)：古文巽，象二人跪地上之形。《杂卦》传说：“巽，伏也。”引申有顺从，服从，跪伏，屈服，顺应诸义蕴。这里下承“小亨”，可知指顺从言之。“小亨”，小通，小处可通也。

[2] 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利于有所交往，会见“大人”。“往”，下承“利见大人”，可知指人际间的交往。

[3] 进退，利武人之贞：服从对于行军进退，统帅的指挥，是必不可少的。“进退”，当为“巽进退”，承上文而省。下承“利武人之贞”，可知是行军的进退。“利武人之贞”，有利于武人的举事，即对统帅的指挥，是必不可少的。

[4] 巽在床下：跪伏在床下。“巽”，跪伏。“史巫攘灾驱鬼”，其状如此，今俗尚存。

- [5] 用史巫纷若：用于巫师攘灾驱鬼的纷闹。“史巫”，从事迷信活动的人，即“巫师”。祝史司祭，巫以降神，祓除不祥。《周礼·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等。巫属下有史。“若”，语助。
- [6] 频巽，吝：嘖眉蹙额，屈服于人，那是受不了的。“频”，借为“嘖”，眉皱也。骆宾王诗：“妆镜菱花暗，愁眉柳叶嘖。”眉嘖则额蹙也。“巽”，这里表示为屈服。“吝”，穷，表示受不了。
- [7] 悔亡：逃跑。
- [8] 田获三品：田猎被捕获的种种禽兽。“三品”，各种，借言种类繁多也。全爻是以禽兽也知逃跑，说明“频巽”。屈服于人的不必要性。
- [9] 贞吉悔亡：“贞吉”，指有利条件，举事之吉利者也；“悔亡”，指不利条件。“贞吉”前，如《初六》爻辞“进退”前一样，承前文，省“巽”字。全文应为“巽，贞吉，悔亡。”这就是顺应有利不利条件的意思。
- [10] 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武王伐纣，当年四月十九日（丁未——先庚三日），不宣而战，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纣不知其始（无初），四月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至五月十六日（癸丑——后庚三日），乃“受命于周”，宣告最终统一天下（有终）。那是很顺利的。据《尚书·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这是说武王伐纣，自当年周一月三日（壬辰）始，打到四月三日（四月哉生明），宣布停战，来一个缓兵之计；至“先庚三日”即四月十九日（丁未），不宣而战，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纣不知战争从何时开始了，故《易》曰“无初”。四月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至“后庚三日”即五月十六日（癸丑），乃“受命于周”。故《易》曰：“有终。”

[11] 丧其资斧：丧失本钱。“资斧”，即《旅·九四》爻辞中的“资斧”，指资本，本钱。

译文

䷧ 巽下巽上

顺从，只于小处可通，利于交往，会见“大人”。

初六 服从，对于行军进退，统帅的指挥，是必不可少的。

九二 跪伏床下，只能施之于巫师攘灾驱鬼的纷闹，吉祥，那无须责怪。

九三 噤眉蹙额，屈服于人，那是不得已。

六四 逃跑，就是被捕获的种种禽兽也是懂得的。

九五 顺应事之有利、不利条件，无往而不胜。武王伐纣，当年四月十九日（丁未，先庚三日），不宣而战，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纣不知战争又从何时开始了（无初）；四月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至五月十六日（癸丑，后庚三日）“乃受命于周”，宣告最终统一天下（有终）。那是很顺利的。

上九 跪伏床下，那是会把本钱输光的，那就坏了。

兑 卦五十八

本篇卦象，兑下兑上。兑，泽也。《象》曰：“丽泽。”王弼注：“丽犹连也。”《小尔雅·广言》：“丽，两也。”是两泽相连也。两泽相连，其水交流，如朋友之切磋也。故《象》又曰：“君子以朋友讲习。”是以名之曰：“兑。”

《卦辞》、《爻辞》论证对争议的问题，采取讨论的方法，采取和平的态度，不得强词夺理，只许你说，不许我说，应以商

量的态度讨论争议问题。

强词夺理，不许别人说话，表现丑恶。

凡事要引导进行讨论。

䷹ 兑下兑上

兑 [1]，亨，利贞。

初九 和兑 [2]，吉。

九二 孚兑 [3]，吉 [4]，悔亡。

六三 来兑 [5]，凶。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 [6]，有喜 [7]。

九五 孚于剥 [8]，有厉 [9]。

上六 引兑 [10]。

注释

[1] 兑 (yue 月)：《说卦》、《序卦》传说：“兑，说也。”《说文》：“说，释也，一曰谈说也。”则“兑”有谈话、解释、说服、商量、讨论之义。

[2] 和兑：采取和平的态度讨论。“和”，态度和气，和平，温和。

[3] 孚兑：强词夺理地谈说。“孚”，训俘，以强力夺取也。“孚兑”，就是在对话中强词夺理，强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4] 吉：快意。承上“孚兑”而吉利，那是表现强词夺理的人自以为快意，逞一时的激情之故。

[5] 来兑：只许一方面说话。“来”，《礼·曲礼》：“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借用“来而不往”，说明人对于讨论问题的一种态度。

[6] 商兑未宁介疾：采取商量的态度讨论争议问题。“商”，王弼注：“商量裁制之谓也。”《释文》：“商，商量也。”《说文》：“商，从外知内也。”

《广雅·释言》：“商，度也。”《管子·海王篇》：“商，计也。”则“商兑”，犹今语商谈相与计议也。“未宁介疾”，不安定之问题，指争议。《尔雅·释诂》：“宁，安也。安，定也。”又“疥，病也。”“介疾”即“疥病”。

[7] 有喜：有好处。

[8] 孚于剥：强词夺理与不许别人说话。“孚”，义同《九二》爻辞“孚”。“于”，犹与也。“剥”，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利，即不许别人说话。

[9] 有厉：表现丑恶。“厉”《论语·子张》：“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庄子·齐物论》：“厉与西施。”李注引《说苑》曰：“厉，西施以美丑言。厉如字，恶也。”《韵会》：“厉，丑恶也。”

[10] 引兑：引导进行讨论。

译文：

䷹ 兑下兑上

讨论的方法，应该推行，于举事有利。

初九 采取和平的态度讨论好。

九二 强词夺理，一时快意，终归失悔。

六三 只许你说，不许我说，令人可怕。

九四 采取商量的态度讨论争议问题，有好处。

九五 强词夺理，不许别人说话，表现丑恶。

上六 凡事引导进行讨论。

涣 卦五十九

本篇卦象，坎下巽上。坎为水，巽为风。《象》曰：“风行水上。”风行水上，推波鼓澜，汹涌澎湃，是以名之曰：“涣。”

《卦辞》、《爻辞》记述一次洪水的灾害。洪水在古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现代也是人民和国家所关切的大事。所以夏禹治水，得到人们的广泛传颂。

在古代，人们无力抗拒自然灾害，只能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和逃跑。洪水泛滥，“王”到祖庙去祭祀，洪水来得快，乘用壮马才跑得脱。

洪水冲塌房基，人们到处逃亡。

洪水涨到一人高，没出事。

洪水涨到群众聚集的地方，还平安大吉。如果洪水涨到了山丘上，那就不是平常所可想象的了。

洪水浩瀚，人们奔走呼号，洪水涨到了“王”的住所，幸亏没有损失。

洪水的忧患过去了，警惕它的重演，才不会犯错误。

这说明人们对洪水已有一定的认识，取得了某些经验，能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和估量，可以事先搬迁和进行防范。也许大多数人还住在高地和山上吧！

䷇ 坎下巽下

涣，亨 [1]，王假有庙 [2]，利涉大川，利贞。

初六 用拯马壮 [3]，吉 [4]。

九二 涣奔其机 [5]，悔亡 [6]。

六三 涣其躬 [7]，无悔 [8]。

六四 涣其群 [9]，元吉 [10]，涣有丘 [11]，匪夷所思 [12]。

九五 涣汗其大号 [13]，涣王居 [14]，无咎。

上九 涣其血去 [15]，逃出 [16]，无咎。

注释：

- [1] 涣，亨：洪水泛滥。《说文》：“涣，流散也。”指水流盛大，江河横溢，到处泛滥也。《诗·溱洧》：“方涣涣兮。”传：“涣涣，盛也。”水盛，洪水也。“亨”，通，引申为泛滥。
- [2] 王假有庙：王到祖庙去祭祀。见《家人·九五》爻辞注[9]。
- [3] 用拯马壮：乘用壮马。“拯”，举也，引伸为“乘”。“马壮”，即壮马。
- [4] 吉：承上“涣”，“用拯马壮”，可知是洪水来得快，乘骑壮马，才能逃得脱。
- [5] 涣奔其机：洪水冲塌了房基。“奔”，通贲。俞樾《群经平议》说：“贲与奔，古通用。《诗·鸛之奔奔》，《礼记·表記》引作‘鸛之贲贲是也。’《射义》：‘贲军之将。’”郑注曰：“贲读为僨，僨犹覆败也。”“奔其机”，当作贲其机，引申为冲塌。“机”，惠士奇《易说》谓当作厓，厓犹居也。《说文》：“厓，下基也。”在这里指房基。
- [6] 悔亡：人们已逃出。《象》曰：“得愿也。”是洪水冲塌房基之前，人们已逃出，故得其所愿也。
- [7] 涣其躬：洪水涨到一人高。“躬”，身也，意为一人身高之义。
- [8] 无悔：没有出事。无所悔恨，指事先有准备，乃没有出问题。
- [9] 涣其群：洪水涨到群众聚居的地方。“群”，人群，意谓人群所聚居之所。
- [10] 元吉：人人还平安大吉。下承“涣有丘，匪夷所思”，可知是人群跑到了山丘上，未受到洪水所淹没。
- [11] 涣有丘：洪水涨到山丘上。指人群所逃避的地方。这是假想之词。
- [12] 匪夷所思：那就不是平常所可想象的了。“夷”，平，平常。
- [13] 涣汗其大号：洪水浩瀚，人们奔走呼号。“汗”，借为“瀚”，声通，指浩瀚，广大貌。“大号”，指人们奔走呼号。
- [14] 涣王居：洪水涨到了“王”居住的地方。

[15] 涣其血去：洪水的忧患过去了。“血”，借为“恤”，指忧患。

[16] 逖出：警惕重演。“逖”，通惕，狄，易声通。“出”，指洪水重新出现。

译文：

䷺ 坎下巽上

洪水泛滥，王到祖庙去祭祀，小心谨慎，这对防洪有利。

初六 乘用壮马，才能逃得脱。

九二 洪水冲塌了房基，人们已逃亡。

六三 洪水涨到了一人高，没出事。

六四 洪水涨到了群众的聚居地，人人平安大吉。如果洪水涨上了山丘，那就不是平常所可想象的了。

九五 洪水浩瀚，人们奔走呼号，洪水涨到“王”居住的处所，幸好没有损失。

上九 洪水的忧患过去了，警惕它的重演，才不会犯错误。

节 卦六十

本篇卦象，兑下坎上。兑为泽，坎为水。《象》曰：“泽上有水。”泽上有水，是泛滥于外，必须筑堤以节制之。这是以水取喻人们的行为，以堤岸取喻伦理道德。以泽上有水取喻人们的行为超越乎伦理道德，乃须建立制度，德行、准则，以防范之。是以名之曰：“节。”

《卦辞》、《爻辞》讲社会、人伦之间礼节的需要。主张讲礼节，不赞成苦节。过分地拘泥于礼节，成了苦事，那就是不正的事了。应该说，这是针对奴隶制的周礼来说的。“盘旋揖让以

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淮南子·汜论训》），孔子所立的这种繁文缛节，实在成了人们和社会的严重负担。因此，不仅“墨子非之”（同上），就是儒家的先进人物，也是反对的。

作者对礼节持一种宽厚的态度。认为在家室之内，不必拘泥礼节。到了住宅区域内，就须要注意了。不遵守礼节会使人看不起，讲礼节，才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使礼节的通行成为习俗，自觉地遵守，这对人们的交往是会有帮助的。过分拘泥礼节成了苦事，就走向反面，成了坏事。

看来，这是新兴封建社会对严酷的《周礼》的批判和继承，是建立新礼制的理论探讨。

䷹ 兑下坎上

节 [1]，亨。苦节 [2]，不可贞。

初九 不出户庭 [3]，无咎。

九二 不出门庭 [4]，凶。

六三 不节若 [5]，则嗟若 [6]，无咎 [7]。

六四 安节 [8]，亨。

九五 甘节 [9]，吉，往有尚 [10]。

上六 苦节，贞凶 [11]，悔亡 [12]。

注释：

[1] 节：礼节。荀子《乐论》：“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淮南子·汜论训》：“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这就是奴隶制所规定的人伦礼节，繁文缛节。

- [2] 苦节：过分拘泥礼节，成了苦事。《初九》爻辞承“不出户庭，无咎”，可知是指不要过分拘泥于礼节说的。
- [3] 不出户庭：在家室之内不拘泥礼节。承上卦辞：“苦节，不可贞”，可知是在一定范围内，不必拘泥礼节说的。“户庭”，家室之内。李镜池《周易通义》引《一切经音义》：“‘在于堂室曰户’。堂出口的门与堂内通室的门都叫户，皆属家内范围。”
- [4] 不出门庭：住宅区域内不遵守礼节。承上卦辞“节，亨”，可知是说的到了一定范围内，就不可不遵守礼节了。“门庭”，住宅区域内，李镜池《周易通义》引《一切经音义》：“在住宅区域曰门。门在住宅区出口处，门庭即在住宅区内。”
- [5] 不节若：不遵守礼节。“若”，语助。
- [6] 则嗟若：使人看不起，会悔恨嗟叹的。承上“不节若”，可知是行为不合礼节，使人看不起，因而悔恨嗟叹的。
- [7] 无咎：注意遵守礼节，就不会出问题。“无咎”前省“节”字。
- [8] 安节亨：应该使礼节的通行成为习俗。“安”，止也。《齐语》：“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使礼节约定成俗也。
- [9] 甘节，吉：自觉地遵守礼节，好。“甘”，自觉，自甘如此也。
- [10] 往有尚：对人们的交往有帮助。“尚”助也。
- [11] 苦节，贞凶：过分拘泥礼节成了苦事，那举事就坏了。
- [12] 悔亡：会要后悔的。

译文：

䷻ 兑下坎上

礼节，应该推行。过分地拘泥礼节，成了苦事，那就是不可行的了。

初九 在家室之内不拘泥礼节，那不要责备。

九二 在住宅区域内，不遵守礼节，那就不好了。

六三 不遵守礼节，使人看不起，会悔恨嗟叹的。注意遵守礼节，就不会受责怪。

六四 应该使礼节的通行约定成俗。

九五 自觉地遵守礼节，好。对人们的交往有帮助。

上六 过分地拘泥礼节成了苦事，那举事就坏了，那会要后悔的。

中孚 卦六十一

本篇卦象，兑下巽上。兑为泽，巽为风。《象》曰：“泽上有风。”泽上有风，水波兴起，随风大小，与之相应，从无虚妄。故诚信。这是取喻人们对于伦理道德的遵守，亦应如水之适应于风，必出自诚信也。是以名之曰：“中孚。”

《卦辞》、《爻辞》次《节》卦讲对礼节要出自内心诚信，而不在于献礼的轻重。这样，即使是薄如“豚鱼之礼”，也会“人感其诚，神降其福”的。这是全卦的主旨。显然，这是为废除人牲张本的。

接着论述丧礼，婚礼，军礼和“大田之礼”的根本要求。

丧礼，即葬而祭，虞（娱）乐安神，心“有它”而不专诚，则不得祭献。

婚礼，要表达鸾凤和鸣的男女的相互爱慕之情。

军礼在于显现克敌致胜，前方后方的欢欣鼓舞的盛况，以壮军威。

“大田之礼”，是寓军事于田猎，所以习兵阅众也。都不在乎祭献。

奴隶主贵族保守派不明其理。把俘虏捆绑起来，要把他用

作人性祭献，但他却是无罪的。

历史在前进，人性终于废除了，用鸡牲作为祭献。奴隶主贵族保守派对此表示不满地说：“事情很糟糕！”

䷵ 兑下巽上

中孚 [1]，豚鱼吉 [2]，利涉大川，利贞。

初九 虞吉 [3]，有它不燕 [4]。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5]。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6]。

六三 得敌 [7]，或鼓 [8]，或罢 [9]，或泣 [10]，或歌。

六四 月几望 [11]，马匹亡 [12]，无咎 [13]。

九五 有孚挛如 [14]，无咎 [15]。

上九 翰音登于天 [16]，贞凶 [17]。

注释：

[1] 中孚：遵守礼节出自内心诚信。承上卦《节》，讲对礼节的遵循，要出自内心诚信。“中”，中心，犹言内心。《诗·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孚”，信，诚信。

[2] 豚鱼吉：礼薄如“豚鱼”，人感其诚，神降其福。“豚鱼”，薄礼。豚，小猪，王引之《经义述闻》：“豚鱼者，士庶人之礼也。《士昏礼》：‘特豚合升去蹄，鱼十有四。’《士丧礼》：‘豚合升，鱼鱠鲋九，朔月奠用特豚鱼腊。’《楚语》：‘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王制》：‘庶人夏荐麦，秋荐黍。麦以（与）鱼，黍以豚。豚鱼乃礼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鱼吉’，言虽豚鱼之荐亦吉也。”

- [3] 虞吉：既葬而祭，虞（娱）乐安神。“虞”，丧礼。古时既葬而祭之称。《释名·释丧制》：“既葬，还祭于殡宫曰虞，谓虞（娱）乐安神，使还此也。”“虞乐安神”故曰“吉”。
- [4] 有它不燕：心不专诚，则不得祭献。“有它”，“有它”心，指不专诚也。“燕”，通“宴”，宴享，这里指祭献。《礼记·月令》：“[季冬之月]，以共（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飧。”
- [5]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鸣于树荫，其雌应和之。“阴”，借为“荫”，指树荫。“子”，借为“雌”，指雌鹤。
- [6]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我有美酒，我与您一起干杯。“爵”，酒杯。“好爵”，借言美酒。“靡”，无，这里引伸为干。这里是用两只鸟唱和起兴，表示男女欢聚的互相爱慕之情，与《诗·关雎》极为相似。看来是当时所流行的风尚。是一首婚礼之歌，表示婚礼的进行。
- [7] 得敌：克敌。《说文》：“得，取也。”指俘获了敌人。
- [8] 或鼓：有的乘胜追击。“鼓”，古时打仗，击鼓使进，以击鼓为号。《左传》庄公七年：“公将鼓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
- [9] 或罢：有的凯旋班师。“罢”，指凯旋班师。《礼记·少仪》：“朝廷曰退，燕游曰归，师役曰罢。”
- [10] 或泣：捷报传来，有的喜极而泣。
- [11] 月几望：明月在天，接近月中。“月”，明月在天也。“几望”，接近月中也。“几”，近。“望”，月中。
- [12] 马匹亡：马匹奔驰。“亡”，奔驰。
- [13] 无咎：言借田猎以阅兵，进行顺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者；大田之礼，简众也。”“简众”，阅众也。这当是表示“大田之礼”进行的顺利。
- [14] 有孚挛如：有俘虏被捆绑着。这是奴隶主贵族保守派要用俘虏作为祭献的人性。
- [15] 无咎：他是无罪的。承上“有孚挛如”，下承“翰音登于天”，可知

是指俘虏无罪，意谓不得用作人牲。

- [16] 翰音登于天：用鸡牲作了祭献。“翰音”，鸡也。《礼记·曲礼》：“鸡曰翰音。”《尔雅·释鸟》：“翰，天鸡。”《说文》：“翰，雉肥，翰音者也。鲁郊以丹鸡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鲁侯之咎。’”“翰”即“翰”。周人祭礼本用人牲。从《萃》卦可见，已提出“用大牲”取代的意见。由于俘虏逃跑，结果抓回来还是用作了人牲。此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人牲的使用反而上升。这里记述用了鸡牲，说明人牲至此才正式废除。

- [17] 贞凶：废除人牲用鸡牲的举事是糟糕的。这当是奴隶主贵族保守派的不满的说法。

译文：

䷥ 兑下巽上

遵守礼节出自内心诚信，虽然礼薄如“豚鱼”，则人感其诚，神降其福。小心谨慎，利于举事。

初九 既葬而祭，虞（娱）乐安神，心不专诚，则不得祭献。

九二 鹤鸣于树荫，其雌应和之。我有美酒，我与您一起干杯。

六三 打败了敌人，有的乘胜追击；有的凯旋班师；捷报传来，有的喜极而泣；有的放声歌唱。

六四 明月在天，近月中的晚上，马匹奔驰，“大田之礼”进展顺利。

九五 有俘虏被捆绑着，他是无罪的。

上九 用鸡牲作了祭献，事情很糟糕！

小过 卦六十二

本篇卦象，艮下震上。艮为山，震为雷。《象》曰：“山上有雷。”这是以山喻人，以雷喻不同的声音即批评。认为人犯了小错误，就要进行批评，听取不同的声音，这有利于改正，是以名之曰：“小过。”

《卦辞》、《爻辞》讲批评的重要性；不正确批评的有害；要防止利用批评整人。

对于小错误就要进行批评，这样好，于举事有利。

对于小事情的小错误可以进行批评；对于大事情的小错误不可以进行批评，那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对于不正确的批评，要象“飞鸟遗之音”一样，让它过去，上级不宜记恨，下级就难免。懂得这一点大有好处。

不正确的批评是有害的。

在家里，可以批评祖父，表扬祖母；在朝廷，可以指出君主的不足，表扬臣下。这种态度是不错的。

有些事情不批评，但要防止错误的发展。如果放任不管，就反而害了他。这是很坏的。

没有错误不批评要表扬。但日后仍有犯错误的危险，必须戒备。任何人没有永远正确这样的事。

看准时机，某公放了一箭，把猎物从洞穴中捡了回来。这样的人必须注意。

没有错误，不表扬，反而进行批评，象网罗飞鸟一样对待同事，这是坑害人，这叫做灾祸。这是必须防止的。

䷲ 艮下震上

小过 [1]，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 [2]。飞鸟遗之音 [3]，不宜上，宜下 [4]，大吉。

初六 飞鸟以凶 [5]。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 [6]；不及其君，遇其臣 [7]。无咎。

九三 弗过，防之 [8]；从或戕之 [9]，凶。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 [10]，必戒。勿用永贞。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11]，公弋 [12]，取彼在穴 [13]。

上六 弗遇，过之 [14]。飞鸟离之 [15]，凶，是谓灾眚。

注释：

[1] 小过：对于小错误就要进行批评。“小”，指小错误。“过”，过失，引申为责备，即批评。《论语·述而》：“苟有过，人必知之。”这是指过失。《吕氏春秋·适威》：“烦为教而过不识。”这是指批评。

[2] 可小事，不可大事：对于小事情的小错误可以进行批评；对于大事情的小错误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可以进行批评。

[3] 飞鸟遗之音：对于不正确的批评，要象“飞鸟遗之音”一样，让它过去。“飞鸟遗之音”，飞鸟遗留下来的声音，指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

[4] 不宜上，宜下：上级不宜记恨，下级那就难免。承上“飞鸟遗之音”，可知是对不正确批评的态度。

[5] 飞鸟以凶：不正确的批评是有害的。“飞鸟”，是“飞鸟遗之音”之

省，指不正确的批评。

[6] 过其祖，遇其妣：可以批评祖父，表扬祖母。“遇”，待，款待。《汉书·酈通传》：“汉遇我厚。”引申为表扬。

[7] 不及其君，遇其臣：可以指出君主的不足，表扬臣下。“不及”，不足，指出不足也。

[8] 弗过，防之：不批评，但要防止错误的发展。

[9] 从或戕之：放任不管那就反而害了他。“从”，借为“纵”，放任不管也。“戕”(qiāng 枪)，伤害。

[10] 往厉：往后仍有犯错误的危险。“厉”，祸患，危险。本篇言批评的重要性，可知指犯错误的祸患和危险。

[11]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指一种时机。亦“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义，言政治上的风雨也。

[12] 公弋：某公放了一箭。“弋”，射也。

[13] 取彼在穴：把猎物从洞穴中取回来。

[14] 弗遇过之：有成绩不表扬反而批评。从文义来看，是“当遇过之”，当遇不遇而过之也。

[15] 飞鸟离之：把飞鸟网罗之。“离”，通“罗”，网罗。

译文：

䷋ 艮下震上

对于小错误就要进行批评，这样好，于举事有利。对于小事情的小错误可以进行批评。对于大事情的小错误，那就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可以进行批评。对于不正确的批评，象“飞鸟遗之音”一样，让它过去。上级不宜记恨，下级就难免。懂得这一点大有好处。

初六 不正确的批评是有害的。

六二 在家里，可以批评祖父，表扬祖母；在朝廷，可以

指出君主不足，表扬臣下。这种态度是不错的。

九三 有些事情不批评，但要防止错误的发展。如果放任不管，那就反而害了他，这是危险的。

九四 没有错误，不批评，要表扬。但日后仍有犯错误的危险，必须戒备。任何人没有永远正确这样的事。

六五 看准时机，某公放了一箭，把猎物从洞穴中捡了回来。

上六 有成绩不表扬，反而批评，象网罗飞鸟一样对待同事，这是坑害人，这叫做灾祸。

既济 卦六十三

本篇卦象，离下坎上。离，火也；坎，水也。《象》曰：“水在火上。”水在火上，以水灭火，乃能成功，是以名之曰：“既济。”这是以水灭火成功，取喻人事之成功也。然而，水在火上，水势压倒火势，水灭火，是救火之功成也。反之，火势大于水势，亦可火灭水。是水火矛盾，相克相胜，而事功的成败，决定于不同的条件，这是事物的相对性和它的质的规定性。

《卦辞》、《爻辞》从事物的相对性出发，论证事物的两重性及其质的规定性。这就是说，“既济”中存在着“未济”，“未济”中有“济”。“既济”本来是好事，于举事有小利。但由于存在“未济”，就难免开头好，最终出乱子，必须慎终如始。

拉车过河，上岸时湿了车尾，是坏事，但总算是过河了，是“既济”。

妇人丢失头巾，是坏事，没有找，过几天出来了，是好事。

高宗伐鬼方，三年取得成功，是胜利。而士卒死了不少，是

坏事。

总之，好事，坏事；成功，失败；一句话，“既济”、“未济”，互为存在的前提，互为条件，互相转化，同时存在，无不如此，毫不例外。

然而，“既济”是“既济”，不是“未济”；“未济”是“未济”，不是“既济”。这就要看事物的“既济”、“未济”的主要方面。

“既济”是主要的，就不是“未济”，而是“既济”；“未济”是主要的，就不是“既济”，而是“未济”。不能无区别地把事物从整体上说成是“既济”，又说成是“未济”，成了没有质的相对稳定性的东西。这样，辩证法就成了诡辩。

冬天穿着破棉絮，整天冷得死，这是“未济”。

东纣由强变弱，是“未济”；西伯由弱变强，是“济”。

拉车过河，一头栽到水里，这是“未济”。

事情总是相对的，又有它的质的规定性，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这是必须注意的。

䷾ 离下坎上

既济 [1]，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 [2]，无咎。

六二 妇丧其茀 [3]，勿逐，七日得 [4]。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5]，小人勿用 [6]。

六四 繻有衣袽 [7]，终日戒 [8]。

九五 东邻杀牛 [9]，不如西邻之禴祭 [10]，实受其福。

上六 濡其首，厉 [11]。

注释：

- [1] 既济：已取得的成绩、成就、成功、胜利等等。“既”，已经，已然。
《论语·季氏》：“既来之，则安之。”“济”，从水，本义为渡水。《尔雅·释言》：“济，渡也。”引申为成就、成功。《书·君陈》：“必有忍，其乃有济。”
- [2] 曳其轮，濡其尾：拉车过河，上岸时湿了车尾。“曳”，拉。“轮”，车轮，这里指代车子。“濡”，湿。
- [3] 妇丧其茀：妇人丢失头巾。“茀”(fú 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履部》谓即《尔雅》之“祔”，《尔雅·释器》：“妇人之祔；谓之缡，缡，随绥也。”《诗·东山》：“亲结其缡。”传：“缡，妇人之祔。母戒女，施衿结缡。”缡，大巾，头巾谓之祔。
- [4] 勿逐，七日得：没有找，过几天出来了。“逐”，追寻，寻找。“七日”，过几天。以“七日”的定数泛言多日也。
- [5]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讨伐鬼方，三年取得成功。“高宗”，指殷王武丁，帝小乙之子，盘庚之侄。“鬼方”，高宗武丁时，西北方（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的一个强族，威胁了殷商的安全。据《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是其事。
- [6] 小人勿用：对士卒不利。“小人”，指士卒。三年战争，一定死了很多士卒。这对于士卒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不利的。“勿用”，没有用处，不利也。
- [7] 濡有衣袽：冬天穿着破棉絮。“濡”(rú 如)：王引之《经义述闻》谓当作“襦”，即寒衣。“袽”(rú 如)：《说文》作絮，败坏的“襦”。这是说冬天冷的季节，寒衣只有破絮可穿也。
- [8] 终日戒：整天冷得死。“戒”，警戒。《管子·君臣下》：“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这里指戒寒之心。整天都有戒寒之心。言冷得很

厉害，冷得死也。

- [9] 东邻杀牛：东邻殷纣杀牛祭祀。“东邻”，指殷纣，殷都朝歌，位周之东，故称。《文选·班固幽通赋》：“东邻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注：“谓纣也。”“杀牛”，牛为大牲。古代杀之，用于祭祀。
- [10] 不如西邻之禴祭：不如西邻文王的夏祭。“西邻”，指周文王。周都丰，位殷之西，故称。“禴”（yue 跃），古代祭名。《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杓，夏曰禴。”郑玄注：“此复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禴。”《公羊传》桓公八年：“夏曰禴。”何休注：“麦始熟可杓，故曰杓。”“杓”即“禴”。
- [11] 濡其首，厉：拉车过河一头栽到水里，严厉。承上《初九》：“曳其轮，濡其尾”言之，“濡其首”前省“曳其轮”三字。

译文：

䷵ 离下坎上

既得成功，好，于举事有小利。难免开头好，最后出乱子。

初九 拉车过河，上岸时湿了车尾，总算是过河了。

六二 妇人丢失头巾，没有找，过几天出来了。

九三 殷高宗讨伐鬼方，三年取得成功；于士卒是不利的。

六四 冬天穿着破棉絮，整天冷得死。

九五 东邻殷纣杀牛祭祀，不如西邻文王的夏祭，实际受到福佑。

上六 拉车过河，一头栽到水里，严厉。

未济 卦六十四

本篇卦象，坎下离上。坎为水，离为火。《象》曰：“火在水上。”火在水上，是火势压倒水势，未能灭火，是以名之曰：

“未济。”

这是次《既济》卦反其卦象承其事例的进一步发挥。

《卦辞》、《爻辞》论述事物有相对性，有它的主要方面和质的稳定性。质是“既济”，但也不能忽视“未济”的非主要方面。

“未济”，同“既济”一样，是普遍存在的。小狐狸在快要过河时，湿了尾巴，是“未济”。湿了尾巴，终归是不顺利。

拉车过了河，也一样是“既济”；在上岸时湿了车尾，是“未济”。不能因为过了河，就忽视上岸时湿了车尾的“未济”。

“未济”行动总是碰了壁，要小心谨慎地对待之。

顺应事物的有利、不利条件，如武丁所任命的军事统帅，震，讨伐鬼方，三年成功，取得大国般的赏赐。这于人的行事，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事物的有利、不利条件，全在于“君子”的眼光。看到了，抓住了，乃能胜利。

抓住了事物的有利条件，干杯祝贺。这是不错的。如果一头栽到水里，连捆载都丢掉了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显然，这是说人的行为，必须与客观事物的条件相合，这是认识论。

䷿ 坎下离上

未济，亨^[1]，小狐汔济，濡其尾^[2]，无攸利。

初六 濡其尾，吝。

九二 曳其轮，贞吉^[3]。

六三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 贞吉，悔亡^[4]，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5]。

六五 贞吉，无悔^[6]，君子之光^[7]，有孚，吉^[8]。

上九 有孚于饮酒^[9]，无咎。濡其首^[10]，有孚失是^[11]。

注释：

[1] 未济，亨：未成功的事，也是普遍有的。“未济”，是“既济”的反义词，指未成功，失败，失误之事言之。“亨”，通，引申为到处如此，普遍存在的意思。

[2] 小狐汔济，濡其尾：小狐狸渡水，快要过河时湿了尾巴。“汔”（qì 迄），几。

[3] 曳其轮，贞吉：拉车过了河，举事总算是好的。这是承《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的事例的发挥。“曳其轮”，指拉车过了河，总算是过了河，是“既济”。而省“濡其尾”，湿了车尾，终究是失误，是坏事。

[4] 贞吉，悔亡：顺应有利、不利条件。义同《巽·九五》见注[12]。

[5]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军事统帅震讨伐鬼方，三年取得成功，受到大国殷的赏赐。“震”，当为殷高宗伐鬼方的军事统帅。其事参见《既济·九三》注[5]。

[6] 贞吉，无悔：有利条件，不要失掉。“贞吉”，举事的吉利方面，指有利条件。“无悔”，不要失掉[有利条件]而后悔。

[7] 君子之光：君子的眼光。指能看到和抓住事情的有利条件。

[8] 有孚，吉：抓住了有利条件，就吉利。“有孚”，指俘取、抓住言之。

[9] 有孚于饮酒：抓住了有利条件，干杯祝贺。“有孚”即《六五》“有孚”。“饮酒”，表示庆贺。

[10] 濡其首：拉车过河，一头载到水里。即《既济·上六》爻辞所说的事例。

[11] 有孚失是：车上的捆载都丢掉了呢！“有孚”，指车上所装载的获取物，这里译为捆载。

译文：

䷋ 坎下离上

“未济”的事，是到处有的。小狐狸渡水，在快要过河时湿了尾巴，这是不利的。

初六 湿了尾巴，终归是吃了亏。

九二 拉车过了河，事情办得总算好，湿了车尾，总不是好事。

六三 未成功，行动总是碰了壁，要小心谨慎。

九四 顺应事情的有利、不利条件，军事统帅震，讨伐鬼方，三年成功，受到大国殷的赏赐。

六五 有利条件，不要失掉而后悔，这全在于“君子”的眼光。抓住了，就顺利。

上九 抓住了有利条件，就干杯祝酒。如果一头栽到水里，连捆载都失掉了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周易》古跋

《说卦》传注译

本篇是作者关于附会算筹二进制基本筹符及其数表、原始数筮所以取义和制作《周易》的说明。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这是一种托古之辞。亦田齐“稷下之学”假黄帝，以发明老子学说之义。这正是战国时期学术著作的风尚，不失为出自战国的证明之一。

在这里，作者首先交待他所依托的数，就是二进制的“参”、“两”之数。他说：“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就是说他深刻地懂得客观事物变化显著而发展“蓍”数来表达，用纯奇数表天，纯偶数表地而依托于数。

根据《周易》的基本内容，这说明了如下几点：

（1）假托揲蓍的整个体系以说明世界生成和古人类社会发展；揲蓍在原始数筮的基础上，经《系辞》传的规范化理论化上升为《易》筮。也就是从“四象”揲蓍演变成了“六十四卦”揲蓍。这不是《周易》的本意。

（2）《周易》的创作是在一个思想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有了阴阳、天地、乾坤等对立的概念，有了本体论、世界生成论，懂得寻求人类行为后果的制约。

（3）天、地是附会于数而取义的，是先有数，然后命名的。

(4) 数，即“参”、“两”二数，韩康伯注：“参，奇也；两，耦也。”这就是奇、偶二数。对照八卦乾卦作 [111] (☰)；坤卦作 [000] (☷)。六十四卦乾卦作 [111111] (☰)；坤卦作 [000000] (☷)。故“参”为纯奇数，“两”为纯偶数。可知就是 1 (—) 和 0 (--) 之数。《周易》称为“两仪”。

显然，这就是二进制的基本筹符，即基数，则是先有了二进制数学，然后附会取义制作《周易》的。

其次，讲卦爻命名定义的根据和写作的宗旨，他说：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就是说观察阴阳变化而给卦命名定义，发挥阳刚阴柔而导出爻的种种寓意，那是要使之与道德相协调而讲人伦之义，穷尽物理生性以至于天命。

在这个基础上，顺应生性天命的道理，因此确立“天之道”，叫做“阴”与“阳”，确立“地之道”，叫做“柔”与“刚”，确立“人之道”，叫做“仁”与“义”，兼论天、地、人而皆一分为二。所以《易》取二进制六位成数。区别阴阳，重用柔刚，所以《易》按六爻论记而形成其体系。加上卦辞，则是七段式论文和杂记，部分古音协韵，是七行诗。

接着阐明了从本体 (Ontology) 到世界生成 (Cosmogony) 的基本观点。

在乾、坤两卦中，作者认为在天地之内，最高的物质“元”，是万物的本原。即《彖》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之义。那么，它是怎样生成的呢？他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这是就《伏羲八卦图》来说的，按照这个图的顺序，加上《周易》的命名为 000 [☷]（地）、001 [☶]（山）、010 [☵]（水）、011 [☴]（风）、100 [☳]（雷）、101 [☲]（火）、110 [☱]（泽）、111 [☰]（天）。就是说根据这个图，经过附会命名之后，天地在一头一尾，有其定位；山泽隔着水风雷火而通气息；雷风相接，水火隔着雷风而不相射。就成了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卦二进制的数序乃相错乱。二进制数进位从顺，由上往下；求其既来的成数从逆，由下往上。《易》是取其成数，所以从其逆读。这就是《周易》爻辞所以从下往上起读的根据。

于是最高的物质“元”，由于其阴阳构成的内部矛盾，在天地的永恒运行中，“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乃由天地而万物，以至生成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

这些论述是与《周易》卦、爻辞符合的，是相互发明和补充的。

此后关于八卦的众多附会，大部分为《周易》古经所无，恐是后之占筮者的进一步附会和增补为之。

一 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1]，参天两地而倚数^[2]，观变于阴阳而立卦^[3]，发挥于刚柔而生爻^[4]，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5]，穷理尽性以至于

命 [6]。

注释：

- [1] 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幽赞”，深明。韩康伯注：“幽，深也，赞，明也。”“神明”，变化显著。韩康伯“阴阳不测谓之神”注：“神也者，变化之极。”“明”，显著。“蓍”，蓍草之茎，用于摆列“参”（一）“两”（--）之数，本为二进制数的演算，作者“倚”之以体现客观事物的变化也。
- [2] 参天两地而倚数：“参，奇也，两，偶也。”这就是奇偶二数。对照八卦乾作 111（☰），坤作 000（☷）；六十四卦乾作 111111（☰），坤作 000000（☷），可知就是 1（一）和 0（--）之数。《周易》“倚”之，以纯奇数表天，纯偶数表地也。
- [3]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是把奇数 1（一）附会于阳爻，偶数 0（--）附会于阴爻的二进制数的演变，表现为阴阳的变化，以确立卦名。自然，八卦的卦名，也符合这个原则，但具体来说，八卦的卦名是“观鸟兽之文”取其近似于某个篆隶文字的形狀来建立的。则这里主要是讲的六十四卦的卦名。《正义》疏曰：“此言六十四卦非小成之八卦也。”
- [4] 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这是说卦名既立，又根据一卦之阳刚阴柔的发动变动，以确定各爻的意义。
- [5]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这是说明作《易》的宗旨，《正义》疏曰：“圣人用之，上以和协顺成圣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断人伦之正义”也。
- [6]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也是说的作《易》的宗旨。《正义》疏曰：“又能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至于一期所赋之命，莫不穷其短长，定其吉凶。”

译文：

从前“圣人”之所以创作《周易》，深明客观事物变化显著

而发展“著”数来表达，取纯奇数表天，纯偶数表地而依托于数。观察阴阳变化而给卦命名定义，发挥阳刚阴柔而导出爻的种种寓意，使之与道德相协调而讲论人伦之义，穷究物理生性以至于天命。

二 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7]，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8]，故《易》六画而成卦^[9]。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10]。

注释：

[7] 将以顺性命之理：将以顺应生性天命的道理。“性命”，指生性天命，承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8] 兼三才而两之：兼论天、地、人而皆一分为二。“三才”：指天、地、人。“两之”，指“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

[9] 《易》六画而成卦：《易》附会于二进制六位成数。这是指的六十四卦。

[10] 《易》六位而成章：《易》按六爻论记而形成其体系。这是指《周易古经》附会于二进制六位成数，每位写一段文章。加上卦辞，每卦乃为七段式论文或杂记，部分古音协韵，有兴有比，是七行诗。

译文：

从前“圣人”之所以创作《周易》，打算顺应生性天命的道

理。因此确立“天之道”叫“阴”与“阳”；确立“地之道”叫“柔”与“刚”，确立“人之道”，叫“仁”与“义”，兼论天、地、人而皆一分为二，所以《易》附会于二进制六位成数。分别阴阳，重用柔刚，所以《易》采取六段式论记而形成其体系。

三 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11]。数往者顺，知来者逆^[12]，是故《易》逆数也^[13]。

注释：

[11]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这是就《伏羲八卦图》来说的。按《周易》的命名，天地在图的一头一尾有其定位；山泽隔着水风雷火而通气息，雷风相迫，水火隔着雷风而不相射，成了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卦二进制的数序乃相错乱。邵雍称这一结构为“先天八卦”。

[12]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数进位从顺，由上往下，读数求值从逆，由下往上。“往”指进位。“来”指既进的成数。

[13] 《易》逆数：《易》取逆数的读法。《易》附会于二进制三位数的八卦和六位数的六十四卦，皆为二进制的成数，故从其逆读。

译文：

天地在《八卦图》的一头一尾有其定位，山泽隔着水风雷火而通气息，雷风相迫近，水火隔着雷风而不相犯，八卦二进制数序乃相错乱。数进位从顺，由上而下；读数求值从逆，由

下往上，所以《易》从其逆读。

四 章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14]之，艮以止^[15]之。兑以说之^[16]，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注释：

[14] 烜(xuan 选)：《释文》引京云：“烜，乾也。”借为“暄”，干燥也。则“日以烜之”，是日使之晒干也。

[15] 止：《说文》：“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

[16] 兑以说之：“兑”使万物成熟，参见注[27]。

译文：

雷使之鼓动；风使之发散；雨使之滋润，日使之干燥。“艮”使之有址；“兑”使之成熟；“乾”使之有主宰；“坤”使之有藏敛。

五 章

帝出乎震^[17]，齐乎巽，相见乎离^[18]，致役乎坤^[19]，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20]，成言乎艮^[21]。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22]。齐乎巽，巽东南也^[23]。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24]。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

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25]，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26]，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27]。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28]，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29]，故曰：“成言乎艮。”

注释：

[17] 帝出乎震：天出生万物在乎“震”。“帝”，天也，“出”，指出生万物，下文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也。参见注[22]。

[18] 相见乎离：万物相见在于“离”。参见注[24]。

[19] 致役乎坤：使之得养在于“坤”。《正义》疏：“致役以养万物，则在乎坤”也。

[20] 劳乎坎：勤劳纳受在于“坎”。《正义》疏：“纳受万物勤劳，则在乎坎”也。

[21] 成言乎艮：使之成长有定在于“艮”。《正义》疏：“能成万物而可定，则在乎艮”也。

[22]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万物出生在于“震”，“震”是东方之卦。《正义》疏：“以震是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春时万物出生”也。

[23] 齐乎巽，巽，东南也；使万物整齐在于“巽”，“巽”是东南之卦。《正义》疏：“以巽是东南之卦，斗柄指东南之时，万物皆整齐”也。

[24]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离”，义为“明”，万物皆相见，是南方之卦。《正义》疏：“以离为象日之卦，故为明也，日出而万物皆相见也，又位在南方。”“位南方”，当取南方向明也。

[25] 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坤是象地之卦，万物皆得到生养。《正义》疏：“以坤是象地之卦，地能生养万物，是有其劳役。”

- [26] 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兑”，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万物皆说成即乐于成熟也。《正义》疏：“兑是象泽之卦，……又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立秋而万物皆说成”也。
- [27] 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乾，西北之卦，是说的阴阳相迫。《正义》疏：“以乾是西北方之卦，西北是阴地，乾是纯阳而居之，是阴阳相薄之象”也。
- [28] 坎，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坎，象水之卦，是正北方之卦，也称“劳卦”，是万物闭藏的时节。《正义》疏：“以坎是象水之卦，水行不舍昼夜。所以为劳卦。又是正北方之卦，斗柄指北，于时为冬，冬时万物闭藏，纳受为劳，是坎为劳”也。
- [29] 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艮”是东北方之卦，时在岁末岁初之间，万物终而复始的季节。《正义》疏：“以艮是东北方之卦也，东北在寅丑之间，丑为前岁之末，寅为后岁之初，则是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

译文：

天出生万物在于“震”；使之统一在乎“巽”；使之相见在于“离”；使之得养在于“坤”；使之成熟在于“兑”；使之对立斗争在于“乾”；使之纳受勤劳在于“坎”；使之终始有定在于“艮”。

万物出生在于“震”；“震”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也。）使之统一生长在于“巽”；“巽”东南之卦。（象征春夏也。）“齐”是说的万物的统一生长。“离”的意义是明，万物皆得相见，是南方之卦。（象征夏也。）“圣人”南面而坐以处理天下大事，面向光明而进行统治，大概是以此为法的。

“坤”是地的作用，万物乃得到生养，所以说使之得养在于“坤”。（象征夏秋也。）“兑”是正秋之卦，万物皆成熟，所以说

使之成熟在于“兑”。（象征秋也。）对立斗争出于“乾”。“乾”是西北之卦，是说的阴阳相迫。（象征秋冬也。）“坎”，象水之卦，是正北方之卦，也称“劳卦”，是万物闭藏的时节。（象征冬也。）所以说纳受勤劳在于“坎”。“艮”是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象征冬春也。）所以说使之终始有定在于“艮”。

六 章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30]，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31]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32]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33]，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34]。故水火相逮^[35]，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36]。

注释：

[30]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神”是说的万物无不自然而相与为变化。韩康伯注：“于此言神者，明八卦运动变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则无物，妙万物而为言者，则雷疾风行，火炎水润，莫不自然相与为变化，故能万物既成也。”《正义》疏：“此一节则言八卦生成之用，八卦运动万物变化，应时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之然者，而求其真宰，天有远近，了无晦迹，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况之曰神也。然则神也者非物。妙万物而为言者，……直举六子以明神之功用。”

[31] 桡（rao 饶）：摇。桡，划船的桨，引申为摇。

[32] 燥（han 翰）：焙煎，热也。《释文》：“燥徐本作煖。云：热，曠也。”

[33] 兑万物者莫说乎泽：使万物成熟没有比正秋更丰富的。前文说：“兑，

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正义》疏：“以兑是象泽之卦，……又位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立秋而万物皆说成也。”则“说”，指“说成”，即乐于成熟；“泽”指正秋。

[34] 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终始万物没有比前岁之末后岁之初更盛的。前文说：“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正义》疏：“以艮是东北之卦也，东北在寅丑之间，丑为前岁之末，寅为后岁之初，则是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则“艮”，指前岁之末后岁之初。

[35] 水火相逮：《周易集解》、《正义》、《周易正义》如此。孔颖达曰：“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则无成物之功。明性虽不相入，而气相逮及也。”是也。《释文》及其他本衍“不”字，非。

[36] 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然后能行变化生成所有的万物。“既”，《广雅·释诂》：“尽也。”俞樾训同。《说卦》传此后的文字，诸多附会，为经文所无，大概是后人在分传时的增补。原文《说卦》、《序卦》、《杂卦》初本为一组，在未分传时，此处当接《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译文：

神是说的万物无不自然而相与为变化，鼓动万物没有快过雷的；摇动万物没有快过风的；使万物干燥没有比火更热的；使万物成熟没有比正秋更丰富的；滋润万物没有超过水的；终始万物没有盛大于前岁之末后岁之初的。所以水火相互发生作用，雷风不相悖逆，山泽通气，然后能行变化生成所有的万物。

七 章

乾，健也 [37]；坤，顺也 [38]；震，动也；巽，入

也 [39]；坎，陷也 [40]；离，丽也 [41]，艮，止也；兑，说也 [42]。

注释：

[37] 乾，健也；天的作用，刚健。《正义》疏：“乾象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

[38] 坤，顺也；地的作用，顺承。《正义》疏：“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也。”

[39] 巽，入也；风的作用，无所不入。《正义》疏：“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

[40] 坎，陷也；水的作用，处于险陷。《正义》疏：“坎象水，水处险陷。”亦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道德经》八章）

[41] 离，丽也；火的作用，附着。《正义》疏：“离象火，火必着于物。”“丽”，着，附着也。

[42] 兑，说也；兑（正秋）的作用，使万物乐于成熟。参见注 [33]。

译文：

天的作用，刚健；地的作用，顺承；雷的作用，震动；风的作用，无所不入；水的作用，处于险陷；火的作用，附着；山的作用，使万物生长有址；泽的作用，使万物成熟。

八 章

乾为马 [43]；坤为牛 [44]；震为龙 [45]；巽为鸡 [46]；坎为豕 [47]；离为雉 [48]；艮为狗 [49]；兑为羊 [50]。

注释：

- [43] 乾为马：天行健如马。《正义》疏：“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也。”马是家畜中之行健者，故取象焉。
- [44] 坤为牛：地任重而顺如牛。《正义》疏：“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也。”牛是家畜中之顺受者，故取象焉。
- [45] 震为龙：雷震动如龙动物。《正义》疏：“震动象龙动物，故为龙也。”
- [46] 巽为鸡：巽主号令如鸡知时。《正义》疏：“巽主号令，鸡能知时，故为鸡也。”以人君之号令，应不违时也。
- [47] 坎为豕：坎主水洩，如豕处污湿，故为豕也。
- [48] 离为雉：离为文明如雉有文章。《正义》疏：“离为文明，雉有文章，故为雉也。”
- [49] 艮为狗：艮为静止如狗能善守。《正义》疏：“艮为静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为狗也。”
- [50] 兑为羊：兑为羊之悦顺。《正义》疏：“兑，说也，王虞云：羊者顺之畜，故为羊也。”

译文：

天行健如马，地任重而顺如牛；雷震动如龙动物，巽主号令如鸡知时；坎主水洩如处污湿；离为文明如雉有文章；艮为静止如狗能善守，兑如羊之悦顺。

九 章

乾为首 [51]；坤为腹 [52]；震为足 [53]；巽为股 [54]；坎为耳 [55]；离为目 [56]；艮为手 [57]；兑为口 [58]。

注释：

- [51] 乾为首：乾在上如首。《正义》疏：“乾尊而在上，故为首也。”
- [52] 坤为腹：坤能包藏含容如腹。《正义》疏：“坤能包藏含容，故为腹也。”
- [53] 震为足：震如足动。《正义》疏：“震为足，足能动用，故为足也。”
- [54] 巽为股：巽如股随于足。《正义》疏：“股随于足，则巽顺之谓，故为股也。”
- [55] 坎为耳：坎主听为耳。《正义》疏：“坎北方之卦，主听故为耳也。”
- [56] 离为目：离主视为目。《正义》疏：“离为目，南方之卦，主视，故为目也。”
- [57] 艮如手：艮如手能止持其物。《正义》疏：“艮为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为手也。”
- [58] 兑为口：兑主言语为口。《正义》疏：“兑西方之卦，主言语，故为口也。”

译文：

乾在上如首；坤能包藏含容如腹；震如足动；巽如股随于足；坎主听为耳；离主视为目；艮如手能止物；兑主言语如口。

十 章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59]。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60]。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61]。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62]。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63]。

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64]。

注释：

- [59] 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震（☳）象征坤（☷）卦母向乾（☰）父索取，于是初爻变为阳爻（—）而得男，所以称为长男。《正义》疏：“此一节，说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云‘索，求也。’以乾坤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气者为男，得母气者为女。坤初求，得乾气为震故曰长男。”即坤（☷）卦初爻得乾气（—）乃转变震（☳）卦。
- [60] 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巽（☴）象征乾（☰）卦父向坤母索取，于是初爻变为阴爻（--）而得女，所以称为长女。《正义》疏：“乾初求，得坤气为巽。”即乾（☰）卦初爻得坤（--）气乃转变为巽（☴）卦。
- [61] 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坎（☵）象征坤（☷）母向乾父索取，于是二爻变为阳爻（—）而得男，所以称为中男。《正义》疏：“坤二求得乾气为坎，故曰中男。”即坤（☷）卦二爻得乾气（—）乃转变为坎（☵）。
- [62] 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离（☲）象征乾（☰）父向坤母索取，于是二爻变为阴爻（--）而得女，所以称为中女。《正义》疏：“乾二求而得坤气为离，故曰中女。”即乾（☰）卦二爻得坤气（--）乃变为离（☲）卦。
- [63] 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艮（☶）象征坤（☷）母向乾父索取，于是三爻变为阳爻（—）而得男，所以称为少男。《正义》疏：“坤三求而得乾气为艮，故曰少男。”即坤（☷）卦三爻得乾气（—）乃转变为艮（☶）卦。
- [64] 兑三求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兑（☱）象征乾（☰）父向坤母索取，于是三爻变为阴爻（--）而得女，所以称少女。《正义》疏：“乾三求，得坤气为兑，故曰少女。”即乾（☰）卦三爻得坤气（--）乃变

为兑（三）卦。按《系辞》下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原则，震坎艮皆为阳卦，以一个阳爻为主爻，故皆为男。巽离兑皆为阴卦，以一个阴爻为主爻，故皆为女。

译文：

乾是天的作用，所以称为父。坤是地的作用，所以称为母。震象征坤母向乾父索取，于是初爻变为阳爻得男，所以叫做长男。巽象征乾父向坤母索取，于是初爻变为阴爻而得女，所以叫做长女。坎象征坤母向乾父索取于是二爻变为阳爻而得男，所以叫做中男。离象征乾父向坤母索取，于是二爻变为阴爻而得女，所以叫做中女。艮象征坤母向乾父索取，于是三爻变为阳爻而得男，所以叫做少男。兑象征乾父向坤母索取，于是三爻变为阴爻而得女，所以叫做少女。

十一章 一节

乾为天为圜^[65]，为君为父^[66]；为玉为金^[67]；为寒为冰^[68]；为大赤^[69]；为良马^[70]；为老马^[71]；为瘠马^[72]；为驳马^[73]；为木果^[74]。

注释：

[65] 乾为天为圜：乾是天的作用，运转为圆。《正义》疏：“乾既为天，天动运转为圆也。”

[66] 为君为父：尊道如君父。《正义》疏：“为君为父，取其尊道而为万物之始也。”

[67] 为玉为金：清明如玉金。《正义》疏：“为玉为金，取其刚之清明也。”

[68] 为寒为冰：阴阳相迫如寒冰。《正义》疏：“为寒为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前文说：“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

[69] 为大赤：旺盛如太阳色赤。《正义》疏：“为大赤，取其阳盛之色也。”《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太阳为赤。”

[70] 为良马：行健如良马。《正义》疏：“为良马，取其行健之善也。”

[71] 为老马：健行久如老马。《正义》疏：“为老马，取其行健之久也。”

[72] 为瘠马：健行甚如瘦马。《正义》疏：“为瘠马，取其行健之甚，瘠马骨多也。”“瘠”同“瘠”。《说文》：“瘠，瘦也。”

[73] 为驳马：至健如驳马。《正义》疏：“为驳马，言此马有牙如偃，能食虎豹。《尔雅》云：‘偃牙食虎豹。’此之谓也。王虞云：‘驳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

[74] 为木果：似星着天如木果。《正义》疏：“为木果，取其果实着木，有似星之着天也。”

译文：

乾是天的作用，运转为圆；尊严如君父；清明如玉金；阴阳相迫如寒冰；旺盛如太阳色赤；行健如良马；行久如老马，健行甚如瘦马，至健如驳马，似星着天如木果。

二 节

坤为地为母 [75]；为布 [76]；为釜 [77]；为吝啬 [78]；为均 [79]；为子母牛 [80]；为大舆 [81]；为文 [82]；为众 [83]；为柄 [84]；其于地也为黑 [85]。

注释：

[75] 坤为地为母：坤是地的作用，受任生育为母。《正义》疏：“坤既为

地，地受任生育，故谓之为母也。”

[76] 为布：广载如布。《正义》疏：“为布，取其地广载也。”

[77] 为釜：化生成熟如釜。《正义》疏：“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

[78] 为吝嗇：生物不转移似吝嗇。《正义》疏：“为吝嗇，取其地生物不转移也。”

[79] 为均：其道平均。《正义》疏：“为均，取其地道平均也。”

[80] 为子母牛：多蕃育而顺之如犊之母牛。“子母牛”，子牛之母牛也。子牛，童牛，犊牛也。《正义》疏：“为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顺之也。”

[81] 为大舆：广载如大车。《正义》疏：“为大舆，取其能载万物也。”

[82] 为文：色杂多文。《正义》疏：“为文，取其万物之色杂也。”

[83] 为众：载众。《正义》疏：“为众，取其载物非一也。”

[84] 为柄：生物之本。《正义》疏：“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

[85] 为黑：阴极而黑。《正义》疏：“取其阴极之色也。”

译文：

坤是地的作用，受任生育如母；广载如布；化生成熟如釜；生物而不转移有似吝嗇；其道平均；多蕃育而顺之如犊之母牛；广载如大车；色杂多文；载物非一；是生物之本；其如地阴极而黑。

三 节

震为雷为龙 [86]；为玄黄 [87]；为虩 [88]；为大涂 [89]；为长子 [90]；为决躁 [91]；为苍莨竹 [92]；为萑苇 [93]；其如马也，为善鸣 [94]；为鼻足 [95]；为作足 [96]；为的颡 [97]；其于稼也，为反生 [98]；其究为健 [99]；为蕃藪 [100]。

注释：

- [86] 震为雷为龙：震是雷的作用，其动如龙。
- [87] 为玄黄：《正义》疏：“为玄黄，取其相杂而成苍色也。”
- [88] 为蓍：遍地草长。《正义》疏：“为蓍，取其春时气至，草木皆生，蓍布而生也。”“蓍”（fú 敷）古数字；“蓍布，犹言遍地也。”
- [89] 为大涂：《正义》疏：“为大涂，取其万物之所生也。”
- [90] 为长子：《正义》疏：“由上文释震为长子也。”即“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也。”
- [91] 为决躁：《正义》疏：“为决躁，取其刚动也。”
- [92] 为苍莠竹：如苍色的春笋。《正义》疏：“为苍莠竹，竹初生之时色苍，取其春生之美也。”“莠”（lǎng 郎），春笋。
- [93] 为萑苇：如丛生的芦苇。《正义》疏：“萑苇，竹之类也。”“萑”，《说文》：“草多貌。”“苇”，芦苇。
- [94] 为善鸣：其声如马鸣。《正义》疏：“为善鸣，取其象雷声之远闻也。”
- [95] 为鼻足：动而见。《正义》疏：“为鼻足，马后足白为鼻，取其动而见也。”
- [96] 为作足：行而健。《正义》疏：“为作足，取其动而行健也。”
- [97] 为的颡：如白额。《正义》疏：“白额为的颡，亦取动而见也。”
- [98] 为反生：如庄稼始生，戴甲而出。《正义》疏：“为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
- [99] 其究为健：极健。《正义》疏：“究，极也。极于震动，则为健也。”
- [100] 为蕃鲜：蕃育而鲜明。《正义》疏：“鲜，明也，取其春时草木蕃育而鲜明也。”

译文：

震是雷的作用，其动如龙；相杂而成苍色；遍地草长；万物所生；如长子，刚动；如苍色的春笋；丛生的芦苇；其声如

马鸣；动而健；行而见；如白额；如庄稼始生戴甲而出；极健；蕃育而鲜明。

四 节

巽为木 [101]；为风 [102]；为长女 [103]；为绳直 [104]；为工 [105]；为白 [106]；为长 [107]；为高 [108]；为进退 [109]；为不果 [110]；为臭 [111]；其于人也为寡发 [112]；为广颡 [113]；为多白眼 [114]；为近利 [115]；市三倍 [116]；其究为躁卦 [117]。

注释：

[101] 巽为木：巽顺如木。《正义》疏：“巽为木，木可以揉曲直，即巽顺之意也。”

[102] 为风：如风。《正义》疏：“为风，取其在上面摇木也。”

[103] 为长女：如长女。《正义》疏：“为长女，如上释巽为长女也。”即“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也。

[104] 为绳直：如绳直木。《正义》疏：“为绳直，取其号令齐物如绳之直木也。”

[105] 为工：如工。《正义》疏：“亦取绳直之类。”

[106] 为白：洁白。《正义》疏：“为白，取其风吹去尘，故洁白也。”

[107] 为长：能远。《正义》疏：“为长，取其风行之远也。”

[108] 为高：能高。《正义》疏：“为高，取其风性高远，又木生而上也。”

[109] 为进退：能进退。《正义》疏：“为进退，取其风之性前，却其物进退之义也。”

[110] 为不果：似不果断。《正义》疏：“为不果，取其风性前，却不能果敢决断，亦皆进退之义也。”

[111] 为臭：如臭之远闻。《正义》疏：“为臭，王肃作为香臭也。取其风所发也，又取下风之远闻。”

[112] 其于人也，为寡发：如少发。《正义》疏：“寡，少也，风落树之华叶，则在树者稀疏，如人之少发，亦类如此，故为少发也。”

[113] 为广颡：如广额。《正义》疏：“额宽为广颡，发寡少之义，故为广颡也。”

[114] 为多白眼：如多白眼。《正义》疏：“指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

[115] 为近利：如近利。《正义》疏：“取其躁人之情，多近于利也。”

[116] 市三倍：可获三倍之利。《正义》疏：“取其木生蕃盛，于市则三倍之宜利也。”

[117] 其究为躁卦：说到底是躁急。《正义》疏：“究，极也，取其风之近，极于躁急也。”

译文：

巽顺如木；如风；如长女；如绳直木；如工；洁白；能远；能高；能进退；似不果断；如臭之远闻；如少发；如广额；如多白眼；如近利；可获利三倍；说到底是躁急。

五 节

坎为水 [118]；为沟渎 [119]；为隐伏 [120]；为矫輮 [121]；为弓轮 [122]；其于人也，为加忧 [123]；为心病 [124]；为耳痛 [125]；为血卦 [126]，为赤 [127]；其于马也，为美脊 [128]；为亟心 [129]；为下首 [130]；为薄蹄 [131]，为曳 [132]；其于舆也，为多眚 [133]；为通 [134]；为月 [135]；为盗 [136]；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137]。

注释：

[118] 坎为水：坎表水。《正义》疏：“取其北方之行也。”前文云：“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

[119] 为沟渎：通沟渎。《正义》疏：“取其水行，无所不通也。”

[120] 为隐伏：能隐伏。《正义》疏：“取其水藏地中也。”

[121] 为矫揉：可直可曲。《正义》疏：“取其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揉。水之流也可曲可直。”

[122] 为弓轮：如弓轮。取其经矫揉而成之也。

[123] 其于人也，为加忧：其于人，是增加忧虑。《正义》疏：“取其忧险难也。”

[124] 为心病：如有心病。《正义》疏：“忧其险难，故心病也。”

[125] 为耳痛：耳痛。《正义》疏：“坎为劳卦也，又北方主听，听劳则耳痛也。”

[126] 为血卦：如人之血。《正义》疏：“取其人之有血，犹地有水也。”

[127] 为赤：色赤。《正义》疏：“亦取血之色。”

[128] 其于马也，为美脊：其于马是好脊梁。

[129] 为亟心：是急性。《说文》：“亟，敏疾也。”

[130] 为下首：精神不振。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谓马常低头也（精神不振）。”（第630页）

[131] 为薄蹄：是薄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薄蹄谓马蹄薄也（走路足易痛）。”（同上）

[132] 为曳：是牵引。承上“其于马也”，指牵引之马。

[133] 其于舆也，为多眚：其于车，行多坎坑。车遇坎坑，或阻或陷或倾，故多灾眚也。

[134] 为通：能通达。

[135] 为月：如月经天。

[136] 为盗：如盗贼潜窃。《正义》疏：“取水行潜窃，如盗贼也。”

[137] 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如木坚在内。《正义》疏：“取其刚在内也。”

译文：

坎表水；通沟渎；能隐伏；可直可曲；如弓轮；其于是增加忧虑；则成心病；如耳痛；如人之有血，色赤；如马好脊梁；是急性；是精神不振；是蹄薄；是牵引。其于车多坎坑，能通达；如月经天；如盗贼潜窃；如木坚在内。

六 节

离为火 [138]；为日 [139]；为电 [140]；为中女 [141]；为甲冑 [142]；为戈兵 [143]；其于人也，为大腹 [144]；为乾卦 [145]；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 [146]；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147]。

注释：

[138] 离为火：离表火。《正义》疏：“取南方之行也。”

[139] 为日：如日。《正义》疏：“取日是火精也。”

[140] 为电：如电。《正义》疏：“取其明似火之类也。”

[141] 为中女：如中女。《正义》疏：“如上释离为中女也。”即“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也。”

[142] 为甲冑：如甲冑刚在外。《正义》疏：“取其刚在外也。”

[143] 为戈兵：如戈兵以刚自卫。《正义》疏：“取其刚在外，以刚自捍也。”

[144] 其于人也，为大腹：如人之大腹怀阴气。《正义》疏：“取其怀阴气也。”

[145] 为乾卦：如日晒使物干燥。《正义》疏：“取其日所烜也。”

[146] 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如鳖蟹羸蚌龟。《正义》疏：“皆取其刚在外也。”

[147] 其于木也，为科上槁：其于木中空上槁。《正义》疏：“科，空也。阴在内为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译文：

离表火；如日；如电；如中女；如甲冑刚在外；如戈兵以刚自卫，其于人如大腹怀阴气，如日晒使物干燥；如鳖蟹羸蚌龟；其于木中空上槁。

七 节

艮为山^[148]；为径路^[149]；为小石^[150]；为门阙^[151]；为果蓏^[152]；为阍寺^[153]；为指^[154]；为狗；为鼠^[155]；为黔喙之属^[156]；其于木也，为坚多节^[157]。

注释：

[148] 艮为山：艮表山。《正义》疏：“取阴在下为止，阳在上为高，故艮象山也。”

[149] 为径路：有径路。《正义》疏：“取其山虽高，有涧道也。”

[150] 为小石：如小石。《正义》疏：“取其艮为山，又阳卦之小者，故为小石也。”

[151] 为门阙：如门阙。《正义》疏：“取其有径路又崇高也。”

[152] 为果蓏：如果瓜。《正义》疏：“木实为果，草实为瓜，取其出于山谷之中也。”

[153] 为闾寺：如闾寺。《正义》疏：“取其禁止人也。”

[154] 为指：如手指。《正义》疏：“取其执止物也。”

[155] 为狗为鼠：如狗如鼠。《正义》疏：“皆取其止人家也。”

[156] 如黔啄之属：如黔啄之类。《正义》疏：“取其山居之兽也。”冷氏曰：“鸟善以啄止物也。”

[157] 其如木也，为坚多节：如木坚劲多节。《正义》疏：“取其山之所生，其坚劲故多节也。”

译文：

艮表山；如径路；如小石；如门阙；如瓜果；如闾寺；如手指；如狗；如鼠；如黔啄之类；如木坚多节。

八 节

兑为泽 [158]；为少女 [159]；为巫 [160]；为口舌 [161]；为毁折，为附决 [162]；其于地也，为刚卤 [163]；为妾 [164]；为羊 [165]。

注释：

[158] 兑为泽：兑表泽。《正义》疏：“取其阴卦之小地类卑也。”

[159] 为少女：如少女。《正义》疏：“如上释兑为少女也。”即“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160] 为巫：如巫。《正义》疏：“取其口舌之官也。”

[161] 为口舌：如口舌。《正义》疏：“取其西方于五事为言，取口舌为言语之具也。”

[162] 为毁折为附决：如庄稼之毁折附决。《正义》疏：“兑西方之卦，又兑主秋也，取秋物成熟，槁秆之属毁折也。”

[163] 其于地也，为刚卤；如地之刚卤。《正义》疏：“取水泽所停，则咸卤也。”

[164] 为妾：如妾。《正义》疏：“取少女从姊为娣也。”

[165] 为羊：如羊。《正义》疏：“如上释取其羊性顺也。”

译文：

兑表泽，如少女；如巫；如口舌；如正秋槁秆之毁折附决；
如地之刚卤；如妾；如羊。

《序卦》传注译

本篇说明六十四卦的次序。

如果说《说卦》传在《卦辞》、《爻辞》的基础上所交待阐述的是本体论，那末，这里所阐述的就是世界发生论，古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对于世界的认识。

有天地然后产生万物，充盈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屯”，就是充盈的意思，这是事物始生的一个阶段。人类聚族杂居，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的幼稚阶段。

人类处于幼稚阶段，最初男女无别，与动物无大异。然后聚族群婚，进入母系社会。“发蒙”，就是所以由蒙杂而著人伦也，乃从母系群婚制过渡到男系专偶婚制的社会，这是人类文明的开始。

人类处于幼稚阶段，基本的需要是饮食。“需者饮食之道也。”这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是狩猎和采摘，然后，才开发农业。“需”，正是记述的人类农业的第一次开发。

农业的开发，这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是一个基本转折点，于是开始形成整个古代世界的这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田和农作物是各氏族之内的公共财产，在各氏族之间是各氏族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恩格斯称为“部落所有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

邻人的财产刺激各氏族的贪欲，氏族部落之间乃产生掠夺。

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了农业公社，公社把土地分配给社员耕种，社员有了部分私有财产，这标志私有财产的产生。氏族部落社员之间乃产生掠夺，抢劫和盗窃。掠夺、抢劫和盗窃产生于氏族部落联盟和社员之间而讼之于其联盟的共主或本氏族部落的头人。自然也来于联盟外的部落。相互掠夺战争中抓到的俘虏，就成为奴隶。这就决定了原始公社解体之后必然地出现的是种族奴隶制。

在掠夺争讼的基础上产生战争，出现有组织的军队。继之使用政治手段，威逼边远部落归服，乃形成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国家从此登上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万物是在天地之后出现的。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人类又是在万物之后才出现的。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是首先有男女，并无男女之别；经过聚族杂居，然后有夫妇的。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在聚族杂居阶段，是母系群婚制，人类只知有母，不知其父；“母妇之名”明，过渡到父系专偶婚制，然后知父子的。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是在父子之后才产生君臣，产生国家的。人类乃从原始公社进入阶级社会。

以上系统地阐明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这是《屯》、《蒙》、《需》、《讼》、《师》、《比》的说明。这就是人类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这同近代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论述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其它众多的卦，则主要讲“天道”和“人事”的“相因”、“相反”、“相须”、“相病”，可知是讲的辩证法和认识论。

这就是《周易》的几个主要的思想内容。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1]。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2]，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物稚不可不养也^[3]，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讼必有众起^[4]，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

众必有所比^[5]，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物畜然后有礼^[7]，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8]，故受之以《谦》。

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9]，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10]。

物大然后可观^[11]，故受之以《观》。

可观而后有所合^[12]，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物不可苟合而已 [13]，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 [14]，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15]。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物畜然后可养 [16]，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

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物不可以终过 [17]，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18]。

陷必有所丽 [19]，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20]。

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

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

物不可以终壮 [21]，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 [22]。

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 [23]。

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穷必乖 [24]，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决^[25]，故受之以《姤》。夬者决也。

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26]，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长子^[27]，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

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

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

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而无所容^[28]，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入而后说之^[29]，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

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

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30]。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有过物者必济^[31]，故受之以《既济》。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32]。

注释：

- [1] 故受之以《屯》：以《屯》命卦题，即以《屯》命题。“受”，借为授。
- [2] 物生必蒙：人类始生一定蒙昧。对照《蒙·初六》爻辞：“发蒙”、《九二》爻辞：“纳妇吉，子克家”来看，可知是指的人类聚族杂居、群婚的母系社会的时期。
- [3] 物稚不可不养也：人类幼稚阶段重要的在于解决吃的问题。“不可不”，言其重要也；“养”，食也，指吃的东西。
- [4] 讼必有众起：争讼必有军队组织。“众”，众人。《殷虚书契续篇》卷第二十八叶第五片：“王大命众人曰：鲁田，其受年。”指命令众人协力耕作，同时也从事战争，防守和狩猎。这里指军队的组织。“起”，兴起，组织。
- [5] 众必有所比：军队一定能使分散的氏族部落联盟统一起来。“比”，兼并，统一。《象》曰：“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也。
- [6] 比必有所畜：统一一定要从事田猎以显示实力。“畜”，《说文》：“田畜也。”言从事田猎获得野畜。《比·九五》爻辞：“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显示统一的实力。“王”从事田猎，从左、右、后三面把野兽驱赶到中央，留下前面让野兽逃走。
- [7] 物畜然后有礼：田获野畜然后有礼赠。“物”，犹事，从事也。“物畜”，指从事田猎获得野畜。“有礼”，把田获野畜分赠给邻人。即《小畜·九五》爻辞：“有孚，挛如，富以其邻”也。
- [8] 有大者不可以盈：成就大的不可以自满。“有”为“有年”，指丰收。《诗·鲁颂·有骍》：“岁其有。”毛传：“丰年也。”《甫田》：“自古有年。”“大有”即“大有年”，指大丰收。《谷梁传》谓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这里引申指收获、成绩、成就之大。
- [9]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以乐听随正确意见的人一定能做一番事业。“喜”，乐也。“随人者”，从“谦必豫，豫必有随”来看，可知是指

听随正确意见的人。“有事”，有所从事，指做一番事业。

- [10] 临者大也：监临在于使之大发展。“临”，上对下之称。《诗·北风·日月》：“日诸月诸，监临下土。”“大”，使之大发展也。
- [11] 物大而后可观：为促其大而后进行观察。“物大”，承上“临者大也。”即为促其大也。“可观”，进行观察。
- [12] 可观而后有所合：进行观察而后有所执法。“合”，噬嗑，指戴上刑械，执行刑法，参见《噬嗑》注[1]。这里的“合”，译为执法，下文“合”，译为戴上刑械，因行文而异。
- [13] 物不可苟合而已：婚姻不可以苟且配合。
- [14]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使迎亲婚礼普及。“饰”，承《贲》为迎亲婚饰，指婚礼；“致”，使也；“亨则尽”，言亨通至极，指普及。
- [15] 剥者剥也：剥是渐进。从《剥》卦来，“剥”是讲的洪水的浸剥、渐进，这里取喻婚礼的推行，亦采取逐渐普及的方法。
- [16] 物畜然后可以养：田猎捕获野畜才能解决食养问题。“物畜”，从事田猎捕获野畜。“养”，吃养，指口实，即食物。《颐》：“观颐，自求口实”。
- [17] 物不可以终过：事物不可以总是过度。“过”即“大过”，指超过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 [18] 坎者陷也：坎是坑害奴隶平民的陷阱。这是《坎》卦的基本思想。
- [19] 陷必有所丽：捕捉的野兽必须把它拴住。“陷”，本为陷阱，捕捉野兽的地坑。这里引申为捕捉的野兽。“丽”，系、拴。《礼记·祭仪》：“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
- [20] 礼义有所错：礼义有所设施。“错”字，朱熹说：“只是作措字，谓礼义有所施設耳。”（《朱子语类》卷七十七《序卦》）
- [21] 物不可以终壮：事物不可停留在盛大上。“壮”，肥硕，《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养壮佼”，孔颖达疏：“壮谓容体盛大。”《大壮》卦辞“壮”指肥硕的公羊。
- [22] 晋者进也：晋就是进攻。《晋》卦辞“晋”讲的是军事上的进攻。

- [23] 夷者伤也：明夷是用晦。“夷”即“明夷”，承“明夷”而省。“伤”，妨碍。《论语·先进》：“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明夷”，是说的明受到妨碍，有意把明隐蔽起来，而以伪装出现，故为“用晦”。《象》曰：“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 [24] 家道穷必乖：家道失于严敬一定发生乖异。韩康伯注：“室家至亲，过在失节，故家人之义，唯严与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家人尚严，其敝必乖也。”讲要求室家严敬，否则，将会发生失节之过。
- [25] 益而不已必决：益而不已必然决裂。“决”，指水冲破堤岸，《史记·河渠传》：“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 [26] 革物者莫若鼎：变革故物没有胜过鼎的。韩康伯注：“革去故，鼎取新，……鼎所以和齐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 [27] 主器者莫若长子：主掌宗庙祭器没有胜过长子的。“主”，主掌。“器”，祭器，古代都由国君的长子主掌宗庙的祭器，后因称太子为“主器”。
- [28] 旅而无所容：商旅而无所赢利。《旅·九三》爻辞“丧其童仆。”《上九》爻辞“丧牛于易。”是“旅而无所容”也。“旅”，指从事买卖奴隶的商旅。“容”，借为“赢”，指赢利。
- [29] 入而后说之：能听才能讨论。“入”，“巽入”，巽主听。指能听取不同意见。“说之”，指不同意见的讨论。《兑》卦讲商讨争议问题的重要性。
- [30]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讲究礼节而信守之，故以《中孚》命题。韩康伯注：“孚，信也，既有节，则宜信以守之。”“中孚”，指衷心诚信。
- [31] 有过物者必济：有过人之处必定成功。韩康伯注：“行过乎恭，礼过乎俭，可以矫世厉俗，有所济也。”是说的有过人之处也。
- [32] 终焉：这就是结论。“终”终结，结论，旧称“断案”。

译文：

有天地然后产生万物，充盈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故以

《屯》命题。“屯”是充盈，“屯”是事物始生的一个阶段。

人类始生一定蒙昧，故以《蒙》命题。“蒙”是蒙昧，这是人类的一个幼稚阶段。

人类处于幼稚阶段，重要的在于解决吃的问题，故以《需》命题。“需”就是“饮食之道”。

为了饮食一定发生掠夺、抢劫和盗窃，乃有争讼，故以《讼》命题。

争讼必有军队组织，故以《师》命题。“师”就是军队组织。有军队一定能使分散的氏族、部落联盟统一，故以《比》命题。“比”就是统一。

统一必然要从事田猎以显示力量，故以《小畜》命题。

田猎获畜然后有礼赠，故以《履》命题。践履，就是礼赠。

实践而通顺然后安全，故以《泰》命题。“泰”就是通顺。

事物不可能止于通顺，故以《否》命题。

事物不可能止于否闭，故以《同人》命题。

与人同志者人必归服，故以《大有》命题。

成就大不可以自满，故以《谦》命题。

成就大而谦逊一定能预计，故以《豫》命题。

预计一定要有根据，故以《随》命题。

乐于听随有根据意见的人一定能有所作为，故以《蛊》命题。

有作为而后可以大发展，故以《临》命题。“临”就是促其大发展。

为促其大而后进行观察，故以《观》命题。

观察而后有所执法，故以《噬嗑》命题。“噬”就是戴上刑

械。

婚姻不可以苟且配合，故以《贲》命题。“贲”就是礼饰。

使婚姻礼饰普及，故以《剥》命题。“剥”是说的要如洪水浸剥一样渐进。

事物运动不会止于渐进，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就转变到相反的状态，故以《复》命题。

遵循“复”就不会妄作，故以《无妄》命题。

田猎获兽乃可以解决口实问题，故以《颐》命题。“颐”就是口实给养之事。

不吃则不能动，故以《大过》命题。

行事不可以总是失度，故以《坎》命题。“坎”是坑害奴隶平民的陷阱。

陷捕的野兽必须拴住，故以《离》命题。“离”就是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设施。

夫妇的关系不可以不持久，故以《恒》命题。“恒”就是持久。

事物不可以停顿于某一点上，故以《遁》命题。“遁”就是退。

事物不可以总是退，故以《大壮》命题。

事物不可停留在盛大上，故以《晋》命题。“晋”就是进攻。

进攻一定有杀伤，故以《明夷》命题。“夷”就是伤。

在外遭到伤害，一定返回家里，故以《家人》命题。

室家有失严敬一定发生变故，故以《睽》命题。“睽”就是

乖睽。

事物乖睽必有艰难，故以《蹇》命题。“蹇”就是艰难。

事物不可停留在艰难上，故以《解》命题。“解”就是缓解。

使艰难缓解必有所失，故以《损》命题。

损而不已必定转化为益，故以《益》命题。

益而不已一定决裂，故以《夬》命题。“夬”就是决裂。

夫妻决裂必有外遇，故以《姤》命题。“姤”，就是外遇。

事物相遇而积聚，故以《萃》命题。“萃”就是积聚。

向上积聚叫做升，故以《升》命题。

向上聚积不已必有困难，故以《困》命题。

上层奴隶主贵族发生危机必然陷害下层奴隶和平民，故以《井》命题。

井田制不可不变革，故以《革》命题。

变革旧物没有胜过鼎的，故以《鼎》命题。

主持宗庙祭器没有胜过长子的，故以《震》命题。“震”就是震动。

事物不可停留在震动中，应使之静止，故以《艮》命题。“艮”就是止。

事物不可停留在静止中，故以《丰》命题。“丰”就是盛大。

盛大达到极致必不稳定，故以《旅》命题。

商旅而无赢利，故以《巽》命题。“巽”就是羸入。

能听才能讨论，故以《兑》命题。“兑”就是讨论。

讨论而后能释，故以《涣》命题。“涣”就是离析。

事物不可止于离散，故以《节》命题。

有节而信守之，故以《中孚》命题。

能信守则必见于行动，故以《小过》命题。

有过人之处一定成功，故以《既济》命题。

事物没有穷尽，故以《未济》命题，这就是结论。

《杂卦》传注译

本篇，韩康伯注：“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正义》疏引虞氏说：是“于《序卦》之外，别言也。”对照《卦辞》、《爻辞》相互发明，恐后之学者有所惑而失本旨也。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1]；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2]，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3]；噬嗑食也^[4]，贲无色也；兑见^[5]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飭也^[6]；剥烂也^[7]，复反也；晋昼也^[8]，明夷诛也；井通^[9]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10]；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11]。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注释：

- [1]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监临观察的意义，或赈济或教化，或征收或知民心。“临”，监临；“观”，观察。“与”，即《临·六三》爻辞“甘临”。指赈济视察，以粮食赈济青黄不接的农户和《观》象辞“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设教”，教化也。教化亦“与”也。“求”，与“与”为对文，可知就是征收多余的粮食和“观我生”、“观其生”，即了解本族和他族百姓的意志，指知民心。
- [2] 大畜时也：大田猎以时入山林。亦《孟子》“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之义。
- [3] 谦轻而豫怠：谦者不自重大，豫者凡事立。“谦轻”，韩康伯注：“谦者不自重大”也。“怠”，京作治，虞作怡。从卦、爻辞看，以“治”为是。“治”亦《中庸》：“凡事预则立”之义。“豫”通预。
- [4] 噬嗑食也：噬嗑记奴隶和平民因食而受刑。指爻辞：“噬肤”、“噬腊肉”、“噬干肺”、“噬干肉”而受“屡校灭趾”、“灭鼻”、“灭耳”、“得”罚“金矢”、“黄金”之刑言之也。
- [5] 兑见：讨论争议的不同意见。《兑·九四》爻辞：“商兑未宁介疾”，即指商讨不宁的隔阂问题。
- [6]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随适变不系于故；蛊所以整治父系专偶婚制之事。韩康伯注：“随时之宜，不系于故也；随则有事，受之以蛊，飭，整治也。蛊，所以整治其事也。”按卦、爻辞看，是整治父系专偶婚制之事也。
- [7] 剥烂也：剥记洪水泛滥。“烂”，借为滥，指洪水泛滥。
- [8] 晋昼也：言《晋》卦“昼日三接”也。即记进攻一日三胜。
- [9] 井通：以井田为计算单位，奴隶主改邑相通。《井》卦辞：“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往来井井”，即以井田多少相比较，改邑时往来相通也。
- [10] 同人亲也：军队组织在于保民。“亲”，保民，《国语·周语》：“慈惠

保民，亲也。”

[11] 从“大过颠也”以下《正义》本作“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按“错综其义”改正之。盖河内女子发老屋得之而有错简焉。

译文：

天的作用刚健，地的作用柔顺；建国是乐事，兴师令人担忧；监临观察的意义或赈济或教化，或征收或知民心；聚族杂居而不流离失所，由蒙杂而男女有别，母妇之名著；《震》记打雷，《艮》论观人注意全面；《损》记减损献牲，《益》记晋人援卫；都反映一国盛衰之始。大田猎（《大畜》）要以时入山林，《无妄》论主观猜测的错误；祭祀聚合（《萃》）而用人牲增加（《升》），奴隶不归顺；《谦》不自重大，《豫》则凡事立；《噬嗑》记奴隶和平民因食受刑，《贲》记婚饰合众，不居定色；讨论（《兑》）争议的不同意见；而《巽》论顺应；《随》适变而不系于故，《蛊》所以整治父系专偶婚制之事；《剥》记洪水泛滥，《复》论往复；《晋》记一日三胜，《明夷》论政治黑暗的诛戮；以井田为计算单位（《井》）奴隶主往来相通；而《困》是奴隶和平民的共同遭遇；《咸》言夫妇感应之速；《恒》言持久；《涣》记洪水浩瀚，百姓流离，《节》论举止；《解》记田猎的奴隶主捆绑俘虏，然后又缓解之，《蹇》言困难；《睽》言外物，《家人》言内事；《否》《泰》事类相反；《大壮》公羊要拴住，《遁》言隐退；大丰收（《大有》）来于奴隶，军队组织（《同人》）在于保民；《革》去故，《鼎》取新；《小过》言批评，《中孚》言衷心诚信；《丰》记日食时的几个故事，卖买奴隶的商人

（《旅》）亲近者少；藩篱（《离》）建在地上，监狱（《坎》）设在地下；小田猎（《小畜》）获兽少，实践（《履》）不应停顿；开发农业（《需》）不用流徙，《讼》出于争夺；失度（《大过》）引起倾覆，吃养（《颐》）是正道；《渐》言女嫁男方，《归妹》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既济》是既定的成就，《未济》是男人的失败；《姤》论非婚交合，女与男相遇也。《夬》是决战，记强楚与弱晋的决战。君子办事有长处；小人办事令人担忧。

第二篇 说《易》通读

《周易》是一部学术专著，非筮书

——说《易》通读序论

《周易》本文，由古经和后序所组成。后序包括《说卦》、《序卦》、《杂卦》三传。三传，本来至汉时尚为一篇，盖以后迄隋分为三篇。《周易》古经无三爻经卦，也无天地等义之界说，更无阴阳二字。此《周易》之思想基础，源出三传。古今本之说《易》，从无异义。可知为《周易》所固有，出自古经作者一人之手^[1]。

《彖》、《象》、《文言》和《系辞》传，则是后世第一批说《易》之书。可作读《易》参考，不可作《易》读也。

《周易》又称《易经》，是一部哲学和古代社会论记。从本体论和世界生成论出发，讲物质本原在阴阳对立消长、天地自然物功能的作用下，产生万物和人类，以至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从一个整体来观察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其中关于古人类社会的记述，在主要点上，证明了恩格斯以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基础所著《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科学论断。可以说，在中国二千余年前就有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文体相辉，彪炳可玩”的卓绝的专著，而且范围更为广泛。

《周易》的根本范畴是阴阳，而附会于古代算筹二进位制的

两个筹符基数，0（--）代表阴，又叫阴爻；1（—）代表阳，又叫阳爻。它的主要概念是天地、山泽、风雷、水火，而附会于古代算筹二进位制的三位数，000（≡）代表地，其用为坤；001（≡）代表山，其用为艮；010（≡）代表水，其用为坎；011（≡）代表风，其用为巽；100（≡）代表雷，其用为震；101（≡）代表火，其用为离；110（≡）代表泽，其用为兑；111（≡）代表天，其用为乾。故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在《周易》作者看来，“万物资始”、“万物资生”的“元”，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刚柔相摩”，这是变化的根据；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卦相荡”，这是变化的条件。于是往来不穷，众美毕集，乃阴阳适均而不偏胜，产生新物种新事物。此“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朱熹《本义》），乃兴变化，生万物，而有人类矣。

如是，《周易》以阴阳为最高范畴，附会于古代算筹二进位制的六位数，作为八卦重卦，以其象取喻其所说之理，从而建立其完整的学术体系。它的宗旨在于“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把老子的道德学说和孔子的人伦之义统一起来。

且《周易》借以建立其学术体系的框架，八卦、六十四卦是从原始数筮发展（“生”）而来，作者谓之“幽赞于神明而生著”。

原始数筮，从现在仍然流行于寺庙用作吉凶神启的打卦，可以寻见其最初的痕迹。它用一个竹根剖为两半作卦，圆的自然外表面代表阳（—），阳覆为阴（--）；平的内剖面代表阴（--）；阴显为阳（—）。可知有四种组合：两半阳面全覆的卦叫

阴卦(==)；两半阴面全显的卦叫阳卦(=)；此为阴显(-)，彼为阳覆(一)的卦(==)；或此为阳覆(--)，彼为阴显(一)的卦(==)叫保卦，圣卦，又叫正卦。得阳卦(=)阴卦(==)，“凶”；得保卦(圣卦)(==、==)，“吉”。凶，也就是“悔”；吉，也就是“贞”。贞者，正也。所以又叫“正卦”。《洪范》说：“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贞曰悔，……占用二。”宜指此。简便易行。这当是《周易》把0(--)和1(-)附会为阴阳之后用实物内外表面取代相应的蓍数的一种便于操作的变形。把它还原为蓍数，显然使用的就是00(==)、01(==)、10(==)、11(=)四个二进位制二位数，即“四象”。这就是后来反映在《系辞》传上援以揲蓍发展为体系庞大，规范完备的《易》筮的先河。

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学则是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楔数发展为算筹十进位制计算作为其改进而发明的^[2]。诂料二进位制筹符最少，而摆列很长，六位以上，难于辨认，乃未为社会所采用，赖《周易》得以保存。其完整的数表，收入方士解释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的图象中。郑玄还看到过这些“无文字”的图象，但称之为《易》。后又出现于宋代，为朱熹编入《周易本义》卷首。

由此可见，《周易》显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来源：

1. 阴阳说；西周伯阳父论地震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国语·周语》）春秋周内史叔兴论陨石和六鹤退飞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秦医和论疾说：“阴淫寒疾，阳淫热疾。”（《左传》昭公六年）至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就成为一个普遍命题。而《周易》把它作为根本的哲

学范畴。

2. 老子的古代辩证唯物论，特别是本体论，世界生成论和辩证法思想；其中《周易》的本体论、世界生成论又同老子略有区别。

3. 孔子的人伦之义；

4. 原始数筮是古代算筹二进位制二位数。《周易》是“倚”之于其发展形态的八卦三位数和六十四卦六位数而构建其体系，故曰：“生蓍。”

在确证八卦为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学发展和通读《周易》之后，我认为本文所作之论断是合于事物发展的道理的，是清楚的。在进一步研读《彖》、《象》、《文言》、《系辞》七传之后，其为信史，其庶几乎！

《彖》、《象》传分别按《说卦》传的刚柔原理和八卦取象说《易》，在整体上与古经合，是忠于原著的。

《文言》传从儒学观点说《易》，把《周易》的唯物论引向唯心论，视《周易》为“进德修业”至于“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大人”境界的经典。

《彖》、《象》、《文言》传都不言筮。

《系辞》传则着重从《说卦》传的阴阳之道、刚柔之理和穷理、尽性、至命之宗旨以发挥《周易》的哲学思想，有很多精至的阐论。然而相信鬼神，释为精气，特别是从“参天两地”出发，引入十进位制的奇偶之数，以奠定新的揲蓍的基础。并找出49这个定数，经三变之后，其总的余策必为六、七、八、九之四倍数。六、八为偶数，乃以 $4 \times 6 = 24$ ， $4 \times 8 = 32$ 代表阴爻（--）；七、九为奇数，乃以 $4 \times 7 = 28$ ； $4 \times 9 = 36$ 代表阳爻（—）。三变成爻，十八变出全卦，推演繁复，极尽数理之精微，

揲著乃臻于规范化。推演得卦，再对照卦、爻辞，“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初辞拟之，卒成之终。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于是以论断存亡吉凶，遂使一部学术性的《周易》沦为一部占筮之书。

《周易》源于原始数筮，取其发展的形态作为框架，以建立其学术体系。《系辞》传始援《周易》以揲著，把它还原为数筮，乃成为《易》筮。

《彖》、《象》、《文言》传都是从固有的学术意义上以说《易》的。就是《系辞》传在理论阐说方面，亦无不如此，不过使之统一于占筮矣耳。

我的工作是正本清源，通读《周易》和《彖》、《象》、《文言》、《系辞》传，考定其源流，把《易》筮还原为学术体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周易》之为筮书之说，其可以休矣乎！《周易》之为哲学和古代社会之专著，其可以立矣乎！至于“援《易》以说”所形成的更多学科更多层次，则是依于所立当分别独立研究者也。“童观”，“窥观”之属，尚祈《易》学专家正之。

注：

[1] 参见本书第一编《序论》第六节。

[2] 参见《中国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表和〈周易〉》（《周易研究》1988年第二期；详论见本书第一编《序论》第一节。

说《易》通读

《说卦》、《序卦》、《杂卦》三传，我在本书第一编《序论》中已论定为《周易古经》的后序，是《周易》的本文，出于《周易古经》一人之手。《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则为后世第一批说《易》之书。说《易》通读指此。

《彖》上传注译

《彖》传说《易》，从全体来说，是忠实于古经的。

唯说《益》承说《损》，讲损贵族益平民，出以己意，与《益》卦记述“晋援卫”不合。说《鼎》从烹饪联系到祭祀上帝，供养圣贤，论圣贤之为人，则与主题无关矣。

《彖》传说《易》的另一个特点，是提到哲学的高度，对《易》每有精辟的发挥和补充。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彖》传），认定“元”为物质始基，从而阐明《易》学的本体论（ontology）和世界生成论（cosmogony）。

由于世界是物质本体“元”的长期发展的产物，客观存在，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运行变化，生生不息。因此，它是主要

的决定的因素。人的认识，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因此，它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因素。《无妄·彖》传说：“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就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的东西，它的运动，它的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必然性，来源于外部世界，然而它又为主于人的头脑的内部世界。这就是说人的头脑的内部世界的东西，是由外部世界决定的，是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反映，如此而已。

正因为如此，《恒·彖》传说：“刚上而柔下，……巽而动，刚柔皆应。”就是说，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运动的必然性有如“君上”，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人之柔顺有如“臣下”，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因素。后顺而动，必须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运动柔顺地全皆适应，全皆符合。这就提出和肯定了人的认识的标准。认识正确，就可与外部世界的必然性相合，亦老子“抱一为天下式”（《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之义也。

因此，《彖》传认为人必须谦虚。“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谦·彖》传）谦虚受人尊敬而光荣，卑下自处而人莫能过。因为只有谦虚才能接受新事物，听取不同意见，这是认识的来源。“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矣。

谦虚的人以其体察情况，则行为必有预计。《豫·彖》传说：“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就是说，预计在于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运动相适应而人的意志才得以遂行。这就是后顺以动。

预计不是空想，预计必有跟随，有根据。《随·彖》传说：“刚来而下柔，动而说。”就是说一个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运动的到来而施之以柔顺，行动乃能得心应手而愉悦。

因此，《坤·彖》传说：“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就是说一个人凡有所为，“先物行，先理动”，则迷惑，是“失道”；若柔顺地跟随于万物之规矩，“在物之后，则得主利”，是“后顺得常”。精辟地发挥了《易》学的认识论。

因此，《彖》传对人的践履有着“上天下泽”的伟大气魄。《履·彖》传说：“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柔履”，柔以践履，即柔以顺应也。顺应亦践履也。“乾”谓乾道。“乾”，天也。“中正”，就是合于正道也。这就是天道。“中”，合于；“正”，正道。就是说，践履是柔以顺应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运动。愉快地得心应手与“天道”相应，因此，踩虎尾，不被老虎咬到而通顺。刚健合于正道，处帝王之位而无负疚，前景光明。

《彖》传紧紧地把握两个字，这就是“刚”和“柔”。外部世界物质运动的必然性，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故曰：“刚”；人的认识和践履必须与“刚”相应相合。故曰：“柔”。“刚”决定“柔”，“柔”顺应“刚”，这是唯物论的两个基本点，如此而已。

其它卦大抵有独到的阐释和训说。

说《乾》 卦一

本篇说《乾·卦辞》：“乾元亨利贞。”

《彖》传认为天体功能的刚健和物质始基“元”的阴阳对立消长的作用是伟大的，万物即资以始出。故“品物流形”，“首出庶物”。

“云行雨施”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也。“大明终始”是“日以烜之”也，本之《说卦》传，此天体之刚

健运动也。

由于天体的刚健运动，上下四方之位是定，日以时驾“六龙”行于天空。天道如此变化，万物各遂其本性和运行规律，组成“元”的阴阳两方，乃保持极致适均，产生新物种新事物，乃万物之本。

这是对经文本体论(ontology)和世界生成论(cosmogony)的发挥。

彖曰：大哉乾元 [1]，万物资始，乃统天 [2]。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3]，大明终始 [4]，六位时成 [5]，时乘六龙以御天 [6]。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7]，保合太和，乃利贞 [8]。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9]。

注释：

[1] 大哉乾元：何等伟大啊！天体功能的刚健作用和物质始基“元”的阴阳对立消长的作用。“乾”，刚健也。言天体之作用。“元”，《尔雅·释诂》：“始也。”《春秋繁露·重政》：“故元者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可知指物质始基。即本于《周易》。而“元”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这里与“乾”并提，则是言其功能的作用也。

[2] 乃统天：“统”，《三国志·管辂传》载《管辂别传》释曰：“属也。”承上“大哉乾元”，言这一刚健作用乃属于天。

[3]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云行雨降，万物运动形成。“施”，犹降也。“品物”，各种品类之物，万物也。“流”，本言水流，在此借言诸种物质之运动也。“形”形成也。

- [4] 大明终始：日入日出。“大明”，日也。《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郑注：“大明，日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大明不彰。”王注：“大明，日也。”“终”，言日入也。“始”，言日出也。
- [5] 六位时成：上下四方之位是定。“六位”，上下四方之位也，指空间。“时”，俞樾曰：“《尔雅·释诂》：‘时，是也。’”“成”犹言定也。
- [6] 时乘六龙以御天：日以时驾“六龙”行于天空。“乘”，驾也。“御”，《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行也。”“六龙”，托言日之所以运行，是驾“六龙”也。《初学记·天部》上引《淮南子》曰：“爰止羲和爱息六螭，是谓悬车。”又引注曰：“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此以文学语言说明天体之运动也。
- [7]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天道如此变化，万物各遂其本性和运行规律。“乾道”，天道也，承上概括言其变化也。“正”犹遂也。“性”，指物所禀赋的自然属性。“命”，命运，运行规律也。
- [8] 保合太和，乃利贞：“元”的阴阳两方乃保持极致适均，产生新物种新事物，乃万物之本。“保合”，言保持融合也。“太和”，指组成事物的阴阳两方，适均而不偏胜，达其极致也。“乃利贞”，乃利乃贞也。利，和也，言乃统一也，即产生新物种新事物也。贞，本也，言乃万物之本也。
- [9]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开始产生万物包括人类，万国由此皆得安宁矣。“首”，始也，“出”犹生也。“庶物”，指众物即万物也。“咸”，皆也。此二句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男女”，“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序卦》传）之义；有万物，然后人类从而备有物质生活之需而万国由此皆得安宁矣。

译文：

彖曰：天体功能的刚健和物质始基“元”的阴阳对立消长的作用，是何等伟大啊！万物即资以始出，这一作用乃属于天。

云行雨降，万物运动形成。日入日出，上下四方之位是定，

日以时驾“六龙”行于天空。

天道如此变化，万物各遂其本性和运行规律。“元”的阴阳两方乃保持极致适均，产生新物种新事物，乃万物之本。

开始产生万物包括人类，万国由此皆得安宁矣。

说《坤》 卦二

本篇说《坤·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象》传以“先物行，先理动”，则迷惑，是“失道”；若在物之后，则顺应，是“得常”，精辟地阐释了《坤》卦的认识论思想。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1]。含弘光大^[2]，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3]。柔顺利贞^[4]。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5]。乃终有庆^[6]。安贞之吉^[7]，应地无疆^[8]。

注释：

[1] 德合无疆：高亨谓“合借为迨。二字同声系，古通用。《说文》：‘迨，逮也。’（逮，及也。）《方言》三：‘迨，及也。’‘德迨无疆’，谓地德普及万物而无边。”（《周易大传今注》第76页）

[2] 含弘光大：含容广大。“含”，含容。“弘”，《尔雅·释诂》：“大也。”“光”，借为广。《象》传多用之。《坤·象》传：“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又曰：“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屯·象》传：“屯其膏，施

未光也。”《颐·象》传：“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咸·象》传：“憧憧往来，未光大也。”《夬·象》传：“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兑·象》传：“上六引兑，未光也。”《涣·象》传：“涣其群，元吉，光大也。”《坤·文言》亦用之。曰：“含万物而化光。”

[3]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牝马地类”，言牝马与地，阴性之同类也。取象生生不已之气。“行地无疆”，言生生不已之气，如“牝马”行于地上，可远至无际。

[4] 柔顺利贞：阴阳柔顺乃统一产生新物种新事物，乃万物之本。“柔顺”，言组成新事物之阴阳两方柔顺融和也。“利贞”，参见《乾·象》传注[8]。

[5]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西南文王得人心，乃与志同道合者同行，东北纣失人心。“西南”、“东北”，见《坤》注[5]。“类”，同类，言志同道合。

[6] 乃终有庆：乃终有吉庆。承上“西南得朋，乃与类行”言之也。

[7] 安贞之吉：把握事物根本之吉利。参见《坤》注[6]。

[8] 应地无疆：“应”，应和，响应。《乾·文言》：“同声相应。”由于“乃与类行”故响应之地域宽广也。“无疆”，言其广阔也。

译文：

象曰：地的柔顺和物质始基“元”的阴阳对立消长的作用，是达到了极致啊！万物即资以生长。这一作用乃顺承于天道。

地厚载万物，德业普及无边。含容广大，万物无不通顺。生生不已之气如“牝马”行地其远无际。阴阳柔顺乃统一，产生新物种新事物，乃万物之本。

君子凡有所为，“先物行，先理动”，则迷惑，是“失道”；若在物之后，则顺应，是“得常”。西南文王得人心，乃与志同道合者同行，东北纣失人心。得人心乃终有吉庆。把握事物根

本的吉利，响应之地域宽广。

说《屯》 卦三

本篇说《屯·卦辞》：“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作为人类原始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从部落内部盛行无限制的性交关系的“有男女”过渡而来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有夫妇”的母权制社会，女子处于“正”位，男子必须向女方氏族求婚，嫁给女方氏族。兄弟不得娶自己姊妹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女儿的子孙留在氏族内部，儿子的子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

根据《彖》传所记，这不是自发产生的。是由先进的原始初民倡导组织起来的。“男女始分夫妇而艰难发生”，就有如“雷雨满天，天地草创冥昧之时”一样，社会动荡不定，于是设置酋长，自觉地组织，协调动作，从事生产，自我保卫，各氏族之间进行通婚，经过艰难斗争，然后约定成俗。

这是《彖》传对经文的补充，两者相得益彰。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1]。

动乎险中 [2]，大亨贞。

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 [3]，宜建侯而不宁 [4]。

注释：

[1]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聚族杂居，男女始分夫妇而艰难发生。“屯”，《序卦》传说：“盈也”，“物之始生也”。对于原始人群来说，从流徙中过渡到聚族杂居，是“盈”；从部落内部盛行无限制的性交关系的

“有男女”的阶段过渡到母权制的“有夫妇”的阶段，是“物之始生”也。故“屯”，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就是聚族杂居的意思。“刚”，阳也，男也。“柔”，阴也，女也。人类社会进入“屯”的阶段，始分“夫妇”，故曰：“刚柔始交。”“难”，说明这一变化之艰难。

[2] 动乎险中：生活于险阻之地中。这说明原始先民聚族杂居之地，多设险阻，所以御禽兽，防异族，避风雨也。

[3] 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雷雨满天，天地草创冥昧之时。孔颖达疏：“草谓草创，昧谓冥昧。言天造万物于草创之始，如在冥昧之时也。”这是取象人类进入聚族杂居的“屯”的阶段之始，毫不自觉，颇有艰难，有推行，有抵制，极不安定也。故曰：“雷雨之动满盈”也。

[4] 宜建侯而不宁：宜设置酋长而不贪安宁。孔颖达疏：“于此草昧之时，王者当法此屯卦，宜建立诸侯，以抚恤万方之物，而不得安居于事”也。

译文：

彖曰：聚族杂居，男女始分夫妇而艰难发生。

生活于险阻之地中，于举事大有利。

有如雷雨满天，天地草创冥昧之时，宜设置酋长而不贪安宁。

说《蒙》 卦四

本篇说《蒙·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提出“蒙以养正”为“圣功”的观念。

人类社会从“有男女”过渡到“有夫妇”是通过酋长的设

置和组织；从“有夫妇”过渡到“有父子”，则是“利用刑人，用说桎梏。”这说明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惰性和阻力的。社会先进人物对群体的启蒙，使之认识“正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看来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近代历史亦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欧洲经历过“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运动”；无产阶级革命都经历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如此等等。

彖曰：“蒙”，山下有险^[1]。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2]。“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3]。“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

蒙以养正，圣功也^[4]。

注释：

- [1] 蒙，山下有险：蒙昧杂居，生活于山下有险阻之地。“蒙”，承“屯”卦，可知指蒙昧聚族杂居之人群。“山下有险”，即《屯·彖》传：“动乎险中”也。言人类在“屯”的聚族杂居阶段，仍然生活于山下有险阻之地也。
- [2]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昧杂居盛行”。所以盛行，在当时认为是正道。“中”，正也。“时中”，当时以之为正也。
- [3] “初筮告”，以刚中也：初次占筮已告知，谓当以男人居于正位。“刚”，阳也，男也。《蒙·九二》曰：“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可知“以刚中”，是说的从蒙昧杂居的母权制社会转变为以男人为正位的父权制社会也。
- [4] 蒙以养正，圣功也：扫除童蒙，开发蒙昧，乃圣人之功用也。“蒙”，承上文“以刚中”，可知指《蒙·初六》：“发蒙”，《上九》：“击蒙”言

之。即扫除童蒙，开发蒙昧也。王弼谓之“以刚居上，能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养”，开发而培养之也。“圣”，“圣人”，指社会之先进人物也。

译文：

“蒙昧杂居”，生活于山下有险阻之地。由于险阻而交往受限制，更加重其蒙昧。“蒙昧杂居盛行”。所以盛行，在当时仍认为是正道。

“不是我要求童蒙开发，是童蒙要求我开发”。与童蒙要求之志合也。“初筮已告知”，当以男人居于正位。“再三占问就是褻渎，褻渎则不告”。褻渎，也是一种蒙昧。

扫除童蒙，开发蒙昧，乃“圣人”，社会先进人物之功用也。

说《需》 卦五

本篇说《需·卦辞》：“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彖》传强调“天时”。它说，“耕种以待，作物在阳光中长势好，举事吉利”，是斗柄处于指东之位，以其合于万物出生之时也。在孟轲就叫做：“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这正是中国古代农民对长期生产实践的科学总结。具体来说，就是要按照二十四节气安排生产，如清明下种，谷雨栽秧等。至今仍然是广大农民指导生产的重要原则。

彖曰：《需》，须也^[1]，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2]，其义不困穷矣。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3]，以正中

也〔4〕。“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注释：

- 〔1〕《需》，须也；《需》卦，讲农业开发，须待农时。“需”，参见《需》注〔1〕。“须”，待也。下文云：“位于天位”，言须待天时也。
- 〔2〕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艰险在前，刚健则不陷于艰险。农业开发，要耕种，长育，望雨浇灌，收获储藏，还包括收获，储藏的保护。故“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故曰：“险在前”也。然而，“豫焉若冬涉川”（《老子道德经》十五章），刚健则不陷于艰险矣。
- 〔3〕位于天位：处于斗柄指东之位。上“位”字犹处也。“天位”，天时之位，斗柄指东之位也。《说卦》传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之卦也。”孔颖达疏：“以震是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春时万物出生也。”
- 〔4〕以正中也：以其合于万物出生之时也。朱熹说：“‘以正中’，‘以中正’，也则一般，这只是要协韵。”（《朱子语类》第1748页）“中”者合也。《左传》定公元年：“未尝不中吾志也。”《商君书·君位》：“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是也。“正”，“天位”之正，“斗柄”指东之正，“万物出生”之正也，一句话，农时之正。即合于万物出生之时也。

译文：

《需》卦讲农业开发，须待天时。艰险在前，刚健则不陷于艰险，宜其不困穷矣。

“耕种以待，作物破土而出，在阳光中长势好，举事吉利”，处于斗柄指东之位，以其合于万物出生之时也。“小心照看”，坚持下去就是成功。

说《讼》 卦六

本篇说《讼·卦辞》：“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传首先论争讼之所以产生；继则从被抢劫与抢劫双方各自的视角论述争讼产生的过程。而嘲笑抢劫者“入于渊”，是失足落水矣。

彖曰：“讼”，上刚下险^[1]。险而健，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2]。

“终凶。”讼不可成也^[3]。

“利见大人。”尚中正也^[4]。

“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注释：

[1] 上刚下险：上下双方阳刚险恶相抗。《讼》之上卦为乾，刚也；下卦为坎，险也。首从卦形言上下双方阳刚险恶相抗也。

[2] 刚来而得中：强梁者会来而预防得中。“刚”，强梁，指抢劫者。“得中”，言预防抢劫得中也。

[3] 讼不可成：争讼不可取胜。由于抢劫，有失正道，理曲不直，可知“讼不可成”，言讼不可胜也。

[4] 尚中正：维持社会之正常秩序。“尚”崇尚，引申为维持。“中”不偏也，指合。“正”，正道，言事物运动之正常也。这里指社会之正常秩序。“中正”，亦即“合于正道”，指合于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管子·立政》：“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是也。

译文：

彖曰：“争讼”，上下双方阳刚险恶相抗。险恶而刚强，故争讼。

“争讼，因抢劫被阻。处在警惕之中吉利”。此言被抢劫的一方，有警惕，预防强梁者会来抢劫而预防得中也。

“终于出事”。此言抢劫的一方出于抢劫，理曲不直，争讼不可取胜也。

“要去见大人”。此言被抢劫一方要诉之当局“大人”以维持社会之“正道”也。

“渡大河不利”。此取喻抢劫者如渡河不慎，失足落水也。

说《师》 卦七

本篇说《师·卦辞》：“师贞，丈人吉，无咎。”

《彖》传强调军队的“贞”、“正”和“刚中”。即组织严密，军容纪律严肃和刚毅守正，则可以成王业治天下。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1]，可以王矣。

刚中而应^[2]，行险而顺^[3]，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4]，吉又何咎矣。

注释：

[1] 能以众正：能以师旅使社会“正”。“众”，师旅，军队。“正”，动词，使正也。谓使社会“正”也。使社会走上正道，维持常态也。

- [2] 刚中而应：刚毅守正而一呼百应。“刚”，刚毅；“中”，正。言军事统帅为人刚毅守正也，可为部队之表率。“应”，《师·初六》曰：“师出以律”，一呼百应也。
- [3] 行险而顺：行险打仗而顺应形势。“行险”，以“兵者凶事也”，可知指打仗言之。“顺”指顺应敌我形势，以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也。夫敌军运动或前行或后随；我军乃或轻虚引之，或重风吹之。敌军势力或强或弱，我军乃或挫败，或歼灭也，是顺也。
- [4]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以此治天下而人民服从。《释文》引马云：“毒，治也。”俞樾说：“毒读为督，治也。”

译文：

彖曰：“师旅”是军队。“正正堂堂”是组织严密，军容纪律严肃。能以如此之师众使社会“正”，则可以成王业矣。

刚毅守正而一呼百应，行险打仗而顺应形势，以此治天下而百姓服从，自是“吉”而“无咎”矣。

说《比》 卦八

本篇说《比·卦辞》：“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彖》传认为“比”是建立辅佐。《象》传则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上承《师》卦，可知是在师旅征伐的基础上，使用政治手段，威逼边远部落归服，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自己的管辖，使之成为下属侯国，称臣纳贡。

彖曰：“比，吉”^[1]，比，辅也，下顺从也。

“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 [2]。

“后夫凶”，其道穷也。

注释：

[1] 比吉：《彖》传今本作“比，吉也。”朱熹说：“‘比，吉也’，也字羨。当云‘比，吉，比辅也，下顺从也。’‘比辅也’，解比字。‘下顺从也’，解吉字。”（《朱子语类》第1754页）王念孙说：“‘比，吉也，也字涉下文’比，辅也而衍。”朱、王说是，今从之改正。

[2] 上下应也：上下诸侯拥戴其君。《比》之九五为阳爻，象君；其余上下五爻为阴爻，象上下诸侯拥戴其君也。“应”，应和，响应，引申为拥戴也。

译文：

彖曰：“建万国，吉”，是建诸侯国以辅佐其君也。是下顺从其上也。

“再筮善，永居正位，无咎”，是以刚健守正也。

“不安宁的地方前来归服”，是上下诸侯拥戴其君也。

“迟迟不来归顺的要声讨致罪”，是表明轻慢王朝者所走之道不通也。

说《小畜》 卦九

本篇说《小畜·卦辞》：“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结合《爻辞》来看，可知是记述的专偶婚制后个体农户的生活。

“雨过天晴，还得去施耕除草，妇女干事厉害。”（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农活主要是妇女干的。小规模田猎，“从原路

返回”(复自道)，“车轮脱了辐条，夫妻吵了嘴”(輿说辐，夫妻反目)，打猎也有妇女的份。说明妇女在家庭中是居于主要地位的。这看来，是母权制的遗风。甚至是如舜与象共妻娥皇、女英一样，故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

《小畜》之六四为阴爻，为柔，居于阴位。是为“柔得位”。六四之上下五爻皆为阳爻，为刚，是为五刚应一柔。是为“上下应之”。柔指妇女，刚指丈夫。“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取象当时之个体农户，仍然以妇女为中心，众兄弟应和而辅助之也。

“小规模田猎”，是有妇女参加的个体农户所进行的，故为“小规模田猎”。

“密云不雨”，言云向天空密聚也。“自我西郊”，言云布于西郊而雨未降也。此个体农户小规模田猎之时机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健而巽^[1]，刚中而志行^[2]，乃“亨”。

“密云不雨”，尚往也^[3]。“自我西郊”，施未行也^[4]。

注释：

[1] 健而巽：丈夫刚健而顺从。“健”，《小畜》上卦为乾，取象丈夫刚健。

“巽”，《小畜》下卦也，顺也。取象个体农户仍以妇女为中心，丈夫顺从妻子的意志也。

[2] 刚中而志行：刚健守正而男女之志通。“中”，正也，言遵守正道也。

“志行”，志通也。《睽·彖》传：“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3] 尚往：“尚”读为上。言向上行也。

[4] 施未行：“施”，布也；“行”，犹降也。言云布而雨未降也。

译文：

彖曰：“小规模田猎”，是妇女在家庭中仍居于主要地位而众兄弟辅助之个体农户，故为“小规模田猎”。

丈夫刚健而顺从，刚健守正而男女之志通，所以“通顺”。

“密云不雨”，言云向天空密聚也。“自我西郊”，言云布于西郊而雨未降也。此个体农户田猎之时机也。

说《履》 卦十

本篇说《履·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

其所以踩了虎尾不致被老虎咬到，《彖》传强调“行有素定”，“凡事预则立”。“审慎行事，思考周详而反复”。这无疑是正确的。

且《彖》传提到哲学的高度。认为是“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也。”就是说在于顺应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且不是顺应一点，一时，而是愉悦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地无不顺应也。这就是说达到了极致。

果真如此，踩虎尾而不被老虎咬到，可以做到。就是处帝王之位，也是前景光明的。

彖曰：“履”，柔履刚也^[1]。

说而应乎乾^[2]，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3]，光明也。

注释：

- [1] 柔履刚：践履是柔以顺应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柔履”，柔以践履，即柔以顺应也。“刚”，硬件，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东西，即事物运动的必然过程。“柔履刚”，亦《坤·彖》传：“后顺得常”之义也。
- [2] 说而应乎乾：“说”，愉悦也。“说而应”，愉悦地顺应也，言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无不顺应也。“乾”，乾道。乾，天也，就是天道。即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运动的必然性也。“说而应乎乾”亦犹“柔履刚”，言愉悦地顺应乎天道也。
- [3] 履帝位而不疚：处于帝王之位而无负疚。言做皇帝也是胜任的。

译文：

彖曰：“践履”是柔以顺应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运动。愉悦地得心应手而顺应乎“乾道”。因此，“踩虎尾，不会被老虎咬到，吉利”。

刚毅守正，处帝王之位而无负疚，前景光明。

说《泰》 卦十一

本篇说《泰·卦辞》：“泰，小往大来，吉亨。”

《彖》传根据卦形取象，从哲学意义的高度引出阐释。

《泰》之下卦为乾，天也，上卦为坤，地也，是天下地上，是为“天地交”、“上下交”。又下卦为内卦，上卦为外卦，乾健也，君子也。坤顺也，小人也，是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也。”“天地交”，是自然之泰；“内健而外顺”，是天人之“泰”，“上下交”、“内君子而外小人”，是国家政治之“泰”。此

形象语言内涵之丰富而最有生命力也。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

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1]；上下交而其志同也^[2]。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3]；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4]。

注释：

[1] 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万物遂其生。《泰》之下卦为乾，上卦为坤，乾为天，坤为地，是天之阳气下降，地之阴气上升，此天地阴阳之气交感也。天地阴阳之气交感，则万物生长，此自然界之泰也。

[2] 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上下之情交感而其志同于君。又乾为君，坤为臣，是君上之意下达于臣，臣下之意上达于君，此君臣上下之情交感也。君臣上下之情交感而其志则必上同于君，此国家政治之泰也。

[3] 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为阳卦，外为阴卦，内怀刚健之德而外取柔顺之态度。此言人能如此，以刚健之德，顺应外部世界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则是人与自然交感也，此天人之泰也。

[4] 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内亲君子而外远小人，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消退。又乾阳取象君子，坤阴取象小人，在朝内亲近君子，外远小人，此亦国家政治之泰也。

译文：

彖曰：“泰，所失小而所得大，吉利亨通。”

那是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万物遂其生也。君臣上下之情交感而其志同于君也。内为阳卦而外为阴卦，内怀刚健之德而外

取柔顺之态度。内亲君子而外远小人，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消退也。

说《否》 卦十二

本篇说《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彖》传亦根据卦形取象，从哲学意义的高度，引出阐释。唯“反其类”（《杂卦》传）而已矣。

《否》之下卦为坤，上卦为乾，乾，天也；坤，地也。天上地下，内阴外阳，是“天地不交”、“上下不交”、“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也。于是有天地之否，天人之否，国家政治之否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 [1]。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2]。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 [3]，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4]。

注释：

[1]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天地阴阳之气不相交感而万物不遂其生。

《否》之下卦为坤，上卦为乾。乾，天也。坤，地也。是天之阳气在上，地之阴气在下，此天地阴阳之气不相交感也。天地阴阳之气不相交感，则万物不遂其生，此天地之否也。

[2]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君臣上下之情不相交感而天下无此国也。又乾为君，坤为臣，君上之意不下达于臣；臣下之意不上达于君，此君臣上下之情不相交感也，君臣上下之情不相交感，则其国将亡，天

下无此国也。“邦”，国也。古代诸侯封国之称。《书·尧典》：“协和万邦。”

[3] 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为阴卦而外为阳卦，色厉而内荏。言人外表坚强，内心怯懦，不能顺应外部世界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则人与自然不相交感也。此天人之否也。“内柔而外刚”亦“色厉内荏”之义也。语出《论语》。桓宽《盐铁论·利议》：“大夫曰：色厉而内荏，乱真者也。文表而象里，乱实者也。”王充《论衡·非韩》：“奸人外善内恶，色厉内荏，作为操止，象类贤行，以取升进。”

[4] 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内近小人而外远君子，小人之道盛长，君子之道消退也。此亦国家政治之否也。

译文：

彖曰：“闭塞不当其人，不利君子之举事，所失大而所得小。”

那是天地阴阳之气不相交感而万物不遂其生也。君臣上下之情不相交感而天下无此国也。内为阴卦而外为阳卦，色厉内荏。内近小人而外远君子，小人之道盛长，君子之道消退也。

说《同人》 卦十三

本篇说《同人·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传着重强调君之所以能聚众号令天下，臣民处于臣民之位，守其正道而响应之，以君王有文明与刚健之德，能守其正道，能通晓天下臣民之意志也。盖亦孔子“君君，臣臣”之义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1]，曰：“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2]，乾行也^[3]。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4]。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注释：

[1] 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臣民处于臣民之位而响应其君。《同人》之下卦为离，六二为阴爻阴位，居下卦之中，是为“柔得位得中”，取象臣民处于臣民之位，守其正道，亦“臣臣”之义也。《同人》之上卦为乾，为君，六二居下卦之中，是为柔“应乎乾”，取象臣民响应其君也。

[2]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诸本“同人”之前有“同人曰”三字。朱熹曰：“衍文”，是也。从之删。

[3] 乾行：君王之号令。“乾”，君也；“行”，行为；“乾行”，君王之行为也。在此指君王聚众之号令也。

[4]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文明与刚健之德，守其正道而得到臣民之响应，乃“君子”守其正道也。《同人》之下卦为离，为文明；上卦为乾，为刚健，故曰：“文明以健。”谓有文明与刚健之德也。“以”犹与也。九五之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是为“中正”，取象君王守正。亦“君君”之义也。“应”，承上文“应乎乾”也，取象臣民响应其君也。臣民之所以响应其君，以君王是“君子”能行正道也。

译文：

彖曰：“聚众”，是臣民处于臣民之位，守其正道，而响应其君也。

“聚众于郊外，吉利，要小心谨慎。”乃君王之号令也。

文明与刚健之德，守正道而得臣民响应，以君王是“君子”能守正道也。唯“君子”能通晓天下臣民之意志。

说《大有》 卦十四

本篇说《大有·卦辞》：“大有，元亨。”

《彖》传把大丰收的功绩全归于掌管稼穡的大臣，这是极不公正的。这表明他的统治者的偏见和立场。

其次，它强调“顺应天道而按农时行事”，则是合乎科学的。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1]，曰：“大有”。

其德刚健而文明^[2]，应乎天而时行^[3]，是以“元亨”。

注释：

[1]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掌管稼穡之大臣处于尊贵之位，守其大正之道而得朝野上下之应和。《大有》之六五为阴爻，为柔，居上卦之中位，是为“柔得尊位”、“柔得”“大中”。“大有”，大丰收也。可知是取象掌管稼穡的大臣处于尊贵之位，守其大正之道也。又六五为柔，其上下五爻为阳爻，为刚，上下五爻应一柔，是为“上下应之”，则是取象其获朝野上下之应和也。

[2] 其德刚健而文明：其德行刚健而文明。《大有》之下卦为乾，为刚健；上卦为离，为文明。承上取象掌管稼穡之大臣，其德行刚健而文明也。

[3] 应乎天而时行：顺应天道而按农时行事。“天”，天道，指二十四节

气也。“时”，承大丰收，可知指农时也。

译文：

彖曰：“大丰收”，是掌管稼穡之大臣处于尊贵之位，守其大正之道而得朝野上下之应和，所以取得“大丰收”。

其德行刚健而文明，顺应天道而按农时行事，因此，“大亨通”。

说《谦》 卦十五

本篇说《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

《彖》传反复从“天道”、“地道”，从“鬼神”、“人道”阐明“谦亨”之理。然而未逮也。“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亦唯一般之论而已。

满何以招损？“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也；谦何以受益，自少则能听，能听则兼明也。此君子之所以有终也，岂有他哉！

彖曰：“谦亨。”

天道下济而光明^[1]，地道卑而上行^[2]。天道亏盈而益谦^[3]，地道变盈而流谦^[4]。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5]。君子之终也。

注释：

[1] 天道下济而光明：天道下济万物而光明普照。天道下行而济万物，言天之阳气下降，“雷以动之”（《说卦》传）是也。而“日以烜之”普

照光明也。此以天道下降说明“谦亨”之理。

- [2] 地道卑而上行：地道卑下自处而阴气上蒸。地道上行而成万物，言地之阴气上蒸，与天之阳气相交而生成万物也。此以地道处卑以说明“谦亨”之理。
- [3] 天道亏盈而益谦：天道满招损而谦受益。“亏盈”，损盈也，“满招损”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也。“益谦”，“谦受益”也。日出则升，月虚则实也。此以天道盈缩说明“谦亨”之理。
- [4] 地道变盈而流谦：地道盈趋毁而虚纳物。朱熹说：“变谓倾坏，流谓聚而归之。”（《周易本义》）俞樾说：“‘《吕氏春秋·至忠》篇：‘颜色不变。’高注曰：‘变，毁也。’是变有毁义。地道变盈而天道亏盈义正相近。’两说义通。‘地道变盈’，‘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也。”（《泰》）“地道流谦”，“注则盈”也。（《老子道德经》二十二章）“注则盈”以其虚能纳物也。“谦”，虚也。此以地道流谦说明“谦亨”之理。
- [5] 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谦虚受人尊敬而光荣，卑下自处而人莫能过。”朱熹说：“人能谦，则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过，此君子之所以有终也。”（《周易本义》）

译文：

彖曰：“具有谦虚的美德，所在皆通。”

天道下济万物而光明普照；地道卑下自处而阴气上蒸。天道满招损而谦受益；地道盈趋毁而虚纳物。鬼神加害满盈而降福谦虚；人道厌恶满盈而爱好谦虚。

谦虚受人尊敬而光荣，卑下自处而人莫能过。此君子之所以有终也。

说《豫》 卦十六

本篇说《豫·卦辞》：“豫，利建侯行师。”

《彖》传从认识论的高度明确指出预计就是要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相适应，顺之以行动，而遂行人的意志。

其次，提出预计之“时义”的概念。认为顺应不可改变的客观过程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值得注意，意义重大。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 [1]，顺以动 [2]，豫。

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注释：

[1] 刚应而志行：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相适应而遂行其志。

“刚应”，亦“柔履刚”之义，即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相适应也。

[2] 顺以动：顺之以行动。承上“刚应”，可知是顺应不可改变的客观过程以行动也。

译文：

彖曰：“预计”，是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相适应而遂行其意志。顺之以动，所以必须预计。

预计，就是顺应客观过程以行动。天地尚且如此，而况“建国封侯用兵打仗”呢！

天地以顺应运动，所以日月运行不误，四季交替无差。“圣人”以顺应行动，则刑罚清明而人民悦服。预计之得其时，其意义是何等重大！

说《随》 卦十七

本篇说《随·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

正如古经一样，与说《豫·卦辞》相次为组。《序卦》传谓之“豫必有随”也。

《彖》传认为预计是要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相适应，这就是预计的根据。而预计的实现，按预计行动，则必与之相随。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运动的到来而施之以顺，行动得心应手，大为会合统一，这是事之根本。

能如此，则天下随之。

人的行为跟随客观过程而得其时，意义重大。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1]，动而说^[2]，随。

大“亨利贞，无咎”^[3]，而天下随之^[4]。随之时义大矣哉^[5]。

注释：

[1] 刚来而下柔：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运动的到来而施之以顺。

“刚”，亦为《履》、《豫》之刚，指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过程。

“下”，犹施也。如下工夫也。“柔”，顺也。“刚来”而下柔顺之工夫也。

[2] 动而说：行动得心应手而愉悦。“说”，愉悦。言行动得心应手而愉悦也。《庄子·天道》：“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也。赵翼说：“气足则调自正，意深则意有余，得心应手，无一字不稳惬”，故愉悦也。

- [3] 大“亨利贞，无咎”：与客观运动大为会合统一，这是事之根本。此无过矣。诸本作“大亨贞”。《释文》：“大亨贞”本又作“大亨利贞”。是也。今据改。
- [4] 而天下随之：则天下之人皆随之。王肃本如此。王弼注和《正义》本“之”作“时”。朱熹说：“时作之”，谓当从之，今据改。
- [5] 随之时义大矣哉：跟随而得其时，其意义何等重大。王弼注和《周易本义》本作“随时之义”。王肃本“时字在之字下”。重上句是也，今据改。

译文：

彖曰：“随”，是谓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运动的到来而施之以顺。行动得心应手而愉悦，所以说是随。

与客观运动大为会合统一，这是事的根本，如此则无过矣。则天下之人皆从之。跟随而得其时，其意义何等重大。

说《蛊》 卦十八

本篇说《蛊·卦辞》：“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根据《蛊·初六》爻辞：“有子考”，可知父系婚姻制好处在于有自己的儿子尽孝道，可以老寿而死，得到善终。

然而《彖》传记述着进一步的要求，“刚上而柔下，巽而止”。丈夫刚健处于上而妻子柔顺处于下，谦逊而静止。那就是男人在家庭里对于妇女的统治了。恩格斯说：“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

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8页）

世界人类历史就这样大体地走着相同的道路。

彖曰：“蛊”^[1]，刚上而柔下，巽而止^[2]，蛊。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3]，终则有始，天行也^[4]。

注释：

[1] 蛊：“干父之蛊”。言完成父系婚姻制之既有事业也。参见《蛊》注[1]。

[2] 刚上而柔下，巽而止：丈夫刚健处于上而妻子柔顺处于下，谦逊而静止。《蛊》之上卦为艮，阳卦也，为刚；下卦为巽，阴卦也，为柔。取象丈夫刚健处于上而妻子柔顺处于下也。又巽，巽也，谦逊也。艮，止也。取象妻子谦逊而静止。夫妇上下各安其位，不相逾越。特别是妻子谦逊而不骄奢，静止而不妄动，此齐家之要也。

[3]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于辛日，复始于丁日。高亨谓“乃以天道为据也。盖由甲前之三日及甲后之三日，其为七日。天道之运行，始于一而复于七，终则又始，往复循环”（《周易大传今注》第201页）也。

[4] 终则有始，天行：终而复始，乃天之运行之道。高亨谓“《彖》传以为天道至七而复，盖以天道之四时为据。以古代之气候学言之，春夏为阳气处于统治地位时期，共为六个月。秋冬为阴气处于统治地位时期，共为六个月。阴气自正月退出统治地位，至七月（正月后

第七个月)又进入统治地位,是阴气至七而复。阳气自七月退出统治地位,至正月(七月后第七个月)又进入统治地位,是阳气至七而复。阴阳二气皆至七个月而复,终则又始,循环不已”(《周易传今注》第201—202页)也。言父系婚姻制之事业,反复推行,乃可完成,这是自然的法则。

译文:

彖曰:“完成父系婚姻制之既有事业”,丈夫刚健处于上而妻子柔顺处于下,谦逊而静止,此乃父系婚姻制之既有事业也。

“完成父系婚姻制之既有事业。大推行”,则天下治也。

“小心谨慎”,继续去做而是有所事事也。

“终于辛日,复始于丁日”,终而复始,此乃天之运行之道也。

说《临》 卦十九

本篇说《临·卦辞》:“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讲政府“大君”对百姓之监临。从“至于八月有凶”来看,可知是监临农业生产和防旱之事。这反映了封建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关心。

《彖》传特别重视“时义”。曰:“豫之时义大矣哉”,“随之时义大矣哉”。“临”正是对农业生产之预计及其运动之跟随。因此,它强调“刚中而应”,认为必须抓住阳气正盛而百物生长相应之时。“至八月”,酷暑行将消退,新谷上场,就不是时候了。

彖曰:“临”,刚浸而长^[1],说而顺^[2]。刚中

而应 [3]。

“大亨”以正 [4]，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 [5]，消不久也 [6]。

注释：

[1] 刚浸而长：“浸”，程颐曰：“渐也。”《临》卦之最下为二阳，其上为四阴。刚，阳也。此是二阳自下而进上也。取象天气日热，白昼渐长，逼近酷暑，青黄不接之时也。

[2] 说而顺：《临》之下卦为兑，说也，通脱，退也。上卦为坤，顺也。承上句“刚浸而长”，可知“说而顺”，谓阴气退而天气和顺也。

[3] 刚中而应：《临》之九二为阳爻，为刚，处下卦之中位。六五为阴爻，为柔，处上卦之中位。是六五之柔应九二之刚，是为“刚中而应”。“刚”，阳也；“中”，正也。取象阳气正盛而百物生长相应也。

[4] “大亨”以正：广泛推行视察以正农业生产。“大亨”，即卦辞“元亨”。承上文“临”，言应大推行视察也。“正”，本事也。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也。

[5] “至于八月有凶”：大概到八月，可能有干旱。参见《临》卦辞注 [2]。

[6] 消不久：酷暑行将消退，新谷登场矣。承上文“刚浸而长”，“刚中”，“至于八月有凶”，可知指酷暑不久就消退，新谷登场，青黄不接之期过，视察就不是时候了。

译文：

彖曰：“视察”。白昼渐长，阴气退而天气和顺。当于阳气正盛而百物生长相应之时。

“广泛推行视察”以正农业生产，此合于天道也。

“大概到八月，可能有干旱”，酷暑行将消退，新谷登场，则

非其时矣。

说《观》 卦二十

本篇说《观·卦辞》：“观舆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论述政治上如何观察。举孔子“观禘”为例，提出了观察标准的问题。在孔子，则是以“周礼”为准的。《周易》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他认为政治上的观察，要区别幼稚的童子之见和妇人的一孔之见。国家大事，要观察本族和他族百姓的意志，也就是要从一国的和他国的现实生活出发。显然是一种正确的进步的立场。

《彖》传持孔子的相同立场。认为那样做，在下的臣民则观而化之矣，可见其保守的思想。然而如果以为这就是《周易》作者的主张，那是未能从《观》之全文来把握作者的思想。

彖曰：大观在上 [1]，顺而巽 [2]，中正以观天下。
“观舆而不荐，有孚颙若” [3]。下观而化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注释：

[1] 大观在上：在上之“大君”应普遍观察。《观》九五为阳爻，为君，居上卦之中位。取象“大君”在上也。其下四爻皆为阴爻，为臣，为民。九五在其上。取象“大君”在上观察众臣民也。“大”犹遍也。是为“大观在上”。

[2] 顺而巽：平易而谦逊。《观》之下卦为坤，为顺。上卦为巽，巽也，

谦逊也，取象“大君”宜抱柔顺，平易近人而谦逊之态度也。

[3]“观舆而不荐，有孚颙若”：“禘”祭只看献酒而不欲看陈荐祭品，那是以礼仪敬顺为标准的。《观》之卦辞，引《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简述。参见《观》注[2]。

译文：

彖曰：在上之“大君”应普遍观察，平易而谦逊，守正道以观察天下。

“禘祭只看献酒而不欲看陈荐祭品，那是以礼仪敬顺为标准的。”则在下之臣民观而化之矣。

观察天之变化法则，而四时运行无差错。“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之人民服从矣。

说《噬嗑》 卦二十一

本篇说《噬嗑·卦辞》：“噬嗑，亨，利用狱。”

古经着重讲脚械、颈械、刖刑、劓刑、断耳之刑、罚金等刑罚和监狱之刑及其施用之故。

《彖》传则首先解释“噬嗑”之所以取象刑罚，特别是刑械之施用。其次，更主要的是注意刑罚施用的区别和政策性。因而告诫施用刑罚者要明察，要宽严分用而威明结合。

最后，《彖》传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认为监狱之所以施用，是平民和奴隶本应安于正道而犯上作乱的缘故。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1]。

“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2]，雷电合而

章 [3]。

柔得中而上行 [4]，虽不当位 [5]，“利用狱”也。

注释：

- [1] 颐中有物，曰：噬嗑：口啮食物，有如刑械咬合，所以叫咬合。《噬嗑》论述刑罚，取象刑械由两片组成，其施用犹人口之咬合也。
- [2] 刚柔分动而明：《噬嗑》之下卦为震，为阳卦，为刚。上卦为离，为阴卦，为柔。刚在下，柔在上，是为“刚柔分动”。刚犹严也。柔犹宽也。取象刑罚之施行，宽严分用也。而宽严之所以分用，决于明察，故曰：“刚柔分动而明”。
- [3] 雷电合而章：震为雷，雷，威也；离为电，电，明也。宽严，威也。宽严之所以分用，明也。两者结合而昭彰，故曰：“雷电合而章。”
- [4] 柔得中而上行：平民和奴隶应安于正道而犯上作乱。《噬嗑》之六二为阴爻，为柔。居下卦之中位。六五为阴爻，为柔。居上卦之中位。是为“柔得中”。取象平民和奴隶应安于正道也。又六二、六三、六五皆为阴爻，为柔。柔由六二上行至六三、六五，是为“柔上行”。取象平民和奴隶不安于其位而犯上作乱也。
- [5] 虽不当位：唯其不安于其位。“虽”，通唯。《管子·君臣下》：“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六二之柔上行至六三，是阴爻犯于阳位；上行至六五，亦如此。是为“不当位”。“不当位”，谓不安于其本来之位也。

译文：

彖曰：口啮食物，有如刑械咬合，所以叫咬合。

“刑械咬合”而“亨通”，乃宽严分用而明察，威明结合而昭彰。

平民和奴隶应安于正道而犯上作乱。唯其不安于其位，所

以“要发挥监狱的作用”。

说《贲》 卦二十二

本篇说《贲·卦辞》：“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传同古经相适应，继《屯》卦的氏族群婚，《蒙》卦“纳妇”，《小畜》卦专偶婚制的个体农户生活，记述这种婚制的迎亲风俗。

古经着重写新郎迎亲打扮和进献彩礼的过程，是典型的风俗篇。

《彖》传则记述专偶婚制，丈夫在家庭里居于尊长的地位，妻子必须文饰以为礼，这是一个转移天下人心风俗而进于新的文明的过程，这是它的社会意义。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1]，故亨。

分，刚上而文柔^[2]，故“小利有攸往”^[3]。

刚柔交错^[4]，天文也。文明以止^[5]，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

注释：

[1] 柔来而文刚：要去迎亲而打扮新郎。《贲》之下卦为离，为阴卦，为柔，又为文；上卦为艮，为阳卦，为刚。是为“柔来而文刚”。《贲》卦记述专偶婚制的迎亲风俗。可知是取象要把新娘迎来而文饰、打扮新郎。“柔”，温柔少女也。“文”，文饰，即今语打扮。“刚”，刚健少男也。

[2] 分，刚上而文柔：名分，丈夫为上而文饰妻子以为礼。“分”，指名

分。“上”，尊长。《礼记·王制》：“尊君亲上。”孔颖达疏：“亲，谓在下亲爱长上。”“文”，文饰以为礼也。《盐铁论·毁学》：“学者所以防固辞，礼者所以文鄙行也。”

[3] “小利有攸往”：新郎前去迎亲吉利。“小”，小子，指新郎。“利”，吉利。“有攸往”，言前往迎亲也。

[4] 刚柔交错：阴阳并陈。“刚”，阳也；“柔”，阴也。天象阴阳并陈，故曰：“刚柔交错，天文也。”《周易本义》正文无此四字。注曰：“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理或然也。”王弼注曰：“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中也。”孔颖达疏：“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则王、孔本均有此四字。郭京本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已据增，今从之。

[5] 文明以止：推致文明。“止”，至也。《诗·鲁颂·泮水》：“鲁侯戾止。”文明以至，言推而致之文明也。

[6] 化成天下：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化”，教化，如潜移默化是也。《管子·七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欲夕乘车”也。

译文：

彖曰：“打扮得好”，要去迎亲而打扮新郎，所以打扮得好。名份，丈夫为上而文饰妻子以为礼。所以新郎以前往吉利。

阴阳并陈，是天文也。推致文明，是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观乎人文，以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

说《剥》 卦二十三

本篇说《剥·卦辞》：“剥，不利有攸往。”

《剥》记述一次洪水泛滥成灾的史况。表明社会已进入奴隶

制阶段。洪水到来，奴隶主贵族坐着车子走了，平民和奴隶没有地方去，坐下来剥食葫芦，听从自然的安排，等待着洪水的淹没。

《象》传同古经相合，作出了相应的训说。但从奴隶主贵族顺应洪水消长而择地居止的行为，引出“君子”注重事物消长盈虚自然运行的规律。这是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结论。

老子从“躁胜寒，静胜热”，引出“认清事物本性，冷静地行为，天下事皆可正”的认识论原则。这是古人善于从日常生活得出认识论原则的范例。

彖曰：“剥，剥也 [1]”，柔变刚也 [2]。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 [3]。

顺而止之，观象也 [4]。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5]。

注释：

[1] “剥”：洪水浸剥。《剥·卦辞》首句。参见古经《剥》注 [1]。

[2] 柔变刚：《剥》卦五阴在下，一阳在上，阴为柔，阳为刚，乃阴柔上涨之势，《剥》卦记述洪水之泛滥，可知柔取象水，刚取象陆。“柔变刚”，乃取象柔水改变刚陆也。

[3] 小人长：平民和奴隶长是没有地方去。承上文“不利有攸往”，言小人长如此也。《剥·上九》：“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是也。

[4] 顺而止之，观象也：顺应洪水消长而择地居止之，乃出于观象。《剥·六五》：“贯鱼以宫”，又《上九》：“君子得舆”是也。奴隶主贵族或避居之富家的宫庭，或坐着车子走了，是观乎洪水消长之象，顺其盈虚之势，而择地居止之也。

[5]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君子”重视事物消长盈虚的自然运行之道也。“尚”，贵也，重视也。“消息”犹消长也。生长为息。“天行”，王引之曰：“天道也。”指天地的自然运行之道。

译文：

彖曰：“剥，洪水浸剥也”，柔水改变了刚陆。

“不便走动”，平民和奴隶长是没有地方去的。

顺应洪水消长而择地居止之，乃出于观象。“君子”重视事物消长盈虚的自然运行之道也。

说《复》 卦二十四

本篇说《复·卦辞》：“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首释“复亨”二字。肯定刚性的往复运动，是人们只能顺应的。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要去企图把“出入”加速。人们行为的正确性，顺应与否，要看人民的趋向。如果人民归服，则说明政策对头。这一点很重要。春秋战国之交的新兴封建君主都懂得这一点。

“往”与“复”的运动有时间性，这是天的法则。

最后以不可改变性释“利有攸往”。谓其所以利用之乃能有所前进，以其不可改变长如此也。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1]。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利有攸往”，刚长也 [2]。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3]？

注释：

[1] 刚反，动而以顺行：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往复运动，行动只能顺应。“刚”，言不可改变，是“反”的定词。“反”，犹“复”也，指客观事物之往复运动，根本的客观规律。“动而以顺行”，动字，指人们的行动；行字，指可行性。言人们的行动而以顺应为可行也。

[2] “利有攸往”，刚长也；“利用之乃能有所前进”，其不可改变性长如此也。“刚”，刚性，言客观物质运动的不可改变性也。“长”，长久。言其不可改变性是长久的。

[3]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往复运动乃宇宙之根本规律吧！“天地”，泛指宇宙也。“心”，轴心，核心，中心也，承上“复”指根本规律。

译文：

象曰：“显著变动返回静态，这是普遍通行的运动”。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往复运动，行动只能顺应。因此，“往与复，其运动，非人所能加速。人民归服，这说明政策没有错。”

“往与复，其运动，以一定时间实现”，这是天之运行法则。

“利用之乃能有所前进”，其不可改变性长如此也。

往复运动乃宇宙之根本规律吧！

说《无妄》 卦二十五

本篇说《无妄·卦辞》：“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

《彖》传讲了三个问题：

一、人的思想是刚性不可改变的东西来于外部世界，而为主于人的头脑之内部世界。这正如马克思说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5页）《彖》传作者是懂得这一点的。

二、人们办事而获大通，那是以其认识和行为“正”，这是天命之当然。“天命”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刚性不可改变的客观物质运动。如果认识和行为不正，就要导致灾祸，是不利于前进的。

三、那末，“无妄作之往欲何往哉？”那就不用回答了。它只是警告说：“天命”不佑助，岂可以行动吗？换句话说，不合于自然法则是不可以行动的。如此而已。

彖曰：“无妄”^[1]，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2]。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3]。

注释：

[1] “无妄”：不轻妄动作。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老子道德经》十六章）参见古经《无妄》注[1]。

[2]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运动来自外部世界而为主于人的头脑的内部世界。“刚自外来”，刚性不可改变，来自外也。指客观的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物质运动。“为主于内”，承上

谓此外来的东西，却为主于头脑之内也。指人的思想只是这个外来的东西之反映而已。

[3] 天命不佑，行矣哉：天命不佑助，岂可以行动吗？“天命”，指自然法则。谓得不到自然法则的佑助，即与自然法则不合也。朱熹注：“盖其逆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周易本义》）

译文：

彖曰：“不轻妄动作”，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正道来源于外部世界而为主于人的头脑之内部世界。行动而刚健，刚健守正而与之相应，大亨通以其行为合正，乃天命之当然也。

“其有不正，则不利有所往”，不轻妄之往欲何往哉？天命不佑助，岂可以行动吗？

说《大畜》 卦二十六

本篇说《大畜·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强调行动刚健而合于实际，能知其所止，顺应乎自然也。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1]。

其德，刚上而尚贤^[2]；能止健，大正也^[3]。

“不家食吉”，养贤也^[4]。

“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注释：

[1] 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行动刚健而合于实际，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有新气象。《大畜》之下卦为乾，刚健也，上卦为艮，为山，厚实

也。“笃”，诚笃，忠实也。《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实”，言诚笃，忠实于实际，亦即合于实际也。《大畜》记述大规模田猎，可知是取象猎人的行动，要刚健而合于实际，在天光山色，相映成辉的环境中，有很大收获。故曰：“辉光日新”也。此句，据《释文》，《周易集解》郑玄、虞翻绝句如此。高亨以《彖》传乃以新、正、贤、天谐韵以证其说，甚是。今从之。

[2] 其德，刚上而尚贤：田猎所以有获得，是刚健之猎人上了山而崇尚其才能。“德”，指田猎之获得也。《大畜》之上卦为艮，为山，为阳卦，为刚。下卦为乾，为天。取象刚健之猎人上山，犹“飞龙在天”也。这是崇尚猎人才的结果。

[3] 能止健，大正也：能知其所止而强健，行事大得其正也。乾，健也；艮，止也。故曰：“能止健。”取象猎人能知其所止，不妄意举动而强健，故其行事乃大得其正也。

[4] “不家食吉”，养贤也：在山上吃饭，吉利，那是馐养贤能的猎人也。“不家食”，大规模田猎，不在家里吃饭，在山里吃饭也。“养贤”，谓送饭到山上给贤能的猎人吃。“养”，馐养也。如《诗·豳风·七月》：“馐彼南亩。”

译文：

彖曰：“大规模田猎”，行动刚健而合于实际，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有新气象。

其所以田猎有得，那是刚健的猎人上了山而其才能得到尊重。能知其所止而强健，行事乃大得其正也。

“在山上吃饭，吉利”，那是馐养有才能的猎人也。

“要小心谨慎”，那是顺应乎自然也。

说《颐》 卦二十七

本篇说《颐·卦辞》：“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彖》传逐句作了精当训说。最后着重强调粮食种植，必须应时。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 [1]。

“观颐”，观其所养也 [2]。

“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3]。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4]。

颐之时，大矣哉 [5]。

注释：

[1] 养正则吉：给养出自正道则吉。“养”，给养，指粮食。“养正”，给养出自正道。指开辟阡陌于荒地，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而不是出自抢劫和掠夺。

[2] 观其所养：观察其给养之所自来。“所”，指事之词，指出动作、行为之出处。《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汉书·食货志上》：“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这里，“所”字与“养”字相呼应而观察其自来也。

[3] 观其自养：观察其自己解决之给养。“自”，“自求”也。“自养”，自求之给养也。即自己所解决而非取诸他人也。

[4]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和万民。春生，夏长，秋熟，冬藏，是天地养育万物也。贤人食禄，“无夺民时”，是“圣人”养育贤人和万民也。此自是从统治者的立场

言之。实乃万民养育贤圣也。

- [5] 颐之时，大矣哉：粮食种植之应时，乃是极重要的。“颐者养也”，养必以食，而食以自求为正。自求就是开荒种植，种植以时。故曰“颐之时，大矣哉”！

译文：

彖曰：“以正道养生吉利”，给养出自正道吉利也。

“观察其所养”，观察其给养之所自来也。

“自求口中之食物”，观察其自己解决之给养也。

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和万民。

粮食种植之应时，那是极重要的。

说《大过》 卦二十八

本篇说《大过·卦辞》：“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彖》传逐句作了精当训说。最后强调要高度注意事物大过其度的时间问题。如栋梁荷载过大，从弯曲到房屋倒塌，有一个过程。注意到了，可以及时抢救，避免危险。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 [1]。

“栋桡”，本末弱也 [2]。刚过而中，巽而说，行 [3]。

“利有攸往”，乃亨。

大过之时，大矣哉！

注释：

- [1] 大者过：大的过度。“大”，古通泰，太。江沅《说文释例》：“古只

作大，不作太，亦不作泰。《易》之大极。《春秋》之大子、大上。《尚书》之大誓、大王王季。《史》、《汉》之大上皇、大后，后人皆读为太，或径改本书，作太及泰。”“大过”即“太过”。“大者过”，言大的过度也。《大过》之中四爻为阳爻，为刚；初，上爻为阴爻，为柔。初上为本末。是中间刚坚而两端弱也。取象栋梁中部负荷太重而两端弱，故弯曲也。

[3]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负荷刚坚过度而在中部，乃顺而失其平直，向下弯曲。《大过》之下卦为巽，为顺；上卦为兑，为说，通脱，失也。是为“巽而说”，取象栋梁之顺其负荷而失其平直，向下行也。

译文：

彖曰：“大过”，大的过度也。

“栋梁弯曲”，两端负荷弱也。负荷刚坚过度而在中部，乃顺而失其平直，向下弯曲也。

“走出室外”，乃吉利。

大过其度的时间，是极重要的。

说《坎》 卦二十九

本篇说《坎·卦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彖》传精当地训说了卦辞。赞赏行险而不失其维系心理之信念，是因其刚健守正也。表现对于平民和奴隶的同情。

然而又感叹于设人为之险以守卫其国家，险之时，作用甚大。平民和奴隶的解放就是很遥远的了！

彖曰：“习坎”，重险也 [1]，水流而不盈 [2]。

“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3]。

“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注释：

[1] “习坎”，重险也：习于险陷，是常铤而走险也。王弼注：“坎，险陷之名也。习谓便习也。”“重”，重复，重迭，多，引申为常。

[2] 水流而不盈：水流相接而不息。《坎》卦两坎相重，坎，水也。是水流相接而不满坎。谓川流不息也。

[3] “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险而不失其信念以维系其心，所以亨通”，是因其刚健守正也。“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即“有孚维心亨”。《坎》之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卦之中位。九五为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是为“刚中”。取象行险之人刚健守正也。

译文：

彖曰：“习于险陷”，是常铤而走险也。如水流相接而不息也。

“行险而不失其信念以维系其心，所以亨通”，是因刚健而守正也。

“行为受尊敬”，以其前去行险有功也。

天之险是其不可升也。地之险是山川丘陵也。王公设人为之险，如周围种有丛棘之地牢和种种酷刑，以守卫其国家。险，适应其时之需要，其作用甚重大。

说《离》 卦三十

本篇说《离·卦辞》：“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彖》传以附着（丽）训离。高度称颂驯化牛马之事业。认为是以双倍明智附着于正道，乃教化而达成天下之移风易俗。

人类从狩猎，圈养，驯化禽兽，形成种种之家禽家兽。较之此前，是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达到了一个新的文明之境。此所谓“化成天下”也。这是先民的伟大创造，而至今人类受其赐。这是确实的。

彖曰：“离”，丽也 [1]。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2]。

柔丽乎中正 [3]，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注释：

[1] 丽：附着。《尔雅》曰：“丽，附也。”王弼注：“丽犹着也。”《说文》：“藋，草木相附藋土而生，从草，丽声。”引《易》曰：“百谷草木丽于地。”

[2] 重明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双倍明智附着于正道，乃教化而达成天下之移风易俗。本卦两离相重，离为日，为明，是为“重明”。重明，双倍之明智也。“化成”，教化而达成也，指教化而达成天下之移风易俗，以进于文明也。

[3] 柔丽乎正：柔顺之牛附着于守正道之人。“柔”，指柔顺之物。《离》卦记述驯化圈养牛马，并曰：“畜牝牛吉”，可知指牛。

译文：

彖曰：“离”，是附着。

日月附着于天，百谷草木附着于土。双倍明智附着于正道。
乃教化而达成天下的移风易俗。

柔顺之牛附着于守正道之人，所以通顺。因此，“畜养母牛吉利”。

《彖》下传注译

说《咸》 卦三十一

本篇说《咸·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

《彖》传以男女止于感应而相爱悦，男卑恭下女以迎亲，乃成夫妇。泛论万物化生，乃天地之感应；天下和平，乃“圣人”德政之感召。天地万物之情，包括人类社会，无不如此。其所以然者，阴柔之气上升而阳刚之气下降，二气感应以相处也。《彖》传总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一切事物。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1]，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2]，男下女^[3]。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注释：

[1] 柔上而刚下：《咸》之下卦为艮，为阳卦，为刚；上卦为兑，为阴卦，为柔。是为“柔上而刚下”。取象阴柔之气上升，而阳刚之气下降，刚柔交感而相应也。

[2] 止而悦：下卦为艮，为止，上卦为兑，为说，悦也。是为“止而

说”。取象二气感应不离而相爱悦也。

[3] 男下女：男卑恭下女，这是古代婚礼之仪式。《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译文：

象曰：“咸”，感应也。阴柔之气上升而阳刚之气下降，二气感应以相处，感应不离而相爱悦。于是男卑恭下女以迎亲。因此，“相通有利于举事而聚女吉祥”也。

天地感应而变化生成万物，“圣人”以德政感召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以感应，则天地万物之情可以见矣。

说《恒》 卦三十二

本篇说《恒·卦辞》：“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卦、爻辞论述举事要有恒，同时指出“恒”亦有两重性。

《象》传从哲学高度论证“恒”的道理：

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客体运动是永恒不歇的；

二、“刚上”，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体运动，它的必然性，有如“君上”。这就是说它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

三、“柔下”，人柔以顺应这一“刚”。人之顺应，有如“臣下”。这就是说，它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因素；

四、“雷风相与”，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体运动有如雷行，人之顺应有如风从，两者相辅相成；

五、“巽而动，刚柔皆应”。后顺以动，客体与主体要求全相适应；

六、如此，“圣人”坚持这一正道，天下才获得教化而达成移风易俗；

七、世间一切事情，要观察其所以持久运行之道，则可以见其情矣。

彖曰：“恒”，久也。

刚上而柔下^[1]，雷风相与^[2]，巽而动，刚柔皆应^[3]，恒。

“恒，亨，无咎，利贞”^[4]，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5]。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注释：

[1] 刚上而柔下：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体运动是为主之因素而人之顺应为派生行为。《恒》之下卦为巽，为阴卦，为柔；上卦为震，为阳卦，为刚，是为“刚上而柔下”。“刚”，取象不可改变之物，即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体运动；“上”，言其有如“君上”，为主之因素也。“柔”，取象人之顺应；“下”，言其有如“臣下”，即由“刚”所派生也。

[2] 雷风相与：不可改变之客体运动有如雷行，人之顺应有如风从，两者相辅相成。震为雷，巽为风，是为“雷风相与”。又震为阳卦，刚

也，取象不可改变之客体运动也。又巽为阴卦，柔也，取象人之顺应行为。刚体运动与人之顺应行为，共相助成之义。

- [3] 巽而动，刚柔皆应：后顺以动，客体与主体全相适应。巽，顺也；震，动也，是为“巽而动”，取象后顺以动，亦《坤·卦辞》：“后得主利”，《彖》说：“后顺得常”也。《恒》卦六爻皆相应。初六、九四；九二、六五；九三、上六皆同位爻而刚柔相应也。取象客观、主体全相适应也。
- [4] “恒，亨，无咎，利贞”：有恒心，乃能通达，不犯过错，利在坚持正道。此引《恒》卦辞。“利贞”，考虑到“恒”亦包含着两重性，如“浚恒，贞凶，无攸利”，解为坚持正道，则关照其反面而能持久之也。
- [5] 天下化成：天下得教化而成移风易俗。以其教化之所成，达到了移风易俗之目的。故言移风易俗，即是其所成也。

译文：

彖曰：“恒”，是持久。

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体运动是为主之因素，而人之顺应是派生行为。客体运动有如雷行，人之顺应有如风从，相辅相成。后顺以动，客体、主体全相适应，乃能持久。

“有恒，乃能通达，不犯过错，利在坚持正道”，谓持久地守其正道也。天地的法则，持久连续不已也。

“利在有所前进”，谓终而复始也。

日月得天之道而能久照；四时变化乃能长久运行；“圣人”持久地坚持正道，天下获得教化而成移风易俗。观察其所以持久，而天下万物之情可以见矣。

说《遁》 卦三十三

本篇说《遁·卦辞》：“遁亨，小利贞。”

《彖》传支持政治黑暗时的退隐思潮。认为君子在外，处江湖之远，始当其位；而小人在内，居庙堂之高，以应之。虽“独善其身”是“小利”，乃小人之道逐渐成长所迫也。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

刚当位而应 [1]，与时行也 [2]。

“小利贞” [3]，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注释：

- [1] 刚当位而应：君子当外位而小人居内位以应之。《遁》之九五为阳爻，为刚，居外卦之中位，是为“刚当位”。取象君子在外，处江湖之远，始当其位也。又六二为阴爻，为柔，居内卦之中位，是六二之柔居内应之也。取象小人在内，居庙堂之高，以应之也。
- [2] 与时行：是政治黑暗时之行为。“与”，犹当也。“时”，承“遁亨”，可知指政治黑暗之时也。孔子曰：“蘧伯玉，君子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邦无道”，言政治黑暗也。“卷而怀之”，退隐也。“行”，行为，指退隐。
- [3] “小利贞”：独善其身虽小利。“小利贞”，本义为于举事有小利。承“遁亨”，可知指退隐后之后果言之也。孟子曰：“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退隐之后，只能“修身见于世”，“独善其身”也，故为“小利”也。

译文：

彖曰：“退隐亨通”，谓唯有退隐乃亨通也。

君子当外位而小人居内位以应之，是政治黑暗时之行为也。

“独善其身虽小利”，小人之道逐渐成长也。退隐之时义甚重大！

说《大壮》 卦三十四

本篇说《大壮·卦辞》：“大壮，利贞。”

《彖》传从“大壮，利贞”出发，抓住“贞”字从哲学意义上作了发挥。

“贞”者正也。言捕捉的公羊很壮实，利于把畜牧业办正。凡事能办正，办得很正，则天地之自然法则可以见矣。

这是说人们办事，所以能办正，办得很正，那是由于遵循了天地之自然法则的缘故。王弼《老子道德经》三十八章注曰：“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如此而已。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

刚以动，故壮 [1]。

“大壮利贞”，大者正也 [2]。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3]。

注释：

[1] 刚以动，故壮：公羊刚健有力以动，所以追捕很凶，伤了脚；篱笆被撞破，又被大车的轮子撞伤。《大壮》之内卦为乾，健也，刚也；

外卦为震，动也。是为“刚以动”。取象公羊刚健有力以动也。“壮”，“大者壮也”已释“大壮”。这里当借为戕，伤也。《初九》曰：“壮于趾，征凶”也。《九四》曰：“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也。言公羊伤了脚，追捕很凶，才捉到。篱笆被撞破，没有卡得住，跑出去，又被大车的轮子撞伤也。

[2] 大者正也：畜牧业大办好也。《大壮》记述捕捉壮实的公羊，利于把畜牧业办好。此言可大办好也。《逸周书·尝麦》篇说：“王命大正正刑书。”“大正”是主管“刑书”的官。“正刑书”是说要把刑书的事办好。“正”是把事情办正、办好的意思。

[3] 正大，天地之情可见矣：把事情办好，办得大好，则天地之自然法则可以见矣。承上“大者正也”，“正大”以倒装句出之，加重语气之词也。“天地之情”指天地之自然法则也。言事情所以能办好，办得大好，由于遵循了天地之自然法则也。

译文：

彖曰：“捕捉的公羊很壮实”，大是言其很壮实也。

公羊刚健有力以动，所以追捕很凶伤了脚；篱笆被撞破，又被大车的轮子撞伤。

“捕捉的公羊很壮实，利于把畜牧业办好”，畜牧业可大办好也。

凡事能办好，办得大好，则天地之自然法则可以见矣。

说《晋》 卦三十五

本篇说《晋·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卦辞、爻辞记述康侯的胜利，一是指挥正确，军队纪律好，不虏掠敌国平民的财物。二是敌人的无能，对进攻不知所守，一

击即溃。

《彖》传着重描述乘破晓之时，隐伏前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1]，顺而丽乎大明^[2]，柔进而上行^[3]。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4]也。

注释：

[1] 明出地上：《晋》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离，日也，为明。是为“明出地上”。取象日出地上的破晓时分也。

[2] 顺而丽乎大明：又坤，顺也。离为日，大明也。是“顺而丽乎大明”。《晋》卦记述战争，可知取象趁敌人无备而乘熹微之晨光也。顺犹趁也。丽，附丽，犹乘也。

[3] 柔进而上行：《晋》之初、二、三、五爻为阴爻，为柔，柔由初爻上升至二、三、五爻，是为“柔进而上行”也。柔，阴也。取象隐伏前进而突然袭击也。

[4]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注译参见古经《晋》注[1]、[2]、[3]、[4]、[5]。

译文：

彖曰：“晋”是进攻。日出地上的破晓时分，趁敌人无备而乘熹微之晨光，隐伏前进而突然攻击。因此，“康侯用于进献俘获的军马很多，一日多次取胜”。

说《明夷》 卦三十六

本篇说《明夷·卦辞》：“明夷，利艰贞。”

《彖》传分别举文王、箕子之史故，以说明处于政治黑暗时代“用晦”之必要。

彖曰：明入地中〔1〕，“明夷”。

内文明而外柔顺〔2〕以蒙大难，文王以之〔3〕。

“利艰贞”，晦其明也〔4〕。内难而正其志，箕子以之〔5〕。

注释：

〔1〕明入地中：《明夷》之下卦为离，为日，为明；上卦为坤，为地。是为“明入地中”。取象把真情隐蔽，而示人以假象也。

〔2〕内文明而外柔顺：内有明智之心而外有柔顺之貌。又离为文明，坤为柔顺。文明指内心明智也。柔顺指持身之态度也。

〔3〕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以此承受大难，文王是如此。殷纣曾囚文王于羑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纣囚文王七年。”《太平御览·人事部》引《尸子》：“文王幽于羑里。”《吕氏春秋·首时》：“文王不忘羑里之丑。”《韩非子·喻老》：“文王见置于王门。”《战国策·赵策》：“纣拘文王于羑里。”《竹书纪年》：“帝辛囚西伯于羑里。”《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闾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乃赦西伯。”是“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也。

〔4〕晦其明：隐蔽其真情。“晦其明”，犹“明入地中”也。

〔5〕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内遭政治黑暗之国难而能坚持正道，箕子是如此。箕子谏纣，纣怒，贬之为奴。箕子佯狂，纣又囚之。《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庄子·大宗师》、《释文》引《尸子》：“箕子，胥余漆体而为厉，披发佯狂。”又

《外物》：“箕子狂。”《战国策·秦策》：“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吕氏春秋·必已》：箕子狂。《史记·殷本纪》：“纣剖比干，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释箕子之囚。”是“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也。

译文：

彖曰：真情隐蔽，是“用晦”。

内有明智之心而外有柔顺之貌，以此承受大难，文王是如此。

“对艰难之举事有利”，隐蔽其真情也。内遭政治黑暗之国难，而能坚持其正道，箕子是如此。

说《家人》 卦三十七

本篇说《家人·卦辞》：“家人，利女贞。”

《彖》传以女内男外，各以正道安位尽责，则家道正。家道皆正，则天下定，发挥儒家的伦理思想。此亦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之义也。《周易》之所取也。于是“顺性命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道与儒乃得到统一。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1]，男女正，天下之大义也。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注释：

[1]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以正道安位尽责于内，男以正道安位尽责于外。《家人》之《离下·六二》以阴爻居内卦之中，是阴当位，阴，女也；居中，正也；是为“女正位乎内”也。《巽上·九五》以阳爻居外卦之中，是阳当位，阳，男也。居中，正也；是为“男正位乎外”也。

译文：

彖曰：“家里人”，女以正道安位尽责于内；男以正道安位尽责于外。男女各以正道安位尽责，乃天地间之大义也。

家里人有尊严之君，乃父母之称谓也。父如其为父，子如其为子，兄如其为兄，弟如其为弟，夫如其为夫，妇如其为妇，则家里人各以正道安位尽责。家里人都各以正道安位尽责，则天下安定矣。

说《睽》 卦三十八

本篇说《睽·卦辞》：“睽，小事吉。”

《彖》传同古经一样认为事物乖异而统一。如火焰燃于上，泽水流于下。二女同居，情妒而志必不合。此言事物之乖异也。

然而乖异而统一，如君臣上下固相乖异；倘使臣下以愉悦态度依附于明君，乃能柔顺前进而可上升。此言事物之统一也。

何言小事吉利？以臣下依附于上，同而不和也。这是作者认为有更高的统一也。此乃不同之一，此之谓“和”也。晏子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

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晏子春秋·景公谓梁丘据与己和晏子谏》篇）是也。如此，则于大事吉利。

终归事物无不乖异而统一，睽以时而合亦以时也。天地悬隔，阴阳二气以时睽合而万物生成；男女有别，性异职分，而配成家室，其志则通；万物殊形，而互相依存，其事则类。故曰：“睽之时用大矣哉！”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1]。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2]。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3]。得中而应乎刚^[4]，是以“小事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5]。睽之时用大矣哉！

注释：

[1] 火动而上，泽动而下：火焰燃于上，泽水流于下。《睽》之下卦为兑，为泽；上卦为离，为火。火在上燃，泽在下流，两相乖离也。

[2]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女同居，情妒而志必不合。《说卦》传说：“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是中女、少女同居，共事一夫，情妒而志不合也。

[3]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臣下愉悦依附于明君，柔顺前进而上升。《睽》之下卦为兑，为说，悦也；上卦为离，为日，明也。下卦丽于上卦，取象臣下以愉悦态度依附于明君也。又《睽·六三·六五》为阴爻，为柔。柔由三爻上升到五爻，是“柔进而上行”。取象臣下乃能柔顺前进而上升也。

[4] 得中而应乎刚：臣下以正道而应君上。《睽·六五》为阴爻，为柔居

上卦之中位，是为“柔得中”；《九二》为阳爻，为刚，六五之柔应九二之刚，是为“柔应乎刚”。取象臣下守正道以应君上也。

[5]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天地悬隔而化生之事则同也；男女有别而成家之志通也；万物殊形而依存之事类也。孔颖达疏：“天高地卑，其体悬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则同也；男外女内，分位有别，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则通也；万物殊形，各自为象，是万物睽也，而均于生长，其事即类。”

译文：

彖曰：“事物乖异而统一”。火焰燃于上，泽水流于下。二女同居，情妒而志必不合。

然而臣下愉悦而依附于明君，乃能柔顺前进而上升。臣下以正道而应君上，则于小事吉利。

天地悬隔而化生之事则同也；男女有别而成家之志则通也；万物殊形而依存之事则类也。乖异而统一之时用甚重大！

说《蹇》 卦三十九

本篇说《蹇·卦辞》：“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彖》传认为见艰险必须知其所止。乃得其正道，迎难而上，则吉。失其正道，则穷。并宜“利见大人”，即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如此举事，则可以正国。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1]。见险而能

止 [2]，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3]。“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4]。“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 [5]。

蹇之时用大矣哉！

注释：

[1] 险在前：艰险在前。《蹇》之上卦为前卦，为坎，险也。下卦为后卦，为艮，山也。是“险在前”也。取象有艰险在人之前也。

[2] 见险而能止：见艰险而能知其所举。又艮，止也。其前为坎险，是为“见险而能止”。取象人在艰险之前而能知其所举也。“止”，至也。《诗·鲁颂·泮水》：“鲁侯戾止。”至，行为之所至，即知该如何举事也。止训停止，非是。

[3] “蹇，利西南”，往得中：艰难，利于西南文王，迎难而上是得其正道。“利西南”，文王国在西南，凡事“后顺得常”，故“往得中”也。中，正也。参见古经《坤》卦注 [5]。

[4] “不利东北”，其道穷：艰难，不利东北殷纣，是失其正道而穷。“不利东北”，纣都东北，“先迷失道”，故“其道穷”也。参见古经《坤》卦注 [5]。

[5] 当位，“贞吉”，以正邦：当其位，“举事吉利”，可以正国。《蹇·九五》为阳爻，阳位，取象君居君位。《六二》为阴爻，阴位，取象臣居臣位，是为“当位”。言知“后顺得常”以处理艰难之事，其人，当其位，则可以正国也。邦，国也。

译文：

彖曰：“蹇”，是艰难，是艰险在前也。见艰险而能知其所举，岂不智慧吗？

“艰难，有利西南文王”，迎难而上是得其正道也。“不利东北殷纣”，是失其正道而穷也。“要向有经验的人请教”，迎难而上则有功也。当其位，“举事吉利”，则可以正国也。

艰难之时用甚重大！

说《解》 卦四十

本篇说《解·卦辞》：“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彖》传从人事之分析训解。从时令之解冻，百果草木破甲壳发芽引出结论说：“解之时大矣哉”。这是说人之于分析，必须把握事物运动以及人事之行动时机也。

天时解冻，百果草木破甲壳发芽以时，这是明白的。动于险之外，“动而免乎险”，这里，亦蕴含一个时机问题。抢在险前，则在险外；过则动而不免乎险矣。“有攸往，夙吉”，言狩猎趁早，禽兽都出来觅食，则“往有功”也。

老子说：“心善渊，……动善时”（《老子道德经》八章）也，如此而已。

彖曰：“解”险以动^[1]，动而免乎险，解。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2]。

“其来复吉”，乃得中也^[3]。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4]。

解之时大矣哉！

注释：

- [1] 险以动：险外以动。《解》之内卦为坎，险也。外卦为震，动也。是为“险以动”，险外以动也。
- [2] “利西南”，往得众：“去西南田猎有利”，前去获得众多。卦辞、爻辞记述田猎，可知指去西南田猎也。《九二·六三》爻辞曰：“田获三狐”，“负且乘”，是“往得众”也。
- [3] “其来复吉”，往得中：其往返吉利，去的路程适中。“其来复”是“无所往其来复”之省，言往返没有多少路可走也。故曰：“往得中”。得中，适中也。
- [4]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破甲壳发芽。“甲坼”，言草木种子甲壳开裂而发芽。孔颖达疏：“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开坼，莫不解散也。”

译文：

彖曰：“分析”，险外以动，行动而免除危险，这在于分析。

“分析，去西南田猎有利”，是前去获得众多也。

“其往返吉利”，是去的路程适中也。

“要去就早好”，是前去有功效也。

天地解冻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破甲壳发芽也。

分析把握时机甚重要！

说《损》 卦四十一

本篇说《损·卦辞》：“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传明确指出“损平民益贵族”，其制度乃上层贵族所

行也。

祭祀用牲减损到二簋器，那是适应政治时势的。是“损贵族益平民，亦有时行之矣”。

总之，道有经权，损之益之，盈之虚之，与时俱行也。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1]。

“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 [2]。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注释：

- [1] 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平民益贵族，其道乃上层贵族所行。《损》之上卦为艮，山也；下卦为兑，泽也。山喻贵族，泽喻平民，贵族高居民上，对平民征赋税，征力役，是“损下益上”也。平民对贵族纳赋税，出力役，以供养贵族，是“益上”也。“损下益上”，其制度乃上层贵族所行也。
- [2] 损刚益柔有时：损贵族益平民亦有时行之。又艮为阳卦，刚也；兑为阴卦，柔也。刚喻贵族，柔喻平民。“损刚益柔有时”，取象损贵族益平民亦有时行之也。

译文：

彖曰：“损”，损平民益贵族，其道乃上层贵族所行也。

“减损祭祀用牲”。那要“守信，那是大吉的，没有错，可以举办，利于推行。臣民乞求这样做。二簋器牲是可用于祭祀的”，适应政治时势，是损贵族益平民亦有时行之也。

或损或益，或盈或虚，与时俱行。

说《益》 卦四十二

本篇说《益·卦辞》：“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古经本记述晋国增援卫国以解狄围之战争。

《彖》传则承说《损》：“损刚益柔有时”而发挥之。认为损贵族益平民，“益动而巽”，顺乎民心。如“天施地生，与时偕行”，是根据时势决定的。与经义不合。

如《论语·子路》把“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九三》）当作行为修养之辞，讲做人要有恒心和毅力与“打猎不是常有获得，有时要接受馈赠”的本义不合一样，从字面出以己意说《易》在《彖》传这是首例。

彖曰：“益”，损上益下^[1]，民说无疆。自上下下^[2]，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3]。益动而巽^[4]，日进无疆。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5]。凡益之道，与时偕行^[6]。

注释：

[1] 损上益下：损贵族益平民。承说《损》：“损刚益柔”言之。《益》之下卦为震，阳也，为刚；上卦为巽，阴也，为柔。是“损上益下”，即为“损刚益柔”，指减损贵族祭祀用牲而益平民也。

[2] 自上下下：由贵族向下实施于平民。言“益下”，由贵族实施于下之平民也。

[3]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如渡大河，乘舟航行。《益》之上卦为巽，

木也；下卦为震，动也。是木以动也。木，舟也，即象乘舟航行也。

[4] 益动而巽：益平民之行动而顺乎民心。“益动”，承上指减损用牲有益于平民之行动也。“巽”，顺也，顺乎民心也。与上文“民说无疆”正相呼应。

[5]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天地化生，施益普遍。天地阴阳之气交感，春生夏长，是天施予万物，地生育万物也。“方”犹域也。又《广雅·释诂》：“方，类也。”言天地益万物，不分地域和物类，甚普遍也。

[6]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凡施益之道，与时俱行。天地化生万物，春生夏长，应时而益之也。政治上“损刚益柔有时也”。

译文：

彖曰：“益”，损贵族益平民，平民喜悦得很。由贵族向下实施于平民，则其道大为光明矣。此有利于前进，以其合于正道而得吉庆也。如渡大河，乘舟航行也。“益”之行动而顺乎民心，则日进不已也。

天地化生万物，施益普遍，凡施益之道，与时俱行。

说《夬》 卦四十三

本篇说《夬·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传着重描述荀林父帅师救郑，在援兵派出之后，“王庭”没有一点警戒和战争气氛，还在“刚健而喜悦，决斗而和平”地跳着武舞，一旦消息传来，出击不利的惊慌状态。此晋国之所以必败，实非荀林父一人之失也。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 [1]。

健而说，决而和^[2]，“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3]。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4]。“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5]。

“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6]。

注释：

[1] 刚决柔：强楚与弱晋之决战。古经记述“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则是刚强之楚国与柔弱之晋国的决战。

[2] 健而说，决而和：刚健而喜悦，决斗而和平。“说”，通悦；“决”，决斗之武舞也。此描绘“夬扬于王庭”之“夬”也。“夬”，快本字，言其武舞之欢快也。

[3] 柔乘五刚：柔美地挥动着种种武器。“柔”，舞姿之柔美也。“乘”，驾御，引申为挥动。“五刚”，言种种刚性之武器也。《诗·大雅·公刘》：“舞干戚扬”是也。干为干戈，戚为斧钺，均为古代兵器。

[4] 其危乃光：其危急乃广为传播。承上言“孚号有厉”之危急消息，乃广也。“光”通广。《书·尧典》：“光被四表。”

[5] 所尚乃穷：其所依仗之援兵，乃遭挫败。承“不利即戎”，可知其所“尚”之援兵，“出击”而穷也。“尚”尊尚，引申为依仗；“穷”，使之处于困境也，即遭受了挫败。

[6] 刚长乃终：敌方刚强之优势乃可克服。“刚长”，指敌人刚强之长处也。“终”，结束，完了，引申为克服。

译文：

彖曰：“夬”，是决战，是强楚与弱晋之决战。

刚健而喜悦，决斗而和平，“举起兵器在王庭跳舞”，柔美

地挥动着种种武器。

“由于呼号严厉”，其危急乃广为传播。“从邑里传来，出击不利”，是所依仗之援兵已遭挫败。

“要派兵去增援”，敌方刚强之优势才可克服。

说《姤》 卦四十四

本篇说《姤·卦辞》：“姤，女壮，勿用取女。”

《彖》传同古经一样，主张妇女讲贞操，男子必须娶守正之女。一女而与数男相爱，不可长相守，则不可娶也。男子该怎样呢？没有讲，似乎是例外。事实上也是例外。此男女不平等，人伦道德带有封建性由来久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1]。“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2]。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3]。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4]。姤之时义大矣哉！

注释：

[1] 遇也，柔遇刚也：女与男相爱，一女而与数男相爱也。《姤·初六》为阴爻，柔也，取象少女；以上均为阳爻，刚也，取象少男。是女出而上行所遇爱者皆男也。王弼注：“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也。“五”，泛言“数”也。

[2] 不可与长：不可与之长相守。承上“柔遇刚”，朝秦暮楚，情不专一，则不可与之长相守也。

[3]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天地阴阳二气相遇合，万物乃得化生。孔颖

达疏：“遇之为义，不可废也。天地若各亢所处，不相遭遇，则万品庶物，无由彰显。必须二气相遇，乃得化生。”“咸”，皆也。“章”，彰显，指万物化生得以彰显也。章通彰。

[4]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男子娶守正之女，天下人伦之化乃大行。孔颖达疏：“若刚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则“刚遇中正”，言男子娶守正之女也。

译文：

彖曰：“姤”，女与男相爱也，一女而与数男相爱也。“不要娶这样的女人”，不可与之长相守也。

天地阴阳二气相遇合，万物乃得化生。男娶守正之女，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遇合之以时，其意义甚重大。

说《萃》 卦四十五

本篇说《萃·卦辞》：“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传认为用牛牲代替人牲是顺乎人心，合乎正义的。这一聚会是事物发展过程一定阶段的本质表现。天地间万物之情，都有这种情况。从而提出观察天地万物所聚有以见其情的思想，值得重视。

彖曰：“萃”，聚也^[1]。顺以说，刚中而应^[2]，故聚也。

“王假有庙”，致孝享也。

“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3]。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4]。

注释：

- [1] 聚：聚会。记述用牛牲代替人牲祭祀的聚会。古经记述祭祀聚会如此，所谓“用大牲吉”也。然而，由于俘虏不知情，仍以为祭祀会用人牲而逃跑，终被抓回来而又用作了人牲，以致此项变革未能实现。
- [2] 顺以说，刚中而应：顺乎人心而喜悦，刚毅合于正道而得响应。言用牛牲代替人牲的事，顺乎人心大家都高兴，坚决支持这个正义的变革，而表示赞成。这说明生产力已显著提高，劳动的创造，除养活自己外，还有剩余，劳动力已感到特别需要。于是俘虏留下作为奴隶已提到议事日程。古经记载的正是这个血的痛苦的转变过程。
- [3] “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利于会见氏族头人的祭祀，以其举行正义变革而聚会也。此句与上文“刚中而应”，正相呼应。
- [4] 观其所聚，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察其所聚，天地万物之情可以见矣。用牛牲代替人牲的祭祀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由此产生的原始先民的思想转变和进步。天地间其物之发展，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and 过程，观察其所聚，“原始要终”，则可知其情矣。

译文：

彖曰：“聚会”，记述用牛牲代替人牲祭祀的聚会。顺乎人心而喜悦，刚毅合于正道而得响应，所以聚会也。

“王来到祖庙”，表达其孝祖的祭祀也。

“利于会见氏族头人的祭祀”，以正义而相聚也。

“用牛牲代替人牲吉利，要推行”，是顺乎天命也。

观察其所聚，则天地间万物之情可以见矣。

说《升》 卦四十六

本篇说《升·卦辞》：“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传认为祭祀人牲的使用，是“以时”升也。周穆王南征获胜，用于会合军事指挥员，有庆战胜之功，刚强处于战胜者的地位，得到本民族的响应。俘虏乃被迫跪伏而屈从，只得听其宰杀了。是一幅多么残酷的血的图画呢！

彖曰：柔以时升^[1]，巽而顺^[2]，刚中而应^[3]，是以“大亨”。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4]。

“南征吉”，志行也^[5]。

注释：

[1] 柔以时升：祭祀人牲使用因战争时局而上升。《升·初六》为阴爻，为柔；四、五、上爻亦为阴爻，为柔。柔由初爻上升至四爻、五爻、上爻，是为“柔以时升”。《升》卦记述奴隶主贵族因战争祭祀人牲使用上升。可知“柔”取象祭祀使用之人牲也。以其为战俘而柔弱也。

[2] 巽而顺：被迫跪伏而屈从。《升》之内卦为巽，篆文象二人跪地，《杂卦》传说：“巽，伏也。”外卦为坤，顺也。取象人牲被迫跪伏而屈从也。

[3] 刚中而应：刚强处于正位而有响应。《升》之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卦之中位，是为“刚中”。六五为阴爻，为柔，居上卦之中位，同

位爻刚柔相应，是为“刚中而应”。“中”，正也。取象奴隶主贵族刚强处于正位而有人响应也。

[4]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用于会合军事指挥员，不必怜恤”，有庆战胜之功也。言战争取胜，军事指挥员大会合，用人牲祭祀，不用怜恤他们，那是为了庆祝军功也。

[5] “南征吉”，志行也：“周穆王南征取胜”，其壮志得以完成也。参见《升》卦注 [4]。

译文：

彖曰：“祭祀人牲使用因战争时局反而上升。俘虏跪伏而屈从，奴隶主贵族处于正位而有响应，因此得以“大行”。

“用于会合军事指挥员，不必怜恤”，有庆战胜之功也。

“周穆王南征得胜”，其壮志得以完成也。

说《困》 卦四十七

本篇说《困·卦辞》：“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传阐释精辟，并进一步作了发挥和补充。

奴隶主贵族认为施以种种刑罚，俘虏、奴隶和平民之志可夺也。

《彖》传说：“不然”，有“君子”者在焉。处险而不改其乐，陷困而不失其所，险困而通。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不是用言语可以免除其困苦的，徒尚口说，更致穷困”！

作者对奴隶和平民表现了深刻的同情。

彖曰：“困”，刚揜也 [1]。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 [2]，其唯君子乎！

“贞，大人吉”，以刚中也 [3]。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4]。

注释：

[1] “困”，刚揜也：施以种种刑罚，刚毅之气可夺也。《困》卦记述奴隶主贵族对于俘虏、奴隶和平民的残酷镇压，有刑杖、监禁、绑在石上或装在囚车内示众，用作祭祀人牲等，此所以为“困”也。参见《困》卦注 [1]。“刚”，指被困之俘虏、奴隶和平民的刚毅之气也。“揜”，夺去，使丧失。《淮南子·汜论训》：“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揜其气也。”

[2]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处险而不改其乐，陷困而不失其所，“险困而通”。《困》之下卦为坎，险也。上卦为兑，说（悦）也。是为“险以说”。取象处险而不改其乐也。王弼注：“处险而不改其说，困而不失其所，亨也。”“亨”，承“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言险困而通也。是《彖》传的发挥。

[3] “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施刑之举事，对奴隶主贵族有好处”，以其刚强处于统治地位也。“贞”字前省“亨”字。承上文“困”，言施以种种刑罚之举事也。“刚”，言奴隶主贵族势力刚强也。“中”，正也。言奴隶主贵族处于统治地位也。

[4] “有言不信”，尚口穷也：处困有理由不得申辩，徒尚口说，乃致困穷也。“有言不信”，参见《困》卦注 [3]。孔颖达疏：“处困求通，在于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说，更致困穷。”“处困求通，在于修德”，这是站在统治者方面说的。所谓“修德”，无非是指不犯上作乱而已。不合《彖》传本义。“非用言以免困”，当“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也，坚持气节，善于斗争，才是出路，此言反动统治

之致极也。

译文：

彖曰：“施以种种刑罚”，刚毅之气乃可夺也。

处险而不改其乐，陷困而不失其所，“险困而通”，大概只有君子能做到吧！

“施刑之举事，对于奴隶主贵族有好处”，以其刚强处于统治地位也。

“陷险困有理由不得申辩”，徒尚口说，乃致困穷也。

说《井》 卦四十八

本篇说《井·卦辞》：“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彖》传以分句阐说的形式，巧妙地描述了井田封邑制的败落。

井田封邑制的兴衰，水井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因为水井养人固不可穷也。

然而水井干涸淤塞无人挖淘！

尽管邑主有调换，由于奴隶制强硬僵化，处于统治地位，邑主们改调封邑不改变井田数，调来调去，封邑井田相等，他们“无丧无得”，一样尸位素餐，养尊处优，不干事！终致水井的汲瓶也坏了，水井彻底垮了。这无疑是说井田封邑制彻底崩溃了！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1]。井养而不穷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 [2]。

“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3]。

“羸其瓶”，是以凶也。

注释：

[1] 巽乎水而上水，井：木瓶入于水而汲上水，是水井。《井》之下卦为巽，木也，又入也；上卦为坎，水也。是木瓶入于水而汲上水也。

[2]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邑主改调封邑不改变井田数”，那是奴隶制强硬僵化处于统治地位也。王弼注：“以刚处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变也。”孔颖达疏：言“二五以刚居中”也。“刚”取象奴隶主贵族强硬僵化也。“中”，正也。取象其居于统治地位也。

[3] “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邑主调来调去，调去封邑井田与调来封邑井田相等。水井干涸淤塞不挖淘”，新旧邑主未有功也。“往来井井”四字，王弼注本无。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据《周易集解》本补，是也。今从之。承上文“改邑不改井”，可知为调去封邑井田与调来封邑井田相等也。邑主有调换，而尸位素餐，养尊处优，都不干事，“未有功也。”

译文：

彖曰：木瓶入于水而汲上水，是水井。水井养人固不可穷也。

“邑主改调封邑不改变井田数”，那是奴隶制强硬僵化处于统治地位也。

“邑主调来调去，调去封邑井田与调来封邑井田相等。水井干涸淤塞不挖淘”，新旧邑主未有功也。

“汲水瓶也坏了”，因此，很糟糕！

说《革》 卦四十九

本篇说《革·卦辞》：“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彖》传赞成变革和革命。

在自然界，“水火相息”，总是一物克一物。天地间之气候，
由于寒暑递革，乃形成春夏秋冬四季。

在社会里，“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家庭就要变化。汤
放桀，武王伐纣，顺乎天命而应乎人心。

结论是变革和革命之应时，意义甚重大！

彖曰：“革”，水火相息^[1]；二女同居，其志不相
得^[2]。曰：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3]，文明以说，“大亨”以
正^[4]，革而当，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5]，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之时大矣哉！

注释：

[1] 水火相息：水火相灭。《革》之下卦为离，火也；上卦为兑，泽也。

泽有水。水在火上，水大于火，则火灭；火大于水，则水灭，是为
“水火相息”。“息”，灭也。凡事，一物克一物也。

[2]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二女同居，其志相妒。兑为长女，离为中
女，同居共夫，其志相妒。

[3]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祭祀日仍用俘虏作人牲”，变革而确实执
行之。“巳日乃孚”，见《革》卦注[1]。“信”，确实，如信而有征。

《左传》昭公元年：“子皙信美矣。”

[4]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文明而使人悦服，“大推行”以纳入正道。

《革》之下卦为离，文明也；上卦为兑，说（悦）也，是为“文明以说”。取象变革进入新的文明境界而使人悦服也。“大亨”，大亨通，大推行也；“以正”，以纳入正道也。

[5] 汤武革命：汤放桀，武王伐纣，应时革命。《史记·夏本纪》：“桀不务德，……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殷本纪》：“纣愈淫乱不止，……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译文：

彖曰：“革”，水火相灭；二女同居，其志相妒，故谓之革。

“祭祀日仍用俘虏作人牲”，变革而确实执行之，文明而使人悦服。“大推行”以纳入正道，变革而得当，则不会后悔矣。

天地间之气候，由寒暑递革而四季形成，汤放桀，武王伐纣，应时革命，顺乎天命而应乎人心。变革和革命之应时，其意义甚重大。

说《鼎》 卦五十

本篇说《鼎·卦辞》：“鼎，元吉，亨。”

《彖》传从鼎之用于烹饪，联系到祭祀上帝，供养圣贤。圣贤谦逊睿智，得正道，顺天循命，乃得亨通，则与主题无关矣，此按爻位说《易》之流弊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 [1]，亨饪也 [2]。

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巽而耳目聪明^[3]，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4]，是以“元亨”。

注释：

- [1] 以木巽火：以木入火。《鼎》之内卦为巽，木也，又入也；外卦为离，火也。是木在火内，即以木入火也。
- [2] 亨饪：烹饪食物。“亨”，烹本字。《周礼·天官·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诗·幽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饪”，《仪礼·士昏礼》：“皆饪。”孔颖达疏：“饪，熟也。”
- [3] 巽而耳目聪明：谦逊而耳目聪明。《鼎》之下卦为巽，谦逊也；上卦为离，聪明也。取象圣贤为人谦逊而耳目聪明也。
- [4] 得中而应乎刚：得正道而顺应乎天命。《鼎》之六五居上卦之中位，是为“得中”；九二为阳爻，为刚。六五应九二，是为“得中而应乎刚”；“中”，正也，正道也；“刚”，指不可改变之天命也。取象圣人贤人得正道而顺应乎天命也。

译文：

彖曰：“鼎”，是取象，是以木入火，乃烹饪食物也。

“圣人”烹饪食物以祭祀上帝，而大量烹饪食物以供养圣贤。

圣贤谦逊而耳目聪明，柔以前进而上升，得正道而顺应乎天命，因此，“大亨通”。

说《震》 卦五十一

本篇说《震·卦辞》：“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

百里，不丧匕鬯。”记述古代先民对于雷的认识。首先恐怖，后则顺其自然，笑语自若，行动不失守则。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1]。“笑言哑哑”，后有则也^[2]。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

“不丧匕鬯”^[3]，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4]。

注释：

[1] 恐致福也：恐惧戒慎则得福也。言面临巨雷。恐惧而知戒慎，则可以得福也。

[2] 后有则也：后顺其自然，行动不失守则。言多次面临巨雷之后，知顺其自然，行动不失守则也，下文云：“不丧匕鬯”是也。

[3] “不丧匕鬯”：不洒出勺中的一滴酒。郭京本如此，今本无此四字。《周易本义》注：“程子以为迩也下脱不丧匕鬯四字，今从之。”今据补。

[4] 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社稷主也：可出而保卫国家，以主持祭祀也。“宗庙”，古代祭祀祖宗之处所，《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古称土地神为社。《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古称谷神为稷。《礼记·祭法》：“历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谷，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之以为稷。”古代国家灭亡，则其君之宗庙社稷皆被毁。于是“宗庙社稷”乃成为国家之代称。《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又《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是也。

译文：

彖曰：“雷震传开，听到雷声，有的愬愬发抖”，恐惧戒慎，

则得福也。“有的笑语自若”，后顺自然而行动有则也。

“震惊百里”，远近惊惧也。

“不洒出勺里的一滴酒”，可出以保卫国家，以主持祭祀也。

说《艮》 卦五十二

本篇说《艮·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古经认为看人要止于全面和看其本质。

《彖》传提出看人要不失时宜，看人的主体，人，与被看的客体，人，不相适应，则不相如矣。这都是很重要的。

彖曰：“艮”，止也^[1]，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2]。其道光明^[3]。

“艮其止”，止其所也^[4]。上下敌应，不相与也^[5]，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注释：

[1] “艮”，止也：“注视”，目之所止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艮，顾也，注视也。”“止”，承注视，知为目之所止也。

[2] 动静不失其时：注视之运行和其止所不失时宜。承上文“注视，目之所止”，可知“动”是言注视之运行也。“静”是言注视之止所也。与下文“止其所”正相呼应。

[3] 其道光明：看人之道光明矣。古经论证看人要看全面和看本质的问题。“其道”，即指此看人之道也。

[4] “艮其止”，止其所也：“注视其背，止于如此之所也。”《周易本义》

注：“晁氏云：艮其止，当依卦辞作背。”俞樾、朱骏声说同。汉帛书周易作北，则背古本作北。

[5]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主、客体不相应，则不相如矣。《艮》上下卦同，阴阳爻互敌而不相应。取象看人的主体，人，与被看的客体，人，互相矛盾，则不相如也。《司马相如·子虚赋》：“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郭璞注：“与，犹如也。”

译文：

彖曰：“注视”，目之所止也。当止时则止，当行时则行，注视之运行和其止所不失时宜，则看人之道光明矣。

“注视其背”，止于如此之所也，主、客体不相适应，则不相如矣。因此，“不见其全体，如入其庭院，不见其人，能没有过失”吗？

说《渐》 卦五十三

本篇说《渐·卦辞》：“渐，女归吉，利贞。”

《彖》传认为女嫁男方，是渐进于文明之阶也。女子进得主妇之位，尽中馈之职，养育儿女而有功，是进以正其家矣。正家乃可以正邦国也。此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伦大义也。所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

彖曰：渐，进也^[1]。“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2]。

可以正邦也^[3]。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4]，动不穷也。

注释：

- [1] 渐，进也：渐渐进于文明之阶也。“渐，进也”，今本作“渐之进也”。朱熹说：“之字疑衍。”（《周易本义》）《彖》传如此句例甚多。如“需，须也。”“师，众也。”“比，辅也。”“剥，剥也。”“离，丽也。”“咸，感也。”“恒，久也。”“晋，进也。”“蹇，难也。”“夬，决也。”“姤，遇也。”“萃，聚也。”“艮，止也。”“丰，大也。”“兑，说也。”“渐”下有之字，裴学海说：“之犹者也。”（《古书虚字集释》）则不合《彖》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从朱说，今据删。“渐，进也”，言女嫁男方，渐进于文明之阶也。此相对于母权制社会之群婚制，是人类文明之一大进步也。
- [2] 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进得主妇之位，前去而有功也，进以正其家也。《渐》之阴爻从初六阳位上进至第二、第四爻，皆得阴位，是为“进得位”，取象女子出嫁得主妇之位，尽中馈之职，内助丈夫，养育子女，故曰：“往有功”也。如此则家道正矣。
- [3] 可以正邦：正家乃可以正邦国。承上文“进以正”，可知从正家而泛论之也。此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伦大义，认为正家乃正邦国之基础也。
- [4] 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居邦国其位刚健而合于正道，知其所止而谦逊。《渐》之九五为阳爻，刚也。居上卦之中位，是为“刚得中”，取象居邦国之位，举措刚健而合于正道也。又《渐》之下卦为艮，止也；上卦为巽，谦逊也。是为“止而巽”，取象居邦国之位能知其所止而为人谦逊也。

译文：

彖曰：渐进于文明之阶也。“女嫁男方吉利”，进得主妇之位，前去而有功也。进以正其家也。

正家乃可以正邦国也。居邦国其位刚健而合于正道，知其

所止而谦逊，则凡举措皆不困穷矣。

说《归妹》 卦五十四

本篇说《归妹·卦辞》：“归妹，征凶，无攸利。”

《彖》传认为出嫁少女，结成夫妇，以终男女之身；而生育儿女由此始，是人世间天经地义之事。

然而，由于战争频仍，影响了人民的和平生活。少女出嫁后丈夫应征入伍，就不幸了！不当主妇之位，而必须去干男人的那些活计了。表现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对于战争的厌恶，对由于战争影响妇女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1]。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2]。归妹，人之终始也^[3]。说以动，所以归妹也^[4]。

“征凶”，位不当也^[5]。“无攸利”，柔乘刚也^[6]。

注释：

[1] 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出嫁少女，人世间之大义也。“归”，嫁也；“女”，少女之称。“归妹”，出嫁少女也。“天地”，借指天地间，即人世间也。

[2] 天地不交，万物不兴：阴阳二气不交合，万物不生。“天地”，借指天地之阴阳二气也。阴阳二气，交合流行，寒暑推移，万物乃生。“兴”犹生也。

[3] 归妹，人之终始也：出嫁少女，夫妇结合以终其身而生育儿女由此始也。“人”分别指结成夫妇之人和所生育之子女也。“人之终”，指

结成夫妇以终一生之事也；“人之始”，指生育儿女由此始也。

[4] 说以动，所以归妹也：男女相悦而后嫁娶，故出嫁少女也。《归妹》之下卦为兑，悦也；上卦为震，动也。是为“说以动”。取象男女相悦而嫁娶以动也。“所以归妹”也，今本作“所归妹也”。《释文》：“所归妹也，本或作所以归妹。”文字更顺，今从之增以字。

[5] “征凶”，位不当也：“丈夫应征入伍，真不幸”，主妇之位不当也。言少女出嫁之后，丈夫出征了，故“凶”而主妇之位不当也。

[6] “无攸利”，柔乘刚也：“无所利”，女人要干男人的那些活计也。承上“征凶”，可知指丈夫出征，对妻子毫无所利，以女子之柔而必乘丈夫之刚也。“乘”犹驾也，御也。“刚”指丈夫在家之所从事也。“柔乘刚”即女人要去干男人的那些活计也。

译文：

彖曰：“出嫁少女，是人世间之大义也。阴阳二气不交合，而万物不生。出嫁少女，夫妇结合以终其身而生育儿女由此始也。男女相悦而后嫁娶，故出嫁少女也。

“丈夫出征，真不幸”，主妇之位不当也。“无所利”，女人必须去干男人的那些活计也。

说《丰》 卦五十五

本篇说《丰·卦辞》：“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古经记述丰年祭祀，又恰逢日食两件事。卦辞本不及日食。

《彖》传训说，乃于“丰”与“王假之”之间把禋祈丰年之“丰”，与日食所及地区广大之“丰”，联系起来，插入“明以动”以补叙之，文字结构，自然成趣，而记事则备矣。

最后提出“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天地盈虚，与时消长”的

观念，显然是戒人处丰年不可忘乎歉岁而自骄浪费也。

彖曰：“丰”，大也^[1]。明以动，故丰^[2]。

“王假之”，尚大也^[3]。“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4]，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5]？

注释：

- [1] “丰”，大也：“丰年”，五谷皆大成熟也。“丰”，言岁熟。“丰年多黍多稌”（《诗·周颂·丰年》）也。“大”，言大有年。“大有年，何大丰年也。”（《公羊传》桓公三年）注：“谓五谷皆大成熟”也。
- [2] 明以动，故丰：光明随日食变动及于所照地区，故广大。此承《丰》卦，言丰年祭祀恰逢日食，太阳从光明普照，到偏食，全食；又从全食，偏食，日食解除，到光明普照。故曰：“明以动。”明以动，及于所照地区，故曰：“丰”也。这里的“丰”，指日食所及地区广大也。
- [3] “王假之”，尚大也：“王”到祖庙为丰年禋祀，崇尚大事也。承卦辞“丰年祭祀”，“王”到祖庙，可知为丰年禋祀也。古代以战争和祭祀为大事。“大”，这里指祭祀之大事也。为国王和人民所崇尚。
- [4] 月盈则食：月满则亏。“食”，非指月食。《释文》云：“食或作蚀。”是“食”借为蚀，蚀犹亏也。
- [5]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更何况是人，何况是鬼神呢？承“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言何况是人，岂可长盛不衰，长存不亡哉？何况是鬼神，岂可长享祭祀，长保灵验哉？

译文：

彖曰：“丰年祭祀”，五谷皆大成熟也。光明随日食变动及

于所照地区，故广大。

“王”，为丰年禳祈，崇尚大事也。“不用忧虑，宜在中午”，宜在广照天下之时也。

日中则偏，月满则亏，天地一盈一虚，随时间消长，更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鬼神呢？

说《旅》 卦五十六

本篇说《旅·卦辞》：“旅小亨，旅贞吉。”

古经记述奴隶主一次买了奴隶，碰上市场失火，奴隶乘机跑掉而丧失其本钱的故事。

《彖》传传说卦辞，指出奴隶主买了奴隶，他们还守正道，站在市场的光天化日之下，屈从其主人，表现老实。此时，算是小亨通，商旅之举事吉利也。然而商旅之时间意义甚大，后来就有了古经所记述的变化了！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1]，止而丽乎明^[2]，是以“小亨，旅贞吉”也。

旅之时义大矣哉！

注释：

[1] 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奴隶守正道于市场而屈从于其奴隶主。《旅》之六五为阴爻，为柔，居外卦之中位是为“柔得中乎外”。古经记述奴隶主商人购买奴隶的一笔生意。可知取象奴隶守正道于外而顺从其主人也。

[2] 止而丽乎明：站立于市场而满身披洒着阳光。《旅》之下卦为艮，止

也；上卦为离，明也，又附也。是为“止而丽乎明”，取象奴隶停止在市场的光天化日之下也。

译文：

彖曰：“一次小的商业旅行”。奴隶守正道于市场而屈从于其奴隶主，站立于市场而满身披洒着阳光。因此，“小亨通，商旅之举事吉利”也。

然而，商旅之时间意义甚大也。

说《巽》 卦五十七

本篇说《巽·卦辞》：“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彖》传着重指出两种关系的不同：

一、人与外部世界客观“正道”的关系，那只有顺应而又顺应的，刚毅地顺应之，则其志得行矣。

二、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柔弱都顺从刚强，那只于小处可通，利于交往，会见大人的。

这同古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彖曰：重巽以申命^[1]，刚巽乎中正而志行^[2]。

柔皆顺乎刚^[3]，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注释：

[1] 重巽以申命：顺应而又顺应以申其教命。《巽》是两巽相重，是为“重巽以申命”也。巽，顺也。下承“刚巽乎中正而志行”，可知是教人对于“正道”必须顺应而又顺应之也。

[2]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刚毅地顺应乎正道而其志得行矣。《巽》之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卦之中位；九五为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是为“刚巽乎中正”。下承“志行”，可知取象志行之人在于刚毅地顺应乎正道也。

[3] 柔皆顺乎刚：柔弱都顺从于刚强。《巽》之六四为阴爻，为柔，在九五、上九两阳爻之下；初六为阴爻，为柔，在九二、九三阳爻之下，是为“柔顺乎刚”也。此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言之也。

译文：

彖曰：顺应而又顺应以申其教命，刚毅地顺应于正道则其志得行也。

然而，柔弱都顺从于刚强，因此，那“只于小处可通，利于有所交往，会见大人”的。

说《兑》 卦五十八

本篇说《兑·卦辞》：“兑，亨，利贞。”

古经讲了多种谈说的态度，强调和平的谈说好；批判了强词夺理，不许别人说话的丑恶表现；认为凡事应引导进行讨论。

《彖》传着重讲内心刚毅而外表柔和，是“顺天应民”。以此导民则民忘劳；则民忘死而可以冒险犯难。结论是谈说的作用伟大，则人民知所奋勉矣。

彖曰：“兑”，说也 [1]。刚中而柔外 [2]。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说之大，民劝矣哉！

注释：

[1] “兑”说也：“兑”，是谈说也。《释文》：“兑，释也。一曰谈说也。”

有解释、谈话、说服、商量、讨论之义。

[2] 刚中而柔外：内心刚毅而外表柔和。《兑》之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卦之中位；九五亦为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是“刚中”。又六三为阴爻，为柔，居下卦之外；上六亦为阴爻，为柔，居上卦之外，是“柔外”，是为“刚中而柔外”，取象内心刚毅而外表柔和也。

译文：

彖曰：“兑”，是谈说也。内心刚毅而外表柔和，商讨以“利于举事”，因此是顺乎天命而应乎人心的。

谈说以引导人民，则人民忘其劳苦；谈说引导之以冒险犯难，则人民忘其死亡之危。

谈说作用之伟大，则人民知所奋勉矣！

说《涣》 卦五十九

本篇说《涣·卦辞》：“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彖》传极言洪水之严重，滚滚而来，不可改变。人们只能于洪水之外去找得居住的地方。一旦有什么活动，则只有乘木舟才可以成功也。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1]，柔得位乎外而上同^[2]。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3]。

注释：

[1] 刚来而不穷：不可改变地涌来而无尽。“刚”，不因人的意志而可改变也。承“涣亨”，可知指洪水，其来势大，不可挡也。

[2]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柔顺地找得避居地位于洪水之外而犹如山上一样。承上“刚来”，乃只能柔顺地避居于其外也。洪水范围之外，自然是高地，与山上相同也。

[3] 乘木有功也：乘木舟方可成功也。《涣》之上卦为巽，木也；下卦为坎，水也，是木在水上。取象乘木舟以济水也。“有功”，指济水之成功也。

译文：

彖曰“洪水泛滥”，不可改变地涌来而无尽，柔顺地找得避居地位于洪水之外而犹如山上一样。

“王”到祖庙祭祀，是“王”处于洪水忧患之中也。

“小心谨慎”，乘木舟方可以成功也。

说《节》 卦六十

本篇说《节·卦辞》：“节亨，苦节不可贞。”

《彖》传支持封建等级制。主张贵贱、尊卑、上下应当地位分明，而贵者、尊者和长者处于正位。此其所以为礼节也。

然而，亦不赞成苦节，过分拘泥于礼节成了苦事，则是困穷之道也。

认为讲礼节，行为知所节制，即使碰上危险，合于正道，乃

可以脱出，乃可以通也。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1]。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说以行险 [2]，当位以节 [3]，中正以通。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注释：

- [1] 刚柔分而刚得中：贵贱、尊卑、上下地位分明而贵者、尊者和长者处于正位。《节》之上卦为坎，为阳爻，刚也。下卦为兑，为阴卦，柔也。刚在上，柔在下。是“刚柔分”；又《节》之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卦之中位；九五亦为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是“刚得中”。是为“刚柔分而刚得中”也。“中”者，正也。取象贵贱、尊卑、上下地位分明而前者处于正位也。
- [2] 说以行险：碰上危险得脱出。《节》之内卦为兑，说也，通脱。外卦为坎，险也。是为“说以行险”。“说以行险”犹“行险以说”也，言碰上危险得以脱出也。
- [3] 当位以节：当危险之位而能节制。《节》之九五为阳爻，居阳位；六四为阴爻，居阴位；上六亦为阴爻，居阴位，是刚柔皆当位。承上“行险”，可知取象当危险之位而能节制之也。

译文：

彖曰：“礼节应当推行”。贵贱、尊卑、上下地位分明而贵者、尊者和长者处于正位。

“过分拘泥礼节成了苦事则不行”，以其乃困穷之道也。

碰上危险得以脱出，当危险之位而能节制，合于正道以通

也。

天地运行有节而四时乃成。国家节以制度，乃不伤财，乃不害民。

说《中孚》 卦六十一

本篇说《中孚·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彖》传首论诚信可以教化邦国。什么是诚信呢？这是说的祭祀献荐要出自内心诚信，不在于献荐什么。

即使是豚鱼小物，只要出于诚信，也是吉利的。

小心谨慎，要如“涉川”、“临渊”、“履冰”一般也。

内心诚信，对于举事有利，乃顺乎天命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1]，说而巽^[2]，孚乃化邦也。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3]。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注释：

[1] 柔在内而刚得中：内德柔和而刚毅守正。《中孚》六爻，内两爻为阴爻，为柔；外四爻为阳爻，为刚，是“柔在内”也。其次，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卦之中位；九五为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是“刚得中”也。是为“柔在内而刚得中”也。“中”，正也。取象人内怀柔和之德而刚毅守正也。

[2] 说而巽：悦而谦逊。《中孚》之下卦为兑，为说，悦也。上卦为巽，

谦逊也。是悦而谦逊，以谦逊为自乐也。

[3] 乘木舟虚也：乘中虚之木舟以济也。《中孚》之上卦为巽，木也。下卦为兑，泽也，是木在泽上，空虚之木舟浮于水上也。言乘舟以济也。

译文：

彖曰：“内心诚信”，内德柔和而刚毅守正，悦而谦逊，诚信乃可以教化邦国也。

“豚鱼之礼薄吉利”，诚信及于豚鱼小物也。

“小心谨慎”，如乘空虚之木舟以济也。

内心诚信，以“利于举事”，乃顺乎天命也。

说《小过》 卦六十二

本篇说《小过·卦辞》：“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古经讲批评的重要性，不正确批评的有害，要防止利用批评整人。

《彖》传着重提出批评要采取“柔得中”，即柔和合于正道的方法。这一点很重要。

彖曰：“小过，亨”[1]，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可小事”，吉也[2]。

刚失位而不中[3]，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4]。

注释：

- [1] “小过，亨”：小错误就要进行批评，这样好。“小过”下，今本无“亨”字。王念孙说：“小过下当有亨字。传先举经文亨字，而后解之。如《遁·彖传》曰：‘遁亨，遁而亨也。’《既济·彖传》曰：‘既济亨，小者亨也。’是其例矣。”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从之。今据补。
- [2] 柔得中，是以“可小事”吉也：柔和合于正道，因此，“可以批评小事情的错误”，那是吉利的。《小过》之六二为阴爻，为柔，居下卦之中位；六五为阴爻，为柔，居上卦之中位，是为“柔得中”，取象批评者的态度，柔和而合于正道也。“可小事”，今本无“可”事。郭京本作“可小事”，与古经合，是。今据补。
- [3] 刚失位而不中：贵者、尊者、长者有失职位而不守正道。《小过》之九四为阳爻，为刚，居阴位，是“刚失位”；又九四不居上卦之中位；九三为阳爻，为刚，不居下卦之中位，是“不中”。是为“刚失位而不中”。据《小过·六二》爻辞：“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可知“刚”泛指祖父、君主之类的贵者、尊者和长者，取象他们有所失其职位而不守正也。
- [4] 上逆而下顺：上级记恨下级批评要反对，而下级记恨上级批评，则可以顺之。承“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指对于不正确的批评不要记恨，上级不宜记恨，下级则难免。则“上逆”是言上级如果记恨，则要“逆”之，即反对；“下顺”，是言下级如果记恨，则要顺之，听其自然也。因为上级记恨下级的批评，则可能报复打击，要出事；下级记恨上级的批评，则无所施其技耳。

译文：

彖曰：“对于小错误就要进行批评，这样好”，小的错误批评之而亨通也。批评以“利于举事”，及时进行也。柔和合于正

道，因此，“可以批评小事情的错误也”，那是吉利的。

贵者、尊者、长者有所失其职位而不守正道，因此，“不可批评大事情的错误”也。

有“飞鸟”的比喻。对于不正确的批评，要如“‘飞鸟遗之音’一样让它过去而不记恨。上级不宜记恨，下级就难免。懂得这一点，大有好处。”如果上级记恨下级的批评，则要反对；如果下级记恨上级的批评，则可以顺之也。

说《既济》 卦六十三

本篇说《既济·卦辞》：“既济，亨，小利亨，初吉终乱。”

《彖》传从哲学高度阐明了“既济”、“未济”之理，着重指出人之行动所以成功，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正道与人之柔顺适应正当而各得其所；其所以失败，是停止不前，即不去柔顺适应的缘故。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 [1]。

“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 [2]，其道穷也。

注释：

[1] 刚柔正而位当：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与人之柔顺适应正当而各得其所。《既济》之上卦为坎，为阳卦，为刚；下卦为离，为阴卦，为柔，刚上柔下，是“刚柔正”；又《既济》之初九、九三、九五皆为阳爻，为刚，居阳位；六二、六四、上六皆为阴爻，为柔，居

阴位，是刚柔皆“位当”，是为“刚柔正而位当”。取象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与人之柔顺适应正当而各得其所也。

[2] “终”止则“乱”：“最后”停止不前则“乱”也。承“既济”，人的行动取得成功，继之举事，开初还能柔顺合于正道，终于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停止不前，即不再柔顺适应，所以乱也。

译文：

彖曰：“既得成功，好”，小的亨通也，于举事有利。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与人之柔顺适应正当而各得其所也。

“难免开头顺利”，柔顺合于正道也。“最后”停止不前则“乱”也，是困穷之道也。

说《未济》 卦六十四

本篇说《未济·卦辞》：“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彖》传同古经一样，认为事物有相对性，又有它的主要方面和质的规定性。

取小狐狸济水为例，水宽和小狐狸的力量，这是客观存在，一时不可改变的。

小狐狸估量不足，在快要过去时打湿了尾巴。这说明了两点：

一、小狐狸蛮干，思欲超出可能，但终归受到制约，打湿了尾巴，这是“未济”！

二、小狐狸虽然打湿了尾巴，但终归是过了河，不可改变

的水宽和小狐狸的力量，小狐狸基本上还是柔顺地使之相应了。这是成功。

根据以上所述，小狐狸济水这件事，可以说是既不成功又成功，这是事物的相对性。

然而小狐狸终归是过了河，这是主要的方面。因此，不能说既成功又不成功的。只能说是成功的，这才是正确的结论。这是事物的主要方面和它的质的规定性。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1]。“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2]。虽不当位，刚柔应也^[3]。

注释：

- [1] 未出中：未出于正道。思欲摆脱客观正道的制约而未能超出也。言遇事蛮干，欲出其可能，终归受到制约，而有所损失也。
- [2] 不续终：未能贯彻接续其始终。举事于接近成功时而有失，未能慎终于始也。
- [3] 虽不当位，刚柔应：小狐狸及其所济之水虽未能各得其所，不可改变的水宽和小狐狸的力量，小狐狸基本上还是柔顺地使之相应了。承上“小狐汔济，濡其尾”言之。小狐狸虽打湿了尾巴，但终归是过了河，取得了成功。

译文：

彖曰：“不成功，是普遍有的”。因此，必须柔顺合于正道也。

“小狐狸渡水，在快要过去时，打湿了尾巴。”此未出于正道也。“打湿尾巴，终归是吃了亏”，未能贯彻接续其始终也。小

狐狸及其所济之水虽未能各得其所，不可改变的水宽和小狐狸的力量，小狐狸基本上还是柔顺地使之相应了。

《象》上传注译

朱熹说：“盖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处，至王弼始合为一。”（《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从《周易》所载《象》传来看，据王弼注和《周易正义》本、《周易本义》本来看，唯说《乾》不分别列于卦辞、爻辞之后，而是以一个“象曰”，集中列于《彖》传之后。其它卦则分别以“象曰”列于卦辞、爻辞之后。其何以如此？看来是编者的有意安排。说《乾·象》传盖所以保存其独在一处的本来形式也。其它卦，《象》传之分列，按淳于俊的说法，则是“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髦纪》）。为恢复其本来面目，六十四卦取说《乾·象》传之形式。

说《乾》 卦一

本篇《大象》从卦形出发，论述取喻之象。乾，天也。两乾相重，所以日复一日，永无休止也。故曰：“天行健”也。“天行”如此，人事当然，故“君子”法之，自强不息也。

此论人事，与卦辞讲本体论(ontology)和世界生成论(cosmogony)，在重点上显然不合。

孔颖达说：“总象一卦，谓之大象。”“释六爻之象辞，谓之小象。”朱熹说：“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易

本义》) 其实,《小象》就是说爻辞。

《乾·爻辞》论述发展是一个过程,有隐伏(潜)、显现(见)、刚健(乾乾)、跃、飞诸阶段,而知进不知退者则有悔。故就人事言之,必须发挥刚健作用而知进退,顺应事物之变化,不“先物行,先理动”也。

《小象》亦唯强调人事而失其基本的哲学义蕴。

象曰:天行健 [1],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2]。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3]。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4]。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5]。

注释:

- [1] 天行健:天道刚健。“乾元亨利贞”是“天行健”也。王引之曰:“《尔雅》:‘行,道也。’天行谓天道也。《晋语》:‘岁在大梁,将集天行。’韦昭注:‘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将成天道也。’是古人谓天道为天行也。天行健,地势坤,相对为文,言天之为道也健,地之为势也顺耳。若解为运行之行,则与地势之势文不相当矣。《蛊·彖》传曰:‘终则有始,天行也。’《剥·彖》传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复·彖》传曰:‘反复其道。’《临·彖》传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与此同义。《同人·彖》传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亦谓乾道。《乾·彖》传曰:‘乾道变化。’与

此同义。”

- [2] 阳在下也：阳刚之气尚处于潜藏状态也。朱熹说：“阳谓九，下谓潜。”（《周易本义》）这是从爻象出发，初九，一阳始生也。爻辞取“龙”以象之，喻事物之发展尚处于潜藏之状态也。
- [3] 德施普也：承受普遍之“德施”也。言“龙”出潜离隐，见于地上，是承受了普遍的“德施”。“德施”，德泽，恩施，当指事物生存发展之条件也。事物总是在既定的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
- [4] 大人造也：“大人”乃能达到这一点。“造”，到，如“登峰造极”是也。《周礼·地官·司门》：“凡四方之宾客造焉。”
- [5] 天德不可为首也：天道自然，不可“先物行，先理动”也。“天德”即“天道”。“不可为首”即爻辞：“群龙无首”之义。言当遵循事物的自然变化，不可为始先行失道也。参见《乾》卦注 [16]。

译文：

象曰：天道刚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

“隐伏的龙，变化未用”，阳刚之气尚处潜藏状态也。

“龙见于地上”，承受普遍之“德施”也。

“终日自强不息”，反复行其自勉之道也。

“跳跃水中，试以自立”，努力奋进，自无咎过。

“龙飞到天上”，大人乃能达到这一点。

“知进不知退则有悔”，自满不可持久也。

“用九”（发挥刚健作用而知进退），天道自然，不可“先物行，先理动”也。

说《坤》 卦二

本篇承说《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出“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取法天道，强调刚健；取法地道，强调阴柔。这是《象》传人生论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乾坤的统一，阴阳的统一，刚柔的统一。

《坤》卦爻辞举气候的变化论证事物的必然性，引出无为论，中和与慎言的思想。人生论是从属于它的哲学理论的。《象》传侧重人生论。古经深远矣。

象曰：地势坤 [1]，君子以厚德载物 [2]。

“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3]。

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4]。

“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5]。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6]。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7]。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8]。

“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9]。

注释：

[1] 地势坤：《说卦》传说：“坤，顺也。”《释名·释地》说：“坤，顺也，上顺乾也。”乾，天也，是地势顺承天道也。亦老子：“地法天”（《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之义也。

[2] 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法之，以宽厚之德纳物。承上“地势坤”，言“君子”以之为法也。“载”，负载，引申为纳受，从人事言之，胸怀宽厚，乃能纳物，兼收并蓄，接受不同意见，兼听则明也。

- [3] “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阴气开始凝霜，顺而推致其道，则至坚冰也。“阴”，阴气也。阴气开始凝霜，此释“履霜”也。“驯”，《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犹顺也。”“驯致其道”，言初六，一阴始生，顺而推致其道，阴气以次相接，则必至凝成坚冰也。此释全句，举气候以明事物之必然性也。
- [4] 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二爻之变动，“平直”且“方正”也，“不习故而知察变，无不利”，取法地道之广大也。“以”犹且也。“直以方”，言如地之平直且方正也。“光”借为广。“地道光”，言地道广大也。由于地道兼括了“大”，故上文只言“直以方”而略大也。
- [5] “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内含文章，可以干事”，以时动也；“有事则从，不敢为首”，知地道之广大也。“发”犹动也。王弼注：“有事则从，不可为首，故曰或从王事也。”言凡有所为，必随万物之规矩，在物之后，不可为始也。犹从王事，悉遵王命，随王之后也。
- [6]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缄口有如结囊，无以致咎”，慎言无害也。
- [7]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居中，下职位大吉”，文理藏于胸中也。《周易正义》曰：“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取象居于中、下之职位也。参见《坤》卦注[11]。“元”，大也。“元吉”，大吉也。“文在中”，亦“含章”之义。
- [8]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阳刚相抗”，其道困穷也。“龙”取象阳刚之气也；“战于野”，言矛盾双方阳刚相抗也。
- [9] “用六永贞”，以大终也；“总是发挥柔顺作用于举事”，则可获硕大之结果也。“六”，阴之数，取象柔顺；“用六”，发挥柔顺之作用也。“永”，长久，言总是如此也。“贞”，指干事，举事也。

译文：

象曰：地势顺承天道，君子法之，以宽厚之德纳物。

“履霜坚冰”，阴气开始凝霜，顺而推致其道，则至坚冰也。

六二爻之变动，喻“平直”且“方正”也，“不习故而知察变无不利”，取法地道之广大也。

“内含文章，可以干事”，以时动也。“有事则从，不敢为首”，知地道之广大也。

“缄口有如结囊，无以致咎”，慎言无害也。

“居于中下之职位大吉”，文理藏于胸中也。

“阳刚相抗”，其道困穷也。

“总是发挥柔顺作用于举事”，则可以获硕大之结果也。

说《屯》 卦三

从本篇说《屯》来看，人类从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生活，过渡到群婚的“有夫妇”的母系社会，决不是自发形成和产生的。而是通过自觉组织，以女性为本位，设置酋长，氏族之间彼此通婚，协调动作，从事狩猎生产，自我保卫，然后约定成俗的。

在这个阶段，有如云行雷作，天地冥昧草创之时一样，原始初民，流徙动荡，极不安定。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君子以经纶”，然后才做到的。

从流徙到定居，女子居于正位，只承认女系，兄弟不得以自己的姊妹为妻，只能嫁给其他母系的女方氏族，男方应向女方氏族求婚，女方有权接受和拒绝。此谓之“六二之难，乘刚也”。

生产以狩猎为主，狩猎有时要扑空，必须储存猎物之膏，以备无获时之食用。而储存，则分施给猎人吃的就不多了，猎人

常常饿得痛哭，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

象曰：云雷屯^[1]，君子以经纶^[2]。

虽“磐桓”，志行正也^[3]。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六二之难，乘刚也^[4]。“十年乃字”，反常也^[5]。

“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求而往”，明也^[6]。

“屯其膏”，施未光也^[7]。

“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注释：

[1] 云雷屯：建立“有夫妇”的社会，有如云行雷作，天地冥昧草创之时。《屯》之下卦为震，雷也；上卦为坎，云也。云行于上，雷动于下，是云雷屯聚也。《彖》传谓之“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也。朱熹说：“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犹言天运；草，杂乱；昧，晦冥也。阴阳交而雷雨作，杂乱晦冥，塞乎两间，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统治而未可遽谓安宁之时也。”（《周易本义》）

[2] 君子以经纶：君子以为己任，而引导治理之。朱熹说：“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也，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周易本义》）亦“宜建侯而不宁”之义也。《礼记·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也。”

[3] 虽“磐桓”，志行正也：唯有定居活动而不流徙，建立母系社会的意志行为方可正也。“虽”通唯。《管子·君臣下》：“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磐桓”，本义为徘徊。这里指在定居地内活动，相对于原始初民的流徙生活而言之也。此释“初九磐桓，利居贞。”言定居

活动，才有利于聚族杂居这一举事也。

[4] 六二之难，乘刚也：六二爻所记述之艰难，是女凌男也。六二爻记述男嫁女方氏族，男方向女方氏族求婚，女方表示不爱，故曰：“难”。“乘刚”，柔乘刚也。因六二爻为阴为柔，省柔字。“乘”，凌也；柔，女也；刚，男也。柔乘刚，言以女凌男也。

[5] “十年乃字”，反常也：“十年才爱”，不合常情也。人类“有夫妇”的母系社会，女子处于正位，故爻辞曰：“女子贞。”男嫁女方氏族，必须向女方氏族求婚，女方说：“不字，十年乃字”，“字”爱也。这充分反映了母系社会女方的权威。

[6] “求而往”，明也：“向女方氏族求婚而往”，明女方之情状也。此释“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王弼注：“见彼之情状也。”言明晓女方氏族之情状，则不会发生拒婚之事也。

[7] “屯其膏”，施未光也：把猎物之膏储存，分施给猎人吃的就不多了。“屯”，聚，储存。“膏”，膏粱，美味食物。这里指猎物之膏。“光”借为广。广，多也。如深藏广蓄，大庭广众是也。

译文：

象曰：建立“有夫妇”的社会，有如云行雷作，天地晦冥草创之时，“君子”以为己任，引导而治理之。

唯有“定居活动而不流徙”，其意志和行为方可正也。酋长以贵下民，大得民心矣。

六二爻所记述之艰难，是女凌男也。“十年不爱”，不合常情也。

“逐鹿无虞人协助”，是言打猎也。猎人本不应追逐，“往吝”，是说扑空也。

“男方向女方氏族求婚而往”，应明女方氏族之情状也。

“把猎物之膏储存”，分施给猎人吃的就不多了。

“猎人哭得血泪涟涟”，这怎能长久呢？

说《蒙》 卦四

本篇说《蒙》，可知《周易》所谓“有男女”的古代人类社会，就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追溯家庭的历史时提出的那种“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2页）的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状态。此后就是“有夫妇”的母系社会。

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所谓“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这是人类文明的开始。《杂卦》传谓之“蒙杂而著”。人民冥昧，此所谓“蒙”；女本位群婚，此所谓“杂”。这说的仍然是“有夫妇”的“屯”的时代。

随着生产力的发达，公社把土地分配给社员耕种，男人成为主要的劳动者，并有了部分私有财产。于是要求只是自己生育的子女继承家业。这就必须“刚柔接”，男女专偶相配，实行“纳妇”，女嫁男方。由此，“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礼大传》），此所谓“著”，此所谓“蒙杂而著”也。

然而，这同“有夫妇”的母系社会一样，也不是自发形成和产生的。“山下出泉”，譬发蒙而登文明，犹细流而归江海，是“君子果其行，育其德”，“利用刑罚对待抵制发蒙的人”，才逐渐做到，约定成俗的。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1]。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2]。

“子克家”，刚柔接也 [3]。

“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4]。

“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5]。

“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6]。

“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注释：

- [1]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出泉，譬发蒙而登文明，犹细流而归江海。“君子”以果其行，育其德。《蒙》之下卦为坎，泉也；上卦为艮，山也。是为“山下出泉”。山下出泉，始为细流，终归江海，譬如发蒙，春风化雨，终登文明之境也。《周易集解》引包曰：“果谓果敢决断也。”言“君子”对于发蒙之事业，果其行，育其德也。
- [2]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利用刑罚对待抵制发蒙的人”，以明正其法律也。此释“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因为开发蒙昧，实行专偶婚制，使母妇之名有别而有阻力也。
- [3] “子克家”，刚柔接也：“生育只是自己的子女继承家业”（恩格斯语），必须男女专偶相配也。“子克家”，言男子娶妻，生育的只是自己的子女，从而以之继承家业也。“刚柔接”，男为刚，女为柔，且只生育只是自己的子女，特别是男人自己的子女，则是言男女专偶相配也。
- [4] “勿用取女”，行不顺也：“不要娶未成年的女孩为妻”，其行于年龄不顺也。不用娶之女，以其有了丈夫而不能占有他，故知为未成年之女也。娶未成年之女，其行于年龄不相当，故不顺也。
- [5] “困蒙”之“吝”，独远实也：“对抵制发蒙”的“惩罚”，以其独自远离实际也。“困蒙”，使发蒙困之，即抵制发蒙也。“吝”，言使

“困蒙”者处于穷吝，即“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也。

[6] “童蒙”之“吉”，顺以巽也：“成年的童男童女实行专偶婚制”之“吉利”，顺乎潮流而服乎民心也。“顺”，指顺乎潮流也。“巽”，服也，指服于民心也。

译文：

象曰：山下出泉，譬发蒙而登文明，犹细流而归江海。“君子”以果其行，育其德。

“利用刑罚对待抵制发蒙的人”，以明正其法律也。

“生育只是自己的子女继承家业”，必须男女专偶相配也。

“不要娶未成年的女子”，其行于年龄不顺也。

“对抵制发蒙的惩罚”，以其独自远离实际也。

“成年的童男童女实行专偶婚制”之“吉利”，顺乎潮流而服乎民心也。

“利用抵御外寇”，顺乎上下之人心也。

说《需》 卦五

本篇说《需》，可知古经所载，乃人类农业的第一次开发。“云上于天，需。”“需”，须也，待雨也，是望雨浇灌作物也。这表明尚不知水利之设施，“君子以饮食宴乐”，还只能靠天解决。

在农业开发以前，饮食之事，来于铤而走险，这就是狩猎和包括抢掠别的部落的财富。这在当时，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抢掠，那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所以“泥种以待，灾祸从外而来，是自我招来了贼寇，必须谨慎防御才可以不败也”。故“流血以待，以防护作物，顺以探听贼寇之消息

也。”“谷物进入了洞穴，还有不速之客来”也。

农业开发了，有了谷物，就不用铤而犯难以行险矣。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1]。

“需于郊”，不犯难行也。[2]“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 [3]，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需于血”。顺以听也。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4]。

注释：

[1]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云上于天，等待下雨。“君子”以开发农业靠雨解决饮食宴乐之需。《需》之下卦为乾，天也；上卦为坎，云也。是为“云上于天”。云上于天，是农业作物之望云霓也。农业第一次开发，尚不知修水利，唯待时而降雨也。待时而降雨，对农业，亦即对饮食宴乐之需，乃有重大之意义，故曰：“君子以饮食宴乐”也。

[2] “需于郊”，不犯难行也：“郊种以待”，不用铤而犯难行险也。言自己开发农业，解决了“饮食宴乐”之需，再不用铤而犯难去抢掠以行险也。

[3] “需于沙”，衍在中也：“沙种以待”，过失在其中也。孔广森说：“衍盖古文愆字之省。二爻云：‘衍在中’，三爻云：‘灾在外’，意正相对。《周易》多古文。《损·象》传：‘愆忿窒欲。’《释文》愆作征。《系

辞》：‘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恶也。’荀爽本恶作亚。并省不着心者。”（《经学卮言》）是也。

[4] 虽不当位，未大失也：虽未对着，未为大失也。“不当位”，言窃贼与防御者未对着也。“当位”犹当面也。古乐府《木兰诗》：“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是也。

译文：

象曰：云上于天，等待下雨。君子以开发农业靠雨解决饮食宴乐之需。

“郊种以待”，不用铤而犯难以行险也。“发挥有恒心作用无以致咎”，未失其常道也。

“沙种以待”，过失在其中也。虽“犯了小错误”，取得教训，以吉利而终也。

“泥种以待”，灾祸自外来也。乃自我“招致贼寇”，然能谨慎防御不致失败也。

“流血以待”，以防护作物，顺以探听贼寇也。

“酒食之举事吉利”，以其合于正道也。

“窃贼之到来，谨慎防御，终吉利”，虽未对着，未为大失也。

说《讼》 卦六

本篇说《讼》，认为争讼产生于人与人相矛盾。这里记述的是抢劫粮食。《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也。

争讼双方都是奴隶主贵族。一方进行抢劫，理曲败诉，受了批评，改换了任命，其邑之奴隶乘机逃亡三百户。这是咎由

自取，不可再失也。

一方胜诉，那是以其合于正道也。

争讼的胜负，经过三次改判，《象》传认为“亦不足敬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 [1]。君子以作事谋始。

“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 [2]，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3]。

“不克讼，归逋”，窜也 [4]。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5]。

“食旧德”，从上吉也 [6]。

“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7]。

“讼元吉”，以中正也。

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8]。

注释：

[1] 天与水违行，讼：譬人与人相矛盾，犹天与水背行，乃成讼事。《周易集解》引荀爽说：“天自西转，水自东流，上下违行，成讼之象也。”

《讼》之下卦为坎，水也；上卦为乾，天也。是天运行于上，水流于下，日月西移，水道东流，相背而行，譬人与人相矛盾，而讼事起矣。

[2] “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不可以总是去干抢劫的事”，争讼不可长为也。“所事”，承卦辞“有孚窒”，因抢劫被阻止，可知指抢劫之事言之。这是被告一方的自省之词。

[3] 虽“小有言”，其辩明也：虽“小受批评”，其是非判断是明确的。“言”，批评抢劫之理曲也。“辩”，争讼之判断也。

[4] “不克讼，归逋”，窜也：“不胜诉，归而逃亡其奴隶三百户”，是乘机窜匿也。“克”，胜也；“不克讼”犹不胜诉也。“归逋”，承爻辞

“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之省。“逋”，陆德明说：“逃也。”《说文》：“匿也。”言“邑人”乘主人败诉之机而逃匿也。

- [5] 自下讼上，患至掇也：由于理曲与理直者争讼，祸患之至乃自取也。“自”，由于。《需·象》传：“自我致寇。”“下”，言理之在下，指理曲也。“上”，言理之在上，指理直也。“掇”，朱熹说：“自取也。”（《周易本义》注）

- [6] “食旧德”，从上吉也：“吃旧存的获得”，遵从正理则吉也。“上”，承上文“自下讼上”之上，指理之在上，即正理。

- [7] “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回去就改换的任命，安于正道”，而不再失也。此说《九四·爻辞》，言前因抢劫有失正道，则“安贞不失”，当指不再去抢劫言之也。

- [8] 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以胜诉受服“革带”，经三次改判，亦不足慎也。此释《上九·爻辞》：“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鞶带”，革带也。古代争讼以赏赐革带判断胜诉。此言以胜诉受服革带，到讼事结束，经三次改判，故曰：“亦不足敬也。”“敬”，慎也。郑玄《诗·周颂·闵予小子》：“夙夜敬止。”笺：“敬，慎也。”

译文：

象曰：譬人与人相矛盾，犹天与水背行，乃成讼事。“君子”以慎谋其始。

“不可总是去干抢劫的事”，争讼不可长为也。虽“小受批评”。其是非判断是明确的。

“不胜诉，归而逃亡其奴隶三百户”，是乘机逃匿也。由于理曲与理直者争讼，祸患之至乃自取也。

“吃旧存的获得”，遵从正理则吉也。

“回去就改换的任命，安于正道”而不再失也。

“争讼大吉利”，以其合于正道也。

以胜诉而受服“革带”，经三次改判，亦不足慎也。

说《师》 卦七

本篇说《师》，认为国之有师，是为了兼并统一各个氏族和部落，然后乃可以“建万国，亲诸侯”（说《比·象》传）也。

强调军队的纪律；服役好，多给奖赏；战法；统帅的条件和对军功的赏命。

军队不可失去纪律；战败则大无功也。

兵者诡道也。以“奇”列阵，不失常道。

统帅要任用经验丰富的人，反之则不当。

大君有赏命，以正军功；任命小人，则必乱国。

象曰：地中有水，师^[1]。君子以容民畜众^[2]。

“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师中吉”，承天宠也^[3]。“王三锡命”，怀万邦也^[4]。

“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注释：

[1] 地中有水，师：犹地中有水，譬国之有师。《师》之内卦为坎，水也；外卦为坤，地也。是为“地中有水”，这是譬国之有师也。

- [2] 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为了兼并统一各氏族和部落而建立军队。“容民”，容纳人民。实际上是要把各氏族和部落的人民收容起来而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是武力的兼并和统一。“畜”，养也；“众”，师也，就是兵。“畜众”，即养兵，建立军队。
- [3] “在师中吉”，承天宠也：“在军队中服役好”，那是承受天的宠爱也。指战士和指挥员在军队中的服役言之：“吉”，指服役好。“承”，受也。“宠”，爱也。
- [4] “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将帅多奖赏，招来万国之人也。“王”，承上文“在师中吉”，可知指军队中的将帅。“锡命”，在师中服役好的赏赐之命也。“三”，泛言多也。“怀”，来。《诗·齐风·南山》：“既曰归止，曷又怀止？”郑玄笺：“言文姜既曰嫁于鲁侯矣，何复来为乎？”“万邦”，当指万国之人言之。因是赏赐服役好的人，其影响所及，则万国之人归之矣。

译文：

象曰：犹地中有水，譬国之有师。“君子”以兼并统一各氏族和部落而建立军队。

“行军按纪律”，失去纪律要打败仗。

“在军队中服役好”，受天之宠爱也；“将帅多给奖赏”，招来万国之人也。

“军队用车运送死亡人员”，战败大无功也。

“军队以奇列阵无咎”，未失其常道也。

“任用有经验的人统帅军队”，以其合于正道也。“任用缺乏经验的人要死人”，使用不当也。

“大君赏命”，以正军功也；“小人不任命”，用之必乱国也。

说《比》 卦八

本篇说《比》，言先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用政治威胁的

手段分区兼并统一各氏族部落和民族，实现“按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于是国家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

统一内部，兼并外族，终使有它志的边远部族亦前来归服。

国家建成，显示实力，处于中正之尊位。“王用三驱”，放失前禽，百姓不惊。这都是威武实力和政治威胁所造成的。不然，“无所终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1]。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2]

“比之自内”，不自失也^[3]。

“比之匪人”，不亦伤乎^[4]。

“外比”于贤，以从上也^[5]。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6]。舍逆取顺，“失前禽”也^[7]，“邑人不诫”，上使中也^[8]。

“比之无首”，无所终也^[9]。

注释：

[1] 地上有水，比：犹地上有水，譬分区以兼并。《比》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坎，水也。是为“地上有水。”地上之水，分区汇集。水如民众。则地上有水是大地上有分区之民众也。“比”，比并，兼并，统一也。言把大地上分区之民众兼并之也。这就是“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94页）在中国史实的记录。

[2]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初六爻辞，言“终使有它志的边远部族前来归服吉利”也。“有它吉”，“终来有它吉”之省。《象》传

未加训说。

[3] “比之自内”，不自失也：“统一从内部做起”，不使本民族分裂也。

“自”，自己，指本民族也。“失”，失之统一，指分裂。

[4] “比之匪人”，不亦伤乎：“统一不限本民族之人”，若限之，不亦有害乎。句中蕴含“若限之”之意。“伤”，害也。

[5] “外比”于贤，以从上也：“外部的人统一”于贤君，以服从于上国也。“贤”，指贤君，贤明之国君也。“上”，指上国，强盛之大国也。

[6]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显示统一”的“吉利”，处于中正之尊位也。《比》之九五，阳爻，居上卦之中位，是为“位正中”。正中，中正也。言处于符合正道之尊位也。

[7] 舍逆取顺，“失前禽”也：舍其逆网而逃，取其顺网而入，故放失前逃之禽兽也。《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礼记·王制》谓之“天子不合围”也。亦即天子田猎，从三面赶兽，留下前面让禽兽逃跑。《周易》谓之“王用三驱，失前禽”也。“逆”，反，反网也；“舍逆”，谓舍其反网而逃也。“顺”，顺网也。顺则进入罗网而被猎获也。

[8] “邑人不诫”，上使正也：“邑中百姓不惊骇”，君上使之然也。“上”，指君上。“正”，正中，指恰好如此也。

[9] “比之无首”，无所终也：“统一而无有实力的天子”，则无好结果也。上承“显比，王用三驱”，是显示实力，“无首”，反其义以言之，当指无实力矣。“终”，《周易》称好结果为终。《坤·六三》：“无成有终。”《谦》：“君子有终。”《困·九四》：“吝，有终。”《巽·九五》：“无初有终。”均指好结果言之。

译文：

象曰：犹地上有水，譬分区以兼并。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比诸侯。

《比》之初六爻辞，言“终使有它志的边远部族前来归服”之“吉”也。

“统一从内部做起”，不使本民族分裂也。

“统一不限于内部的人”，若限之，不亦有害乎。

“外部的人统一”于贤君，以服从于上国也。

“显示统一”之“吉利”，处于中正之尊位也。舍其逆网而逃，取其顺网而入，故放失前逃之禽兽也。邑中百姓不惊骇，君上使之然也。

“统一而无有实力的天子”，则无好结果矣。

说《小畜》 卦九

本篇说《小畜》，描绘了专偶婚制个体农户的一派和平自由的生活。

夫妇平等，妻子种田，还帮助丈夫打猎。在一次“密云不雨”，“风行天上”的好时机，两口子进行一次小田猎，从原路把猎物拉回来，车轮脱出辐条，夫妻吵了架。

驯养野禽，孵出了小禽，还把猎物捆绑送给邻人。

《象》传赞美它是父系社会的新的文明。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1]。君子以懿文德^[2]。

“复自道”，其义吉也^[3]。

“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4]。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5]。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6]。

“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7]。

“既雨既处”，德积载也 [8]。“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9]。

注释：

[1] 风行天上，小畜：风行天上，山雨将降，正是小田猎的好时机。《小畜》之下卦为乾，天也；上卦为巽，风也。是为“风行天上”。风行天上，“密云不雨”，正是小田猎的好时机也。

[2] 君子以懿文德：君子以赞美专偶婚制的文明之德。《蒙》卦记述从母系群婚制过渡到父系专偶婚制。《小畜》记述农业公社专偶婚制的个体农户，趁“密云不雨”，“风行天上”的气候变化之时节进行的一次小田猎，君子以之赞美父系社会的新的文明之德。“懿”，《集解》引虞翻说：“美也。”这里用作动词，意为赞美。

[3] “复自道”，其义吉也：“从原路返回”，其宜吉也。“复”，返也。“道”，往之故道也。“义”，宜也。《易》传常以义为宜。说《旅·象》传：“以旅在上，其义焚也。”《释文》：“一本作宜其焚也。”此义、宜通也。说《复·象》传：“频复之厉，义无咎也。”说《解·象》传：“刚柔之际，义无咎也。”说《渐·象》传：“小子之厉，义无咎也。”说《既济·象》传：“曳其轮，义无咎也。”说《贲·象》传：“舍车而徒，义弗乘也。”说《姤·象》传：“包有鱼，义不及宾也。”说《随·象》传：“随有获，其义凶也。”说《鼎·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高亨采王引之说，是也，今从之。

[4] “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把猎物用车子拉回来”，在中途，自不会丢失也。“亦不自失”，当言自不会丢失猎物也。

[5]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夫妻因车轮脱辐而吵架，不能正其家室矣。这说明专偶婚制，于此初期，妻子与丈夫有着平等的地位。

[6]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由野禽孵出的小禽警惕地爬出来”，最合主人之志愿也。“有”犹由也。“孚”借为孵。“上”犹言最也。

[7] “有孚挛如”，不独富也：“把猎物捆绑”，分送邻人，不一人独富也。

《九五·爻辞》省“富以（与）其邻”，故曰“不独富也”。

[8] “既雨既处”，德积载也：“雨过天晴”，得去积肥施耕除草也。“德”，得也；“积”，积肥也；“载”借为菑，谓施耕除草也。

[9]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丈夫出去打猎会扑空”，有所疑虑也。此言妇女积肥施耕除草，从事农业可靠；而丈夫打猎，就靠不住也。

译文

象曰：风行天上，山雨将降，正是小田猎的好时机。君子以赞美专偶婚制的文明之德。

“从原路返回”，其宜吉也。

“把猎物用车子拉回来”，在中途，自不会丢失也。

“夫妻因车轮脱辐而吵架”，不能正其家室矣。

“由野禽孵出的小禽，警惕地爬出来”，最合主人之志愿也。

“把猎物捆绑”，分送邻人，非一人独富也。

“雨过天晴”，得去积肥施耕除草也。丈夫出去打猎会扑空，有所疑虑也。

说《履》 卦十

本篇说《履》，上天下泽，形象地说明了践履的广阔性和伟大气魄，且非虚妄之想。是以君子以分辨如何上下，确定民志，就是完全可能的和有条件办到的事了。这对《履》卦思想的训说，可谓精辟其义，至于入神矣。

象曰：上天下泽，履^[1]。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2]。

“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3]。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4]。

“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 [5]。“咥人”之“凶”，位不当也 [6]。“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愬愬终吉”，志行也。

“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7]？

“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8]。

注释：

[1] 上天下泽，履：可上天下泽，践履。《履》之上卦为乾，天也；下卦为兑，泽也。是为“上天下泽”。此取象践履之广阔性和伟大气魄也。

[2]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君子以分辨如何上天下泽，确定人民之志愿。“上下”，承上文指“上天下泽”。

[3] “素履”之“往”，独行愿也：“践履按预定进行”，独行其志愿也。“素履”，有预定的行为，参见《履》注 [3]。

[4]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用心深远的人举事吉利”，守正道不自乱也。“幽”，深远也。“幽人”，用心深远的人也。参见《履》注 [5]。“中”正也，守正道也。

[5] “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脚偏跛能走不足以与竞行也。“与行”，参与竞赛之行也。

[6] “咥人”之“凶”，位不当也：“踩虎尾被吃掉”之“危险”，不得其所也。“咥人”之“凶”，爻辞：“履虎尾，咥人，凶”之省。“位”犹所也。“位不当”犹言所不当，即不得其所也。

[7] “夬履贞厉”，位正当也：“急躁鲁莽的行为，举事危险”，得其所耶？“夬”，快本字，“夬履”，言急躁鲁莽之践履也。参见《履》注 [10]。

“位正当”是前文“位不当”之疑词，即不得其所之义。

[8] “元吉”在上，大有庆也：“大吉”在上九爻，大有吉庆也。“元吉”，是“视履，考详其旋，元吉”之省。“在上”，指上述辞在上九爻也。

译文：

象曰：可上天下泽，践履。君子以分辨如何上下，确定人民志愿。

“行为按预定进行”，独行其志愿也。

“用心深远的人举事吉利”，守正道不自乱也。

“眼睛不好能看”，不足以有明视也。“脚偏跛能走”，不足以与竞行也。“踩虎尾被吃掉”之“危险”，不得其所也。“只知勇武的人去做大君”，其志刚愎也。

“谨慎将事终吉利”，其志愿得行也。

“急躁鲁莽之行为，举事危险”，得其所耶？

“审慎行事，思考周详反复，大吉”，在上九爻，大有吉庆也。

说《泰》 卦十一

本篇说《泰》，认为乾阳之气下降，坤阴之气上升，两相交感，万物通泰，生生不息。“君主”就在于根据这一变化进行裁断促成天地之道，辅助其宜，以佐佑人民。这符合老子“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思想而有发挥。阴阳交感，万物通泰，此“万物之自然”，“天地之道”也。然后，化而裁之，促而成之，辅助其宜，以佐佑民。此“辅”之义也。则万物之自然，天地之道，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主要的决定的因素。人的作

用在于认识，财（裁）成，辅佐，如此而已。

如拔茜草，进行顺利，就要懂得其表现于外的种类形状特征。涉水不沉，就要把匏瓜挖空绑在身上。茜草的种类形状特征，过涉灭顶，匏空不沉，此自然也，天地之道也。有了认识，乃可以为我所用。对于自然，无所改变，辅助其宜，唯利用之而已。以之佐佑人民，则可取得成功，万事通泰，其用无穷。此自然之泰也。先蔑与中行为友，情谊交厚，其亡秦也，“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参见《左传》文公七年）天旱粮食紧张，有储备者慷慨馈赠。帝乙把女儿嫁给文王，殷周实行联姻。此社会之泰也。

然而有泰必有否，未有平而不坡，未有往而不复，此天地之法则，唯所用之，在乎其人。城墙倾覆于濠中，为敌人所攻破，用兵之命乃乱，则否矣。

象曰：天地交，泰^[1]。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2]。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3]。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4]。

“无往不复”，天地际也^[5]。

“翩翩不富”，皆失实也^[6]。“不戒以孚”，中心愿也^[7]。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8]。

“城复于隍”，其命乱也^[9]。

注释：

[1] 天地交，泰：天地交感，万物通泰。《泰》之下卦为乾，天也；上卦

为坤，地也。是为“天地交。”天地交，谓天之乾阳之气下降，地之坤阴之气上升，乃两相交感，而万物通泰，生生不息也。

- [2]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主”以化裁促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以佐佑人民。“后”，指君主，《书·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又：“后非众，罔与守邦。”“财”，朱熹说：与“裁同”（《周易本义》注），“财成”，言化而裁之，以促成之也。“左右”借为佐佑，辅助也。

- [3]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拔茜草进行吉利”，其种类形状特征表现于外也。“拔茅征吉”是“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之省。“茅”，茜草；“征”，朱熹说：“行之也。”（《周易本义》注）“志”通诰，标诰也。言茜草之种类形状特征也。

- [4]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把匏瓜挖空借以渡河不沉没，先蔑得助于中行桓子”，其经验和情谊值得发扬光大也。“包荒”是“包荒用冯河不遐遗”之省，参见《泰》注[7]、[8]、[9]。“得尚于中行”是“朋亡，得尚于中行”之省，参见《泰》注[10]。

- [5] “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未有平而不坡，未有往而不复”，此天地之法则也。“无往不复”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之省。《释文》作“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复。”《集解》本亦作“无平不陂。”“际”，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按：“当读为蔡。二字同声系，古通用。《小尔雅·广诂》：‘蔡，法也。’《书·禹贡》：‘二百里蔡。’伪《孔传》：‘蔡，法也。’此蔡有法义之证。进而考之，蔡与臬、艺古音相近。《小尔雅·广诂》：‘臬，法也。’《书·康诰》：‘汝陈时臬。’伪《孔传》：‘汝当布陈是法。’《左传》昭公十六年：‘而共无艺。’杜注：‘艺，法也。’昭公二十年：‘布常无艺。’杜注：‘艺，法制也。’盖蔡与臬、艺乃一音之转，故均可训法。”

- [6] “翩翩不富”，皆失实也：“慷慨不自独富，馈赠邻人”，皆失财物也。“翩翩不富”是“翩翩不富，以其邻”之省。参见《泰》注[14]、[15]。“实”，《说文》：“富也。”引申为财物。《左传》文公十八年：

“聚斂积实。”杜注：“实，财也。”《国语·晋语》：“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韦注：“实，财也。”《礼记·表记》：“耻费轻实。”郑注：“实谓财货也。”此言天旱，邻人无储备，是“失实”也；有储备者馈赠之，是亦“失实”也，是为“皆失实”也。

[7] “不戒以孚”，中心愿也：“不把所得作储备”，内心所愿也。“戒”，备也。“孚”，俘获，得也，参见《泰》注[16]。

[8]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帝乙把女儿嫁给文王实行和亲”，得其正而出于两国之所愿也。“以祉元吉”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之省。“祉”，福也，指和亲。“中”，正，得其正也。

[9] “城复于隍”，其命乱也：“城墙倾覆于濠沟被敌人攻破”，其用兵之命乃乱也。“城复于隍”是“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之省。

译文：

象曰：天地交感，万物通泰。君主以化裁促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以佐佑人民。

“拔茜草进行吉利”，其种类形状特征表现于外也。

“把匏瓜挖空借以渡河不沉没、先蔑得助于中行桓子”，其经验和情谊值得发扬光大也。

“未有平而不坡，未有往而不复”，此天地之法则也。

“慷慨不自独富，分送邻人”，皆失财物也。“不以所得作储备”，内心所愿也。

“帝乙把女儿嫁给文王，和亲大吉”，正而出于两国之所愿也。

“城墙倾覆于濠沟被敌人所攻破”，其用兵之命乃乱也。

说《否》 卦十二

本篇说《否》，认为乾阳之气在上，坤阴之气在下，天地不交感，万物不遂其生，故曰：“否。”

“泰”，有自然之“泰”，社会之“泰”。“否”亦然，有自然之“否”，社会之“否”。而“反其类”。

如拔茜草，其种类形状特征在于人的识别。不识别，就找不到，则“否”矣。

社会之“否”，君子当之，以俭朴为德，避其祸难，而不以利禄为荣。

“否”有两重性，有时可以是“泰”，亦可以是“否”，因人而异，相互转化。

以茅苇包肉，于小人表示生活改善，是“泰”；于大人则表示没落，则为“否”矣。因大人不同于群民也。以茅苇包美味，于大人，与其地位不相当也。有“否”必有“泰”，“否”“泰”相依。有奖赏，无过错，其志得行，是“泰”。克服闭塞不当其人的事，于大人所以吉利，与其地位相当也，是“泰”。“否”的结果是跌交，然而“否”极“泰”来，先“否”后喜，这是一个规律。“否”是不会长久的。逢“否”之时，灰心丧气，岂有以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1]。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2]。

“拔茅征吉”，志在君也^[3]。

“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4]。

“包羞”，位不当也 [5]。

“有命无咎”，志行也 [6]。

“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7]。

“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8]。

注释：

- [1] 天地不交，否：天地不交感，万物否闭。《否》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乾，天也。天上地下，是为“天地不交。”天地不交，谓天之乾阳之气在上，地之坤阴之气在下，乃不相交感，而万物否闭，不遂其生矣。
- [2]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君子以俭朴为德，避其祸难，不可以利禄为荣。此言逢否之时，宜安于贫贱，不可苟图富贵也。
- [3] “拔茅征吉”，志在君也：“拔茜草进行吉利”，其种类形状特征在于人的认识。“志”借为诿。茜草之种类形状特征也。“君”，泛言拔茜草之人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认识，就拔不到，则否矣。
- [4] “大人否亨”，不乱群也：“以茅草包肉，于大人表示没落”，不同于群民也。此承“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省。谓同一事物，由于条件不同，“泰”可以转化为“否”。“不乱群”，不混乱于群民，即不同于群民也。
- [5] “包羞”，位不当也：“以茅苇包美味”，与其地位不相当也。“包羞”，承上文“包承”，省“小人吉，大人否亨”。
- [6] “有命无咎”，志行也：“有奖赏，无过错”，其志得行也。“有命”，下承“无咎”，可知是奖赏之命也。
- [7] “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克服闭塞不当其人的事，于大人之所以吉利”，与其地位正相当也。“大人”之“吉”是“休否，大人吉”之省。参见《否》注 [9]。

[8] “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否”的后果是“跌交”，何能长久哉！此释“先否后喜”，认为“否”极“泰”来，逢“否”之时，不用丧气，必须积极对待之也。

译文：

象曰：天地不交感，万物否闭，君子以俭朴为德，避其祸难，不可以利禄为荣。

“拔茜草进行吉利”，其种类形状特征在于人的识别。

“以茅苇包肉，于大人表示没落”，不同于群民也。

“以茅苇包美味”，与大人地位不相当也。

“有奖赏，无过错”，其志得行也。

“克服闭塞不当其人的事，于大人之所以吉利”，与其地位正相当也。

“否”的后果是“跌交”，何能长久哉！

说《同人》 卦十三

本篇说《同人》。展示了古代战争一个战役的概貌。

军事指挥员严密地注意天气和烽火，根据敌情以本族战士辨别其动向组织战争。

有了敌情，在王门外聚众检阅；在宗庙受命；遇上强大之敌，埋伏战卒于丛林，不是时机绝不进攻；登上敌国城墙，城未下，即使敌军主力陷于困境，还要扫除侧翼之进攻。

“抗兵相若，哀者胜矣。”（《老子道德经》六十九章）先头部队开初呼号激战，以其合于正义者。加上主力的配合，就一定取得全胜。最后班师回驻邑外，完成预期目的。表现了对于

战争的性质，军队组织的严密，战事的严肃，战法出于敌情方面的相当深刻的认识。

象曰：天与火，同人^[1]。君子以类族辨物^[2]。

“出门同人”，又谁“咎”也^[2]。

“同人于宗”，“吝”道也^[3]。

“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4]。

“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5]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6]。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7]？

注释：

[1] 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注意天气与烽火，聚合军队。君子以本族之战士辨别敌军动向而组织战争。《同人》之上卦为乾，天也；下卦为离，火也。是为“天与火”也。这是说要注意天气和烽火，根据敌情，聚合军队。“同”，聚也。“人”，众也，指军队。“同人”，聚众，就是聚合军队。“类族”指属于战士之类的族人。古代多为民族战争。“物”，敌军动向。老子说：“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老子道德经》二十九章）认为敌军动向，有的前行，有的后随；乃可轻嘘引之，乃可重风吹之。有的强盛，有的羸弱；乃可挫败，乃可歼灭。正是把“物”视为敌军动向的。

[2] “出门同人”，又谁“咎”也：在王门外聚合军队，又有谁责怪呢？

“出门同人”，“同人于门”也。出王门，在王门外也。有了敌情聚合

军队在王门外检阅也。

- [3] “同人于宗”，“吝”道也：“聚合军队于宗庙受命”，“不得已”之道也。军队在王门外检阅后，在宗庙受命出战也。“吝”，出于不得已也。
- [4] “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埋伏战卒于丛林”，抗击刚强之敌也。“长时间不进攻”，等待全已灭敌时机而行动也。“伏戎于莽”，参见《同人》注[6]。“三岁不兴”，参见《同人》注[8]。“安行”，等待安全而行动也，指保全自己，消灭敌人之时机而言之也。
- [5] “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登上敌国城墙”，义为“城未下”也。其所谓“进攻吉利”，那是敌军主力陷于困境而反攻其侧翼也。“吉”，“攻吉”之省。“则”借为侧。则、侧同声系，古通用。《庄子·列御寇》：“醉之以酒而观其侧。”《释文》：“侧或作则”是也。“反则”，即反攻其侧翼也。此言敌军主力受困，其侧翼声援，攻城部队反攻也。
- [6]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先头部队开初呼号激战”，以其合于正义也。“与主力会合”，言相与克敌制胜也。“同人”之“先”，“同人先号咷”也。“中”，合也，“直”，理直也。“中直”指合于正义也。
- [7]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凯旋班师回驻邑外”，其志岂未完成哉？“同人于郊”，是战争结束后，胜利班师，回驻于本国的郊外也。“得”，完成。《红楼梦》第十六回：“已经传人画样去了，明日就得。”

译文：

象曰：注意天气与烽火，聚合军队。君子以本族之战卒辨别敌军动向而组织战争。

“在王门外聚合军队检阅”，又有谁责怪呢？

“聚合军队于宗庙受命”，不得已之道也。

“埋伏战卒于丛林”，抗击刚强之敌也。“长时间不进攻”，等

待全已灭敌之时机而行动也。

“登上敌国城墙”，其义为“城未下”也。其所以“吉利”，那是敌军主力陷于困境而反攻其侧翼也。

“先头部队”之“开初呼号激战”，以其合于正义也。“与主力会合”，是说相与克敌制胜也。

“凯旋班师回驻邑外”，其志岂未完成哉？

说《大有》 卦十四

本篇说《大有》，描绘丰收的繁忙景象。用大车拉农产品，高高地堆在车上而不会倾倒。天子飧宴公卿，而种粮食的“小人”遭剥削没有份儿，丰收来之不易，天旱要曝巫求雨。看来水利是一个严重问题，大概是靠天吃饭的缘故吧！

丰收季节，防止抢粮，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君子”号召不互相侵害，遏止邪恶，发扬善行，顺乎天，美乎遵循天命，但还是有抢粮的。那来抢粮的给抓住被捆绑起来，以诚信启发其认识。俘虏气势汹汹不屈服。然而吉利的，平易地对待了他而未使之疲困。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1]。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2]。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3]。

“匪其彭无咎”，明辩皙也^[4]。

“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5]。“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6]。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注释：

- [1] 火在天上，大有：火星现于天上，正是大丰收的季节。《诗·幽风·七月》：“七月流火”，“亨葵及菽”，“食瓜”，正是“大丰收”的季节，故曰：“大有。”古人称农业丰收为“有”，“有年”，“大有年”也。
- [2] 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君子以遏止邪恶，发扬善行，顺乎天，美乎遵循天命。丰收季节，必须保护作物，防止抢劫盗窃粮食也。故下承“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 [3] 小人害也：小人遭剥削也。“害”，损害，指剥削言之。
- [4] “匪其彭无咎”，明辩皙也：“天旱曝巫求雨，不要责怪”，应明白分辨清楚也。“匪”，借为沸，曝也。“彭”借为烜，求雨之男巫也。“辩”通辨，分辨也。“皙”，亦作晰，《说文》：“昭明也，从日析声。”
- [5] “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那来抢粮的给抓住被捆绑得紧紧的”，诚信启发其认识也。“厥”，其；“孚”，俘虏，下云：“大有，无交害”，可知是来抢粮给抓住了；“交”借为绞，绑紧也。“信”，诚信；“发”，启发；“志”，意志，认识也。
- [6] “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俘虏气势汹汹”之“吉利”，平易待之而未使之疲困也。“威如”，气势威严也；“易”，平易；备、惫古通用。惫，疲困也。

译文：

象曰：火星现于天上，正是大丰收季节。君子以遏止邪恶，发扬善行，顺乎天，美乎遵循天命。

《大有》初九爻辞，“不互相侵害”也。

“用大车把农产品拉回来”，高高地堆积在车上而不倾倒也。

“公卿接受天子的飧宴”，“小人”遭剥削没有份儿。

“天旱曝巫求雨，不要责怪”，应明白分辨清楚也。

“那来抢粮的给抓住被捆绑得紧紧的”，以诚信启发其认识也。“俘虏气势汹汹”之“吉利”，平易待之而未使疲困也。

“大丰收”的大吉利，“来于上天的保佑”也。

说《谦》 卦十五

本篇说《谦》，精辟阐明谦虚的本质。较之古经和《彖》传深远矣。

“地中有山，谦”。地卑而山高，朱熹说：是“以卑蕴高”也。学博而不自是，才高而不自满，功成而不自伐，位尊而不自矜，名成而不自彰，是卑也。所以然者，去其骄矜，益其不足，与物相称，以趋于平。是蕴高也。是谦之用也。

故卑恭自律，谦虚自得，万民敬服，无不顺利，不违法则。其志未得，用于行军打仗，征讨不服，皆不可离乎谦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1]。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2]。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3]。

“鸣谦”，志未得也〔4〕。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注释：

- 〔1〕地中有山，谦：以卑蕴高，谦。《谦》之上卦为坤，地也；下卦为艮，山也。是为“地中有山”。地卑而山高，朱熹说：是“以卑蕴高”也。
- 〔2〕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君子以去其骄矜，益其不足，与物相称，以趋于平。“裒”（pou 怀），刨除，减少。“多”，推重，赞美。《汉书·灌夫传》：“士亦以此多之。”自多，自我推重、赞美，则为骄矜耳。“称物”，称于物，与物相称也。“平施”，使趋于平衡也。朱熹说：“裒多益寡，所以称物之宜，而平其施，损高增卑，以趋于平，亦谦之意也。”（《周易本义》）
- 〔3〕“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所得不独富，分与邻人，可用于侵略征伐”，是征讨不服之人也。“利用侵伐”是“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之省。
- 〔4〕“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谦虚自得”，其志未得，可用于“行军打仗，征讨敌国”也。此言谦虚亦可用于军事也。此亦老子“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老子道德经》六十一章）之义也。

译文：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是以去其骄矜，益其不足，与物相称，以趋于平。

“最谦虚的人”，卑恭以自律也。

“谦虚自得，举事吉利”，内心以谦虚为自得也。

“有功劳而谦虚的人”，万民敬服也。

“无不顺利，指挥谦虚”，不违法则也。

“所得不独富，分与邻人，可用于侵略征伐”，征讨不服之

人也。

“谦虚自得”，其志未遂，可用于“行军打仗，征讨敌国”也。

说《豫》 卦十六

本篇说《豫》，“雷出地奋，豫。”言雷出地上，震动万物，于时为春也。一年之计在于春，故必须预计也。国之大事，其预计，尤昭慎重。故预计既定，先王以奏乐颂德，洋洋而盛，进之上帝，使祖考同飨。所以请命也。不预计而犹豫则凶。预计迂缓不得其所。其志大行，那是出于预计，凡事预则立也。刚愎自用，则举事出问题。而有了问题，总有解救之法。冥思如何预计，则可以长久也。

象曰：雷出地奋，豫^[1]。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2]。

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当也^[3]。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4]。

“冥豫”在上何，可长也^[5]。

注释：

[1] 雷出地奋，豫：雷出地上，震动万物，于时为春，在于预计。《豫》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震，雷也。是为“雷出地奋”。“奋”，动

也。雷震万物也。《说卦》传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孔颖达疏：“以震是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春时万物出生也。”

[2]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先王以奏乐颂德，洋洋而盛。进之上帝，祖考同飨。《周易集解》引郑玄曰：“殷，盛也。荐，进也。”崇德，尊崇其德，颂德也。“配”，《周易集解》引郑玄曰：“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故《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此以一年之预计，向上帝与祖考请命，以昭慎重也。

[3] 位不当：不得其所也。“位”犹所也，所不当，不得其所也。言预计于于，迟缓，超越时宜也。

[4] 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六五爻辞：“举事出问题”放任其刚愎也。“总可以解救”，正道未尽丧也。“贞”，举事也。“疾”，毛病，指问题，“乘”，驾御，引申为放任。“恒不死”，承上“举事出问题”，言总可解救，不会彻底垮下也。

[5] “冥豫”在上何，可长也：上六爻辞：“冥思如何预计”，则可长久也。“在上”，指上六爻辞也。“冥豫……何”，言冥思苦想如何预计也。“可长”，凡事预则立，苦思如何预计，则可长久立住也。

译文：

象曰：雷出地上，震动万物，于时为春，在于预计。先王以奏乐颂德，洋洋而盛，进之上帝，祖考同飨。

初六爻辞：“满足于犹豫”，其志则穷，是以“凶”也。

“夹在石缝中，不待终日即脱出，举事吉利”，以其合于正也。

“预计迂缓，悔而又悔”，不得其所也。

“由有预计，大有获得”，其志大行也。

六五爻辞：“举事出问题”，放任其刚愎也。“总可解救”，正

道未尽丧也。

上六爻辞：“冥思如何预计”，则可长久也。

说《随》 卦十七

本篇说《随》。认为存在一种必然性，如时序之推移，昼夜之更替。此所谓“正”，此所谓“正道”也。

人必须随从正道，如“雷出地奋”（《豫·象》传）“泽上有雷”（《归妹·象》传），是雷之出也；“雷在地中”（《复·象》传）；“泽中有雷”（《随·象》传），是雷之入也。其出其入，与时序相随也。亦如人之寢息，与暮夜相随也。

正因为如此，人的头脑必须适应事物运动而有变化，随从正道，则出门办事俱获成功，随从正道而不失也。

正因为如此，孰为正？孰为正道？乃有“小子”之见，“丈夫”之识。听从“小子”；是未能兼听而失丈夫也；听从“丈夫”，则必须舍弃“小子”低下之见也。

听从真知灼见而有获得，有时亦难免于凶祸。这是由于事物的复杂性。然而所信在道，昭明有事功也。相信的是真理，立于正中而已也。

殷纣听信谗言，拘囚文王于羑里，正道穷也。

象曰：泽中有雷，随^[1]。君子以向晦入宴息^[2]。

“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3]。

“系小子”，弗兼与也^[4]。

“系丈夫”，志舍下也 [5]。

“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6]。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7]。

“拘系之”上，穷也 [8]。

注释：

- [1] 泽中有雷，随：雷伏于秋，与时相随。《随》之外卦为兑，泽也；内卦为震，雷也。是为“泽中有雷”。按《易》传，雷之出入，“震，东方也”（《说卦》传），“斗柄指东为春”（《正义》疏），“雷出地奋”，“泽上有雷”，是雷出也；“兑，正秋也。”（《说卦》传）“又位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正秋八月也。”（《正义》疏）“雷在地中”，“泽中有雷”，是雷入也。是阳气上升而雷发，阴气上升而雷伏也。是雷与时相随也。
- [2]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君子以暮夜入寝息。《周易集解》引郑玄曰：“晦者，冥也。”“向晦”犹暮夜也。“宴”，逸，张衡《东京赋》：“乃宴斯息。”则“宴息”，指逸息，即寝息也。
- [3] “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头脑适应事物运动而有变化，随从正道吉利也。“出门办事俱获成功”，随从正道不失也。“官”，心之官也，指头脑。“渝”，变也。
- [4] “系小子”，弗兼与也：听从“小子”之见，未能兼听而失“丈夫”也。“系小子”是“系小子，失丈夫”之省。“与”，赞与。《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在这里，亦听从之意，则“兼与”，犹兼听也，未能兼听“丈夫”之见而失之也。
- [5] “系丈夫”，志舍下也：听从“丈夫”之见，决心舍弃低下之见也。“志”，立志，指决心。“下”，低下，指“小子”之见也。
- [6] “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听从真知灼

见期有功”，也难免于凶祸。然而“所信在道”，“昭明”有事功也。这是说听从“丈夫”之见，本来是正确的。由于事物的复杂性，亦难免于招致凶祸。然而，相信的是真理，终归有事功为证也。

[7]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相信的是真理之吉利”，立于正中也。

“孚”，信也。“嘉”，“准绳嘉量。”（《汉书·律历志上》）指一种准则，标准，引申之即为真理。“位”犹立也，“位正中”，立于正中也。

[8] “拘系之”上，穷也：上六爻辞：“拘囚文王于羑里”，殷纣道穷也。

“拘系之”，参见《随》注 [13]。

译文：

象曰：雷伏于秋，与时相随。君子以暮夜入寝息。

“头脑适应事物运动而有变化”，随从正道吉利也。“出门办事俱获成功”，随从正道而不失也。

“听从小子之见”，未能兼听而失丈夫也。

听从丈夫之见”，决心舍弃低下之见也。

“听从真知灼见期有成功”，亦难免有凶祸意义之事也。“所信在道”，“昭明”有事功也。

“相信真理吉利”，立于正中也。

上六爻辞：“拘囚文王于羑里”，殷纣之道穷也。

说《蛊》 卦十八

本篇说《蛊》，可知从母系群婚制过渡到父系专偶婚制，经历过一个很长的时间。那是君子倡导，鼓动人民，培育新道德，形成一股风气，然后才逐渐做到约定成俗的。

象曰：山下有风，蛊 [1]。君子以振民育德。

“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2]。

“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3]？

“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4]。

“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5]。

“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注释：

[1] 山下有风，蛊：山下有一股风，号召完成既创而未竟之事业。《蛊》之下卦为巽，风也；上卦为艮，山也。是为“山下有风。”山喻贤人，风喻德教，谓在贤人的倡导下，有一股德教之风也。《蛊》，故，声通。“蛊者事也”（《序卦》传），如“五帝之蛊事”（《尚书大传》，可知指故事，既创而未竟之事也。

[2] “干父之蛊”，意承考也：“干父亲之既创事业”，意在继承其父也。“干父之蛊”，指完成父系婚姻制之转变也，参见《蛊》注 [4]。“考”，古时对在世和去世之父之称谓也。《书·舜典》：“百姓如丧考妣。”《尔雅·释亲》：“父曰考，母曰妣。”《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

[3] “干母之蛊”，得中道也：“继续干母亲之故事”，岂是正道哉？“干母之蛊”，继续坚持母系婚姻制之事，参见《蛊》注 [7]。“得中道”，当为加重语气之疑词。爻辞说：“干母之蛊，不可贞”也。

[4] “裕父之蛊”，往未得也：“发扬父亲既创之事业”，前进有阻力也。“裕”，充裕，引申为发扬。参见《蛊》注 [8]。“往未得”，释爻辞；“往见吝”，意为前进未得，推行有阻力也。

[5] “干父用誉”，承以德也：“干父亲之既创事业，要褒扬”，以其接受新的人伦道德也。“干父用誉”是“干父之蛊，用誉”之省。“承”，承受，接受。“德”，指父系婚姻制之人伦道德也。

译文：

象曰：山下有一股风，号召完成既创而未竟之事业。君子以鼓动人民，培育新道德。

“于父亲的既创事业”，意在继承其父也。

“继续坚持母亲的故事”，岂是正道哉？

“干父亲的既创事业”，终归没有错。

“发扬父亲的既创事业”，前进有阻力也。

“干父亲的既创事业，要褒扬”，以其接受新道德也。

“不做官”，在家继承父业，其志可效法也。

说《临》 卦十九

本篇说《临》，可知地主阶级在其取得政权的前后一个历史阶段，还是有其革命性的。这主要表现于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关心。

泽水低于田地，有了旱象，新兴地主阶级“侯王”，要求官员都下去视察，号召教育关心人民防旱，收容保护饥民。不要听任旱情自然发展，开仓粟赈济，忧农民所忧，把督促视察放在心上。充分体现它作为“真老虎”的勃勃生气。

象曰：泽上有地，临^[1]。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2]。

“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3]。

“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4]。

“至临无咎”，位当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5]。

“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注释：

[1] 泽上有地，临：泽水低于田地，视察防旱。《临》之下卦为兑，泽也；上卦为坤，地也。是为“泽上有地”。是泽水低于田地，旱象也。卦辞说：“至于八月，有凶”，正是说的天旱。天旱，故必须监临，视察以防旱也。

[2]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君子以教育关心人民，至于无穷：收容保护人民，至于无疆。“教思”与“容保民”并提，教思下当省“民”字。即“教思民无穷，容保民无疆。”“思”，念也。犹今曰关心。教思民，言教育关心人民，天旱，教育关心抗旱自救也。“容”，收容。容保民，言收容保护人民，天旱，收容保护饥民也。

[3] 未顺命也：不可听任天旱之自然也。“顺”，听任，听任其自然也。“命”，指人对之以为无可奈何的某种必然性也。这里指天旱。

[4] “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赈济视察，于位不当耶？“尽忧农民所忧”，“旱灾”，不可长久也。“甘临”，参见《临》注[4]。“位不当”承“‘既忧之’，‘咎’不长也”，可知为疑词，加重语也。

[5] “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了解民情，是大君应做的事”，谓其行正也。“大君之宜”前省“知临”二字。“中”，正也。“行中”，行正也。

译文：

象曰：泽水低于田地，视察防旱。君子以教育关心人民，至于无穷；收容保护人民，至于无疆。

“都下去视察，于农业生产有好处”，其用心行为正也。

“都下去视察，吉无不利”，不可听任天旱之自然也。

“赈济视察”，于位不当耶？“尽忧农民所忧”，“旱灾”不可长久也。

“得当视察，那不错”，于位当也。

“了解民情是大君应做的事”，谓其行正也。

“督促视察吉利”，把督促放在心上也。

说《观》 卦二十

本篇说《观》，认为各地之风俗不同，有好有坏，要观察。先王就是根据这种观察来设立教化的。

幼稚的童子之见，妇人的一孔之见都不好。

主张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尊重归服之人，观察他族百姓的意志，以决定行为进退。这才不失正道，是一种不平凡的意志。

象曰：风行地上，观^[1]。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2]。

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3]。

“观国之光”，尚“宾”也^[4]。

“观我生”，观民也。

“观其生”，志未平也^[5]。

注释：

- [1] 风行地上，观：风俗行于各地，要观察。《观》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巽，风也。是为“风行地上”。取象人民风俗行如各地也。风俗有好有坏，好的要推行，坏的要改革，所以要观察。
- [2] 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先王以观察方情民俗建立教化。《说文》：“省，视也。”《尔雅·释诂》：“省，察也。”“方”，各地方也，邦也。
- [3] “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以决定行为进退”，未失正道也。“观我生进退”，见《观》注[7]。
- [4] “观国之光”，尚“宾”也：“观察国家之礼仪”，尊重“归服之人”也。“观国之光”，见《观》注[8]。
- [5] “观其生”，志未平也：“观察他族百姓的意志”，其志不平凡也。“观其生”，见《观》注[10]。

译文：

象曰：风俗行于各地，要观察。先王以观察方情民俗设立教化。

初六爻辞：“幼稚之见”，小人认识事物之道也。

“女人办事的一孔之见”，也是不好的。

“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以决定行为进退”，不失正道也。

“观察国家之礼仪”，尊重归服之人也。

“观察本族百姓的意志”，观察民情也。

“观察他族百姓的意志”，其志不平凡也。

说《噬嗑》 卦二十一

本篇说《噬嗑》，认为对作奸犯科者戴上刑械，如电昭明，

如雷威力，“小惩而大诫”，先王正是以此明示其刑罚，告诫以法律的。

柔“乘刚”，以下犯上，“灭足”则不行，“灭耳”则听不明，惩罚得当，有利于险恶纠正，不再扩大。完全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于平民和奴隶丝毫没有一点同情之心。

象曰：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1]。

“履校灭趾”，不行也。

“噬肤灭鼻”，乘刚也 [2]。

“遇毒”，位不当也 [3]。

“利艰贞吉”，未光也 [4]。

“贞厉无咎”，得当也。

“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5]。

注释：

[1] 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如电昭明，如雷威力，戴上刑械。先王以昭明其刑罚，告诫以法律。《噬嗑》之下卦为震，雷也；上卦为离，电也。是为“电雷”。蔡邕石经如此。今本作雷电。朱熹注：“当作电雷。”《周易本义》作“电雷”与《丰·象》传别，是也。今据改。电取象昭明，雷取象威力。戴上刑械，其明厉如此。

[2] “噬肤灭鼻”，乘刚也：“吃了兽鱼鲜肉，断其鼻”，以下犯上也。《噬嗑》之六二为阴爻，为柔。初九为阳爻，为刚。六二居初九之上，是为柔“乘刚”。柔“乘刚”，以下犯上也。

[3] “遇毒”，位不当也：“吃干肉中毒”，处于不判罪之位也。“遇毒”是“噬腊肉遇毒”之省文。“位”，处于……位也。“当”，判罪。《汉书·路温书传》：“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颜师古

注：“当谓处其死也。”“位不当”，言处于不处罪之位也。不处罪，与爻辞“无咎”合。

- [4] “利艰贞吉”，未光也：“吃带骨干肉，得罚金矢，利于险恶纠正”，险恶不扩大也。“利艰贞吉”是“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之省文。“艰”，艰难，指险恶；“贞”，正也。言险恶之事得以纠正而吉也。“光”通广，引申为扩大。

- [5] “何校灭耳”，聪不明也：“戴上颈械，断其耳”，听不明也。“何校灭耳”，参见《噬嗑》注[12]。“聪”，孔颖达《〈夬·象〉传》九四曰：“同言不信，聪不明也。”言断其耳，受了重刑，从此，听事则不明矣。

译文：

象曰：如电雷明厉，戴上刑械。先王以昭明其刑罚，告诫以法律。

“戴上脚械，断其足”，不可行矣。

“吃了兽鱼鲜肉，断其鼻”，以下犯上也。

“吃干肉中毒”，处于不判罪之位也。

“吃带骨干肉，得罚金矢，利于险恶纠正吉利”，险恶不扩大也。

“吃干肉得罚黄金，惩罚严厉，不要责怪”，惩罚得当也。

“戴上颈械，断其耳”，听不明也。

说《贲》 卦二十二

本篇说《贲》，从对古经关于专偶婚制迎亲风俗记述的阐释，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古代来看，在这一发展中，火是最有代表性的。从使用篝火，到篝灯，人类经历原始的母系社会，转

变为父系社会，乃有专偶婚制的新的文明，乃有新的社会制度和种种人文。这成了君子知之应昭明“庶政”不敢轻心裁之刑狱。

象曰：山下有火，贲^[1]。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2]。

“舍车而徒”，义弗乘也^[3]。

“贲其须”，与上兴也^[4]。

“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5]。

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五之“吉”^[6]，有喜也。

“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注释：

[1] 山下有火，贲：山下有篝火，篝灯，此人类文明之表现。《贲》之下卦为离，火也；上卦为艮，山也。是为“山下有火”。“火”，篝火，架木柴在野外燃烧之火堆。人类懂得用火后，首先是篝火，用于烤焙食物和取暖。进一步用于生产，如育蚕。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诗：“桑间篝火却宜蚕，风土相传我未谙。”是也。后来，引火作灯，罩之竹笼以避风，是为篝灯。陆游《岁暮出游》诗：“竹院篝灯留度宿，旗亭会酒劝无归。”是也。这是人类的物质文明，一种人文。人文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婚姻伦理道德，等等。这里是以“火”，指代整个人文言之也。这是一个概述，训说着重讲专偶婚制迎亲风俗的新的文明。“贲”，《说文》：“饰也。”引申为表现。

[2]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君子以昭明种种政事，不敢轻心裁之刑狱。“以”，承“山下有火，贲”，谓以人文为指导也。“庶”，众也。《诗·

小雅·小明》：“我事孔庶。”“折”，裁也。亦“文明以上”，“化成天下”之义。

- [3] “舍车而徒”，义弗乘也：把脚装饰一番，宜其不乘车也。“舍车而徒”是“贲其趾，舍车而徒”之省文。由于装饰了脚，所以徒步走走，以检视其脚饰而不乘车也。
- [4] 与上兴也：有助于增添兴趣也。“与”，助也。《吕氏春秋·乐成》：“孰杀子产，吾其与之。”高注：“与，助也。”“上”，增添也。言有助于增添婚事之兴趣也。
- [5] “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举办终身之事”“吉利”，白头偕老，不相欺凌也。“永贞”，举办永久之事也。本卦言迎亲，可知指嫁娶终身之事也。“终”，承“永贞”，可知指终生言之，白头偕老也。
- [6] 六五之“吉”：六五爻辞：许婚之“吉利”。“吉”是“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之省文。言表示彩礼太少之后，终究是许婚了，故吉利。

译文：

象曰：山下有篝火、篝火，此人类文明之表现。君子以昭明种种政事，不敢轻心裁之刑狱。

“把脚装饰一番”，“下车徒步趋行”，宜其不乘车也。

“把胡须装饰一番”，有助增添兴趣也。

“举办终身之事吉利”，白头到老，不相欺凌也。

六四爻辞：处于疑虑之地位，“不是盗寇而是来求婚姻的”，终无怨尤也。

六五爻辞：许婚之“吉利”，有喜庆也。

“朴素婚礼好”，最合理想也。

说《剥》 卦二十三

本篇说《剥》，充分说明洪水泛滥的严重性和当时已是奴隶

制社会的事实。

洪水进入内室，淹没一脚深，逐步达到腹部的灾难性程度。

看来人们分为两个阶级。奴隶主贵族由平民或奴隶用车子载着他们走了。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平民阶层，那些与富有紧密关系的人避进了他们的宫廷。大多数平民和奴隶，没有地方去，坐下来啃食葫芦，那终归不是法子。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1]。

“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2]。

“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3]。

“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4]。

“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注释：

[1]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高处依附于低处，洪水可浸剥。只有那依附于较高低处的高处乃可以安居。《剥》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艮，山也。是为“山附于地”。山取象高处，地取象低处，此言高处依附于低处也。“上”指高处；“厚下”指较高的低处；“宅”，《尔雅·释言》：“居也。”

[2] “剥床以足以灭”，下也：“洪水进入内室淹没了脚”，浅也。“剥床以足以灭”是“剥床以足蔑”的另一种表述。前一“以”字犹及也。《论语·尧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后一“以”字通已。《公羊传》庄公元年：“群公子之舍则以卑矣。”则“以足以灭”，是及足已灭也。言洪水进入内室已淹没及足也。

[3] “剥床以辨”，未有与也：洪水进入内室淹没了膝盖，没法对付也。

“剥床以辨”，下省“蔑”字。参见《剥》注[4]。“与”，对付。《史记·燕世家》：“庞煖易与耳。”《韩诗外传》卷二“良非笃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与之哉？”

[4] “以宫，人宠”，终无尤也：“相继避入富户宫廷，那是些受宠幸的人”，终无怨尤矣。“以宫，人宠”是“贯鱼以宫，人宠”之省文。参见《剥》注[7]、[8]。“尤”，《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言不遭洪水淹没，不怨天，不尤人也。

译文：

象曰：高处依附于低处，洪水可以浸剥。只有那依附于较高低处的高处乃可以安居。

“洪水进入内室淹没了脚”，浅也。

“洪水进入内室淹没了膝盖”，没法对付也。

“洪水继续上涨无疑”，那高地、低地都将丧失也。

“洪水进入内室淹没了腹部”，接近灾难矣。

“相继避入富户宫廷，那是些受宠幸的人”，终归无咎矣。

“奴隶主贵族坐着车子走了”，是平民或奴隶用车子载之也。

“平民和奴隶坐下来剥食葫芦”，终究不是可用之法也。

说《复》 卦二十四

本篇说《复》，举气候为例，冬至一阳生，阳气渐盛，阴气渐消，乃有春夏，乃有雷行。是以“雷出地奋”（《豫·象》传），“泽上有雷”（《归妹·象》传）也；夏至一阴生，阴气渐盛，阳气渐消，乃有秋冬，雷乃隐伏。是以“雷在地中”（《复·象》传）也。这就是说事物无不是由阴阳两个方面所组成，乃

有矛盾，乃有斗争。“阳动用而阴复于静”，乃有变化。这表现为事物的静态转化为动态。这是事物的一个发展时期。事物的发展达到极致，矛盾的斗争，有如雷行，乃发生转化，组成新矛盾，化为新事物，是“阴动用而阳复于静。动复则静行”。这表现为事物又回到静态。事物就这样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种状态。这就是事物的运动。这就是所谓“复”。

事物的“复”，普遍存在，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这是无疑的。

有的事物的发展，“不远”即“复”，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和认识。

要完美地掌握和适应事物发展的“复”，必须谦恭下人。

认识和适应事物发展的“复”，那是以正道对自己的考察。

迷惑于“复”，那就要碰钉子。这就违反了君子之道。

至于“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则天而行”，则非所以适应“复”也，是未知“复”矣。

象曰：雷在地中，复^[1]。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2]。

“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休复之吉”，以下仁也^[3]。

“频复之厉”，义无咎也^[4]。

“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5]。

“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注释：

- [1] 雷在地中，复：动息地中，是返回静态。《复》之下卦为震，雷也；上卦为坤，地也。是为“雷在地中”。雷是阴阳二气的激烈冲突，表示显著的变化。“在地中”，是说这种冲突，变动已经停息，如隐伏于地中一样。《正义》曰：“冬至一阳生，是阳动用阴复于静也。夏至一阴生，是阴动用而阳复于静也，动复则静行。”这是根据气候的变化，说明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动态和静态。通过动态，解决矛盾，组成新事物，又回到静态，故曰：“复。”
- [2] 先王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先王以至日闭塞其关，商旅不行于道路，君主不考察各地方的政事。王弼注：“方，事也。……先王则天而行者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显然，这实际上是未知“复”的本质意义，而采取的一种形式的效法的方法。
- [3] “休复之吉”，以下仁也：“完美地返回静态之吉利”，以其谦恭下人也。“仁”假借为人。《论语·雍也》：“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耶？”朱熹注引刘聘君曰：“有仁之仁当作人。”“以下人”，以其谦恭下人也。谦恭下人，则兼听，兼听则明，乃能更好地认识和运用事物运动之规律也。
- [4] “频复之厉”，义无咎也：“普遍存在激烈变动返回静态这一严峻的事实”，这是无疑义也。“频复”，“厉”，见《复》注[11]、[12]。“义无咎”，其义无咎，谓无疑义也。
- [5] “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认识和适应往复运动而无失悔”，以正道自我考察也。“敦复”，见《复》注[14]。“中”，正也。“中以自考”，以正自我考察也。

译文：

象曰：动息地中，是返回静态。先王以至日闭塞其关，商

旅不行于道路，君主不考察各地方之政事。

“有的事物激变很快返回静态”，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和认识。

“完美地返回静态”，以其谦恭下人也。

“普遍存在激变返回静态这一严峻事实”，此无疑义也。

“中行桓子这个人恢复了职位”，以其遵从正道也。

“认识和适应往复运动而无失悔”，以正道自我考察也。

“迷惑于往复运动而碰钉子”，违反君子之道也。

说《无妄》 卦二十五

本篇说《无妄》，与《〈复·象〉传》相次为组。《复》举“至日”为例，论述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认为人必须以正道自我考察，“敦复无悔”，即研究、认识和适应事物之往复运动乃能无悔。这里进一步申说天下事有如雷行，事物之相互关系和联系，从无虚妄，所以先王勉力适应时令，养育万物。

这就是说事物和事物的变化无妄；人的行为必须与之相适应，亦不可有妄也。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道德经》十六章）也。譬事物之运动，犹阴阳变化，四时气节推移，此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者也；唯勉力适应，乃能养育万物，促成本业也。故不轻举妄动，谨遵常道而进，乃能遂行其志。不耕而获，不得富有也。“或系之牛，行人之得”，此无妄之事也。可以侦察，则无咎矣。主观猜测裁之邑人，“无妄之灾”也。可见，凡事皆有其本原，是本原的往来会合所形成，都是实在。幻想不能成为事实，主观猜测，则要犯错误。无论自然、社会，无不如此，可不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1]。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2]。

“无妄”之“往”，得志也。

“不耕获”，未富也。

“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之“药”，不可试也^[3]。

“无妄”之“行”。穷之灾也^[4]。

注释：

[1]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天下事有如雷行，物物相关，从无虚妄。“物与”，指事物之相互关系和联系。

[2]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先王以勉力适应时令，养育万物。《尔雅·释诂》：“茂，勉也。”焦循曰：“对犹应也”，指适应。

[3] “无妄”之“药”，不可试也：对非虚妄事件主观猜测之毛病，不可试用药治也。“无妄”是“无妄之疾”的省文。指“或系之中，行人之得”，出于主观猜测，裁之邑人的错误。言此主观猜测之错误而用药治，则不可试也。释“勿药有喜”。

[4] “无妄”之“行”。穷之灾也：不得妄行。如果妄行，则有跌跤之灾。释“无妄行，有眚。”文中有省辞，亦承之。

译文：

象曰：天下事有如雷行，物物相关，从无虚妄。先王以勉力适应时令，养育万物。

“不轻举妄动”，谨遵常道而“进”，乃得遂行其志也。

“不耕而获”，不得富有也。

“行人顺手牵走了牛”，主观猜测成了邑人的灾难也。

“可以侦察则不会错”，本应如此也。

“对非虚妄事件主观猜测的毛病”，不可试用“药治”也。

“不得妄行”。如果妄行，则有跌跤之灾也。

说《大畜》 卦二十六

本篇说《大畜》，下卦为乾，天也；上卦为艮，山也。是为“天在山中。”取象猎人进行大规模田猎，其驰骋之天下在山中也。像这样的田猎，非出偶然，那是“多识前言往行”，积累本身经验而展开的。那是训练有素和准备充足的。看来，其为人类以狩猎为主的一个特征的描述吧！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1]。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有厉利己”，不犯灾也^[2]。

“舆说辐”，中无尤也^[3]。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4]。

六四“元吉”，有喜也^[5]。

六五之“吉”，有庆也^[6]。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注释：

[1] 天在山中，大畜：天下在山中，猎人进行大规模田猎。《大畜》之内

卦为乾，天也；外卦为艮，山也。是为“天在山中”。天，天下，泛指人们所统治的活动的范围言之也。本卦记述大规模田猎，可知指猎人所统治和活动的天下在山中也。

- [2] “有厉利己”，不犯灾也：“要求严厉，于己有利”，不有害也。“有厉利己”，此承卦辞“大畜，不家食”，言进行大规模田猎，在山头吃饭，要求严厉，于己有利也。“犯”，发生，犹有也；“灾”，害也。“不犯灾”，言不有害也，此释“利己”。
- [3] “舆说辐”，中无尤也：“车轮脱了辐条，及时修治，中途不出事也。”辐通辐。“舆说辐”，当是古代之歌后语，以前文示义，隐去其后文也。“中”，中途，指大规模田猎之中途也。“尤”，过也，指事故。
- [4]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乘良马奔驰，娴习车马行列，有利于前进”，最合志愿也。“利有攸往”，是“良马逐，日闲舆卫，利有攸往”之省文。“上”犹最也。
- [5] 六四“元吉”，有喜也：六四爻辞：“把小牛圈起来大吉”，有喜庆也。六四“元吉”是“六四童牛之牯，元吉”之省文。
- [6] 六五之“吉”，有庆也：六五爻辞：“把奔突的大猪捆绑起来吉利”，有喜庆也。六五之“吉”是“六五豮豕之牙，吉”之省文。

译文：

象曰：天下在山中，猎人大规模进行田猎。君子以识记前人的言行，以积累其经验。

“要求严厉，于己有利”，不有害也。

“车轮脱了辐条，及时修治”，中途不出事也。

“乘良马奔驰，娴习车马行列，有利于前进”，最合志愿也。

六四爻辞：“把小牛圈起来大吉”，有喜庆也。

六五爻辞：“把奔突的大猪捆绑起来吉利”，有喜庆也。

“得到上天的保佑”，其道大行也。

说《颐》 卦二十七

本篇说《颐》，盖战国新兴封建“侯王”号召人民开阡陌之记述也。春秋之私田，是由下层奴隶主在井田外因地制宜私下开垦的。这里讲的是从上而下号召进行的，是君上施利泽于民广，民则柔顺以从于上。而君上崇高如山；刑罚威严如雷，施于天下。齐威王之故事颇似之。“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即墨之“田野辟，民人给”，就是《颐》卦之“拂经于丘”，“自求口实”。如果把农业开发，从《需》卦之试种成功到井田制的建立作为第一阶段，那末，“废井田，开阡陌”，就是它的第二阶段了，《颐》卦当为这个阶段的史录。

象曰：山下有雷，颐^[1]。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2]。

“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3]。

六二“征凶”，行失类也^[4]。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5]。

“颠颐”之“吉”，上施光也^[6]。

“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7]。

“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8]。

注释：

- [1] 山下有雷，颐：君上崇高如山，刑罚威严如雷，施于天下。开荒种粮，禁止抢掠。《颐》之下卦为震，雷也。上卦为艮，山也。是为“山下有雷”。山喻国君，雷喻刑罚。山下有雷取象国君崇高如山，刑罚威严如雷，施于天下也。古经记述“自求口实”，“拂经于丘”，“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可知，颐，是讲的开荒种粮，禁止抢掠也。
- [2] 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君子以戒慎言语，节约饮食。“慎言语”，当指不得煽动劫掠粮食也。“节饮食”，当指不浪费粮食也。
- [3] “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窥伺我口中吃的东西”，那是值不得崇尚的。“亦”，语助。《诗·周颂·臣工》：“亦何可求？”
- [4] 六二“征凶”，行失类也：六二爻辞：“为粮食而去征伐劫掠，危险”，行为失之暴戾矣。“征凶”是“颐征，凶”之省文。“类”通戾，暴戾，《左传》昭公十六年：“刑之颇类。”这里指“征”为恶行。
- [5]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永远不要这样做”，大悖于道也。引文前省“拂颐贞，凶”四字。
- [6] “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开荒种粮”之“吉利”，君上施利泽于民广也。“颠颐”后省“拂经于丘”四字。指要填满嘴巴，必须开荒种粮也。“施”，加。《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庄子·大宗师》：“利泽施乎万世。”“光”，通广。
- [7] “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开荒种粮，对定居”之“吉利”，是柔顺以从君上也。“居贞”之“吉”是“拂经，居贞，吉”之省文。“顺以从上”，承“上施光”，君上施利泽广而人民柔顺以从之也，前后正相呼应。
- [8] “由颐，厉，吉”，大有庆也：“走开荒种粮之道，艰难而吉利”，大

有吉庆也。“由颐”，指由“颠颐，拂经于丘”也。“厉”，谓“由颐”之艰难。“吉”，谓“由颐”终得吉利也。

译文：

象曰：君上崇高如山，刑罚威严如雷，施于天下，开荒种粮以禁抢掠。君子以戒慎言语，节约饮食。

“窥伺我口里吃的东西”，那是值不得崇尚的。

六二爻辞：“为粮食而征伐抢掠，危险”，行为失之暴戾矣。

“永远不要这样做”，以其大背于道也。

“开荒种粮”之“吉利”，君上施利泽于民广也。

“开荒种粮”，“对定居”之“吉利”，是柔顺以从其上也。

“走开荒种粮之道，艰难而吉利”，大有吉庆也。

说《大过》 卦二十八

本篇说《大过》。认为一定的事物表现为一定的质和度。过其度，则非其质和事物矣。泽水淹没木舟，舟沉泽底，大过其度，则不成为舟矣。

过度由人，如放置东西，用白茅铺垫，敬慎之至，则不失过度矣。栋梁弯曲，以其本末弱，中间载荷过重。未能注意及之，乃未加木以辅之也。而栋梁中间隆起，不是向下弯曲，则不会出事。

渡河水深过头是危险的。然而认识了，就不会有问题。不特自然事物如此，社会事物亦有之。老头子娶少女为妻，年龄过度以相配；老妇人找了年轻的丈夫，那也是丑事。譬如枯杨开花，怎能长久呢？

象曰：泽灭木，大过^[1]。君子以独立不惧，循世无闷^[2]。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3]。

“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过涉”之“凶”，不可“咎”也^[4]。

注释：

[1] 泽灭木，大过：泽水淹没木舟，大过其度矣。《大过》之下卦为巽，木也；上卦为兑，泽也。是为“泽灭木”。是泽水淹没木舟。舟所以浮，今舟沉泽底，则大过其度矣。

[2] 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君子以特立独行无所畏惧，隐居不仕，不失其乐。此言君子遇大过之事，知所举措，而不畏惧；遇大过之世，知所操守，而不苦闷也。

[3]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用白茅铺垫”，敬慎之至，则不失过度矣。“柔在下”，柔顺如在下位，言敬慎之至也。与《系辞》下传“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合。这说的是如何避免做出过度事来的问题。

[4] “过涉”之“凶”，不可“咎”也：“渡河水深过头”之“危险”，那不会有问题。“过涉”之“凶”是“过涉灭顶，凶”之省文。“不可咎”，释“无咎”，“可”语助，以“不可咎”或“无咎”示义，隐去后文，如“包荒，冯河，不遐遗”（《泰·九二》）是也。

译文：

象曰：泽水淹没木舟，大过其度矣。君子以特立独行，无所畏惧，隐居不仕，不失其乐。

“用白茅铺垫”，敬慎之至，则不失过度矣。

“老头子娶少女为妻”，年龄过度以相配也。

“栋梁弯曲”之“危险”，未加木以辅之也。

“栋梁中间隆起”之“吉利”，非向下弯曲也。

“枯杨开花”，怎能长久呢？“老妇人找了年轻的丈夫”，那也是丑事啊！

“渡河水深过头”之“危险”，可不会有问题呢！

说《坎》 卦二十九

本篇说《坎》。形象地揭露奴隶主贵族对于平民和奴隶的统治与镇压，有如祸水，相仍而至。而平民和奴隶已习于犯死行险。可见矛盾斗争的激烈。

作者站在同情平民和奴隶的立场，认为奴隶主贵族失道凶残。平民和奴隶犯死行险，只是求一点小得。而所设坎坑，险而且深，即使平掉小山丘也填不满。一旦掉进去，就莫想出来。

他们用两股三股绳索捆人，送进地牢，凶祸连年。送酒食者从窗口里纳取，这就是统治与被统治者的交会。

象曰：水洊至，习坎^[1]，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2]。

“习坎入坎”，失道“凶”也^[3]。

“求小得”，未出中也 [4]。

“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5]。

“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6]。

“坎不盈”，中未大也 [7]。

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8]。

注释：

- [1] 水洊至，习坎：祸水相仍而至，平民和奴隶已习于犯死，挺而走险。本卦两坎相重，坎，水也，是为“水洊至”。洊，再也，是水再至。王弼注：“相仍而至也。”古经记述奴隶主贵族对于平民和奴隶的残酷镇压，可知指祸水相仍而至也。“坎”，险也。“习坎”，习于犯险，指平民和奴隶在奴隶主贵族的镇压面前，已习于犯死，挺而走险也。
- [2]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君子凭借其日常经验行险，教习他人。承上“习坎”，可知“以常德行”，是凭借其日常经验以行险也。“习教事”，是教习他人行险也。
- [3] “习坎入坎”，失道“凶”也：“平民和奴隶习于犯死，挺而走险，即使是双重的坎坑凶险”。奴隶主贵族失道而凶残也。引文是“习坎”，“入于坎窞”之省录。参见《坎》注 [5]。
- [4] “求小得”，未出中也：坎坑凶险，那只是去求一点小得，未离正道也。引文是“坎有险，求小得”之省录。
- [5] “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来到坎坑之前，坎坑险而且深，一旦掉进去，要出来”，终不能成功也。引文是“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之省录。参见《坎》注 [6]、[7]。
- [6] “樽酒簋贰”，刚柔际也：“一壶酒，二碗饭，用陶制品，从窗口里送进取出”，这是统治与被统治者之交会也。引文是“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之省录。“刚”取象统治；“柔”取象被统治；“际”，指两者之间的交会。

[7] “坎不盈”，中未大也：“坎坑填不满”，正道未足大也。“中”，正，正道也。“未大”，言其尚未够强大也。

[8] 上六失道，“凶三岁”也：上六爻辞：言统治者失道，“用绳索捆人关进监牢，凶祸长达多年”也。引文是“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之省录。

译文：

象曰：祸水相仍而至，平民和奴隶习于犯死，铤而走险。君子凭借其日常经验以行险，教习他人。

“平民和奴隶习于犯死，铤而走险，即使是双重的坎坑凶险。”奴隶主贵族失道而凶残也。

“坎坑凶险，那只是去求一点小得”，未离正道也。

“来到坎坑之前，坎坑险而且深，一旦掉进去，要出来”，终不能成功也。

“一壶酒，两碗饭，用陶制品，从窗口里纳取”，这就是统治与被统治者之交会也。

“坎坑填不满”，正道未大也。

上六爻辞：言统治者失道，“用绳索捆人关进监牢”。“凶祸长达多年”也。

说《离》 卦三十

本篇说《离》，可看出原始初民发展畜牧业的概况。设置藩篱，把猎获的母牛圈养起来繁殖，还圈养黄牛驢马。

但财富的增长，刺激邻近民族的贪欲，乃招致侵略和掠夺，而内部增长财富，外部抵御侵略，都同头领有着密切的关系。头

领与其民族同忧患，生而献身尽其力，没而后继有人尽其心。不仅是一个头领，一代人；而必要求代有贤明的传人，照管四方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1]。

“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2]。

“黄骊元吉”，得中道也 [3]。

“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4]。

“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5]。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注释：

[1]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日相继而照，晴明。大人要求以贤明相继承，照管四方。本卦两离相重，离为日，明也。是为“明两作，离。”即日相继而照，天气晴明也。这是取象一个部落和民族的头人代有贤明的传人也。

[2] “履错”之“敬”，以辟“咎”也：“对错杂脚步声”之“警惕戒备”，以避灾祸也。引文是“履错然，敬之”之概述。

[3] “黄骊元吉”，得中道也：“圈养黄牛骊马大吉利”，合于正道也。“黄骊元吉”，前承卦辞“畜牝牛”省“畜”字。

[4] “日昃之离”，何可久也：“傍晚的灾难”，是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何”借为荷，承受，引申为遭遇。“何可久”，不久也。意谓突然之事也。与下文“突如其来如”合。

[5] 六五之“吉”，离王公也：六五爻辞：“大家泪如雨下，忧伤嗟叹，义愤化为复仇之心”之“吉利”，“依仗头领”作出决心也。六五之

“吉”是“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省文。“离”，丽，指依附也。

译文：

象曰：日相继而照，晴明。大人要求以贤明相继承，照管四方。

“对错杂脚步声”之“警戒”，以避灾祸也。

“圈养黄牛骊马”之“吉利”，合于正道也。

“傍晚的灾难”，其遭遇突然也。

“敌人突如其来”，无所容忍也。

“群情义愤，化为复仇之心”，依仗头领下决心也。

“头领下令出征反击”，以安定邦国也。

《象》下传注译

说《咸》 卦三十一

本篇说《咸》，从山泽感应，夫妇感应，论人与人相感应，在于谦虚受人，这是值得重视的。

人与物相感应，乃有自然知识。人与人相感应，乃有社会知识。谦虚受人，是通过中介，以接受他人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这是人的认识的主要的源泉之一。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1]。

“咸其拇”，志在外也 [2]。

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3]。

“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4]。

“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5]。

“咸其脢”，志末也。

“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6]。

注释：

[1]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山上有洼泽，二气相感应。君子以

谦虚待人。《咸》之下卦为艮，山也，为阳卦；上卦为兑，泽也，为阴卦。是为“山上有泽”。“咸”，感也。则“山上有泽，咸”，是说水土二气，阴阳相交，感应以相与也。“虚”，谦虚；“受人”，犹言待人也。谦虚待人，乃能接受他人之知识也。

[2] “咸其拇”，志在外也；“摸她的大脚趾”，志趣在丈夫也。“咸”，感，感触，引申为摸。“志”，志趣。“外”，指丈夫。古代夫妻相称曰外内。《家人·彖》传：“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3] 虽“凶，居吉”，顺不害也；虽“遭拒绝，停一会好”，顺从之无害也。引文前省“咸其腓”三字。“凶”，谓新郎摸新娘的腿肚子，遭到拒绝也；“居吉”犹言止之吉也。

[4] “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摸她的大腿，亦不引退；意在随从新郎，顺其执意也。“处”，止，引申为引退。“执”，执其随也。言新郎执意使之相随也。“所执下”，言新娘对新郎之所执持，顺之也。“下”犹顺也。

[5] “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新娘顺从而又悔恨，不感觉有害也；往来不停地相摸，不宽心不大方也。王引之曰：“光借为广。”“未广”犹言心不宽广也；“未大”犹言尚不大方也。

[6] “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贴着脸，亲她的舌头”，滔滔不绝地动口说也。“滕”，《说文》：“水超涌也。”《诗·十月之交》：“百川沸腾。”“滕”、“腾”古通用。“滕口说”，谓滔滔不停地动口说话也。

译文：

象曰：山上有洼泽，二气相与感应。君子以谦虚待人。

“摸她的大脚趾”，志趣在丈夫也。

“摸她的腿肚子，遭到拒绝，停一会好”，顺之无害也。

“摸她的大腿”，亦不引退，意在随从新郎，顺其执意也。

“新娘顺从而又悔退”，不感觉有害也。“往来不停地相摸”，

不宽心而拘束也。

“抱着摸她的背”，志趣之末也。

“贴着脸，亲她的舌头”，滔滔不绝地动口说话也。

说《恒》 卦三十二

本篇说《恒》，认为人们办事，当如自然界之雷风一样，持之以恒，不改易其道。

然而事情无不包含着两重性，深挖土，则不可冒险以求深也。必须注意塌方，不可久于其中也。打猎不能“守株待兔”，“久非其位”。如果跟妇人干农业一样在一个地方自始至终干下去，则必落空。因此，凡事要看情况。

自然界的雷雨，下久了，亦不好。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1]。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2]。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3]。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注释：

[1] 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与风是自然界的恒久现象。君子法之持之以恒，不改易其道。《恒》之下卦为巽，风也；上卦为震，雷

也。是为“雷风”。此天地之间之恒久现象也。“立”，坚持，言持之以恒也。“方”，孔颖达曰：“犹道也。”

- [2]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深挖土，盲目坚持挖下去”之“凶险”，冒险以求深也。“始”，高亨说：“盖借为殆。始、殆皆从台声，古通用。《诗·七月》：‘殆及公子同归。’毛传：‘殆，始也。’即读殆为始。则此文之‘始’，可读为‘殆’，明矣。《说文》：‘殆，危也。’殆求深，谓危以求深也。”《周易大传今注》附考第302页）危，动词，犹言冒险以求深也。

- [3]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二爻辞：“一塌方，后悔莫及”，乃久于其中也。承“浚恒”，可知“悔亡”指塌方则后悔莫及。“能”，乃也。《管子·权修》：“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能久中”，谓深挖土，冒险以求深，遂遭死亡之祸，乃久于其中也。

译文：

象曰：雷与风，是自然界之恒久现象。君子法之，持之以恒，不改易其道。

“深挖土，盲目坚持挖下去”之“凶险”，冒险以求深也。

九二爻辞：“一塌方，后悔莫及”，乃久于其中也。

“打猎不能常有得”，无所收容也。

“坚持非其地方”，怎能获得禽兽呢？

“妇人干农活吉利”，可从始至终也。丈夫狩猎因地制宜，跟妇人一样干，则落空矣。

上六爻辞：“长期的雷雨”，范围广大而无好处也。

说《遁》 卦三十三

本篇说《遁》。可知当时政治极其黑暗。贤人不愿同流合污，

远离小人而急于隐退。隐退太晚，甚至要遭杀身之祸。这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种史实和思潮，而当“殷之末，周之盛德”所未见也。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1]。

“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2]。

“执用黄牛”，固志也 [3]。

“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4]。

“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注释：

[1] 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天下有山，贤人隐居。君子以远离小人，不同流合污而严以律己。《遁》之下卦为艮，山也；上卦为乾，天也。是为“天下有山”。“遁”，言贤人退离朝廷而隐居于野也。“恶”，污秽。《左传》成公六年：“有汾浍以流其恶。”杜注：“恶，垢秽。”“不恶”，不同流合其污秽也。“严”，言洁身自好，严以律己也。

[2] “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退隐太晚”之“严厉”，不走，遭灾祸也。“何”借为荷，承受，引申为遭受也。

[3] “执用黄牛”，固志也：“用黄牛革制绳索把他的马系住”，“爻欲留之”，实是固其退隐之志也。引文是“执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之省录。下云：“系遁”之“厉”，可见是有人以挽留形式以固其退隐之志也。

[4]“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挽留退隐”之“严厉”，有如疾病恶化也。“只有那些被畜养的臣妾高兴”，不可与之成大事也。《释文》引郑云：“惫，困也。”《一切经音义》七引《通俗文》曰：“疲极曰备。”备、惫古通用。“惫”犹言恶化也。

译文：

象曰：天下有山，贤人隐居。君子以远离小人，不同流合污，严以律己。

“退隐太晚”之“严厉”，不走，遭灾祸也。

“用黄牛皮革把他的马系住”，实乃固其退隐之志也。

“挽留退隐”之“严厉”，有如疾病恶化也。“只有那些被畜养的臣妾高兴”，不可与之成大事也。

“君子洁身退隐”，“小人不这样做”。

“以隐居为乐”，以正其志也。

“飞一般地退隐吧，无不顺利”，无所怀疑也。

说《大壮》 卦三十四

本篇说《大壮》。看来，是由狩猎向畜牧业过渡阶段的反映。捕获了大壮的公羊，不宰杀，唯恐其逃跑，盖欲用之为种羊也。

其次，可知古代大规模狩猎，用鼓驱赶禽兽，所谓“一股走疑”也。开始，鼓声如雷震天上，威势壮大，鼓声停止，飞矢共山光同耀，猎人与野兽齐驰，展现一幅极其壮观的场面。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1]。

“壮于趾”，其“孚”穷也 [2]。

九二“贞吉”，以中也^[3]。

“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藩决不羸”，尚往也。

“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4]。

注释：

[1]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鼓如雷震天上，声威大壮。猎人非鼓声停止不行动。《大壮》之下卦为乾，天也；上卦为震，雷也。是为“雷在天上”。古代田猎，由掌山泽之官的虞人协助。惠士奇曰：“《逸周书·大武解》有五虞，五虞者，一鼓走疑；二备从来；三佐军举旗；四采虞人谋；五后动撙之。”本卦记述捕获公羊的田猎，可知“雷在天上，大壮”，是说的“一鼓走疑”之声，如雷震天上，声威大壮也。“礼”借为止。《诗·邶风·相鼠》：“人而无止。”传：“止，礼也。”《小雅·小旻》传同。《广雅·释言》亦云止，礼也。则此文之礼可读为止也。“君子非礼弗履”，言田猎开始，“一鼓走疑”，不听到鼓声停止，猎人则不得行动也。因鼓声停止，禽兽受惊而出也。

[2] “壮于趾”，其孚穷也：“公羊伤在脚上”，被捕捉，以其走不动也。“孚”，俘本字，指被捕捉。“穷”，穷困，指脚伤，走不动。

[3] 九二“贞吉”，以中也；九二爻辞：“对举事吉利”，以其合于畜养之正也。“中”，正也。

[4] “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公羊的角卡在藩篱上，不能退，不能进”，对公羊不吉祥也。“艰难过后则吉祥”，其灾咎不长也。“不能退，不能遂”前省“羝羊触藩”四字。《释文》：“详，郑、王肃作祥。”

译文：

象曰：鼓如雷震天上，声威大壮。猎人不听到鼓声停止不行动。

“公羊伤在脚上”，其被捕捉，走不动也。

九二爻辞：“举事吉利”，以其合于畜养之正也。

“平民打猎凭力壮，奴隶主贵族用罗网”也。

“藩篱被撞破，没有卡得住”，公羊又逃跑矣。

“逃跑的羊到了郊场”，不适于逃跑之地位也。

“公羊的角卡在藩篱上，不能退，不能进”，于公羊不吉祥也。“艰难过后则吉祥”，其灾咎不长也。

说《晋》 卦三十五

本篇说《晋》。认为“兵者，诡道也”，可在拂晓时分偷袭。自己处于暗处，照察明白；敌人处于明处，麻木无知。突然袭击，攻其无备，取得胜利，则独立行动，可以成功。

然而战争要讲正义性。必须合于正道。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有自觉纪律。则一般来说，总是斗志高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敌军不知所守，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战争胜负，军家之常事也。

失败而不气馁，再接再厉，则常可以反败为胜也。

最后作者感慨地说，关于战争的研究，其道未及光明也。

象曰：“明在地上，晋^[1]。君子以自昭明德^[2]。

“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3]。

“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4]。

“众允之”，志上行也 [5]。

“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6]。

“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7]。

“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8]。

注释：

[1] 明在地上，晋：日出地上的拂晓时分，进攻。《晋》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离，明也。是为“明在地上”。日照为明，“晋”，进攻。则在明地上，“晋”是说军事进攻的时机。

[2] 君子以自昭明德：君子以自己观照明白为得。孔颖达曰：“昭亦明也。”（《正义》）朱熹注：“昭，明之也。”（《周易本义》）则“昭明”犹明之明也。照察明白也。“德”，得也。谓偷袭敌人，自己处于暗处，照察明白；敌人处于明处，毫无所知。突然袭击，攻其无备，故得也。

[3] “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进攻歼灭敌人”，单独行动成功也。“不掇掠财物，无过失”，自觉遵守纪律也。“裕无咎”前省“罔孚”二字。言不掇掠财物，此“师出以律”，而非受命如此也。

[4] “受兹介福”，以中正也：“进攻围歼敌人，托王母之大福，以合于正道也。”引文是“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之省录。“中”，合也；“正”，正道也。

[5] “众允之”，志上行也：“敌人防御，不知所守”，我军斗志高涨也。引文是“众允悔亡”之省录。释义参见《晋》注 [10]。

[6] “鼫鼠贞厉”，位不当也：“敌人对进攻不知所守，举事严厉”，处于不利之地位也。引文前省“晋如”二字，释义参见《晋》注 [11]。

[7] “失得勿恤”，往，有庆也：“失败未能取胜，不气馁”，再接再厉，有吉庆也。引文是“悔亡失得勿恤往吉”之省录。

[8] “维用伐邑”，道未光也：“关于攻城夺邑的研究”，其道未光明也。

“维用伐邑”，言思维之用于攻城夺邑，即指对于战争的研究也。

译文：

象曰：日出地上的拂晓时分，进攻。君子以自己照察明白取得胜利。

“进攻歼灭敌人”，独立行动成功也。“不掳掠财物，无过失”，出于自觉纪律非受命令也。

“进攻围歼敌人，托王母之大福”，以合于正道也。

“敌人防御不知所守”，我军斗志高涨也。

“敌人对进攻不知所守，举事严厉”，处于不利之地位也。

“失败未能取胜，不气馁”，再接再厉，有吉庆也。

“关于战争的研究”，其道未光明也。

说《明夷》 卦三十六

本篇说《明夷》，认为如日之明隐入地中，外晦内明，是从政的重要原则。

以奇用兵，顺乎法则，志乃大得。贿赂左右，以通心意。装疯隐蔽。此历史上常见之事也。

小人处盛位，“初登于天”，气焰照人，“后入于地”，不得善终，失乎法则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1]，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2]。

“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3]。

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4]。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5]。

“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6]。

“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7]。

“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8]。

注释：

[1] 明入地中，明夷：日之明，隐入地中，明隐没。《明夷》之下卦为离，日也。日为明。上卦为坤，地也。是为“明入地中”。取象日之明，隐入地中。“夷”，《广雅·释诂》：“灭也。”《小雅·释诂》：“灭，没也。”则“明夷”，言明隐没也。

[2] 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君子以莅临群众，用晦而明。《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赵注：“莅，临也。”莅临有从政鉴临、统治、治理、视察之义。

[3] “君子于行”，义不食也：“君子秘密急行军”，宜其不暇进食也。引文后省：“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4] 六二之“吉”，顺以则也：六二爻辞：“乘马比走路更快”之“吉利”，顺从乎法则也。引文是“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之省录。谓隐蔽行军，伤了左腿，改用乘马更快的意思。

[5]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借口南去打猎为掩护，俘虏了敌人的大首领”，乃大得志也。“南狩之”是“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省文。

[6] “入于左腹”，获心意也：“通融了帝纣之左右心腹”，得遂文王之心意也。引文后省“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言通融左右心腹。得遂用晦之心，文王子以获释出狱也。

[7] “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箕子之装疯”，知则不可活也。“贞”，言箕子“佯狂为奴”之举事也。“息”，气息，呼吸，言人活着也。

[8]“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开初爬得很高”，气焰照于四邻也。“最后垮到地上”，失用晦之法则也。小人处盛位，气焰照人，不可一世，是“初登于天”；骄傲自大，不以善终，是“后入于地”。

译文：

象曰：日之明，隐入地中，明隐没。君子以莅临群众，用晦而明。

“君子秘密急行军”，宜其不暇进食也。

“隐蔽行军，伤了左腿，改用乘马更快”之“吉利”，顺从乎法则也。

“借口南去打猎，俘虏了敌人的大首领”，乃大得志也。

“通融帝纣之左右心腹”，达到营救文王之心意也。

“箕子之装疯”，知则不可活也。

“开初爬得很高”，气焰照四邻也。“最后垮到地上”，失用晦之法则也。

说《家人》 卦三十七

本篇说《家人》。可知儒家的伦理学说建立在个体经济以家庭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伦理由家庭形成，犹“风自火出”。个体经济，一家一炉火，“女正位乎内”，主中馈而无坠失；“男正位乎外”，是为“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于是有夫妇、父母、子女、兄弟焉。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显然，此时的家庭是以专偶婚制为中心而必妇女屈从于丈

夫，强调贞操。故防范逾越约束，使之忠贞不变。即使一家数口，嗷嗷待哺，也不得失家道之正。

此时的家庭，亦如古代罗马那里一样，它是可以有奴隶的。抓来的俘虏，起初还反抗威胁，但终由于主人自反而施之以仁，屈服成了奴隶。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1]。

“闲有家”，志未变也 [2]。

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3]。

“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4]。

“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5]。

“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6]。

注释：

[1] 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譬伦理之由家庭形成，犹风气之自火生出，教育家人。君子以言之有物，而行之有恒。《家人》之内卦为离，火也；外卦为巽，风也。是为“风自火出”。人类社会已从母系群婚制过渡到父系专偶婚制，家庭由夫妇，父母，兄弟所组成，一个家庭，一个炉灶，“女正位乎内”，尽“中馈”之责，故曰：“风自火出。”此取象“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伦理，由家庭形成，亦犹风气自火出也，并以之教育家人。教育要具体化，言之有物，见诸行动，坚持下去。可见这种伦常之约定成俗，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化成过程的。

[2] “闲有家”，志未变也；“防范家人逾越约束”，忠贞之志不变也。“闲”，防范也。“有家”，主要指妇女，要求“正位乎内”，忠于丈夫，

不失贞操也。

[3] 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六二爻辞：“无所失于妇道，保持贞操”之“吉利”，柔顺以屈从于丈夫也。引文是“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之省文。

[4] “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一家众口，嗃嗃待哺”，未失伦常也。“妇子贪图安逸”，失乎家庭节制也。“未失”，言未失“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正也。“失家节”，言“女”失位于内，“男”失位于外，故“嘻嘻”以逸也。

[5] “富家大吉”，顺在位也：“幸福之家大吉利”，顺乎大义，男女皆当位尽职也。“顺在位”，言顺乎“天地之大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

[6] “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抓到的俘虏开初还威胁”，终于屈服之“吉利”，以能自反而施之以仁爱也。“反躬”，言求之于己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爱人不亲，反其仁。”（《孟子·离娄下》）

译文：

象曰：譬伦理之由家庭形成，犹风气之自火生出，教育家人。君子以言之有物，而行之有恒。

“防范家人逾越约束”，忠贞之志不变也。

六二爻辞：“无所失于妇道，保持贞操”之“吉利”，柔顺以屈从于丈夫也。

“一家众口，嗃嗃待哺”，不失伦理之节也。“妇子贪图安逸”，失乎家庭节制也。

“幸福之家大吉利”，顺乎大义，男女皆当位尽职也。

“家主祭祀于祖宗神位”，体现家人相互亲爱也。

“抓到的俘虏开初还气势汹汹”，终于屈服吉利，以能自反而施之以仁爱也。

说《睽》 卦三十八

本篇说《睽》。认为“睽”，“同而异”。“睽”就是矛盾或对立。“同而异”是对于睽的界说。这就是说矛盾或对立是同一而有差异，如此而已。这是古人对于矛盾律的一种表述。

如某人走失了马，这就产生得失的问题。本来走失了，是失；然而失主认为不用去找，马厌恶生人，怕受灾害，自己会回来的。果然，马回来了，没有迷途，遇主人于巷，是失而复得。得和失，异，这是矛盾；失而复得，这是转化，这是同一。

某人在外孤行，随着发生许多事情，是孤而不孤，这也是转化。这也是同一。

看见牛拉车，可能是陷入低洼地，位置不当，拉不动，这是矛盾。然而遇上刚强的助力，终于拉走了，矛盾就得到转化。这是同一。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们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牛拉车，拉得动，拉不动，“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呢？回答是都以拉车为条件而存在，所以是同一的。

牛拉车，位置不当，拉不动。“对立”“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呢？回答是遇上刚强的助力，就由拉不动，转化为

拉动，成为同一了。

在外孤行，与逃亡奴隶同路，被误为都是逃亡奴隶而一起被抓，但终于异，说清了，也就无事。

继续上路，又碰上同宗吃肉的人，同路就有吉庆。有人背着猪；车载图腾打扮的人，张弓吓人去迎亲，都同途而殊趋。

这里用日常生活琐事，把“睽”，“同而异”，矛盾的同一性，对怎样能同一，又怎样成为同一的问题，说得如此明白生动，使人遇事解除一切疑虑，保持清醒的头脑。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1]。

“见，恶人”，以辟咎也 [2]。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3]。

“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4]。

“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5]。

注释：

[1] 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火上燃，泽下流，两相乖离。君子认为同而有异。《睽》之下卦为兑，泽也；上卦为离，火也。是为“上火下泽”。《彖》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也。是相背而动，两相乖离也。然而其动则同也。是以君子认为同而有异也。

[2] “见，恶人”，以辟咎也：“走失的马会回来见到的，因为它厌恶生人”，以避灾害也。引文是“丧马，勿逐，自复见”之省。

[3] “交孚，无咎”，志行也：“在外孤行，遇上逃亡奴隶，一起被抓，终于无事”，其志得行也。引文是“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之省。

[4] “厥宗噬肤”，往有庆也：“又碰上同宗吃肉的人”，一路同行值得庆幸也。引文是“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之省。

[5] “遇雨”之“吉”，群疑亡也：“继续走路，遇着下雨”之“吉利”，各种疑虑皆消除矣。引文是“睽孤，……遇雨则吉”之省。

译文：

象曰：火上燃，泽下流，两相乖离。君子以为同而有异。

“走失的马会回来见到的。因为它厌恶生人”，以避灾害也。

“马果然回来了，遇主人于巷”，未迷失道路也。

“看见牛拉车”，轮子位置不当，“开初拉不动，最后终于拉走了”，遇上刚强的助力也。

“在外孤行，遇上逃亡的奴隶，一起被抓，但终于无事”，其志得行也。

“又碰上同宗吃肉的人”，同路则有吉庆也。

“继续上路，遇着下雨”之“吉利”，各种疑虑皆消除矣。

说《蹇》 卦三十九

本篇说《蹇》，认为山上有水，攀登艰难，反求于己，努力学习，积累经验，乃人生之应有态度。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1]。

“往蹇来誉”，宜待也 [2]。

“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3]。

“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4]。

“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5]。

注释：

- [1]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山上有水，攀登艰难。君子以自反努力积累经验。“蹇”，《序卦》传说：“难也。”指艰难。山上有水，攀登艰难矣。“反身”，谓反求之于己也。“修德”，谓努力学习，积累经验也。
- [2] “往蹇来誉”，宜待也：“迎难而上，获得荣誉”，适合于时也。《释文》：“宜待也，张本作宜时也。郑本作宜待时也。”《周易集解》与郑本同。高亨说：“待、时二字古通用。《归妹》九四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谷梁传》隐公七年范注引时作待。”待读为时，是也。
- [3] “往蹇来连”，当位实也：“迎难而上，其来连续”，是居于职位所面对之实际也。《蹇》之六四为阴爻，居阴位，是为“当位”，言居于职位也。
- [4] “大蹇朋来”，以中节也：“克服大艰难，赢得众心归服”，以其合于节度也。“节”，节度；法度。《荀子·乐论》：“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又《成相》：“言有节，稽其实，信诞以分赏罚必。”
- [5] “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迎难而上，获得硕果”，志存于心也。“利于拜见经验丰富的人”，以从师为尚也。“大人”，古代对德高者之称也。《荀子·成相》：“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又《解蔽》：“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从”，承上“大人”，可知指从师；“贵”，犹尚也。

译文：

象曰：山上有水，攀登艰难。君子以自反努力，积累经验。

“迎难而上，获得荣誉”，适合于时也。

“王臣面前一个艰难接着一个艰难”，终无过尤也。

“迎难而上，可使之向反面转化”，内心喜悦也。

“迎难而上，其来连续”，是居于职位之实际也。

“克服大艰难，获得众心归服”，以其合于节度也。

“迎难而上，获得硕果”，志存于心也。“利于拜见经验丰富的人”，以从师为尚也。

说《解》 卦四十

本篇说《解》，记叙的殆为奴隶社会尚属稳定时期的一个生活侧面。

当雷雨作、天地解冻的初春之时，贵族奴隶主进行一次田猎。由于时间、地点、猎法、射术得正，猎获甚丰。有的背，有的用车载。归途竟招致抢劫。

幸亏劫贼跑得慢，人众来了，就把他们俘虏了。奴隶主威恩并施，把他们捆绑起来又解开，“小人”乃皆归服。

主公采用心理战术，射中高墙上一只鹰，以解除他们背叛的企图。

象曰：雷雨作，解^[1]。君子以赦过宥罪^[2]。

刚柔之际，义“无咎”也^[3]。

九二“贞吉”，得中道也^[4]。

“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5]。

“解而拇”，未当位也^[6]。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7]。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8]。

注释：

[1] 雷雨作，解：雷雨作，天地解冻。《解》之下卦为坎，雨也；上卦为震，雷也。是为“雷雨作”。《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言天地解冻而雷行雨降，百果草木皆破甲壳发芽，正当初春之时也。

[2] 君子以赦过宥罪：抓了俘虏，君子以赦人之过，宽人之罪。指“致寇至”，“朋至斯孚”，“君子维有解”。言招来抢劫，人众来了把他们俘获，奴隶主把他们捆绑又解开，以赦其过，宥其罪也。

[3] 刚柔之际，义“无咎”也：破晓时分，宜其不错也。此释卦辞“利西南，有攸往，夙吉”，初六爻辞“无咎”。言去西南田猎，要去就早一点好。早去了，果然不错。“刚”，阳也，指白昼；“柔”，阴也，指黑夜。“刚柔之际”犹阴阳之际，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这里释“夙”，可知指破晓时分也。“义无咎”，指去得早，果然猎获甚多。与下文：“田获三狐”，“负且乘”，正相呼应。

[4] 九二“贞吉”，得中道也：九二爻辞：“猎获三只狐狸，中了铜箭，举事吉利”，得正道也。引文前省“田获三狐，得黄矢”六字。“中”，正也。言行猎得正道也。“利西南”，得其正；“夙”，得其正；还有猎法、射术得其正，故多有所获也。

[5] “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猎物有的背负，有的车载”，亦愚而可丑也。自我“招来劫贼”，又能责怪谁呢？“亦可丑也”，言猎物有的背负，有的车载，招摇而过，自招贼寇来劫，乃愚而可丑之事也。《释文》：“致戎，本又作致寇。”“致戎”，即爻辞“致寇”也。

[6] “解而拇”，未当位也：“劫贼懈怠其脚步”被俘，位置不当也。“未

当位”，言劫取猎物，逃得太慢，距离太近；乃被俘也。

[7]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奴隶主把俘虏捆起来又解开”，俘虏就屈服了。引文中“有”前省“维”字。“退”，畏缩，引申为屈服、归顺之意。

[8]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主公采用射中落在高墙上的鹰的办法”，以解除俘虏背叛的心理也。引文后省“于高墉之上”五字。“解”，消除。“悖”，背叛。

译文：

象曰：雷雨作，天地解冻。正是田猎好时机。抓了俘虏，君子以赦其过，宥其罪。

“破晓时分”出发，宜其不错也。

九二爻辞：“猎获三只狐狸，中了铜箭，举事吉利”，得正道也。

“猎物有的背负，有的车载”，亦愚而可丑也。自我“招致抢劫”，又责怪谁呢？

“劫贼跑得慢”距离不远，人众来了，乃被抓获。

“奴隶主把他们捆绑又解开”，小人乃屈服也。

“主公采用射中落在高墙上的鹰的办法”，以解除俘虏背叛之心理也。

说《损》 卦四十一

本篇说《损》，在奴隶主贵族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平民强烈进行反抗，提出要减损征赋和祭祀用牲摊派。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有如泽水冲山，使之剥损。奴隶制大有倾危之势。

奴隶主贵族为缓和矛盾，“惩忿窒欲”，经过衡量，认为减

损祭祀用牲摊派，尚能接受，决心速办。而征赋不减不增，则为大得志矣。这是奴隶制经济危机，也是其政治危机的具体反映。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1]。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2]。

“一人行”，“三”则疑也 [3]。

“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4]。

“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5]。

注释：

[1]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譬人民反抗，犹泽水冲山，剥损。

君子以止怒息欲。《损》之下卦为兑，泽也；上卦为艮，山也。是为“山下有泽”。山喻贵族，泽喻平民。言平民强烈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越来越厉害，如泽水冲山，使之剥损，大有倾危之势。奴隶主贵族无可奈何，只得止怒息欲，以缓和矛盾。

[2] 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九二爻辞：“以有利于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为正”，正，以之下决心也。引文后省“征凶，弗损益之”六字。言以利为正，征赋是凶，但不减不增了。

[3] “一人行”，“三”则疑也：“一人牲摊则宽免”，“三人”则比照减损一人也。引文后省“则得其友”，言按一人摊派则宽宥也。“三”是“三人行”言按三人摊派也。“疑”借为拟，比拟，类似。《礼记·燕义》：“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郑玄注：“疑，自下上至之辞也。公卿尊矣，复以为宾，则尊与君大相近。”孔颖达疏：

“疑，拟也。是在下比拟于上。”这里是说按三人摊派的则比照减损一人，正与“三人行则损一人”合。

[4]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六五爻辞：“龟卜大吉”，那是上天之祐助也。引文前省“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

[5] “弗损益之”，大得志也：“征赋不减不增”，则大得志也。引文“弗损益之”即九二“征凶，弗损益之”，指征赋言之也。

译文：

象曰：譬人民反抗，犹泽水冲山，剥损。君子以止怒息欲。
“祭祀减损牲摊要速办”，尚能符合意志也。

九二爻辞：“以有利于奴隶主贵族为正”，正，以之下决心也。

“一人之牲摊则宽免”，三人则比照减损一人也。

“祭祀减损牲摊要快”，亦可喜之事也。

六五爻辞：“龟卜大吉”，那是上天之保佑也。

“征赋不减不增”，则大得志也。

说《益》 卦四十二

本篇说《益》，公元前62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狄围卫，晋以风雷之师，援卫。这是对亲善的卫国“迁国”的支援，对狄人过当行为的革除。

援卫是军事大行动，不得有错误。龟卜告之可以增援。中行桓子请示晋侯，晋侯批准了这一军事行动。士卒争先恐后从外围增援，抓了很多俘虏。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1]。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2]。

“或益之”，自外来也 [3]。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4]。

“告公从”，以益志也 [5]。

“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也”，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6]。

注释：

[1]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晋以风雷之师，援卫。君子对亲善则迁援之，对过当则革除之。《益》之下卦为震，雷也；上卦为巽，风也。是为“风雷”。古经记述“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即“狄围卫，卫迁于帝丘。”晋派兵作了增援。则风雷，喻晋师之强劲也。“益”犹援也。“善”，友也，亲善。《周策·秦策二》：“齐楚交善。”指晋与卫交善也。“过”与“善”为对文，可知为过当，交恶之义。指狄围卫，过当的侵略行为。

[2]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援卫是大的军事行动，大吉利，不得有误”，士卒争先而不居后。引文前省“利用为大作”五字。“下不厚事”，俞樾曰：“《说文》：‘厚古文作𠂔。’古文厚字与后通。《礼记·檀弓》篇：‘后木。’《正义》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异耳。’是厚与后古字通用之证。后训後。厚亦训後。《释名·释亲属》篇曰：‘后，後也。’《释言语》曰：‘厚，後也。’《庄子·列御寇》篇注：‘静而怯，乃厚其身。’《释文》曰：‘元嘉本厚作後。’然则下不厚事。犹云下不后事。”俞氏读厚为后，是也。

[3] “或益之”，自外来也：“卜人龟卜告示可以增援，那就不能违背”，应从外圉来增援也。引文后省“十朋之龟，弗克违”七字。

[4]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增援用于这次战争”，固当助之也。“有”借为佑，助也。

[5] “告公从”，以益志也：“中行桓子请示晋侯，晋侯批准援卫”，因而增援之也。“志”借为之。高亨说：“古书之、志二字往往相乱。《墨子·天志》上篇：‘子墨子之有天之，譬之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天之即天志。《号令》篇：‘为人下者常伺上之。’上之即上志。此《墨子》中之、志相乱之例证。以《墨子》通例言之，上两之字皆当作志。本书《乾·文言》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音训》引晁氏曰：‘之，郑作志。’此本书中之、志相乱之证。以《易传》通例言之，上之字不当作志，郑本误。《益》六四《象》传曰：‘告公从，以益志也。’《革》九四《象》传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二志字，当作之。”高说是也。

[6] “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不增援”，不公正之辞也，“或增援出击”，从外来增援之也。“偏”，偏颇。指不公正也。

译文：

象曰：晋以风雷之师，援卫。君子对亲善则往援之，对过当侵略则革除之。

“援卫是大的军事行动，大吉利，不得有错误”，士卒争先而不居后。

“卜人龟卜告示可以增援，那就不能违背”，应由外围来进行增援也。

“增援用于这次战争”，固当助之也。

“中行桓子请示晋侯，晋侯批准援卫”，因而增援之也。

“对俘虏安抚，不给物质优待，俘虏对我表示感激”，大得志也。

“不增援”，不公正之辞也。“或增援出击”，从外围来增援

之也。

说《夬》 卦四十三

本篇说《夬》。古经记述荀林父帅师救郑，为楚所大败。楚军之攻势，犹洪水滔天，冲决晋军。

楚军所以强大，据随武子说：“其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贵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左传》宣公十二年）是“施禄及下”也。

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息。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筼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是未“居德则忌”也。

古经记述与《大象》所论，皆于《左传》合。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1]。

“不胜”而“往”，“咎”也 [2]。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3]。

“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4]。

“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5]。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6]。

“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注释：

- [1]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譬楚军之攻势，犹洪水滔天，冲决晋军。君子以施禄泽及于下民，自居以德则遭忌恨。《夬》之下卦为乾，天也；上卦为兑，泽也。是为“泽上于天”。泽，水也，取象洪水滔天也。
- [2] “不胜”而“往”，“咎”也：“来不及前往救援”，是灾难也。引文是“往，不胜为，咎”之变文。
- [3]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号召警戒，暮夜部署部队，不要惊慌失措”，符合正道也。引文前省“惕号，莫夜”四字。
- [4] “君子夬夬”，终“无咎”也：“君子急忙单独逃跑，如淋雨一般浑身濡湿，很是扫兴”，但终于“脱了险”。引文后省“遇雨若濡，有愠”六字。
- [5] “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残兵溃不成军”，位置不成行列也。“传说已认罪投降，听者不信”，是听不明也。“其行次且”前省“臀无肤”三字。言后续部队被击垮，溃不成军也。“闻言不信”前省“牵羊悔亡”四字。
- [6]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中行桓子的失败不用追咎”，正道不光明也。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后因听信士贞子谏言，“晋侯使复其位”（《左传》宣公十二年）。故曰：“中行无咎。”

译文：

象曰：譬楚军之攻势，犹洪水滔天，冲决晋军。君子以施禄泽及于下民，自居以德则遭忌恨。

“来不及前往救援”，是灾难也。

“号召警戒，暮夜部署部队，不要惊慌失措”，合于正道也。

“君子急忙单独逃跑，如淋雨一般浑身濡湿，很是扫兴”，但终于“脱险”。

“残兵溃不成军”，位不成行也。“传说已认罪投降，听者不信”，是听不明也。

“中行桓子的失败不用追咎”，正道不光明也。

“不能号令全军”的“失败”，终不可滋长也。

说《姤》 卦四十四

本篇说《姤》，反映了古代社会从母系群婚制家庭过渡到父系专偶婚制家庭后，男人和社会对于女性的奴役，要求妇女受丈夫约束，不得会见宾客。不受约束，可以打得“臀无肤，其行次且”，到处卖弄风情，随遇而合，这是君主告之四方，明令所禁止的。

男女结合，以匏瓜作酒器，“合巹而醕”，举行正式婚礼就为社会所承认了。然而通奸终不能根除。非婚交合，引起角斗，最穷吝的事是常有的。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1]。

“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2]。

“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3]。

“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4]。

“无鱼”之“凶”，远民也 [5]。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6]。

“姤其角”，上穷吝也 [7]。

注释：

- [1]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到处卖弄风情，随遇而合。君主以发布禁令告诫四方。《姤》之上卦为乾，天也；下卦为巽，风也。是为“天下有风”。言女子到处卖弄风情也。“姤”，遇也。指女与男非婚遇合也。“后”，君主也。“诰”，告，告诫也。
- [2] “系于金柅”，柔道牵也：“如线系于铜销”，妇道受丈夫之约束也。“柔”，取象妇女；“柔道”即指妇道也。“牵”，牵制，指妇女受丈夫之约束也。
- [3] “包有鱼”，义不及宾也：家里有妻子如“庖厨里有鱼腥”，宜其不会见宾客也。此释爻辞：“包有鱼，……不利宾”也。
- [4] “其行次且”，行未牵也：“妇女不守贞操，屁股打得没有一块好皮肤，其行动困难”，以其行为未受丈夫之约束也。引文前省“臂无肤”三字，承“姤”言随遇非婚交合也。
- [5] “无鱼”之“凶”，远民也：“庖厨里没有鱼腥”之“糟糕”，离群而孤苦矣。此释爻辞：“包无鱼，起凶”，言庖厨内没有妻子主“中馈”之事，生活起居就糟了，男人就如离群独居而孤苦矣。
- [6]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九五爻辞：“把匏瓜系在杞树上，累累饱含美质”，合于正道也。“让它从天上掉下来，用于举行婚礼”，不用舍命去抢婚也。“含章”，前省“以杞包瓜”四字。
- [7] “姤其角”，上穷吝也：“非婚交合，招致角斗”，最穷吝之事也。“上”犹最也。

译文：

象曰：天下有风情，随遇而合。君主以发布禁令，告诫四

方。

如“线系铜销”，妇道受丈夫之约束也。

家里有妻子如庖厨里有鱼腥，宜其不会见宾客也。

“妇女不守贞操，屁股打得没有一块好皮肤，行动困难”，行为未受丈夫之约束也。

“庖厨里没有鱼腥”之“糟糕”，离群而孤苦也。

“把匏瓜系在杞树上，累累饱含美质”，合于正道也。“让它从天上掉下来，用于举行婚礼”，不用舍命去抢夺女人也。

“非婚交合，招致角斗”，最穷吝之事也。

说《萃》 卦四十五

本篇说《萃》，反映了废除人牲制的艰难。

生产力提高，人的劳动创造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有了剩余，劳动力感到特别需要，废除人牲制乃提到了议事日程。人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为死于祭祀的人牲，叹息哭泣，感到不安。

然而，由于使用人牲的传统，成为阻力，人牲议而未废。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1]。

“乃乱乃萃”，其志乱也^[2]。

“引吉，无咎”，中未变也^[3]。

“往，无咎”，上巽也^[4]。

“大吉，无咎”，位不当也^[5]。

“萃有位”，志未光也^[6]。

“賁咨涕洟”，未安上也 [7]。

注释：

- [1] 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注泽汇水于地上，犹祭祀聚众于宗庙。君子以消除兵器，戒备意外之事故。《萃》之下卦为坤，地也；上卦为兑，泽也。是为“泽上于地”。古经记述祭祀聚众，本欲用牛牲代替人牲，由于俘虏不知情，逃跑，结果抓回来，仍旧用作了人牲。则泽上于地，是泽水汇于地上，取象祭祀人们聚于宗庙也。宗庙聚众，发生意外之事，则不易控制。所以要消除兵器也。
- [2] “乃乱乃萃”，其志乱也：“有俘虏逃跑不知所终，乃引起纷乱和忧虑”，其神志乃乱也。引文前省“有孚不终”。
- [3] “引吉，无咎”，中未变也：“俘虏被抓回来，引为吉庆，认为不错。这个俘虏仍旧用作了人牲”，传统未变也。引文后省“孚，乃利用禴”，承“若号，一握为笑”，可知被抓回来，仍旧用作了人牲。“中”，正也。指用人牲之传统也。
- [4] “往，无咎”，上巽也：“不用人牲本来不错”，最顺人心也。引文前省“萃如嗟如，无攸利”，言社员聚集嗟叹，认为用人牲，没有一点好处，以此为出发点，前进一步，废除人牲，本是无问题的。“上”，犹最也。“巽”，顺也。
- [5] “大吉，无咎”，位不当也：“用牛牲，大吉利，本无问题”，未当祭祀之位也。“大吉，无咎”承卦辞“用大牲”言之。“位不当”，犹不当位也。因俘虏逃跑，抓回来作了人牲，大牲乃不当祭祀之位，未用上也。
- [6] “萃有位”，志未光也：“聚集就位”，认为不用人牲之志未为社员所明白也。引文后省“无咎，匪孚”，言不用俘虏作人牲，本来是问题的。但这一意志未光明也，未为大家所明白也。
- [7] “賁咨涕洟”，未安上也：“叹息哭泣”为用人牲进献而不安也。“上”，进献。《庄子·说剑》：“宰夫上食。”

译文：

象曰：洼泽汇水于地上，犹祭祀聚众于宗庙。君子以消除兵器，戒备意外事故。

“有俘虏逃亡不知所终，乃纷乱乃忧虑”，其神志乃乱也。

“俘虏被抓回来，引为吉庆，认为不错。这个俘虏仍旧用作了人牲”，传统未改变也。

“不用人牲，本来不错”，最顺人心也。

“用牛牲，大吉利，无问题”，未当祭祀之位也。

“聚集就位”，认为不用人牲之志，未为大家所明白也。

“叹息哭泣”，不安于用人牲作进献也。

说《升》 卦四十六

本篇说《升》。反映祭祀使用人牲，不仅未废除，由于战争的原因，反而上升。人类是经过残酷的血与火的斗争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这一历史，仍然以新的形式继续着。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1]。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2]。

“升虚邑”，无所疑也 [3]。

“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4]。

注释：

- [1]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地里生木，由毫末升至合抱。君子顺其战胜所得，积小功而成其高大。《升》之下卦为巽，木也；上卦为坤，地也。是为“地中生木”。古经记述周穆王南征伐楚，祭祀使用人性上升，可知取象战争胜利，有功人员进爵高升，犹地里生木，由小木而成大树也。
- [2] 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二爻辞：“俘虏仍用来作人牲”，乃喜庆之事也。引文后省“乃利用禴”四字。
- [3] 无所疑也；所向披靡也。“疑”，止也，碍也。《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意为所向无敌也。
- [4]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上六爻辞：“意志深沉而升得尊位”。不幸之事消除矣。“富”借为福，古通用。不福，犹言不幸也。

译文：

象曰：地里生木，由毫末而升至合抱。君子以顺战胜之得，积小功而成其高大。

“允许使用人性上升，大吉利”，最合军事统帅之意志也。

九二爻辞：“俘虏仍用来作人牲”，乃喜庆之事也。

“军队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也。

“周穆王用人性祭祀于岐山”，顺理成章之事也。

“战争胜利，指挥员升得尊位”，其志大得也。

上六爻辞：“意志深沉而升得尊位”，不幸消除矣。

说《困》 卦四十七

本篇说《困》。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残酷镇压，有死刑；

用作祭祀人性。有监禁；劓刑，刖刑；狎在囚车内驱以示众之刑等。平民和奴隶则奉献生命，遂行其志，坚决斗争。充分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性。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1]。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2]。

“据于蒺藜”，乘刚也 [3]。“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4]。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5]。

“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又悔”，“吉”行也 [6]。

注释：

[1] 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譬人民之遭镇压，犹洼泽之无水干旱，处于困境。君子以奉献生命，遂行其志。“困”之下卦为坎，水也；上卦为兑，泽也。是为“泽无水”。本卦记述奴隶主贵族对于平民和奴隶的残酷镇压，犹洼泽无水，干旱处于困境也。“致”，致力，奉献也。“遂”，达成也。“致命遂志”，谓以生命奉献，达成其志愿也。

[2] “困于酒食”，中有庆也：“让他醉于酒食，祭官随即赶来，把他用作祭祀人性”，正法前有庆赏也。引文后省“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八字。“中”，正也。指用作“亨祀”之牲也。犹言正法。“庆”，庆赏。《礼记·月令》：“[孟春之月]行庆施惠。”“有庆”，指正法前使之醉于酒食也。

- [3] “据于蒺藜”，乘刚也：“关进周围种有蒺藜的监狱”，越狱必须攀越蒺藜也。“乘”，犹驾御。对蒺藜言之，引申为攀越。“刚”，刚性之物，指蒺藜。
- [4] “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押在囚车内缓慢前来以示众”，志在下车获释也。虽非得当之位，有人助之也。引文后省“用于金车”四字。“与”，助也。言示众释放是有人助之也。
- [5]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受割鼻，刖足之刑”，其志未得也。“然后慢慢得以逃脱用作祭祀人性之死刑”，合当逃脱而受福祐也。引文“劓刖”后省“困于赤绂”四字。“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连读。“中”，合也。“直”，当也。《史记·项羽本纪》：“直夜溃围。”“乃徐有说”用“以中直也”与“利用祭祀”断开，言其合当逃脱“利用祭祀”的死刑。
- [6] “困于蒺藜”，未当也。“动悔又悔”“吉”行也：“关进周围种葛针围木桩的监狱”，不足以阻当其越狱也。“越狱则悔而又悔”，终有顺利越狱者也。“当”，阻当也。“吉”，吉利，指越狱之行顺利也。

译文：

象曰：譬人民之遭镇压，犹洼泽之无水，干旱处于困境。君子以奉献生命，达成其志愿。

“关进监狱”，政治黑暗不明也。

“让他醉于酒食，祭官随即赶来，把他用作祭祀人牲”，正法前之庆赏也。

“关进周围种蒺藜的监狱”，越狱必攀越蒺藜也。“回到家中，看不见妻子”，不幸也。

“押在囚车内缓慢前来以示众”，志在下车获释也，虽非得当之位，有人助之也。

“受割鼻、刖足之刑”，其志未得也。“然后慢慢得以逃脱用

作祭祀人性之死刑”，合当逃脱，受福祐也。

“关进周围种葛针、围木桩的监狱”，不足以阻当越狱也。
“越狱则悔而又悔”，终有顺利越狱者也。

说《井》 卦四十八

本篇说《井》。“改邑不改井”，是井田；“井泥不食”，是水井；“旧井无禽”，是陷阱。通谓之井。耕种井田，汲饮井水，捕猎陷阱，这是奴隶社会井邑制的根本特征。

然而，“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井邑不治。井邑不治，改调井邑不改变井田数，“无丧无得”，照样做奴隶主！本来作为奴隶主应鼓励人民勤劳，劝勉互助，而养尊处优，什么都不干，乃致井邑制一派破落景象。

井水污浊不可饮用，这就是国王英明给予人民的福祐！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1]。

“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2]。

“井谷射鲋”，无与也 [3]。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4]。

“井甃无咎”，修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5]。

“元吉”在上，大成也 [6]。

注释：

[1]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用辘轳汲水，是水井。君子以敦

励人民勤劳，劝勉互助。《井》之下卦为巽，木也；上卦为坎，水也。是为“木上有水”。木为辘轳，用以汲水，取象水井也。“劳”，去声，用作动词，鼓励劳动之意。“劝”，劝勉也。“相”，王弼曰：“犹助也。”《周易集解》引虞翻说：“相，助也。”劝助，劝勉互助也。

[2] “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井水污浊不可喝”，污秽其下也。“陷阱破旧淤浅捕不到禽兽”，时久废弃也。“下”，泻下也。《三国志·田畴传》：“滨海泻下，泞滞不通。”《左传》文公六年：“治旧泻。”孔颖达疏：“泻者，秽之别名不洁之称也。”则井水污浊之“下”，言污秽其下也。“时”，指时久也。“舍”，废弃也。

[3] “井谷射鲋”，无与也：“水井，陷阱有小鱼可射”，汲，猎者无人过问也。“井”，水井。“谷”，陷阱。“与”，相与。“无与”，无人相与，犹言无与过问也。

[4]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水污浊不可喝”，需要挖淘也。求“国王英明”，受其福祐也。“井渫不食”，“恻”，参见《井》注[10]、[11]。“王明”，受福也，是反语。谓井水污浊不可饮用，真是国王英明受其福祐也。此极言奴隶制给人民造成的生活上的艰难也。

[5] “寒泉”之“食”，中正也：“清凉井水的饮用”，合于正道也。“中”，合也。“正”，正道也。

[6] “元吉”之上，大成也：上六爻辞：“阱口收小盖上掩体，有禽兽可捕大吉利”，乃大成功也。引文是“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之省。

译文：

象曰：用辘轳汲水，是水井。君子以鼓励人民勤劳，劝勉互助。

“井水如泥浆一样不可喝”，污秽其下也。“陷阱破旧淤浅捕不到禽兽”，时久废弃也。

“坏水井，旧陷阱有小鱼可射”，汲、猎者无人过问也。

“井水污浊不可喝”，需要进行挖淘也。求“国王英明”，人民受其福祐也。

“砖石砌好井壁就无问题”，修治水井也。

“清凉井水的饮用”，合于正道也。

上六爻辞：“阱口收小盖上掩体，有禽兽可捕，大吉利”，大成功也，

说《革》 卦四十九

本篇说《革》，从唯物论的观点，论证祭祀使用人牲与战争的胜负无关。

《萃》卦提出废除人牲的问题，由于未使所有的人都明白，俘虏逃跑，抓回来，又用作了人牲而失败。

《升》卦记述由于战争的原因，人牲的采用，反而上升。难道战争胜负同使用人牲有关吗？

打败仗，战局严厉。那是由于马胸带没有扎紧；扎了三匝，就抓到了俘虏。那是由于不了解敌情；抓到了舌头，改变部署，就取得胜利。那是统帅以怒兴兵而覆灭，文献彪炳；那是指挥员虐待士兵而出征危险，文献亦蔚然可观。那都不是祭祀使不使用人牲的问题。

凡事犹泽中有火，水与火乃相生克变革，无不有其实际的互相对待的原因、过程和时机也。此君子必须“治”、“明”之者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1]。

“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2]。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3]？

“改命”之“吉”，信志也 [4]。

“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5]。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6]。“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7]。

注释：

[1] 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泽中有火，乃相生克变革。君子以治其历程，明其时机。《革》之下卦为离，火也；上卦为兑，泽也。是为“泽中有火”。泽中有火，水盛则火灭；火盛则水蒸发消失，乃相生克变革。水灭火，或火灭水，其变革有一个过程，为时间所支配。故君子治其变革之历程，明其时机。

[2] “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废除人牲制，抓得如用皮革束缚一样紧”，则不会有人采取了。“巩用黄牛”后省“之革”二字。承卦辞变革祭祀日仍用人牲而言之也。

[3]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打仗失败，战局严厉。把马胸带扎了三匝，就抓到了俘虏”，又是怎么回事呢！引文是“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之省。

[4] “改命”之“吉”，信志也：“打败仗，由于不了解敌情。抓到舌头，改变命令”之“取胜”，那是可信的。引文是“悔亡，有孚，改命，吉”之省。“志”借为之，信之，言可信也。

[5] “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统帅以怒兴兵，不能抓到俘虏”，文献记载彪炳可玩也。引文后省“未占有孚”四字。“文”，指历史文献。“炳”，彪炳，言其记述，文采焕发也。

[6]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指挥员以怒对待士兵”，文献记载，蔚然可观也。“君子豹变”，后省“征凶”二字。“蔚”，荟萃，言其记述，

文采华美也。

[7] “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小人改变面孔”，柔顺以从其君也。“小人革面”，承“君子豹变”，是小人在君子盛怒之前改变面孔，表现顺从也。

译文：

象曰：洼泽中有火，乃相生克变革。君子以治其历程，明其时机。

“废除人牲制，抓得很紧”，则不会有人采用了。

“祭祀日即变革之”，颁行嘉奖也。

“打败仗，战事严厉。把马胸带扎了三匝就抓到了俘虏”，那又如何呢？

“打败仗，由于不了解敌情。抓到了舌头，改变命令”之“胜利”，那是可信的。

“统帅以怒兴兵，不能抓到俘虏”，文献记载，彪炳可玩也。

“指挥员以怒对待士兵，出征危险”，文献记述，蔚然可观也。“小人改变面孔”，柔顺以从其主也。

说《鼎》 卦五十

本篇说《鼎》。古经着眼改进、革新，示物法象，有寓意焉。《彖》传联系烹饪祭祀，圣贤为人，有离主题。唯《象》传独言铸及其改革。

熔炼金属，化为液态，浇于型腔，凝固成器，铸也。铸件之轮廓实体和中虚，决定于铸型和型芯。铸型的确定和型芯的安装，是为“正位”。正位然后乃可以浇制成器，是为“凝命”。

金属熔液，凝固成器，乃可以受任使用也。

鼎铸之难，在于足和耳，特别是足。首铸，倒于足，是当然的事。故曰：“未悖。”言未悖于事理是也。再铸，又倒翻公用粥，还是足的问题。曰：“信如何也。”言真无可如何耳。

其次是鼎耳。“其行塞”，铉杠通不过，“失其宜也”。所以要改革。

最后，才臻于完美。鼎铜铸的耳子，中虚可以通过铉杠。鼎表面铸得光彩夺目，没有一点瑕疵，实体中虚，恰到好处。

西周和春秋其间遗留下来的古鼎，证明这是实录。这是一篇鼎的采用和革新的历史。反映了当时技术改革的艰难和伟大成就。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1]。

“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2]。

“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义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3]。

注释：

[1]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有火，是炊鼎。君子以正其形位，成器受任。《鼎》之下卦为巽，木也。上卦为离，火也。是为“木上有火”。木上有火，烹饪之象，所以为鼎也。“鼎之为器，正位而立”，不易倾覆。用于烹饪，唯人所命。故其制造，在于正其形位，始可以铸成受用也。

[2] “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鼎倒于足”，非悖理之事也。“要去掉坏足”，换上新足也。“未悖”，言鼎初铸，无经验，出一点问题，是正常之事也。“否”，坏也。“贵”与“否”为对文，好也，新也。

[3] “玉铉”在上，刚柔节也：上九爻辞：“鼎表面铸得光彩夺目”，实体与中空部分恰到好处。“玉铉”之前省“鼎”字。“玉”，光滑如玉也。“铉”借为炫。言炫人眼目也。“刚”，指鼎之实体；“柔”，指鼎之虚空部分。“节”，适度，犹言恰好。《荀子·天论》：“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

译文：

象曰：木上有火，是炊鼎。君子以正其形位，成器受任。
“鼎倒于足”，非悖理之事也。“要去掉坏足”，换上新足也。
“鼎中有食物”，慎重其移动也。“我妻子有病”，终无灾尤也。

“鼎耳要改革”，失其宜也。

“倒翻了公用粥”，真无可如何也。

“鼎黄铜铸的耳子”，中虚可以通过铜杠也。

上九爻辞：“鼎表面铸得光彩夺目”，实体和中虚部分，都调和适度也。

说《震》 卦五十一

本篇说《震》，反映古人对于雷还完全没有认识。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1]。

“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震来厉”，乘刚也 [2]。

“震苏苏”，位不当也。

“震遂泥”，未光也 [3]。

“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4]。

“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5]。

注释：

- [1] 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相继作雷，震。君子以恐惧戒慎，自修反省。本卦二震相重，震，雷也。是二雷相重。孔颖达曰：“洊者，重也。”是为“洊雷”。则是相继作雷，连续震响也。古人对雷，未有认识，尤怀迷信心理。上六爻辞曰：“震，……于其邻”，“婚媾有言”是也。故听到雷震，恐惧戒慎，自修反省也。
- [2] “震来厉”，乘刚也：“听到雷震厉害”，躲上高山也。“乘刚”释“跻于九陵”。“乘”犹跻，指登上也。“刚”，阳也。高山向阳，故曰：刚。此指“九陵”也。
- [3] “震遂泥”，未光也：“雷震掉了房屋的泥土”，不广泛也。“光”借为广。
- [4] “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雷连续地震，很厉害”，危及行动也。事情继续干，全无损失也。“其事在中”，言所做的事情正在进行中也。
- [5] “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听到雷震，两腿发抖”，雷劈未得中也。虽走路危险但未出问题。为邻家担心而祈福也。虽“凶”无咎，“凶”前省“征”字，言出征危险也。“畏邻戒”释“震，……于其邻”，“婚媾有言”，“畏”，畏惧，引申为担心。“戒”，斋戒所以祈福也。为邻家担心而祈福也。

译文：

象曰：相继作雷，震。君子以恐惧戒慎，自修反省。

“听到雷震，害怕得发抖”，恐惧可以致福也。后来有了经验，“笑语自若”，行动不失守则也。

“听到雷震厉害”，躲上高山也。

“听到雷震畏惧不安”，位置不能维持适当也。

“雷震得房屋掉了泥土”，不广泛也。

“雷连续地震，很厉害”，危及行动也。事情继续干，全无损失也。

“听到雷震，两腿发抖”，雷未得劈中也。虽走路危险，未出问题。但为邻家担心而祈福也。

说《艮》 卦五十二

本篇说《艮》。论看人、思维，实事求是，客观全面，“不出其位”。注视脚趾，吹毛求疵；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看人脸色，徒听口说，皆出其位矣。注视全体，方为厚实。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1]。

“艮其趾”，未失正也 [2]。

“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3]。

“艮其限”，危“熏心”也 [4]。

“艮其身”，止诸躬也 [5]。

“艮其辅”，以中正也 [6]。

“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7]。

注释：

- [1]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察物犹两山并立，互相注视。君子以思维不超出其位置。本卦两艮相重。艮，山也，是为“兼山”。又“艮”，顾也，注视也。则是察物犹两山并立，互相注视也。两山并立，互相注视，各如其位。以彼观此，以此观彼，皆不出位。这是取象人与人相看，当亦如是，实事求是，客观全面，“不出其位”也。
- [2] “艮其趾”，未失正也：“注视其脚趾”，未失正道也。“未失正”，释“无咎”。注视其脚趾，吹毛求疵，出不了问题，故曰：“未失正”也。
- [3] “不拯其随”，未退听也：“注视其小腿肚子，说成举不起整个脚”，未退而兼听也。引文前省“艮其腓”三字。
- [4] “艮其脢”，危“熏心”也：“注视其腰部，分裂其肋部肌肉”，危害“犹火烧心”也。引文后省“列其夤，厉”四字。
- [5] “艮其身”，止诸躬也：“注视其全体”，眼光止之于全身也。“躬”亦身也，指全体。
- [6] “艮其辅”，以中正也：“注视其脸色，听他说得条条是道”，误以为合于正道也。“正”，合也。“以中正”，以其所说合正道也，则可知有“误”之义蕴矣。
- [7] “敦艮”之“吉”，以厚终也：“认识看人这个问题”之“好处”，其结果是立于厚实也。“敦”，治也。引申为认识。“厚”，厚实。相对薄华言之。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道德经》三十八章）看问题主观片面，是“处其薄”，“居其华”也。看问题客观全面，是“处其厚”，“居其实”也。

译文：

象曰：察物犹两山并立，互相注视。君子以思维不超出其

位置。

“注视其脚趾”，未失正道也。

“注视其小腿肚子，说成举不起整个脚”，未退而兼听也。

“注视其腰部，分裂其胁部肌肉”，危害“犹火烧心也”。

“注视其全体”。眼光止之于全身也。

“注视其脸色，听他说得条条是道”，误以为合于正道也。

“认识看人这个问题”之“好处”，其结果是立于厚实也。

说《渐》 卦五十三

本篇说《渐》。认为人类文明，男女有别，夫妇之义，是渐进形成的，是贤德倡导教化然后约定成俗的。

这里描绘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专偶婚制姻缘的美满。女嫁男方，男方准备橡木建造新房；小伙子是严厉一点，但也出不了事。夫妇俩自己劳动，日子过得和乐。

有的丈夫为了卫国，离开妻子，出征不回来，妻子另找新欢怀了孕，那是有失夫妇之道的。有的妇女结婚三年不怀孕，家里也无人欺凌她，而生活幸福。

如鸿雁的羽毛一样美丽，这就是新婚制的文明。必须讲文明而不可淫乱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 [1]。

“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2]。

“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3]。

“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4]。

“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5]。

“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6]。

注释：

[1] 山上有火，渐。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人类文明，犹山木成林，由渐而进。君子以任用贤德，化成风俗。《渐》之下卦为艮，山也；上卦为巽，木也。是为“山上有木”。古经记述女嫁男方，已成民俗，渐进于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阶段。则山上有木，由毫末而成大树，而成森林，取象人类文明，由渐而进也。然而人类文明之渐进，乃贤德倡之，教化，然后成为民俗的。“居”，任也。《晋书·王祥传》：“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善风俗”，王肃本如此。今本作“善俗”。依本卦内容和句法言之，从王肃本为是。“善”，移风易俗，化而成之也。

[2] “饮食衎衎”，不素饱也：“夫妻日子过得和乐”，靠自己勤劳吃饭也。“不素饱”，犹《诗·伐檀》：“不素餐兮。”言非白吃饭也。

[3] “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丈夫出征回不来”，都离开妻子也。“妻子另找新欢怀孕不许养育”，失其妇道也。“为了抵抗外寇”，顺命出征以相保国也。“丑”通俦，伴侣，借指配偶。“群离俦”，言出征的都离开了自己的妻子。

[4] “或得其桷”，顺以巽也：“娶亲的人家准备了橡木”，柔顺以接受女方之要求也。“巽”，服从，引申为接受。“顺以巽”，承上“或得其桷”，则是女方提出建新房为结婚之条件也。

[5] “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妇人三岁不孕，终于无人欺凌她而幸福”，得其所愿也。引文前省“妇三岁不孕”五字。

[6] “其羽可以为仪，吉”，不可乱也：“鸿雁的羽毛可以装饰仪容，吉利”，不可以淫乱也。“乱”，淫乱。《大戴礼·盛德》：“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婚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

译文：

象曰：人类文明，犹山木成林，由渐而进。君子以任用贤德，化成风俗。

“丈夫”之“严厉”，宜其不出事故也。

“夫妻日子过得和乐”，靠自己勤劳吃饭也。

“丈夫出征回不来”，都离开妻子也。“妻子另找新欢怀孕不许养育”，失其妇道也。“为了抵御外寇”，顺命以相保国也。

“娶亲的人家准备了椽木”，柔顺以接受女方之条件也。

“妇人三岁不孕，终于无人欺凌而幸福”，得其所愿也。

“鸿雁的羽毛可以装饰仪容，吉利”，不可淫乱也。

说《归妹》 卦五十四

本篇说《归妹》。可知古代婚嫁，多在春时；实行“媵”制，姐妹共夫；出嫁随嫁，绝婚亦随归。《象》传作者认为“媵”制“未当”，而赞美女嫁男方共同劳动的新婚的美满。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1]。

“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2]。

“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3]。

“归妹以须”，未当也 [4]。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5]。

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注释：

- [1] 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泽上有雷，是春时，嫁女儿。君子以偕老终身，知可能被休弃。《归妹》之下卦为兑，泽也；上卦为震，雷也。是为“泽上有雷”。泽上有雷，是春时。《大戴礼·夏小正》：“二月绥多士女。”传曰：“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配）男女。”《管子·幼官》：“春，……合男女。”则泽上有雷之春时，嫁女之时也。嫁女儿，结成佳偶，总希望偕老终身，谓之“永终”，但在古代，如丈夫不满意，亦可中途休弃。谓之“敝”。《释文》：“敝，弃也。”这里指绝婚言之。
- [2] “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嫁女儿，其妹妹陪嫁”，按常规也。“跛能走可出嫁”，继承传统也。“恒”，常，指常规。
- [3] “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眼睛不好能看也一样，对举办妇人之婚事有利”，未改变常规也。引文前省“眇能视”三字。
- [4] “归妹以须”，未当也：“嫁女儿，其妹妹陪嫁”，不适当也。“须”，古代楚人称娣。《离骚》：“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注：“女嬃，屈原娣也。”《说文》引贾逵说：“楚人谓娣为嬃。”然而沛人称娣。《史记·高后纪》：“太后娣，吕嬃。”嬃为名，意为吕娣。与荀、陆、子夏、孟、京本作孀。陆云：“孀，妾也。”合。然则，究为娣或娣呢？曰：“归妹以须，反归以娣。”按“腰”制，“归”相“以”，“反归”亦相“以”，则是避重字而异也。当以娣为是，明矣。“未当”，是《象》传作者不赞成腰“制”，认为嫁女儿，其妹妹陪嫁，不当也。
- [5] “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帝乙嫁女儿，作为君夫人的嫁妆不如妹妹的好”，君夫人处于正位，以贵

而往嫁也。“不如其姊之袂良”前省“其君之袂”四字。姊“其位在中，以贵行”，则嫁妆无关重要矣。而姊位在妾，以卑行，“其袂良”，父母之心也。

译文：

象曰：泽上有雷，是春时，嫁女儿。君子以偕老终身，知可能被休弃。

“嫁女儿，其妹妹陪嫁”，按常规也。“跛能走可出嫁”，继承传统也。

“眼睛不好能看也一样，有利举办妇女之婚事”，未改变常规也。

“嫁女儿，其妹妹陪嫁”，不当也。

“嫁女儿延期”之用意，有待吉日良辰而嫁也。

“帝乙嫁女儿，作为君夫人的嫁妆不如妹妹的好”，君夫人处于正位，以贵而往嫁也。

上六爻辞：新娘托着筐子“无实”，托空筐也。

说《丰》 卦五十五

本篇说《丰》。言丰年祭祀，恰逢日食。反映古代先民对于日食还毫无认识的惊慌之状。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1]。

“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2]。

“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3]。

“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

也 [4]。

“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5]。

六五之“吉”，“有庆”也 [6]。

“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7]。

注释：

[1] 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当日食，犹雷电皆至，天地昏暗，丰年祭祀。君子以确实人之情伪陈献祭品。《丰》之下卦为离，电也；上卦为震，雷也。是为“雷电皆至”。“雷电皆至，雨也，则日无光。”《元曲选·无名氏〈货郎担〉四》：“又值天昏地暗雨涟涟”也。古经记述丰年祭祀，恰逢日食，取其天地昏暗日无光也。显然不如《彖》传“明以动”贴切。此“辞由象生”之敝也。“折狱致刑”，释为断讼狱，施刑罚，与卦爻辞无关，非是。《释名》曰：“狱，确也。确实人之情伪也。”确实人之情伪，以断其有无罪过，是断讼狱。确实人之情伪，以断其敬顺之诚，则用于观祭祀。孔子观“禘”，“自既灌而往者”，则“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就是如此。《周易》谓之“观舆而不荐”。则“折狱”，亦如“有孚颙若”然，是断其敬顺之诚也。“刑”借为钶，羹器。《周礼·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钶羹。”则致钶，就是陈献祭品。

[2] “虽旬无咎”，过旬灾也：“寻找庄重的配祭供主”，虽“旬日可以”，过旬日则不可矣。“虽旬无咎”前省“遇其配主”四字。祭祀以期，旬日在祭期之前，故“无咎”。“过旬”，则逾祭期，故曰：“灾”，加重语也。

[3] “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中午可见北斗星，前去找配祭供主者为之惊疑，相信快逃好”，其信念发自心志也。引文是“丰其蔀，日中

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之省。

- [4] “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日全食，如大张帐幕”，不可大干事也。“有人折断右臂”，终不可使用也。引文是“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之省。
- [5] “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日偏食，如大张帘幕”，位置偏移也。“中午可见北斗星”，日光暗不明也。“找到适当的配祭供主”，吉庆之行也。引文是“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之省。“位不当”，言日食之位偏移也。“幽不明”，言日偏食时，其光幽暗不明也。
- [6] 六五之“吉”，有庆也；六五爻辞：“出现太阳，庆贺称赞，以为吉利”，有吉庆也。引文是“来章有庆誉，吉”之省。
- [7] “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房屋高大”，檐轩犹天际飞翔也。“窥视其户，寂静无人”，如自藏也。“天际翔”，《诗小雅·斯干》：“如翬斯飞。”朱熹集传：“其檐阿华采而轩翔，如翬之飞而矫其翼也。”则是取象檐轩高翘，如天际飞翔也。

译文：

象曰：当日食，犹雷电皆至，天地昏暗，丰年祭祀。君子以确实人之情伪陈献祭品。

“寻找庄重之配祭供主，虽旬日可以”。过旬日则为灾矣。

“中午可见北斗星，寻找配祭供主之人之为惊疑，相信快速好”，其信念发自心志也。

“日全食，如大张帐幕”，不可大干事矣。“有人折断右臂”，终身不可使用也。

“日偏食，如大张帘幕”。位置偏移也。“中午可见北斗星”，日光幽暗不明也。“找到适当的配祭供主”，吉庆之行也。

六五爻辞：“太阳出来了，庆贺称赞，以为吉利”，有吉庆

也。

“房屋高大”，檐轩如天际飞翔也。“窥视其户，寂静无人”，有如自己躲藏也。

说《旅》 卦五十六

本篇说《旅》。记叙奴隶主商旅，贩卖奴隶，因遇市场失火，奴隶逃跑而丧失本钱的故事。古经说：“鸟焚其巢。”《象》传说：“其义（宜）焚也。”表现对于奴隶主商旅的愤慨！

象曰：山上有火，旅^[1]。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2]。

“旅琐琐”，志穷灾也^[3]。

“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4]。

“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5]。

“终以誉命”，上逮也^[6]。

“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7]。

注释：

[1] 山上有火，旅：如山上有火，玉石俱焚，贩卖奴隶的商旅。《旅》之下卦为艮，山也；上卦为离，火也。是为“山上有火”。《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此取喻贩卖奴隶的商旅，奴隶逃亡，本钱大丧也。

[2]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君子以明智慎重，使用常法，而不迟钝

于看守。《正义》释为“以静止明察，审慎用刑而不稽留狱讼”，与卦、爻辞无关，非是。《尔雅·释诂》：“刑，常也，法也。”疏：“谓常法也。”则“明慎用刑”是明慎用常法也。“留”，迟也。《史记·匈奴传》：“然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注：“谓迟留零落不遇合也。”迟留犹迟钝。“狱”，《说文》：“确也，从𡩂，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则“不留狱”，言不迟钝于看守也。

- [3] “旅琐琐”，志穷灾也；“旅途很疲敝，离开寓所遭了灾”，志意穷凶而取灾也。引文是“旅琐琐，斯其所，取灾”之省。“志穷灾”，言贩卖奴隶，其志意穷凶极恶，从而引致灾难也。
- [4] “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碰上市场失火”，也因之受伤害也。以商旅买带奴隶，宜其逃跑也。引文是“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之省。“以旅与下”，言以奴隶主商旅与其所买带之奴隶相处也。“下”，指所买之奴隶。“义”读为宜，“丧”，丧失，指奴隶逃亡。
- [5] “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回到寓所”，未得安位也。“拿着盘缠”，心里郁郁不乐也。“资斧”。《释文》：“《子夏传》及众家并作齐斧。”程颐《易传》四释为资财，器用。实指旅费，盘缠也。《聊斋志异·竹青》：“家贫，下第归，资斧断绝。”
- [6] “终以誉命”，上逮也：“终归是我的好命运所注定”，是上天之赐赏也。“逮”，高亨说：“犹赐也。……《国语·晋语》：‘逮餼寡。’韦注：‘逮，及也。谓惠及也。’惠及即恩惠及人，乃赏赐之义也。《礼记·王制》：‘恤孤独以逮不足。’《中庸》：‘所以逮贱也。’逮亦当训为赏赐。”
- [7] “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上九爻辞：“鸟儿烧掉了窝”，其宜焚也。“在交易中丢了大本钱”，终无人同情过问也。“以旅”指“鸟焚其巢”言之。王念孙曰：“闻犹问也。……谓相恤问也。”

译文：

象曰：如山上有火，玉石俱焚，贩卖奴隶的商旅。君子以明智慎重，使用常法，而不迟钝于看守。

“旅途很疲敝，离开寓所遭了灾”，志意穷凶而取灾也。

“赶到市场，带着钱，买了奴隶”，终究未计算错也。

“碰上市场失火”，也因之受伤害也。“以商旅买带奴隶”，宜其逃跑也。

“回到寓所”，未得安位也。“拿着盘缠”，心里郁郁不乐也。

“终归是我的好命运所注定”，上天赏赐也。

上九爻辞：“鸟儿烧掉了窝”，其宜烧也。“在交易中丢了大本钱”，终无人同情过问也。

说《巽》 卦五十七

本篇说《巽》，认为顺应是君子一再教命的。确乎这是《易》学的根本观点之一。

《坤》卦辞说：“君子凡有所为，先物行，先理动，则迷惑；若在物之后，则得主利。”《彖》谓之“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也。故谦虚纳物（《谦》），所以顺也；“凡事预则立”（《豫》），怎样顺也；“尽随于万物之规矩”（《随》），顺之所自也；复乃宇宙的根本规律（《复》），顺之源也。源流不穷，知顺之所自，知怎样顺，知所以顺，则可以动而“无妄”矣。

然则，何为顺哉？

对于行军进退，统帅之指挥，是服从，非顺也。禳灾驱鬼，跪伏床下，是纷闹，非顺也。噤眉蹙额，屈服于人，更非顺也。

唯适应乎有利、不利条件，如敌军之运动，或前行或后随，我或轻嘘引之，或重风吹之；敌军之势力或强或弱，我或挫败之，或歼灭之，因敌制胜，“志”之所“治”，举措得正，斯可谓之顺已夫！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1]。

“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2]。

“纷若”之“吉”，得中也 [3]。

“频巽”之“吝”，志穷也。

“田获三品”，有功也 [4]。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5]。

“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6]。

注释：

[1]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风相随而吹，顺应。君子以一再教命，后顺行事。本卦两巽相重。巽，风也。是风相随而吹，物无不顺也。此取象凡有所为，必有跟随。亦《坤·彖》传：“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之义。“申”，重复，一再。《书·尧典》：“申命羲叔。”“行”，承“随风，巽”，可知指后顺行事。

[2] “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服从对于行军进退”，决心之所定；“对于统帅之指挥”，决心之所治，“有利”也。“进退利武人之贞”是一整句，承上省“巽”。言服从对行军进退有利于“武人”之指挥，行军进退是战术：进或攻，退或守，或诱是目的。《象》传分别说之。以“志疑”训战术；“志治”训战术之目的。“疑”读为凝，定也。《诗·大雅》：“靡所止疑。”传：“疑，定也。”疏：“正义曰：疑音凝。疑者，安静之义，故为定也。”《庄子·达生》：

“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志疑”，志凝也，志意，决心之所定也。

[3] “纷若”之“吉”，得中也：“跪伏床下，施于巫师禳灾驱鬼纷闹”之“吉利”，得其灵验也。引文是“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之省。“中”，《礼月令》：“律中大簇。”注：“中犹应也。”“得中”，言“史巫”“巽在床下”所“用”之“纷若”“得应”，得其灵验也。

[4] “田获三品”，有功也：“逃跑，被捕获之种种禽兽所知”，有成功者也。引文是“悔亡，田获三品”之省录。“有功”，言“悔亡”“有功”也。

[5]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爻辞：“顺应有利、不利条件”之“吉利”，举措得当也。引文是“贞吉、悔亡，……吉”之省录，前省“巽”字。“位”，位置。用作动词，指安排，举措。文天祥《赠莆阳卓大著顺宁精舍》诗：“斯丘亦乐哉，未老先位置。”“正”，犹当，得当也。

[6] “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跪伏床下”，过甚穷困也。“输光了大本钱”，举事凶也。“上”犹极也，言过甚也。“正”，贞也，言举事也。

译文：

象曰：随风而吹，顺应。君子以一再教命，后顺行事。

“服从对于行军进退”，志之所定；“对于统帅指挥”，志之所治，“有利”也。

“跪伏床下，施于巫师禳灾驱鬼纷闹”之“吉利”，得其灵验也。

“嗔眉蹙额，屈服于人”之“不得已”，其志穷也。

“逃跑，被捕获之种种禽兽所知”，有成功者也。

“顺应有利、不利条件”之“吉利”，举措得当也。

“跪伏床下”，过甚穷困也；“输掉大本钱”，举事不利也。

说《兑》 卦五十八

本篇说《兑》。凡事强调切磋讨论，以和平、商量的态度引导讨论问题，以明事理。行事则无阻碍也。过于自信，强词夺理，自处不当；只许你说，不许我说，剥夺别人说话，这都是要不得的。言简而意赅，言近而旨远也。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1]。

“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2]。

“孚兑”之“吉”，信志也。

“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3]。

九四之“喜”，有庆也 [4]。

“孚于剥”，位正当也 [5]。

上六“引兑”，未光也 [6]。

注释：

- [1] 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两泽相连，其水交流。有如切磋，君子以朋友讨论学习。本卦两兑相重。兑，泽也。是为“丽泽”。“丽”，《小尔雅·广言》：“两也。”“兑”，说也，有讨论切磋之义。
- [2] “和兑”之“吉”，行未疑也：“采用和平态度讨论”之“吉利”，行事未有阻碍也。“疑”，高亨说：“借为碍。”（《周易大传今注》第463页）《说文》：“碍，止也。”
- [3] “来兑”之“凶”，位不当也：“只许你说，不许我说”之“令人可怕”，自处不当也。程传曰：“位不当者，自处不中正也。”“不中正”，不合正也。

- [4] 九四之“喜”，有庆也：九四爻辞：“采取商量态度讨论争议”之“可喜”，有喜庆也。引文是“商兑未宁介疾，有喜”之省录。
- [5] “孚于剥”，位正当也：“强词夺理，剥夺别人说话”，自处岂正当耶？“位正当也”，“也”读为耶，表疑问或反诘。《庄子·胠篋》：“然则卿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与六三：“位不当也”，正相呼应。
- [6] 上六“引兑”，未光也：上六爻辞：“凡事引导讨论”，事理未明也。“光”，明也。“未光”，言事理未光明，所以要引导进行讨论也。

译文：

象曰：两泽相连，其水交流，有如切磋。君子以朋友互相讨论学习。

“采取和平态度讨论”之“吉利”，行事未有阻碍也。

“强词夺理”之“快意”，自信其志意也。

“只许你说，不许我说”之“令人可怕”，自处不当也。

“采取商量态度讨论争议”之“可喜”，有喜庆也。

“强词夺理，剥夺别人说话”，自处岂正当耶？

上六爻辞：“凡事引导讨论”，事理未明也。

说《涣》 卦五十九

本篇说《涣》。反映古代先民对于洪水处于无力抗拒，只能寄托于上帝保佑和逃跑的状态。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1]。

初六之“吉”，顺也 [2]。

“涣奔其机”，得愿也。

“涣其躬”，志在外也 [3]。

“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4]。

“涣其血”，远害也 [5]。

注释：

[1] 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王庙：风行水上，推波鼓澜，洪水泛滥。先王以享祭上帝，许愿立庙。《涣》之下卦为坎，水也；上卦为巽，风也。是为“风行水上”。风行水上，激荡波澜，极言洪水之盛大。涣，洪水盛大也。古人迷信，为防洪水享祭上帝，许愿为之立庙。

[2] 初六之“吉”，顺也：初六爻辞：“洪水来得快，乘用壮马逃脱”之“吉利”，顺便得壮马也。引文是“用拯马壮，吉”之省录。承上“涣”，有洪水来得迅速之意。

[3] “涣其躬”，志在外也：“洪水涨到一人高，没出事”，安置在洪水之外也。“志”通真。《正韵》：“支义切，音真，义同。”《说文》：“真，置也。”指安置。

[4] “王居无咎”，正位也：“洪水涨到国王的居住地，未出事”，刚到其位置也。引文前省“涣”字。

[5] “涣其血”，远害也：“洪水的忧患过去，警惕其重来”，预防其灾害也。引文是“涣其血去，逖出”之省录。

译文：

象曰：风行水上，推波鼓澜，洪水泛滥。先王以享祭上帝，许愿立庙。

初六爻辞：“乘用壮马逃脱洪水”之“吉利”，顺便得壮马也。

“洪水冲塌了房基”，人们已脱逃，得其所愿也。

“洪水涨到一人高没出事”，安置在洪水之外也。

“洪水涨到了群众的居住地，人人平安大吉”，地区广大也。

“洪水涨到国王的居住地，未出事”，刚到其位置也。

“洪水之忧患过去，警惕其重来”，预防其灾害也。

说《节》 卦六十

本篇说《节》。认为人们的行为，礼数等差，如不形成规范，使之有度；人际关系，如不讲究文明，合于礼，没有人伦礼节，就如泽水无堤，泛滥成灾矣。

这是对古经“节”的说明。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1]。

“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2]。

“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3]。

“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4]。

“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注释：

[1]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泽水泛滥于外，设堤坝以节之。君子以建立规范，讲究文明。《节》之下卦为兑，泽也；上卦为坎，水也。是为“泽上有水”。泽上有水，是泽水泛滥，必须设堤

坝以节防之也。此以水取象人之行为，堤坝取象人伦道德，使人不超越乎人伦道德也，“制”，制订，建立。“数度”犹规范，指礼数等差，皆使有度也。“议”，讲究。“德行”，合于道德之行为，犹言文明也。

[2] “不出户庭”，知通塞也：“在家室之内不拘泥礼节”，知在外行不通也。引文承上“节”，是“不出户庭，无咎”之省录。

[3] “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在住宅区域内不遵守礼节，不好”，有失时宜之准则也。言出“户庭”，到了“门庭”之内，不讲究礼节，则不合时宜矣。“极”，准则，如“立极”。《诗·周颂·思文》：“莫匪尔极。”

[4] “甘节”之“吉”，居位中也：“自觉遵守礼节”之“吉利”，处于正当之位置也。“甘”，心甘情愿，言其自觉也。“居”，犹言持身也。“中”，正也。

译文：

象曰：洪水泛滥，设堤坝以节之。君子以制订规范，讲究文明。

“在家室之内不拘泥礼节”，知在外行不通也。

“在住宅区域内不遵守礼节不好”，有失时宜之准则也。

“不遵守礼节使人看不起而悔恨嗟叹”，责怪谁呢？

“使礼节通行约定成俗”，遵奉上道也。

“自觉遵守礼节”之“吉利”，处于正当之位置也。

“过分拘泥礼节成了苦事”，其道不通也。

说《中孚》 卦六十一

本篇说《中孚》。《萃》卦提出用“大牲”代替人牲的问题，

未能实现。《升》卦记述由于战争的原因，人牲使用上升。《革》卦论证战争的胜负与使用人牲无关。这里讲礼节出于诚信，不在于进献。也是为废除人牲立论的。

审判以确实人之情伪为准；宽减死刑，在于考察悔改的表现，都讲一个诚信的问题，是不能任意杀人的。

丧礼表达的是既葬之后，虞（娱）乐安神的心志。

婚礼表达的是互相爱慕的中心所愿。

军礼表达敌败我胜之盛况。

大田之礼表达的是上山打猎的绝似之情。都不在于用什么祭品进行献享！

但奴隶主贵族顽固派还是坚持要用人牲。把俘虏捆绑着，正当祭祀之位。看来由于奴隶主贵族改革派占了上风，乃用鸡牲作了献祭。顽固派预言，这是不能长久的。人牲献祭的问题，才终于解决。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1]。

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2]。

“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3]。

“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4]。

“马匹亡”，绝类上也 [5]。

“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注释：

[1]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风行水上，波浪相应，诚信。君

子以确实人之情伪然后判刑，宽减当死之刑。《中孚》之下卦为兑，泽也；上卦为巽，风也。是为“泽上有风”。泽上有风，水波相应，从虚无妄。此取象人之行为，凡事出于诚信。“中孚”，信发乎其中也。君子“议狱”，确实情伪，然后判刑也。“缓死”，宽减当死之刑也，皆基于诚信也。

- [2] 初九“虞吉”，志未变也：初九爻辞：“既葬而祭，虞（娱）乐安神”，诚信之心志不变也。此言丧礼在于表达诚信之心志在既葬之后仍未变也。
- [3] “其子和之”，中心愿也：“鹤鸣于树荫，其雌应和之”，中心之所愿也。引文前省“鹤鸣于阴”四字。此言婚礼在于表达鸾凤和鸣的相互爱慕之情也。
- [4] “或鼓或罢”，位不当也：“或乘胜追击，或凯旋班师”，敌人防御之位不当也。此言军礼在于显示克敌致胜的盛况也。
- [5] “马匹亡”，绝类上也：“马匹奔驰”，极似上山行猎也。此言大田之礼在于表达上山打猎之状。

译文：

象曰：泽上有风，水波相应，诚信。君子以确实人之情伪然后判刑，宽减当死之刑。

“既葬而祭，虞（娱）乐安神”，诚信之心志不变也。

“鹤鸣于树荫，其雌应和之”，中心之所愿也。

“或乘胜追击，或凯旋班师”，敌人防御之位不当也。

“马匹奔驰”，最似打猎上山也。

“有俘虏被捆绑着”，正当祭祀之位也。

“用鸡牲作了献祭”，何可长久也。

说《小过》 卦六十二

本篇说《小过》。认为小错误就要批评，如山上有雷，听取

不同的声音也。并举了“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的例子。不赞成不负责任的批评，任意的批评；放任错误不管，滋长错误倾向的发展，是过甚行为。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1]。

“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2]。

“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3]。

“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4]。

“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5]。

“密云不雨”，已上也 [6]。

“弗遇过之”，已亢也 [7]。

注释：

[1]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犹山上有雷，小错误就要批评。君子以行为谄媚；居丧过哀；用财吝啬，是也。《小过》之下卦为艮，山也；上卦为震，雷也。是为“山上有雷”。这是取象小错误就要批评，以便及时改正。高亨说：“行过于恭，则失之谄媚；居丧过于哀，则失之毁身；用财过于俭，则失之吝啬，亦皆是小错误。”（《周易大传今注》第485页）

[2] “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不负责任的批评有害”，无可如何也。“飞鸟”是“飞鸟遗之音”之省文，指不负责任的批评。

[3] “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可以指出君主的不足，表扬臣下”，不可任意批评也。引文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之省录。“不可过”，是君主确有不足，臣下确应表扬，乃可指出而表扬之。可知指不可任意

为之也。

- [4] “从或戕之”，凶如何也：“有些事情不批评，但要防止错误的发展。放纵也许害了他”，是多么危险啊。引文前省“弗过防之”四字。
- [5] “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没有错误不批评要表扬”，这样做不当吗？“往后仍有犯错误的危险，必须戒备”，终不可滋长也。“弗过遇之”前省“无咎”二字。“位”，位置，用作动词有安排、措置之义。
- [6] “密云不雨”，已上也：“看准时机，某公放了一箭，把猎物从洞穴中捡了回来”，恶劣已极。引文后省“自我西郊，公戈，取彼在穴”十字。“已上”，言某公之恶劣行为已达到极致也。
- [7] “弗遇过之”，已亢也：“有成绩，不表扬，反而批评”，已过甚矣。“亢”，过甚，极度。《乾·上九》曰：“亢龙有悔”也。

译文：

象曰：犹山上有雷，小错误就要进行批评。君子以行为谄媚，居丧过哀，用财吝啬是也。

“不正确的批评有害”，无可如何也。

“可以指出君主的不足，表扬臣下”，不可任意批评也。

“有些事情不批评，但要防止错误的发展。放任不管，那就反而害了他”，是多么危险啊！

“没有错误不批评要表扬”，这样处置不当吗？“但仍有犯错误的危险必须戒备”，错误倾向终不可滋长也。

“看准时机，某公放了一箭，把猎物从洞穴中捡回来”，恶劣致极。

“有成绩不表扬反而批评”，已过甚矣。

说《既济》 卦六十三

本篇说《既济》。认为以水灭火成功是“既济”。然而既济可以变成未济，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必须进不忘退，存不忘亡，得不忘失，动思后患，预为之防也。

显然作者很懂得对立的同一性，善于从反面来看正面，从他物来看此物，从未济来看既济。故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道德经》二章），不断前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1]。

“曳其轮”，义“无咎”也 [2]。

“七日得”，以中道也 [3]。

“三年克之”，惫也 [4]。

“终日戒”，有所疑也 [5]。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6]。

“濡其首”，何可久也 [7]。

注释：

[1]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水在火上，灭火成功，君子以思后患，而预先防备。《既济》之下卦为离，火也；上卦为坎，水也。是为“水在火上”。水在火上。灭火成功，故曰：“既济。”然而行事既济，骄矜自满，物极必反，每有后患。故君子既济之时，以

思后患，而预为之防也。这是说既济可以变成未济，好事可以变成坏事，能不慎哉！

- [2] “曳其轮”，义“无咎”也：“拉车过河，上岸时湿了车尾”，应该说是过了河。引文后省“濡其尾，无咎”五字。“义”。宜也。“无咎”，指拉车既济也。
- [3] “七日得”，以中道也：“妇人丢失头巾，没有找，过几天出来了”，是合于道理的。引文前省“妇丧其茀，勿逐”六字。“中”，合也。
- [4] “三年克之”，惫也：“殷高宗讨伐鬼方，三年取得成功”，士卒疲敝至极。引文前省“高宗伐鬼方”五字。“惫”。《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曰：“疲极。”此释“小人勿用”，指高宗一方之士卒也。这是说高宗既济中存在未济。释为：“鬼方之力量达乎极疲之程度，不能再战”，非是。
- [5] “终日戒”，有所疑也：“冬天穿着破棉絮，整天冷得死”，寒气有所凝也。引文前省“繻有衣袽”四字。“疑”借为凝。言寒气凝结，所以冷得很也。
- [6]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东邻殷纣杀牛”，“不如西邻文王”之时祭也。“实际受到福祐”，吉庆大来也。“时”。指“杓祭”，夏祭也。
- [7] “濡其首”，何可久也：“拉车过河，一头栽到水里”，何可长久哉！引文承“曳其轮”言之。

译文：

象曰：水在火上，灭火成功。君子以思后患而预为之防。

“拉车过河，上岸时湿了车尾，总算是过了河”，宜无过尤也。

“妇人丢失了头巾，没有找，过了几天出来了”，合于正道也。

“殷宗讨伐鬼方，三年取得成功”，士卒疲敝至极。

“冬天穿着破棉絮，整天冷得死”，寒气有所凝结也。

“东邻殷纣杀牛”，“不如西邻文王”之时祭也。“实际受到

福祐”，吉庆大来也。

“拉车过河，一头栽到水里”，何可长久哉！

说《未济》 卦六十四

本篇说《未济》，着眼于“既济”。前说《既济》，则着眼于“未济”。虽反其类，然其从反面而着眼则同也。世间物物相胜，唯其所识，唯其所用耳。“辨物”，识也；“居方”，用也。“以慎辨物居方”，则济矣。退知所以进，亡知所以存，失知所以得，而气不馁也。

古经论述事物的相对性及其性质的规定性，引导人们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且不忽略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这里进一步阐释对立的同一性，引导人们思患预防于既济，辨物居方于未济，则胜不骄，败不馁，永远前进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1]。

“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2]。

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3]。

“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4]。

“贞吉悔亡”，志行也 [5]。

“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6]。

“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7]。

注释：

[1]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火在水上，灭火未成。君子

以慎重态度，辨别事物，采取方策。《未济》之下卦为坎，水也；上卦为离，火也。是为“火在水上”。火在水上，无以灭火，故曰：“未济”。凡事一物胜一物，欲求成功，在于以慎重态度，辨别事物，如中医治病，处之以方也。

- [2] “濡其尾”，亦不知极也：“小狐狸过河湿了尾巴”，亦不知跳渡之准则也。引文承卦辞前省“小狐汔济”四字。“极”，准则。小狐狸过河是一对矛盾，这就是河宽和小狐狸的力量。它用力不足，乃于快要上岸时湿了尾巴。那是未能把握河宽和本身力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 [3] 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九二爻辞：“拉车过了河，举事总算是成功”，方法合适而行动正当也。引文前省“曳其轮”三字。“中”，合也，指拉车过河之方法合适也。
- [4] “未济征凶”，位不当也：“不成功，行动总算是碰了壁”，处置不当也。引文承“曳其轮，濡其尾”言之。“位”，用作动词，犹言处置也。
- [5] “贞吉悔亡”，志行也：“顺应有利、不利条件”，其志得行也。引文指“震用伐鬼方”言之，指顺应举事吉利或失悔之条件以采取战术耳。
- [6] “君子之光”，其晖吉也：“有利、不利条件的认识，全在于君子的眼光”，抓住了，那是看法对头也。“君子之光”，前省“贞吉悔亡”四字。“其晖吉”，前省“有孚”二字。《释文》：“晖字又作辉。”晖、辉古通用。“晖”即“君子之光”的“光”，这里引申为看法。吉，指看法正确。
- [7] “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抓住了有利条件，干杯祝酒”，“一头栽到水里呢”，那是不知节制也。“饮酒”是“有孚于饮酒”之省文。“濡首”指“曳其轮，濡其首”也。

译文：

象曰：火在水上，灭火未济。君子以慎重态度。辨别事物，

采取方策。

“小狐狸过河湿了尾巴”，亦不知跳渡之准则也。

九二爻辞：“拉车过了河，举事总算是成功”，方法合适而行动正当也。

“未成功，行动总算是碰了壁”，处置不当也。

“顺应有利、不利条件”，其志得行也。

“不失掉有利条件，全在于君子的眼光”，那是其看法正确也。

“抓住了有利条件，干杯祝酒。”“一头栽到水里呢”，亦不知节制也。

《文言》传注译

《文言》传，释《乾》、《坤》二卦经文之言也。朱熹说：“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

说《乾》

《正义》曰：“从此至元亨利贞，明《乾》之四德为第一节。从初九曰潜龙勿用，至动而有悔，明六爻之义，为第二节。自潜龙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论六爻人事，为第三节。自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至乃见天则，论六爻自然之气，为第四节。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节复说乾元四德之义，为第五节。自君子以成德为行，至其为圣人乎，此一节更广明六爻之义为第六节。”

第一节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1]；亨者嘉之会也^[2]；利者义之和也^[3]；贞者事之干也^[4]。

君子体仁^[5]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6]；利物足

以和义 [7]；贞固足以干事 [8]。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注释：

- [1] 元者善之长也：物质始基是美好万物资以生长之本原也。此申《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意也。《周易本义》曰：“元者，生物之始，……而众善之长也。”
- [2] 亨者嘉之会也：“亨”是往来不穷，众美会合也。《周易本义》曰：“生物之通，……而众美之会也。”
- [3] 利者义之和也：物之生成宜其阴阳适均而不偏胜也。《周易本义》曰：“生物之遂，物各得宜，……而得其分之和”也。
- [4] 贞者事之干也：此乃事物之根本也。《周易本义》曰：“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
- [5] 体仁：以仁为本体。《周易本义》曰：“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这就从以物质始基为本体的唯物论引向以爱人之“仁”为本体的唯心论矣。此以儒学释《易》也。
- [6] 嘉会足以合礼：众美会合，足以使理合礼。《周易本义》曰：“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言美好万物会合，能够体现道理，则合乎礼仪矣。
- [7] 利物足以和义：有利于物，足以使义和均。《周易本义》曰：“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
- [8] 贞固足以干事：正固不失，足以为事之根本。《周易本义》曰：“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不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

译文：

文言曰：物质始基，美好万物资以生长之本原也；“亨”是

往来不穷，众美会合也；物之生成，宜其阴阳适均而不偏胜也；此乃事物之根本也。

君子以仁为本体，足以使人成长也；众美会合，足以使理合礼也；有利于物，足以使义和均也；正固守之，足以为事根本也。

君子行事循此四德者，故谓之“乾元亨利贞”。

第 二 节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9]，闲邪存其诚^[10]，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11]，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12]。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

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13]。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注释：

[9]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常言是信，常行是谨。李鼎祚曰：“庸，常也。”亦“正中”之意。庸言，常言，正中之言也；庸行，常行，正中之行也。“之”犹是也；常言是信，有信之和守信两个方面的意义。

[10] 闲邪存其诚：防止邪念，保存诚心。《周易集解》引采衷曰：“闲，防也。”

[11] 修辞立其诚：讲话写文章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修辞”，指修饰辞章，包括辞令、文章在内。

[12] 可与言几也：可以与之言几微矣。今本无“言”字。阮元曰：“足利本与下有言字。”《周易集解》本亦有言字。高亨依文意补言字是，今

据补。

- [13] 圣人作而万物覩：圣人兴起而万人亲附。高亨说：“朱熹曰：‘物犹人也。’亨按覩当读为著。二字同声系。古通用。《国语·晋语》：‘底著滞淫。’韦注：‘著，附也。’《太玄·玄攡》篇：‘必著乎情。’范注：‘著，附也。’此句言圣人作起，则万人亲附之。”（《周易大传今注》第65页）

译文：

初九：“潜龙勿用”，是什么意思呢？

先师说：“龙德而隐伏者也。不转移于世俗，不求成名，避世而无不快，不为人称是而无郁闷，高兴则从之，不乐意则回避，坚定而不可移易，是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什么意思呢？

先师说：“龙德而合于正者也。常言是信，常行是谨，防止其邪念，保存其诚心。与人为善而不自夸，施德广大而使人感化。《易》曰：‘龙见于地上，利于晋见大人’，乃君子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什么意思呢？

先师说：“君子增进道德，修营功业。讲求忠信，此所以增进道德也。运用辞章表达旨意以诚实为本，此所以修营功业也。知其可至而至之，可以与之言几微矣。知其当止而止之，可以相与不失事宜矣。因此，居高位而不骄傲，在下位而不忧虑。故自强不息，因其时而警惕，虽处危险而无灾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是什么意思呢？

先师说：“或上跃或下处，变化无常，非为邪恶也。或前进或后退，无有恒则，非脱离群众也。君子欲及时增进道德修营功业也。故‘无咎尤’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什么意思呢？

先师说：“同声则共鸣，同气则相引；水流就湿，火焚就燥；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而万物亲附。以天为本，向上发展；以地为本，向下扎根，那是万物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是什么意思呢？

先师说：“贵而不称职位，高而脱离人民，贤人在下而不受辅佐，因此，行动必有失悔也。”

第 三 节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14]。“终日乾乾”，行事也^[15]。“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16]。“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17]。

注释：

[14] 时舍也：适时出现而处于地上也。“时”，谓“龙”适时“出潜离隐”也。“舍”，谓“龙”处于地上也。

[15] 行事也：力行其进德修业之事也。承上“终日乾乾”，可知为力行也；程传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将何为哉？唯进德修业而已。”（程颐《伊川易传》）

[16] 上治也：最多治事之才也。“上”犹最也。“治”谓才多。《左传》庄公九年：“鲍叔曰：‘管夷吾治于高傒。’”杨伯峻注：“此谓治事之才多于高傒。”

[17]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发挥刚健作用而知进退，天下事无不治矣。“用九”，言阳数至九则变，所以取象刚健而知变也。即知所以进退、存亡、得丧也。

译文：

“潜龙勿用”，隐伏于下也。“见龙在田”，适时出现而处于地上也。“终日乾乾”，力行进德修业之事也。“或跃在渊”，自试其才能也。“飞龙在天”，最多治事之才也。“亢龙有悔”，穷极而招致灾难也。“乾元用九”，发挥刚健作用而知进退，天下事无不治也。

第 四 节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译文：

“潜龙勿用”，阳刚之气其时尚潜藏也。“见龙在田”，天下已见文明也。“终日乾乾”，随时自强不息也。“或跃在渊”，天道在于变革也。“飞龙在天”，乃处于“天德”之位也。“亢龙有悔”，随时处于终极也。乾元“用九”，刚健而能柔，乃知自然

法则也。

第 五 节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 [18]。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刚键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19]，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注释：

[18] 性情：本性。《庄子·缮性》：“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19] 时乘六龙以御天：日以时驾“六龙”而行于天空。参见《乾·彖》传注 [6]。

译文：

天体的刚健和物质始基“元”的阴阳对立消长的作用，万物资以始出，以往来不穷，众美毕集也。阴阳适均而不偏胜，此事物之根本者，本性也。天体的刚健和物质始基“元”的阴阳对立消长的作用，能以“美利”普施天下，而不言所利，实在是伟大啊！

天体之作用岂不是伟大吗？刚健合正，纯粹而极其精至也。六爻变化，相互贯通也。日以时驾“六龙”行于天空，云行雨降，天下平施也。

第 六 节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20]，上不在天，下不在田^[21]，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22]，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3]，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注释：

[20] 九三重刚而不中：九三爻重刚而不在中位。《乾》卦九二为阳爻，为刚；九三爻又为阳爻，为刚，是为“重刚”。九三爻不居下卦之中位，是为“不中”。

[21]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三爻上不在“飞龙在天”之位，下不在“见龙在田”之位。《乾》上卦九五爻辞曰：“飞龙在天”。“上不在天”，言九三爻尚未达到九五之爻位也。下卦九二爻辞曰：“见龙在

田”。“下不在田”，言九三爻已不在九二之爻位也。

[22] 中不在人：九四爻中不在“终日乾乾”之“君子”之位。《乾》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中不在人”，人指君子。

[23]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凡事预计而默与道契；知理如是而后顺行事。朱熹说：“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也。“先天”，“意之所为”，指举事之预计也。预计必须合于事物的本性耳。“后天”，指预计之执行也，预计合于事物本性，则执行是奉天理而行之耳。

译文：

君子以完成品德修养为行动，日常可见之行动也。“潜”之意义，隐伏而未见，行动而未成，因此，君子尚未发挥作用也。

君子学以积累知识，问以辨别是非，宽厚以持身，仁爱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君子之德也。

九三爻重刚而不在中位，上不在“飞龙在天”之位，下不在“见龙在田”之位，所以自强不息，无时不警惕。虽遇危险，亦无咎矣。

九四爻重刚而不在中位，上不在“飞龙在天”之位，下不在“见龙在田”之位，中不在“自强不息”的“君子”之位，所以称为“或”。“或”是疑词，故无咎矣。

所谓“大人”，其德配天地，其明配日月，其进退之序与四时相配，其赏善罚恶所降吉凶与鬼神相配。凡事预计而默与道契，知理如是而后顺行事。天道且默与契合，何况是人，何况是鬼神乎。

“亢”的意思，是只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大概只有圣人吧，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其为正，大概

只有圣人吧！

说《坤》

《正义》曰：从“坤至柔”，至“承天而时行”是“第一节明坤之德也。自积善之家以下是第二节也，分释六爻之义。”

第一节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1]，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注释：

[1] 后得主而有常：后顺天道则得主利而有常则。“后得主”是《卦辞》：“后得主利”之省。“后”言“后顺”，《正义》曰：“凡有所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后，即得主利。”亦“承天而时行”之义也。

译文：

地至柔而运动则刚健，至静而品德则方正，后顺天道则得主利而有常则，包容万物而生化广大。地的法则岂不在于“顺”吧，后承天道而依时序运行。

第二节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君子黄中通理^[1]，正位居体^[3]，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4]，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阴疑^[5]于阳必战，为其嫌于阳也，故称龙焉^[6]。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7]。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8]。

注释：

[1] 黄中通理：甘居中位，通达物理。《正义》疏“六五黄裳元吉”曰：“黄是中之色也，……坤为臣道，……能以中和，通于物理，居于臣职。”言臣道应甘居中等之职位，通达事物之理，而克尽职责也。

[3] 正位居体：以正道守职持身。“正位”，言以正道守职尽责也。“居体”，犹言持身也。

[4] 畅于四支：见于行动。“畅”，达也。“支”借为肢。“四肢”指手足。达于手足，犹言见于行动也。

[5] 疑：王引之曰：“疑之言拟也。”朱熹曰：“疑谓钩敌而无大小之差也。”（《周易本义》）拟，比，即钩敌也。

- [6] 为其嫌于阳也，故称龙焉：为其钩敌于阳也，所以称为龙呢。今本“阳”字前有“无”字。《周易集解》本无“无”字，乃据荀爽本也。王引之曰：“荀本为长。《说文》：‘嫌，疑也。’嫌于阳，即上文之疑于阳也。疑之言拟也。阴盛上拟于阳，……。”王说是，今据删。
- [7] 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仍未脱离其阴类也，所以称为血呢。朱熹说：“血，阴属。”（《周易本义》）
- [8]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玄色和黄色是矛盾斗争双方流血之混杂也，阳刚之血“玄”，阴柔之血“黄”也。此释“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天地”，这里取象矛盾斗争的两方；“玄黄”，取象双方流血之色，以天色玄，地色黄也。

译文：

积善之家，一定有余庆；积不善之家，一定有余殃。臣下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原因。其所由来是积之逐渐也。是由于能辨察而未及早辨察也。《易》曰：“履霜坚冰至”，这是讲的必然性。

“直”乃存心之正，“方”乃行事之义。君子敬慎以正直存于内心，以方义施于外事。敬慎和正义确立，则得人心而不孤立矣。“平直，方正，广大，不习故而知察变，则无不利”，则无人疑其所行也。

阴柔虽是美德，含有之以从大事，而不敢自居其成也。此乃地道也，此乃妻道也，此乃臣道也。地道不自居其成而代有生养万物之成果也。

天地自然变化，草木蕃茂。天地闭塞，贤人隐退。《易》曰：“緇口有如结囊，无以致咎，无以致誉”，那是说的必须谨慎也。

君子甘居中位，通达事物之道理，以正道守职持身，美德

存于内而见于行动，发挥于事业，那就美极了。

阴钩敌于阳必战，为其钩敌于阳也，所以称为“龙”呢！仍未脱离其阴类也，所以称为“血”呢！

玄色和黄色是矛盾斗争双方流血之混杂也，阳刚之色“玄”而阴柔之血“黄”也。

系辞上传注译

卦辞、爻辞是系于卦形和爻题下的“辞”，称为《周易古经》。

《系辞》传则专指系于《周易古经》后的“辞”，是后世第一批说《易》书中重要的论文之一。它阐释和发挥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又援《易》揲蓍，“大衍之数”，“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凡“四营”，“十有八变而成卦”，完成筮法规范；占筮得卦，再对照古经，“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周易》乃沦为一部占筮书。自然，占筮作为分析预测之工具，亦自有其合理之处。如此，《系辞》传把《周易》引向占筮，在中国哲学史和民俗史上有过重大影响。

原文分上传、下传。这里，基本上按朱熹《周易本义》分章注译。唯十一、十二章按王弼注和《正义》本分章。

第一章

本章阐释在天地之间，“万物资始”，“万物资生”的“元”，由于“刚柔相摩”，其内部所包含的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或阳刚相抗，或阴柔统一，“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在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等自然物功能的动荡下，随着“日月运行，一

寒一暑”，时间推移，禀受乾阳之气，乃形成男性之物，禀受坤阴之气，乃形成女性之物，于是“有万物”，“有男女”，乃产生人类。

天地自然乾健平易而成其巧，坤顺简易而成其能。

人必亲依顺从自然，得天下万物之理，乃“成位乎其中”而可以与天地参矣。此亦老子“法自然”之义也。

这是对《周易》本来意义的阐释。

然而作者由天地之有上下，泛论万物无不有其卑高贵贱。显然目的在于论证人类封建等级的合理性。

这是作者的发挥。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1]。卑高以陈，贵贱位矣^[2]。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3]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4]。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5]。乾知大始，坤作成物^[6]。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7]。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圣人之业。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8]。

注释：

- [1]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在上尊贵，地在下卑贱，乾健坤顺之体用乃定。这是对《说卦》传“天地定位”的阐释和发挥。《周易》作者根据算筹二进位制数表（《伏羲八卦次序图》），赋予三位数筹符以天乾、地坤诸命名和意义，言天地在数表中的一头一尾有其定位。这里引入尊卑之义。于是人类社会的阶级划分，贵贱等级，顺理成章而为天经地义。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合理性的论证。
- [2]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地之间的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无论卑下和高贵，杂然陈列，乃有贵贱不同的品位。由天地的尊卑，引入万物的贵贱，其中主要指人类的阶级区分。《正义》疏：“此贵贱综兼万物”也。
- [3] 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方当作人。”篆文“形似而误”。
- [4]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这是由于“万物资始”、“万物资生”的“元”，其内部包含的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或阳刚相抗，或阴柔统一，相互斗争，在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等自然物功能动荡作用下的结果。承上概言，由天地、万物而产生人类变化之所自来之故。
- [5]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禀受乾阳之气形成男性之物，禀受坤阴之气形成女性之物。“乾道”，指乾阳之气。“坤道”，指坤阴之气。“男”，“女”，不只是指人类，亦综兼万物之性别言之也。《周易本义》曰：“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此变化之成象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变化之成形者”。“此两节，又明易之见于实体者，与上文相发明也。”
- [6]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刚健，万物资以始出，地柔顺，万物资以生成。“知”，《周易本义》曰：“犹主也，乾主始万物而坤作成之。”王念孙曰：“知犹为也，为亦作也。乾知大始，万物资始也，坤作成物，万物资生也。”训主训为，其义一也，盖主其事即为其事也。

[7]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天道以刚健平易而成其巧，坤道以柔顺简易而成其能。“乾”指天道，言其刚健也。“易”，指平易平常，应时变化，因其自然也。《周易集解》引陆绩曰：“易，平易也。”“知”，智也，犹巧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知字当读为智，智犹巧也。”（第506页）“坤”指地道言其柔顺也，“简”，亦易也。老子曰：“地法天”，顺承天行，随其自然也。

[8]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得天下万物之理，确立人的地位于天地之中而可以参矣。“成位”，指确立人的地位。“其中”指天地之间。这是对《说卦》传二章“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的阐释。《周易本义》曰：“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参”，参验，言可用天地之道来检验也。

译文：

天在上尊贵，地在下卑贱，乾健坤顺之体用乃定。天地之间，万物包括人类，无论卑下和高贵，杂然陈列，乃有贵贱不同的品位。或显著变动或相对静止，是事物运动存在的两种常态。显著变动是阳刚相抗；相对静止是阴柔统一，这是断然不同的。人不同而以类相聚，物不同而以群相分。于是有矛盾和斗争，吉凶就产生了。在天上形成日月风雷云雨之象，在地上形成山泽草木鸟兽之形，无不有变化的表现。

因此，“万物资始”、“万物资生”的“元”，其内部所包含的阴阳两种对立相互消长的因素或阳刚相抗，或阴柔统一，相互斗争，在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等自然物功能的动荡下，有雷霆鼓动之，风雨滋润之，日往月来，一寒一暑，禀受乾阳之气，乃

形成男性之物，禀受坤阴之气乃形成女性之物。可知是天乾健，万物资以始出；地坤顺，万物资以生成也。

天道以乾健平易而成其巧，坤道以柔顺简易而成其能。

平易则易于认识，简易则易于遵行。易于认识则可亲依，易于遵行则可利用而见功效。有亲依则可长久，可利用而见功效则可光大。可长久那是“贤人”的才德，可光大那是“贤人”的事业。

易简自然而得天下万物之理。得天下万物之理则确立人的地位于天地之中而可以与天地参矣。

第 二 章

本章阐释作《易》的宗旨。认为天地自然、社会人事无不“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就是说或表现为阳刚相抗，或阴柔统一，乃有推移变化。对立的双方，于是有进退，有得失、吉凶、忧虞、悔吝。犹昼夜之更替如是也。

圣人，深知这一点，乃观察阴阳变化之现象，设立卦爻，系以文辞，以说明之。

因此，君子平居所守，这里的启示，显然是讲的必须顺应易简自然之序，观察变化，审时度势，谨慎将事，趋吉避凶，则吉祥而无不顺利也。

那种认为只是从卦爻之象之变的占断来把握行为进退的观点，显然是流于庸俗市民的迷信了。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1]，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2]。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注释：

[1]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圣人观察阴阳变化之现象而设立卦爻，系以文辞，说明吉凶。“圣人”，这实际上就是《周易》作者。《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这是一种托古之辞。传统上大多数学者指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所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这是不确切的。“设卦观象系辞”是《说卦》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的一句概括之语。

[2] 三极之道：天地自然，社会人事之至理。《周易本义》说：“极，至也。三极，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

译文：

“圣人”观察阴阳变化之现象，设立卦爻，系以文辞，说明吉凶。这是阳刚相抗，阴柔统一相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缘故。

因此，乃有得吉、失凶之象；忧虞而致悔吝之象；事物变化对立的双方乃有进退之象；阳刚相抗、阴柔统一，亦如昼夜更替之象也。六爻的变动，乃可取象天地自然，人事变化之至理也。

因此，君子平居所守，应是《易》所说明的自然之序。所乐而玩味的是《爻辞》。

因此，君子平居则观察卦爻之象，而玩味其文辞；行动则观察卦爻之变化而玩味其占断。所以能得到上天保佑，吉祥而无不顺利。

第 三 章

《周易本义》曰：“本章释卦、爻辞之通例。”

彖^[1]者言乎象者也；爻^[2]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3]；齐小大者存乎卦^[4]，辩^[5]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6]；震^[7]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注释：

- [1] 彖：卦辞，非指《彖》传。王弼注：“彖，总一卦之义也。”又《明彖》曰：“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周易本义》亦曰：“彖谓卦辞。”
- [2] 爻：爻辞，非指卦之六爻。王弼注：“爻各言其变也。”《周易本义》亦曰：“爻谓爻辞”。
- [3] 列贵贱者存乎位：序列贵贱在于爻之位置。“位”，爻位，即初、二、三、四、五、上等爻之位置。初爻位卑；上爻位高。二爻臣位，五爻君位也。
- [4] 齐小大者存乎卦：序列小大在于卦之结构。“齐”，俞樾说：“犹列也。”“小大”，《周易集解》引王肃曰：“阳卦大，阴卦小。”纯阳为阳卦，纯阴为阴卦。此外“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故乾震坎艮为阳卦，“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故为大；坤巽离兑，为阴卦，“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故为小。六十四卦重卦为阳，大；为阴，小。
- [5] 辩：分辨。“辩”借为“辨”。
- [6] 介：纤芥。“介”借为“芥”。“介，纤介也。”王肃、干、韩，《周易集解》引虞翻并同。王弼注：“忧悔吝之时，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小疵”即“纤芥”也。“慢”，疏忽。
- [7] 震：动。王弼注：“震，动也。故动而无咎，存乎悔过也。”

译文：

卦辞是卦象的论断；爻辞是爻变的说明；吉凶讲人事得失的后果；悔吝讲行为小疵的反思；“无咎”是由于善补其过失。

因此，序列贵贱在于爻之位置；序列大小在于卦之阴阳；分辨吉凶在于卦辞爻辞；忧虑悔吝在于不疏忽纤芥。求无咎在于

悔思前事。

因此，卦有小有大，辞有险有易。辞乃分别指示行为的方向。

第 四 章

本章对作《易》宗旨的阐释。开宗明义指出“《易》与天地准”。这是一种朴素唯物论，是《周易》的基础。这是全章的纲领。

其次论述《易》“仰观”、“俯察”，“原始反终”。《周易本义》曰：“此穷理之事也。”

“不违”天地之道，以所周知万物之道“济天下”，广为运用而不失正。乐于穷究天理，认知性命，随处皆安，笃于济物。《周易本义》曰：“此圣人尽性之事也。”

他所要达到的境界，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就是说把天地造化之理模式化，把生成万物之偏尽推致之，通晓阴阳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周易本义》曰：“此圣人至命之事也。”

可知这是根据《说卦》传来写的。

然而作者凝聚了后世的新观念。“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此非《周易》所固有，是《周易》思想的发展。

“精”和“气”，最初由老子所提出。这是关于“道”的论断。他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二十一章）又说：“冲气以为和。”（同上书，四十二章）庄子因之。

至宋钐乃以“气”释“精”。他说：“凡物之精，此（比）则为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是故“民（名）气。”

（《管子·内业》）

《系辞》传在这里显然是继承宋钘上述说法的一个更高的概括，就合言之为“精气”了。孔颖达疏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精气”从阴阳说获得解释，乃流行于后世。东汉王充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论衡·论死》）是其一例。

《易》与天地准^[1]，故能弥纶^[2]天地之道。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3]，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4]，故不违，知周乎^[5]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6]，乐天知命^[7]，故不忧。安土敦仁乎^[8]，故能爱。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9]，曲成万物而不遗^[10]，通乎昼夜之情而知^[11]，故神无方而《易》无体^[12]。

注释：

[1] 《易》与天地准：《易》是以与天地之道相合为准。《周易本义》曰：“《易》书卦爻，具有天地之道，与之齐准。”“与之齐准”，即与之齐等，相合为准则。

[2] 弥纶天地之道：包容，系统地反映天地之道。《周易本义》曰：“弥，如弥缝之弥，有终竟联合之意”，即包容。又曰：“纶有选择条理之意”，即把它系统地反映出来。

[3] 原始反终：推求本始，反观终极。“原”，推求，察究。《韩非子·主

道》：“推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反”，反观也。

- [4] 与天地相似：与天地之道相合。“相似”即“与之准”也。王弼说：“德合天地，故曰相似。”
- [5] 知周：周知。“周”，普遍；“知”，认知。
- [6] 旁行而不流：广为运用而不失正。“旁”，广。《书·说命下》：“旁招俊乂。”“行”，运行，运用。“不流”，言不失正也。王弼注：“应变旁通而不流淫也。”“不流淫”，即不流于失正。《周易本义》谓之“守正之仁”也。
- [7] 乐天知命：乐于穷究天理，认知规律。按《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乐天”所以穷理也，“知命”所以尽性也。尽知事物之本性，即认知其规律也。
- [8] 安土敦乎仁：随处皆安，笃于济物。《周易本义》曰：“随处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济物之心而益笃。”“敦”，笃也，“仁”，济物也。
- [9]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把天地间造化之理模式化而不超过。“范”，《周易本义》曰：“如铸金之有模范”，即使之模式化。这个模式，就是六十四卦的世界图式。“围”，《周易本义》曰：“匡廓也”，即天地间也。“天地之化”，天地造化万物之理也。“过”，言尽在“匡廓”之内而不超过也。此句就全体言之。
- [10] 曲成万物而不遗：把生成万物之偏推之致极而不遗漏。“曲”，致曲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偏无不致，则不遗矣。此句就构成全体之各个局部即偏“言之”。
- [11]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全体阴阳对立统一之道无所不知。“通”，全也，指全体。“昼夜之道”，焦循说：“即一阴一阳之道也。”
- [12] 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变化无定方，而《易》唯变所适无定体。“神”，指阴阳变化。下文云：“阴阳不测谓之神。”“无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无定方也。”“无体”，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无定

体也。”王弼注：“方，体者，皆系于形器者也，神则阴阳不测，《易》则唯变所适，不可一方、一体明也。”

译文：

《易》是以与天地之道相合为准则，故能包容，系统地反映天地之道。

仰以观察天文，俯以观察地理，所以知道幽暗光明之故。推求本始，反观终极，所以知道死生之说。精气是物质，脱离形体变为游魂，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

与天地之道相合，故不违背。周知万物而以其道理辅济天下，故不超过。广为运用而不失正，乐于穷究天理，认知其规律，故不忧虑。随处皆安，笃于济物，故能博爱。

把天地造化之理模式化而不超过，把生成万物之偏无不推致而无遗漏，阴阳对立统一规律之全体而无不知。因此，阴阳变化无定方，而《易》唯变所适无定体也。

第 五 章

本章高度概括和赞颂宇宙的根本规律，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对立统一。

这一规律造化万物而不与“圣人”之运用同忧，自然而无为。然其“盛德大业至矣哉”，日有新陈代谢，变化无穷，生生不息，富有天下。

正因为如此，阴阳不测，不免“各得是道之隅，故随其所见而目为全体也。”（《周易本义》）故“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然而这一规律终归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继之”、“成之”的，运用成功且还是事物之本性。

其何以认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也。在百姓观之，则以为“神”矣，故为“君子之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1]者善也，成之^[2]者性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显诸仁，藏诸用^[3]，鼓^[4]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5]，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6]。

注释：

[1] 继之：接受一阴一阳，对立统一规律。“继”，继承，接受。“之”，代词，承上指“一阴一阳之道”。

[2] 成之：运用成功。承上文“继之者善也”，可知是接受运用成功。

[3] 显诸仁，藏诸用：显现为仁者见之谓之仁，隐藏于百姓日用之中。此承上文之省也。

[4] 鼓：造化。一章云：“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言造化万物也。

[5] 生生之谓易：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这就是变易，这就是《易》，“易”，在这里是一个双关词，表示变易和《易》。

[6] 阴阳不测谓之神：竟能运用阴阳莫测之规律这就是“神”。“一阴一

阳”之“道”，可以“继之”、“成之”，“圣人”忧之，“极数知来”而“通变”，则非“不测”也。那末，这是就百姓言之，对于“圣人”和“君子”，竟能运用，是以“神”矣。

译文：

一阴一阳，对立统一，这就是规律。接受这一规律就是善，运用成功是事之本性。

对这一规律，仁者见之则谓之仁，智者见之则谓之智，百姓日用而无所知。因此，懂得这一“君子之道”者就少了。

这一规律显现为仁者见之则谓之仁，隐藏于百姓日用之中，造化万物，自然而无为，不与“圣人”之运用同忧。其盛大功德、伟大业绩，实在是达到了极点啊！

富有天下，这是它盛大的功德，日有新陈代谢，这是它伟大的业绩。

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这就是变易，这就是《易》学。生成万象，这就是刚健。效法，这就是顺应。蓍策之数推演致极以知来事，这就是占。通达变化，这就是事。竟能运用阴阳莫测之规律。这就是“神”。

第 六 章

本章进一步赞扬天道，《易》学之变易，广大悉备。《易》学的根本准则，在于与天道合。表现高度的朴素唯物论思想。

夫易广矣大矣^[1]，以言乎远则不御^[2]，以言乎迩则静而正^[3]，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夫乾，其静也专^[4]，其动也直^[5]，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6]，其动也辟^[7]，是以广生焉。

“大配天地^[8]，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注释：

- [1] 夫易广矣大矣：天地变易和《易》学广大。“易”，在这里是一个双关键词，概指天地变易和《易》学言之，下文则分论之。
- [2] 以言乎远则不御：就其远言之则无尽。《周易本义》曰：“不御，言无尽”也。
- [3] 以言乎迩则静而正：就其近言之，凡事皆有理在。《周易本义》曰：“静而正，盖即物而理存”也。“即物”犹言凡事也，“理存”犹言皆有其理在也。
- [4] 夫乾，其静也专：天刚健，静包于外。“专”，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借为团。《说文》：“团，圆也。”天静而清明，其形为圆，圆形则无不包。《周易本义》曰：“盖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于地之中也。”
- [5] 其动也直：动则运行无误。“直”，正直，无误也。孔颖达疏：乾“若运转则四时不忒，寒暑无差。”“不忒”，直也，无差也。
- [6] 夫坤，其静也翕：地柔顺，静则氤积。“翕”，王弼注：“敛也，止则翕敛其气。”按《系辞》传作者的观点，万物之生，精气为之。所谓“精气为物”也。即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氤氲积聚，是所以翕敛其气也。
- [7] 其动也辟：动则长育成熟。“辟”，王弼注：“动则辟开以生物也。”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是辟也，是氤积之精气，辟开以生物也。

[8] 广大配天地：《易》学广大合于天地。首论天道与《易》学，次论天道，终言《易》学与天地合。

译文：

天地变易与《易》学广大，就其远言之则无尽；就其近言之则凡物皆有理在；就天地之间言之则无所不备。

天刚健，静包于外，动则运行无误，所以大生万物。地柔顺，静则氤积，动则长育成熟，所以广生万物。

《易》学广大合于天地，变通合于四时，阴阳义蕴合于日月，易简自然之功益，合于“至德”。

第 七 章

本章继续赞颂《易》学之极致，认为是“圣人”崇尚处事得宜（崇德），扩大功业（广业）的指导思想。

何以崇尚处事得宜，在于穷理效天；何以扩大功业，在于谦卑循理法地。事物的本性是人事道义之所出。强调客观事物之道理。认为人必须穷究此理而循之，处事乃得宜矣。同样表现高度的朴素唯物论思想。

子曰^[1]：《易》其至矣乎！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2]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3]，卑法地^[4]。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5]，道义之门。

注释：

- [1] 子曰：本章与前两章同为赞颂文体，“子曰”字，实为蛇足。《周易本义》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应自著子曰字。疑皆后人所加也。”“后人所加”为是，“夫子所作”为非。以后同。
- [2] 崇德：进得事宜。“崇”，进也。“德”，卜辞作“惓”，亦有“得”字。《释名·释言语》云：“德，得也，得事宜也。”
- [3] 崇效天：进得事宜在于穷理效法天道。《周易本义》曰：“穷理知崇如天而德崇”也。
- [4] 卑法地：扩大事业在于循理效法地之受物。《周易本义》曰：“循理则理卑如地而业广”也。“循理”何需“礼卑如地”？王弼注：“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也。”则是“循理”必须如地之广受万物也，所以取象谦卑纳物也。
- [5]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变易是事物本性，普遍存在，人事道义由此出。“成性”，《周易本义》曰：“本成之性也”，即事物之本性，承上“易行乎其中”，可知指变易言之。“存存”，《周易本义》曰：“谓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这就是普遍存在之意。“道义之门”，言人事道义之所由出也。

译文：

《易》学是达到了极致吧！

《易》学是“圣人”进得事宜，扩大功业的指导思想。增益知识以礼谦卑待人，进得事宜穷理效法天益，扩大事业循理效法地之纳物。

天地形成而变易存在于其中。变易是事物之本性，普遍存在，人事道义由此而出。

第 八 章

本章阐释“象”、“爻”，论述言行必须符合事理之幽深，运动之变化，慎重将事。

取象物宜，比拟形容事理之幽深，象也。施以常规，观察天下运动之会通，爻也。由此强调讨论天下幽深至理而不可粗略。讨论天下之运动至变而不可无条理。拟度之而后言，商议之而后动，拟度商议以促成事物之变化。

接着引用《爻辞》以证其说。

言语合于事理，当如鸾凤和鸣之相应也；行动与众协调，当如作战先头部队与主力之同心也；慎重将事，当如置物铺垫之无所失也；劳而不伐，有功而不自居之谦恭也；贵而称职，高不脱离人民，接受贤人辅佐之不亢进也；慎密而不轻心于言语也。认为祸害皆自招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1]，而拟诸其形容^[2]，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3]，以行其典礼^[4]。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5]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6]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7]

子曰：“君子居其室^[8]，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

之，况其迹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9〕。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0〕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11〕

子曰：“君子之道〔12〕，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13〕。”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14〕。”

子曰：“苟错〔15〕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16〕

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17〕，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18〕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19〕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20〕

“不出户庭，无咎。”〔21〕

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22]

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注释：

[1] 贲：深奥。《释文》：“京作贲。”《正义》曰：“贲谓幽深难见。”

[2] 拟诸其形容：以其形容比拟之。朱熹说：“方拟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朱子语类》第1911页）则形容是指所设卦之形容，非指物之形态或容貌也。

[3] 观其会通：观察其会通。朱熹说：“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譬如庖丁解牛，于族处却‘批大[郤][郤]，导大窍’。此是于其筋骨丛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发于硎。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为何行得通。须是于合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便如脉理相似。”（《朱子语类》第1913页）

[4] 行其典礼：施以常规。“行”，施也。“典礼”，犹言常规。《尔雅·释诂》：“典，常也。”

[5] 恶：粗也。俞樾曰：“恶之言粗也。《国语·齐语》：‘恶金以铸锄夷金镞。’韦昭注曰：‘恶，粗也。’《仪礼·既夕》记：‘主人乘恶车。’亦取粗恶之义。天下之理至贲，必详悉言之，方能共晓。故曰：‘言

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谓不可粗略也。”

[6] 拟：行动前拟度，对事物比拟度量也。

[7]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鹤鸣于树荫，雌鹤应和之。我有好酒，我与你干杯（《中孚·九二·爻辞》）。本言人伦礼节之诚信，如婚礼表达鸾凤和鸣，男女相慕之情也。这里用以引证人的言语必与客观事理相合也。

[8] 居其室：在朝。“室”，指朝廷。下文云：“言出乎身加乎民”，是临朝治事，非私室可知也。

[9] 枢机：机制。

[10] 主：主宰，定也。

[11]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先头部队先呼号激战，主力赶来，最后获胜而大笑。下文云：“大师克相遇也。”（《同人·九五·爻辞》）本言聚众、论述军事。这里引证同心的力量。

[12] 君子之道：指处世。

[13] 臭：气味。下文云“如兰”，言其香也。

[14]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用白茅铺垫，那不会出错（《大过·爻辞》）。就一般置物之铺垫言之，引证处事之慎重也。

[15] 错：放置。《释文》：“错本亦作措。”

[16] 劳谦君子，有终吉：君子劳而谦虚，终为有益。（《谦·九三·爻辞》）

[17] 有功而不德：有功而不自居。“不德”，不自以为德，不自居也。

[18] 语以功下人：谓有功而以谦虚待人。“语”犹谓也。

[19] 亢龙有悔：知进不知退则有悔。（《乾·上九·爻辞》）

[20] 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贵而不称职位，高而脱离人民，贤人在下而不受辅佐。引《乾·文言传》全文。

[21] 不出户庭，无咎：机密不出户庭，不会出问题（《节·初九·爻辞》）。本言家室之内不拘礼节，这里借用说明慎密之无失也。

[22] 负且乘，致寇至：背负者乘车，乃招致盗贼（《解·六三·爻辞》）。

本言猎物有的背负，有的用车拉。这里借用随文作如此解释。

译文：

“圣人”有以见天下事理之幽深，以其形容比拟之，取象其物宜，所以称之为“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万物之运动，观察其会通，施以常规，系以文辞，以定其吉凶，所以称之为“爻”。

讨论天下幽深之至理而不可粗略，讨论天下运动之至变而不可无条理，拟度之而后言，商议之而后行，拟度商议以促成事物之变化。

“鹤鸣于树荫，雌鹤应和之。我有美酒，我与你干杯。”

子曰：“君子在朝，说话正确，那末千里外有人响应，况其近处呢？在朝，说话不正确，那末千里外有人反对，况其近处呢？言出于己而施于人民，行发于至近，应及于至远，言行君子之机制。机制开动，荣辱乃定，君子之言行，可用以振撼天下，岂可不慎！”

“先头部队先呼号激战，主力赶来，最后获胜而大笑。”

子曰：“君子处世，或做官或隐逸，或沉默或言语，二人同心，锋利可以断金。共同的语言，其气味如兰馨香。”

“初六，用白茅铺垫，那不会有错。”

子曰：“如果放置在地上那是可以的。用白茅铺垫，有何过错呢！这是慎重之至。白茅是贱物，用于铺垫就贵重了。慎重将事，那就不会有过失了吧！”

“君子劳而谦虚，终为有益。”

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自居，是忠厚之至，是谓有功而以谦虚待人。功德要求盛大，礼要求恭敬，谦虚在于致恭而保其位。”

“知进不知退则有悔。”

子曰：“贵而不称职位，高而脱离人民，贤人在下而不受辅佐，所以凡有行动皆有悔。”

“机事不出户庭，那不会出问题。”

子曰：“祸乱之生，言语是阶梯。君王不慎密，则失之臣下；臣下不慎密，则丧失生命；机事不慎密，则造成祸害。所以君子慎密而不轻心于语言。”

子曰：“作《易》者大概是懂得盗吧！《易》曰：‘背负者乘车，招来贼寇。’背负是小人之从事，车辆是君子之乘器，小人而乘君子之车辆，贼寇就想夺取了。君上傲慢，臣下暴敛，贼寇就想侵伐了。疏忽于收藏是诱诲于盗贼，妖冶于容貌是诱诲于淫者。《易》曰：‘背负者乘车，招来盗寇。’盗寇皆由自招也。”

第 九 章

本章将《周易》学术思想神秘化，通过“四营”、“十八变”撰著的规范化，乃完成《易》筮。作者相信鬼神，认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于

是从揲蓍以寻求人神之相通也。

然而作者又认为“天之所助者”，只是那些顺从理性以至于“命”的人。蓍之功用，运而不穷，唯筮事之变化所适。筮所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也。则占筮盖亦有其合理性，非纯属迷信者也，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周易》“参天两地而倚数”。把“数”，转换为阴阳天地山泽风雷水火之“象”以说明世界之形成和古人类社会之演进。

“系辞”传作者在这里把它还原为“数”，从二进位制的“参”“两”之数引入十进位制的奇偶之数，以奠定新的揲蓍的基础。且极尽数理之精微，找出49这个定数，经“分二”、“挂一”、“揲四”、“归奇”而必为六、七、八、九之四倍数。附会于“两仪”、“三才”、“四时”、“岁闰”、“万物之数”的宣染；加之八卦、六十四卦有方位、时间的界定，有物宜的取象，其推演出现具有随机性，对于日常生活上所占问之事，乃不免“引验见效”。于是适于流俗心理广为流传，一部学术性的《周易》不幸遂丧失其本来面目而成为一部占筮书。正因为如此，学者探之，多“援易以为说”，“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周易》之论述），乃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活水源头。此又《周易》之大幸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1]。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

化而行鬼神也 [2]。

大衍 [3] 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4]。分而为二以象两 [5]；挂一以象三 [6]；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7]；归奇于扚以象闰 [8]；五岁（变）再闰 [9]，故再扚而后挂 [10]。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11]；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12]；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13]，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 [14] 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15]，八卦而小成 [16]，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17]。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注释：

[1]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表之以奇数，一、三、五、七、九；地表之以偶数，二、四、六、八、十。这是根据“参天两地而倚数”，从二进制筹符基数，0（--）和1（—）转换为十进制制奇偶之数也。《周易》是“倚数”而“参天两地”，以说明天阳地阴，一阴一阳，乃有变化。这里还之以“数”，是所以奠定新的揲蓍的基础也。

[2] 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这是变化的成因，阴阳精灵之气，脱离形体

而游行有鬼神也。阴阳“所以成变化”，这是《周易》的根本观点。“行鬼神”，这是《系辞》上传第四章“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的凝聚表述。作者认为鬼神是一种阴阳精灵之气游离形体的物质，他相信它的存在。“揲蓍”正是沟通的一座桥梁。所以精心研究，使之规范化，《周易》遂沦为迷信典籍。

- [3] 大衍：推演一卦也。《释文》引郑云：“衍，演也。”蓍策推演，三变成一爻，九变“八卦而小成”，“十有八变而成卦”，故曰：“大衍”也。
- [4] 其用四十有九：这是揲蓍的一个定数，经三变之后，其总的余策必为六、七、八、九之四倍数。六、八为偶数，乃以 $4 \times 6 = 24$ ， $4 \times 8 = 32$ 代表阴爻（--）；七、九为奇数，乃以 $4 \times 7 = 28$ ， $4 \times 9 = 36$ 代表阳爻（—）而获一卦。推演繁复，构思巧妙，极尽数理之精微也。
- [5] 两：天、地两仪也。
- [6] 三：天、地、人三才也。
- [7]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按四策分数之以象征四季。“揲”，陆德明说：“犹数也。”《说文》：“阅持也。”则是持而分数之也。“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也。
- [8] 归奇于扚以象闰：将未分尽之余策（必为一、二、三、四策）挟于左手三指之两间。《周易本义》注：“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
- [9] 五岁（变）再闰：五变积余为30者以取象再闰。沈宜甲说：“上传九章有云：‘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此处‘岁’字想有误，当为‘变’字，因只三岁而闰，非五岁也。即将三小格中之策数为闰月之用，故云：‘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也，五岁（变）之闰，再积日而成月。’如上述，三变所得三格之余策数，不出13、17、21、25四数；三变成一卦（爻）后，再加两变，共为五变。而第一变之余策，其周期数为5、5、5、9，第二变之余策，其周期数为4、4、8、8；——则如第一卦（爻）之余策为13，再加第二卦（爻）之两变，取其同期数为9与8者，则为 $13 + 9 + 8 = 30$ （天）。——如第一

卦(爻)之余策为17,则取第二卦(爻)之两变余策为9与4者,则为 $17+9+4=30$ (天)。——如第一卦(爻)之余策为25,则不可能,因25加最小两数5与4,亦为 $25+5+4=34$ (天),非一月也,以上乃勉强近似之闰月之解释,并非真可以之算闰月,因河图及占卜与历法无关也。”(《科学无玄的周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0—11页)其说甚是,今从之。

- [10] 再扚而后卦:再如法推演另一爻而后其它爻。“再扚”,言四营三变推出一爻后,再“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扚”也,即再如法推演另一爻也。“而后挂”,言推出二爻后,仍必须如法“挂一”推出其它爻,至成卦然后止,此其大略也。
- [11]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推演乾卦,每爻按四策分数,九次,六爻,计 $4\times 9\times 6=216$ 策。
- [12]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推演坤卦,每爻按四策分数,六次,六爻,计 $4\times 6\times 6=144$ 策。
- [13]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上下经二篇六十四卦,阴阳爻各有一百九十二爻。阳爻 $192\times 36=6912$ 策;阴爻 $192\times 24=4608$ 策。合计为11520策。
- [14] 四营:分蓍策为二组,取出一策,按四策分数之,挟余策于左手三指之两间也。《周易集解》引陆绩曰:“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挂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三营也。归奇于扚以象闰,四营也。”孔颖达疏:“营谓经营,谓四度经营蓍策,乃成易之一变也。”《周易本义》注:“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
- [15] 十有八变而成卦:每卦六爻,三变成卦,故十八变也。
- [16] 八卦而小成:八卦由三爻组成,是别卦的基础,则是推演九变而小成三爻之卦也。
- [17] 可与酬酢,可与祐神:可以应对,可以参与助成万物自然之变化也。王弼注:“可以应对万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犹应对也。”此亦老子“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道德经》六十四章)之

义也。

译文：

天表之以奇数，一、三、五、七、九；地表之以偶数，二、四、六、八、十。天数五，地数五，五奇五偶相对各有配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合计天地之数五十五。这是变化的成因，阴阳精灵之气脱离形体而游行鬼神也。

推演一卦的蓍策为五十，但只用四十九策。分四十九策为二组以取象两仪；从一组中取出一策以取象三才；按四策分数之以取象四季；将未分尽之余策挟于左手三指之两间以取象闰月。五变积余为三十者以取象再闰，所以再如法推演另一爻而后其它爻。

推演乾卦之策，计二百一十六策；坤卦之策，计一百四十四策。合计三百六十策；相当一年的日期。上下经二篇合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相当万物之数。

因此，四度经营蓍策而成变易，十八变推演而成一卦。九变小成三爻之卦，重叠引伸之，根据天地山泽风雷水火不同物象的结合而增长之，则天下可能发生之事变皆含蕴其中矣。

显示“道”的变化，人事的经验行为。故可以应对，可以参与助成万物自然之变化也。子曰：“懂得变化的道理，也许就懂得了‘神’的行为吧！”

第 十 章

本章论述《周易》的四种方法。崇尚其卦辞、爻辞以运用于言议；崇尚其变化以运用于行动；崇尚其取象以运用于制器；崇尚其卜筮以运用于占断也。

强调卜筮，曰：“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这是虚夸。

强调分析，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变”，“极数”，以求其实，这是认识论的真理。

强调主体认识客体，曰：“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就是说不得“无缘而妄意度”，“不知常而妄作”，必感而后发，这是唯物论。

终归认为《周易》是方法论，是用以“极深而研几”的根本方法，自然也包括卜筮在内。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1]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2]。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参伍以变^[3]，错综其数^[4]，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5]，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7]，寂然不动^[8]，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9]，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10]，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11]，不行而至^[12]。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注释：

- [1] “以言”、“以动”、“以制器”、“以卜筮”：言用于言议，用于行动，用于制器，用于卜筮，从《易》寻求指导也。“以”，用，运用也，言运用《周易》也。《朱子语类》：“问：‘以言’、‘以动’、‘以制器’、‘以卜筮’，这‘以’字是指以《易》言否？曰：‘然’。”（卷七十五第1919页）
- [2] 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以所占之事告蓍而问之，蓍受命，报人吉凶，如响之应声。孔颖达疏：“谓蓍受人命，报人吉凶，如响应声也。”
- [3] 参伍以变：比较分析以求其实。《朱子语类》问：“参伍以变。先生云：‘……兵家谓窥敌制变，欲伍以参。今欲窥敌人之事，教一个探来恁地说，又差一个探来，若说得不同，便将这两说相参看如何，以求其实，所以谓之欲伍以参。’”（卷七十五第1920页）可见是比较分析以求情实也。
- [4] 错综其数：交错综合以寻其度。《正义》曰：“错谓交错，综谓总聚，交错总聚其阴阳之数也。”可见是交错综合，把握本质也。数，度数，事物之本质也。

- [5]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通晓其变化，乃能备具天下之文彩。此承“参伍以变”。由于比较分析以求其实，故通晓其变化，能备具天下之文彩也。惟其变化，故多文彩。“成”，备也。《诗·齐风·猗嗟》：“仪既成兮。”
- [6]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穷极阴阳之数，乃能确定天下之取象。此承“错综其数”。由于交错综聚其数，故能把握其度，把握事物之本质，乃能确定一定的取象以比喻之也。
- [7] 易无思也，无为也：《易》作者不无因而妄意忖度，不知常而妄自举动。“易”，指《易》作者言之。“无思”。指无前识。韩非《解老》曰：“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即无因而妄以意忖度之也。“无为”，不妄为也。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老子道德经》十六章）也。
- [8] 寂然不动：冷静不妄自举动。下承“感而遂通天下之志。”可知是言主体认识客体，必感而后发也。主体未感于客体，未取得感性认识，则“寂然不动”，冷静而不妄自举动也。
- [9] “至精”，“至变”，“至神”：精微之极致；变化之极致；变化之极也。韩康伯“阴阳不测谓之神”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
- [10] 极深而研几：穷极幽深而研核几微也。韩康伯注：“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正义》曰：“易道宏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核几微也。”
- [11] 不疾而速：不加疾而事速成也。
- [12] 不行而至：不妄作而功自至也。言顺乎自然，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也。

译文：

《周易》有“圣人”所用之道四种：运用于言议以明理断事，则崇尚其文辞；运用于行动以助成事业，则崇尚其变化；运用

于制器以为民用，则崇尚其取象；运用于卜筮以预知来事，则崇尚其占断。

因此，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以所占之事告蓍而问之，蓍受命，报人吉凶，如响之应声。无论远之与近，幽之与深，都能得知来事。若不知天下之极致精微，又怎能及于此呢！

比较分析以求其实，交错综合以寻其度。通晓其变化，乃能备具天下之文彩；穷极其度数，乃能确立天下之取象。若不知天下极致变化，又怎能及于此呢！

《易》作者不无因而妄意忖度，不知常而妄自举动，寂然不动，必感而后发，乃能通晓天下之事故。若不知天下之变化之极致，又怎能及于此呢！

《周易》“圣人”用以穷极幽深而研核几微也。由于能穷极幽深，所以能通晓天下之事务。由于能顺应天下变化之极致，所以不加疾而事速成，不妄作而功自至也。

第 十 一 章

本章从《周易》揭示物理及其本性以成就事业，统括天下一切之道理出发，论述占筮原理。

由于“道者万物之奥”（《老子道德经》六十二章），“退藏于密”，是人之行为成败吉凶之根据。是以“圣人与民同患”，于是取占筮以启导人心。

何以占筮？

明于天之道理，察于民之事故，开阖变化，探讨复杂，求索隐晦，钩取幽深，推致及远也。

蓍策之功用，运而不穷，唯筮事变化之所适，如斯而已者也。

则天下事吉凶之断定，天下人奋勉前进之助成者，唯借揲著之分析认识，制而用之也。

此占筮之用也。

此占筮盖亦有其合理内核也。

正是从这个合理的内核出发，最后作者假托师言认为，“天之所助者”，只是那些顺从理性和至于天命的人，践履诚信而“思乎顺”的人，尊重贤能的人。践履诚信而“思乎顺”，尊重贤能，亦所以顺从理性。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 [1]，冒天下之道 [2]，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 [3]，卦之德方以知 [4]，六爻之义易以贡 [5]。圣人以此洗心 [6]，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7]。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8]，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 [9] 神武而不杀夫！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10]，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阖户谓之坤 [11]，辟户谓之乾 [12]，一阖一辟谓之变 [13]，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 [14]，形乃谓之器 [15]，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 [16]，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17]。八卦定吉凶 [18]，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19]，变通莫大乎四时 [20]，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21]，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22] 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23]。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24]。河出图，洛出书 [25]，圣人则之。

易有四象 [26]，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27]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28]

注释：

- [1] 开物成务：揭示物理及其本性以成就事业。“开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穷尽物理及其本性以合于天道，则物理本性“开”矣。开，启也，揭示也。“务”，事务，事业也。
- [2] 冒天下之道：统括天下一切之道理。“冒”，韩康伯注：“覆也。”覆，犹言包含，统括也。
- [3] 蓍之德圆而神：蓍策之功运用不穷而唯变所适。“蓍”，蓍草茎，用于占筮。“德”，功用。韩非《解老》曰：“德者道之功”也。“圆而神”，韩康伯注：“运而不穷，……唯变所适”也。
- [4] 卦之德方以知：卦之功确定而知吉凶。“卦”，揲蓍所得之卦也。“方”，止也。言经揲蓍而卦已定也。“知”，卦定则吉凶断矣。
- [5] 六爻之义易以贡：六爻之意义，变化以告人。“贡”，韩康伯注：“告也。”
- [6] 以此洗心：以此启导人心。“洗”，《释文》：“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石经同。”《周易集解》亦作先。王引之曰：“作先之义长。盖先犹导也。”
- [7] 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道”退藏于密奥，趋吉避凶与民共同为之忧虑。“退藏于密”，犹言“道者万物之奥也。”（《老子道德经》六十二章）前省主语。
- [8]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根据变化以知来事，凭借智慧以记取教训。“神”，变化之极也。“来”，来事也。“藏”，犹载也，言记取也。“往”，往事也，记往以为后鉴也。
- [9] 睿知：慧智。“睿”，《说文》：“深明也。”“知”，智也。
- [10] 即兴神物以前民用：于是兴举蓍策以导民之作为。“神物”，指占筮之蓍策。“前”，前导也。“用”，行动，作为也。
- [11] 阖户谓之坤：天门闭合谓之坤。“阖”，闭也，指关闭。“户”，天门。当承老子“天门开阖”（《老子道德经》十章）言之。“坤”，《周易》

以纯阴之气表之。秋冬之时，阴气当令，万物成之熟之，是“入”也。

天门阖也。

- [12] 辟户谓之乾：天门开启谓之乾。“辟”，开启也。“乾”，《周易》以纯阳之气表之。春夏之时，阳气当令，万物长之育之，是“出”也，天门辟也。

- [13] 一阖一辟谓之变：天门一闭一开谓之变。取万物“长之育之，亭之毒之”（《老子道德经》五十一章），一出一入之变化也。

- [14] 见乃谓之象：取喻可见则谓之象。《周易》之“象”，类为取喻。如水在火上，水势大于火势，则火灭，故曰“既济”，反之为“未济”是也。而水火之象，可见。

- [15] 形乃谓之器：具有形体则谓之物。“器”，物也，天地万物器具皆是也。物无不具有形体也。

- [16] 利用出入：顺应变化。“利用”，顺应也。因势利导也。“出入”，即上文之“一辟一阖”是也。意为变化。

- [17]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变易有最初之极点，于是产生阴（--）阳（—）两个仪数；两个仪数产生老阴（==）、少阳（=）、少阴（=）、老阳（二）四个象数；四个象数产生坤（≡）、艮（≡）、坎（≡）、巽（≡）、震（≡）、离（≡）、兑（≡）、乾（≡）八个卦数。这是附会算筹二进制一到三位数级数表来说的。朱熹说：“‘两仪生四象’，便是一个阴又生出一个阳，==是一象也；一个阳又生一个阴，=是一象也；一个阴又生一个阴，==是一个象也；一个阳又生一个阳，=是一象也，此谓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这四个象生四阴时，便成坎震坤兑四卦。生四阳时，便成巽离艮乾四卦。”（《朱子语类》卷七十五第1929页）

- [18] 八卦定吉凶：八卦断定吉凶。这是指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的不同结合，如乾下坤上，“天地交而二气通，故为泰”（《周易本义》注），乃吉。反之坤下乾上，“正与泰反”（同上），故为“否”，乃凶。

- [19] 法象莫大乎天地：效法取象唯天地最伟大。老子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天地自然，是人们取法的第一老师。

[20] 变通莫大乎四时：变化通达唯四季最伟大。春夏秋冬四季之变化通达，永无穷竭。

[21]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探讨繁杂，求索隐晦，钩取幽深，推致及远。“赜”，杂也。“索”，求也。“钩”，《小雅训诂》：“取也。”“致”，推致也。

[22] 亹亹：(wei 伟)：勤勉不倦貌。《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汉书·张敞传》：“亹亹不舍昼夜。”又行进貌。《楚辞·九辩》：“时亹亹而过中兮。”陆机《赴洛道中》：“亹亹孤兽骋。”

[23]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地八卦变化，“圣人”取象以喻其理。如《涣》卦坎下巽上，坎为水，巽为风，风行水上，推波鼓澜，圣人取象以喻洪水是也。

[24]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上天流传之卦象，有吉有凶，“圣人”乃取象之也。如《大有》卦，乾下离上，乾为天，离为火，是“火在天上”。“七月流火”，正是“亨葵及菽”、“食瓜”之季节，象征大丰收，则吉也。《涣》之洪水，则凶也。故曰：“天垂象，见吉凶”也。

[25] 河出图，洛出书：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此古代关于八卦《洪范》来源的传说。《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宓戏（伏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谓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此纯为神话。

[26] 易有四象：揲蓍变易有六（老阴）、七（少阳）、八（少阴）、九（老阳）四象。

[27] 此为《易》《大有·上九》爻辞。

[28] 此段文字，韩康伯注和《正义》本置于此。正是作者对占筮祈求“天祐”的不同看法，与上文占筮之用合。《周易本义》置于第十二章之首，然注曰：“在此无所属，或恐是错简，宜在第八章之末。”非

是。从韩康伯注本和《正义》本。

译文：

子曰：“《周易》为何而制作呢？《周易》揭示物理及其本性以成就事业，统括天下一切之道理，如此而已。”

因此，“圣人”以之通晓天下之志意，以之建立天下之事业，以之占断天下之疑惑。

因此，蓍策之功，运而不穷，唯变所适。卦之功确定而知吉凶。六爻之意义，变易以告人也。“圣人”以此启导人心。“道”者退藏于密奥，趋吉避凶与民共同为之忧虑耳。

根据变化以知来事，凭借智慧以记取教训。试问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唯古代聪明智慧神武而不嗜杀的人吧！

因此，明于天之道理，察于民之事故，于是兴举蓍策以导民之作为也。圣人，就是据此斋戒，从变化明其识得的吧！

因此，天门闭阖谓之坤，天门开启谓之乾，一阖一启谓之变，出入往来不穷谓之通。取喻可见则谓之象，具有形体则谓之物。控制而利用之谓之法，顺应变化，民皆日用之谓之神。

因此，变易有最初之极点，于是产生阴（--）、阳（—）两个仪数；两个仪数产生老阴（==）、少阳（=）、少阴（=）、老阳（=）四个象数；四个象数产生坤（≡）、艮（≡）、坎（≡）、巽（≡）、震（≡）、离（≡）、兑（≡）、乾（≡）八个卦数。八卦断言吉凶。趋吉避凶创建大业。

因此，效法取象唯天地最伟大；变化通达唯四季最伟大；表现高悬明显唯日月最伟大；尊敬高尚唯富贵最伟大；准备物资以济民用，制成器具以为天下所利唯“圣人”最伟大；探讨繁杂，求索隐晦，钩取幽深，推致及远，以断定天下事之吉凶，助成天下人之奋勉前进者，唯蓍龟最伟大。

因此，天生神灵之物，“圣人”取法以决其疑；天地八卦变化，“圣人”取象以喻其理。此上天流传之卦象，有吉有凶，“圣人”乃取象之也。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乃取法之也。揲蓍变化有四象，用于指示，系以卦辞爻辞，用于告问，吉凶乃得以判定，用于裁断也。

《易》曰：“由有上天庇祐，吉祥无不顺利。”子曰：“祐助。天所祐助者，顺从理性而至于天命也。人所祐助者，诚信也。践履诚信而思顺从理性天命也，又能尊重贤人也。因此，上天庇祐，吉祥无不顺利。”

第十二章

本章是《系辞》上传的结论。集中到一点，曰：“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者阴阳也。就是说，一阴一阳，是变化的渊源，《易》学的根本。

因此，因化裁断在于变，推演实行在于会通。明察变化，运用之妙在于其人。

“立象”，唯取喻，“以尽意”也；“设卦”，唯示变，“以尽情伪”也；“系辞”，唯启示，“以尽其言”也。皆所以教人明变

也。而理会有所成就，唯人之“得”和“行”耳。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2]以尽意，设卦^[3]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5]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6]。”

乾坤其“易”之缊^[7]邪？乾坤成列^[8]，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9]。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10]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11]，不言而信，存乎德行^[12]。

注释：

- [1]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为“立象”、“设卦”、“系辞”张本。
- [2] 立象：立象所以取喻，如乾，[☰]表纯阳之气，坤，[☷]表纯阴之气，八卦无不如此。六十四卦则为八卦取象之重迭。
- [3] 设卦：设卦所以示变，每卦六爻，互不相同，变化无穷。
- [4] 系辞：此指卦辞、爻辞。在援《易》撰著者看来，或取象，或说事，或占断，吉凶悔吝咎厉，各有启示。
- [5] 变而通之：言因变而行之，亦唯变所适之义。《正义》曰：“变谓化而裁之，通谓推而行之。”“化而裁之”，因化裁断也；“推而行之”，推演实行也。
- [6] 鼓之舞之以尽神：鼓动振起以尽变化之功。《朱子语类》曰：“鼓有以作兴振起之。”“恐只是振扬发明底意思。”“鼓舞有发动之意。”（卷七十五，第1933页）“神”，神功，变化之功也。
- [7] 缊：渊源。《周易集解》引虞翻说：“缊，藏也。”唐石经缊作蕴。《正义》曰：“乾坤其《易》之缊邪”者，此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若乾坤不存，则《易》道无由兴起。故乾坤是《易》道之所蕴积之根源。是与《易》为川府奥藏也。
- [8] 乾坤成列：乾坤定位。“成列”，犹言定位。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义。
- [9]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子语类》：“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卷七十五，第1935页）
- [10] 举而错之：“举”犹取也；错借为措。《释文》：“错本又作措。”《周易集解》本亦作措。措，施也。
- [11] 默而成之：暗自理会而有所成就。《正义》曰：“若能顺理足于内，默然而成就之，暗与理会，不须言而自信也。”
- [12] 德行：“理得而行。”“德”，得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行”，理得而循行之也。

译文：

先师说：“书不足以表达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深意。那末，‘圣人’的深意，岂不就不可理会了吗？”

先师说：“‘立象’取喻所以尽语言之深意；‘设卦’示变所以尽事物之情伪；‘系辞’启示所以尽其语言；因变而推行所以尽物之利，鼓动振起所以尽变化之功。”

乾坤殆变化之《易》学渊源吧！乾坤定位，则变化之《易》学存乎其中矣。乾坤毁灭，则变化之《易》学不见，则乾坤也许几乎息灭矣。

因此，“形而上”者称之为“道”，“形而下”者称之为“物”。因化裁断称之为“变”，推演实行称之为“通”，取而施之于民称之为“事业”。

因此，所谓“象”，“圣人”有以见万物复杂之因由，以其形容比拟之，取象其物宜，所以谓之“象”。“圣人”有以见万物运动之因由，考察其会合可通，施之以其常规，系以文辞，以定其吉凶，所以谓之“爻”。

极尽天下之复杂因由者在于“卦”；发起天下之一切活动者在于“辞”；因化裁断在于“变”；推演实行在于“通”；明察变化在于其人。暗自理会而有所成就，不言而信，在于“理得”而“行”。

《系辞》下传注译

第一章

本章从《周易》阴阳学说之高度，继《系辞》上传第八章进一步阐释爻象吉凶之事。

“刚柔者，立本者也。”“刚柔相推，变化在其中矣。”“天下之道，贞夫一者也。”这是根本的出发点。

就是说阳刚阴柔，对立统一，凡事如此。阳刚相抗，阴柔统一相推移，乃有变化。天下之一切事理，所顺而正者，亦唯“道”而已矣。天刚健，坤柔顺，易简自然，如此而已矣。从此乃获得解释。

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生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就是说所谓“爻”、所谓“象”，就在于效法取像此易简自然之道。事物之自然，是最根本的存在，最根本的出发点。

从此效法它，取象它，主体认识客体，“动乎内”“化而裁之”；“见乎外”“推而行之”。也就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即济而得则吉，未济而失则凶。功业即见成于变化，情思则表现于辞章。

此唯物论认识论，极朴素而“确然示人易”，“贲然示人简”者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1]，动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

吉凶者，贞胜者也^[2]。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3]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象动乎内^[4]，吉凶见乎外^[5]，功业见乎变^[6]，圣人之情见乎辞^[7]。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8]。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注释：

[1] 命：《尔雅·释诂》：“告也。”

[2] 吉凶者，贞胜者也：趋吉避凶，唯顺乎正而能克胜。韩康伯注：“贞者，正也，一也。……老子曰：‘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万变品殊，可以执一御也。”

- [3] 贲然：韩康伯注：“贲，柔顺貌。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简易矣。”
- [4] 爻象动乎内：效法取象存于心。“爻象”，承上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指效法取象言之。“动乎内”，指效法取象之想法，动于心也。
- [5] 吉凶见乎外：得失吉凶验于事。韩康伯注：“失得验于事也。”
- [6] 功业见乎变：功业兴于变。韩康伯注：“功业由变以兴，故见乎变也。”即指“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也。
- [7] 圣人之情见乎辞：“圣人”之情思表现于辞章。“情”，情感思想也。“辞”，辞章，辞令文章也。
- [8]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保持地位在于其人。“人”，韩康伯注和《正义》本作“仁”。《周易本义》同。《释文》：“仁”作“人”。马融、郑玄本皆作人。今从之。

译文：

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排成序列，天地山泽风雷水火之取象则在其内矣。各卦以八卦次第重之，六爻则在其内矣。阳刚相抗、阴柔统一相推移，变化则在其内矣。系以文辞而告之，行动得失则在其内矣。

吉凶悔吝乃行动之后果，刚柔统一乃立事之根本，变化会通乃裁断通行之时机。

趋吉避凶唯顺正而能克胜。天地之一切事理唯顺正而其功可观。日月之道唯顺正而能照临。天下万物之运动，则其所顺而正者，亦唯“道”而已矣。

天道刚健，确然示人平易；坤道柔顺，贲然示人简易。所谓“爻”，乃效法此自然也。所谓“象”，乃取像此自然也。

效法取象存于心，得失吉凶验于事，功业兴于变化，圣人之情思表现于辞章。

天地之伟大品德在于生物；圣人之伟大宝物在于地位；何以保持地位在于其人；何以聚集人才在于财富。治理财用，正定辞章，禁约人民为非，此为道义。

第 二 章

本章继《系辞》上传进一步阐释八卦取象和制器尚象之事。

“象”是“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者也。这是一个总原则，是适用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

那末，八卦是怎样取象的呢？

曰：仰观俯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

“近取诸身”，大概是从二进位制基数，爻中取 0（--）以象女阴，取 1（—）以象男根的。由此演出阴阳、刚柔的观念，而建立其辩证法的出发点。“这是一种波及世界的历史现象，新疆天山山脉位于呼图壁所发现的可能是距今 2000 多年的生殖器崇拜的岩画”，以雕刻艺术的文化遗产，证明了郭沫若论断的正确性。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就是从卦象之近似

于某个篆隶文字的形狀吧。于是八卦有天乾、地坤、山艮、泽兑、风巽、雷震、水坎、火离其象其义。由此建立其最高物质“元”在阴阳对立消长，在自然物功能动荡下生成万物的唯物论的基础。

这以之言八卦从二进位制“数”转换为“象”则得矣。曰：“于是始作八卦”，就把“取象”和“始作”相混，也就是与《周易》的制作相混，迄今学术界尚不大明也。

接着，主要论述“制器者尚其象”。

“作结绳而为网罟”；“断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重门击柝”；为杵臼、弧矢、宫室、棺槨、书契。这是古代创造发明史的一个概述。

那末，这些创造是如何发明的呢？

在《系辞》传作者看来，是有其效法和取象的。这就是取之于“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和“夬”。

这固然是《周易》卦象。然而作者所讲的却不是这些卦象之抽象概念，而是它所表述的客观存在的某种现象。这是不可不辨的。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涣”，坎下巽上。坎，水也；巽，木也，是木在水上。这就是说舟楫的发明，是得之于木浮于水的启发。这是“制器尚象”说的基本思想。自然不是所有取象都如此清楚。有的则颇为牵强。然而就其方法论来说，则是合理的，是老子“法自然”（《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思想的具体运用，有似现代的仿生学。

古者包牺氏^[1]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2]，以通神明之德^[3]，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4]，盖取诸《离》^[5]。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6]，耒耨之利^[7]，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9]。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10]，神而化之，使民宜之^[11]，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12]，盖取诸《乾》、《坤》^[13]。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14]，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15]。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16]。

重门击柝^[17]，以待暴客^[18]，盖取诸《豫》^[19]。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20]。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21]。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22]，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23]。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24]。丧期无数[25]，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26]。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27]。

注释：

[1] 包牺氏：即伏羲氏。《释文》：“包孟、京作伏。牺字又作羲。”古书多作伏牺或伏羲，又作宓羲。

[2] 始作八卦：始创八卦。“八卦”，是古代算筹二进位制的数学发明，盖始于原始公社晚期的伏羲时代。这里与《周易》依托八卦赋予阴阳天地山泽风雷水火之取象相混淆而言之也。于是八卦的创制成了《周易》的创制，至今尚大不明也。

[3] 通神明之德：会通变化明显之认识。“通”，“会而通之”也。“神”，

变化之至也；“德”，得也，得事宜也，指认识。

- [4]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编绳作网罗作网罟，用以捕兽捕鱼。“网”，古代田猎常用网罗；“罟”，网罟，《释文》引马、姚云：“罟犹网也。”此指捕鱼之具。“佃”，《释文》：“本亦作田。”《周易集解》作田。田，猎也。“渔”，捕鱼。
- [5] 盖取诸《离》：大概是取法于《离》。“离为目”，如蛛网。蛛网亦目也。
- [6] 斲木为耜，揉木为耒：削木为犁头，弯木为犁柄。“斲”，《说文》：“斲也。”即削。“耜”，古代木制犁头；“耒”，木制犁柄；“揉”，使之曲也，弯也。
- [7] 耒耨之利：耕种除草之利。指开发农业。“耒”，承上指耒耜，引申为耕种；“耨”，小手锄，用于除草。《孟子·梁惠王上》：“深耕易耨。”
- [8] 盖取诸《益》：大概是取法之于《益》。《益》，震下巽上，震，动也；巽，木也，是木下动也。耒耜均木制，动而耕种，有似《益》卦。
- [9] 盖取诸《噬嗑》：大概是取法之于《噬嗑》。《噬嗑》，震下离上。震，动也，离，日也。是日下有人动也。象征“日中为市”。《周易本义》曰：“又借噬为市，嗑为合也。”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合也。
- [10] 通其变，使民不倦：通晓事物之变化，使民日用不厌。“通其变”，通晓“一阴一阳”变化之道也。“使民不倦”，使“百姓日用”之而不倦。倦，厌也。
- [11]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因变裁断而推行之，使民日用而咸宜之。“神而化之”，即“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也”。“使民”，使“百姓日用”之也。
- [12] 垂衣裳：犹言“垂衣拱手”。此古代形容天下太平，可无为而治也。《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也。又《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

- [13] 盖取诸《乾》、《坤》：大概是取法之于《乾》、《坤》。《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
- [14]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挖木为船，削木为桨。剡(ku 枯)：剖开而挖空也。“剡”(yan 眼)，削也。
- [15] 盖取诸《涣》：大概是取法之于《涣》。《涣》，坎下巽上。坎，水也；巽，木也。是木在水上。言舟楫之发明，取法之于木浮于水也。
- [16] 盖取诸《随》：大概是取法之于《随》。《随》，震下兑上。震，动也；兑，悦也，言牛马驯顺，随人意愿而运动，令人喜悦也。
- [17] 柝：夜更木梆，敲击用于巡夜。《释文》引马云：“柝，两木相击以行夜。”
- [18] 暴客：盗贼，强暴的不速之客也。
- [19] 盖取诸《豫》：大概是取法之于《豫》。《豫》，坤下震上。坤为地，震为雷，又动也。是雷动于地上也。言击柝巡夜，取法于此也。
- [20] 盖取诸《小过》：大概是取法之于《小过》。《小过》，艮下震上。艮，止也；震，动也。言杵臼舂米取法于上动下止也。
- [21] 盖取诸《睽》：大概是取法之于《睽》。韩康伯注：“《睽》乖也。物乖争兴，弧矢之用，所以威乖争也。”
- [22] 宇：《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谓屋边也。”《说文》同。则屋边指屋之四周有墙壁也。
- [23] 盖取诸《大壮》：大概是取法之于《大壮》。《大壮》，乾下震上。乾为天；又天，穹也。《释名·释宫室》：“宫，穹也。”震为雷。是上有雷雨，下有宫室也。
- [24] 不封不树：不聚土为坟，不植树木。《礼记·王制》记葬礼曰：“庶人……不封不树。”郑注：“封谓聚土为坟。”
- [25] 丧期无数：服丧之期很长。“无数”，言极多，杜甫《卜居》诗：“无数蜻蜓齐飞下，一双鸂鶒对沉浮。”这里当指“厚葬久丧”也。《淮南子·汜论训》：“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26] 盖取诸大过：大概是取法之于《大过》。《大过》，巽下兑上。巽为木，兑为泽，坑穴也。言掘地为墓，纳棺椁于其中，是取法木在坑穴之内也。

[27] 盖取诸夬：大概是取法之于《夬》。《夬》，乾下兑上。乾为金，刀也；兑为言语。言为“书契”。是取法于将言语刀刻之也。

译文：

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之时，仰以观于天象，俯以察于地理，观察鸟兽之文章与地之事宜，近以取象于人体，远以取象于物事，于是始创八卦，以会通变化明显之认识，以比类万物之情实。

编绳结为网罗、网罟，用以捕兽捕鱼，大概是取法之于《离》。

伏羲氏谢世，神农氏继承，削木作为犁头，弯木作为犁柄，开发农业，以教导天下，大概是取法之于《益》。

日中进行买卖，招来天下之人民，聚集天下之财货，交易而散，各得其需，大概是取法之于《噬嗑》。

神农氏谢世，黄帝、尧、舜氏继承。通晓事物之变化，使百姓日用而不厌；因变裁断而推行，使百姓日用而咸宜。《易》穷理则能知变，知变则能会通，会通则能持久。因此，获得上天祐助，吉祥而无不顺利。黄帝、尧、舜始制衣裳，垂拱而天下太平，大概是取法之于《乾》、《坤》。

挖木为船，削木为桨，船桨之利，以渡江河而到达远方，使天下人获益，大概是取法之于《涣》。

驾牛乘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利天下之人，大概是取法之于《随》。

设置多重门户，巡夜敲击更梆，以预防盗贼，大概是取法之于《小过》。

木上装弦以造弓，削木以造箭，弓箭之利，以威镇天下，大概是取法之于《睽》。

上古之时，居于洞穴，处于野外。后世“圣人”建造房屋，上有栋梁，周围有墙壁，以御风雨，大概是取法之于《大壮》。

古代丧葬，厚裹之以薪草，埋葬之于荒野，不封土为坟，不植树木。服丧之期很长，后世“圣人”代之以外棺内槨，大概是取法之于《大过》。

上古之时，结绳记事。后世“圣人”发明文字，刻于竹简，为官以理政，万民以之考察故事，大概是取法之于《夬》。

第 三 章

本章进一步阐释“象”的意义；“彖”，即《卦辞》，是“象”所形容的主题对象；“爻”是效法其阳刚相抗、阴柔统一

之变化推移，于是产生得失吉凶，而悔恨失吝，则是明显的。

如《夬》卦，乾下兑上。乾为天，兑为泽。《象》曰：“泽上于天。”泽上于天，是洪水滔天，冲决一切也。这是“象”。

那末，它所形容的主题对象是什么呢？

《卦辞》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晋楚决战，出击不利，请求增援，但终为楚所大败。

《爻辞》记述了这一战役的全过程。荀林父归而请死。士贞子进谏晋君，才救了他。作者认为是荀林父不能号令全军的结果。

然而，这是史事的记载。用于占筮，则是预测。何以预测？曰：“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系辞》上传十一章）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同上十章）也。于此可见，《易》筮只是一种方法，根据普遍规律，考察占问事故以进行的预测之方法，如此而已。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1]。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注释：

[1] 彖者材也：“彖”即《卦辞》，“象”所形容的主题对象。“彖”，《系辞》上传三章曰：“言乎象者也。”《周易本义》注：“彖谓卦辞。”又本章注：“彖言一卦之材。”“材”，材料，“象”所“拟诸其形容”的“物宜”也，即主题对象。

译文：

因此，《周易》在于取象。所谓“象”自然之取像也。“彖”即《卦辞》，“象”所形容的主题对象。所谓“爻”，则是效法天下刚柔相推之变动推移者也。

因此，效法取象而见行动，或失或得，乃产生吉凶；而悔恨失吝，则显著矣。

第 四 章

本章是关于阴、阳卦形式的界说，是阳爻（一）奇，阴爻（--）偶的类推。但不适于乾、坤二卦。

至于“一君一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则显然是“君用独以统群”（王夫之语）的封建秩序之反映。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1]。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2]。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3]，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4]，小人之道也。

注释：

[1]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这是《乾》、《坤》二卦外关于阴、阳卦形式的界说。据此，则震（☳）、坎（☵）、艮（☶）为阳卦，皆二阴一阳。巽（☴）、离（☲）、兑（☱）为阴卦，皆一阴二阳。

[2] 阳卦奇，阴卦偶：阳卦取奇画，阴卦取偶画。这是阴阳卦所以界说

的根据。显然是阳爻（—）奇，阴爻（--）偶的类推。凡阳卦皆五画，奇也；阴卦则四画，偶也。

[3] 阳一君而二民：阳卦以一阳爻为君，二阴爻为民，是一君而二民。王夫之《周易外传》：“奇一也，偶二也。阳卦以一阳统二阴，以奇为君，以偶为民，是一君而二民也。”“阴卦以二阳归一阴，以偶为君，以奇为民，是二君而一民也。”

译文：

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这是为什么呢？阳卦取奇画，阴卦取偶画。

其德行怎样呢？

阳卦以一阳为君，二阴为民，是一君而二民，是君子之道也。阴卦以二阳归一阴为君，阳为民，是二君而一民，是小人之道也。

第 五 章

本章论述事物运动，往来屈伸，如日月推移，是一个必然王国。只能“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穷神知化”，则进入自由王国，是“德之盛也”。而着重讲趋吉避凶，以屈求伸，以蜚存身之理。

被捆绑示众，坐牢服刑，那是不知屈蜚，自招困辱者也。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出而有获”。

“小人”则“小惩而大诫”，“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不知屈蜚之道也。

人世间有危就有安，有亡就有存，有乱就有治。是以安不

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胜任而行，见机而作，知过必改。

天地万物，无非阴阳二气，组合生成，乃有变化。天下百虑必致一也。

因此，君子安身而后动，平心而后言，确定交谊而后有求。修养此三项，乃能全身。这说明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初期，是一个多么令人警惕的事呢！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1]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2]。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3]，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4]。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5]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6]。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7]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8]，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9]，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10]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弗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11]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2]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13]而任重，鲜不及矣^[14]。《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15]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16]，君子上交不谄^[17]，下交不渎^[18]，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19]。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20]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21]，有不善未尝不

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22]。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23]，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4]。
《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25]
言致一也^[26]。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27]

注释：

- [1]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不断研究往来屈伸之理，人们将听从你的意见。此为《咸·九四》爻辞。这里引之用于“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已非原意。
- [2]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其何以思虑呢？天下趋归相同而道路相异，道理一致而思虑百殊，天下其何以思虑呢！《周易本义》注：“言理本无二，而殊涂百虑，莫非自然。”然而合于自然，在于思虑。故须“精研其义，至于入神”，而后乃得“朋从尔思”也。奈何从“莫非自然”，引出“何以思虑为哉？必思而从，则所以从者亦狭矣”！
- [3] 日月寒暑往来：言天下一切事物往来屈伸，正如日月寒暑之往来相代，无不如此，毫不例外。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也。这是一个必然王国。

[4]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尺蠖之屈是为求伸，龙蛇之伏是为保身。言尺蠖、龙蛇亦知适应“往”以“屈”以“蛰”而求伸存身，况于人乎！《说文》：“蠖，尺蠖，屈申虫也。”《尔雅·翼》：“尺蠖，状如蚕而细小，行则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进步，屈中有伸，故曰屈申虫。”《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蛰，潜藏也。”伏也。

[5]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绑在石上示众，关在周围种有蒺藜的牢内服刑，释放回家，妻子已经出走，凶。此为《困·六三》爻辞。这里引之用证不知“屈”、“蛰”而遭“困”、“据”之凶的事。

[6] 非所困而困焉，……非所据而据焉：可以屈伏避免受罚而受罚；可以屈伏避免受刑而受刑。这是作者认为人可以根据客观形势的往来运动，或屈，或蛰，或伸，利用安身。处“往”而不知屈、蛰，是“非所困而困焉”，“非所据而据焉”，皆自招也。

[7]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贵族奴隶主射中落在高墉上的鹰，抓到了，无不顺利。此为《解·上六》爻辞。这里引之用于论证“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8] 动而不括：行动适时而准确。姚配中曰：“括，闭也。”《方言》十二同。《广雅·释诂》：“括，塞也。”动而不闭、不塞，则是行动适时而准确耳。

[9] 劝：《说文》：“勉也。”

[10] 履校灭趾，无咎：戴上脚镣，刖其足，以后不会犯罪咎。此为《噬嗑·初九》爻辞，这里引之用于“小惩而大诫”。

[11] 何校灭耳，凶：戴上颈械，断其耳，重刑。此引《噬嗑·上九》爻辞。

[12]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危险，危险，如系于丛桑，不得其所。此引《否·九五》爻辞。

[13] 力少：《正义》和韩康伯注本作“力小”，《周易本义》同。《周易集

解》本、唐石经、《潜夫论》引均作“力少”。力少与知小相对为文，作“力少”是。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及王念孙说改，今从之。

[14] 鲜不及矣：少有不及于灾祸的。“鲜”，少也。“及”，及于灾祸也。古语简省，及于灾祸，唯曰及；免于灾祸，唯曰免。

[15]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折断足，倒翻公用粥，沾濡一地，很糟糕。此引《鼎·九四》爻辞，用于说明力不胜任。

[16] 知几其神：知变化之几微。“几”，几微，指先兆言之。“神”，指变化。此句当是“知其神几”之变文。

[17] 谄：谄媚。谓以甘言媚人也。

[18] 渎：亵渎，指轻慢言之。

[19] 吉凶之先见：可以预见其吉凶。此句，孔颖达曰：“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汉书·楚元王传》引有凶字。此句释“几”字。高亨曰：“按几字兼括吉凶而言。有凶字是也。”（《周易大传今注》第575页）今从之。

[20]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此引《豫·六二》爻辞。

[21]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颜氏之年轻人，大概近于“道”吧！“颜氏之子”，盖指颜回，从下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正与《论语·雍也》孔子赞颜回“不贰过”合。

[22]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迷途不远即回头，无多失悔，大吉利。此引《复·初九》爻辞。本言事物激变很快回到静态。这里，从字面意义上释为迷途知返之益。

[23]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融，万物之化均偏。“氤氲”，言阴阳二气交融也。“化醇”，言其生化均偏也。“醇”，纯也，无所偏也。

[24]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如男女合精，万物化生。“构”，通媾，言男女交合也。

[25]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友：三人行动，则一人放弃成见；

一人行动，则得保祐。“友”，借为“祐”，保祐。言可保其“致一”也。此引《损·六三》爻辞。本言减少按人头摊派祭祀用牺。这里从字面意义上论证“言致一”也。

[26] 言致一也：这是说百虑必须归于“道”。“致一”，言百虑必须归于一也，“一”者，道也。《系辞》下传第五章曰：“天下殊涂而同归，一致而百虑。”

[27]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无人助益，就有人攻击，不可坚持己见，以其凶也。此引《益·上九》爻辞。本义论战争的决心。这里，从字面意义上用于“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

译文：

《易》曰：“不断研究往来屈伸之理，人们将听从你的意见。”先师说：“天下何以思虑呢？天下趋归相同而道路各异，道理一致而思虑百殊。天下其何以思虑呢！”

“太阳西去而明月东升，明月西去而太阳东升，日月相推移而白昼不息。寒冷过去而暑热到来，暑热过去而寒冷到来，寒暑相推移而岁月形成。往就是屈，来就是伸，屈伸与人相感而利用乃产生。”

“尺蠖之屈是为求伸，龙蛇之伏蛰是为保身。精研往来屈伸之义至于入神是为致用。顺应往来屈伸以利安身之用，在于尊尚识得。除此以外，则无可用其力矣。至于尽知变化而知裁断，乃识得之盛大者也。

《易》曰：“绑在石上示众，关在周围种有蒺藜的牢内服刑，释放回家，妻子已经出走，凶。”先师说：“可以屈伏避免受罚而受罚，名一定受辱；可以屈伏避免受刑而受刑，身一定遭厄。

既受辱而遭危，死期将至，妻子怎么不出走呢！”

《易》曰：“贵族奴隶主射中一只落在高墙上的鹰，抓到了，无不顺利。”先师说：“鹰是飞禽，弓矢是利器，射之者是人。君子藏利器于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怎么会不顺利呢？行动适时而准确。因此，箭发而有所得。这是说预备利器而后动也。”

先师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以不义为可畏，不见利不勤勉，不施加刑威不戒惧，小惩罚而大警戒，这是小人之福。《易》曰：‘戴上脚械，刖其足，不会再犯罪咎。’就是这个意思。”

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累不足以杀身。小人认为小善为无益而不去做，小恶为无害而不改，故致罪恶积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戴上颈械，断其耳，重刑。’

先师说：“危险是相对于安全之势位言之，灭亡是相对于保持其生存言之，混乱是相对于有其秩序言之。所以君子处于安全而不忘危险；保持其生存而不忘灭亡；有其秩序而不忘混乱。因此，自身安全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危险，危险，如系于丛桑，不得其所。’”

先师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知识很少而图谋大事，力量微小而担负重任，少有不及于灾祸的。《易》曰：‘鼎足折断，倒翻公用粥，沾濡一地，糟糕。’这是对不胜其任来说的。”

先师说：“知道变化之几微吗？君子对上不谄媚，对下不轻

慢，也许是懂得了几微吧！几是变动微小之先兆，吉凶之可以预见者也。君子看到先兆而行动，不会整天等待的。《易》曰：“夹于石缝中，不到一整天，想法脱出来，吉利。”夹于石缝中，何用一整天，断然可以认识了。君子见微知著，守柔知刚，为万夫所仰望。”

先师说：“颜氏之年轻人，大概近于‘道’吧！有过失未尝不知道，知道未尝再去做。《易》曰：‘迷途不远就回头，无多失悔，大吉利。’”

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融，万物之化均偏。如男女之合精，万物生成。《易》曰：“三人行动，则一人放弃成见而归于道；一人行动则得到保佑。”这是说百虑必归于“道”。

先师说：“君子安其身然后行动；平易其心然后发言；确定交谊然后有求。君子修养此三项，故能保全。行险以侥幸，则人民不参与，危言以耸听，则人民不响应；无交谊而有求，则人民不支持。无人参与，孤立无援，则有人伤之矣。《易》曰：‘无人助益，有人攻击，不可坚持己见，以其凶也。’”

第 六 章

本章进一步阐明《易》学的根本命题，阴阳就是乾坤。就自然来说，阴阳配合而得统一，乃有刚柔之体用，可以体现天地所具有之一切事物。就《易》学来说，则在于会通这一自然变化之道，以“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其次，对《易》，其“称名”、其“取类”、其“旨”、其“辞”、其“言”、其“事”作了评价；认为“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其作用在于因吉凶以促成百姓之行善，“以明失得之报”。

考察其所记事类，则认为有“衰世之意”。这就是下文所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1]？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2]，以体天地之撰^[3]，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4]，于稽其类^[5]，其衰世之意邪^[6]？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7]，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8]。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9]，因贰以济民行^[10]。以明失得之报^[11]。”

注释：

[1]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坤也许是客观事物变化和《易》学堂奥的门户吧？“乾”、“坤”，八经卦所指之乾、坤，即阴、阳是也。故下文云：“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易”，当兼括客观事物之变化和

《易》学两者言之，谓客观事物之变化源于阴阳，《易》之所论亦源于阴阳也。

[2]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阴阳配合得以统一而有刚柔之体用。“德”，得也。得配合统一也。“体”，天地定体之名，乾坤体用之称也。乾，健也，刚也；坤，顺也，柔也，皆言其体之用也。

[3] 以体天地之撰；借以体现天地之一切。《广雅·释诂》：“撰，具也。”《周易集解》引孔同。天地之撰，谓天地之所具也，天地所具有之一切事物也。

[4]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其”，指《周易》；称名，命名也。

[5] 于稽其类；考察其所记事类。“于”，俞樾说：“犹爱也。”王引之曰：“语助也。”“稽”，《周易集解》引虞翻说：“考也。”“类”，孔颖达曰：“谓事类。”

[6] 其衰世之意；大概表达的是衰败世代的意境。“衰世”，《周易本义》注：“盖指文王与世之时也。”即下文所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之意。

[7] 微显阐幽；使几微显著而幽隐阐明。《周易本义》注：“而微显，恐当作微显而。”即“微显而阐幽”，与上句“彰往而察来”相排比。

[8]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揭示物理而给以恰当概念；辨别事物，准确推论；判断有辞，那是极其完备了。“开”，“开物”也，指揭示事物之理也。“言”，推论也。

[9] 其事肆而隐；其记事直肆而隐含深意。《周易集解》引虞翻说：“肆，直也。”

[10] 因贰以济民行；因吉凶以促成人民行善。孔颖达曰：“贰，二也。谓吉凶二理。言《易》因自然吉凶二理，以济民行也，欲令趋吉而避凶，行善而不行恶也。”

[11] 以明失得之报；以说明得失吉凶之报应。“报”，报复，报应，韩康伯注：“失得之报者，得其会则吉，乖其理则凶。”孔颖达曰：“言易明人行，失之与得所报应也，失则报之以凶，得则报之以吉。”

译文：

乾坤也许是客观事物变化和《易》学堂奥进入之门户吧？乾为阳物，坤为阴物。阴阳配合而得统一，乃有刚柔之体用，以体现天地之所具有；而《易》学则在于会通其变化之理。

其命名甚杂而不相逾越，考察其所记事类，大概是衰败世代之意境吧？

《易》学明鉴往事而预察未来，昭显几微而阐明幽隐。揭示事理而给予恰当概念，辨别事物，准确推论，判断有辞，那是极完备了。

所给之概念虽小，比类则大，旨意深远，文辞高雅，语言婉曲而无不中肯。其记事直肆而隐含深意，因吉凶而促成人民行善，以说明行为得失之报应。

第 七 章

本章是一篇朴素的实践论、经验论和认识论。

作者认为经验来源于实践。开宗明义，就说：“履，德之基也。”“德”取古义，“得事宜也。”意为处事得宜，即今语“经验”也。而践履要求主客体和谐统一臻于极致由此产生行动。故曰：“履和而至”，“履以和行”也。自然，这是指成功的行动来说的。就是失败，在主体行动之前，与客体的和谐统一，则是主体的一厢情愿，如此而已。

践履必有依据，这就是客观事物运动之往复。“往”，事物

运动的前进，展开，组成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阳刚相抗，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也。“复”，事物运动的返回，恢复，组成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阴柔统一，相对地静止的状态也。事物运动就是由阳刚阴柔的对立斗争产生的。“刚柔相摩而生变化”，乃由静态经过动态，解决矛盾，组成新矛盾，化为新事物，又回到静态。这是事物运动的一个过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阶段，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这是主体认识客体的根本。故曰：“复，德之本也。”

所谓“履和而至”，就是讲的主体的践履必须与这个客体的往复运动相和谐相统一而臻于极致。

所谓“履以和行”，就是讲的主体的践履必以主体与这个客体的往复运动的相和谐相统一，由此产生行动。

因此，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客体，客体的“刚柔相摩”，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主体，主体的践履，经验和认识，必须顺应客体及其运动。故曰：“巽，德之制也。”“巽称而隐。”“巽以行权。”就是说，是否顺应客体及其运动是判断经验成功与否的准则；顺应要求主、客体相称而知幽隐；顺应则行动适其变化之权矣。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复杂艰巨的。因此，要求谦虚，有恒，少私寡欲，日益其学。艰难是经验积累之地；行为受困，说明经验不成功；“困穷而通”，处艰难而能迁脱，则经验立矣。表现一种敢于践履，克服困难，知难而上的积极奋进的精神。这是最可宝贵的。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1]？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2]；谦，德之柄也^[3]；复，德之本也^[4]；恒，德之固也^[5]；损，德之修也^[6]；益，德之裕也^[7]；困，德之辨也^[8]；井，德之地也^[9]；巽，德之制也^[10]。

履，和而至^[11]；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12]；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13]；益，长裕而不设^[14]；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15]；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16]。

注释：

[1] 《易》之兴，其于中古乎：《周易》之制作，大概是殷代之末世吧？

“中古”，下文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但作者谨慎地出以疑辞。

[2] 履，德之基：践履乃经验之基础。“履”，《履》卦，言践履。“德”，取古义，“得事宜也”，意为经验。传统释为品德非。

[3] 谦，德之柄：谦虚乃经验之把柄。“谦”，《谦》卦，言谦虚。“柄”，把柄。孔颖达疏：“德不用谦，则德不施用。谦为德之柄，犹斧刃以柯柄为用也。”

[4] 复，德之本：一往一复，乃经验之根本。“复”，《复》卦，言事物运动之两种状态，有“往”，然后有“复”，故“复”兼括“往”言之也。“往”，事物运动之前进，展开。组成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阳刚相抗，显著地变动之状态也。“复”，事物运动之返回，恢复，组

成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返回，恢复到阴柔统一，相对地静止之状态也。

- [5] 恒，德之固：执着有恒，经验则坚实矣。“恒”，《恒》卦，言有恒。
- [6] 损，德之修：少私寡欲，经验则修善矣。“损”，《损》卦，本言减损祭祀用牲摊派。这里引之用于减损私欲，以修善经验。亦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道德经》十九章）之义。
- [7] 益，德之裕：日益其学，经验则充裕。“益”，《益》卦，本言战争，记述晋师援益卫国。这里引之用于日益其学以充裕经验。亦老子“为学日益”（《老子道德经》四十八章）之义。
- [8] 困，德之辨：行为受困，经验则分辨矣。“困”，《困》卦，本言奴隶主贵族对人民所施种种刑罚。这里引之用于行为受困。朱熹说：“困而通，则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则可辨其非。”（《朱子语类》第1952页）也。
- [9] 井，德之地也：艰难乃经验积累之地。“井”，《井》卦，本义概言没落的封邑，井田，水井，陷阱也。这里引之用于艰难之境。
- [10] 巽，德之制也：顺应乃判断经验成功之准则。“巽”，《巽》卦，言顺应。这里引之用于作为判断经验成功之准则。“制”，式，准则也。下文云：“巽称而隐”，要求主、客体相称，相合，主体之行动必须与客体之运动相称，相合，则“巽”，亦即顺应，乃是一个判断之制式，准则也。
- [11] 履和而至：践履要求主、客体统一臻于极致。“和”，言阴阳适均而不偏胜也。就践履言之，则是主体之认识及其所采取之行为与客体及其运动相合也。
- [12] 复，小而辨于物：一往一复，乃知几微而辨于物。此言根据事物之往复，乃能见微知著，辨别事物。“小”，微也，几微也。
- [13] 损，先难而后易：少私寡欲，知先难而行后易。“先难”，指认识先行。甚难。“后易”，指取得认识，由此采取行动则易矣。
- [14] 益长裕而不设：日益其学，久则充裕而不主观行事。韩康伯注：“因

物兴务，不虚设也。”此言有了丰富的经验，乃能按客观情况（因物）办事（兴务），不凭空想出措施（不虚设）也。

[15] 恒以一德：人恒以“道”为得。“一”，指道；“德”，得也。言举事有恒，合于“道”，则得成功也。不合于“道”，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道德经》六十四章）矣。

[16] 巽以行权：顺应则行其变化之宜矣。“权”，宜也。“以行权”。亦“唯变所适”之义。。

译文：

《周易》之制作，大概是殷代之末世吧？《周易》作者，大概是怀有忧患之心吧？

因此，践履乃经验之基础；谦虚乃经验之把柄；一往一复乃经验之根本；执着有恒，经验则坚实矣；少私寡欲，经验则修善矣；日益其学，经验则充裕矣；行为受困，经验则分辨矣；艰难乃经验积累之地也；顺应乃经验判断之式也。

践履要求主、客体统一而臻于极致；谦虚受人尊敬而品格光辉；一往一复，乃知几微而辨于物；执着有恒，虽处繁杂而不知厌；少私寡欲，知先难而后行易；日益其学，久则充裕，因物兴务而不主观举事；困穷奋勉则通；艰难则力图迁脱；顺应则主、客体相称而知幽隐。

践履以主、客体统一于行动；谦虚以自我克制于礼节；一往一复，得失自知；执着有恒，以“道”为得；少私寡欲，则远害矣；日益其学，则兴利矣；困穷而奋勉，则怨者少矣；艰

难而迁脱，则事义辨矣；顺应则适其变化之宜矣。

第 八 章

本章论如何学《易》。

文章一开头就说《易》不可离。其所以不可离，以其所阐明之“道”，“周流六虚”，与人生活密切相关也。

人们为了生活，不免要外内出入。外内出入，都不免于忧患。《周易》就教导人们“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戒惧。”

最后归结于学《易》，这就是“率”和“揆”。朱熹叫做“始由辞以度其理，则见其有常典矣。然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也。”（《周易本义》注）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1]，为道也屡迁^[2]。变动不居，周流六虚^[3]，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4]，唯变所适。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5]。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6]，既有典常^[7]。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注释：

[1]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周易》之为书不可疏离。“远”，疏远，疏离，避开。《论语·卫灵公》：“远佞人。”《汉书·刘向传》：“黜远外戚。”颜师古注：“远谓疏而离之也。”

- [2] 为道也屡迁：其阐述之“道”常变。“为道”，指《周易》所阐述之“道”也。“屡”，数也，常也；“迁”，致也，变也。“屡迁”，言数致，常变也。
- [3] 周流六虚：遍行宇内。“周流”，周普流行也。“六虚”，指上下四方，即宇内。《列子·仲尼》：“（关尹喜曰）：困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传统上多释“虚”为爻，“六虚”，指六爻。“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言六爻之变动不限于一位，而六爻皆可变也。亦通。然而过于局限，不全合文义。夫《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也。
- [4] 不可为典要：不可立定准。《尔雅·释诂》：“典，常也。”韩康伯注：“不可立定准也。”
- [5]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人出入各有其度，外出内入使知戒惧。“其”，当指谄《易》道之人。韩康伯注：“明出入之度，使物之外内之戒也。出入犹行藏，外内犹隐显，遁以远时为吉，丰以幽隐致凶，渐以文显为美，明夷以处昧利贞，此外内之戒也。”此言人之外出，内入，都须戒惧，趋吉避凶也。
- [6]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始循《易》辞以忖度其义理。“初”，始也，孔颖达疏：“率，循也；揆，度也，方，义也。”《周易本义》注：“方，道也。始由辞以度其理”也。
- [7] 既有典常：尽有常法。“既”，尽也。《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左传》宣公十二年：“董泽之蒲，可胜既乎？”“典常”，常法，常道。《史记·礼书》：“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译文：

《周易》之为书，不可疏离也。其阐述之“道”常变。变动不已，遍行宇内，上下无有常则。刚柔互相转化，不可立定准也。

人之出入，各有其度，外出内入，使知戒惧，又明于忧患及其原因，虽无师保，如有父母临护其侧。

始循《易》辞以忖度其义理，尽有常法。然而，若非其人，则《易》道不可凭空而运用也。

第九章

本章论述《周易古经》写作通例和占筮附会利用的原则。

古经诸卦由卦形，《卦辞》；爻题，《爻辞》组成。《卦辞》又称《彖辞》，“统论一卦六爻之体”。爻分六位，初爻之辞比拟事始；上爻之辞以定其终。阴阳错杂以体现运动过程中所具有之事物。从而事物发展诸阶段之变化乃见矣。故曰：“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那末，占者如何附会利用呢？

智者占之，“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辨是与非，则非中爻不备”。这是总的原则。就是说要从所占之卦，根据卦辞，“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作出大体的判断。然后，穷其本末，探究其过程和阶段，以辨是之与非，如是求其存亡吉凶，则坐而可知。此外，二、四爻为阴位，三、五爻为阳位，“同功而异位”，与人事相联系，二处中和，故多誉也；四近君位，故多惧也。近以柔顺为道，疏远则不利。二所以无咎，其要在于发挥中和之用。

三为臣位，刚健自主，则多凶；五为君位，居中处尊，刚健自主，则多功。二、四阴位当柔，三、五阳位当刚，亦不可一概而论，因人之贵贱之等位而不同。此所以因阴阳吉凶二理以济民行善也。

根据以上所述，如果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是《系辞》传作者所记述

或即由他所规范的撰著之法。那末，这里，清楚地就是由他所撰定的附会古经之妙用了。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1]，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2]。其初难知，其上易知^[3]，本末也。

初辞拟之，卒成之终^[4]。若夫杂物撰德^[5]，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6]不备，噫亦^[7]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8]。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9]。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10]。二多誉，四多惧，近也^[11]。柔之为道，不利远者^[12]。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13]。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14]。其柔危，其刚胜邪^[15]。

注释：

[1] 原始要终：察始求终。“原”，推求，察究。《管子·戒》：“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尹知章注：“原，察也。”“要”，通“微”。求，取。《吕氏春秋·直谏》：“要利之人，犯危何益？”高诱注：“要，求也。”

[2] 六爻相杂，唯其时物：六爻杂陈，仅取象其一定发展阶段时之物宜也。孔颖达疏：“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错杂，唯合其时，各主其事。”这是说每卦六爻，九为阳爻，六为阴爻，交错杂陈，初二、三、四、五、上，唯取象事物发展过程之渐进性，是由量变到质变之阶段耳。如《渐》卦是明显之例证，“鸿渐于干”、“于磐”、“于陆”、“于木”、“于陵”、“于阿”，由低而逐渐致于最高境界，此

其为“时物”也。发展一定阶段时之所取象之物宜也。

- [3]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事始难知，发展至于极致则易知矣。“其初”，承上“原始要终，……唯其时物”，可知指事物发展之始也。“其上”，与“其初”为对文，可知指事物之最高阶段也。
- [4] 初辞拟之，卒成之终：初爻之辞拟其始，上爻之辞定其终。“初辞”，初爻之辞也。“卒”，承上句省辞字，卒辞，上爻之辞也。“成”，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犹定也。”（第590页）“终”，事物发展之最高阶段，即“其上”之“时物”也。
- [5] 杂物撰德：六爻杂陈所具得。“杂物”，承上“其初”、“其上”，可知即“六爻相杂”之义，指发展过程阴、阳杂陈所具得也。“撰”，具也。贾公彦疏：“德，得也，阴、阳杂陈之所具得也。”
- [6] 中爻：指二、三、四、五爻也。
- [7] 噫亦：当并为转语词。王引之曰：“噫与抑通，字或作意，又作亿。”噫亦即抑亦。《大戴礼·武王践阼》：“黄帝颀颀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荀子·修身》：“致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史记·吴王濞传》：“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于天下，亿亦可乎？”裴学海曰：“抑，转语词也。”
- [8] 则居可知矣：则坐而占之可知矣。“居”，坐。《论语·阳货》：“居，吾语女。”这里指坐而占之也。
- [9] 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智者观其卦辞，则思虑过其半矣。“彖辞”，朱熹《周易本义》注：“统一卦六爻之体。”指《卦辞》。“思虑过半”，言举一反三，观卦辞，就大体了解一卦之义蕴矣。
- [10]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爻位异，故其吉善不同。“二”，二爻；“四”，四爻。“位”，爻位。二、四爻位为偶数，阴也，皆为阴爻，处阴位，以柔顺为事，故曰“同功”。又“二”位下卦之中，“四”处上卦之下，是两爻之位异也。“其善不同”，下文云：“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是其吉善不同也。
- [11] 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二处中和，故多誉也；四近君位，故多惧

也。“二多誉”与“四多惧，近也”为对文，则“二多誉”下，当疏漏“中也”二字。韩康伯注：“二处中和，故多誉也。”“四位逼于君，故多惧也”，义亦如此。

[12] 柔之为道，不利远者；近以柔顺为道，疏远则不利。孔颖达疏：“此覆释上四多惧之意，凡阴柔为道，当须亲附于人以得济，今乃远其亲援，而欲上逼于君，所以多惧，其不宜利于疏远也。”

[13]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二之要，所以无咎，以其柔顺中和之用。孔颖达疏：此“覆释上二多誉也。”“言二所以要会无罪咎而多誉也，所以然者，以其用柔而居中也。”

[14] 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三为臣位，处下卦之上，而刚健自主，故多凶也。五为君位，居中处尊，当刚健自主，故多功也。此因贵贱之等而异也。韩康伯注：“三五阳位，柔非其位，处之则危。居以刚健，胜其任也。”然而，对于君位，“居以刚健”，则多功；而对于臣位，则多凶矣。此因贵贱之等而别也。故下文云：“其柔危，其刚胜邪。”

[15] 其柔危，其刚胜邪：其阳位居之柔顺则倾危，居于刚健则胜其任矣。“其柔危”，承“三多凶”言之。是说三爻虽为阳位，却是臣位，“居以刚健”则多凶，而当处以阴柔也，是阳位“居以刚健，胜其任”，亦须视位之不同而唯变所适也。

译文：

《周易》之为书，察始求终，以定事物之实质。六爻杂陈，仅取象其一定发展阶段时之物宜也。事始难知，臻于极致则易知也。此事物之本末也。

初爻之辞拟其始，上爻之辞究其终。至于六爻杂陈所具得，以辨明是之与非，则非中间四爻无以完备。如此，求取存亡吉

凶，则坐而占之可知矣。智者观其卦辞，则思虑过其半矣。

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异，故其吉善不同。二处中和，故多誉也；四近君位，故多惧也。近以柔顺为道，不利疏远。二所以无咎，其要在用柔而守中也。

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爻位异。三为臣位，处下卦之上而刚健自主，故多凶也。此因贵贱之等而别也。岂阳位居之柔顺则倾危，居之刚健则胜其任欤？

第 十 章

本章赞颂《易》道广大，兼括天道、人道、地道，无所不备。

六爻所以取象“三才”。阴阳之爻，“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生生不息，所以取象“道”有变动。

爻有位别，所以取象物类。

物类相杂而有文彩，人为万物之灵，有各种文化现象，如礼乐制度，法令条文和种种之人事。是谓人文。

人文当则吉，不当则凶。

可见人文是讲的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存在着当不当的问题。当不当以什么为准则呢？在《系辞》传作者看来，自然是“变动不居”之“道”。与“道”相合则当，不合则不当。这里是以“文”这个模糊的概念，提出了上层建筑的问题。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

道也 [1]。

道有变动故曰爻 [2]。爻有等故曰物 [3]。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4]。

注释：

- [1]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有天道、人道、地道。兼括天、人、地而皆一分为二，故取六爻以象之。六爻非有它意，即天、人、地之道也。“才”，亦作材，“三才”，古指天、人、地言之。此段文字，乃《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之别言也。
- [2] 道有变动故曰爻：天道、人道、地道无不变动，所以取“爻”以象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爻之变也，故取之以象“道”之变化也。
- [3] 爻有等故曰物：爻有等位，所以取之以象物类。爻分阴、阳两类，又有初、二、三、四、五、上之位别，所以取之以象物类。
- [4] 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人文不当与当，所以吉凶产生了。孔颖达疏：“言人类相与聚居，间杂为文，不相妨害谓之当；不当于理，谓之不当”，可知“文”，在此指“人文也”。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礼乐制度、法令条文和种种之人事耳。“不”，否也，不否古通用。否，言否当，不当于理也。“当”，言人文当于理，可以化成天下也。

译文：

《周易》之为书，广大无所不备。讲天道、人道和地道。兼括天、人、地，而皆一分为二，所以取六爻以象之。六爻者非有它意，天、人、地之道也。

天道、人道、地道无不变动，故取“爻”以象之。“爻”有

阴阳等位，故取之以象物类。万物错杂乃有文彩，所以称之为“文”。人文不当与当，于是产生吉凶。

第十一章

本章根据卦、爻辞之纪事，提出《周易》制作之时代问题。

《泰·初九》：“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帝乙”为纣父，据《诗·大雅·大明》，“帝乙归妹”，是“帝乙”嫁女给周文王，殷周实行联姻。《归妹·六五》亦纪其事。

然而帝纣无道，文王盛德。《坤·卦辞》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蹇·卦辞》曰：“利西南，不利东北。”言文王国在西南，得人心；纣都东北，失人心。艰难对西南的文王有利；对东北的帝纣不利。

《随·上六》曰：“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明夷·六四》曰：“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蹇·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贞。”言帝纣囚文王于羑里，周通过纣之嬖臣进献“美女”、“文马”、“熊羆”、“他奇怪物”于纣，乃使文王获释；帝纣残暴，箕子装疯。

《既济·九五》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杓祭实受其福。”“东邻”亦指殷纣。殷都朝歌，位周之东故称。“西邻”指周文王。周都丰，位殷之西故称。言东邻帝纣杀牛祭祀，不如西邻周文王夏祭实际受到福祐。此所谓“其辞危”也。

于是作者提出《周易》可能作于殷代末世的推测。然而作者忽略了《周易》有更晚的纪事。

其次，赞颂《易》道广大，百物不废。其核心概言之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危惧故得平

安，慢易则必倾覆”也。这里深刻地提出和阐明了“危险”与“平安”、“慢易”与“倾覆”的辩证法。而人事追求“无咎”，要之警惕事物之终始而已。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1]。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2]。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3]，此之谓《易》之道也。

注释：

[1] 其辞危：卦、爻辞纪忧危之事。“其辞”，指《周易》卦、爻辞。

“危”，所纪忧危之事也。承上文，可知指殷周之际，文王与纣之间的忧危之事。见《坤》、《蹇》卦辞；《泰》、《随》、《明夷》、《归妹》、《既济》之有关爻辞。

[2]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危”，指居安思危也。“平”，指平安。“易”，指怠慢、轻索，“倾”，指覆灭。

[3]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处事慎终如始，其要求无失败。老子曰：“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道德经》六十四章），“无败事”，“无咎”也；“慎终如始”，“惧以终始”也。“惧”犹慎也。

译文：

《周易》之兴起，大概是殷代之末世，周代德业兴盛之时吧？是周文王与纣之间生事之秋吧？是以卦、爻辞纪其忧危之事。

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之为书甚广大，一切事物不可离废。

处事慎终如始，其要求无失败，此《易》之道也。

第十二章

本章论述乾坤易简自然而险阻，是人类行为适应之根据。故曰：“变化云为”也。

乾坤常易简自然而险阻，这是由于组成事物的刚柔两方错综杂居于一个统一中所形成的。这是事物变化的由来，这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人类只能因势利导之。故曰：“变动以利言”也。

人类行为利用变动，适应变化，乃极其复杂而艰巨之事。只有那些“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的人，庶可解决。此“圣人”之所以“成能”也。然而，还须“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这是说尚有赖于群体的努力和神启的作用。

《系辞》传作者是相信鬼神的，并作了物质的解释。他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这是一种物质二元论，这是占筮的一块基石。

利用变动，适应变化，除占筮神启之外，运用则存乎其人，因而有得有失。得其会则吉，失之则凶。何况人与人之间有利害爱恶之矛盾。“爱恶相攻”，“情伪相感”，吉凶悔吝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末，何以判断“情伪”呢？

语言是心灵的窗口。留心分析考核语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作者提出了六种人及其表现。

将叛者，其辞诈伪，故誓忠诚，以掩其阴私也。

中心疑者，对于事物不敢论定是非，模棱两可，其辞分歧。

与人为善者，言辞寡少。

浮躁之人，言辞烦多。

诬蔑善人者，捏造事实，每每不敢坚定论断，言辞游移。

有失操守者，随声附和，不敢坚持己见，言辞屈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1]。

能说诸心，能研诸虑，侯之，定天下之吉凶 [2]，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 [3]，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天地设位 [4]，圣人成能，人谋鬼谋 [5]，百姓与能。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将叛者，其辞慙 [6]；中心疑者，其辞枝 [7]；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注释：

- [1]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乾是天下之至健者，德行常平易自然以知其险，而不敢平易处之；坤是天下之至顺者，德行常简易自然以知其阻，而不敢以简易处之。《周易本义》注：“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不烦，故简。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难，而不敢易以处之也。是以有忧患，则健者如自高临下而知其险；顺者如自下趋上而知其阻。盖虽易而能知险，则不陷于险矣。既简而又知阻，则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惧，而无易者之倾也。”
- [2] 能说诸心，能研诸虑，侯之，定天下之吉凶：能用心阅察，能深思研究，因而占之，以定天下之吉凶。“说”，高亨谓“借为阅，《说文》：‘阅，具数于门中也。’物具于前，览而数之，是为阅。能阅诸心，谓能将天地之道具数之于心中，即用心阅察天地之各种现象。”此句，本作“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司马光、朱熹并谓“侯之”二字衍。高亨谓当作“能研诸虑，侯之，定天下之吉凶。……”乃“侯之”二字误窜入上句。侯借为候。《说文》：“候，伺望也。”引申为预占之义。《列子·周穆王》篇：“梦有六候。”张注：“候，占也。”然则候之即占之也。”（《周易大传今注》第595页）今从之。
- [3] 变化云为：事物变化言适应之行为。“变化”，指客观事物之变化也。“云为”，指人适应客观事物之运动，“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也。
- [4] 天地设位：天地定位。即《说卦》传所谓“天地定位”也。
- [5] 鬼谋：占筮神启。通过占筮，祈求神启，与鬼神谋之也。
- [6] 愬：高亨谓当读为渐。渐，诈。《荀子·正论》：“上幽险，则下渐诈矣。”
- [7] 枝：高亨谓当读为歧，分歧也。

译文：

乾是天下之至健者，德行常平易自然以知其险，而不敢以平易处之。坤是天下之至顺者，德行常简易自然以知其阻，而不敢以简易处之。

能用心阅察，能深思研究。进而占之，以定天下之吉凶，促成天下之勤勉自励者。是以变化言适应之行为，吉事有吉祥之征兆，象事知制器之方法，占事则知来者。

天地定位，圣人法之以成其能。通过人谋，占筮神启，百姓参与功能。

八卦以卦形取象说明事物，《爻辞》、《卦辞》乃言实情，刚柔两方错杂同居，而吉凶乃可见矣。

物之变动从利用言之，事之吉凶依实情迁移。是以人因爱恶相攻，吉凶由此而生。恶则相远，爱则相近，悔吝由此而生。情实虚伪以象相示，利害由此而生。凡变化之实情，相近而不相得则凶矣。或因而害之，则悔吝至矣。

将叛者，其辞诈伪。中心疑者，其辞分歧。与人为善者，其辞直少。浮躁之人，其辞烦多。诬蔑善人者，其辞不坚定。有失操守者，其辞屈从。

后 记

《周易》，“案前汉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经，是孟喜之前已题经字。”（《周易正义·论谁加经字》）《礼记》列入《经解》，曰：“洁静精微，《易》教也。”故又称《易经》，列群经之首。后出现一批解经之传，本各单行。自郑玄作注，《彖》《象》与注相连；魏王弼进一步分配《彖》《象》于《文言》之后，又把《文言》附于乾坤二卦，于是形成经传合本。这就是今本《周易》。传统分法，经为本文，传为释辞。

本经以八卦为基础，重为六十四卦，卦各六爻，卦爻各系以文辞。

传概称《十翼》，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三传的十篇。

自战国秦汉以来，有伏羲作八卦之说，重卦不限于文王，还有伏羲、神农、夏禹之说。卦爻辞有文王说，还有卦辞文王，爻辞周公说。《十翼》则认为是孔子作。故班孟坚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然自北宋欧阳修提出怀疑以来，经清人姚际恒，近人康有为，至郭沫若就完全推翻了孔子说。

《周易》的性质，以其为文，佶屈聱牙，蹊隐玄远，是迄今仍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从《易》学史来看，“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朱子

又欲矫而废学以尚占。”^{〔1〕}（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言占者是谓象数，言学者是谓义理。尔后发展，不外两派，抵于今日。

言占者认为《易》乃“圣人设卦观象而系辞焉”，无一字不根于象，皆由象生。“观某爻而得甲象，又观某爻而得乙象，故《易》辞皆有所指，上下句不必相联。”（《周易尚氏学·说例》）“八卦以象告，辞而吉，非命辞者命其吉也。辞而凶，亦非命辞者命其凶也，皆象所告，不得不然也。又有上句吉，下句忽凶；上句说甲，下句忽说乙，此尤非系辞者语无伦次如是也，亦象所告，不得不然也。”（同上《左传国语易象释·绪言》）“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在象数论者观之，《周易》固为各自独立，无内部逻辑联系，不可通读之文也。顺推过往，逆知未来，揲蓍数策，乃成江湖术士之学而《易》遂绝。

言学者扫除象数，认为“卦画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卦爻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一些符号，和抽签的号码差不多。是占筮时揲蓍数策而设的。”（《通义》）乃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从形象取喻上领悟其理，义之论理与道德未得以和顺，理未得以穷，性未得以尽，命未得以至，终不知《易》为何物。象数论者斥之为“空泛谬悠”。而无论象数论和义理派皆认定《周易》为占筮之书，则是他们的共同点。故自王弼以来至有宋义理大兴，乃蔚然开一代玄学和一代理学之风，而朱熹又以象数“略牵过这意思”论之。今国内外形成“《周易》热”，而占筮亦大流行。

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矢心嗜读，科技而外，不废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部分主要观点曾以《论老子哲学思想》发表于《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1辑；以《论战国名家哲

学思想》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还有《老子哲学体系论证的方法》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近年来，从开发微机应用技术想到《周易》；从自然科学角度进行研究，至1987年写成《中国古代算筹二进位制数表和〈周易〉》及《〈周易〉通读》手稿，应邀参加了于同年12月举行的“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前文并发表于《周易研究》1988年第2期。继至1990年3月《〈周易〉通读》大体定稿，又完成《说〈易〉通读》。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始自郭沫若。他的开创性工作给后学以启迪。他说：“两千年后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卜尼兹发明了与《易》卦的道理相同的所谓‘二元算数’，后来得见了邵康节的《先天易图》而狂喜。”（《〈周易〉之制作时代》，以下同）莱卜尼兹正是由于他的新方法，乃得揭示六十四卦为二进位制数学。六十四卦二进位制是中国筹算方法之一。它的基数筹符源自十进位制数字筹符；十进位制基数筹符源自原始楔数符号。在莱卜尼兹揭示出来以后，三百余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然而郭沫若还是论证了“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这却是《周易》的制作，“参天两地而倚数”所以取象制义的根据。郭沫若认为“《周易》非文王所作”，“孔子与《易》并无关系”。根据晋太康二年所发掘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二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晋书·束皙传》）论定“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阴阳卦》，都是孔子以后，即战国初年的东西。”“《易》之作者当是骀臂子弓”，“似《说卦》而异”的《卦下易

经》一篇，“便是骀臂子弓把《易》作成而加以传授的时候”，“怕也就是他著的”，“说明自己的假定和理念的一种《传》样的东西”，是“《说卦》传以下的三篇……的别一种纪录。”我的研究，承接这些成果或以新的材料作出进一步的论证，或汲取精华，纠正偏失。并同有关其他研究比较，郭深远矣。从此，对八卦来源、原始数筮、《周易》的结构，本文和说《易》、《周易》的基本内容和性质、制作时代和作者，都得出了系统的完整的见解，乃从全体上搞清了《周易》。虽难免纰缪，亦勒成一家。

在这里，我强调两点；

一、电子计算机是人类现代科学的新突破，八卦二进位制数学是它的语言基础。由莱卜尼兹于三百余年前揭示出之。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的杰出的贡献之一，较之四大发明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可惜迄今中国学术界尚不承认。本书作出的论证，亦聊备一说；可否成为信史，这是可以讨论的。

二、《周易》是以依托八卦二进位制数表为体系精心制作的阴阳学说，是一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是二千余年前论记的关于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之所以形成的古代哲学；关于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的古代社会专著，是从一个整体来观察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序卦》传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也。其所以成为迷信典籍的筮书，是《系辞》传作者援以撰著形成的。本书全面地作出论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这是《周易》和《〈周易〉通读》的主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文化土壤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它的出版，对弘扬传统文化，扫除民族虚无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周易》研究，无疑有所裨益。

《〈周易〉通读》在其它方面还有一些成就，自然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尚祈《易》学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修改完善，当期来日。

今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国运昌盛，人心凝聚，无不思发奋而有所为作也。《〈周易〉通读》，发挖精华，张皇幽眇，乃社会主义文化大树长育亭毒之功，非全国和江西之大气候，实不足以生发也。跋引既终，史略以明，搜承坠绪，《蝶恋花》成：

秀拔王郎才独擅，道德阴阳，一一开生面。象数廓清堂室进，天人义理精微见。魏晋宋明思辨浚，糅学合占，朱子崇迷信。日丽光和云雾散，庐山峰岭真风韵。

然而，《〈周易〉通读》付梓不易，在草创的基础上，承齐鲁书社编辑审阅，提出宝贵意见，以供讨论，使作者得以修饰润色；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沈一之、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宣传部长王太华、政策研究室主任王达智、山东省委宣传部长苗枫林等领导同志的奖掖支持，特别是江西汽车制造厂孙敏厂长的慷慨赞襄，刘建明同志的协力相援，张梅芳同志的内助鼓励，对他们的惠爱，我终身铭感。还承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赐序，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张吉良

1991年3月

[1] 朱熹说：“某之《易》简略者，当时只是略搭记。兼文义，伊川以及诸儒皆已说了，某只就语脉略牵过这意思。”（《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朱子本义启蒙》）正如《周易述传·序》说：“《朱子本义》以程子义理已备，不复更详。而后人专习《本义》，不能遍观程传，岂朱子之意哉？”（《周易会通·程子易传》）则是朱子把义理与占筮结合，所谓“略搭记”、“略牵过这意思”，非所以完全“矫而废学以尚占”也。

本书引用《周易》书目

《周易注疏》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疏 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古经及彖传象传文言王弼注 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韩康伯注。疏原名正义。本书疏引，概称《正义》。

《经典释文》 唐陆德明撰 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又名《周易音义》。释文博采众家易说，本书引用者有如下诸家：子夏（韩婴） 马融 郑玄 薛虞 王虞 侯果 王肃 陆绩 虞翻 蜀才（范长生） 张璠 干宝 九家易 荀爽 京房 徐爰。详见《释文叙录》，其书皆佚。

《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撰

《一切经音义》 一名《玄应音义》 唐僧人玄应撰

《伊川易传》 宋程颐撰

《周易本义》 宋朱熹撰

《古易音训》 宋吕祖谦撰

《朱子语类》 宋黎靖德编

《周易外传》 清王夫之撰

《周易会通》 清丁寿昌撰

《经义述闻》 清王引之撰

《群经平议》 清俞樾撰

《周易义证类纂》 《闻一多全集》本

《周易古史观》 胡朴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 《周易探源》 李镜池著 中华书局版
- 《周易筮辞续考》 李镜池著 中华书局版
- 《周易通义》 李镜池著 中华书局版
- 《周易之制作时代》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 人民出版社版
- 《周易古经今注》 高亨著 中华书局版
- 《周易大传今注》 高亨著 齐鲁书社版
- 《六十四卦经解》 朱骏声著 中华书局版
- 《周易尚氏学》 尚秉和著 中华书局版
- 《科学无玄的周易》 沈宜甲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